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卷

1833年12月—1842年10月

马克思 恩格斯
中共中央 列宁 斯大林 著作编译局编译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邓仁娥

装帧设计:尹凤阁 王师颀

版式设计:程凤琴

责任校对:吴志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 2版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0

ISBN 7-01-003833-3

I. 马… II. 中… III. 马恩著作-全集 IV. A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6765 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MAKESI ENGESI QUANJI

第二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局编译
列宁斯大林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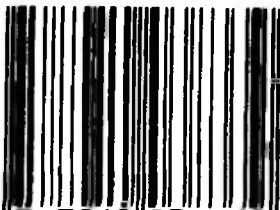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5 年 10 月第 2 版 2005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22.5 插页 11

字数:553 千字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7-01-003833-3



9 787010 038339 >

ISBN 7-01-003833-3 定价:45.00 元

凡 例

1. 正文和附录中的文献分别按写作或发表时间编排。在个别情况下,为了保持一部著作或一组文献的完整性和有机联系,编排顺序则作变通处理。

2. 目录和正文中凡标有星花*的标题,都是编者加的。

3. 在引文中尖括号〈〉内的文字和标点符号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加的,引文中加圈点。处,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加着重号的地方。

4. 在目录和正文中方括号[]内的文字是编者加的。

5. 未说明是编者加脚注为马克思或恩格斯的原注。

6. 〈人名索引〉、〈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文献索引〉、〈报刊索引〉、〈地名索引〉、〈名目索引〉条目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前 言

本卷收入的是恩格斯 1833 年 12 月至 1842 年 10 月期间写的著作,其中除中学时期的几篇文学习作外,绝大部分是在不来梅实习经商时期和在柏林服兵役时期写的著作。这些著作反映了他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形成过程。

恩格斯的童年和中学时代是在故乡伍珀河谷度过的。他中学没有毕业就迫于父命辍学经商。1838 年 7 月—1841 年 3 月他在不来梅一家商行当实习生。不来梅时期是恩格斯思想发生重大转变时期。不来梅是个繁华的商埠,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了民主主义思想的活跃。恩格斯利用这里的有利条件,在经商余暇阅读各种进步报刊,研读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等各类著作,从中吸取思想养料。他同当时德国的一个激进文学团体青年德意志建立了联系。该派关于实行宪政、人民参加国家管理、取消宗教强制和反对贵族压迫等民主主义思想对恩格斯产生了积极影响。在各种进步思想的影响下,他在中学时代已经萌生的向往民主自由、反对专制统治的思想进一步升华为革命民主主义思想。这一时期他为了摆脱家庭、学校和社会带给他的宗教影响,经历了内心的激烈斗争,实现了同宗教信仰的决裂,成为无神论者。在恩格斯的思想转变过程中,青年黑格尔分子大卫·施特劳斯对他有重大影响。他不仅促使恩格斯同宗教信仰决裂,而且推动恩格斯研究黑格尔哲学,转向青年黑格尔派。

恩格斯从1839年开始,为青年德意志派的刊物《德意志电讯》撰稿。本卷收入的《伍珀河谷来信》是他首次发表在该刊上的一篇政论文章。这篇文章反映了他的革命民主主义倾向。他根据在家乡耳闻目睹的事实对虔诚主义和资本家残酷压榨工人的罪恶作了无情的鞭笞。他揭露了虔诚主义的伪善和反理性本质,谴责虔诚主义对人民群众进行精神控制,充当有产者剥削压迫工人的思想工具。他对工人的悲惨遭遇寄予深切同情,对工厂主特别是他们中的虔诚派教徒压榨工人的行径表示无比愤慨。他深信,虔诚主义“这个旧蒙昧主义的断崖也抵挡不住时代的巨流:沙石一定会被水流卷走,断崖一定会轰然倒塌”(见本卷第54页)。他还写了一些诗歌和文学评论。在诗作中他用诗的语言道出了渴望自由、反对专制的心声:“你们这群恶犬对我有何妨碍?我照样高枕而卧,自由、大胆地憧憬未来。……是的,清晨即将来临,晨星闪烁,昭示着黎明,自由的钟声把一切善良的人唤醒”(见本卷第169页)。在一些文学评论中,如《卡尔·倍克》、《普拉滕》、《伊默曼的〈回忆录〉》等文章中,他从文学与社会生活的联系上评论了作家和作品的思想政治倾向,强调文学应当反映时代精神,为争取自由、反对专制制度而斗争。他在《德国民间故事书》一文中指出,民间故事书应当反映当时德国日益发展的立宪主义、反抗贵族压迫和反对虔诚主义的斗争,它的使命是教育人民确立明确的道德感,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和自己的自由,激发他们的勇气,唤起他们对祖国的热爱。

恩格斯密切关注当时德国的思想斗争和社会现实状况。他在《知识界晨报》和《总汇报》上以《不来梅通讯》为题写了内容各异的多篇通讯。在《理性主义和虔诚主义》、《教会论争》中评述了神学中虔诚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争论,揭露了虔诚主义的神秘特征,肯定了理性

主义的积极作用,要求人们在理性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同宗教黑暗势力作斗争。在《不来梅港纪行》中他记述了德国贫苦群众离乡背井外出谋生的情景,分析了他们亡命他乡的深层次原因,指出:“驱使这些人远走高飞的决不总是饥饿,更谈不上是利欲;驱使他们前往的是德国农民处于农奴依附地位和独立地位之间的不稳定境况,是世代相传的屈从地位以及世袭法庭的专横暴戾,这一切使得农民在下决心离开祖国以前食不甘味,梦寐不安。”(见本卷第190页)在《手工业者联合会》这篇通讯中他驳斥了污蔑下层群众组织秘密团体的言论,公开支持他们为反抗剥削压迫结成互助团体,为维护自身权益采取联合行动。

1840年12月恩格斯写的《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一文表明他在政治上更趋激进,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更为鲜明。他在文中赞扬阿恩特作为爱国者在反对拿破仑的解放斗争中的作用,批判了民族解放问题上的两种对立的错误倾向:德意志狂和世界主义的自由主义。他指出,德意志狂无视历史的进步趋势,企图把德意志民族拉回到中世纪去;无视法国革命对德国进步的推动作用,煽动德国人民对法国的片面仇恨。“这种片面性把德国人变成以色列选民,而无视一切不是在德国土生土长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无数萌芽。”(见本卷第270页)他同时揭露了世界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实质是“否认民族差别,致力于缔造一个伟大的、自由的、联合的人类”(见本卷第271页),指出这是一种“软弱无力的虔诚愿望”(见本卷第272页)。他还针对当时处于封建割据、专政统治下德国的现状提出了对德国进行民主改造的明确要求:“废除一切等级,建立一个伟大的、统一的、平等的公民国家!”(见本卷第277页)

恩格斯这一时期写的一些著作还反映了他研究黑格尔哲学取得

的成果和向青年黑格尔派的转变。在不来梅时期,他努力钻研黑格尔哲学,力图从黑格尔的发展学说中找到实现自己政治主张的思想武器。他在《时代的倒退征兆》一文中吸取了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积极因素,又超越了黑格尔,提出了历史螺旋式发展的历史观。他说:“我宁愿把历史比作信手画成的螺线,它的螺纹绝不是很精确的。历史从一个看不见的点徐徐开始自己的行程,围绕着这个点缓慢盘旋移动;但是,它的圈子越转越大,旋转越来越迅速、越来越灵活,最后,简直像明亮的彗星一样,从一个星球飞向另一个星球,时而擦过,时而穿插过它的旧轨道。而且,每转一圈就更加接近于无限。”(见本卷第107页)尽管当时的历史观整个来说还没有完全摆脱把理性看做历史发展动因的唯心主义,但为后来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打下了基础。在《现代文学生活》一文中他评述了青年德意志派作家之间的争论,对他们那些悲天悯人的感伤论调和华而不实的空谈表示不满,而把希望寄托于青年黑格尔派。他指出:“处于最新的、自由发展中的黑格尔学派以及主要是所谓的年轻一代正走向联合,这种联合将对文学的发展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见本卷第143页)在《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一文中,他进一步评价了青年黑格尔派的积极作用:“施特劳斯在神学领域,甘斯和卢格在政治领域,将永远是划时代的。只是现在,模糊不清的思辨星云才变成照耀着世纪运动的灿烂的思想明星。”(见本卷第273页)同时也指出了青年黑格尔派的不足:“思想和行动相结合,一方面还没有被充分地意识到,另一方面还没有深入到国民之中。”(见本卷第274页)

1841年秋,恩格斯去柏林服兵役,同时在柏林大学旁听哲学。柏林大学是当时“思想斗争的舞台”。这里是青年黑格尔派活动的中心。青年黑格尔派力图从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中找到批判宗教和反

对普鲁士专制制度的武器。普鲁士政府为了对付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为了“降服黑格尔哲学这条喷吐不信神的火焰和把一切投入昏暗的烟雾的凶龙”(见本卷第 335 页),聘请哲学权威谢林来柏林大学讲课。谢林早年以其自然哲学起过积极作用,晚年则走向了反面,成为基督教正统思想的辩护士。他在柏林大学讲坛上向黑格尔发起进攻,并宣传神秘的启示哲学。恩格斯到柏林不久就投入了反谢林的斗争,写了《谢林论黑格尔》、《谢林和启示》、《谢林——基督哲学家,或世俗智慧变为上帝智慧》等著作。他在这些著作中揭露谢林否定和歪曲黑格尔哲学的卑劣行径,坚决维护黑格尔哲学特别是辩证法。他赞扬“黑格尔是一个开辟了意识的新纪元的人”(见本卷第 391 页),肯定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强有力的、永不静止的思想推动力”(见本卷第 389 页)。他同时指出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与保守的政治观点的矛盾:“黑格尔本人曾为他的学说所得出的强有力的、富于澎湃的青春朝气的结论规定了界限,这部分地决定于他所处的时代,部分地决定于他的个性。…… 他的政治观点、他的以英国为背景阐述的国家学说,明显地带有复辟王朝时期的烙印,他同样也无法理解七月革命的世界历史必然性。可见,黑格尔本人也要遵从他自己的下述名言:任何哲学都不过是它所处的时代的思想内容。”(见本卷第 338 页)

恩格斯批判了谢林的启示哲学,指出这种哲学的反动实质是背弃理性和科学的原则,“把信仰和知识、哲学和启示调和起来”,“宣布科学是信仰的奴仆”(见本卷第 341、365 页)。他还揭露了谢林充当普鲁士国王御用哲学家的面目:“他是要拿自己的体系来为普鲁士国王效劳,因为他的从未完成的东西,在国王一声号令下,居然立即完成了。他就这样带着装满信仰与知识的调和物的箱子来到这里,让

人们注意自己并终于登上讲台。他带来的新东西，他想要用来创造奇迹的闻所未闻的东西是什么呢？是他‘自从1831年以来就曾以同一方式’在慕尼黑讲授过的启示哲学，是‘源远流长的’神话哲学。”（见本卷第342—343页）在批判谢林背弃其早期哲学的前提时，恩格斯吸取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成果，阐明了精神与自然界的联系：“理性只有作为精神才能存在，精神则只能在自然界内部并且和自然界一起存在，而不是比如脱离整个自然界，天知道在什么地方与世隔绝地生存着。”（见本卷第355页）他肯定只有费尔巴哈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了透彻的认识。尽管当时恩格斯还没有彻底摆脱唯心主义，但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已明显转向唯物主义。

1842年6月恩格斯写了一个长篇书评《评亚历山大·荣克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他在这篇书评中批判了荣克在评述青年德意志派作家时暴露出来的各种糊涂见解和可笑观点。他明确指出：“青年德意志已经成为过去，青年黑格尔派出现了；施特劳斯、费尔巴哈、鲍威尔、《年鉴》引起了普遍的重视，原则之间的斗争如火如荼，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基督教已岌岌可危，政治运动遍及一切方面，而善良的荣克还在天真地以为，‘民族’除了急切等待谷兹科的新剧本、蒙特应诺的小说和劳伯老一套的离奇幻想而外，就没有别的事好做。”（见本卷第446页）这里清楚表明，恩格斯已同青年德意志派决裂而转向青年黑格尔派，并投入政治斗争了。

在柏林期间恩格斯同青年黑格尔派建立了密切联系，经常参加鲍威尔兄弟为首的柏林“自由人”小组的活动，同他们一起批判宗教，抨击普鲁士专制制度。1842年夏他和埃德加尔·鲍威尔合写了长篇讽刺叙事诗：《横遭威逼但又奇迹般地得救的圣经，或信仰的胜利》。诗中绘声绘色地描写了青年黑格尔派同宗教反动势力激烈斗

争的场面,生动形象地描绘了青年黑格尔派内部辩论的热烈气氛和他们的各自主张。从这篇长诗中可以看到,恩格斯对某些青年黑格尔分子热衷于抽象批判和革命空谈表示不满,强调“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行动”。他用嘲讽的口吻描述了阿尔诺德·卢格的观点:“我们的行动全在嘴上,今日明天始终一样,总是先有抽象,然后实践就会自行跟上。”(见本卷第508页)而他把自己比作法国的“山岳派”,说“他只玩一种乐器,那是断头机”,“他总是哼着地狱之歌,反复吟唱:‘组织起来,拿起武器,公民们!’”(见本卷第503、504页)正是这一分歧使恩格斯后来同青年黑格尔派决裂了。在这首长诗中他还对尚未谋面的“特里尔之子”青年马克思作了生动的描述,对他的革命气概表示了赞许之情。

1842年春,恩格斯开始为《莱茵报》撰稿,先后发表了《北德意志自由主义和南德意志自由主义》、《一个旁听生的日记》、《时文评注》、《普鲁士新闻出版法批判》等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评述了对待德国现行社会制度的两种自由主义倾向,主张这两种自由主义力量应当取长补短,联合起来反对封建反动势力。他要求人们重视理性和科学,要学习邻国法国的经验。他坚决维护言论出版自由,揭露普鲁士新闻出版法为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效劳的反动实质。恩格斯还在《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一文中对普鲁士专制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对即位刚刚两年的普鲁士国王的真实面目进行了深刻的揭露,批判了他鼓吹的基督教德意志国家的主张,指出他企图在德国建立中世纪式的封建专制君主国家,但他的图谋必遭失败,普鲁士的现状很像过去法国面临的状况。这句因碍于书报检查而言犹未尽的话的意思很清楚:今天普鲁士的封建专制制度像当年法国的封建王朝一样,必将被革命洪流摧毁。

本卷收入的文献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相应时期有关卷次收入的文献增加两篇,其中正文部分增加了《诗稿一束》,附录部分增加了《未收入本卷的恩格斯文学习作目录》。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3卷编者的考证,原中文第1版第41卷所收的《弗·威·克鲁马赫尔的两篇讲道稿》、《参加巴登会议的辩论》、《弗·威·安德烈埃和〈德国的高等贵族〉》、《柏林杂记》和《集权和自由》这五篇文章尚不能确定出自恩格斯的手笔,本卷不再收入。本卷收入的所有著作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3卷重新校订和翻译。

目 录

前言	1—8
献给我的外祖父	3—4
*我看到远方闪烁着光芒	5—6
*海盗的故事	7—22
*主耶稣基督,上帝之子	23—25
贝都英人	26—28
*咏印刷术的发明	29—38
伍珀河谷来信	39—65
一	39
二	54
*致敌人	66—67
书的智慧	68—69
致《市信使报》	70—71
*弗里德里希·威廉·克鲁马赫尔关于约书亚的讲道	72
*致埃尔伯费尔德的伦克尔博士先生	73—75
诗稿一束	76—80

讥讽吝啬者的即兴诗	76
凑巧讲出的实话	77
弥补缺憾的东西	77
傍晚	78
轶闻	78
席勒和柏林人	79
寄自埃尔伯费尔德	81—83
德国民间故事书	84—94
卡尔·倍克	95—102
普拉滕	103—105
时代的倒退征兆	106—112
现代文学生活	113—143
一 剧作家卡尔·谷兹科	113
二 现代的论战	127
约埃尔·雅科比	144—147
为德国《贵族报》做的追思弥撒	148—154
*关于阿纳斯塔西乌斯·格律恩谋求侍卫官职位的活动	155—156
圣赫勒拿岛(片断)	157—158
傍晚	159—167
夜行	168—170
风景	171—179
*不来梅通讯	180—185
剧院。出版节	180
刊物	183
*不来梅通讯	186—195
不来梅港纪行	186

*不来梅通讯	196—199
与关税同盟签订的通商条约。不来梅在同盟军队中的兵额	196
悼伊默曼之死	200—203
科拉·迪·里恩齐	204—241
螺旋桨轮船及其在德国和美国之间的航运中的应用	242—248
*不来梅通讯	249—254
理性主义和虔诚主义	249
航运规划。剧院。军事演习	252
齐格弗里特的故乡	255—260
*不来梅通讯	261—262
为法国军队运送马匹。手工业者联合会	261
*不来梅通讯	263—264
不来梅港同纽约的轮船航运	263
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	265—282
皇帝遗骸的迁葬	283—285
不来梅通讯	286—294
[教会论争。和文学的关系。音乐。低地德语]	286
伊默曼的《回忆录》	295—305
*不来梅通讯	306
威悉河泛滥	306
声明	307—309
漫游伦巴第	310—322
一 翻越阿尔卑斯山!	310
谢林论黑格尔	323—331
谢林和启示	332—394

谢林——基督哲学家,或世俗智慧变为上帝智慧	395—419
北德意志自由主义和南德意志自由主义	420—423
一个旁听生的日记	424—430
一	424
二	427
时文评注	431—436
莱茵省的节日	437—439
*同莱奥论战	440—443
评亚历山大·荣克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	444—461
普鲁士新闻出版法批判	462—472
横遭威逼但又奇迹般地得救的圣经,或信仰的胜利	473—529
*《斯彭讷报》的自由思想	530—531
*《刑法报》停刊	532—533
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534—5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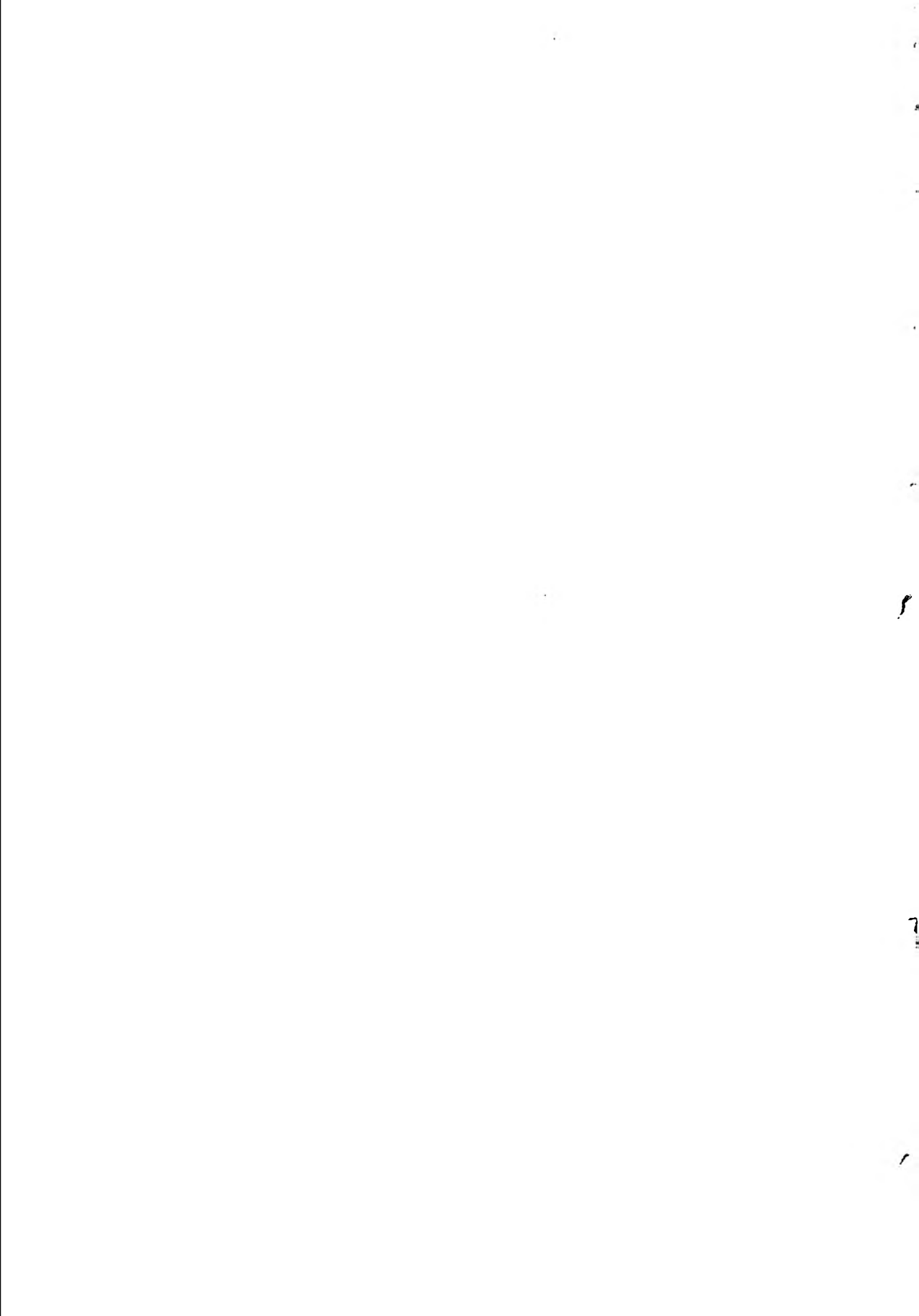
附 录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出生证书	545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受洗证书	546
中学高年级学生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肄业证书	547—549
一年制志愿兵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品行证书	550
*未收入本卷的恩格斯文学习作目录	551—553
注释	555—602
人名索引	603—634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	635—645

文献索引	646—688
报刊索引	689—698

弗·恩格斯

1833年12月—1842年10月



献给我的外祖父¹

1833年12月20日于巴门

亲爱的外祖父，你对我们总是那样和蔼可亲，
每当出现坎坷，你总是扶助我们向前行进！
你在这里的时候，曾给我讲过许多动人的故事，
你讲过克尔基昂和提修斯，讲过阿尔古斯——那位百眼哨兵；
你讲过米诺托、阿莉阿德尼，讲过投海身亡的爱琴；
你讲过金羊毛的传说，讲过亚尔古船英雄和约逊；
你讲过强悍的海格立斯，讲过丹纳士和卡德摩斯。
此外你还讲过多少故事，我已经无法数清；
我祝愿你，外祖父，新年幸福，
祝愿你健康长寿、无忧无虑、愉悦欢欣，
祝愿你万事如意、吉祥幸运，
这一切祝愿，都出自孙儿对你挚爱的深情。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弗·恩格斯写于 1833 年 12 月
20 日

第一次发表于《恩格斯早期著作集》1920 年柏林版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 卷翻译

* 我看到远方闪烁着光芒²

我看到远方闪烁着光芒，
那是一个个美好的形象，
就像点点繁星穿透云雾，
放射出清纯淡远的柔光。
他们正向我一步步靠近，
我已经认出他们的模样，
我看到了射手退尔，
看到了齐格弗里特，也看见那条恶龙的凶相；
倔强的浮士德向我走来，
阿基里斯也已登台亮相，
还有高贵的勇士布尔昂，
率领着骑士们列队成行；
英雄唐·吉诃德随之出场，
——兄弟们，请不要笑——
他坐在高贵的骏马之上，
要周游世界，驰骋八方。
他们就是这样来而复去，
就像匆匆地走一个过场；
你能否羁留他们的身影？

能否阻止他们飞逝远方？
但愿这优美的诗中形象，
时常显现在你的身旁，
他们一旦亲切地向你靠近，
就会将你心中愁云一扫而光！

弗·恩格斯大约写于1836年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发表于1920年12月1日
《国际》(柏林)杂志第2年卷第
2期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3卷翻译

* 海 盗 的 故 事³

1820年冬天的一个早晨，一艘海船正准备从库卢里岛即雅典人曾经英勇作战的战场古萨拉米斯岛启航。这是一条希腊商船，船员很多，它往雅典运送乳香、阿拉伯树胶等货物，而主要是大马士革刀、杉木和精细的亚洲布匹。

岸上熙熙攘攘。水手们忙忙碌碌，船长在他们中间走来走去，不时发出各种命令。这时一个水手用意大利语对另一个水手低声说：

“菲力普，那边站着的那个年轻人，你看见了吗？他是船长昨天晚上约来的乘客；船长想把他留下，和我们一起干，他要是不愿意，就要把他扔进大海，他想去斯坦布尔，不能让他去！”

菲力普说：“他是什么人？”——“我也不知道。船长肯定知道。”

这时候，船上传来一声炮响，于是大家奔向小艇。船长上了小艇大声喊道：“喂，小伙子，还发什么呆？上来吧，我们要开船了！”那个一直不声不响地站在一根柱子旁边的小伙子，听到这番话，抬头看了一眼就大声说：“好吧，我上来！”说着他飞快地向小艇跑去。等他一上小艇，小艇便很快驶离海岸，一会儿就靠近了海船。一声炮响之后，船员在甲板上集合，海船迅速起锚扬帆，宛如一只硕大的天鹅飞向蔚蓝的大海。

船长一直在指挥水手们操作，这时走到那个风华正茂的小伙子面前，小伙子正倚着栏杆，还是那样的悲伤，忧郁的目光望着在远方逐渐消逝的伊米托斯山峰。

船长对他说：“小伙子，到我的舱里来一下，我想和你谈谈。”

小伙子回答说：“行！”说着便跟着船长走了。

他们下到底舱，船长让他坐下，给他和自己各倒了一杯希沃斯酒，然后说：

“喂，我有个建议，想同你说说。不过，你叫什么名字？哪里人？”

“我叫莱昂·帕蓬，雅典人，你呢？”

“我是船长莱奥尼达斯·斯佩齐奥蒂斯(斯佩齐亚人)。你说说看，你是不是以为我们是真正的商人？不，我们不是商人！只要看一看我们的那些大炮，有看得见的，有伪装的；只要看一看我们的弹药、我们的武器库，你就会明白，我们做这种生意只是装装样子而已。不过要知道，我们是另一种人，是更好的人，就是说，我们是真正的希腊人，是知道珍重自由的人。老实说，我们就是异教徒常说的海盗，我们同他们不共戴天。我现在需要你，真的，我喜欢你，你使我想起了我亲爱的儿子，去年异教徒当着我的面把他枪杀了。我想劝你加入我们一伙，参加斗争，争取希腊人的自由，给异教徒一点厉害，对他们，荷马的诗句倒是适用的：

“Ἔσεται ἡμαρ, ὅτ' ἂν ποτ' ὀλώλη Ἴλιος ἱρή,

Καὶ Πριάμος, καὶ λαὸς εὐμμελίω Πριάμοιο^①

① 恩格斯在这里加了一个脚注，注明了这两句诗的德译文：“总有一天，神圣的特洛伊、柏里亚，连同手挥长矛的国王的百姓，都会毁灭。”（荷马《伊利亚特》第4章）——编者注

你要是不愿干这一行，后果如何，我无法担保；我的人要是知道了我对你说的话，他们一定会要你的命，到那时我想帮忙，也无能为力了。”

“您说什么？海盗？劝我入伙？说干就干！我正要找机会向杀死我父亲的凶手报仇！啊，我很乐意入伙，我要狠狠地惩罚穆斯林，要像屠宰牲口一样杀死他们！”

“真棒！莱昂，我就是喜欢你这种人！让我们再来一瓶希沃斯酒，为我们的结交干杯！”这个老酒鬼又斟满了酒，一个劲儿地鼓动他那位尚能节制的伙伴说：“喝，莱昂！”直到喝干这瓶酒。

然后他带着自己的新伙伴参观全船，给他看储藏物资。他们首先进了装备舱，那里挂着各种各样的华丽服装，水手的紧身短夹克、肥大的男式长袍、高筒礼帽、希腊式小帽、宽大的穆斯林头巾、瘦窄的法兰克裤、肥大的土耳其灯笼裤、波斯花纹背心、匈牙利骠骑兵短上衣、俄罗斯皮袄——这一切都杂乱地堆在几个大柜里。墙上挂满了各国的武器，从袖珍手枪到笨重的三筒毛瑟枪，应有尽有；各种各样的刀剑：大马士革刀、西班牙佩剑、日耳曼宽剑、意大利匕首、月牙式土耳其军刀，它们都经过仔细分类挂在恰当的地方。角落里还放着标枪的枪架，因此舱房内所有的空间都被利用了。他们来到弹药库，那里摆着8只各装100磅火药的大桶，4只各装10磅火药的小桶；还有3只桶装着炸弹，两个更大的桶里装着手榴弹。墙边的柜里摆满了坛坛罐罐，里面除火药外还有铅块，石头和铁块。接着他们来到另一个船舱，莱奥尼达斯让他看了几个装满炮弹的口袋。然后他们又回到上面参观大炮。甲板两侧各装备着12门大口径火炮；后甲板还配备两门发射48磅炮弹的大炮。这些大炮之间到处是小口径的旋转炮，共约30门。他们又回到船舱，莱奥尼达斯让莱昂看了3只

装满枪弹和两只装满各种霰弹的箱子。

莱奥尼达斯问：“怎么样，我们这条船的情况不错吧？”

莱昂答：“好极了！好得不能再好了。对不起，我还想到甲板上四处看看。”

他登上甲板，但一会儿，船长发现他又靠在栏杆上了。这时他们正对着科隆尼角即古苏尼翁角航行，莱昂又忧心忡忡地眺望正在消逝的伊米托斯山峰。莱奥尼达斯对他说：

“喂，小家伙，为什么这么闷闷不乐，我们到后甲板去，跟我说说你的经历！”

莱昂跟着他走上后甲板，讲了下面的故事：

二

我快满 16 岁了。我的父亲叫格雷哥里·帕蓬，是个商人；我的母亲叫黛安娜。我叫莱昂，我的孪生妹妹叫佐娅，我的弟弟叫阿列克塞。大约 3 个月前，雅典帕沙看中了我们家的年轻女奴，就要求把女奴给他。这个女奴是同我们一起由我父亲一手抚养大的。我父亲拒绝了他的要求，他便发誓要报复而且真的毁了我们全家。一天晚上，我们悠闲地围坐在一起，我和女奴塞里玛、佐娅和阿列克塞在基塔拉琴的伴奏下唱着歌，突然来了帕沙手下的一批阿尔瑙特人，抓走了我亲爱的父亲和塞里玛，把我们赶出门外，使我们束手无策，无家可归。我们走呀走，好不容易才来到一座古老的马其顿城堡的大门前。我们向好心的农民求食，他们给了我们面包和一点肉。我们从那里向比里尤斯的方向走去。可是，唉！我的妹妹再也支持不住了，昏倒在

一棵橄榄树下。我想回城找亲戚帮助。尽管母亲苦苦相求，我还是走了。当我走到卫城，准备往上走的时候，我发现了我的父亲，你可以想像我是多么高兴！我无法向你形容，我当时是怀着多么喜悦的心情跑过去搂住他的脖子，怎样想像着我们的幸福和母亲的快乐。但是，我很快就大失所望，因为我们刚刚走了几步，就看见帕沙的阿尔璘特卫队的队长向我们走来。他认出了我父亲，拔出军刀向他扑去。我父亲右手拿着一根他捡到的多节的木棍站在那里，土耳其人挥刀便砍，把木棍砍成两截，砍中了我父亲的肩膀，接着土耳其人又对手无寸铁的父亲头部砍了一刀，父亲便跌倒在地。我捡起掉在地上的木棍，向土耳其人的脸上掷去，他丢掉军刀，恶狠狠地从腰带上抽出锤子，朝我的头上使劲一击，我便失去知觉倒下了。

我苏醒后，奄奄一息的父亲躺在我的身旁。他断断续续地说：“莱昂，我的儿子，快跑，快离开这里！这里太危险！你的母亲没有事罢？”我回答说：“没有。”他说：“到库卢里去，再从那里前往纳夫普利亚，那里有我的朋友。”我问道：“父亲，杀你的凶手叫什么名字？”——“莱昂，他叫穆斯塔法贝伊；上帝啊，宽恕我可怜的灵魂吧！”——他说完这些话就咽了气。我抱着遗体喊叫，哀号，呼救，然而父亲已经死了，谁也不来救助。最后，我哭泣着站起来，束上亲爱的父亲的腰带，把凶手的军刀佩挂在腰带上，发誓永远不离腰带，不离军刀，直到用土耳其人的血洗去我父亲身上的血迹为止。

后来我又来到城外，可是——啊，太不幸了！——我的亲人不见了！地上有一把沾满鲜血的匕首，我母亲的血迹斑斑的面纱和阿列克塞的帽子，这些东西证明这里发生过一次暴行。瞧！这顶帽子，我现在戴着；瞧！这把匕首，我现在佩着（他出示挂在腰带上的一把漂亮的土耳其匕首），那块面纱，从那时起我一直藏在胸前，放在贴身穿

的基顿^① 里面。

这个时候我才想到自己受了伤。我开始觉得疼痛，伸手摸向伤口并把帽子往上推推，鲜血又顺着我的脸流下来。我躺在一棵树下用手帕把头包起来。

我睡着了，在睡梦中看见父亲正在向我走来，他精神抖擞，身强力壮，旁边是母亲，他们身边是佐娅和阿列克塞，他们把我托起来；可是这时土耳其人来了，杀害父亲的凶手大叫一声突然倒下。——这时我醒过来，发现躺在一辆大车上，面前站着一位老人，他劝我安静一点儿，就把我带走了。

他把我带到圣尼古拉镇，把我的伤治好了。我在他那儿住了4个星期，然后他给了我一些钱并用自己的小船送我到了库卢里岛。我在那里和他分手，我们把一枚皮阿斯特分为两半留作纪念。我在此地已经逗留好几天，因为没有机会离开。以后的事你都知道了。

三

这就是年轻的帕蓬讲的故事。后来莱奥尼达斯拉着他的手，同他走进装备舱，让他给自己挑选武器。他从服装堆里拿了一条轻便的希腊裤和一件蓝色的短上衣，从武器中选了一支双筒短火枪，两支双筒手枪和一把锤。莱奥尼达斯说：“你再拿一把军刀吧，或者至少给你那把刀配上一个刀鞘！”

莱昂说：“不，我决不离开这把刀，在我没有亲自缴获刀鞘以前，

^① 希腊人穿的内衣：χιτών或 χιθών。

就让它露着好了。”

这时，天渐渐黑下来。他们的船驶近泽亚岛。靠岸之前，他们落下所有的帆，从主桅杆顶发出信号。立刻有一只船头带十字架的小艇驶来。艇上有6个全副武装的人，他们把小艇拴到大船上，登上甲板。莱奥尼达斯给他们介绍新伙伴，他们表示衷心欢迎。然后莱奥尼达斯说：

“喂，斯蒂凡诺斯，你侦察到什么情况啦？”

斯蒂凡诺斯回答：“在城市港口那里停着一条土耳其商船；我装扮成生意人到过那里。莱奥尼达斯，你猜，我见到谁啦？你想得到吗？是我们的老伙伴杜卡斯呀，他在那里成了奴隶。我把他藏在箱子里救了出来。那艘商船上只有3门大炮，但是人多，装备也很好；那里大约有30个土耳其人。不过我已经把两个希腊旅客争取过来了，他们是到雅典去的。这两个人愿意占领火药库。”

莱奥尼达斯：“嘿，好极了！你们先别走，稍等一会儿！”

他跑进船舱，拿来3瓶酒，同莱昂以及6个刚到的伙伴一起喝光。这时他说：“瞧，我们现在总共有——等等——你们6个，船上20个，还有莱昂和我——总共28个。有两个土耳其旅客要到塞尔福去，其中一个土耳其兵。——诺托斯！”

诺托斯应声而来。

“你带普罗托斯和塔拉斯到船舱，解除土耳其人的武装，把他们带上来。”他受命走了。

莱奥尼达斯又叫道：“米卡利斯！”

米卡利斯赶忙跑了过来回答：“到！”

“马上装炮弹，准备好轻旋转炮，3门炮装上霰弹和圆形弹，其余的装铅弹、碎玻璃、石子和铁块！带上来60只手榴弹，两个炸弹和一

箱圆形弹！全体做好战斗准备！”大家分头执行他的命令。他对莱昂说：“孩子，你现在有机会在我们的队伍里第一次参加战斗。要勇敢点。一旦商船和我们打起来，你就站在我旁边，我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不过，你要等我跳上敌船之后，再跳上来，要不然，你会白白把命送掉。”

斯蒂凡诺斯说：“是这样，这一点我清楚。莱昂，你要知道，我曾和两个跟你年龄相仿的小伙子跳上敌船，敌人把搭钩砍断，我们被隔离在敌船上。我们进行了自卫，在我的两个同伴被打死以后，我也几乎被一帮敌人打死，我的头部被狠狠地砍了一下，到现在还留着伤疤。要不是我们的人又强行登上敌船，我肯定已经完蛋了。”

随后，诺托斯把两个土耳其人带来了，其中一个人的手臂吊着绷带。诺托斯对莱奥尼达斯说：

“瞧！把他们带来了。他们死命反抗。可怜的普罗托斯被这个土耳其兵狠狠砍了一下，他多半是好不了啦。不过，作为交换，我砍断了这个兵的胳膊，塔拉斯抱住另一个，把他摔倒在地。”

土耳其兵说：“不错，当我们安安静静地坐在船舱里时把我们制服了，这一着真妙啊！但是他们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使我感到欣慰。”

莱奥尼达斯回答：“噢，我从不怀疑你们的勇敢精神，不过，你们会得到报偿的；如果你们愿意，明天早上我就让你们在泰尔米亚下船，然而你们每个人要交 50 皮阿斯特的赎金。”他们欣然同意并被带回船舱，由诺托斯看管。这时莱奥尼达斯走到躺在草席上的普罗托斯跟前，仔细地看了看伤势，发现脑壳上有一处刀伤，是月牙弯刀砍的。伤势十分严重，但是还有治好的希望。他给普罗托斯贴上膏药，便与莱昂一道睡觉去了，他让莱昂睡在他旁边的一张床上。

半夜里他们被叫醒，斯蒂凡诺斯站在他们面前。“快起来，北面出现一只帆船，从桅灯可以认出来。”他们俩立刻武装起来。莱奥尼达斯打开柜子，给莱昂一袋子弹，一袋霰弹和一个很大很漂亮的火药筒。他自己也备好弹药，于是他们两人登上甲板。

船长说：“米卡利斯，装着圆形炮弹的轻旋转炮在哪里？”在指给他看以后，他就站到一门旋转炮旁，莱昂和斯蒂凡诺斯则分别站到第二门和第三门炮旁。

船员在甲板上集合，莱奥尼达斯让他们列队并点名，连他在内总共 26 个人。他叫诺托斯出来站到一门发射 48 磅炮弹的大炮旁边，命令米卡利斯站到另一门同型大炮旁边。轻旋转炮就在他们近旁。

大家都盯着桅灯，向桅灯驶近。这时桅灯突然熄灭，船只好朝着对准的那个方向行驶，灯光又亮了几次，终于消失了。

天亮了。海上迷雾蒙蒙。雾逐渐消散。这时，坐在桅杆上的斯蒂凡诺斯叫起来：“我看见船啦！这就是我在泽亚岛港口待过的那一条船。”

现在莱奥尼达斯也从望远镜里看见了这条船。斯蒂凡诺斯下了桅杆。他们立刻满帆前进，想追上这条船，不久大家都看见了它。他们挂上土耳其旗子，开始向它靠近。大约经过 3 个小时，他们已驶到几乎进入射程的距离。这时莱奥尼达斯命令降下土耳其旗子，挂上标有白十字的黑红色旗。但是土耳其船在这之前就已经转舵向西北方向全速疾驶，企图到达马克罗尼西。然而莱奥尼达斯的船很快就接近了它。并且按照他的命令立刻对着敌船的全部装备发射圆形弹。土耳其人立即回击，同时开始撤退。这时莱奥尼达斯喊道：“米卡利斯带你的 15 个人去，要拼命划！我们必须咬住它！诺托斯！到船头去，我们一到达射程的一半，你就向敌人开火！塔拉斯带领 5 个

人留在这儿。”

船开得飞快。他们越来越接近猎物。这时莱奥尼达斯命令说：

“塔拉斯！米卡利斯一回来，你就去右边的大炮；斯蒂凡诺斯负责船尾的大炮，莱昂留在我这里！”

这时候诺托斯的12磅炮打响了，接着有5门大炮也开了火，敌船的帆和桅杆顶一起倒下，倒挂在缆索上。立刻响起了一阵欢呼声。大炮再次开火，把敌船的斜桅打得粉碎。土耳其人溜不掉了：船更加接近，这时莱奥尼达斯和莱昂的旋转炮迅速轰击。有几个人倒下了，可是射击的效果并不好。米卡利斯回来了，距土耳其人已经很近，他们从左右两侧射击，土耳其人也勇敢地进行回击。于是莱奥尼达斯命令所有的火炮进行齐射，并且向敌船紧靠过去。旋转炮进行轰击，敌船的甲板上被打得几乎空无一人；这时希腊人准备强行登上敌船。米卡利斯和他的小队，莱奥尼达斯和莱昂都站在搭钩旁边，他们向敌人开枪，抛出了搭钩，于是米卡利斯和莱昂转眼间便出现在敌船上。莱昂拔出手枪，打死碰到的第一个敌人；他的军刀不停地挥舞，土耳其人一个接着一个地倒下去。这时米卡利斯倒下了，可是莱奥尼达斯已经来到那里，希腊人向前冲去，一场鏖战开始了；留在自己船上的希腊人勇敢地射击，一会儿，几个土耳其人就放下了武器。这时一个阿尔瑙特彪形大汉跑上甲板，挥舞着军刀喊道：

“怎么啦，穆斯林们，你们想叫异教徒把我们杀绝吗？拿起你们的军刀杀死这些狗东西！”

他奔上来杀死了一个希腊人。他叫道：“领头的在哪里？”莱奥尼达斯一面喊：“在这里！”一面急速向前冲去。他们厮杀起来。面对这个敌人沉重、残酷的砍杀，莱奥尼达斯始终镇定自若。敌人盲目地疯狂地往前冲杀，击中对方的左臂，此时莱奥尼达斯用宽剑猛力一击，

打断了敌人的军刀，再一下，鲜血便从土耳其人的胸膛涌了出来。但是另一个土耳其人跑过来，对着他的脸部横着就是一刀，他倒下了。莱昂看见他倒下，就杀死凶手，截住那个敌人，敌人投降了。

受伤的首领和 10 个人乘坐小船在马克罗尼西岛登陆。

四

现在莱昂察看战场。12 个土耳其人被打死，8 个受伤，10 个投降，10 个逃跑。

希腊人也有 4 个被打死；米卡利斯生命垂危；诺托斯的大腿中了一颗子弹，船长挨了一刀，还有 3 个人受了轻伤。莱昂的头部也被子弹擦伤，左臂还有一处刀伤。

斯蒂凡诺斯走到他面前。“你很机敏，莱昂，你应当去看看莱奥尼达斯。怎么？你在流血？”

“咳，有一点，没有关系。我最感到懊丧的是，该死的阿尔璊特人从我们手里溜了。我真想杀掉他。”

他走到莱奥尼达斯跟前。莱奥尼达斯说：“莱昂！在诺托斯恢复健康以前，你代替他指挥。我暂时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这期间由斯蒂凡诺斯当首领。到米卡利斯那里去，看看他的情况怎么样。”

莱昂奉命照办了。“米卡利斯很虚弱，胸部有弹伤，大腿被军刀砍伤。不过塔拉斯还有希望。”

斯蒂凡诺斯回来了。“商船载的货物有运往雅典的棉花和运往纳夫普利亚的弹药。此外，还有枣子、椰子、无花果以及许多各种各样附带着卖的物品。”

莱奥尼达斯说：“把船上的贵重东西都搬过来，运到拉夫蒂港去！莱昂，你跟斯蒂凡诺斯一块去。你们审问审问俘虏，你把他们的一切口供都记录下来。”

莱昂去了，俘虏的口供大致是这样的：

这是一艘商船，属于伊兹密尔^①的商人穆拉德。他的兄弟阿里指挥商船，就是莱奥尼达斯打伤的那个人。他们航行到锡基亚，此时得到消息说，这一带有海盗。因此他们昨天又多带了10个人去雅典。后来他们发现了海船，并遭到攻击。当问到两个希腊旅客在哪里时，他们回答说，一个被抛进了大海，另一个在海盗船出现时被阿里杀了。

然后他们检查了商船。除了上述物品，他们还找到大量的武器、弹药以及布匹和衣服。但是最有价值的是3口袋黄金，每袋价值5000皮阿斯特，这些黄金被搬进了希腊船的船舱。

在苏尼翁角和阿尔戈利斯半岛之间有一个峭壁重重、荒无人烟的小岛。^②莱奥尼达斯的船就驶向这个小岛。第二天早上他们上了岸。因为[他们要防备]，阿里和土耳其人可能会请求埃里波斯帕沙或者雅典帕沙派船来对付海盗，所以就把土耳其人送到岛上，给他们留下一些食物、两把军刀、一支火枪和一些弹药，好让他们能够打野兔和其他野兽维持生命，这些野兽在这样的岛上是很的。

准备启航时，莱昂不见了。他打猎去了，大家四处寻找。突然听到一声枪响，他们就朝枪响的方向跑去——看到莱昂躺在血泊里，旁边躺着一个被枪打死的土耳其人，另一个土耳其人手里拿着莱昂的

① 士麦那。

② 现名圣乔治-迪阿斯帕拉。

沾满鲜血的军刀站在那里。跑在前头的斯蒂凡诺斯向土耳其人扑去。经过短时间的格斗，他打掉了敌人手里的军刀，把他打翻在地，砍下了他的头。

这时又跑来几个人，把莱昂放在用树枝扎成的担架上往回抬。塔拉斯察看了伤势，发现土耳其人砍伤了他的头部和大腿，手臂也受了轻伤。

受伤的莱昂终于苏醒过来。他的第一句话是：“我的军刀在哪里？”人们把军刀拿给他看的时候，他又问：“打伤我的那个土耳其人在哪里？”

斯蒂凡诺斯说：“我把他杀了，安静些！你的伤很重。”

头部的伤势很危险。把伤员抬到海船上反而对他有害，因此决定把土耳其人抓起来，送到摩里亚半岛上岸，让莱昂，还有也受了重伤的米卡利斯、诺托斯和莱奥尼达斯留在岛上，派3个人看护他们。斯蒂凡诺斯打算过几个星期再把他们接走。

他们又把土耳其人集中起来，可是有一个不见了。这时，他们发现远处有一只土耳其船，因此由斯蒂凡诺斯指挥的海盗船便扬帆离去。除了伤员和塔拉斯以及他的两个助手，还留下5个人，由他们把土耳其商船开往埃皮纳，第二天他们就启航了。

莱昂的伤有了明显的好转。6天后他已经能够起床，稍事走动。一个星期后米卡利斯也已经能够走出他们搭的小茅棚。莱奥尼达斯和诺托斯已经差不多恢复了健康，常常出去打猎。有一次诺托斯回来说：

“我看见一个土耳其人，可是他很快跑掉了。我们要当心。”

第二天他又和莱奥尼达斯出去打猎。他们射中了一头野山羊，然后他们分手了。诺托斯在树林中走，突然一声枪响，诺托斯中弹倒

下，一个土耳其人左手拿着手枪，右手握着匕首，向他冲去，土耳其人弯下身躯，举起匕首，可是受伤的诺托斯站了起来，拔出手枪将这个穆斯林击毙。希腊人很快就聚集起来。土耳其人已经死了。他的子弹击中诺托斯的胸部，好在诺托斯的短剑柄挡住了子弹，所以伤势并不危险。

诺托斯被抬回住所，整整一个星期不能起床。后来大家都恢复了健康，可是食物已经吃完，靠在岛上打猎为生是很困难的。

五

斯蒂凡诺斯来接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岛上度过了4个星期。斯蒂凡诺斯把土耳其商船卖给帖撒罗尼迦城的一个英国商人，得到10 000皮阿斯特，把棉花卖给另一个商人，得到4 000皮阿斯特。海盗船已经重新装备，大炮增加3门，弹药的数量增加两倍，还配备了大量火枪和其他武器。由于做了这一大笔好买卖，海盗的士气大振。现在海船正在开往干地亚。他们看见米洛斯岛的时候，出现了一只海船，看船的式样是土耳其船，莱奥尼达斯的船立即跟踪追赶，一直追到米洛斯海湾，那里有几个小岛，扼守海湾的入口。那只船在港口码头的大炮的保护下逃脱了。原来这是一条埃及的大桅船。激烈的战斗开始了。希腊人勇猛地开火；可是一条土耳其船——一条小型战船——突然开进海湾并且从后方进攻希腊人。莱奥尼达斯想强行登上土耳其船，派斯蒂凡诺斯进行强攻，经过短时间的战斗，土耳其船被拿下了。

可是这时炮台向希腊船发来一阵排炮，希腊船开始下沉。船马

上开到岸边的沙滩,在那里搁浅。船员们登上了夺来的土耳其船,穷追大桡船,并强行登船。莱昂跳上大桡船,其他人跟在他后面,包括斯蒂凡诺斯在内,接踵而至,发起进攻。莱昂始终一马当先,他的剑被穆斯林的鲜血染红了。他无情地猛冲猛砍,斯蒂凡诺斯跟在他的后面。他们勇往直前。忽然莱昂迎面碰上敌人的首领,是个身体魁梧的埃及人。他们厮杀起来,杀得难解难分。最后,莱昂砍伤了对方的左臂,这时对方拔枪射击,没有打中莱昂,却打中了另一个希腊人,对方经不起勇敢的莱昂的打击,倒下了。他一死,战船便被夺下了。几个土耳其人投降,被带上岸去。塔拉斯穿上土耳其服装作为谈判者到炮台谈判修船的事。贪婪的帕沙得到300皮阿斯特的礼物就答应了,可是他暗地里却派一只小艇去锡凡托,那里泊着土耳其船队的几条大船。小艇找到它们,于是3艘大船立刻扬帆乘风急驶而来。诺托斯和塔拉斯乘坐小艇从海湾出来,发现了这些船只,就向莱奥尼达斯报告。莱奥尼达斯命令他的一部分水手迅速登上土耳其船,吩咐他们带上轻便武器和几门大炮用的弹药,而把大部分船员,包括30来名从米洛斯岛上招来的新手,布置在自己的船上。莱昂是小战船的指挥,他把船停靠在港口的入口处。土耳其船接近了,一艘船首先靠近。莱昂立即向敌船的船头发去一阵排炮,他调转船头,开始强行登上敌船,他同全体船员跳过船去。可是从另一侧又开来第二艘敌船,派出他们的船员,于是一场激烈的战斗开始了。莱昂勇敢地厮杀。在他的打击下几个土耳其人丧命,可是也有几个勇敢的希腊人死于土耳其人的剑下。蛮族的人数有两倍之多,情况对他们有利。忽然间莱昂看见杀死他父亲的凶手。这个阿尔璠特彪形大汉刚刚杀死一个希腊老人,莱昂见到后火冒三丈。他冲着他喊道:“凶手,有种的来和年轻人较量吧!”阿尔璠特人马上转过身来厮杀。论力气,他

比希腊人大一倍,可是勇气却不及这个带着满腔仇恨的希腊人。他们激烈地搏斗。一刀接一刀地砍来砍去。莱昂砍伤了土耳其人的手,土耳其人的军刀落地。然而土耳其人从腰带上抽出那把很熟悉的大锤,忍着痛恶狠狠地向莱昂打去。很快第二下又到了,是锤子的宽面拍中了莱昂的高高的前额;在土耳其人不断的死命打击下莱昂终于倒下了。

土耳其人大叫:“这个人进地狱了!现在我来收拾其他人。”可是其他所有的人几乎都被杀死了,只有少数几个人被缴械,做了俘虏。

与此同时,其他两艘大船驶入港湾追击莱奥尼达斯,莱奥尼达斯则率领自己的所有船员带着钱财转上大桅船,摆脱了敌人的追击,平安地开出港湾,进入大海。海船全速开往贝洛保洛。莱奥尼达斯指望能在那里得到莱昂和其他人的消息。

弗·恩格斯大约写于 1836 年
秋—1837 年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193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第 2 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 卷翻译

* 主耶稣基督,上帝之子*

—

主耶稣基督,上帝之子,
请你走下宝座,
来拯救我的魂灵!
请你赐予永恒的幸福,
请你带来圣父的光明,
请允许我把你当作惟一的救星!
如果天上是那样温馨而又瑰丽,没有痛苦只有欢欣,
我们将赞颂你——救世的神明!

二

一旦最后的时刻降临,
一旦我遭到死亡的厄运,
请允许我依偎着你,贴得很紧很紧;
当我渐渐地闭上眼睛,
当我的心脏停止跳动,归于寂静,

请允许我在你的怀抱中怡然长眠!
我的心将在天上永远把你赞颂,
因为正是你主宰着我的心灵。

三

但愿马上出现欢乐的时光,
但愿我能靠近你博爱的胸膛,
让阵阵暖流使我苏醒,脱离死亡!
到那时,我感谢你,上帝,
我将重睹所有亲爱者的面庞,
我可以拥抱他们,时时贴近他们的心房!
新的生活地久天长,我在你面前把你瞻仰,
我的生命之花必将重新开放。
你来到这里,是为了拯救人类,
让人类摆脱邪恶,摆脱死亡,
给人类带来幸福,带来安康。
你一旦降临尘世,
尘世将彻底变样,
人人都将得到你赐予的吉祥。

弗·恩格斯大约写于1837年
2月20日—3月12日之间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1930年历史考证版第1
部分第2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3卷翻译

贝都英人⁵

铃声刚刚响起，
丝幕徐徐上升；
大家屏息凝神，
静听台上传来的语声。

今天不演科策布的剧作，
诸位不能像往常那样笑声朗朗；
今天也不演席勒的正剧，
诸位听不到他那金声玉振的词章。

骄傲而又自由的沙漠之子，
今天在诸位面前悄然登台；
他们的尊严——已经化为尘埃，
他们的自由——已经不复存在。

少年以前在沙漠中起舞，充满青春的欢畅，
他们今天是为了挣钱，才在这里跳跃登场；
他们一个个沉默不语，
只有一个人吟唱，歌声悲切凄凉。

观众惊叹他们的力量，
于是向他们热烈鼓掌；
以往科策布戏剧中的噱头，
也曾赢得掌声满堂。

你们这些沙漠之子，敏捷而又健壮！
若在往常，你们也许正顶着正午的骄阳，
穿越摩洛哥荒沙漫漫的边疆，
走过温暖峡谷的海枣之乡！

你们穿过海枣之乡，
走过一座座农庄，
袭击前你们斗志高昂，
征战时你们策马奔上疆场！

若在往常，你们也许正沐浴着月光，
干燥的荒原上，有一汪清泉在棕榈树下流淌，
你们在那里聆听动人的故事，
清词丽句织成的花环绚丽芬芳。

你们在狭小的帐篷里安睡，
沉入爱情，沉入梦乡，
直到朝晖把天空照亮，
直到骆驼的叫声在外面回响！

异邦的来客,请你们重返故乡,
你们身穿沙漠中的粗布衣裳,
同我们巴黎式的礼服很不协调,
你们的歌曲也不属于我们的文学厅堂!⁶

弗·恩格斯写于 1838 年 8 月
15 日—9 月 15 日之间

载于 1838 年 9 月 16 日《不来梅
杂谈》杂志第 40 期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 卷翻译

* 咏印刷术的发明'

在众神居住的地方，
谣言女神摇唇鼓舌，在诗人耳畔激起声浪；
为什么这样一来，诗人的歌声
就专门颂扬嗜血的野心和傲慢的帝王？
为什么你们不感到羞愧难当？
为什么你们把赞美的词句和荣誉的光芒
白白地献给那样一帮
永远被历史诅咒和唾弃的豺狼？
醒来，醒来吧！
让你们愧疚的歌声在云端飞扬，
让歌声在庄严的胜利中充满空前的力量！
如果你们想得到民众的尊重，
想让桂冠在你们额前竞艳吐芳，
你们就应当唱出无愧于民众的歌声，
让这雄壮的歌声到处回荡！

古代的人
从不随便馨香祷祝，
祭坛的香火

只献给有益的智慧和发明。
那时候萨图恩忽然降临，
用巨犁打开了大地母亲的心扉，
于是人们看到种子在泥土中苏醒，
贫瘠的土地变得郁郁葱葱。
人们感恩戴德，颂歌响遏行云，
萨图恩被称做黄金时代的神灵。
你不也是神明？
你赋予思想和言语以躯体；
言谈话语本来随风飘散、无踪无影，
你却用符号锁住了它的生命。

如果没有你，
时间会一再吞噬自己的生命，
成为僵尸葬入永被遗忘的坟茔。
人类思想在漫长的童年时代曾受限制，
而你一旦降临，
思想便冲破樊篱，迅速走向开阔的佳境。
它向遥远的世界展翅飞行，
在那里，艰辛的历史
正同未来的时代郑重交流，促膝谈心。
是你给黑夜带来了光明！
崇高的荣誉和礼赞
只能属于你这位永生者，
只能献给你这位高尚的精英！

大自然似乎认为，
单是这项发明已足以显示它的伟力，
从此它就变得悠闲而又吝啬，
再也没有把类似的奇迹赐予世人。

大自然终于振奋精神，显示新的征兆，
冰封的莱茵河看到谷登堡崭露头角。
“你们想使思想获得生命，便伏案誊抄，
然而这样做有什么功效？
这样的努力纯属徒劳！
遗忘的阴影将把思想笼罩，
思想将渐渐逝去，如同雾散云消。
一个器皿怎能容纳
浩瀚大洋的汹涌波涛？
一卷图书也不可能容纳
人类智慧的瑰宝！
这里缺少的是什么？是广为流传的技巧？
既然大自然能按一个模型造就无数生命，
我也可以照此办理，进行发明创造！
让一条真理激起千千万万回声，
让山鸣谷应的巨响把真理宣告，
让真理鼓起清晰的双翼，飞向云霄！”

谷登堡作了这番表白，印刷术便问世流行，
看，欧洲感到激动、震惊，

它迅速崛起,发出海潮澎湃的强音,
就像一阵狂飙骤然降临,
将地底的火苗从昏睡中唤醒,
于是烈焰升腾,传来阵阵轰鸣。
啊!那可恨的城堡,是为遮掩谬误而建造,
施工者是可鄙的蒙昧和君主的残暴!
如今火山爆发,熔岩在山头燃烧,
城堡受到震慑,地基已经动摇!
谁是那凶神恶煞、鬼蜮妖精?
是谁把自己的宝座,
建造在崩塌的卡皮托里山顶,
是谁那样不知羞耻,令人恶心?
是谁咄咄逼人,要毁灭和吞噬一切生灵?

他也许还活在此世,
但他的权力大厦已经渐渐倾圮,
总有一天要轰然坍塌,化为废墟。
如今在高山之巅,
有一座坚固的塔楼矗立在危崖之上,
那些参加战争的人们,
在塔楼里安置了固定的营房,
他们窃夺了权力,统治着这片山岗,
他们将高声呐喊,从这里冲向战场;
到那时,塔楼会被人遗忘,
它将在山林中孑然而立,寂寞凄凉。

它虽然已经摇摇欲坠，
却还像昔日威风凛凛，环顾四方。
总有一天它会轰然倒塌，
这片土地将铺满瓦砾，变得荒凉；
但在这一切发生之前，
塔楼仍会吓唬众人，就像稻草人一样，
不久以前，它也确实使大家感到恼火、惊慌。

这是给理性的头颅戴上的第一顶桂冠，
于是人们就勇敢地提倡理智，
就如饥似渴地探求真知，
要用理智去把握飞速运行的天地。
哥白尼飞向天空的星系，
那里曾笼罩着无法穿透的云翳；
他看到一颗恒星宏伟雄奇，
在那遥远的地方它显得最为辉煌绚丽，
正是它给我们带来每天的晨曦。
伽利略感到地球在脚下转动，
意大利没有褒奖他的功劳，
反而狂暴地把他投入监牢；
然而地球没有停止运行，
它仍在宇宙海洋中破浪前进，
还有那熠熠生辉的群星，
也与地球齐飞，如同电闪雷鸣；
这时又飞来牛顿的敏捷精灵，

他追踪星群，把它们的奥秘弄清，
他指出星辰运行的动力，
又指出它们循环往复的轨迹。

你征服太空，
你发现规律，
了解大气和海洋如何永恒地运动，
你分析那难以捉摸的光线，
你钻进地底，要把地球掘通，
去寻找蕴藏黄金和水晶的宝洞，
然而这一切对你有何功用？
回来吧，英才，快回到凡人之中！
然而英才不为所动，
他喟然长叹，愤慨而又悲痛：
“愚昧压抑了人们的思想，
暴君在狂怒中锻造锁链，
无论在多么遥远的地方，
这野蛮的锁链都竞相发出铿锵的音响，
一旦人们对奴役的命运感到厌倦，
这链条就将他们锁在停尸床上！
我们再也不能容忍这样的状况！”
暴君一听便想到烈火与利剑，
这是两种可靠的东西，
可不能让它们离开自己的魔掌。

“愚蠢的人们，你们高高地堆起干柴，
你们威胁我，要让我葬身火海，
你们指望用这柴堆把我从真理身边夺去，
殊不知它却成了灯塔，指引我走向真理，
它已经化作火炬，照耀我夺取真理的胜利！
真理含着脉脉深情，
向我激动的心房发出渴求的声音，
我的心灵凝视着真理，
我的脚步追随着真理，
我不怕烈焰，不怕利剑，
我怎么会彷徨犹豫？
我怎么会退缩不前？
塔霍河的波涛奔向大海，
它不会返回最初发源的山崖；
即使前方耸立起崇山峻岭，
也挡不住滔滔河水汹涌澎湃；
命运驱使它一泻千里，
奔腾咆哮流向汪洋大海。”

伟大的日子终于来临，
这一天，一个尘世凡人从人间耻辱中猛醒，
他怀着满腔愤激之情，
发出无比雄壮的声音，
他向全世界高呼：“人是自由的！”
狭窄的樊篱无法禁锢这神圣的呼声，

这呼声一经发出，
就借助于谷登堡的发明，激起回音，
回音成为奇妙的载体，
使呼声插翅飞行，
顷刻间飞渡重洋，越过山顶，
它驾御长风，自由行进。
“人是自由的！”
这欢呼声出自人的理性，
暴君的怒吼不可能把它压倒，
它震撼四方，响遏行云。

啊，自由，自由！
你这甜蜜的字眼一旦响起，
我就心潮起伏，豪情满腔，
我的心浸透了你的精神，
你那神圣的激情充满我的胸膛，
我的心展开火焰般的翅膀，
扶摇直上，在云间翱翔。
平凡的人们，
你们在哪里倾听我的歌唱？
我在云端向下遥望，
看到命运的牢狱已将铁门开敞，
看到时代的迷雾已经一扫而光，
——未来就在眼前，毫无遮挡！
我清楚地看到，

地球从此不再是那副可悲的模样，
这里将不再有虚荣、战争和残暴的勾当。

虚荣和战争已永远消失，
正像瘟疫和风暴，虽然猖獗一时，
只要凛冽的寒流来自极地，
它们就会从受害者的住地逃离。
从此大家感到一律平等，
勇敢的斗士以不可阻挡的力量，
争得自由，激起欢呼的声浪。
从此再也没有奴隶和暴虐的君王；
人间洒满爱情与和平的雨露，
大地呼吸爱情与和平的芬芳，
“爱情与和平！”这声音在世界各地回荡。
上帝从黄金宝座上伸出权杖，
向人们赐予幸福吉祥，
他让欢乐和喜悦普降人间，
使条条大道又像从前那样，
涌动着欢乐和喜悦的热浪。

你们可曾看见那高大挺拔的石柱？
你们可曾看见那庄严华美的纪念碑？
它光彩夺目，熠熠闪耀。
奴隶建造的金字塔没有它雄伟峻峭，
金字塔享有压迫者赋予的荣耀，

奴隶们揭竿而起,金字塔就震颤动摇!
而在那座纪念碑前,
却永远有香烟缭绕,
人们馨香祷祝,为的是感谢谷登堡;
他功德无量,却仅仅获得菲薄的酬报!
光荣属于他,
是他击溃了专制政权下的蒙昧势力,
是他让理智和心灵的力量直冲云霄!
光荣属于他,
是真理促使他乘胜前进,
是真理鼓励他动手进行硕果累累的创造!
我们的颂歌永不停歇,
我们要赞美为世界造福的英豪!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于不来梅

弗·恩格斯写于 1839 年 1 月
初一—3 月底之间

载于《谷登堡纪念册》1840 年不
伦瑞克版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 卷翻译

伍珀河谷来信⁸

大家知道，伍珀河谷——“光明之友”⁹非常讨厌这个名称——是指伸延在大约3小时行程的伍珀河沿岸的埃尔伯费尔德和巴门两个城市。这条狭窄的河流泛着红色波浪，时而急速时而缓慢地流过烟雾弥漫的工厂厂房和堆满棉纱的漂白工厂。然而它那鲜红的颜色并不是来自某个流血的战场——因为这里相互厮斗的只有神学家的笔杆和长舌妇们，而且往往是为了琐碎小事，——也不是源于人们羞于启齿的行为（虽然这确实有足够的根据），而是完全源于许多使用土耳其红颜料的染坊。如果你是从杜塞尔多夫奔向这里，那你在松博恩附近就已进入这片神圣的地区；伍珀河带着泥沙从你身旁懒洋洋地爬过，同你刚才看到的莱茵河相比，它那副可怜相会使你大为失望。沿岸的地带倒相当引人入胜，并不太高的山峦，有的重岩积秀，有的峭危峻险，个个披着翠绿衣装，嵌入碧绿的草地，当天气晴朗，蔚蓝的天空映入伍珀河的时候，它那鲜红的颜色就完全消失了。绕过山麓，你会看到埃尔伯费尔德的奇形怪状的塔楼（简陋的房舍隐藏在园林的后面），几分钟后，你就到了蒙昧主义者的锡安山。还没进城，你就会遇到一座天主教堂；它好像是从神圣的城墙内被赶出来似

的立在这里。这是一座拜占庭风格的教堂，设计得很好，却被一个毫无经验的建筑师建造得十分糟糕。这座老天主教堂被拆除了，为的是腾出地方，用来建筑市政厅大厦的左翼，只剩下一座塔楼，被用于公共福利，即辟为监狱。再往前走，就会看到一座大厦，大厦顶端的拱形圆顶由圆柱支撑着，这些圆柱的式样非常特别，从形状来看，下部是埃及式，中间是多立克式，上部是爱奥尼亚式，对于这些圆柱来说，它们的一些装饰物，如基座和上托之类，已显得完全是多余的。这座建筑物从前是博物馆，但现在连一点博物馆的痕迹都没有了，倒是欠下很多的债，所以不久以前这座建筑物被拍卖了，现在成了赌场；“赌场”两字如今被写在这座建筑物的光秃秃的正面，使人再也想不起先前那个高雅的名字了。此外，这个建筑物整个看来显得十分粗笨，以致晚上人们会把它看成骆驼。从这儿起，伸展出一条条单调的毫无特点的街道；那座才造好一半的漂亮的新市政厅大厦就建在这个地方，由于地皮不够显得非常别扭，它的正面正对着一条狭窄的很不像样的小胡同。最后，又碰到了伍珀河，走过一座华丽的桥，就到了巴门，这里至少从建筑来看要美观多了。过了桥，这里的一切都给人一种比较愉快的感觉；这里没有埃尔伯费尔德那种既不是旧式也不是新式、既不美观又不显得滑稽的蹩脚房子，有的是新式的、盖得别致的、高大而坚固的建筑。到处可以看到新盖的石结构房子，石板路到此结束；接着是一条笔直的公路，两旁盖满房屋。这些房屋之间夹杂着漂白工厂的绿色草地。在这里，伍珀河河水清澈，山峦重叠，轮廓隐约可见，丛林、草地、花园五彩缤纷，红色的屋顶夹杂其间，使你越往前行，就越觉得这个地方景致迷人。走过半条林荫道，你就可以看到，正前方不远处有一座教堂——下巴门教堂。这是河谷中最漂亮的一座建筑物，一座按高雅的拜占庭风格建造得十分别致的

Telegraph

für

Deutschland.

1880.

W ä r t.

N 49.

Briefe aus dem Wuppertal.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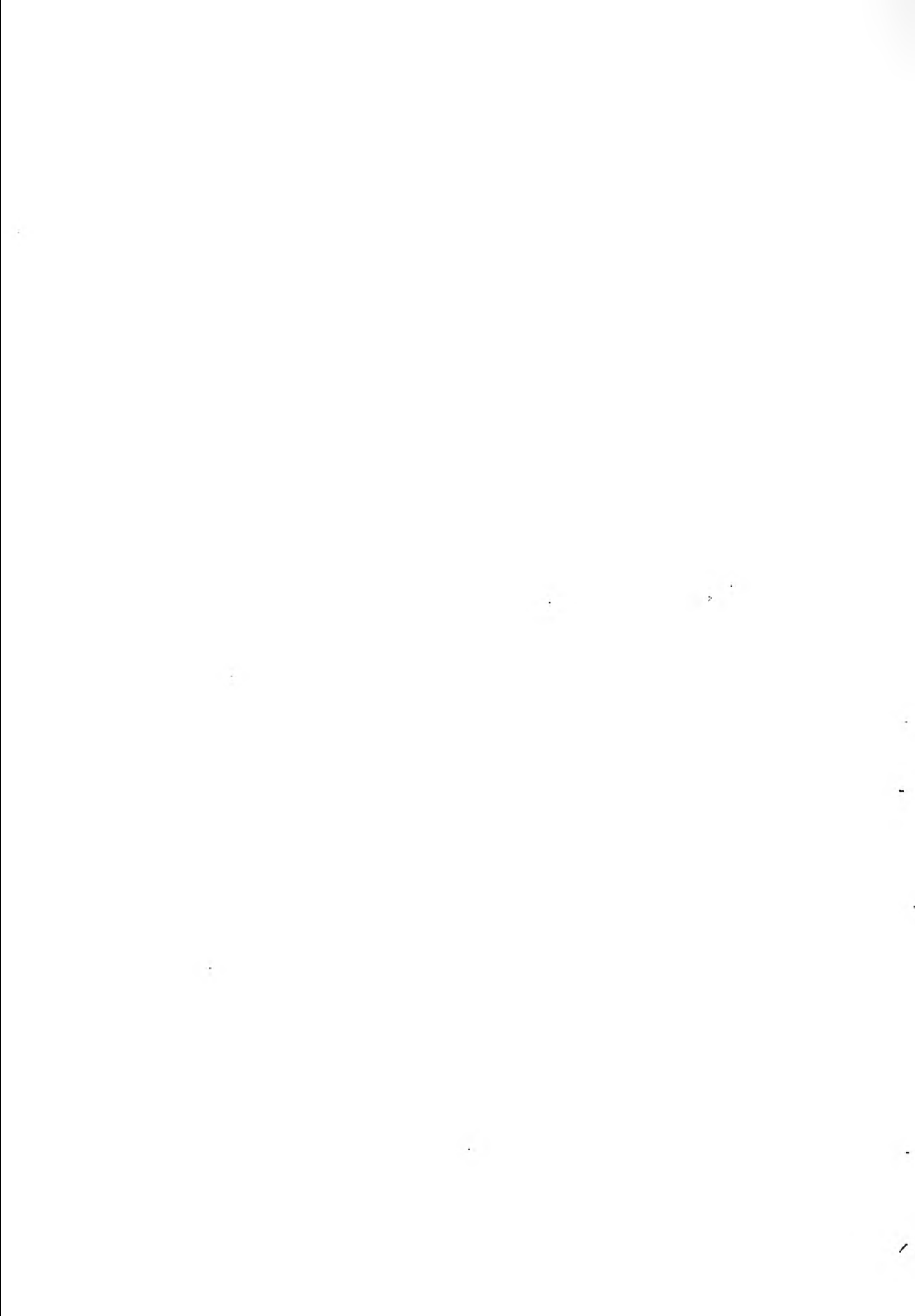
I.

Bekanntlich begreift man unter diesem bei den Freunden des Lichtes sehr verrufenen Namen die beiden Städte Elberfeld und Barmen, die das Thal in einer Länge von fast drei Stunden einnehmen. Der schmale Fluß ergießt bald rasch, bald stösend seine purpurnen Wogen zwischen rauchigen Fabrikgebäuden und garnbedeckten Bleichen hindurch; aber seine hochrothe Farbe rührt nicht von einer blutigen Schlacht her, denn hier kreiten nur theologische Federn und wortreiche alte Weiber, gewöhnlich nun des Kaisers Bart; auch nicht von Schaum über das Treiben der Menschen, obwohl dazu wahrlich Grund genug vorhanden ist, sondern einzig und allein von den vielen Türlischrotz-Färbereien. Kommt man von Düsseldorf her, so tritt man bei Sonnborn in das heilige Gebiet; die Wupper kriecht träg und verschlammte vorbei und spannt durch ihre jämmerliche Erscheinung, dem eben verlassenen Rheine gegenüber, die Erwartungen bedeutend herab. Die Gegend ist ziemlich anmuthig; die nicht sehr hohen, bald sanft steigenden, bald schroffen Berge, über und über waldbig, treten fast in die grünen Wiesen hinein, und bei schönem Wetter läßt der blaue, in der Wupper sich spiegelnde Himmel ihre rothe Farbe ganz verschwinden. Nach einer Biegung um einen Abhang sieht man die verschrobene Thürme

*) Unser Leser werden uns Dank wissen für diese authentische Schilderung einer Gegend, welche das wahre Bild der häßlichsten Form des an manchen Orten in Deutschland grassirenden und das Mark des Volkes ausmergelnden Viehismus ist.
H. v. G.

载有恩格斯《伍珀河谷来信》--文的

《德意志电讯》的一页



建筑物。再往前不远又是一条石板路，灰色的石板瓦房鳞次栉比。但这里的景致要比埃尔伯费尔德多彩多姿得多了；有漂白工厂的绿色草地，有新式的房子，有一段小河，有许多临街花园，——这一切打破了一种单调的气氛。由此也会使你产生疑问，该把巴门看做一个城市还是看做各种建筑的简单堆积。它也只是被城市公共机关连在一起的许多居民点的结合体。其中最大的是：格马尔克（自古以来就是革新教会的中心）、下巴门（位于到埃尔伯费尔德的那个方向，离伍珀费尔德不远，在格马尔克的上方）、还有里特斯豪森，和它并排的，左边是维希林豪森，右边是黑金豪森和美丽如画的劳恩塔尔。这些地方居住的主要是分属两个教派的路德派信徒¹⁰；天主教徒，最多不过两三千人，散居在整个河谷。过了里特斯豪森以后，就离开了贝格区，越过边界拦路杆，就进入了旧普鲁士的威斯特伐利亚地区。

这就是河谷的外貌。除了埃尔伯费尔德的黯淡的街道而外，河谷的外貌整个说来给人一种很愉快的感觉，但是实际观察一下就可看到，这种愉快的感觉在居民身上丝毫也看不出来。在德国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的民众的那种健康的朝气蓬勃的生活，在这里一点儿也感觉不到；当然，乍一看来好像不是这样，每天晚上，快乐的闲游汉都在街上荡来荡去，唱着他们的歌曲，但总是一些从醉汉嘴里哼出的最粗俗最下流的歌曲；那些唱遍整个德国而且我们可以引以自豪的民歌，在这里从来连一支也听不到。所有的小酒馆都挤满了人，特别是星期六和星期天，到晚上11点钟，酒店关门的时候，醉汉们才从酒店拥出来，其中大部分都是倒在路旁的沟里睡一觉后才醒过来。他们当中最堕落的就是所谓的搬运工人即那些颓废沮丧、没有固定住所和工资收入的人；这些人天蒙蒙亮从自己的栖身之所——干草棚、

马厩等处爬出来，如果不是在粪堆或房屋台阶上度过整个夜晚的话。由于地方当局限制了从前无人知晓的酒店的数量，现在才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这种不良现象。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十分明显的。首先是工厂劳动大大助长了这种现象。在低矮的房子里劳动，吸进的煤烟和灰尘多于氧气，而且大部分人从6岁起就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这就剥夺了他们的全部精力和生活乐趣。单干的织工从早到晚蹲在自己家里，躬腰曲背地坐在织机旁，在炎热的火炉旁烤着自己的脊梁。因此，这些人不是信奉神秘主义就是酗酒。在那里占统治地位的这种粗暴的令人反感的神秘主义，必然会造成截然相反的极端，结果首先就出现这样一种说法：那里的人不是“正派人”（人们这样称呼神秘主义者）就是放荡不羁的地痞流氓。这种向两个敌对营垒——不管这些营垒的性质如何——的分化本身就会断送人民精神的任何发展。即使其中一个营垒归于消失，那也无济于事，因为这两个营垒的人都患有肺结核，既然如此，那还会有什么好指望的呢？在那里碰到的一些健康人，几乎全是细木工或其他手艺人，他们都是从别的地方来的；在当地的皮匠中间也会见到一些身强力壮的人，但用不了3年，他们的肉体和精神就会被毁掉；5个人中有3个人死于肺结核，最终原因是酗酒。可是，如果厂主不把工厂搞得这样乌七八糟，如果神秘主义不是像现在这样流行并且越来越咄咄逼人地蔓延开来，这一切确实不会达到这样骇人听闻的程度。下层等级，特别是伍珀河谷的工厂工人，普遍处于可怕的贫困境地；梅毒和肺部疾病蔓延到难以置信的地步；光是埃尔伯费尔德一个地方，2500个学龄儿童中就有1200人失学，他们在工厂里长大，——这只是便于厂主雇用童工而不再拿双倍的钱来雇用被童工代替的成年工人。但是大腹便便的厂主们是满不在乎

的，因为虔诚派教徒的灵魂不致因为使一个儿童变坏堕落就下地狱，特别是这个灵魂如果每个礼拜日到教堂去上两次，那就更心安理得了。因为我们知道，厂主中间对待工人最坏的就是虔诚派教徒。他们借口不让工人酗酒，千方百计降低工人的工资，但在选举传教士的时候，他们总是抢先收买自己的人。

在下层等级中间，神秘主义主要是流行在手艺人中间（我没有把厂主算在他们里面）。当你在街上看到一个人驼着背，穿着过长的上衣，留着虔诚派流行式样的分发，你会感到这是一幅多么悲惨的景象。但是谁要真想了解一下这种人，谁就应当到一个虔诚派教徒的作坊——铁铺或鞋铺——里去看一看。一个师傅坐在那里，右边摆着一本圣经，左边——至少经常是——放着一瓶烧酒。在那里，工作是不会妨碍他的。他几乎总是在念圣经，时而喝上一盅，偶尔也跟帮工一起唱圣歌；但他的主要活动是一味指摘他人。你可以看到，这种趋向在这里也和各处一样。虔诚派教徒竭力使人们接受他们的信仰，这种强烈的意向并没有落空。特别是许多不信神的酒徒之流都改了宗，这多半是不可思议的，然而这确实发生了。这些改宗者都是神经麻木的蠢汉，要说服他们是轻而易举的；他们改宗以后，每星期都有几次被感动得流泪，但又偷偷地过着自己以前的生活。多年以前，这套鬼把戏曾被揭穿过，曾使一切伪善者大吃一惊。那时来了一个名叫尤尔根斯牧师的美国投机者；他讲过许多次道，每次听讲的人都很多，因为大部分人都以为美洲人皮肤一定是浅黑色的，甚至是黑色的。但当他们发现他不但是个白种人，而且讲道讲得整个教堂的人都眼泪汪汪时，是多么意外；不过这些眼泪是他自己先嚎啕痛哭才勾出来的，因为起先他用尽了一切办法来打动听众，都没有收到效果。信徒们都异口同声地表示惊奇；当时虽然有一些明智的人表示

异议,但这些人却被一股脑儿地斥之为无神论者。不久,尤尔根斯便开始组织秘密集会,收到他的那些有名望的朋友送给他的丰厚礼物,过着优裕惬意的生活。听他讲道的人空前踊跃;他组织的秘密集会常有人满之患,他的每一句话都使善男信女们泪流满面。于是大家都相信,他至少是个半预言者,并将建立一个新的耶路撒冷,然而,这场闹剧一下子就结束了。他在那些秘密集会上所搞的名堂忽然大白于天下;于是尤尔根斯先生被关了起来,他在哈姆为表明他的虔诚向宗教法庭作了几年忏悔。后来他答应悔过自新,才被释放,并被送回美国。后来我们听说,他以前在美国,就表演过这套把戏,因而被赶了出来;那以后,为了不致忘掉自己这套把戏,他在威斯特伐利亚曾进行一次预演;由于那里地方当局的恩典,或者确切些说是由于软弱,对他没有进一步追究就释放了;后来他在埃尔伯费尔德又重演这套把戏,终于使自己的荒唐生活达到了顶峰。当这位高贵君子在集会上的勾当真相大白以后,我们看到,人们就群起而反对他,谁也不想再理睬他;所有的人,从黎巴嫩到死海,即从里特斯豪森山到伍珀河上松博恩的堤坝,都唾弃他。

但是,全部虔诚主义¹¹和神秘主义的真正中心是埃尔伯费尔德的宗教改革协会^①。它一贯以严格拘守加尔文教¹²精神而著称,最近几年来,由于任用了一批过分虔诚的传教士——现在那里有4个这样的人在传教——加尔文教精神就变得肆无忌惮,甚至同天主教精神没有多大区别。在那里,在会上对异教徒进行一整套审问;在那里,每个没有到会的人的品行都要遭到议论;在那里,常常能听到这

① 1839年初,该协会的牧师有:阿·科尔、莱·赫尔曼、海·巴尔和弗·威·克鲁马赫尔。——编者注

样的议论：某某人在看小说（虽然书皮上明明写着“基督教小说”，但克鲁马赫尔牧师曾宣布过小说是宣扬无神论的书籍），某某人似乎是敬神的，但前天有人在音乐会上见到过他；于是他们就为这种没头没脑的罪过吓得胆战心惊。如果一个传教士被戴上理性主义¹³者的帽子（他们称呼每一个哪怕和他们有一点点意见分歧的人为理性主义者），那他就会受到折磨，他们会死盯住他，看他穿的上衣是否真是黑色的，他的裤子是否真是正统的颜色。如果别人看到他穿一件泛一点蓝颜色的上衣或理性主义者的背心的话，那他就活该倒霉！如果有谁不相信先定学说，那他们就会立刻对他实行宣判，说他比路德派信徒好不了多少，而路德派信徒和天主教徒相差无几，天主教徒和偶像崇拜者是生来就该受到诅咒的。但说这种话的人都是些什么人呢？都是不学无术的人，他们连圣经是用哪种文字——中文、犹太文还是希腊文——写的，都未必知道，但他们又不分什么场合，总是拿某个从前曾被认为是正教传教士的话来胡乱判断一切。

改革派在这里占了优势以后，这种精神就存在，但在几年前死去的传教士哥·丹·克鲁马赫尔还未开始想尽一切办法在这个协会发扬这种精神以前，它还不太显眼；过了不久，神秘主义如花盛开，但克鲁马赫尔在果实没有成熟以前就死去了；他的侄子弗里德里希·威廉·克鲁马赫尔博士看到了这个果实，他把这个教义阐释得极为苛刻，以致人们都不知道应该把所有这套东西看做荒诞无稽还是亵渎言词。总之，果实是熟了，但谁也不懂怎么摘它，因此它就必然慢慢腐烂，凄凄凉凉地从树上掉下来。

不来梅的著名寓言家弗·阿·克鲁马赫尔博士的胞弟哥特弗里德·丹尼尔·克鲁马赫尔，大约3年以前，在传了多年的教以后，死于埃尔伯费尔德。20多年以前，一个传教士在巴门的一个教坛上讲

述先定学说的时候,不像克鲁马赫尔那样严格拘守仪式,于是信徒们就在教堂里抽起烟来,大吵大闹,不让他继续讲下去,说这种异教邪说根本不是讲道,因此,地方当局不得不加以干涉。这时,克鲁马赫尔给巴门市政府写了一封就像格雷戈里七世给亨利四世写的那封信¹⁴一样粗暴得可怕的信,要求它不要触犯这些伪善的人,因为据他说,这些人维护的只是自己心爱的福音;他讲的也是这样一种教义。但他得到的只是嘲笑。这一切都表明了他至死效忠的那种精神。另外,他还有许多怪癖,因此流传着成千个关于他的笑话;从这些笑话来看,他不是人间罕见的怪家伙,就是个地地道道的蛮汉。

弗里德里希·威廉·克鲁马赫尔博士,40岁上下,个子高高的,身体很结实,也很魁伟;但从搬到埃尔伯费尔德以后,他就开始发福。他的头发梳得别出心裁,他的信徒也都在模仿他的发式。天晓得,也许有朝一日,克鲁马赫尔的发式还会成为时髦而流行起来,但是这种发式的丑陋程度可能会超过以往所有的式样,甚至会超过那种搽香粉的假发。

在大学生时代,他参加过体操协会的鼓动工作¹⁵,编过自由歌曲,在瓦尔特堡纪念大会¹⁶上打过旗子,发表过演说,而且他的演说据说还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现在在教坛上每当回忆起这些逍遥自在的岁月时常说的一句话是“当我还在赫梯人和迦南人的兵营里的时候”。后来他在巴门被宗教改革协会选为牧师,从那时起,他才真正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他立足未稳,就通过讲述他的严格的先定学说,不仅使路德派和改革派发生了分裂,而且使改革派之间即先定学说的严格派和温和派也发生了分裂。有一次,一个老正宗路德派信徒在朋友那里喝了点酒,在回家的路上要经过一座破旧不堪的小桥。从他当时的情形来看,他可能觉得有些危险,于是就暗自思

付：如果你平平安安地走过桥去，那当然很好，万一不幸掉到伍珀河里去，那时，改革派就会说，事情原应该是这样；但事情不该是这样的。于是他就回转来，找了个不深的地方，涉着齐腰的水走了过去，而且心安理得地以为，这回改革派可没有机会幸灾乐祸了。

后来埃尔伯费尔德有一个空缺，这个空缺就被克鲁马赫尔补上了，于是巴门的纠纷很快地停止了，而埃尔伯费尔德的纠纷却更加激烈了。克鲁马赫尔的就职讲道就使一部分人感到气愤，使另一部分人欢欣若狂；纠纷日益激烈，这特别是因为每个传教士——虽然他们的观点都一致——很快都有了自己的一伙人，这伙人成了他的惟一的听众。后来大家都讨厌这一套了，于是“我同意克鲁马赫尔”、“我同意科尔”等等这套永无休止的喊声就停止了，但这不是由于喜欢和解，而是由于一伙一伙的人越来越明确地分离开了。

不可否认，克鲁马赫尔这个人很有口才，也有诗才；他的讲道从不使人感到枯燥，总是头头是道，既可信，又自然；他很会描绘阴暗情景和运用对比方法。他每一次描述地狱都很新鲜，都很大胆，尽管这个题目他已经讲过多次。另一方面，他又过于频繁地引用圣经上的语句及其描绘的画面，尽管其中大部分都引用得非常巧妙，但总不免有些重复；在这些东西中间穿插着对日常生活的非常枯燥的描述或是关于他的个人命运和微不足道的感受的叙述。不管合适不合适，他把什么都搬到讲台上来。不久以前，他在讲道的时候有两次向他的虔诚的听道者讲述了他游历符腾堡和瑞士的情形，其中曾谈到他同海德堡的保罗斯和蒂宾根的施特劳斯进行的4次胜利辩论，不过，他所谈的同施特劳斯在一封信中所谈的完全不一样。他的朗诵有些地方十分动人，他那有力的、令人信服的手势往往也很得当，但有时总使人觉得过于做作和乏味。朗诵时，他在讲台上来回乱窜，身子四

下摇晃，拳头击着讲台，脚像战马的蹄子一样踩着地板，而且还拼命地嘶叫，震得玻璃直响，吓得路上行人张口结舌。这时，听道者也就开始抽抽噎噎；先是年轻姑娘嘤嘤啜泣，接着是老太婆的肝胆俱裂的嚎啕大哭，最后是神经麻木、酩酊大醉的虔诚派教徒（假如他们还有神志的话，那他的话一定会深入他们的心灵深处）的呻吟，至此这种大哭小叫的情景才告结束。而在此期间，克鲁马赫尔豪壮的声音透过这一片号叫声，在全体听众面前百般咒骂有罪的人，或者描绘一番恐怖的局面。

再看看他所宣讲的教义吧！简直无法理解，一个人怎会相信这些同理性、圣经根本矛盾的东西。然而克鲁马赫尔非常明确地表述了这种教义，并始终一贯地遵循和坚持这种教义，以致人们如果同意这个基本的教义，即认为人没有能力靠自己的力量期望得到幸福，更不用说创造幸福，那就根本没有什么可谴责的。因此必须从外部赐予人这种能力。因为人没有能力期望幸福，所以上帝就应当授予人这种能力。人的这种能力是自由的神的意志随心所欲地赋予的，这也是以圣经为依据的，至少表面看来是这样。整个教义就是建立在这种推论上面；少数被赐予这种能力的人，不管他们愿不愿意，就过着幸福的生活，其余的人则永远受苦：“永远？——对，永远！”（克鲁马赫尔语）圣经上还说：不通过我，谁也不能去见天父；但异教徒不能通过基督去见天父，因为他们不认识基督，因此，他们活在世上都只不过是为了将来去填地狱。基督徒被召见的很多，但选上的很少；许多人被召去只是为了做做样子，因为上帝要避免召见的太多，所以要他们答应，一切为了上帝的荣誉，不作任何申辩。圣经还说：上帝的英明对尘世圣贤来说就是愚蠢；神秘主义者把这句话理解成一道命令，即必须使自己的教理尽量荒唐，这样才能实现这条格言。这一切怎

能同使徒们所主张的理性的礼拜仪式和福音的理性养料的教义相吻合呢,这是一个秘密,这对理性来说是太神妙了。

这些教义把克鲁马赫尔的讲道全搞糟了,只是在他谈到世间的繁华和基督的自我克制之间或者世俗主宰的傲慢和上帝的骄傲之间的对立的那些地方,这些教义才表现得不那么明显。在这方面,还常常可以听到他从前的蛊惑宣传的一些余音,而且他说的如果不是很笼统,政府是不会轻易放过他的。

在埃尔伯费尔德,只有很少人欣赏他的讲道的审美价值;如果他跟他的3个同行——他们几乎每个人都有同样多的听众——比较一下,那他就是一个整数,而他的3个同行不过是抬高他的身份的该数后面的几个零而已。这几个零中间最老的一个叫科尔,他的名字就已说明他讲的是什道^①;第二个名叫赫尔曼,但决不是他们现在要为之竖立一座比历史和塔西佗还要长久的纪念碑的那个人¹⁷的后裔;第三个名叫巴尔,是克鲁马赫尔玩的皮球^②;这3个都是十足的正统派,他们在讲道时都模仿克鲁马赫尔的坏的方面。埃尔伯费尔德的路德派牧师赞德尔和许尔斯曼以前是死对头,前者在维希林豪森时就同自己现在的同行的兄弟许尔斯曼(他当时在达尔,目前在伦内普)发生过一次有名的争吵^③。现在,他们的处境促使他们彼此尊

① “科尔”的原文 Kohl 在这里是双关语,除了用作姓以外,还有“胡说”之意。——编者注

② “巴尔”的原文 Ball 在这里是双关语,除了用作姓以外,还有“皮球”之意。——编者注

③ 见赞德尔《为爱·许尔斯曼牧师的传道士圣经进行神学鉴定》、《为爱·许尔斯曼牧师的传道士圣经进行神学鉴定提出指控所作的说明》和许尔斯曼《传道士圣经,或实践派神学家的诠释手册》。——编者注

重了一些,但虔诚派教徒不断责备许尔斯曼对赞德尔的各种各样的不恭行为,力图重新挑起纠纷。这伙人中间的第三个人叫德林,此人漫不经心得出奇:他说不出3句前后相关的话,却能把原本分为3个部分的讲道变成4部分,因为他可以一字不差地重复其中一个部分而毫不觉察。这是千真万确的事。他的诗歌下面再谈。

巴门的传教士彼此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全都是地道的正统派,或多或少有些虔诚派的色彩。只有维希林豪森的施梯尔还值得稍微谈一谈。据说他小的时候,让·保尔就认识他,而且发现他很有才干。施梯尔曾在哈雷附近的弗兰克莱本做过牧师,在此期间,他发表过多本诗体和散文体的圣书,出版过代替原版的路德派教义问答的修订版,还为迟钝的教师写过一本辅导手册,和一本评论萨克森省出版的教会圣歌集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得到了《福音派教会报》的格外赏识,其中对教会歌曲的一些看法至少要比受到赞美的伍珀河谷流行的看法更合理些,虽然有些说法理由还不够充分^①。施梯尔本人的诗是极其枯燥的;他把席勒的几首宣扬偶像崇拜的诗歌改成正宗教徒都能接受的东西,这也使他有了名气,比如他把《希腊之神》诗集里的一段改成下面这样:

你这来自神话王国的空虚精灵,
曾一度主宰浮华的世界,
手执欺人的造孽引带,
长久地愚弄一代又一代世人!
你这罪人的效劳一度何等荣耀,

^① 指鲁·施梯尔《教会圣歌集的缺点》、《基督教诗歌集》、《当作坚信礼课程基础的路德教义问答》、《圣经的讲授纲要》和《希伯来语新编教科书》等作品。——编者注

可全然不似今朝！
啊，维纳斯·阿玛图西亚，
你那神庙确也曾花环缠绕！¹⁸

的确很有才华，读起来确实很玄妙！施梯尔在维希林豪森接替赞德尔已经有半年了，但是直到现在，他还没有使巴门的作品充实起来。

朗根贝格——埃尔伯费尔德附近的一个小镇——按其全部特点来说，还属于伍珀河谷。那里有同样的工业和同样的虔诚主义精神。弗里德里希·威廉的兄弟埃米尔·克鲁马赫尔就在那里讲道；他不象弗里德里希那样严格信奉先定学说，但在竭力模仿他，最近他在圣诞节的一次讲道中所讲的这一段话就是一个证明：

“我们的肉体虽然还坐在这里，坐在木板凳上，但我们的灵魂已经和千百万信徒的灵魂一起飞上了圣山，在那里谛听着天兵的欢呼，随后便下降到贫困的伯利恒。它们在那里看到了些什么呢？先是看到了一个可怜的牲畜圈，在这非常可怜的牲畜圈里放着一个可怜的马槽，在这可怜的马槽里摆着可怜的几根干草和麦秸，在这可怜的几根干草和麦秸上躺着世界伟大的主，像一个用可怜的包布裹着的乞丐之子一样。”

本来这里还应该谈一谈教会中学的一些情况，但是这份杂志以前曾经提到过的前任牧师的《竖琴之音》^①已经足以证明那里流行着一种什么样的精神了。顺便提一下，这个中学的学监李希特尔博士——大学者、有名的东方学家和博物学家——还出版了一本《家用详解圣经》。

^① 对约·克·温克勒《竖琴之音》的评论，载于1838年12月《德意志电讯》第208号。——编者注

这就是伍珀河谷虔诚派的活动情况；很难想像，在我们这个时代居然还会搞出这样一些名堂来；但总可以相信，就是这个旧蒙昧主义的断崖也抵挡不住时代的巨流：沙石一定会被水流卷走，断崖一定会轰然倒塌。

二

不言而喻，既然虔诚主义在一个地区这样流行，那么这种虔诚主义精神就必然会散布到一切领域，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并断送它们。受这种精神影响的主要是教育事业，首先是国民学校。有一部分国民学校完全掌握在虔诚派手里，这就是教会学校；每个教区都有一个。其他的国民学校虽然也受教会管理委员会的监督，但要自由得多，因为它们受民政管理部门的影响要大一些。所以说，在这里，神秘主义如何阻碍教育事业的发展，是一目了然的，因为当时教会学校还像选帝侯卡尔-泰奥多尔统治时期一样，除了教学生诵读、书写和计算而外，只向学生灌输教义问答。而其他学校总还教学生一些初步的科学知识和一些法文，因此，在这种影响下，许多学生毕业以后就竭力设法继续升学。这种学校发展得很快，在实行普鲁士管理制度以后，就大大超过了教会学校，虽然以前曾经远远落在教会学校的后面。但上教会学校的学生还是很多，因为那里的学费很便宜，另外许多家长总愿意把自己的子女送到那里去，一是由于信奉宗教，二是他们看到世俗精神在孩子们的成长中影响越来越大。

在伍珀河谷有3所公立中等学校，即巴门市立学校，埃尔伯费尔德中学和埃尔伯费尔德文科中学。

巴门市立学校经费十分紧张,因此教员很缺,但是学校当局尽到了一切努力。该校完全操纵在目光短浅的吝啬的管理委员会的手里,该委员会多半也只是从虔诚派里挑选教员。该校校长^①虽不排斥这个教派,但能依照坚定的原则履行公务,他善于巧妙地量材使用每一个教员。其次就是约翰·雅科布·艾维希先生。只要有好的教科书,他能把书教得很好,在历史教学方面,他是讷塞尔特教学体系的狂热信徒。他写过许多教育学方面的著作^②,其中按篇幅来说最大的一部是《博爱者》,由韦瑟尔的巴盖尔书店出版,两卷本,共40个印张,定价为一个帝国塔勒。他的全部著作都充满了崇高的思想、善良的愿望和无法实现的建议。据说,他的教学实践远远落后于他那冠冕堂皇的理论。

菲利浦·希弗林博士,第二个一级教员,他是该校最有才干的教员。在德国,也许再也没有像他这样精通现代法语语法结构的人。他重点研究的不是古罗曼语,而是上世纪的古文,特别是伏尔泰的,并且从对伏尔泰的研究转向对现代作家风格的研究。他的研究成果就是《法语学习指南》一书,共分3册,其中前两册已经出了几版,第三册也即将在复活节以前出版。毫无疑问,同克内伯尔编的教科书^③一样,这是我们现有的最好的一本法语教科书。这套教科书第一册出版以后,马上就受到了普遍的赞扬,而且现在几乎是整个德国以至于匈牙利和俄国波罗的海沿岸各省传播最广的一本教科书。

① 威·韦策尔。——编者注

② 指约·雅·艾维希《论教师职业的高尚乐趣》1832年埃森版、《什么是当前教育的困难》1834年埃尔伯费尔德版、《博爱者,一位初高级公立学校教师的作为》1829年韦瑟尔版。——编者注

③ 亨·克内伯尔《高级和准高级文科中学法语语法》。——编者注

其余的教员都是年轻的师范学校毕业生,其中有些人受过很有系统的教育,另一些人只是学了一些乱七八糟的知识。这些年轻教员当中,弗莱里格拉特的朋友克斯特尔先生是最好的一个;有一本教材收录了他写的一篇诗学概论,^①在这篇文章中,他把说教性的诗歌完全排除在外,而按诗歌的一般分类把它们列入叙事诗和抒情诗;这篇文章证明他是明智的、清醒的。有人请他到杜塞尔多夫任教,管理委员会的先生们知道他反对一切虔诚主义,因此就很乐意地让他去了。另一个教师却和他相反:有一次,一个四年级的学生问他歌德是谁,他回答说:“是一个不信神的人。”

埃尔伯费尔德中学的经费非常充足,因此可以招聘较好的教员,开设比较完整的课程。但这个学校流行着一种非常可怕的背书制度,这种制度半年的时间就会使一个学生变成傻瓜。顺便提一下,学校领导几乎见不着人影;校长有半年的时间不在学校,只有当他过分严厉地处罚人的时候,才表明他在学校。该校还附设一所技工学校,学生有一半的时间要在这里上课。教师当中值得一提的是克鲁泽博士,他在英国待过6个星期,写了一本有关英语发音的小书^②,这本书由于根本不能用而有了名;学生的名声非常坏,因此,第斯多惠对埃尔伯费尔德的青年大有意见^③。

埃尔伯费尔德文科中学的经济状况非常拮据,但它被公认为是普鲁士最好的学校之一。这所学校属宗教改革协会所有,但是它很

① 亨·克斯特尔《略论诗歌的种类》。——编者注

② 卡·克鲁泽《英语发音的基本规则》。——编者注

③ 见第斯多惠《什么是时代对学校教育提出的要求?》,载于1830年《莱茵教育报,兼顾国民教育制度》(埃森)第2卷第1期。——编者注

少受这个协会的神秘主义的影响，因为传教士对它不感兴趣，而管理委员会的委员则根本不懂文科中学的事务，他们给学校带来的吝啬习气倒越来越浓。这些先生们对普鲁士文科教育的优点根本不了解，千方百计为普通中学安排经费和招收学生，而对文科中学则横加责难，说它收的学费从来弥补不了支出。关于由政府接管这所中学的谈判，现在正在进行，政府对这件事很感兴趣；如果谈判不成功，再过几年，这所学校就会因为经费不足而停办。教师的选拔工作现在还是操在管理委员会委员的手中，这些人虽然能够非常准确地把分类账目记入总账，但对希腊文、拉丁文或数学却一窍不通。他们选拔的主要原则是：宁可选一个改革派笨蛋，也不愿选一个能干的路德派信徒，更不愿选一个天主教徒。然而，在普鲁士的语文学方面的人才中间，路德派比改革派要多得多，因此，他们几乎从未真正实行过这条原则。

汉契克博士，教授，代理校长，生于劳西茨区卢考，能用西塞罗的拉丁文写诗和散文，写过许多传教文章、教育问题论文和学习希伯来文的材料^①。如果他不是路德派，而且管理委员会不那么吝啬的话，他早就是硬邦邦的校长了。

艾希霍夫博士，第二个一级教员，他和比他年轻一些的同事贝尔茨博士合写了一本拉丁语语法；但登在《文学总汇报》上的弗·哈泽的书评^②，对这本书的评价并不很高。他擅长希腊文。

克劳森博士，第三个一级教员，他无疑是全校最能干的一个，学

① 指约·卡·勒·汉契克《论真正的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中学教育的性质和宗旨》等著作。——编者注

② 弗·哈泽《拉丁语语法》。——编者注

识渊博,精通历史和文学。他的讲课非常动听;他是惟一善于启发学生们对诗的情感的人,没有他,这种情感在伍珀河谷的庸夫俗子中间必然枯萎而死。据我所知,他只写过一本学术论纲(学位论文),题为《平达——抒情诗人》,这本书使他在普鲁士内外的中学教师中赢得了很高的声誉。这本书当然没有在书市上出售。

这3个学校是1820年才成立的;从前,埃尔伯费尔德和巴门都只有一个教区学校¹⁹和一些私立学校,而这些学校都不能向学生提供扎实的教育。其后果从巴门老一辈的商人身上还可以看到。教育,这根本谈不上;在巴门和埃尔伯费尔德,谁能玩惠斯特牌或打台球,能谈几句国家大事和说几句得体的客套话,谁就算是受过教育的人了。这些人过着可怕的生活,但还觉得满不错;白天他们埋头于他们的账目的进出,而且是那样专心致志,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晚上到了一定的时间,就三五成群,打牌消遣,谈几句国事和抽抽烟,直到钟打过9点以后,才各自回家。日复一日,没有丝毫变化,而且谁要妨碍他们,谁就会倒霉;他肯定会成为最不被这个城市的殷实户所欢迎的人。父亲热心地把这一套教给儿子,儿子也心甘情愿步父亲的后尘。他们的话题非常单调:巴门人喜欢谈马,埃尔伯费尔德人喜欢谈狗,当没有东西可谈的时候,就对漂亮女人评头论足,或者聊聊生意情况,——这就是他们谈话的全部内容。他们难得谈到文学,而他们所了解的文学就是保尔·德·科克、马里亚特、特罗姆利茨、内斯特罗伊等人的作品。在政治上,作为地道的普鲁士人(因为他们处于普鲁士统治下),他们天生就坚决反对一切自由主义,但这一切只有在陛下乐于为他们保存拿破仑法典的情形下才办得到,因为这个法典一废除,他们的爱国主义也就随之东流了。他们谁也不了解青年德意志²⁰在文学上的作用,把它看成海涅、谷兹科和蒙特等先生所主持

的一伙蛊惑者²¹的秘密团体。有些高贵的公子也许读过海涅的作品,比如《旅途景色》——不读里面的诗——或《告密者》^①,但是关于其他作品,他们就只是从牧师或官吏的口中听到一些模糊的概念。他们大部分人都认识弗莱里格拉特,并把他看做好朋友。弗莱里格拉特来到巴门以后,这些乳臭未干的贵族(他这样称呼这些年轻商人)纷纷前来拜访他;但不久他就看透了这帮人的本性,于是就不再同他们来往;可是他们却死缠着他,夸耀他的诗和酒量,并想尽一切办法要同这个发表过一些作品的人一起喝上几盅以建立友谊,因为在这些人的眼里,诗人算不了什么,作家才是了不起的人。克斯特尔离开巴门以后,弗莱里格拉特就慢慢地和这些人断绝了来往,现在只和很少几个人接触。弗莱里格拉特的老板²²虽然有些为难,但对他还是毕恭毕敬;使人感到惊奇的是,他是一个办事精细、非常勤勉的办事员。至于他在诗歌方面的成就,在这里就不必谈了,因为丁盖尔施泰特在《文学年鉴》上和卡利埃尔在《柏林年鉴》上都对他作了非常详细的评论^②。但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没有充分注意到这样一点:弗莱里格拉特虽然远离故乡,但是他对故乡的思念是非常强烈的。他经常发挥德国民间故事如《青蛙公主》(第54页)《白雪公主》²³(第87页)所包含的主题和写成整本诗集的其他故事的主题(《森林中》第157页)就说明了这一点;他仿照乌兰德写的作品(《手锤》第82页,《木匠帮工》第85页;他的两首墓前诗的第一首也很像乌兰德写的),

① 即海涅《论告密者》。《沙龙》第三部分序言)1837年汉堡版。——编者注

② 见丁盖尔施泰特《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传》和卡利埃尔《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诗集》。——编者注

以及《亡命者》，特别是他那无与伦比的杰作《欧根亲王》，也说明了这一点。弗莱里格拉特越是转向相反的方面，上面提到的这些情况就越值得注意。《流亡中的诗人》一组诗，特别是登在《晨报》^①上的残篇，使我们可以洞见他的心灵深处；他已经感觉到，只有扎根于真正的德国诗艺，他才能身在他乡而心在故乡。

在真正伍珀河谷的书刊中，报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首先是马丁·伦克尔博士主编的《埃尔伯费尔德日报》，这份报纸在他的英明领导下，赢得了极大的而且是当之无愧的声誉。他是在《总汇报》和《地方报》合并时接管编辑部的，当时的前景并不很妙；《巴门日报》是它的竞争对手，但由于伦克尔大力建立自己的通讯员网，写社论，才渐渐把《埃尔伯费尔德日报》变成了普鲁士的第一流报纸。的确，在只有很少的人读社论的埃尔伯费尔德，这份报纸的声望并不很大，但是它在别的地方却享有越来越大的声望，《普鲁士国家报》^②(?)的垮台可能也帮了它的忙。文艺附页《新闻小报》没有超出一般水平。经常更换出版者、编辑和检查员的《巴门日报》，现在由常在《晚报》上发表评论的海·皮特曼主编。他倒很想改进这家报纸，但是出版者的那种确实事出有因的节俭作风束缚了他的手脚。文艺小品栏刊出皮特曼的几首诗、几则评论或从大部头作品^③中摘录来的一些片断，但是光这些还不够。该报的附页《伍珀河谷读者园地》几乎整版都是莱瓦尔德主编的《欧罗巴》杂志上的材料。另外，还有同《外地人报》——《农村日报》的继承者，它的伤感诗和笨拙的俏皮话是首屈一

① 即《知识界晨报》。——编者注

② 即《普鲁士国家总汇报》。——编者注

③ 指海·皮特曼的《蓝色童话》(少儿读物)等作品。——编者注

指的——一起出版的埃尔伯费尔德《每日通报》^①，以及老气横秋的《巴门周刊》。《巴门周刊》披着艺术的狮子皮，却随时露出虔诚派的驴耳朵来。

在其他文学形式中间，散文是没有任何价值的一种；去掉神学的，或者确切些说，虔诚派的文章和几本写得非常肤浅的有关巴门和埃尔伯费尔德历史的作品，就没有什么了。但是诗在“欢乐的河谷”得到了很好的培植，相当多的诗人都选定了这个河谷作为自己的驻地。

威廉·朗格维舍，巴门和伊瑟隆的书商，笔名威·叶曼特^②；他的主要作品就是说教性的悲剧《永世流浪的犹太人》，这部作品当然不如莫森改编的同名悲剧好^③。他是伍珀河谷竞争对手中最大的一个出版商，而且争得这种地位也不太困难，因为其中两个出版商——埃尔伯费尔德的哈瑟尔和巴门的施泰因豪森——出版的全是虔诚派的作品。弗莱里格拉特就住在他家。

卡尔·奥古斯特·德林，埃尔伯费尔德的传教士，写过许多散文和诗^④；普拉滕的下面一句话可以用来说明这些作品：“它们水势汹涌，是谁也游不到头的河流。”^⑤

他把自己的作品分成圣歌、赞歌和抒情诗3种。他创作的时候，

① 即《贝格区和马克区每日通报》。——编者注

② “叶曼特”的原文 Jemand 的意思是“某人”。——编者注

③ 指尤·莫森《亚哈随鲁》(史诗)1838年德累斯顿—莱比锡版。——编者注

④ 指卡·奥·德林《口诀歌和讽刺短诗》、《使徒行传、布道和短篇教育诗》、《退职布道、客座布道和就职布道》、《新约祈祷书》和《一切为了读者》。——编者注

⑤ 引自奥·冯·普拉滕《浪漫的奥狄浦斯》(五幕喜剧)1829年斯图加特—蒂宾根版第49页。——编者注

常常写到中间就忘记了开头，并且想入非非，别出心裁。他能从南海诸岛及岛上的传教士一下子就扯到地狱，从悔过的心灵的喘息一下子就扯到北极的冰天雪地。

李特，埃尔伯费尔德女子学校的校长，曾写过儿歌^①；这些诗大部分是用已经过时的手法写的，而且同吕凯特、居尔和海伊的诗^②根本不能相比，但是其中个别的还写得不错。

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维尔芬，这才是伍珀河谷真正伟大的诗人；他是巴门人，一个无可否认的天才。细长的身材，45岁左右，穿着一件只有比他年轻一半的人才会穿的长长的红褐色的上衣；两个肩膀抬着一颗无法形容的脑袋，鼻子上架着一副镀金的眼镜，闪烁着的目光透过镜片放射出来；头上戴着一顶绿色小帽，嘴里衔着一朵花，手里玩着一个刚从上衣上扭下来的扣子，——这就是我们巴门的贺拉斯。他天天在哈尔特贝格晃来晃去，总想碰上个好运气，找到一个新韵脚或新情人。30岁以前，这位不知疲倦的人曾崇拜过雅典娜·帕拉斯，后来又落入阿芙罗狄蒂的掌心，后者接连送给他9个达辛妮娅——这些就是他的缪斯。歌德善于从任何事物中发掘诗的素材，彼特拉克能把自己心爱的人的每一瞥和每一句话变成十四行诗，但是人们谈论的不是他们，因为他们远远赶不上维尔芬。是谁能数清情人脚下的细沙颗粒呢？是伟大的维尔芬。有谁歌颂过明兴（9个缪斯之一的克利俄）那双在满是水坑的草地上弄脏了的长袜呢？

① 指卡·路·泰·李特《青少年诗歌》。——编者注

② 指吕凯特《诗集》、弗·居尔《绘画和诗歌中的儿童家园》、威·海伊《儿童寓言五十则》等。——编者注

只有维尔芬^①。他的讽刺短诗是道地民间粗野语言的杰作。当他第一个妻子死去的时候，他写了一个讣告，使所有的女仆都感动得流泪。还有一首哀诗更妙，叫做《威廉明娜——一个最好的名字！》但是过了6个星期，他又和另一个女人订了婚，现在已经又有第三个妻子了。这个变化莫测的家伙每天都要改变自己的主意。他在诗运亨通的时候，一会儿想去做钮扣，一会儿想去种地，一会儿又想去卖纸；最后，他成了蜡烛派^②，目的只是想随便通过一种什么方法来炫耀自己，他的作品就像海岸上的沙粒一样。

蒙塔努斯·埃列米塔²⁴，索林根的匿名作家，他作为一个邻居和友人也应当列入这些人当中。他是贝格区最富有诗才的历史编纂学家；他的诗不太荒唐，但枯燥无味。

约翰·保尔也应该算做这一类人，他是伊瑟隆附近黑德费尔德的牧师，出过一本诗集。

上帝赐给我们君王和教士；
而诗人歌德只能来自世人。

这两行诗就已表明，整本诗集贯串着一种什么精神。但是保尔也会幽默，他说：“诗人是明灯，哲学家却是真理的婢女。”但他的叙事诗《马恩河畔的阿提拉》的头几行却想入非非：

像巨大的雪崩一样从天而降，
像宝剑和砾石一样坚硬无双，
上帝的笏杖一挥而下，

① 见弗·路·维尔芬《古琴、刀剑或带刺和不带刺的蜜蜂》、《青春》和《在这个混沌忧郁的时代》。——编者注

② 埃尔伯费尔特的一个以极端神秘主义著称的教派。——编者注

透过瓦砾和一片火海指向高卢这一界地方。

他还写过圣诗,确切些说,是把大卫的几段诗拼凑了起来。他的代表作是颂扬许尔斯曼和赞德尔的争吵,而且是用一种非常奇特的方式,即用讽刺诗的形式。作品的基本思想是:理性主义者竟敢

出言不逊,中伤主宰一切的上帝。

无论是福斯,还是施勒格尔,都从来没有用过这样彻底的扬扬格结束六脚韵。保尔对诗的划分法比德林更妙,他把他的诗分成“赞美诗、圣歌和杂诗”。

弗·威·克鲁格,神学硕士,写过《处女诗作或散文遗作》,译过几本荷兰文和法文的传教作品,还写过一本动人的类似施梯林风格的短篇小说,书中引证了新的材料来说明摩西创世记是真实的。这本书有多么滑稽!①

最后,我还要提到一个聪明的青年人;这个青年说,既然弗莱里格拉特能够既做店员,又做诗人,那他一定也能办到。但愿德国文学不久会由于他的几本连目前最优秀的作品也无法与之相比的短篇小说而丰富起来;人们对这些小说能够指摘的惟一缺点就是:情节陈旧,构思不巧妙,文字不精练。如果不是照顾情面,我很想简要介绍一下其中的一篇,但也许不久的将来,会有一个出版商怜悯这位伟大的杜②(我不敢说出全名来,为的是不致伤害他的自尊心,使他感到受污辱而和我打起官司来),出版他的小说。他也不想做弗莱里格拉特

① 指弗·威·克鲁格《年轻的瓦廉的斗争和胜利,或真善美王国的生活景象》。——编者注

② 杜尔霍尔特。——编者注

的好朋友。

这就是著名的伍珀河谷在文学方面的全部情况。或许还应该加上几个用酒刺激灵感和常常通过作诗来检验自己力量的伟大天才。我真想把他们介绍给杜勒博士先生,让他把他们作为典型人物用于新的小说。这块地方全都浸没在虔诚主义和伪善主义的海洋里,但从这个海洋里露出来的不是鲜花遍野的绮丽的岛屿,而只是光秃秃的草木不生的峭壁,或是长长的沙滩,弗莱里格拉特像个被抛到岸上的水手,徘徊在这个浅滩上。

弗·恩格斯大约写于 1839 年
1 月—3 月初

载于 1839 年 3—4 月《德意志
电讯》第 49、50、51、52、57 和 59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 卷翻译

* 致 敌 人²⁵

对真诚的行为和善意的言论，
你们为什么总是阻挠？
为什么不让它们顺利生效，
却总是进行干扰？
当然，每一个词义都可以随意颠倒，
这样做仅仅是举手之劳，
但是，你们可以视善为恶，却不能变善为恶，
这一点你们永远也无法做到！

你们以为把别人的言行说得很糟，
就可以从中把油水捞到，
不！这样做只能使你们声名狼藉，
仗势逞强不可能给你们带来荣耀！
你们要想使自己的地位提高，
就必须实干，必须凭借自己的头脑，
如果对别人盯梢，又横加贬损讥嘲，
你们决不可能得到好报！
说吧，难道你们阴险地设下圈套，

就能使信使^①窘困潦倒？
还是让信使走自己的路吧，
让他把信息向四面八方通报！
如果他传播的是真理，
那么真理永在，必将把阴谋诡计压倒。
有一句老话在信使心头萦绕：
“只要行为端正，定能独自站牢！”

弗·恩格斯写于 1839 年 2 月
10 日—22 日之间

载于 1839 年 2 月 24 日《不来梅
市信使报》第 4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 卷翻译

① 指《不来梅市信使报》。——编者注

书的智慧²⁶

从书海中汲取源源不竭的辞藻，
这种人未必睿智高超。
即使他满腹经纶、博闻强识，
也永远看不清存在的奥妙。
他可以对植物学精研通晓，
却永远听不到小草如何长高。
他可以向你们宣讲一切道德信条，
却无法教会你们怎样生活得美好。

不！人的心中深藏着一株幼苗，
它向人展示生活的妙道。
即使人不断学习，从深夜到拂晓，
也无法学会克制激情的波涛。
人必须谛听心灵的声音，
听不明白就会走向沉沦之境。
心灵之声含有深刻的意蕴，
其中最深刻的词语是人的理性。

弗·恩格斯写于 1839 年 3 月
初一—12 日之间

载于 1839 年 2 月 24 日《不来梅
市信使报》第 8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 卷翻译

致《市信使报》²⁷

《市信使报》，请听我说，不要气恼，
我曾经长时间对你热讽冷嘲，
请注意，亲爱的朋友，因为你总是昏头昏脑，
就难免引起别人的讥讽讪笑。
你已经走过一个季度的历程，
你那碧蓝的晴空日渐被乌云笼罩。
尊敬的朋友，你卖力地进行宣传报道，
这一切你必须重新细细咀嚼。

我总是从你那里找到题材，
所有的东西都由你亲自提供。
我用你的话语编成诗句，
这些诗专门对你进行嘲弄；
只要去掉韵脚，抛开格律，
你从中就会看到自己的尊容。
如果你大发雷霆，怒气冲冲，
你可以随意咒骂我——你的忠诚的

泰奥多尔·希尔德布兰德。

弗·恩格斯写于 1839 年 4 月
20 日—26 日之间

载于 1839 年 4 月 27 日《不来梅
杂谈报》第 34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 卷翻译

* 弗里德里希·威廉·克鲁马赫尔 关于约书亚的讲道²⁸

《约书亚记》第十章第十二节和第十三节中谈到约书亚让太阳停住。克鲁马赫尔不久前在埃尔伯费尔德的一次讲道中就此发表了有趣的论断，说虔诚的基督徒即选民不应该根据这一说法就认为约书亚迎合了老百姓的看法，而是必须相信地球是不动的，太阳围绕地球旋转。为了证实自己的论断，他宣称整本圣经都是这样说的。世人会因此而给他们这些选民扣上傻瓜的帽子，而他们理当放心，自己比傻瓜及许许多多此类称呼强得多。

我们将乐于接受对这一来源确凿的可悲的轶闻提出的反驳。^①

弗·恩格斯写于 1839 年 4 月

30 日后—5 月中

载于 1839 年 5 月《德意志电
讯》第 84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 卷翻译

① 这句话是编辑部加的。——编者注

* 致埃尔伯费尔德的伦克尔博士先生²⁹

埃尔伯费尔德 5 月 6 日。致埃尔伯费尔德的伦克尔博士先生。您在贵报激烈地攻击我和我的《伍珀河谷来信》。您指责我蓄意歪曲事实、不了解情况，指责我进行人身攻击甚至撒谎。您称我为青年德意志²⁰派，这我并不介意，因为我既不同意您对青年文学的种种责难，也没有荣幸属于青年文学。到目前为止我只是把您当作一位作家和政论家来尊敬，并且在第二篇文章^①中表明了这一看法，而对您发表在《莱茵音乐堂》的诗^②则故守缄默，因为我对这些诗实在不敢恭维。可以指责任何一个作者蓄意歪曲事实，但这通常都是作者的叙述不符合读者的偏见时的习惯做法。您为什么不指出哪怕一点歪曲事实的地方呢？说我不了解情况，这是我意料之中的事情，因为我知道，在缺乏更令人信服的论据时，这样的套话已经成了通用的言之无物的空话。我在伍珀河谷度过的时间大概比您多一倍；我在埃尔伯费尔德和巴门住过，并且有十分有利的条件去仔细观察各阶层的生活。

伦克尔先生，我丝毫不像您所指责的那样，有做天才的奢望。但

① 指《伍珀河谷来信》第 2 部分，见本卷第 47 页。——编者注

② 指伦克尔的诗歌《题格拉贝的肖像》，载于 1838 年《莱茵音乐堂》（杜塞尔多夫）第 2 年卷。——编者注

是，一个人置身在这样的环境中却不了解情况，特别是当他努力了解情况的时候，他仍然不了解情况，那么他肯定是个不一般的蠢才。至于人身攻击，传教士、教师和作家一样，都具有社会性，您总不至于要把叙述他们的公开活动叫做人身攻击吧？我在什么地方谈过私人的事情，而且还是那些一提起来便要我说出自己名字的事情？我什么时候嘲笑过私人的事情？至于说我撒谎，那么，尽管我不想进行任何争论，更不想把事情闹大，但是，我都不得不请您——为了既不损害《电讯》^①的声誉，也不损害我这个匿名作者的名誉——从“大量撒谎之处”哪怕指出一处也行。说实话，文章中的确有两个错误：没有逐字逐句引用施梯尔改写的诗；有关埃根先生的旅行并非如此之糟。但务请您把第三个错误指出来！此外，您说我一点儿也没有指出当地光明的一面。的确如此。就局部而言，我承认到处都有好的东西（我只是没有描述施梯尔先生在神学方面的重要作用，对此我感到十分遗憾），但是，在总的方面，我没有找到一件纯粹光明的事物，这种纯粹光明的事物，我同样期待您来描述。再有，我也没有想到要说，红色的伍珀河在巴门附近又变得清澈了。这毕竟是无稽之谈：难道伍珀河往山上流吗？最后，我请您在读完全文以后再作判断，而且今后要逐字引用但丁的话，否则就根本不要引用。他所说的不是“这里是走进无穷的痛苦的入口”，而是“通过我走进无穷的痛苦”（《地狱》第3篇第2行^②）。

《伍珀河谷来信》作者

① 即《德意志电讯》。——编者注

② 指但丁《神曲·地狱》第3篇第2行。——编者注

弗·恩格斯写于 1839 年 4 月
30 日—5 月 4 日之间

载于 1839 年 5 月 9 日《埃尔伯
费尔德日报》第 127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 卷翻译

诗 稿 一 束³⁰

讥讽吝啬者的即兴诗

是什么在束缚精神,是什么在扭曲心灵?
是什么压住了脉搏,遏制炽烈欢畅的激情?
是什么扼住了咽喉,窒息欣喜高呼的声音?
是什么把心潮起伏的胸膛捆得紧紧?
听着,朋友,请听那悲凉的歌吟
正大声回响在这悲凉的环境:
是金钱,是肮脏可鄙的金钱造成这一切,
而鄙俗的世界却正向金钱发出呼唤的强音。
古拉丁语将金钱称做“pecunia”^①,
的确,朋友,这真是合理而又高明,
因为,你们知道,“pecus”^②意为“畜生”,
从那里永远不会产生善良、高尚的品性。

① 拉丁文 pecunia 意为钱、财富、财产。——编者注

② 拉丁文 pecus 意为牲畜,是 pecunia 一词的词根。——编者注

凑巧讲出的实话

我想步步荣升，赫然青云直上，
我想备受尊崇，住进宫阙殿堂，
请问我该如何行动，才能如愿以偿？
这时外面传来渔妇叫卖的声响：
熏青鱼！熏青鱼！^①

我终于升迁幸进，
靠的是低首下心、阿谀逢迎，
我自问最终还有什么属于我，如果死亡降临？
这时外面传来贩沙者叫卖的声音：
沙土！沙土！

弥补缺憾的东西

在希望中，我们大家全都一样，
在希望中，每个人都拥有一个王国。

① “熏青鱼”，德文是 Bückling，这个词也含有鞠躬致敬、俯首帖耳、阿谀逢迎的意思。——编者注

傍 晚

红日西沉。田野笼罩着金色光芒，
晚钟悠扬，把一片和平安详
送往阳光映射的远方。
所有的人都举目仰视穹苍，
所有的目光都饱含热切的期望：
夕照中仿佛闪现出逝去的良辰，
闪现出幸福欢乐的童年景象，
看来大家都在把美好的精神颂扬，
因为正是它使我们树立信念、满怀挚爱，
正是它使风狂雨骤的动荡生活有了希望，
正是它带来傍晚愉悦、恬适、宁静的时光。
啊，谁能敞开心扉，面对上帝点燃的激情之火，
谁就欣喜欢畅，因为这激情使他意气高昂，
他将奋发向上，摆脱一切烦恼忧伤。

轶 闻

(附注：实有其事)

一个中学生翻译这样一句话：

il fait de fromage à l' aide de sa femme,

译文是：他用妻子的乳汁制作奶酪。

席勒和柏林人

评《福斯报》在斯图加特席勒纪念碑揭幕之际发表的一些动人诗歌^①。

在民风诚朴的士瓦本州，
席勒，你受到了赞颂；
后辈的人们由此获悉，
士瓦本州对你这个儿子是多么器重。^②
岁月可以销蚀斯图加特城里塑像的青铜，
却不会湮没你所享有的殊荣。
士瓦本州树立的是爱的丰碑，
这种爱不会泯灭，它长存于人们心中。

柏林人也想把你颂扬，
当然只是在纸上做做文章。
谁能阻挡诗人舞文弄墨？
只是这里的印刷太不像样。

① 指《席勒纪念碑揭幕。1839年5月8日》，载于1839年5月8日《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王国特权报》第106号。——编者注

② 席勒于1759年出生于德国士瓦本州的马尔巴赫。——编者注

因此请你听一听来自柏林的歌声，
请你对歌唱者投下宽容的目光。
那歌声就像幼儿牙牙学语一样，
你得耐心倾听对你的礼赞颂扬。

但愿你同以利亚一样，
他曾对以利沙许下诺言：
只要以利沙沿着他的道路向前，
他将使以利沙加倍地聪颖干练。^①
柏林的诗人平庸肤浅，
他们的才气只抵得上你的八分之一。
因此请你体谅他们的美好心愿，
使他们的请求得以实现。

弗·恩格斯大约写于1839年
5月下半月—7月30日之间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
部分第3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3卷翻译

① 参看圣经《旧约全书·列王纪(下)》第2章第9节。——编者注

寄自埃尔伯费尔德³¹

从某个时候起人们就发出怨言,痛苦地抱怨怀疑论无以慰藉人心的效力;不时忧郁地注视着业已崩溃的古老信仰的大厦,忐忑不安地期望着遮住未来天国的乌云赶快消散。我也怀着同样忧郁的心情放下手中的《亡友之歌》^①。这是一个已故的、真正的伍珀河谷基督徒的歌。诗中缅怀幸福的时光,那时人们还可以天真地信仰一种学说,而现在人们对于这种学说的矛盾已经了如指掌;那时,人们满怀神圣的热情,反对虔诚的自由思想,而现在,人们对这种热情或者感到可笑,或者感到脸红。——诗集的印刷地点本身就证明不能用通常的标准去评论这些诗,说诗中找不到闪光的思想,找不到热情奔放的自由精神;似乎除了虔诚主义¹¹的作品以外,指望还有别的什么都是过分的。——昔日的伍珀河谷文学已经为衡量这些诗规定了惟一正确的标准;对于伍珀河谷文学,我已经发泄够了自己的不满^②,但愿这次能以不同的态度去评价它的某部作品。不可否认,这本诗集表现了一定的进步。这些诗尽管看来是出自一个文化水平不高的普通教徒之手,但在思想上至少同传教士德林和保尔的诗不相上下,在同加尔文教¹²教义相关的地方,有时甚至可以感到一丝浪漫主义的

① 《亡友之歌》是1839年在埃尔伯费尔德匿名出版的作品。——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52—54页。——编者注

气息。至于形式，无可争辩，这些诗是迄今为止伍珀河谷产生的最佳作品；诗中不乏颇具匠心的新颖或罕见的韵脚；作者甚至达到了二行诗和自由体颂歌的高度。不过，这种体裁对他来说未免太高级了。克鲁马赫尔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到处都在运用他的惯用语和比喻。但是，当诗人吟道：

朝圣者：基督羊群中可怜的羔羊啊，
 在你身上看不到基督的华丽装饰，
 可是你，羔羊啊，是那样温顺！

羔羊：我在这里受苦的时光不长，
 就要升入极乐的天堂；
 别作声，朝圣者，做一只驯服的羔羊，
 躬身走进那狭窄的门，
 别作声，虔心祈祷，做一只驯服的羔羊！^①

这不是在模仿克鲁马赫尔，而就是他本人！然而这些诗中有个别地方由于感情真挚而的确令人感动，——只是，哦，决不要忘记，这种感情多半是病态的！但就是在这里也显露出，当宗教真正成为心灵的事业时，即使在其最悲惨的极端情况下，它也处处起着使人刚强和令人宽慰的作用。

亲爱的读者，请原谅我用一本可能你认为索然无味的书打扰了你。你不是在伍珀河谷出生，你也许从未攀登过那里的山峦并俯瞰过你脚下的那两座城市^②。但是，你毕竟也有故乡，也许在对故乡的全部缺点倾泄了自己的愤怒之余，也会像我一样转而热爱她那些很

① 引自《朝圣者与羔羊》，载于《亡友之歌》1839年埃尔伯费尔德版第18页。——编者注

② 巴门和埃尔伯费尔德。——编者注

一般的特色。

S. 奥斯瓦尔德

弗·恩格斯大约写于1839年
7月—10月中

载于1839年11月《德意志电
讯》第178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3卷翻译

德国民间故事书³²

一本书能被称为民间故事书，称为德国民间故事书，这难道不是对它的高度赞扬吗？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就有权对这类书寄予更大的希望；也正因为如此，这类书就应当满足一切合理的要求并且在各个方面都称得上是尽善尽美的。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农民在一天繁重的劳动之余，傍晚疲惫地回到家里时消遣解闷，恢复精神，得到欢娱，使他忘却劳累，把他那块贫瘠的田地变成芳香馥郁的玫瑰园；它的使命是把工匠的作坊和饱受折磨的徒工的简陋阁楼变幻成诗的世界和金碧辉煌的宫殿，把他那身体粗壮的情人变成体态优美的公主；但是民间故事书还有一个使命，这就是同圣经一样使他们有明确的道德感，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和自己的自由，激发他们的勇气并唤起他们对祖国的热爱。

因此，一般说来，如果我们正当地要求民间故事书内容应富有诗意、饶有谐趣和道德的纯洁，要求德国民间故事书具有健康的、正直的德意志精神，即具有一切时代所共有的特点，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求民间故事书适应自己的时代，否则就不要称其为民间故事书。如果我们着重考察一下目前的状况，考察一下争取自由的，并使自由具有各种表现形式的斗争，即正在发展的立宪主义，对贵族压迫的反抗，人们同虔诚主义¹¹的思想斗争，乐观精神同阴郁的禁欲主义残余的斗争，那么，我就看不出我们为什么不该要求民间故

事书也面向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人,向他们说明这样做的实情和合理性,当然,即使不采取直接推论的方式,也决不能纵容阿谀奉承,不能鼓励对贵族卑躬屈膝,姑息虔诚主义。但是,不言而喻,民间故事书决不能叙述那些在今天看来毫无意义或者甚至是错误的旧时代的习俗。

我们可以而且必须根据上述原则来评价那些目前确实被视为德国的民间故事书并通常被统称为德国民间故事书的书籍。这类书一部分是中世纪日耳曼语族的或罗曼语族的诗歌的产物,一部分是民间迷信的产物。它们起初遭到上等阶层蔑视、嘲笑,后来,众所周知,由浪漫主义作家发掘出来,进行改写甚至加以颂扬。但是,浪漫主义作家看到的仅仅是诗的内容,不能理解它们作为民间故事书所具有的意义,这一点哥雷斯在论述这个问题的著作^①中已经指明。哥雷斯最近甚至明说,他的评价全都是虚构的。虽然如此,对这些书的习惯看法仍然以他那本书^②作为依据,连马尔巴赫也在他的出版预告中援引了这种观点。鉴于这些民间故事书最近有3种改写本,即马尔巴赫的散文体、西姆罗克的散文体和诗歌体,而其中两种还是供大众阅读的,这就需要重新认真审查一下这些改写本内容的大众化价值。³³

当评价整个中世纪诗歌时,只要还存在重大的分歧,就必须让每个读者自己去评判这些书的诗的价值;当然,谁也不会否认它们确实具有真的诗意。所以,即使这些书不能被公认为民间故事书,它们的诗的内容总会完整无损地保存下来,何况照席勒的话说:

① 指约·哥雷斯《德国民间故事书》1807年海德堡版。——编者注

② 可能指约·哥雷斯《阿塔纳西乌斯》。——编者注

诗歌里永远不朽的东西，
在生活中注定要灭亡^①

也许有些诗人会找个理由，用改写的方法为诗歌保存那种在民间不能持久的东西。

在源于日耳曼语族的故事和源于罗曼语族的故事之间，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别：日耳曼语族的故事是真正的民间传说，内容上突出的是男人；罗曼语族的故事突出的是女人——不是逆来顺受的女人（如盖诺费法），便是正在恋爱但对情欲抱消极态度的女人。只有《海蒙的儿子们》和《福尔土纳特》这两个罗曼语族的故事是例外，它们也属于民间传说，而《屋大维》和《梅卢齐娜》等等是宫廷诗歌作品，后来被改写成散文，才流传到民间。喜剧作品中，也只有《萨洛蒙和莫罗尔夫》不是直接源于日耳曼语族，而《欧伦施皮格尔》和《席尔达人》等等无疑都是我们的作品。

如果把这类书全部考察一下并根据本文开头提出的原则进行评价，那就很清楚，它们只在一个方面符合这些要求：书中诗意盎然，妙趣横生，而且它们的形式，即使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大体上也能完全接受；在其他方面，所有这些书却根本不能令人满意。有些书甚至同我们的要求正相反，另一些书只是部分地符合我们的要求。既然它们是中世纪的作品，自然就完全不具备我们的时代可能要求它们应有的特殊意义。所以不管这个文学种类表面上如何丰富多彩，也不管蒂克和哥雷斯讲得如何头头是道，它们也还有许多有待改进的

^① 引自席勒的诗《希腊之神》。——编者注

地方。至于说是否会在将来某个时候弥补这个缺陷,那是另一个问题,我不敢作答。

现在分别谈谈几部作品,可以说,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刀枪不入的齐格弗里特的故事》。——我喜欢这本书。这是一个无可挑剔的故事;书中充满了优美的诗意,时而是天真无邪,时而是绝妙的幽默;书中妙语连篇——那段描写两个胆小鬼相斗的精彩情节不是脍炙人口吗?书中刻画了一个无所顾忌、具有青春朝气的形象,他是任何一个漫游四方的手工业帮工效法的榜样,尽管今天的人已经用不着同龙和巨人搏斗了。只要改正印刷错误(我手头的这个版本即科隆版^①印刷错误特别多),校正标点符号,那么,在这个真正的民间风格的范本面前,施瓦布³⁴和马尔巴赫的改写本也就黯然失色了。人民对这本书也是表示感激的:在民间故事书中,我没有见过哪本书像这本书这样流行。

《狮子亨利公爵》。——这本书的老版本可惜我没有找到,在艾恩贝克印刷的新版本^②看来已经完全代替了老版本。书的开头部分是不伦瑞克家族截至1735年为止的族谱,接着是根据历史编写的亨利公爵传,然后是民间传说。书中还收进了一篇同狮子亨利这一民间传说相似的描述布尔昂的哥特弗里德的故事,一篇关于奴隶安德罗尼库斯的故事,据说是出自巴勒斯坦修道院院长盖拉齐米之手,其结尾部分变动很大;还有一首是新浪漫派的诗,作者我不记得了,诗中再次讲述了关于狮子的传说。由于聪明的编者不惜大量增加附录,

① 指《刀枪不入的齐格弗里特的美妙故事》。——编者注

② 指《不伦瑞克公爵的家族史》,载于《伟大英雄不伦瑞克公爵狮子亨利的生平业绩》。——编者注

作为民间故事书基础的传说本身也就不突出了。传说本身十分优美,其余的东西则索然无味,——不伦瑞克家族的历史同士瓦本人有什么关系呢?在风格朴素的民间故事书后面附上冗长的现代叙事诗有什么意思?反而破坏了民间故事书的风格。有一位天才的改写者(我记得似乎是上一个世纪末的一位传教士或教员)写道:

“这样,旅程的目的地已经达到,眼前就是圣地,人们就踏上这块同宗教史上最重要的回忆有联系的土地!热切盼望着这块土地的虔诚纯朴的心灵,在这里变为热烈的祈祷,在这里得到充分的满足,成为主最大的喜悦。”

应当恢复传说的古老语言,应当增添其他真正的民间传说来充实一本书,然后把它送到民间去,这样,传说才能保持它的诗意,而照它现在这种样子是不值得在民间流传的。

《恩斯特大公》。——本书的作者并不是一个出色的诗人,因为他的全部诗歌素材都取自东方的童话。不过这本书写得很好,引人入胜;但也仅此而已。由于毕竟不会再有人相信书中那些幻想形象的真实性的,所以这本书才能原封不动地在民间流传。

现在我要谈谈由德国人民创作并逐步完善的两部传说,各民族的民间诗歌中最深刻的两部传说。我指的是浮士德的传说^①和永世流浪的犹太人的传说。它们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每个时代都可以采用它们而不改变其实质;歌德以后的浮士德传说,也如荷马以后的《伊利亚特》一样,虽然几经改写,总是揭示出某些新的东西,至于亚哈随鲁的传说对于现代诗歌的重要意义,那就不必说了。可是,这两部传说在民间故事书里变成了什么样子呵!它们根本未被当作自

① 指《全世界公认的黑色艺术家和巫师浮士德与魔鬼的同盟,冒险的终身流浪和可怕的结局》。——编者注

由幻想的作品来理解,不是的,而是被理解成了奴隶式迷信的产物。《永世流浪的犹太人》一书甚至要人们对它的内容抱宗教信仰,它试图用圣经和一些荒诞无稽的神话来证明这些内容;在这本书里,传说只剩下一层最表面的外壳,而里面却包含着关于犹太人亚哈随鲁的冗长枯燥的基督教训诫。浮士德的传说已沦为巫术故事,并被掺进了鄙俗的妖术轶闻;甚至连民间喜剧里保存下来的那么一点诗意,也几乎绝迹了。这两本书不仅不能使人得到诗的感受,它们现在这种形式只会使旧的迷信死灰复燃、变本加厉;除此之外,对这类鬼玩意儿还能有什么指望呢?看来,民间对这个传说和它的内容也已完全淡忘了。浮士德成了一个很普通的巫师,亚哈随鲁被看成是继加略人犹大之后最大的恶棍。难道就不能为德国人民挽救这两部传说,恢复它们原有的纯洁性,鲜明地表达它们的实质,从而使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人也不至于无法理解传说所包含的深刻意义吗?马尔巴赫和西姆罗克还没有对这些传说进行改写,希望在这方面他们能够接受明智的批评!

我们还有另一类民间故事书,即妙趣横生的《欧伦施皮格尔》、《萨洛蒙和莫罗尔夫》、《卡伦贝格的神父》、《七个士瓦本人》、《席尔达人》等。只有少数几个民族有这类书。书中那种谐谑,那种景自天然的构思和叙述手法,那种往往带有辛辣的嘲笑但又恰如其分的善意的幽默,那种引人入胜的喜剧场面,——所有这些确实使我们的大部分文学作品相形见绌。当代哪一位作者能有如此丰富的想像力,写出像《席尔达人》这样的书呢?你把蒙特的幽默同《七个士瓦本人》的幽默比较一下,就会看出前者是多么平淡无奇!当然,创作这样的东西,需要比我们的时代更平静的时代,而我们的时代就像一个忙碌的商人,总说有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顾不上考虑别的事。至于这几类

书的文体,如果删去一些不得体的俏皮话,并且端正了有损原意的文风,那么,书中要改动的地方就不多了。关于《欧伦施皮格尔》,应当指出,盖上普鲁士书报检查机关大印的那些版本并不完善,一开头就缺乏俚俗的谐谑,而马尔巴赫的一幅出色的木版画倒把这一点表现出来。

同这些作品形成强烈对照的是关于盖诺费法、格丽泽尔迪丝和希尔兰达的故事,这是3本源于罗曼语族的书,主人公都是妇女,而且又都是苦难的妇女。书中描述了中世纪人们对待宗教的态度,而且颇有诗意;只是《盖诺费法》和《希尔兰达》写得过于雷同。不过,天哪,这同今天的德国人民有什么关系呢?当然,满可以把格丽泽尔迪丝这个形象想像成德国人民,把封疆伯爵瓦尔特这个形象想像成诸侯,但是,如果这样,喜剧的结局就会与民间故事书的结局迥然不同;相关的双方都不会认可这样的对照,而且有时都会说出充足的理由。如果《格丽泽尔迪丝》还算民间故事书,那么,在我看来,它仿佛是一份递交给高贵的德意志联邦议会的关于妇女解放的请愿书。而4年前,这类像小说似的请愿书的遭遇³⁵,我们也不是不知道,所以马尔巴赫后来未被列入青年德意志²⁰,我感到很奇怪。人民扮演格丽泽尔迪丝和盖诺费法这种角色的时间已经够长了,但愿他们现在扮演齐格弗里特和雷纳尔多,哪怕一次也好。但是,难道对这些宣扬逆来顺受的古老传说表示赞许,是引导他们做到这一点的正当途径吗?

《屋大维皇帝》一书的前半部也属于这一类,后半部就内容而言属于真正的爱情故事。海伦娜的故事不过是《屋大维》的仿制品,也可能两者是同一传说的不同写法。《屋大维》的后半部是优秀的民间故事书,只有它能与《齐格弗里特》媲美。蒂克对弗洛伦斯以及对他

的养父克莱门斯的刻画,还有对克劳狄乌斯的刻画,都很出色^①,他做得驾轻就熟。可是,贯串全书的难道不正是主张贵族的血液比平民的血液更高贵的思想吗?而这样的思想我们在百姓身上也是屡见不鲜的!如果不把这种思想从《屋大维》里去掉,——我认为这一点是不可能的,——如果考虑到,在应当建立立宪制度的地方首先就必须铲除这种思想,那么,不管这本书怎样富有诗意,我认为,迦太基必须被消灭。³⁶

同上述三个饱含辛酸泪的故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另外3本歌颂爱情的书。这就是《玛格洛娜》、《梅卢齐娜》和《特里斯坦》。我最喜欢《玛格洛娜》这本民间故事书。《梅卢齐娜》尽是荒诞无稽的怪物和想入非非的夸张,所以,从中可以看到类似唐·吉珂德一样的行径,而且我必须再问一次:这对德国人民有什么用?下面我们来看看关于特里斯坦和伊佐尔达的故事,——我不想涉及这个故事的文学价值,因为我喜欢斯特拉斯堡的哥特弗里德那个出色的改写本^②,虽然在叙述上还存在某些不足,——不过这本书比哪一本书都更不宜于介绍给大众。诚然,这里又碰到一个当代的问题——妇女解放问题。在今天,当一个才思敏捷的诗人改写《特里斯坦》时,只要他没有陷入那种矫揉造作和枯燥无味而带倾向性的诗中,这个问题在他的作品里就不可能撇开不谈。但是在根本不提这个问题的民间故事书里,整个叙述就是为通奸进行辩解,把这样的民间故事书介绍给大众是

① 指路·蒂克根据同名民间故事的情节改编的喜剧《屋大维皇帝》,载于《蒂克文集》1828年柏林版第1卷。——编者注

② 哥特弗里德(斯特拉斯堡)于13世纪改写的诗歌体民间故事《特里斯坦和伊佐尔达》。——编者注

很成问题的。而且,这类书几乎已完全失传了,现在我们很难见到这类书。

《海蒙的儿子们》、《福尔土纳特》也是两本真正的民间故事书,其主人公又是男人。在《福尔土纳特》里,吸引我们的是福尔土纳特的儿子经历种种奇遇时所表现的十分欢畅的幽默;在《海蒙的儿子们》里,感人的是无所顾忌的倔强性格,是以血气方刚的劲头反抗查理大帝的专制暴政,甚至不怕当着帝王的面亲手为所受的屈辱复仇的那种不受约束的反抗精神。在民间故事书里,占主导地位的应该是这种朝气蓬勃的精神,只要有这种精神,许多缺点都可以不去计较。但在《格丽泽尔迪丝》及类似的作品里,哪里有这种精神呢?

最后谈谈那些极有意思的东西,即别出心裁的《百年历书》、绝顶聪明的《占梦书》、屡试不爽的《幸福轮》以及诸如此类可憎的迷信的荒唐产物。不论是谁,只要浏览过哥雷斯的书,都知道他采用了多么可怜的诡辩来为这类货色辩护。而所有这些声名狼藉的书都承蒙普鲁士书报检查机关盖了章。这些东西既不像白尔尼的书信^①那样具有革命内容,又不像人们批评《瓦莉》时所说的那样,有伤风化。³⁷我们可以看出,指责普鲁士书报检查机关好像格外严厉,那是不对的。这类货色是否应当在民间传播,我大可不必为此多费笔墨。

其余的民间故事书就不必谈了:关于庞图斯和菲埃拉布拉斯等等故事^②早已失传,因此也就称不上是民间故事书了。但是我认为,如果是从大众的利益而不是从诗歌的角度来评价这种文学,我的上述几点意见就已经表明这种文学是多么不能令人满意。这种文学需

① 路·白尔尼《巴黎来信》,载于《白尔尼文集》。——编者注

② 可能指《从此开始一个美妙的故事》和《菲埃拉布拉斯》。——编者注

要的是经过精选以后的改写本,同时,非必要时不改动古老的词语,并且装帧要好,这样才能介绍给大众。对于经不起批评的书强行剔除,这样做既有困难也不明智;只有确实宣扬迷信的书,书报检查机关才可以不予批准。其余的都会自行消失。《格丽泽尔迪丝》现在已经很少见到,《特里斯坦》差不多已完全绝迹。有些地区,例如在伍珀河谷,民间故事书一本也找不到;另一些地区,例如在科隆、不来梅等地,几乎每个小店主都在橱窗里陈列着供进城的农民选购的民间故事书。

但是为德国人民着想,难道不值得从这类书中选出最优秀的,经过精心修改再出版吗?当然,不是任何人都能完成这种改写工作的。据我所知,只有两个人在选择时具备足够的从事批判的敏锐洞察力和鉴别力并且在改写时善于运用古老的风格,这就是格林兄弟³⁸,但他们是否有兴趣有时间从事这项工作呢?马尔巴赫的改写本对大众完全不适合。既然他一写就从《格丽泽尔迪丝》开始,对他还能指望什么呢?他不但毫无批判能力,而且一个劲地把那些根本不必删减的地方删掉;另外,他还把文风改得非常呆板,毫无生气——只要把《刀枪不入的齐格弗里特》这本民间故事书或任何一本别的书同他的改写本加以比较,就足以证明以上的看法。在他的改写本里,只是一些互不关联的句子、一些颠来倒去的单词,马尔巴赫先生所以这样做,无非由于他缺乏其他独创精神而又力图在这里装出一点有独创性的样子。否则又是什么促使他去改动民间故事书中最优美的地方并且加上不必要的标点符号呢?在不了解民间故事书的人看来,马尔巴赫改写的故事挺不错,但是只要把两种版本加以比较,就会看到,马尔巴赫的全部功劳就是改正了原版的印刷错误。他的木版画,好坏相差悬殊。西姆罗克的改写本,还远没有达到可以对它进行评

价的地步,但是,我对西姆罗克的信任远远超过对他的竞争者的信任。他的木版画一般都比马尔巴赫的好。

这些古老的民间故事书虽然语言陈旧、印刷有错误、木版画粗劣,对我来说却有一种不平常的诗一般的魅力;它们把我从我们这种矫揉造作的现代“状况、迷乱和微妙的相互关系”中带到了一个更接近自然的世界里。但这个问题在这里就不谈了。蒂克的主要论据正在于这种诗一般的魅力,可是,如果这种论据同理性相矛盾,而且问题涉及德国大众时,那么,蒂克、哥雷斯以及其他一切浪漫派作家的威信又算得了什么呢?

弗·恩格斯写于 1839 年 10 月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39 年 11 月《德意志电讯》第 186、188、189、190 和 191 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第 3 卷翻译

署名:弗里德里希·奥斯瓦尔德

卡尔·倍克³⁹

我是粗犷、豪放的苏丹，
我的诗歌是披甲戴盔的大军；
忧伤在我的前额添上许多神秘的皱纹，
宛如缠了一条头巾。^①

倍克先生就是以这样浮华的词句，怀着要求得到认可的愿望，跻身德国诗人行列的；他的目光流露出自命不凡的高傲神情，嘴角浮现出当前流行的悲伤厌世的表情。他就是这样把手伸向桂冠的。从那时起，两年过去了；这顶桂冠是否仍然宽容地遮盖着他前额上“神秘的皱纹”？

他的第一部诗集充满了大无畏精神。《披甲戴盔的歌》、《新圣经》、《年轻的巴勒斯坦》⁴⁰——一个 20 岁的诗人刚出校门就崭露头角！这是一团火，长久没有烧旺的火，这团火浓烟滚滚，因为它烧的是青枝嫩叶。

青年文学如此迅猛而光华四射地发展起来，以致它的对手都懂得，傲慢地加以否认或谴责必定会得不偿失。现在是认真研究并抨击其真正弱点的时候了。这样一来，自然也就承认青年文学的半边

① 引自卡·倍克诗集《夜。披甲戴盔的歌》中的《苏丹》一诗。——编者注

天下了。不久,人们就发现,它有相当多的弱点,——不管是真正的弱点还是表面上的弱点,这对我们无关紧要;但是有人声嘶力竭地宣称:以前的青年德意志²⁰要消灭抒情诗。的确,海涅同士瓦本派作过斗争⁴¹;文巴尔克辛辣地批评过平庸的抒情诗和诗中千篇一律的陈词滥调^①;蒙特反对过各种抒情诗,认为它们都不合时宜,并且预言散文这个文学救世主必将来临^②。这都太过分了。我们德国人向来以自己的诗歌自豪;如果说法国人曾经夸耀他们自己争得的宪章并且嘲笑我们的书报检查制度,那么我们也曾经自豪地历数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哲学,从《路易之歌》⁴²到尼古劳斯·莱瑙的许多诗歌。难道这个抒情诗宝库竟要毁在我们手上?你看,拥有弗兰茨·丁盖尔施泰特,恩斯特·冯·德尔·海德,泰奥多尔·克赖策纳赫和卡尔·倍克的“青年文学”的抒情诗出现了!

在弗莱里格拉特的《诗集》问世前不久,倍克的《夜》发表了。大家知道,这两部诗集引起了多么大的轰动。两个青年抒情诗人出现了,在当时,青年人中没有谁能和他们平起平坐。奎纳在《雅士报》上以自己在《性格》^③一书中所运用的、已经为人熟悉的写作手法把倍克和弗莱里格拉特作了对比。^④我想引用文巴尔克在谈到古·普菲策尔时说的话^⑤来谈谈这个评论。

① 见卢·文巴尔克《美学运动》1834年汉堡版。——编者注

② 见泰·蒙特《德国散文艺术》1837年柏林版。——编者注

③ 古·奎纳《女人和男人的性格》1838年莱比锡版。——编者注

④ 见古·奎纳《德国抒情诗。卡尔·倍克,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载于1838年11月13、15日《雅士报》(莱比锡)第223、224号。——编者注

⑤ 见卢·文巴尔克《剧作家路德维希·乌兰德》,载于文巴尔克《当代剧作家》1839年阿尔托纳版第1册。——编者注

《夜》是一部混乱的诗集。一切都纷纭杂乱地交织在一起。描写常常是用笔大胆有如奇峰异石；虽然萌发出未来生活的幼芽，却是淹没在辞藻的海洋里；随处可见一朵花儿含苞欲放，一个岛屿开始出现，一片结晶层开始形成。但是，一切仍然是乱七八糟，杂乱无章。下面的诗句用于白尔尼并不合适，用于倍克本人倒是恰如其分：

狂乱和闪光的形象

在我怒火燃烧的头脑中奔驰！^①

倍克在他的第一篇论白尔尼的习作中向我们展示的形象，是惊人地扭曲了的和失真的；这里奎纳的影响显而易见。且不说白尔尼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空话，就连倍克强加于他的那种绝望的悲伤厌世也是他所不了解的。难道这是开朗的白尔尼，一个具有坚强不屈性格的人？——他的爱使人感到温暖，却不把人灼伤，至少是没有把他本人灼伤。不，这不是白尔尼，这只是用海涅式的炫耀卖弄和蒙特式的华丽辞藻拼凑而成的一个现代诗人的模糊理想。愿上帝保佑，这种理想千万不要实现！白尔尼头脑中从来没有“狂乱和闪光的形象奔驰”，他也从来没有怒冲冲地诅咒上天；他的心中从来没有午夜，而永远是早晨；他的天空不是血红色的，而永远是蔚蓝色的。幸而白尔尼还不致绝望到写出《第十八夜》这样的作品。如果倍克不是喋喋不休地谈论他在描写白尔尼时如何呕心沥血，我会以为他没有读过《吞食法国人的人》。即使倍克从《吞食法国人的人》中取出最悲伤的一页，同他的装腔作势的“暴风雨之夜的”绝望相比，这一页仍然像明

① 引自卡·倍克诗集《夜。披甲戴盔的歌》中的《第二十二夜》一诗。——编者注

朗的白天。难道白尔尼本身缺乏诗意,还要为他添上这种时髦的悲伤厌世吗?我说它时髦,因为我决不相信这类东西是真正的现代诗歌应有的特征。要知道白尔尼的伟大就在于,他不屑使用蹩脚的华丽辞藻和当今文学流派惯用的词汇。

在人们对倍克的《夜》还未能作出定论之前,倍克已经发表了许多新诗;《浪游诗人》⁴³使我们看到了他的另一面。暴风雨停息了,混乱状态开始有了秩序。像第一首歌和第二首歌中那样出色的描写,是出人预料的;而席勒和歌德在落入我们的学究美学的魔爪之后,还能够为像第三首歌中那样富有诗意的对比提供素材;倍克的诗意的反响会像现在这样,安然地、几乎俗不可耐地回荡在瓦尔特堡的上空,也是令人无法相信的。

倍克由于写了《浪游诗人》而正式登上文坛。倍克宣布《静静的歌》即将问世,据报刊报道,他正在创作悲剧《失去了的灵魂》^①。

一年过去了,除了零星几首诗外,倍克毫无动静。《静静的歌》没有出版,《失去了的灵魂》也没有一点确切的消息。最后,《雅士报》发表了他写的《短篇集》。这样一位作者的散文习作,无论如何是可以指望得到注意的。但是,我怀疑,任何一位爱慕倍克诗才的人也未必会对这部习作感到满意。从某些描写上还可以认出昔日的倍克;如果倍克精心磨炼,是可以形成相当好的风格的,不过对这种短篇故事所能说的好话也就仅此而已。无论就深刻的思想,还是就诗意的发挥来看,作品都没有超出普通消遣文学的水平;想像力平庸,甚至不佳,叙述一般。

① 见《卡尔·倍克的第一个戏剧尝试》,载于1839年2月《德意志电讯》第20号。——编者注

在一次音乐会上，一位朋友告诉我，倍克的《静静的歌》^①已经出版。这时恰好在演奏贝多芬的一首交响曲的柔板。我想，倍克的诗也会是这样的吧；但是我想错了，诗中像贝多芬那样的格调很少，而贝利尼那样的哀调倒很多。当我拿到这本小册子时，大吃了一惊。第一首歌就平庸透顶，手法低下，只是由于用了一些矫揉造作的词句才貌似别具一格！^②

这些诗歌只能使人想起《夜》中的那些不着边际的梦幻。“夜”里做了许多梦，这是情有可原的；对于《浪游诗人》，人们也可以谅解，但是倍克先生到现在怎么也醒不过来。从第3页起他就做梦，第4、8、9、15、16、23、31、33、34、35、40等页都是在做梦。以后还是一连串的梦想。这种情况即使不可悲，也是可笑的。想搞点创新，乃至增加一些新的韵律的愿望最终成了泡影。为此不得不拿海涅式的余韵和无限孩提般的天真来给我们以补偿，而这种天真贯串于几乎所有的诗歌，令人非常讨厌。在第一部：《爱情之歌。她的日记》中这种毛病特别突出。倍克想成为熊熊的火焰和高尚而强大的神灵，我没有想到从这种火焰和神灵那里得到的竟是一碗淡而无味、令人讨厌的稀粥。只有两三首歌还差强人意。《他的日记》略微好些，这里有时还能看到一首真正的诗歌，这也算是人们阅读这许多胡言乱语以后得到的补偿。在《他的日记》中最无聊的是《泪》。以前倍克在泪的诗歌方面写了些什么，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他在诗中让“痛苦像一艘野蛮的、

① 卡·倍克《静静的歌》包括《爱情之歌。她的日记》、《爱情之歌。他的日记》、《茨冈王》、《匈牙利哨所》。——编者注

② 指卡·倍克《静静的歌》中的一首《他们说，这是爱情！》——编者注

血腥的海盗船在静静的泪海上游弋”^①，让“烦恼像一尾沉默、冷淡的鱼”在泪海中拍打着浪花；现在他流下了更多的泪：

泪水啊，你似泉涌，
 你不会白白流淌！
 我一生的幸福
 都充盈在你的胸中(!)
 你胸中充盈着那么多、那么多
 我的琴音和我的爱情。
 你不会白白流淌，
 泪水啊，你似泉涌！^②

这是多么荒谬！在整个诗集里，《梦境》中倒还有一些较好的诗歌，其中有几首至少是真摯的，特别是《安睡吧！》，根据这首诗在《雅士报》第一次发表的日期来判断，它应该是这些诗中写得较早的一首。最后一首也比较好，只是词句有些空泛，而且结尾又是“泪，世界精神的坚强盾牌”^③。

诗集的最后几篇是叙事诗习作。《茨冈王》开头部分的写法很像弗莱里格拉特的风格，这篇习作同莱瑙笔下的茨冈人生活的生动画面^④相比就显得逊色了，那些冗长的句子本来想使我们感到他的诗新颖有力，结果却更加令人讨厌。相反，《蔷薇》倒写得挺动人。《匈牙利哨所》和《茨冈王》属于同一类。《茨冈王》这个诗集的最后一篇

① 引自卡·倍克诗集《夜·披甲戴盔的歌》中的《苏丹》一诗。——编者注

② 引自卡·倍克诗集《静静的歌》中的《泪》一诗。——编者注

③ 引自卡·倍克诗集《静静的歌》中的《世界精神》一诗。——编者注

④ 可能指尼·莱瑙《三个茨冈人》，载于莱瑙《新诗集》1838年斯图加特版。——编者注

叙事诗是一个例子，它说明一首诗可以词句流畅、音韵铿锵，而且辞藻华丽，却不能留下特别的印象。昔日的倍克只要用三两笔就可以比较生动地勾画出亚诺什克这个阴险的强盗形象。而现在的倍克最后偏要在倒数第二页上让亚诺什克做起梦来，于是诗集到此结束，但是诗本身并没有完，说是要在第二本诗集中继续下去。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诗作也要像杂志上的文章一样，用“待续”这样的字眼来结尾吗？

据说，在几个剧院的导演认为《失去了的灵魂》不宜作为戏剧上演之后，作者就把它销毁了。现在他好像正在写另一部悲剧《扫罗》；至少《雅士报》已登载了该剧的第一幕，《戏剧汇闻》杂志对这一悲剧作了详细的介绍^①。这两家报刊发表了有关这一幕的评论。⁴⁴遗憾的是，我只能同意报刊上的说法。倍克的杂乱无章、捉摸不定的幻想使他不善于形象地塑造人物性格，他让剧中所有的登场人物都用同样的台词。倍克对白尔尼的看法就暴露出他多么不善于理解人物的性格，更不用说去创造性格了，因此，他想到写悲剧这个最不幸的主意。倍克只得不由自主地以刚出版的一个本子为蓝本^②，强迫大卫和米拉用《她的日记》中的哭腔讲话，只好用年市上的滑稽戏的笨拙手法来描述扫罗内心的情绪变化。我们听了摩押的话，才理解在另一部作品中所描绘的押尼珥^③这个典型人物的作用；这个摩押，是一个粗暴的、血腥的摩洛赫崇拜者，说他像人，不如说像野兽，难道他就

① 指约·彼·利泽《剧作家卡尔·倍克》，载于1839年11月25日《戏剧汇闻》（莱比锡）第143号。——编者注

② 卡·谷兹科的五幕悲剧《扫罗王》1839年汉堡版。——编者注

③ 《扫罗王》中扫罗王的军队将领。——编者注

是扫罗这个“恶神”吗？自然的人还不等同于野兽，因而反对祭司的扫罗对于拿人作祭品不能感到满意。此外，对白也十分呆板，语言毫无生气，只有几个场面还勉强过得去，但是这也不能为这一幕悲剧增添光彩，只能使我们想起倍克先生那些看来无法实现的希望。

弗·恩格斯大约写于 1839 年
11 月初—11 月底

载于 1839 年 12 月《德意志电
讯》第 202 和 203 号

署名：弗里德里希·奥斯瓦尔
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 卷翻译

普 拉 滕⁴⁵

在复辟王朝时期⁴⁶的诗坛产儿——他们的力量没有由于1830年的雷鸣电闪^①而陷于瘫痪，他们的声誉只是在当代文学时期才确立起来——中间，有3个人因有明显的相似之处而著称，他们是：伊默曼、沙米索和普拉滕。这3个人都有鲜明的个性、杰出的品格以及至少同他们的诗才相称的理智力量。在沙米索的作品中，占主导地位的有关是幻想和感情，有时是自私自利的理智，特别是他的三韵句诗，表面上十分冷漠和富于理智，但是在字里行间却可以听到一颗高尚的心在跳动^②；在伊默曼的作品中，这两种特性互相斗争并且形成一种他本人也承认的二元论，他的坚强的个性虽然能够使两个极端有所接近，但是不能使它们相互统一^③；最后，在普拉滕的作品中，诗的力量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性，轻易地屈服于强有力的理智的支配。假如普拉滕的幻想不能依靠他的理智和他的卓越的性格，他就不会这样闻名。因此，他主张诗歌应合乎理智，主张形式；因此，他想用一

① 指在法国1830年七月革命的影响下，德国各地相继爆发的起义。——编者注

② 指阿·冯·沙米索《十四行诗和三韵句诗》，载于《沙米索著作集》1836年莱比锡版第4卷第1—177页。——编者注

③ 见卡·伊默曼《致卡·谷兹科》，载于1838年10月《德意志电讯》第169号。——编者注

部巨著来结束自己生涯的愿望也就未能实现。当然,他清楚地知道,要使自己的声誉永存就需要这样一部巨著,但是他也感到,要做到这一点,他的力量目前还不够,所以寄希望于将来,寄希望于自己的文稿。然而时间流逝,他没有能够从文稿中解脱出来,终于去世了。

普拉滕的幻想胆怯地跟随着他那理智的大胆步伐;当需要天才的作品时,当需要幻想做出理性所做不到的大胆跳跃时,幻想就不得不畏缩不前了。由此产生了普拉滕的谬误:认为自己理智的产物就是诗。他的诗的创作力足以写出阿那克里翁风格的加泽拉^①,这种力量有时也在他的喜剧中像流星似地闪现;但是我们只觉得,能作为普拉滕的特征的东西,大部分是理智的产物,而作为理智的产物会永远得到承认。他的矫揉造作的加泽拉,他那讲究修辞的《颂歌》会令人感到厌倦,他的喜剧中的辩论大部分会使人感到不合情理,但是,对他的风趣的对话、高雅的独白,必须给予应有的评价,至于他的片面性,则无疑来自于他非凡的性格。普拉滕在公众舆论中享有的文学声誉将发生变化,他将更加远离歌德,更加接近白尔尼。

他的思想也日益接近白尔尼;除了喜剧中的很多隐喻外,他的文集^②中的一些诗也证实了这一点,我只想提一提其中一首献给查理十世的颂诗^③。他在波兰自由斗争的鼓舞下所写的一些诗歌^④没有被收入这个文集,虽然它们对于说明普拉滕的性格是十分重要的。

① 一种抒情诗体。——编者注

② 指奥·普拉滕的《普拉滕文集》1839年斯图加特—蒂宾根版。——编者注

③ 指奥·普拉滕《查理十世颂》。——编者注

④ 指奥·普拉滕《波兰颂歌》等。——编者注

现在,这些诗歌作为文集的补遗^①在另一家出版社出版了。我认为,它们可以证实我对普拉滕的看法。他的思想和性格在这些诗歌里比在他的其他作品中更多和更突出地代替了诗意。因此,普拉滕不善于写简朴的诗歌,喜欢写冗长拖沓的、每一节都包含一个完整思想的诗,或者写一些矫揉造作的颂诗韵律,这些颂诗庄严而稳重的调子看来要求讲究修辞的内容。在普拉滕那里,思想是同诗的艺术一起出现的,这一点极有力地证明了他的诗的符合理智的根源。凡是向普拉滕提出其他要求的人,对这些波兰之歌是不会感到满意的,然而,凡是抱着这些期望拿到这本书的人,在感到书中缺少诗的芳香的同时,却会由于在崇高性格的土壤上成长起来的那许多有巨大影响的高尚思想,以及在序文中恰如其分地表达的“伟大的热情”,而得到充分的补偿。遗憾的是,这些诗没有在前几个月当德国民族意识奋起反抗帝俄欧洲的五头政治⁴⁷的时候发表,否则这些诗就是对五头政治的最好的回答。或许五头政治拥护者^②在这些诗里为自己的著作也能找到一些格言。

弗里德里希·奥斯瓦尔德

弗·恩格斯写于 1839 年 12 月

—1840 年 2 月初之间

载于 1840 年 2 月《德意志电
讯》第 31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 卷翻译

① 指奥·普拉滕《遗诗》1839 年斯特拉斯堡版。——编者注

② 暗指卡·爱·戈尔德曼匿名出版的著作《欧洲的五头政治》1839 年莱比锡版。——编者注

时代的倒退征兆⁴⁸

普天下没有什么新东西！^①这是一条走运的伪真理。这类真理有过辉煌的历程，经众口相传胜利地游遍全球，历经数百年，仍然不时为人津津乐道，仿佛刚刚问世。真正的真理却很少这样走运；它们必须奋斗，必须忍耐，它们受到残酷折磨，被活活埋葬，而且每一个人都随心所欲地将它们捏来揉去。普天下没有什么新东西！不，新东西多的是，然而，它们如果不属于那种圆通的伪真理就要受到压制；而伪真理总是备有“这就是说，云云”之类一本正经的附带说明，并且像突然闪现的北极光一样，很快又让位于黑夜。但是，一旦新的真正的真理像曙光一样在地平线上升起，黑夜之子就会清楚地知道他们的王国正受到灭亡的威胁，就会拿起武器。要知道，北极光总是在晴空中闪耀，而曙光通常是在乌云满天时出现的，曙光应当驱散天空的黑暗，或者用自己的火焰把黑暗照亮。现在就让我们来考察笼罩着我们时代曙光的那些乌云。

或者，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谈谈这个题目吧！大家知道，有人试图把历史的进程比作一条线。在一部针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睿智卓绝的著作中，我们读到：

^① 参看圣经《旧约全书·传道书》第1章第9节。——编者注

“历史的形式不是上升和下降，不是同心圆或螺线，而是一种时而合拢（这个词在这里也许比“吻合”要恰当些）、时而分开的史诗式的平行线。”^①

但是，我宁愿把历史比作信手画成的螺线，它的螺纹绝不是很精确的。历史从一个看不见的点徐徐开始自己的行程，围绕着这个点缓慢盘旋移动；但是，它的圈子越转越大，旋转越来越迅速、越来越灵活，最后，简直像明亮的彗星一样，从一个星球飞向另一个星球，时而擦过，时而穿插过它的旧轨道。而且，每转一圈就更加接近于无限。谁能预见到终点呢？就在历史仿佛转回到它的旧轨道的那些地方，自以为是的鼠目寸光的人站出来扬扬得意地喊道，他就曾经有过这样的思想！于是，我们又听到：普天下没有什么新东西！我们那些难以理解的裹足不前的英雄好汉们，我们那些开倒车的达官显贵们欢天喜地，企图把整整300年当作闯入禁区的涉险旅行、当作发热病时的梦呓从世界编年史中一笔勾销，——他们看不到，历史只是沿着最短的路程奔向新的灿烂的思想星座，这一星座不久就会以其耀眼的光辉使他们呆滞的眼睛昏花迷乱。

我们现在就处在历史的这样一个点上。自查理大帝以来登台亮相的各种思想，500年间不断相互排斥的各种风尚，都企图把自己的消亡了的权利再次强加于现代。中世纪的封建主义和路易十四的专制制度、罗马的教阶制度和上一世纪的虔诚主义¹¹，相互争夺消灭自由思想的荣誉！请允许我对此不再赘述了；因为，谁想在自己的盾牌上装饰这样一条格言，马上就有成千上万把寒光闪闪的、全都比我的更加锋利的剑向他刺去；而且我们知道，所有这些旧思想由于相互冲

^① 引自卡·谷兹科《论历史哲学》1836年汉堡版第53页。——编者注

突必将化为灰烬,并将被向前推进的时代的强劲有力的步伐踏得粉碎。但是,与教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这些强大的反动现象相适应的是文学艺术中一些不明显的倾向,是向过去几世纪的不知不觉的倒退,它们虽未威胁到时代本身,却威胁到了时代风尚;而且它们之间非同寻常的相生相映现象也是闻所未闻的!

根本不需要到远处去,就可以碰到这类现象。你只要拜访一下陈设时髦的沙龙,就会看到,你周围那些陈设的式样是谁的精神产物。极端专制时代的各种洛可可式^①的丑陋形象重新被抬出来,为的是把那些使“朕即国家”^②这样的制度感到舒适自在的式样强加于我们的时代精神。我们的沙龙用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椅子、桌子、橱柜和沙发装饰起来了,要使文艺复兴时期全面恢复,就只差给海涅戴上假发、给蓓蒂娜^③穿上钟式裙了。

布置这样一间房间,当然是为了在那里读一读冯·施特恩堡先生的对曼特农夫人时代抱有极大偏爱的小说。人们谅解施特恩堡这位奇才的任性并试图为它找出某些更深刻的理由,这自然是徒劳无益的。但是,我敢断言,正是施特恩堡小说的这种特点,也许目前能推动小说的传播,但非常不利于它们今后持续流传。何况,诗歌作品的美,绝对不会由于它总是求助于贫乏枯燥、毫无诗意的时代而显得更加出色,而且这一时代反复无常、浮动不定、拥有充当习俗的傀儡;相形之下,我们的时代及其产物显得还自然一些。要知道,我们太习惯于用讽刺的眼光看待这个时代,以致长期以来我们不能容忍不同

① 18世纪在西欧盛行的建筑和装饰式样,多为蚌壳形。——编者注

② 据传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话。——编者注

③ 蓓·冯·阿尔宁。——编者注

的看法,事实上,使人感到十分厌烦的是在施特恩堡的每一部小说中总有那样一种任性。这种倾向,至少在我看来,无非就是任性。所以在这一点上,它没有更深刻的理由。不过,我认为,在“优裕社会”的生活中找到了它的联结点。冯·施特恩堡先生无疑就是为这样的社会而造就出来的,因此他学会了怡然自得地周旋其中;在这个社会的各种圈子里,他也许找到了自己真正的故乡。同今天相比,那个时代的各种社会形态虽然更呆板和更乏味,却明确和完善得多,如果说他看上了那个时代,那是不足为奇的。时代风尚在自己的故乡巴黎的表现要比在冯·施特恩堡先生那里勇敢得多,因为它在巴黎一本正经地表示要从浪漫派手中把他们刚刚赢得的胜利重新夺过来。维克多·雨果出现了,亚历山大·大仲马出现了,同他们一起出现的还有他们的一帮模仿者;伊菲姬妮娅们和阿塔莉们的矫揉造作让位于卢克丽霞·波尔查的矫揉造作,激昂焦躁代替了僵硬刻板;法国经典作家对古代作家的剽窃被揭穿了,——这时,拉舍尔小姐出场了,于是,雨果和大仲马,卢克丽霞·波尔查,以及那些剽窃来的作品统统被人遗忘了;费德拉和熙德漫步舞台,步伐匀称,说话用的是过分修饰的亚历山大里亚诗体,阿基里斯摆出伟大的路易的神态,在舞台上昂首阔步,而鲁伊·布拉斯和贝勒岛小姐壮起胆子刚刚走出后台,马上就到德国翻译工厂和德国民族舞台上寻找出路。对正统主义者来说,当他们观看拉辛的戏剧时能忘掉革命、忘掉拿破仑和伟大的一周⁴⁹,必定感到欣慰之至。旧秩序的光辉复苏了,世界挂上了织花壁毯,独裁者路易^①身穿锦缎背心、头戴卷曲假发,漫步在凡尔赛的修剪整齐

① 路易十四。——编者注

的林荫道上,宠姬^①的那把万能扇子统治着幸福的宫廷和不幸的法兰西。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过去时代的再现并没有越出法兰西本身的界限,而上一世纪法国文学的特点却仿佛要再现于当前的德国文学中。我指的是哲学上的玩物作风,它在百科全书派⁵⁰身上表现出来,同样也在现代许多作家身上表现出来。前者那里玩味的是唯物主义,后者这里正开始玩味黑格尔。蒙特是第一个——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把黑格尔范畴引进文学的人^②。奎纳一如既往,追随其后,写了《疯人院里的隔离》,虽然《性格》^③第二卷证明他已经部分地屏弃了黑格尔,但是他在第一卷的很多地方试图把黑格尔的作品翻译成现代语。遗憾的是,这些译文全都是离开原文便无法理解的东西。

这种类比是否定不了的;上面提到的那个作家根据上一世纪哲学上的玩物作风的遭遇得出一个结论,认为死亡的萌芽随同体系一起被带进了文学,这个结论是否能在本世纪的体系中得到证实呢?一个比先前的一切体系都更加彻底的体系会不会执拗而纵横交错地根植于诗才所耕耘的田野呢?或者这些现象只不过是这样一种爱:哲学用它来迎合文学,而且它的成果在霍托、勒特舍尔、施特劳斯、罗生克兰茨等人的著作和《哈雷年鉴》中得到出色的表现?如果是那样,当然就得改变观点,我们也就可以期待科学和生活、哲学和现代倾向、白尔尼和黑格尔的相互渗透,——所谓青年德意志²⁰的一部分人早已为我们所期待的相互渗透做了前期工作。除此之外,剩下的

① 弗·多·曼特农侯爵夫人。——编者注

② 见泰·蒙特《二重唱》(小说)1831年柏林版。——编者注

③ 即古·奎纳《女人和男人的性格》1838年莱比锡版。——编者注

就只有一条路了,这条路与前两条相比,确实有些可笑,也就是说,这条道路假定黑格尔对美文学的影响毫无意义。不过,我认为,只有少数人能下决心选择这条道路。

但是,我们必须追溯得更远,追溯到百科全书派和曼特农夫人之前的时代。杜勒、弗莱里格拉特和倍克自认为在当代文学中可以充当17世纪第二西里西亚派⁵¹的代表人物。《锁链和王冠》^①、《反基督者》、《洛约拉》、《皇帝和教皇》——杜勒的这些作品在表现手法上怎能使人不想起已故的克利普豪森的齐格勒的《亚细亚的巴尼萨》或者洛恩施坦的《阿尔米纽斯王和图斯涅尔达王妃殿下》这两本书中的巨大激情?而倍克在玩弄辞藻方面甚至超过这些优秀人物;他的诗篇中有些地方简直就是17世纪的产物,只是涂上了现代的悲伤厌世的色彩罢了;弗莱里格拉特有时也不善于把玩弄辞藻同诗歌语言区别开来,他恢复了亚历山大里亚诗体^②,卖弄外来词,这样就完全倒退到霍夫曼斯瓦尔道的时代。但愿他会把这些连同他那异国题材一起丢掉:

风沙飞扬,棕榈枯凋,
诗人投身祖国的怀抱,
纵有异祥,仍然旧时风骚!^③

如果弗莱里格拉特不这样做,那么,真的,他的诗在百年之后将被当作植物标本或撒沙匣^④之类的东西,而且,如同拉丁语诗律一样,还

① 即爱·杜勒《王冠和锁链》1835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编者注

② 暗指斐·弗莱里格拉特的诗集《亚历山大里亚诗体》。——编者注

③ 引自弗莱里格拉特的诗集《多特蒙德的秘密法庭》。——编者注

④ 吸墨纸未发明以前,用来吸干纸上墨迹的一种文具。——编者注

会用来在学校讲授自然史。某个劳帕赫可能指望自己的抑扬格的编年史只享有这种实际的不朽声誉,但愿弗莱里格拉特会给我们写出完全无愧于19世纪的诗作。不过,在浪漫派时期以来的复古文学中,我们已经从12世纪上升到17世纪,这不是挺好的吗?这样一来,哥特舍德大概也不会让我们久等的。

说实在的,当我打算把这许多个别现象归纳到一起的时候,感到十分困难;必须承认,我失去了把它们同滚滚向前的时代洪流联系起来的线索。也许,它们还没有成熟到可以进行准确概述的地步,在规模和数量上还在继续增加。不管怎样,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反动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文学艺术中都有表现;内阁报纸的抱怨的弦外之音似乎仍然是“朕即国家”;在有些最新的德国诗歌中充斥着愚昧和无知,这是同另一部分现代蒙昧主义者的大喊大叫相呼应的。

弗·恩格斯大约写于1839年
12月底—1840年1月底

载于1840年2月《德意志电
讯》第26、27和28号

署名:弗里德里希·奥斯瓦
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3卷翻译

现代文学生活⁵²

—

剧作家卡尔·谷兹科

可以预期,谷兹科在《文学年鉴》发表那篇著名的文章⁵³以后,他的对手,除了已经被草草清算过的奎纳以外,都会迫不及待地燃起高尚的复仇欲望。但是,如果期待我们的文学家们也有同样的欲望,那就是对他们的利己主义太不了解了。最值得注意的是,《电讯》在其文学行情表中把每个作家的自我评价当作标准牌价。因此可以预料,从这方面来看,谷兹科那些最新作品不会特别受欢迎。

但是,在我们的批评家中,有些人夸耀自己对谷兹科持公正态度;另一些人则承认他们肯定偏爱谷兹科的文学活动,对他的《理查·萨维奇》⁵⁴,即对他在12天内怀着狂热的冲动匆匆写成的《萨维奇》推崇备至;而对作家倾注了如此多的爱、给予了如此精心培育的《扫罗》^①,却只是敷衍几句表示部分认可。当《萨维奇》在各剧院上演,获得成功,所有的杂志都纷纷发表评论时,不了解这个剧本的人本来也应该从已经出版的《扫罗》中探讨一下谷兹科的戏剧才能。可是很

① 即卡·谷兹科的5幕悲剧《扫罗王》1839年汉堡版。——编者注

少有报纸就这部悲剧刊登一篇哪怕是肤浅的评论！如果人们把这种疏忽的态度同倍克的《浪游诗人》^①所引起的辩论作一番比较，真不知会对我们的文学事业产生什么看法。倍克的诗同谷兹科的《扫罗》相比，距离经典作品确实更加遥远！

但是，在评论这个剧本以前，我们应当先研究一下《草稿集》中的两篇戏剧习作^②。未完成的悲剧《马里诺·法利埃里》的第一幕表明，谷兹科多么善于对每一幕进行加工，使它臻于完善，多么精于运用对白的技巧，使对白洗练、优美、妙趣横生。但是这一幕情节比较简单，它的内容用三言两语就可以说完，因此，演出时连善于鉴赏表演艺术美的人也感到乏味。要想在这里作什么修改，当然是困难的，因为剧情是这样安排的：不能把第二幕中的任何东西搬到第一幕而又不损害第二幕。然而，一个真正的剧作家的本事也正表现在这里，如果谷兹科确实是这样的剧作家，而我是确信这一点的，那么他会在已经答应写并且可望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完成的整个悲剧中圆满地解决这个问题。

《维滕贝格的哈姆雷特》为我们提供了总的轮廓。谷兹科在这里只提供轮廓的做法很好，否则最成功的那部分，即莪菲莉霞出场的那场戏，如果再要作更详细的描绘，那就会令人感到不舒服。但是，我不理解，谷兹科怎么能为了让哈姆雷特心中产生怀疑，——这是德国人的本质特征——，而把他和浮士德放在一起。完全没有必要从外部把这种倾向带进哈姆雷特的心中，因为他的心中早已有之，

① 卡·倍克诗集《浪游诗人》1838年莱比锡版。——编者注

② 指卡·谷兹科的悲剧《马里诺·法利埃里》和《维滕贝格的哈姆雷特》，载于《草稿集》1839年卡塞尔—莱比锡版。——编者注

而且是他生来就有的。否则，莎士比亚一定会对此专门作出说明。谷兹科在这里引用了白尔尼的话，然而正是白尔尼在分析哈姆雷特的同时，指出了他的性格的统一性。^①那么，谷兹科是怎样使这些本质特征渗进哈姆雷特的精神世界的呢？也许是通过浮士德对年轻的丹麦人的诅咒吧？这种 *deus ex machina*^②的手法也许会把任何具有戏剧性冲突的诗作都变得不像样子。或者是通过哈姆雷特偷听到的浮士德与靡菲斯特斐勒司的谈话吧？第一，在这种场合下，诅咒就会失去意义；第二，贯穿谈话与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的性格之间的线索，常常细微到难以觉察的地步；第三，难道哈姆雷特在这以后会立即无所谓地谈论其他的事情吗？莪菲莉霞出场的情况就不同了。这里，谷兹科要么是对莎士比亚有透彻的理解，要么是对他作了补充。这也是一种机智果断；在评论界对此争论不休达 200 年以后，现在总算解决了，解决得那样新颖，富有诗意，而且大概是惟一可能的解决办法。这场戏写得也很出色。有人看过《瓦莉》的一场戏^③以后还不相信谷兹科善于运用想像力，还不相信他并不是一个冷静的重理智的人，现在该懂得这一点了。莪菲莉霞的轻盈身姿所散发的那种柔和、诗一般的气息，比人们要求于单纯的轮廓所表现的更多。——靡菲斯特斐勒司说出来的那些诗句纯属败笔。要仿效歌德

① 见路·白尔尼《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载于《白尔尼文集》1829 年汉堡版第 2 册《戏剧丛谈》第 1 部分。——编者注

② 直译是：“从机器里出来的神”（在古代的戏院里，扮演神的演员由特殊的机械装置送上舞台）；转义是：突然出现的人物或不按故事进程突然出现的情节。——编者注

③ 指卡·谷兹科的长篇小说《瓦莉，多疑的女人》（1835 年曼海姆版）中有关瓦莉与凯撒之间的一个场面。——编者注

《浮士德》的语言，仿效他那些貌似打油诗所发出的和谐的音调，就必须成为第二个歌德；这种轻松的诗句一假他人之手就会变得呆板、沉闷。这里，我不打算同谷兹科争论有关恶的原则的观念。

现在来谈谈我们要谈的主要作品《扫罗王》。有人指责谷兹科，说他在《萨维奇》出版以前，就多次在《电讯》上连篇累牍地大吹大擂，尽管这一片鼓噪仅仅是两三篇短评引起的。而对于其他人雇一班吹鼓手来颂扬自己的作品，则没有人在意。可是，因为是谷兹科对这一个人当面说出了粗俗的真话，也许对另一个人有点不公平，这样他就被认为罪大恶极。对《扫罗王》，这些指责完全是无的放矢。剧本未出预告就问世了，既未刊登过一篇报纸短评，也没有在《电讯》上发表剧本的片断。剧本本身也是同样朴实的：既没有像火山岛从乏味对话的汪洋大海中出现时那样产生雷鸣电闪般的舞台效果，也没有吟诵辞藻华丽的独白，以其令人兴奋或感动的雄辩术来掩饰剧本的那些破绽；剧中的一切都是平稳地、有机地发展的，一种清醒的诗意的力量把剧情稳步地导向结局。难道我们的评论界会在什么时候把这样的作品读完，然后写一篇文章，靠文章的雄辩术开出的睿智花朵立即把哺育这些花朵的贫瘠沙土暴露出来？我认为《扫罗王》的巨大功绩恰恰在于，它的美不是在表面上，而是需要去挖掘；有人甚至仅读过一次，就会鄙视地把它扔到一旁。姑且让一个有教养的人忘掉索福克勒斯的声望，并让他在《安提戈涅》和《扫罗》之间作出选择。我相信，他仅阅读一次，就会认为两部作品同样拙劣。当然，我不想以此说明可以把《扫罗》同这位最伟大的希腊人的最伟大的作品相提并论。我只想表明，轻率肤浅会作出多么错误的判断。可笑的是，作者的某些誓不两立的敌人突然认为他们取得了巨大的辉煌胜利，欣喜若狂地指出，《扫罗》是谷兹科平庸无能、不懂艺术的纪念碑；他们完

全不知道怎样理解撒母耳，却说他经常讲这句话：“我不知道他是活着还是死了。”可笑的是，妙就妙在他们不知不觉地把自己的极端的肤浅展示了出来。但是，谷兹科可以放心，他以前的先知先觉们的遭遇也是这样的，而他的扫罗最终也将被列为先知先觉。在文巴尔克^①没有打开他们的眼界时，他们对路德维希·乌兰德的剧作也是鄙视的。正是乌兰德的戏剧在简朴的形式上与《扫罗》有许多相似之处。

为什么这种肤浅如此轻易地就把《扫罗》打发了，其中另一个原因就是历史传说的独特理解。对于那些像《撒母耳记》上篇那样名闻遐迩的、众说纷纭的历史作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观点，并且希望当它被改写成诗歌作品时，自己的观点能在作品中得到重视，哪怕是部分地受到注意也好。有人赞成扫罗，有人赞成大卫，还有人赞成撒母耳。每一个人，无论他怎样郑重其事地保证，打算尊重作家的观点，如果他个人的观点被忽视了，总是感到受了委屈。但是谷兹科的做法十分正确，他不走老路，不落俗套。我真想看到有人能在一部悲剧中塑造一个纯历史的扫罗的形象。迄今为止那些想把扫罗的故事放回到纯历史的基础上去的种种尝试，都不能使我满意。对于旧约的历史批判还没有脱离业已过时的理性主义的范围。如果有某一个施特劳斯想严格而准确地地区分哪些是神话，哪些是历史，以及哪些是被传教士歪曲了的，他恐怕得有许多工作要做。其次，难道成千次失败的尝试还没有证明，对戏剧来说东方本身是多么贫瘠的土壤吗？在历史上，当年迈的人让位以后，在哪朝哪代，年轻的人是以胜利者

① 卢·文巴尔克《剧作家路德维希·乌兰德》，载于《当代剧作家》1839年阿尔托纳版第1册。——编者注

的姿态出现的呢？别是大卫吧？他像过去一样仍然受着传教士的影响，而且充其量也只是圣经中用非历史观点来表现的诗意化了的英雄。因此，谷兹科在这方面不仅利用了每个诗人应有的权利，而且消除了妨碍诗歌描写的障碍。那么，纯粹历史的扫罗穿上了带有时代特征和民族性特征的服装会是什么样子呢？请设想一下，他怎样用希伯来语的排比句表达意思，他的一切思想怎样同耶和華联系在一起，他的所有形象怎样同希伯来人的宗教礼拜联系在一起；请设想一个用赞美诗的语言说话的历史的大卫，——要设想一个历史的撒母耳更谈不上，——然后自问一下，能否容忍这样的人物在剧中出现？在这里，应当抛弃时代和民族性这些范畴，对于在圣经故事和迄今为止的考证中提供的角色的轮廓，应当作一些极为必要的修改。在这里，角色轮廓中有一些从历史上说仅仅是想像或者最多也不过是模糊的观念，需要逐步有个清楚的概念。因此，诗人完全有权允许自己的人物具有例如教会的概念。——在这方面，当人们看到谷兹科如何解决自己的课题时，给予他的只能是最热烈的赞扬。构成他的角色的那些线索，都有源头可寻，虽然这些线索看上去十分紊乱；他必须抽出和丢弃某些线索，但是只有最不公平的批评家才会指责他夹带了某种异己的东西——非利士人的那场戏除外。

剧本的中心由3个角色构成，谷兹科通过对他们的独特的描写，才使他的题材真正具有了悲剧性。在这里表现出他的真正富有诗意的历史观。无论如何也不能使我相信，一个“冷静的重理智的人”，一个“爱争论的人”能够从杂乱的叙述中汲取恰恰要产生高度悲剧效果的东西。这3个角色就是扫罗、撒母耳和大卫。扫罗结束了希伯来人的一个历史时期，结束了士师时代和英雄传说时代。扫罗是那个时代——他不理解那个时代，那个时代也不理解他——的一代勇士

中幸存下来的最后一个以色列的尼贝龙根。他是一个模仿者，他命中注定要用他的宝剑去划破神话时代的迷雾。但他的不幸在于，他成长在一个文化传播的时代，一个同他格格不入、注定使他的宝剑生锈的时代，因此，他企图使这个时代倒退。总之，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任何人类的感情对他都不是格格不入的；但是，当爱情披着新时代的盛装向他走来时，他却不认识它。他认为这个新时代及其种种特征是祭司的产物。其实，祭司们仅仅为这个新时代做了准备，他们不过是历史手中的工具而已；从历史播种的教阶制中，从未见过的植物的幼苗生长出来了。扫罗反对新时代，而新时代却胜过了他，一下子就变得力大无比，摧毁一切反抗它的东西，也包括伟大的、高尚的扫罗。

撒母耳正处于向文化过渡的时期。祭司作为享有受教育的特权的人，在这里，也像在各处一样，在野蛮人当中准备着文化状态，但是，教育正在深入民众，祭司为了维护自己的影响，不得不拿起另一种武器来与民众抗衡。撒母耳是个真正的祭司，他认为教阶制是最神圣的。他坚信自己的神授使命。他深信，如果祭司的权力被推翻，耶和華就会向民众发怒。他惊恐地看到，如果民众需要国王，那他们知道的就太多了。他发现，道德力量，那曾经令人肃然起敬的祭司的法衣，对于民众不再够用了。他不得不把明智作为武器，悄悄地变成耶稣会士。但是，他现在所选择的曲折道路是国王深恶痛绝的。国王对祭司从无好感。在斗争中扫罗对于祭司的诡计很快就明察秋毫，而对于时代的特征却视而不见。

第三个角色是这场斗争中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的大卫。他是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代表，在这个时代，犹太教上升到它的意识的新阶段。就人性来说，他与扫罗相同，但是对时代的理解则大大超过了扫

罗。起初，他是作为撒母耳的学生出现的，那时他刚刚走出校门。但是他没有使自己的理性过分屈从于权威，以致使它失去弹性，理性激发并恢复了大卫的独立性。尽管撒母耳个人始终博得他的敬仰，理智还是始终不渝地帮助他克服这种影响，不管撒母耳怎样咒语连篇，富有诗意的幻想又为他创造一个新的耶路撒冷。扫罗不可能同他和解，因为这两个人追求的目标是对立的。如果他说他痛恨的只是祭司们用欺骗方法注入大卫灵魂中的那些东西，那么，他又把祭司的贪权的效果与新时代的特征混为一谈了。我们眼看着大卫从一个一无所知的孩子成长为一个时代的代表，这样，他的形象中似乎存在的矛盾也就消失了。

为了不致中断这3个角色的阐述，我故意避开了一个问题，这是好不容易把《扫罗》读了一遍的批评家们所提出的问题：是否撒母耳要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在女巫那场戏以及在戏剧的结尾出现；或者，是否撒母耳的鬼魂要在那里说出预定要讲的话。假定在《扫罗》这出戏中这个问题不容易得到答案，或者说根本不可能得到满意的答案；难道这就是很大的缺点吗？我看根本不是：你们把他当作什么人都可以，只要你们愿意，那就请你们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最无聊的辩论吧。其实，在描述哈姆雷特的疯狂方面，莎士比亚也有这样的情况，关于哈姆雷特的疯狂，所有的批评家和注释家整整两个世纪以来都在“不厌其烦地、而且总是从各个角度”^①发表议论，从各个方面进行考察。然而，谷兹科并没有把问题弄得如此难以解决。他早已知道，光天化日之下出现鬼魂是多么荒谬可笑，《奥尔良的姑娘》中出现

^① 引自卢·文巴尔克《剧作家路德维希·乌兰德》，载于《当代剧作家》1839年阿尔托纳版第1册第13页。——编者注

黑骑士是多么不妥^①。就是《扫罗》里的鬼魂也完全是不恰当的。特别在女巫那场戏中很容易看出是谁隐藏在面具之后,虽然在谈到撒母耳之死以前,老祭司长没有以这样的方式出场。

在该剧的其他角色中,刻画得最成功的是押尼珥。他由于满怀信念和心灵充满和谐而对扫罗忠心耿耿;他与其说是人,倒不如说是个武士和祭司的敌人。相形之下,刻画得最不成功的是约拿单和米甲。约拿单自始至终侈谈友谊,倾诉自己对大卫的爱,但是仅此而已,不见行动。他陷入对大卫的友谊而不能自拔,因此丧失了一切阳刚之气和力量。他那百依百顺的温柔没有理由可以称之为性格。谷兹科在这里感到棘手,不知该如何处理约拿单。无论如何,约拿单不应该是这种样子。米甲被塑造得十分模糊,只是通过她对大卫的爱才在一定程度上刻画了她的性格。从这两个人谈论大卫的那场戏中可以最清楚不过地看出,这两个形象是不成功的。他们有关爱情和友谊的对话,全然失去了我们在谷兹科那里已经见惯的那种惊人的敏锐,那种思想的丰富性,而尽是一些既不完全真实又不完全虚假的话。没有任何典型的東西,没有任何突出的东西。——洗鲁雅是和犹滴一样的人。我不知道是谷兹科还是奎纳曾经说过,犹滴同任何失身的妇女一样,发生这种事,如果要保持名声,就应该死掉;因此洗鲁雅也就死了。——对非利士人的君王们的刻画本身是出色的,而且富有可贵的特点。这在作品中是否合适,是我们将下面探讨的另一个问题。

我相信读者会原谅我不对剧本的结构作进一步的分析。但是,个别地方还是必须说的,即剧本的开头部分。这一部分优美而富有

① 见席勒《奥尔良的姑娘》第3幕第9场。——编者注

特色,根据这些特色可以准确无误地看出谷兹科的伟大的戏剧天才。民众只是一些简短的场次中出现,这完全符合谷兹科狂热而易于冲动的性格。安排大规模的群众场面是很棘手的:不具备莎士比亚或歌德的天才的人,很容易把这种场面写得庸俗陈腐、毫无意义。相反,借助一些武士或其他群众的几句对话,往往能收到很大的效果,并且完全能达到扼要表达社会舆论的目的。这种方法可以采用得更多一些,而不会使人感到乏味和厌倦。第一幕的第一场和第四场就是这样处理的。第二场和第三场包括扫罗的独白以及他同撒母耳的对话,这是剧中最精彩最富有诗意的地方。对话中古希罗马式的恰如其分的激情体现了写作全剧的精神。这几场戏简略地勾画出剧情的梗概;然后,在第五场,约拿单和大卫之间的对话,引导我们深入细节。这场戏的缺陷在于思路有些紊乱,对话的主线几次中断。这无疑是由于对约拿单的描述从一开始就不成功。然而,这一幕的最后一场却安排得十分巧妙。我们对主要角色已经有了某些了解;在这场戏里,他们一起上场了。大卫和扫罗怀着严肃的和解愿望彼此迎面走来。在这场戏中,作者要揭示他们性格上的差异,说明他们两人的势不两立;作者没有把他们引向预想的和解,而是引向不可避免的冲突。这个任务解决得十分完美,这需要对现实有非常生动的了解,要善于极其鲜明地刻画性格的差异,要准确无误地洞察人的内心世界。扫罗的思绪从一个极端向另一个极端的转变是那样切合他的心理状态,那样有根有据,尽管描写女婿的场面是不成功的,我仍不能不认为这是全剧中最精彩的一场戏。

第二幕中,非利士人的那场戏很引人注目,或者如奎纳所说:“新颖风趣”。但是,这场戏的精彩机智的台词本身未必能说明它适于在悲剧中出现。如果谷兹科使他的扫罗超出他那个时代的思想水平,

并且把他所没有的意识加到他的身上,那么,这样做还是有道理的。但是通过这场戏掺进了一个纯粹现代的概念;大卫在这里被移植到了德国的土地上。这至少对于悲剧来说是有害的。喜剧场面,也可以有,但应当换一种方式。悲剧之中有喜剧因素,这决不像那种立论肤浅的评论所认为的那样,是为了多样化和对比,而是为了比较真实地描写由严肃与诙谐交织而成的生活。但是,我怀疑莎士比亚是否会满足于这样一些理由。难道生活中十分感人的悲剧不是经常穿着喜剧的服装出现的吗?我只指出这样一个角色,虽然他是在小说中出现的,而且是应当在小说中出现的,但他是我所知道的最富有悲剧性的角色,我指的是唐·吉河德。一个人,出于对人类的纯洁的爱,做出许多可笑的蠢事而不为同时代人所理解,——还有什么人比他更具有悲剧性呢?更富有悲剧性的人物是布拉泽多,一个未来的唐·吉河德。他的意识比他的原型成熟得多。顺便说一下,这里我要为布拉泽多辩护,要驳斥《莱茵年鉴》上一篇总的来说全面透彻的评论⁵⁵,评论指责谷兹科用喜剧的手法处理悲剧的思想。应当像描写唐·吉河德一样,以喜剧手法来描写布拉泽多。如果用严肃的手法来描写他,他就会变成一个极平庸的、内心矛盾的悲伤厌世的先知。如果抛去小说中那些喜剧性的陪衬,它就会成为模糊不清的、不能令人满意的作品之一,现代文学就是从这些作品开始的。不,《布拉泽多》是第一个可靠的标志,它标志着青年文学已经超越了一个的确难以避免的失望的时期,即超越了《瓦莉》和“呕心沥血写成的”《夜》的时期。悲剧之中真正的喜剧因素表现于《李尔王》中的丑角形象和《哈姆雷特》中有掘墓人出场的几场戏中。^①

① 指莎士比亚的悲剧《李尔王》和《哈姆雷特》。——编者注

剧作家容易碰到的暗礁是最后两幕，这两幕作者写得并不十分成功。第四幕的内容仅仅是几个决定：扫罗作出决定，阿斯塔罗特两次作出决定，洗鲁雅、大卫也作出决定。其次便是女巫的一场戏，这场戏也是效果欠佳。第五幕仅仅由格斗和反省组成。作为英雄，扫罗反省得也许有点过分了；作为诗人，大卫的反省太过分了。有时感到，你在他那里听到的不是诗人英雄的声音，而是诗人思想家的声音，像是泰奥多尔·蒙特。总之，谷兹科的风格是，剧中的独白比较隐晦，原因是念独白时有其他角色在场。因为这类独白很少能导致作出决定，并且都是单纯的反省，所以多半不成其为真正的独白。

正像我们期待谷兹科的那样，我们所分析的剧本的语言是富有独创性的。我们的剧本中又一次遇到谷兹科散文作品中所特有的形象，它使人完全觉察不到从质朴无华的散文向绚丽多彩的现代风格的过渡。我们还遇到许多往往类似谚语的简练精确的语句。谷兹科在展开情节时被抒情灵感所支配，并且他可以在散文中抒发这种灵感。如果撇开抒情成分，谷兹科就不是一个抒情诗人。因此，他笔下的大卫唱出的歌词，要么很不成功，要么毫无意义。这便是大卫对非利士人说的话：

为了你们，我要把诗编成花冠，
开开玩笑，决没有其他的打算。^①

应该怎样理解呢？这种歌词的基本思想往往非常好，但是写出来总是败笔。其实，从风格上也可以明显看出，谷兹科写诗的技巧并不熟练，但是，这毕竟要比创作平庸陈腐、内容空泛的蹩脚诗所采用

① 引自卡·谷兹科《扫罗王》第2幕第7场。——编者注

的手法好得多。

作者也没有完全避免塑造一些不成功的形象。例如第7页上就是这样：

那便是祭司的愤懑，
人民先从他的手里夺去王冠，
而王冠在人民枯瘦的手上，
会成为揍他的棍棒。^①

在这里，王冠已经是国王权力的形象，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又成为第二个形象——棍棒——的抽象基础。这是很令人吃惊的，何况避免这种错误很容易，这就明显地证明，写诗给谷兹科造成不少麻烦。

我因故没有读到《理查·萨维奇》的剧本。不过我承认，该剧最初几次上演所博得的热烈掌声使我对剧本产生怀疑。同时我想起了3年前《格丽泽尔迪丝》的遭遇。⁵⁶从那以后反对意见就不绝于耳，而其中第一个意见——因为即使不了解作品本身，也可以根据杂志上的摘录作出判断——是最透彻的，它竟奇怪地来自政治杂志《德意志信使》。⁵⁷我大可不必去评论这部作品，因为哪家报纸不议论它呢？所以，我们还是等着这部作品发表后再说吧。

谷兹科的最新作品《韦尔纳》^②在汉堡博得同样的掌声。根据初步的意见判断，这部作品本身不仅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也是第一部真正的现代悲剧。值得注意的是，对现代悲剧有过不少议论的奎纳，本来应当自己创作一部类似的作品，现在却让谷兹科领先了。难道奎

① 引自卡·谷兹科《扫罗王》第1幕第3场。——编者注

② 即卡·谷兹科《韦尔纳，或内心和世界》（五幕悲剧），1840年2月21日在汉堡首次上演，载于《戏剧集》1842年莱比锡版第1卷。——编者注

纳不觉得自己应当在戏剧方面一试身手吗？

谷兹科为青年文学开辟了一条通向戏剧舞台的道路。但愿他继续以他独树一帜、充满生活气息的戏剧作品，把那些窃据舞台的鄙陋平庸的货色赶下台去。无论批评有多么大的摧毁力量，我们相信，仅有批评是达不到这个目的的。谷兹科将会得到具有同样倾向的人的大力支持，因此，我们对德国戏剧和德国舞台的繁荣抱有新的希望。

二 现代的论战

青年文学掌握一种使它不可战胜,并将所有年轻天才都集合于自己旗帜下的武器。我指的是现代风格。现代风格生动具体,措辞锋利,色调丰富,因而为每个青年作家提供了用武之地,使他们的天赋畅快地或如小溪般潺潺流淌,或如大河般汹涌奔腾,而不使他们自己的特色——只要他们具有这种特色——掺杂太多别人的东西,诸如海涅的尖酸,或谷兹科的刻薄。令人高兴的是,可以看到,每个青年作者都力求把握仿佛傲然飞腾着的激情焰火的现代风格,焰火到达顶点后,洒下阵阵五彩缤纷的、富有诗意的火花雨,或者迸射出劈啪作响的智慧火星。在这方面具有重大意义的是我在第一篇文章^①中提到的《莱茵年鉴》刊登的那几篇评论^②。这些评论是新的文学时代对完全不了解德国诗歌的莱茵地区产生影响的最早征兆。在这里,整个现代风格表现得或明或暗,别具一格而又恰到好处,有笼罩着它的彩虹般的富有诗意的霞光。

在这种情况下关于我们的作家就不仅可以说:le style c'est l'homme,而且可以说:le style c'est la littérature^③。现代风格,不仅

① 见本卷第123页。——编者注

② 指《现代小说。布拉泽多。明希豪森。威廉的创作及其特点》。——编者注

③ 意为:“风格即其人”、“风格即文学”,引自乔·路·布丰的《风格论》。——编者注

像路·维尔不久前所指出的那样,带有以往的文学巨匠们各种风格相互渗透的烙印,而且带有艺术创作和评论、诗歌和散文相互渗透的烙印。^①在文巴尔克的身上,这些成分相互渗透得最深。在《当代剧作家》中,这位诗人变成了批评家。如果奎纳的《性格》^②第二卷的风格能更好地保持下去,对它也可以作同样的评价。德国的风格经历了一个辩证的相互渗透的过程;从我们的散文的朴素直率中产生了理智的语言,这种语言的顶峰就是歌德的有如大理石那样优雅精妙的风格;还产生了幻想和激情的语言,让·保尔向我们展示了这种语言的华美。白尔尼身上最早表现出各种风格的相互渗透,但在他的作品中,特别是在《来信》^③中,理智的成分仍占主导地位;而海涅则给诗以应有的地位。现代风格已完成相互渗透的过程。幻想和理智并非不自觉地交融在一起,它们依然对比鲜明;他们二者就像结合于人的心灵之中一样,也结合于风格之中;并且这种结合由于是自觉的,因而也是持久的、真实的。因此,我不赞同维尔的看法,维尔总是硬说现代风格具有偶然性。我认为它是一种有机的、符合历史规律的发展。

在文学中也正在产生同样的相互渗透;这里几乎找不到一个作者不把艺术创作同评论结合在一起。就连抒情诗人中的克赖策纳赫也创作了《士瓦本的阿波罗》⁵⁸,倍克也写了论匈牙利文学的文章^④。

① 见路·维尔《我们有现代风格吗?》,载于1840年1月《德意志电讯》第3号。——编者注

② 即斐·古·奎纳《女人和男人的性格》1838年莱比锡版。——编者注

③ 即路·白尔尼《巴黎来信》,载于《白尔尼文集》。——编者注

④ 指卡·倍克《匈牙利的文学》,载于1837年9月5、7—9、11、12、14—16日《雅士报》(莱比锡)第173—181号。——编者注

指责青年文学沉湎于评论之中,其根据与其说在于评论文章太多,不如说是评论家太多。难道谷兹科、劳伯、蒙特、奎纳的艺术作品,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没有大大超过他们的评论文章吗?这样,现代风格仍然是文学的镜中影像。但是,风格有一个方面始终体现着其本质的典型特征,这就是论战。古希腊人的论战体现在诗歌中,并且由于阿里斯托芬而富有表现力。在古罗马人那里,论战被赋予普遍适用的六步韵诗的形式,而抒情诗人贺拉斯就是借助抒情诗把论战变为讽刺诗的。在中世纪,在抒情诗的鼎盛时期,论战在普罗旺斯人那里演变为西尔文诗和抒情曲,而在德国人那里则演变为歌谣。当纯粹的理智在17世纪诗歌中称雄的时候,为了表现论战的风趣,古罗马晚期的讽刺短诗被搬了出来。法国人爱模仿经典的偏好唤出了布瓦洛的贺拉斯式的讽刺作品^①。当德国的诗歌尚未完全独立发展的时候,在继承了一切传统的上一世纪,在德国试行过种种论战的形式,直到莱辛的《古希腊罗马文化书简》^②在散文中开辟出适合于论战最自由地发展的领域。伏尔泰一有机会便给敌手以打击,他的战术是纯法国式的。贝朗瑞也是这样,他以同样的法国方式在歌曲中攻击一切。那么,现代的论战怎样呢?

原谅我吧,读者,你大概早就猜到,这种严厉苛刻的批评用意何在。要知道,我毕竟是一个德国人,我不能屏弃自己总要追本溯源的那种德国人的天性。现在我想更直率地说出自己的意见,谈谈现代文学中的纠纷、各派所持的理由,首先谈谈大家都在关注的那场争

① 指尼·布瓦洛-德普雷奥《讽刺诗集》1834年耶拿版。——编者注

② 指哥·埃·莱辛《古希腊罗马文化书简》1768—1769年柏林版。——编者注

论,即谷兹科同蒙特之间的争论,或者依目前的情况来说,谷兹科同奎纳之间的争论。两年来,这场争论一直是围绕我们的文学运动进行的,它对文学运动不会不产生影响,有的是有利的影响,有的是不利的影响。说不利的影响,是因为在文学变为个人的好恶和特异反应的斗争场所时,它的平静的发展过程总是受到干扰。说有利的影响,是因为,按照黑格尔的说法^①,文学超越了文学作为一派人所固有的片面性,甚至它的崩溃本身也证明了它的胜利;其次是因为,同许多人的期待相反,“年轻的新手”哪一边也不参与,而是抓住时机摆脱各种外来的影响,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如果有人站到这一边或另一边,那么这就证明,他们多么缺乏自信,他们在文学上多么无足轻重。

是谷兹科第一个抛出了石头,还是蒙特第一个拔出了利剑,可以暂且不予理会。反正石头已经抛出,利剑已经出鞘。应当把这场迟早要爆发的争论的更深刻的原因揭示出来。因为目睹事件全过程的任何一个不偏不倚的见证人都决不会相信,有哪一方持有主观的动因、阴险的忌妒、轻率的好斗心理。只有奎纳一个人认为,他与蒙特的私交是促使他接受谷兹科挑战的动机⁵⁹,而这动机本身的确是清清白白的。

谷兹科的文学创作和风格具有鲜明地表现个性的特征。他的为数众多的作品中,只有极少数给人留下满意的印象,但不能否认,这些作品属于自从1830年以来德国文学中最杰出的作品。怎样解释这一点呢?我认为,谷兹科具有同他本人最初所揭示的伊默曼精神上的两重性非常相似的二元论。^②所有德国作家,不言而喻,即所有

① 见乔·威·弗·黑格尔《精神现象学》1832年柏林版。——编者注

② 参看卡·谷兹科《诸神、英雄、唐·吉珂德》1838年汉堡版第153—154页。——编者注

的文学家，都承认，谷兹科具有巨大的理智力量；他作出自己的判断从不感到困难；他的目光极为敏锐地注视着种种错综复杂的现象。在他身上，除了这种理智，还有同样强烈的激情；这种激情在他的作品中表现为灵感，并且把他的想像力引入一种几乎可说是冲动的状态，只有在这种状态下才能从事精神创作。谷兹科的作品，虽然结构松散，但都是一挥而就的。如果说，一方面，在作品中可以看出创作时的灵感，那么，另一方面，这种匆匆草就往往妨碍对细节的冷静推敲。因此，这些作品，就像《瓦莉》一样，仅仅是草稿而已。他后来写的小说就比较沉稳，特别是《布拉泽多》，给人以富有表现力的印象，这在谷兹科那里是前所未有的。他以往塑造的人物形象与其说是性格的生动体现，不如说是性格的描写。如卡尔·格律恩所说，这些人物形象高不可攀，盘旋于天地之间^①。但是，谷兹科有时不能阻止自己的灵感让位于理智；他的作品中有些地方就是在这种情绪支配下写出来的，它们给人留下了上面已经提到的不愉快的印象。奎纳曾使用侮辱性的语言，称之为“老年人的唠叨”^②。

但是，谷兹科的激情往往使他因区区小事而发怒；那时，他的论战就会怒火四溅、粗暴激烈，事后他当然会因此而懊悔，因为他不可能不懂得，发怒时的行为是多么不理智。从《文学年鉴》上那篇著名的文章^③——他以其公正不阿而自诩——可以看出，他意识到了这

① 见卡·格律恩《献给卡·谷兹科博士，兼评布尔沃的同时代人》。——编者注

② 引自斐·古·奎纳《谷兹科的最新小说》，载于1838年10月1、2日《雅士报》（莱比锡）第192、193号。——编者注

③ 指卡·谷兹科《过去和现在。1830—1838年》，载于1839年《文学年鉴》（汉堡）第1年卷。——编者注

一点,也就是说,他知道他的论战没有摆脱目前的影响。看来,谷兹科至今还没有使他思想上的这两个方面统一起来。除思想上的这两个方面,他还有一种不可遏制的追求独立的欲望。他容不得一点儿束缚,无论是铁一般的束缚,还是蜘蛛网般的束缚,不冲破这种束缚,他不会罢休。当有人违反他的意愿,把他同海涅、文巴尔克、劳伯和蒙特一起列入青年德意志²⁰,而青年德意志又开始蜕变为一个小集团时,他感到不快,这种感觉直到他同劳伯和蒙特公开决裂时才消失。但是,这种追求独立的欲望能如此使他免受外来的影响,也能如此容易地使他把一切异己物排斥在外,使他同外界隔绝,使他沉溺于近似自私的过度自尊之中。我完全不是在谴责谷兹科正有意识地谋求独霸文坛,但是他有时所使用的一些词句,容易成为他的敌人谴责他有利己主义的口实。单是他的激情就使他充分表明他是怎样一个人。因此,一看他的作品,就可以立即看出他这个人的全貌。对这种精神特征,还要加上4年来书报检查⁶⁰的剪刀不断给他造成的种种创伤和警察机关为他在文学上的自由发展所设置的重重障碍。我想,我已粗线条地勾画了谷兹科的文学个性。

谷兹科向我们显示的是十分独特的性格,而在蒙特那里我们发现一切精神力量的可喜的和谐,这种和谐是一个幽默作家所具备的首要条件:冷静的理智,德国人善良的心地以及必不可少的想像力。蒙特是个地道的德国人,但正因为如此,他很少翱翔于一般风格之上,而往往遨游于毫无诗意的语句之中。他和蔼可亲,有德国人的认真精神、正直实在,但不是一位擅长艺术再现的诗人。蒙特在《圣母》⁶¹以前所写的作品是微不足道的,《现代生活的旋涡》⁶²富有善意的幽默和美妙的细节;但是作为艺术作品是没有价值的,作为小说则枯燥无味。而在《圣母》中,倾心于新思想的激情在他身上达到了前

所未见的高潮。然而,这个高潮所产生的仍然不是艺术作品,而只是许多善良的念头和壮丽的画面的堆砌。但是《圣母》毕竟是蒙特的优秀作品,因为此后不久,德国文学的天空按照德国雷神宙斯的意志乌云密布、突然降下倾盆大雨³⁵,这使蒙特的激情一落千丈。这位谦逊的德国哈姆雷特坚信,创作一些不得罪人的短篇小说是无害于世的;在这些短篇小说中,时代的思想蓄着修剪过的胡子,留着梳得溜光的头发,穿着请愿者的燕尾服,呈上效忠君主的请愿书,请求大发慈悲,实现时代的思想⁶³。《爱好的喜剧》损害了他作为一个诗人的荣誉,他并不想通过创作新的完美流畅的诗歌,而是想用《散步与世界漫游》来弥补这个损失。如果蒙特不以往日的激情从事创作,如果他不用创作诗歌来取代撰写游记和消遣文章,人们很快就不会再来谈论诗人蒙特了。蒙特在风格方面又明显地后退了一步。他对于他所认为的德国第一流修辞学家万哈根的偏爱促使他去模仿这位作者的外交辞令、矫揉造作的词句和抽象的华丽辞藻。这样,蒙特便不知不觉地破坏了现代风格的基本原则,即具体生动和富有生活气息。

除了争论的双方具有不同的特点外,他们的思想形成过程还有一些根本的差别。谷兹科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现代摩西”白尔尼的狂热,这种推崇备至的感情直到今天还保留在他的心中。而蒙特却躲在黑格尔体系这棵大树所投下的安全的阴影里,长期以来就表现出大多数黑格尔分子所特有的傲慢。这位哲学钵谟沙赫^①的定理宣称,自由和必然是同一的,南德意志自由主义的倾向有片面性;这个定理在蒙特从事文学活动的初期束缚了他的政治观点。谷兹科因对柏林的环境不满而离开了那里,他在斯图加特衷心爱慕南德意志,这

① 钵谟沙赫是对旧时伊斯兰教国家元首的称呼。——编者注

种爱慕之情至今不衰。⁶⁴而蒙特却感到在柏林很自在,很乐意参加唯美主义者的茶会,从柏林的精神活动中蒸馏出他的“个性和环境”的思想,这是一棵温室中的文学幼苗,它窒息了蒙特和其他许多人任何自由的诗歌创作。可悲的是:蒙特在1838年的《自由港》杂志第二期上评论明希的作品时^①,对于描写这样的个性是那么高兴,从来还没有哪一篇诗歌使他这样高兴过。柏林的环境——这个词仿佛是专门为柏林而发明的——使他把其他一切置之脑后,而且就像我们在《圣母》中所看到的那样,他对于自然美的蔑视甚至达到了滑稽可笑的地步。

当谷兹科和蒙特各自所走的道路突然在时代的思想上交叉时,他们就是这样彼此对立的。若不是青年德意志的形成和最尊贵的联邦议会的“Roma locuta est”^②迫使他们联合起来,他们想必很快又会分道扬镳,也许会时时遥相问候致意,愉快地回忆相聚的时刻。他们的联合使事态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谷兹科和蒙特由于共同的命运在相互评价时有责任自行克制,然而他们必定难以忍受长期保持这种克制态度。青年德意志,或者青年文学——这是“从上面”降下灾难后,它为了不致排斥有类似倾向的追随者而给自己起的一个不招惹是非的名字,——违背自己的意愿,几乎蜕变为一个小集团。各方面都发现有必要清除对立的倾向,掩饰弱点,大力强调共同的想法。这种反常的、迫不得已的虚伪做法是不可能持久的。青年德意志最杰

① 指泰·蒙特《明希的回忆录》,载于1838年《自由港》(阿尔托纳)第2期;恩·明希《一位德国学者一生前37年的回忆、经历和研究》1836—1838年卡尔斯鲁厄版第1—3卷。——编者注

② 直译是:罗马说过。这里指德意志联邦禁止出版青年德意志作品的决议。——编者注

出的人物文巴尔克退却了。劳伯一开始就反对当局擅自作出的结论。海涅只身远在巴黎,因而不可能向现代文学射出他那智慧的电火花。我倒想说,谷兹科和蒙特彼此似有约定,他们的坦率态度足以打破这种无休止的沉默。

蒙特很少参加论战,也未大做文章,但有一次却被卷入了一场应该受到最严厉的谴责的论战中去了。他在《哥雷斯和天主教世界观》(1838年《自由港》第2期)这篇文章的末尾宣称,即使德国宗教界丝毫不想了解青年德意志的任何事情,青年德意志也要充分地证明,在它的行列中有不少宗教方面的腐朽分子。非常明显,他所指的,除去我们在这里没有详谈的海涅以外,就是谷兹科了。即使这个指责是公正的,蒙特至少也应当对自己患难与共的同志有足够的尊重,而不致去为那些管窥之见、庸俗行为和虔诚主义¹¹助长声势!蒙特的做法确实够恶劣的,因为他以虚伪的得意口吻说:感谢你,主啊,我不是海涅、劳伯和谷兹科这样的人,即使德意志联邦⁶⁵不尊重我,德国宗教界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尊重我!

与此相反,谷兹科对论战真叫乐此不疲。他把一切手段都用上了,从《文学中的爱尔菲神》⁶⁶的中速快板立即转向小品文的急速快板。他比蒙特优越的地方就在于他能十分明确地揭露蒙特在文学上的离奇想法,并将这种离奇想法置于他那些总是装着机智炮弹的大炮的射程之内。几乎每个星期他都要在《电讯》杂志上发表至少一篇文章,抨击蒙特。他善于利用拥有一份每周出4次的杂志为他提供的压倒只掌握一份季刊^①和自己作品的那个对手的全部优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谷兹科使自己的论战逐步升级,一步一步地表现他对

① 指《自由港》。——编者注

蒙特的文学才能的鄙视,而蒙特却不注重逐步升级的方法,一经宣战,便把谷兹科当成次要人物看待。

政治性报纸的惯用手法是在其他刊物上推荐同一倾向的文章,在以貌似公允的推崇和赞扬文章的幌子下,偷偷地塞进恶意的诽谤,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被搬到文学界的这场争论中来了。至于是否有自己的文章打着外地通讯的招牌登台亮相,这自然就难以确定了,因为每一方从一开始就有一帮忙于鞍前马后的无名走卒涌来加盟,如果把他们的文章当成是统率他们的将军的作品,他们会感到不胜荣幸。这些搬弄是非的人准备以他们的热心来给自己赢得一篇赞许的小品文,马格拉夫正是把激烈争论的大部分罪过归咎于这些人^①。

1838年底,第三个斗士登上了战场(我们事先应该注意这个人的装备)。此人就是奎纳。他和蒙特有着多年的私交,毫无疑问,就是蒙特在《圣母》中一度提到的那个古斯塔夫。^②他的文学创作的特点,同蒙特有许多相近的地方,虽然从另一方面来说,他无疑具有某种法国人的本质特征。把他和蒙特联系在一起的主要是这两个人共同的思想形成过程:都受过黑格尔的影响,经历过柏林的社会生活,这种生活使得奎纳也迷恋个性和环境,而且迷恋这种文学混合物的真正的发明家万哈根·冯·恩赛。奎纳也属于颂扬万哈根风格的那种人,而他们没有注意到,这种风格中惟一好的方面其实就是对歌德的模仿。

① 见海·马格拉夫《德国当代文学和文化。评述》1839年莱比锡版。——编者注

② 见泰·蒙特《圣母。与一个女圣徒的谈话》1835年莱比锡版。——编者注

奎纳的文学形象的核心是机智聪明,是那种迅速推断同灵活想像相结合的法国式的才智。这种倾向的极端表现就是空话连篇。奎纳对于此道非但不陌生,反而具有驾驭它的罕见的技巧。例如,他那些关于蒙特的《漫游》第二册(1838年5月《雅士报》)的评论文章^①,读来不无某种快感。当然,这种文字游戏给人留下不愉快的印象,也是常有的事,而且人们会不由地想起靡菲斯特斐勒司那些贴切的、已成套话的词句⁶⁷。人们也许喜欢在杂志中出现这样一些空话连篇的段落;但是,如果在像《性格》^②这样的作品中也有这样一节,即使读来悦耳动听,可是缺乏任何现实的基础,而且这种情况还不止一次,那么这就说明下笔是过于轻率了。另一方面,正是这种法国式的圆熟将奎纳造就成为我国最优秀的新闻记者之一,毫无疑问,他只需稍加努力就能使《雅士报》大大超过它目前的水平,这在他是轻而易举的事。但奇怪的是,奎纳远没有表现出惟一符合他像劳伯一样机智的那种敏捷。

作为一个评论家,奎纳特别鲜明地表现了在莱茵河对岸出生的人的特点。谷兹科不弄清事物的本质就不罢休,并且根据事物本身作判断,不考虑任何有利的、起缓和作用的次要情况,而奎纳却以其极具才智的思想观察事物,这种思想自然多半产生于对客体的观察。如果说,谷兹科有片面性,那只是因为他在评价客体时一视同仁,主要依据其弱点,而不是其优点;只是因为他要求倍克这样正在成长中的诗人写出经典作品。如果说,奎纳是片面的,那是因为他竭力从一

① 指斐·古·奎纳《蒙特的〈散步与世界漫游〉第2册》,载于1838年5月21日《雅士报》(莱比锡)第99号。——编者注

② 即斐·古·奎纳《女人和男人的性格》1838年莱比锡版。——编者注

个不是最高的、最有启发性的观点出发来把握自己的客体的各个方面，他为倍克的《静静的歌》的诙谐戏谑作辩解时用了这样一句十分恰当的话：他是个抒情的音乐家。^①

其次，应当把奎纳的创作分为两个时期：在他的文学生涯的初始阶段，他拘泥于黑格尔学说，而且我认为他崇拜蒙特，或者说赞成蒙特的观点，因而不能一贯保持独立性。《隔离》表明他为摆脱这些影响而迈出了第一步；奎纳的观点只是在1836年后的文学风潮中才形成。奎纳和谷兹科同时写成的两部作品《疯人院里的隔离》和《赛拉芬》，可供人们对他们两人的诗歌倾向进行比较。这两部作品都完整地反映了作者的个性。谷兹科通过阿瑟和埃德蒙的形象，表现了自己性格中深明事理及和蔼可亲这两个方面。奎纳是个初出茅庐的作家，他通过《隔离》的主人公来表明自己不大受条条框框的束缚，表明他正在黑格尔体系的迷宫中寻找出路。谷兹科一贯以深刻地刻画内心世界、描写心理过程见长，整部小说几乎都在讲述内心的感受。然而，这样把因纯粹的误会而产生的各种动机理智地组合在一起，破坏了一切宁静的享受，甚至对散见于小说中的田园诗般的情景的享受也都破坏了。从一个方面看《赛拉芬》是完美的，但从另一个方面看，它是不成功的。——相反，奎纳则对黑格尔、德国人的沉思冥想和莫扎特的音乐滔滔不绝地大发宏论，在一本书中要占四分之三的篇幅，其结果无非是使读者深感无聊，从而也葬送了他的小说。《赛拉芬》中没有一个人物。谷兹科本想显示自己描写女性人物的才能，但是在这方面却最不成功。他所有的小说中的女性，要么像《布

^① 见斐·古·奎纳《德国抒情诗。倍克和克赖策纳赫》，载于1840年2月29日《雅士报》（莱比锡）第43号。——编者注

拉泽多》里的策琳达那样平庸,要么就像瓦莉那样没有真正的女性气质,要么就像赛拉芬那样因为缺乏内心的和谐而不讨人喜欢。他本人似乎也认识到这一点,因为在《扫罗》中他借米甲的口说出这样一段话:

你能像解剖人的大脑一样,
解剖女人的心。
你能展示是什么构成了女人的心,
但是女人心中的生命火花,
用解剖刀还是用讽刺比喻都无从知道。^①

《隔离》中同样也缺乏鲜明的特色。它的主人公是个不完整的人物,只不过是现代意识的过渡时期的个性化体现,因此便失去了所有的个人特色。其他形象几乎都是模糊不清的,只有对极少数的形象,可以有理由说是成功的还是不成功的。

谷兹科早就向奎纳挑战了,但奎纳只是以过度赞扬蒙特的功绩和很少提谷兹科来间接地应战。不过,最后奎纳还是采取了行动,起先是平心静气地,与其说是论战,不如说是评论。他把谷兹科说成是爱辩论的人,不承认谷兹科在文学上还有什么资格。奎纳很快就写了《谷兹科的最新小说》⁶⁸一文,以任何人也没有料到的方式发起进攻。他以讽刺的手法十分巧妙地歪曲了谷兹科所具有的二元论的一面,并引用谷兹科的作品为例证。但是与此同时,他用了一大堆有失身份的措辞、一大堆没有根据的论点和欲盖弥彰、匆忙炮制出来的结论,这只能使谷兹科在论战中获得优势。他的回击仅仅是简单地提

① 引自卡·谷兹科的五幕悲剧《扫罗王》1839年汉堡版第3幕第1场。——编者注

了提^① 1839年《文学年鉴》(1840年的年鉴为什么至今尚未问世?),该年鉴刊登了他一篇论述最近文学上的分歧的文章。⁵³这种以不偏不倚的调子来争取同情的策略是相当聪明的。当然,谷兹科在这篇文章中所表现出的克制态度应当得到承认。即使有做得过分的地方,尤其是轻易否定对当前的文学有巨大影响、在历史小说方面具有卓越才能(虽然这种才能在《修道院的故事》中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来)的奎纳,也是情有可原,因为他的对手这样做了,甚至较他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是这一卷《文学年鉴》孕育着新的分裂苗头,这就是海涅的《士瓦本的镜子》⁶⁹。事情是怎样发生的,当事人中也只有少数人知道。我最好还是回避这件使人十分难堪的事情。难道海涅最近不能凑齐所需要的印张数量,出版一本不受书报检查的、还可以把《士瓦本的镜子》全部收进去的书吗?那时,至少可以看出,萨克森书报检查机关认为应当删去的是些什么内容,以及是否确实可以把书籍删改得支离破碎这一点归咎于书报检查机关。够了,战火已被重新煽起,而奎纳的做法是不明智的,他收录了一篇最愚蠢的评论《萨维奇》的文章^②,并且在发表维尔博士的声明(发表这篇声明,对《雅士报》而言确实是一种苛求,正如倍克要是给《电讯》寄去一篇反对谷兹科的声明^③,是对《电讯》的苛求一样)时还附了一篇奴性十足的滑稽讽刺文

① 见卡·谷兹科《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载于1838年10月《德意志电讯》第171号。——编者注

② 指斐·古·奎纳《理查·萨维奇,或大学者相逢》,载于1839年7月13日《雅士报》(莱比锡)第135号。——编者注

③ 指卡·倍克《声明》,载于1839年11月25日《雅士报》(莱比锡)第231号。——编者注

章,该文也同样遭到对方狂吠般的驳斥。⁷⁰这种狗咬狗的事件是整个现代争论中最可耻的污点。如果我们的文学家开始像野兽一样相互撕咬,并且在实践中运用自然史的规律,那么德国文学很快就会像动物园了,期待已久的文学救世主就会同马丁和范·安堡称兄道弟了。

为了不使已经松劲的论战沉寂下去,有个恶魔又在谷兹科和倍克之间挑起争端。关于倍克,我已在其他地方^①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但是我坦率地承认,我自己并不是没有偏向的。倍克在《扫罗》和《静静的歌》中所表现的倒退,使我对《夜》和《浪游诗人》抱怀疑的和公正的态度。我本不该写那篇文章,更不该送到杂志上去发表。因此请允许我纠正自己的看法,我自然欣赏倍克过去的作品,如《夜》和《浪游诗人》。但是,如果要我说他的《静静的歌》和《扫罗》的第一幕不是一种倒退,那就是要我违背自己作为一个评论者的良心。倍克头两部作品中的缺陷是由于他年轻的缘故。我们不妨把他头脑中涌现的那些形象和尚未完全成熟的、在一时冲动下出现的思想看做是精力过剩的表现,而且无论如何这里存在着一种大有希望的才能。——《静静的歌》中没有那种火一般的形象、那种奔放的青春活力,代替它们的是松弛、无精打采,而这些在倍克那里是最出人预料的。《扫罗》的第一幕同样也是软弱无力。不过也许这种软弱无力只是过分紧张所带来的自然的、暂时的结果。《扫罗》的后面几幕戏可能会弥补第一幕的所有不足之处。不,倍克是个诗人,在对他提出批评,甚至提出最严厉而公正的指责时,也应当顾及他未来的创作。每一个真正的诗人都应当受到这种尊重。而且,我决不想被人看做是倍克的敌人,因为我乐于承认,他的诗作给了我多方面的和持久的

① 见本卷第95—102页。——编者注

鼓励。

谷兹科和倍克本来可以避免进行这场争论。不能否认,倍克在写作《扫罗》时当然是无意中在某种程度上追随了谷兹科,但受损害的不是他的正派作风,只是他的独创精神。谷兹科不该因此恼怒,而应当感到受宠若惊。倍克则应当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修改自己剧本的第一幕,而不是强调谁也没有怀疑过的剧中人物形象的独创性,虽然他不得不像他所做的那样接受挑战。

谷兹科现在采取同莱比锡所有的文学家相敌对的立场,并从此就用他那犀利的小品文折磨他们。他把他们看成是千方百计迫害他和文学的组织严密的匪帮。但是,他如果不想放弃这场斗争,那么,换一种方式同他们进行战斗,效果肯定会更好。在莱比锡文学界不可避免地有个人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社会舆论的反应。但愿谷兹科能扪心自问,他是否永远都摆脱了这种有时可惜是不可避免的罪过,或者要不要我提醒他想想他在法兰克福的某些朋友?⁷¹如果《北极光》、《雅士报》和《铁路》的见解有时完全一致,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在这些场合,使用**集团**这个词是完全不合适的。⁷²

目前的情形就是这样。蒙特已经退出,不再过问争论的事了。奎纳也已对这场旷日持久的论战感到十分厌倦。谷兹科肯定也会很快认识到,他的论战终究会使公众感到无聊。他们逐渐开始用小说和戏剧来彼此挑战,他们发觉,犀利的小品文并不是评价一家杂志的标准,德国有教养的人宁可奖赏一位优秀的诗人,也不会奖赏一个伶牙俐齿的善辩之徒。他们将习惯于和平相处,也许重新学会互相尊重。但愿他们以海涅的行为作榜样,尽管他同谷兹科有分歧,但是并不掩饰自己对谷兹科的尊敬。但愿他们在相互对比,评价自己的长处时,遵循的不是主观的尺度,而是年轻一代的态度,文学迟早是属

于年轻一代的。但愿他们从《哈雷年鉴》那里学习到,论战只能针对往日的遗毒和死者的幽灵。但愿他们能想一想,如果不是这样,在汉堡和莱比锡之间就可能有一种文学力量崛起,压灭他们论战的火光。处于最新的、自由发展中的黑格尔学派以及主要是所谓的年轻一代正走向联合,这种联合将对文学的发展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这种联合在莫里茨·卡利埃尔和卡尔·格律恩身上已经实现了。

弗·恩格斯大约写于1840年

1—3月中和4—5月中

载于1840年3月26、27、30和31日和5月21、22、25、26和28日《知识界午夜报》第51—54号和第83—87号

署名:弗里德里希·奥斯瓦尔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3卷翻译

约埃尔·雅科比⁷³

哥雷斯杂技团⁷⁴找到了约埃尔·雅科比这样一个难能可贵的搭档。小丑的角色过去是由吉多·哥雷斯先生本人扮演的，但是他的滑稽表演不太受观众欢迎。而这位新演员不久前在他的《斗争与胜利》一书中再一次令人惊异地表明他适合担任这一角色。此人多才多艺，既适合于扮演头戴红尖帽身穿紫袍的大卫，又适合于扮演身穿燕尾服的渴慕升官的候补官和身穿粗布忏悔服的改宗信徒；现在他又乐意做活广告，胸前挂着一期《柏林政治周刊》，背上披着雷根斯堡的曼茨出版社的书目，这样的人，是什么角色都难不倒他的。⁷⁵现在他又第一次扮演一个新角色而毫无窘态；“他绘声绘色地讲述拯救与和平、斗争与胜利”^①，同时一只眼睛瞟着红鹰勋章，另一只眼睛瞟着主教冠。

“要我做点什么使诸位开开心呢？”他问观众。“诸位喜欢哪一年的作品：1832年的还是1834年的，1836年的还是1839年的？诸位要我朗诵哪一个人的作品？马拉的还是雅尔克的？大卫的还是哥雷斯的，还是黑格尔的？”^②他的确很慷慨，把他空虚的头脑里所能想起的种种往事的杂烩都给了我们，而且，他确实也提供了一些使我们开

^① 见约·雅科比《斗争与胜利》1840年雷根斯堡版第57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13页。——编者注

心的东西。

应当如何对待这种无稽之谈,实在令人为难。我无须对思想的诡诈多变、概念的混乱不清——这些也是作者这本小册子的特点——作详细的分析。我们看到的就是那么一个半疯半傻的人,在他的头脑中,他自己的不成形的思想萌芽同从别人那里移植的概念一起毫无约束地肆意纵横!如果我们这位诗人自称是个“稳重的人”,那么,比如,他对自己的过去又有怎样的看法呢?一个人在8年内不停地大叫大嚷,疯狂地、起劲地拥护革命,又反对革命;拥护普鲁士,又拥护教皇。这样的人能算稳重的人吗?这种人的抱怨往往又是对别人的告发^①,这种人是天生的告密者,他怀疑的人总是一批又一批,难道能把这种人算做我们这里的稳重的人吗?⁷⁶

弗兰茨·卡尔·约埃尔·雅科比在语言上的混乱是同他思想上的混乱完全一致的。我不敢相信,德语能够这样贴切地把混乱不堪的观念表达出来。而在他的小册子中却把从来没有见过的词语堆砌在一起,把相互排斥的概念同某一个万能的动词相搭配。最最标准的、最最纯朴的语句突然出现在约埃尔革命年代的回忆中^②,出现在门采尔、莱奥和哥雷斯的值得怀疑的话语中,出现在被曲解了的黑格尔的思想中。诗人在这一切的上空挥舞自己的猎鞭,于是这群野兽就跌跌撞撞,踉踉跄跄地向前狂奔,最后,在惟一能拯救世人的教会的怀抱里得到了安宁。

这部杰作是用假平行结构,用陈旧的“一切都重复两遍(有时三

① 文字游戏:“klagen”意为“抱怨”,“verklagen”意为“告发”。——编者注

② 见弗·卡·约埃尔·雅科比《柏林印象和状况》1836年阿尔滕堡版第1、2卷。——编者注

遍或六遍)的堂皇笔法”写成的,其真正内容是一个犹太教徒和改宗信徒的饱含情感的抱怨,其次是一个天主教徒的抱怨。作者通过这些抱怨超越了片面的饱含情感的主观态度,展示出一个纯粹现代的剧本。这个剧本的中心是作者的刚毅的个性披上了悲剧的外衣(作者看上去至少是相当悲痛的),而在剧本令人沮丧忧伤的混乱的上空,升起了天主教会的中世纪曙光。新的预言家约埃尔从现代的一片混沌之中拔地而起,并且预言:一切革命的、自由的、黑格尔门徒⁷⁷的和新教的意图都将破灭,它们应当让位于没有思想的新时代。一切不听从主教权杖指挥的东西都应当受到诅咒;只有“普鲁士祖国”获得虔诚的祝愿。相反,卡洛斯派⁷⁸的巴斯克人和“比利时的夜莺”⁷⁹都以一死来取悦于主子罗耀拉。显然,雅科比先生对雅各宾时期的恐怖主义⁸⁰记忆犹新。对耶稣会教义和君主制原则的一切敌人,首先是对新哲学家进行血腥的镇压,这些新哲学家佩带着用混乱概念做刀鞘的匕首,而在他们花花绿绿的破布衣下是众所周知的白色裹尸布(至少雅科比先生很早就十分了解这一点),教士和君主一同在这白色裹尸布里长眠。但是这位新预言者了解哲学家,他自己说:“我一向是理解你们的。”^①他为导师^②本人进行辩解,因为导师的某些思想像雪花一样纷纷落到雅科比先生发热的头上,当然,也就在那里化成了水。面对着随之而来的老鹰和猫头鹰的大合唱,面对着恶魔似的欢呼,批评理所当然就停止了。

在约埃尔·雅科比身上所表现的那种骇人听闻的极端,是一切愚蠢的骑士先生们最终必然要陷入的极端。对自由思想的任何敌视

① 约·雅科比《斗争与胜利》中的话。——编者注

② 指黑格尔。——编者注

态度,对精神的绝对权力所持的任何反对态度,最终都必然陷入那种极端,不管这种态度表现为野蛮的不守法纪的长裤汉⁸¹主义,还是表现为没有思想的奴颜婢膝;表现为虔诚派所留的分头,还是表现为天主教神父的削发圆顶。约埃尔·雅科比是一个活的战利品,是思维着的精神获得的胜利的标志。凡是捍卫 19 世纪的人,都可以用胜利者的眼光看着这位遭到惨败的当代诗人,因为本世纪的一切敌人迟早会遭到和这个诗人同样的下场。

弗里德里希·奥斯瓦尔德

弗·恩格斯写于 1840 年 2—3
月中

载于 1840 年 4 月《德意志电
讯》第 55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 卷翻译

为德国《贵族报》做的追思弥撒⁶²

震怒的一天,这一天,
世界将变成灰烬。①

一天,路德拿出《新约》的原文并借助这股希腊之火把中世纪的数百年,连同这数百年的领主统治和农奴制度,连同这数百年的诗情画意和愚昧无知一并化为灰烬,这一天以及后来的300年终于唤醒了一个时代,②

“这个时代完全属于社会舆论。关于这个时代,拿破仑——尽管在人们的心目中,特别是在德国人的心目中,他的品质有许多应受指摘的地方,他那罕见的洞察力却是不容抹杀的——曾经说过:‘新闻事业是力量’”。

我在这里引用这段话,是为了指出《贵族报》的创刊广告③——这段话就是从这里援引的——是多么缺乏中世纪精神,就是说,是多么愚昧。德国《贵族报》理应给社会舆论加冕并使它觉醒,因为很清

① 引自天主教的追思弥撒。——编者注

② 指马丁·路德从1521年起将希腊文的《新约全书》翻译成德文一事,恩格斯认为这是宗教改革运动的象征。——编者注

③ 指(1840年1月1日创刊的《德国贵族报》征订启事),载于1839年8月28日《发言人报,或莱茵—威斯特伐利亚通报》第69号。——编者注

楚：谷登堡发明印刷术不是为了帮助某个从事蛊惑宣传的白尔尼，或者帮助黑格尔（早先海涅证明他是奴颜婢膝的^①，而后舒巴特证明他是革命的^②），或者帮助其他某个市民把混乱思想传播于世。不，他发明印刷术仅仅是为创办《贵族报》提供可能。让它安息吧，它已经与世长辞了！它仅仅向这个可恶的、非中世纪的世界胆怯地窥视了一下，面对一片荒凉景象，面对民主主义贱民的诽谤，面对那些与宫廷无缘的人的令人吃惊的高傲，面对那些一在贵族城堡门口出现就会受到皮鞭欢迎的当代种种悲惨状况、相互关系和混乱现象，它那纯洁的处女灵魂，或者毋宁说，高贵处女的灵魂，就恐惧地躲开了。让它安息吧，它已经与世长辞了，再也见不到民主的空洞无物，见不到现存事物的动荡不定，见不到豪门显贵的眼泪，它已经长眠了。

主啊，让它永远安息吧！

然而，它的逝世，毕竟是我们的很大损失！在所有那些起码要有16代祖宗的大人先生们才能出入的沙龙里曾是多么愉快啊！在正统贵族阶级那已经丧失了一半的前哨上又曾有过怎样的欢呼雀跃啊！瞧，在那把祖传的安乐椅上坐着一位仁慈的老丈，周围有一群爱犬，他右手拿着祖传的烟斗，左手握着祖传的短柄长鞭，虔诚地研究着摩西一经记载的洪水灭世以前的家谱。这时，门开了，有人给他送来一份《贵族报》创刊广告。这位显贵一见到用大号字印刷的贵族这个词，就连忙正了正眼镜，怡然自得地看起报来。他发现这家新创办

① 指海涅的《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编者注

② 见卡·舒巴特《论黑格尔国家学说与普鲁士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的最高原则的对立》1839年布雷斯劳版。——编者注

的报纸也为家庭新闻开辟了一块园地，想到人们将来给他写的讣闻（他要是能亲自读到它，该多么有意思啊！），不禁感到乐滋滋的，那时，他将和自己的祖先团聚喽。可是，这时有几位年轻的少爷骑着马进了城堡大门，老丈连忙派人去请他们。狄奥多里希·“冯·德尔·奈格”^①先生用鞭子把马赶进马厩；济格瓦特先生撞倒了几个仆人，一脚踩在猫尾巴上，大摆骑士威风，把一个前来哀求而遭到拒绝的老农推到一边；吉瑟莱尔先生用体罚威胁仆人，要他们仔细地做好打猎的一切准备；最后，年轻的贵族们吵吵嚷嚷地走进大厅。狗叫着向他们扑去，但挨了一顿鞭子，又被赶到桌子底下。济格瓦特·冯·德尔·奈格先生用他尊贵的脚踢了一下自己的爱犬，让它安静下来，这一回，他没有遭到他满心欢喜的父亲往往在这种情况下投来的生气的目光。狄奥多里希先生除了读圣经和家谱以外，还读过百科全书上的一些东西，因而他的外来词发音最准确。于是由他宣读创刊广告，而老丈听得直流欣喜的眼泪，竟把有关缴纳赎金的指令和向贵族征收赋税的事给忘了。

一位仁慈的太太骑着白纸溜蹄马，多么彬彬有礼、端庄谦逊、降贵屈尊地来到这个现代世界，她的两个骑士多么勇敢地眺望着这个世界！两人都是彻头彻尾的男爵，都是嫡传的64次门当户对的婚姻的结晶，两人的每一瞥都是一次挑战！第一个是冯·阿尔文斯莱本先生，从前他曾骑着他那骑士的战马，驰骋于法国长篇小说和回忆录

① 奈格伯爵是谷兹科在其小说《布拉泽多和他的儿子们》(1838年斯图加特版)中塑造的一个人物形象，在文学作品中这一形象常常被作为贵族的象征。“奈格”(Neige)德文原意是“余孽”、“后裔”；狄奥多里希·“冯·德尔·奈格”的意译是：“贵族余孽”狄奥多里希。恩格斯借此讽刺当时德国封建的遗老遗少。——编者注

的贫瘠荒原上，如今竟敢攻打市民无赖了。他的盾牌上写着一句格言：“以正当手段取得的权力永不会失效。”他向全世界大声疾呼：“过去，贵族们可以引以为荣的是建立功勋，现在却躺在功劳簿上，或者说得清楚些，现在闲散起来了；贵族曾大力保卫了诸侯，从而也保卫了人民，所以我关心的是这些伟大的功绩不要被遗忘，而我所钟爱的《贵族报》——愿它安息——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士，谁否认这一点，谁就……”

但是这位高贵的英雄突然从马上摔了下来，接替他的弗里德里希·拉莫特·富凯男爵先生摇摇晃晃地来到竞技场上。“浅棕色的”老马洛西南特，由于长期拴在马厩里，马掌都脱落了。这匹老马即使在自己的黄金时代也没上过膘，并且早已不在北方勇士的马鞍下浪漫地跳跃了，现在却突然踢蹬土地。冯·富凯先生忘记了对《柏林政治周刊》作一年一度的诗歌评论，吩咐把铠甲洗刷干净，牵出那匹瞎眼的老马，以单枪匹马的英雄气概踏上时代思想的十字军远征的征途。但是，为了让沽名钓誉的市民阶层别以为老勇士那支折断了的长矛是对准他们的，富凯便掷给他们一篇《敬告读者》^①。这种降贵屈尊的好意倒是值得研究的。

这篇文章教导我们，世界历史的存在，并不像黑格尔极端错误地认为的那样，是为了实现自由的概念，而仅仅是为了证实三个等级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贵族应该打仗，市民应该思考，农民应该种田。不过这不应该成为等级差别；等级之间应该互相支持，互相补充新鲜血液，但不是通过门第不相称的婚姻，而是通过晋升等级来进行。当

^① 指《德国贵族报》的编辑富凯写的题为《敬告读者》的一篇社论，刊登在该报 1840 年 1 月 1 日第 1 号。——编者注

然,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贵族这个由强盗山寨的高地涌出的清泉汇集而成的“澄澈如泉水的湖”,竟还需要新鲜血液。但是,尊贵的男爵会允许人们,不仅允许市民,而且允许“骑士的马夫”,甚至也可能允许裁缝帮工来为贵族等级补充新鲜血液。不过,富凯先生没有说明其他等级应该如何由贵族等级来补充新鲜血液。也许是通过贵族队伍中没落的人来补充吧;或者,由于富凯先生大发慈悲,甘愿承认贵族的内心世界其实并不比平民美,因而对于贵族来说,晋升为市民等级或者甚至晋升为农民等级,也许就像贵族的证书对于市民一样光荣吧?在富凯先生的国家中,人们关心的就是不让哲学太占上风。康德及其永久和平的思想^①在这个国度里会受到火刑,因为有了永久和平,贵族们就不能打仗了,顶多只能做手工业帮工。

可见,富凯先生由于认真钻研历史和政治学,理应晋升为会思考的等级,即市民等级。他善于在匈奴人和阿瓦尔人中间,在巴什基里亚人和马喜坎人中间,甚至还在洪水灭世以前的人们中间,不仅发现可敬的公众,而且发现显赫的贵族。此外,他还有一个崭新的发现:在中世纪,当农民还是农奴的时候,他们便受到其他两个等级的钟爱和厚遇,而且报之以同样的钟爱和厚遇。他的语言是无与伦比的,他把“扣人心弦的诗句”投向读者,并且“善于从最黑暗的自在现象〈黑格尔——先知中的扫罗〉中淘取黄金”。

让永恒的光辉照耀着他们吧——

他们真正需要的就是这个。

^① 暗指伊·康德《论永久和平。哲学概述》1795年柯尼斯堡版。——编者注

已经寿终正寝的《贵族报》还有许多很妙的思想，诸如关于贵族地产问题的思想以及许多其他思想，要对这些思想全部赞颂一番是不可能的事。不过，它最妙的思想还是在创刊号的启事中刊登的一桩**门第不相称的婚姻**。它是否准备以同样的仁慈把冯·路特希尔德先生也算做德国贵族，这一点倒是没有说。愿上帝抚慰可怜的父母，愿已故者晋升为天国的伯爵。

让它安息吧，
直到世界末日！——

不过，要像正直的市民尽义务那样，我们要给它高唱追思弥撒，发表墓前演说。

号角长鸣，阵阵奇声，
遍传普世，万国故冢，
召唤众民，驱往主座。

难道你没有听见那使基石倒塌、使大地欢乐地震动、因而使茔墓迸裂的号角声吗？世界末日，即再也没有黑夜相继的那个白昼已经来临；精神，这永恒的君主已经登上了自己的宝座；他的脚下聚集着地球上的芸芸众生，都想汇报自己一生的言行。新的生活正在向全世界渗透，古老的部落仿佛一棵大树，枝繁叶茂，正在清晨的微风中愉快地摇摆，枯枝残叶被抖落一地，由上帝用闪电亲自点燃，化为灰烬。对尘世的世世代代的审判已经结束，往日的子孙们都希望像中止一场遗产诉讼那样中止这种审判；但是，永恒的法官用他犀利的目光严峻地逼视着他们，人们尚未施展的才能被夺走了，而且他们被推入黑暗的深渊，那里没有一线精神的光辉使他们感到快慰。

弗里德里希·奥斯瓦尔德

弗·恩格斯写于1840年3月

载于1840年4月《德意志电
讯》第59、60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3卷翻译

*关于阿纳斯塔西乌斯·格律恩 谋求侍卫官职位的活动⁸³

现在,阿纳斯塔西乌斯·格律恩正在谋求侍卫官的职位,这不禁使我想起两年前他发表在《雅士报》上的一首诗,题为《背叛》^①,诗的最后几行是:

当我还身康体健,
你们会看到我站在这一边
倘若你们见我己门庭改换,
那时我不是气息奄奄,便是已把气咽!
视我如同过世吧,
因为人生痛苦莫过于:
让活人,
在自己的墓碑前踌躇。

这些诗句几乎是一种预感。

弗·奥·

① 阿·格律恩《新诗集》第2首。——编者注

弗·恩格斯写于1840年3月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40年4月《德意志电
讯》第61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3卷翻译

圣赫勒拿岛⁸⁴

片 断

你是一座骄傲的山崖，屹立在寂寞凄凉的海上，
你是一座坚固的坟墓，将一个超群的铁汉埋葬，
在这里，他曾对自己铸成的那个时代重新思量，
在这里，他忍受普罗米修斯的痛苦，直到死亡；
上帝创世时曾经点燃许多红烛，
为的是将自己的作品照亮，
你本是那些燃尽的残烛中的一支，
现在你却为何穿起了祭司的黑色服装？

也许是那些燃尽的残烛，想给你派来一位英雄，
在新世纪诞生的时刻，
这位英雄必定要用闪电照亮苍穹，
而且要用惊雷让大家深受震动，
直到新生婴儿的第一声悲啼，
不知不觉消逝在浩浩长空；
这时候，时代却对英雄进行恶意的戏弄，
将他抛到其他那些燃尽的残烛之中。

弗里德里希·奥斯瓦尔德

弗·恩格斯写于 1840 年 5 月
底—7 月 2 日之间

载于 1840 年 11 月《德意志电
讯》第 191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 卷翻译

傍晚⁸⁵

明天一定会到来！

——雪莱

我坐在花园里——
夕阳刚刚沉入大江；
红日高照时，江水还在悄然流淌，
现在却欢腾激荡，闪耀万点霞光。
园里的鲜花黯然神伤，
因为它们失去了太阳的明媚光芒；
只有小鸟停歇在高高的树梢，
将爱情的歌谣齐声欢唱。
那些远渡重洋的船舶，
静静地停泊在浪谷波峰之上。
远处的木桥传来一阵喧响，
桥上走过晚归的人群，显出疲惫的模样。
明亮的酒杯盛满泛沫的清凉酒浆，
卡德龙的剧本就放在我面前的桌上；

对着美酒和扣人心弦的悲剧，
我这个豪饮的酒客已经进入醉乡。

二

西边的晚霞已经泛白——
请耐心等待，自由的早晨必将到来，
旭日将会升起，永放奇光异彩，
黑夜遁向远方，带走忧郁悲哀。
这时在花圃内外，即使是没有播种的地带，
也都有新蕾绽放初开，
大地变成花园，处处流光溢彩。
百花千树纷纷在异域生长，
和平的棕榈装点北国边疆，
爱情的玫瑰映衬冰雪之乡。
坚实的橡树移植到南方，
枝干化为棍棒，打在暴君头上；
谁使国家恢复安宁，
谁就能戴上橡叶之冠，获得荣光。
芦荟在各地发芽生长——
它周身多刺、质朴无华而又十分茁壮，
人民的精神就像它那样坚韧顽强，
它会在转瞬之间发出爆裂的声响，
让一朵艳丽的鲜花冲破屏障，盛开怒放，
这鲜花本是暗中燃烧的自由之火，

它要赶在谄媚者烧香之前，
让上帝感受到它散发的浓郁芬芳。
此时只有柏树在丛林中默默无语，
它们寂寞孤独，早已被人遗忘。

三

到那时，鸟儿就会跃上绿色的树梢，
用嘹亮的歌声宣告：东方已是霞光万道。
鸟儿早已知晓：
浓云密雾一旦沉入谷底，
一轮红日就将升上碧霄，
这些鸟儿便是诗坛的英豪；
它们的诗句随风传扬，
自由的风儿与自由的诗韵结伴飞翔。
这些歌手不是站在宫殿的哨楼顶上，
因为贵族的宫殿早已倒塌，只剩下断壁残墙；
歌手们站在迎风挺立的橡树之上，
勇敢地、无忧无虑地眺望太阳；
虽然这期待已久的阳光使它们头晕目眩，
但它毕竟是普照世界的纯洁之光。
我也是自由歌手中的一员，
白尔尼就像那株橡树一样，
一旦压迫者给德国紧紧地套上镣铐，
我就会一跃而登上橡树的枝条。

勇敢的鸟儿翱翔在自由的云霄，
是的，我就是它们中间的一只小鸟，
即使只当一只麻雀，我也绝不计较；
我宁肯在它们中间当一只麻雀，
也不愿做一只夜莺在笼中鸣叫，
用自己的歌声为王公大人效劳。

四

到那时，大船将乘风破浪，
它不再为少数人发财而载货远航，
它不再满足奸商囤积居奇的欲望，
它如今将人类幸福的种子装满船舱；
这大船就像一匹欢腾跳跃的骏马，
它的骑手将使献媚者和伪君子走向灭亡；
这大船勇敢地驱除忧郁悲伤，
它象征着一种憧憬自由的思想。
船旗上不再印有国王的徽号，
船员们不必再鞠躬致敬、诚恐诚惶；
船旗上画的是一朵彩云，
在闪电划破长空、雷雨渐渐停歇之后，
一道祥和的长虹将环绕彩云熠熠放光。

五

到那时，爱情将架起一座座桥梁，
那无形的桥梁将连接一颗颗心脏；
即使岁月的湍流在桥下汹涌激荡，
即使激情的波涛溅起浪花不断飞扬，
这桥梁岿然不动，如同金刚石一般坚强，
闪光的自由旗帜在桥上飘扬，
人们行走在这座桥上，
无论他们眺望何处，无论他们走向何方，
他们都会看到好客的人家，房舍在蓝天下高耸，
他们到处受到款待，一洗旅途的疲劳酸痛；
当他们在床上躺下，双眼睡意朦胧，
他们会感到十分踏实，如同回到自己的家中。
还有一种更纯洁的信念，将架起通天的新桥，
人们从桥上走向天堂，显得多么踊跃，
他们要瞻仰众神永恒的真实风貌，
他们十分虔敬，同时又非常自豪。
人们从天堂的怀抱中走来，
又重新回到天堂的怀抱。
他们感到自己是一个个环节，从属于智慧的链条，
这链条将永远把物质世界环绕。

六

到那时，新的美酒将斟满酒杯，
这自由的酒浆格外令人陶醉；
它不会使人堕入迷雾，昏昏欲睡，
它将使你耳目一新，感觉更加敏锐，
你侧耳倾听，
可以听到天体的旋律在流转萦回，
你的血液将在脉管里升华，
同茫茫无际的云天交汇；
你的目光将穿过亘古长存的苍穹，
去征服九霄云外的星座，
就像那骁勇的武士驰骋扬威；
这时候，昔日的那些悲惨景象，
就会像飘忽的磷火悄然消退。

七

到那时，新时代的卡德龙将应运而生，
他将潜入诗歌之海探寻珠宝，
他的诗色彩绚丽、感情炽烈，
就像高高堆积的雪松
幽香缭绕，燃起献祭的火苗；
他的歌声悠悠回荡，金色的琴弦铮铮鸣响，

他预言暴君将在血泊中灭亡：
人们将听到豪迈的胜利之歌，
祥和的气氛将遍布四面八方。
他歌唱人们
如何在曼蒂布勒桥上^①，
使暴君的军队成为残兵败将；
如何冲过密集的长矛，
勇敢地走向庄严崇高的自由之乡。
他歌唱人们
如何成为讲信誉的医生^②，
如何像那位坚毅的亲王^③
在囚禁中久久地渴望获得解放。
到那时，自由就像天国的女儿^④
兴高采烈地从天而降，
她那美妙的歌声令人心醉神往；
到那时，人生就如同甜蜜的梦乡^⑤。
欢乐的酒杯将重新闪耀清澈的光芒，
杯中盛满纯净而又浓烈的酒浆；
太阳将驱散乌云和忧郁，

-
- ① 《曼蒂布勒桥》。
② 《讲信誉的医生》。
③ 《坚毅的亲王》。
④ 《天国的女儿》。
⑤ 《人生如梦》。

欣喜地把四五月的清晨^① 照亮。

八

但是,新太阳何时升起,
旧时代何时分崩离析?
我们已经目送旧太阳西沉,
但茫茫黑夜何时才现晨曦?
忧伤的月亮透过云层窥视大地,
浓重的云雾笼罩着幽深的谷底;
人间的一切都在云雾中沉睡,
只有我们醒着,像盲人一样摸索途径。
要有耐心!那包围月亮的乌云
将被初升的红日驱除干净;
那飘荡在幽谷的云雾
正是被晨风吹醒而翩翩起舞的精灵。
东方升起了启明星,
那血红的光芒穿透了浓雾阴云——
看!鲜花的蓓蕾已经绽放,
听!小鸟儿正在齐声欢唱。
耀眼的光芒已把半边天照亮,
座座雪峰变得像玫瑰色的钻石一样;
金色的云朵在天边舒卷,

① 《四五月的清晨》。

就像太阳的骏马把头颅高昂；
请看那万道霞光流泻的地方，
人们将在欢呼中迎来刚刚升起的太阳！

弗·恩格斯写于 1840 年 6 月
初一—7 月 2 日

载于 1840 年 8 月《德意志电
讯》第 125 号

署名：弗里德里希·奥斯瓦尔
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 卷翻译

夜 行⁸⁶

我在漆黑的夜晚独自驱车
行驶在你们熟悉的德意志之邦，
环顾四周，人们的心遭到强权蹂躏，
郁积的愤懑燃起怒火万丈。

怒火燃烧在人们心头，
因为人们的自由已被夺走，
这自由是历尽艰辛、日夜奋斗的成果，
如今却遭到恶毒的嘲讽、讥笑和诅咒。

浓雾笼罩原野和牧场，
微风轻拂沉睡的白杨，
白杨偶尔被微风惊醒，
随即又重新进入梦乡。

夜空明澈，镰刀似的新月如同达摩克利斯剑
高悬在我正要前往的城市上空，
君主的雷霆使四方震悚，
瞬息之间就会将目标击中！

在我的车轮旁有一群恶犬，
它们一边蹦跳一边向我狂叫，
这些畜生与首都的文痞同属一类，
莫非因为嗅出我的自由精神而十分气恼？

你们这群恶犬对我有何妨碍？
我照样高枕而卧，自由、大胆地憧憬未来。
我正告你们不要打错算盘，
我们知道，黎明前的夜魔最会兴妖作怪！

是的，清晨即将来临，
晨星闪烁，昭示着黎明，
自由的钟声把一切善良的人唤醒，
钟声预告的不是风暴，而是令人欣喜的和平！

精神之树以巨臂般的粗根
把旧时代的残余碾成齏粉，
它舒展枝干向大地撒下鲜花，
朵朵鲜花永远放射出金色的光华！

于是我安然入睡，清晨醒来，
只见欢乐的土地阳光普照，
我看到施梯韦的城市^①流光溢彩、灿然微笑，

① 指奥斯纳布吕克市，约·卡·贝·施梯韦曾任该市市长。——编者注

这座自由之城在朝阳下分外妖娆。

弗·恩格斯写于 1840 年 6 月
中—7 月 2 日之间

载于 1841 年 1 月 3 日《德意志
信使》第 1 期

署名：弗里德里希·奥斯瓦
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 卷翻译

风 景⁸⁷

古希腊很幸运地看到，它的风景的特点通过它的居民的宗教得到了反映。古希腊是一个泛神论的国度。它的全部风景镶在，至少可以说曾经镶在和谐的画框里。它的每一棵树，每一泓泉水，每一座山都太引人注目了，它的天空过分蔚蓝，它的阳光过分灿烂，它的海洋过分浩瀚，所以它们不能满足于雪莱所颂扬的自然精神^①的纯朴神化，不能满足于包罗万象的帕恩神^②的纯朴神化；大自然的每一个单独部分也因自己的完美无缺而都要求有自己的神祇，每一条河都有自己的河泽女神，每一片树林都有自己的森林女神——古希腊人的宗教就是这样创立起来的。其他地区没有这样幸运，没有哪一个民族把景物作为自己信仰的基础，它们只好等待诗人来唤醒沉睡在它们之中的宗教神灵。当你站在宾根郊区的龙岩山或罗胡斯山上，越过葡萄藤飘香的莱茵河谷眺望同地平线融成一片的远远的青山、洒满金色阳光的郁郁葱葱的田野和葡萄园、河里倒映的蓝天，这时，你会觉得明朗的天空垂落大地，并且在大地上反映出来，精神沉浸于

① 自然精神是雪莱的长诗《麦布女王》和其他作品中象征泛神论的形象。——编者注

②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讲演录》中解释了古希腊关于包罗万象的帕恩神的观念是如何从希腊世界的地理与人种因素中产生出来的。——编者注

物质之中，道成肉身并且生存于我们中间——这就是具体化了的基督教。北德意志荒原同这种情景完全相反，那里无非是干枯的草茎和意识到自己柔弱而不敢从地面挺立起来的羞怯的欧石南；有些地方可以见到原来是坚韧挺拔而现在被雷电劈倒的树木；天空越是晴朗，它就越是扬扬自得地远离垂头丧气地躺在它面前的该诅咒的贫瘠大地，就越是会用它的眼睛，太阳，怒视着光秃秃的寸草不生的沙地：这里就表现了犹太人的世界观。

不少人咒骂荒原，整个文学^①充满了对它的诅咒，普拉滕在《奥狄浦斯》中也仅仅把荒原当作讽刺作品的陪衬。人们不屑于探寻荒原上那罕见的迷人的特征、揭示它那隐蔽的诗一般的魅力。其实，只有生活在风光明媚的地方，生活在葱郁苍茫的山坳中的人，才能真正感觉到北德意志的撒哈拉的恐怖和绝望，也才能有兴趣去寻找这块地方那种隐蔽的、像利比亚的海市蜃楼那样不常见的美。只有易北河左岸的马铃薯田才蕴藏着真正的德意志式的单调平凡。而萨克森人这个有着丰功伟绩的德意志部落的故乡，即使是一片荒凉也是富有诗意的。在暴风雨之夜，云像魅影似地在月亮四周飘浮，远处犬吠不已，你可以跨上骏马奔向茫茫荒原，在风化的花岗岩石块和巨大的坟丘之间纵马驰骋。远处，沼泽地的水洼映着月光，磷火在它的上面闪耀，暴风雨阴森可怖的呼啸声在辽阔的平原上震荡，大地在你的脚下颤动，你会感到好像进入了德国民间传说中的境界。只有当我熟悉了北德意志荒原，我才真正懂得了格林兄弟的《儿童和家庭童话集》。所有这些童话

① 恩格斯在此加了一个脚注：“在《布拉泽多》第3卷中有个老人是关怀荒原的。”这里指卡·谷兹科的小说《布拉泽多和他的儿子们》1838年斯图加特版。——编者注

几乎都发生在这里：夜幕降临，人间的一切都消失了，而民间幻想中令人恐惧的、不成形的东西在大地上空一掠而过，荒凉的大地即使在晴朗的白天也使人胆寒。这些故事表现了荒原上一个孤独的居民在暴风雨之夜穿越自己乡土或从高塔上眺望荒凉的原野时的种种感情。于是，童年时代留下的荒原上暴风雨之夜的印象又在他的眼前浮现，并且形成了童话。在莱茵河流域或在士瓦本，你们听不到民间童话产生的秘密。然而在这里，每一个闪电之夜——按劳伯的说法，电光闪闪之夜——都以阵阵雷鸣叙述着这一点。

我为荒原辩护而倾吐的蛛丝，若不是缠在倒霉的、涂着汉诺威国旗颜色^①的路标上，也许会随风飘游，不绝如缕。我久久地思索着这些颜色的意义。普鲁士王国国旗的颜色本身固然不能表明蒂尔施在自己拙劣的普鲁士国歌^②中想要表明的色彩，但是，无论如何这些颜色的平淡无奇仍然会使人想起那冷酷无情的官僚制度，想起那普鲁士政权下的莱茵地区居民尚未完全理解的东西。可以看出，黑白之间的尖锐对比，犹如专制君主制中君臣之间的关系一样分明。既然按照牛顿的说法，白与黑原来根本不是颜色，那么它们的含意就可能是：专制君主制下奉公守法的思想方法是根本不带有任何色彩的东西。汉撒各城市居民的鲜明的红白旗至少在过去是合适的；法兰西的智慧在三色旗上大放异彩，连淡漠的荷兰也把这个旗子的颜色据为己有，看来，这大概是为了自我揶揄吧；当然，最美丽、最有意义的，无疑还是倒霉的德意志三色旗。可是汉诺威旗子的颜色呢！请设想一下，一个身穿白色

① 黄色和白色。——编者注

② 伯·蒂尔施《普鲁士国歌》，载于蒂尔施《歌曲和诗歌集》（由其在哈尔伯施塔特城内外的朋友出版）1833年哈尔伯施塔特版。——编者注

裤子的纨绔子弟整个小时越野似地在渠边和刚刚犁过的土地上奔跑，请设想一下罗得的盐柱^①——昔日的汉诺威的 *Nunquam retrorsum*^②的例子，很多人都可引为鉴戒，——请设想一下，没有教养的贝都英青年向这个高贵的纪念物抛掷土块，那你就得到一根绘有汉诺威徽章的界桩了。也许，白色表示清白无瑕的国家根本大法，而黄色表示某些御用文人用来溅脏根本大法的污泥吧？⁸⁸

如果要指明各地的宗教特点，那么荷兰的风景实质上是加尔文教¹²派的。远望荷兰风景，十分单调平凡、没有灵性，与此相配的只有灰色的天空，这一切给人的印象，就像多德雷赫特宗教会议⁸⁹绝对正确的决议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一样。风车，这种在风景中惟一活动着的景物，使人想起命运所选定的东西，它只有靠着神的那点儿安排才能转动；其他一切都处于“精神死亡”的状态。莱茵河，它像活跃涌动的、生气勃勃的基督教精神，在干涸的正统思想里正在失去自己肥沃大地的力量，而且必将完全被泥沙所淤积！隔河相望，对面荷兰那边的河岸就是这样；据说，该国的其他地方比较美，可是我不熟悉这些地方。——鹿特丹绿树成荫的码头、运河和舟楫，在来自德意志内地的小城市居民看来就是一片沙漠中的绿洲了；在这里你会懂得，弗莱里格拉特的幻想何以能随着离去的三桅舰奔向远方，奔向更繁茂的河岸。往前又是讨厌的泽兰诸岛，除了芦苇和堤坝、风车、钟声和鸣的教堂尖塔，就什么也没有了。轮船令人烦躁地穿行于这些岛屿之间！

① 据圣经传说，罗得的妻子从所多玛和蛾摩拉逃出时，由于违背了决不回头的诫命而变成了一根盐柱（圣经《旧约全书·创世记》第19章）。——编者注

② “决不回头”（指汉诺威盾形徽章上的题字）。恩格斯借此影射恩·奥古斯特宣布重新回到1819年的宪法。——编者注

最后,当我们走下庸人思想的堤坝,从令人窒息的加尔文教派的正统教义束缚下冲出来,进入自由精神的广阔天地时,我们感到多么惬意啊! 赫尔弗特斯莱斯港消失了,瓦尔河的左右两岸都倒映在澎湃欢腾的浪涛之中,含沙的黄色河水变得一片墨绿,现在让我们忘掉已经过去的一切,兴高采烈地奔向碧透澄澈的河水!

你还是把加在你身上的痛苦
统统忘掉!
一心一意地走上
广阔的自由大道。
苍穹低垂,
与大海拥抱;
你被分成两半,
海空之间哪有通路可找?

苍穹低垂,
拥抱着美丽的寰宇;
它亲吻着寰宇,
陶醉于它美丽的肢体。
爱情的波涛,
急剧涌起;
你啊,你被分成两半,
怎能把自己的行程坚持到底?

看啊,爱的上帝
降临凡尘,
而人是

爱情永驻的保证！
上帝不正是
在你心中长存？
让它自然而然地流露吧，
做配得上它的人！

你攀上船头桅杆的大缆，望一望被船的龙骨划破的波浪，溅起的白色泡沫从你头顶高高地飞过；你再望一望那遥远的绿色海面，那里，波涛汹涌，永不停息，那里，阳光从千千万万舞动着的明镜中反射到你的眼里，那里，碧绿的海水同倒映在水中的蔚蓝色的天空以及金色的阳光交融成一片奇妙的色彩；——那时候，你的一切无谓的烦恼、对敌视光明的人和他们的阴谋诡计的一切记忆都会消失，并且你会融合在自由的无限精神的自豪意识之中！我只有过一次印象能够同这种体验相比：当最了不起的一位哲学家^①的神的观念，19世纪最宏伟的思想，第一次呈现在我面前的时候，一阵同样幸福的战栗在我身上掠过，宛如从晴空飘来的一阵清新的海风吹拂在我身上；思辨哲学的深邃，宛如无底的大海展现在我面前，使那穷根究底的视线，怎么也无法从海上移开。我们是在神的怀抱中生活，行动，存在！在海上，我们开始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感到周围的一切和我们自己都充满了神的气息；整个大自然使我们感到如此亲切，波涛是如此亲密地向我们频频点头，天空是如此可爱地拥抱着大地，太阳闪烁着非笔墨所能形容的光辉，仿佛用双手就可以把它抓住。

太阳正在西北方徐徐沉落；在太阳左面，一条闪闪发光的云带突现在海面上，这是肯特州的海岸，是泰晤士河南岸。暮霭笼罩着大

^① 显然是指黑格尔。——编者注

海,只是在西方,天空和大海披上了紫红色的晚霞;东方的天空闪耀着深蓝色,在那上面金星已经熠熠发光;在西南方,马盖特沿地平线伸展开来,城中房子的窗户上映着晚霞,像一条射出迷人光辉的金色长带。现在,你可以挥舞帽子,并且斟满酒杯,愉快地欢呼,向自由的英国致敬吧。晚安,祝你愉快地醒来时已到了伦敦!

你们这些从未见过火车,却抱怨火车单调乏味的人,现在就请坐一坐从伦敦开往利物浦的列车吧。如果说世界上有一个可以乘火车穿越全国的国家,那就是英国。这里没有令人眼花缭乱的美丽景色,没有崇山峻岭,但是这个到处都有缓缓起伏的丘陵的国家,在不太明亮的英国式阳光的照耀下却有着神奇的魅力。你会对那些经过简单的点缀所形成的各种组合感到惊讶;大自然用几座小丘、一片田野、一些树木和放牧的牲畜制作出千万幅优美的风景。田野上零散的和成片的树木与田野显得异常美丽,使得整个地区就像一座花园。接着是隧道,它使火车在黑暗中行驶几分钟以后进入峡谷,从这里出来你又会突然置身于欢乐的阳光灿烂的田野上。有个地方,铁路要经过一座高架桥,跨过一条很宽的山谷,紧底下是城市和村庄,树林和牧场,一条小河弯弯曲曲流经其间,左右两边都是连绵不断的山峦,而诱人的峡谷在阳光下变幻莫测——有时云雾缭绕,有时阳光明媚。但是你刚刚来得及看一眼这奇妙的地方,便已经离开了它,进入光秃秃的峡谷,这时你才有时间用想像去回忆这幅神奇的画面。就这样一直到夜幕降临,睡魔使你闭上因眺望而感到疲倦的双眼!啊,不列颠内地蕴含着多么丰富的诗意啊!你常常会觉得自己还生活在欢乐的英国的黄金时代,觉得自己见到莎士比亚背着猎枪在灌木丛中悄悄地寻找野物,或者你会感到奇怪,在这块绿色草地上竟然没有真正演出过莎士比亚的一出神妙的喜剧。因为不管剧中的情节发生在什

么地方——在意大利,在法国,或在纳瓦拉,——其实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归根到底总是欢乐的英国,莎士比亚笔下古怪的乡巴佬、精明过人的学校教师、可爱又乖僻的妇女全都是英国的,总之,你随处都会感到,这样的情节只有在英国的天空下才能发生。只有在《仲夏夜之梦》这样一些喜剧里,才会有像《罗密欧与朱丽叶》中那样典型的南方气候的影响,就连剧中人的性格也是这样。

现在,让我们回头再来看看自己的祖国吧!风景如画并富于浪漫色彩的威斯特伐利亚对自己的儿子弗莱里格拉特大为恼火。弗莱里格拉特由于莱茵地区更是风景如画、更富于浪漫色彩而完全忘了威斯特伐利亚^①;让我们说几句恭维话,安慰安慰它吧,免得它在第二册⁹⁰出版之前失去耐心。威斯特伐利亚同德国的其余部分由群山相隔,只有朝向荷兰的那一面是敞开的,就好像它被德国推出去了似的。但是它的儿女们是地道的萨克森人,是忠诚善良的德国人。这些山全都有令人神往的地方:南面是鲁尔河谷和伦讷河谷,东面是威悉河谷,北面是从明登到奥斯纳布吕克的绵绵群山——到处都有极其瑰丽的景色,只有在威斯特伐利亚的中部有一片单调的沙质地常年生长着杂草和庄稼。这里有古老美丽的城市,首先是明斯特及其哥特式的教堂和市场的拱廊,这里还住着安奈特·伊丽莎白·冯·德罗斯特-许尔斯霍夫和莱文·许金。我有幸在这里结识了莱文·许金,他好心地建议我看看那位女士的诗⁹¹,而我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并不是去分担德国读者对这些诗所犯的过失。这些诗再一次证明,备受赞扬的德国人的认真态度在评价诗时是十分轻率的。他们翻阅诗集,单看韵脚是否完美,

① 见斐·弗莱里格拉特《风景如画并富于浪漫色彩的威斯特伐利亚》1839年巴门—莱比锡版第1册。——编者注

诗句是否流畅,内容是否易懂,诗中是否有许多鲜明的、至少是动人的形象,——就凭这些作出判断。但是,有一些诗在描写大自然方面并不亚于雪莱,表现得感情深切、楚楚动人、独具一格,具有大胆的拜伦式的幻想,当然形式上略嫌生硬,而且没有摆脱方言;这样一些作品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谁愿意比平常更从容地读这些诗呢?人们在午休时随手拿一本诗来读读,因为诗的优美也许会驱走睡意!何况,这位女诗人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新教徒怎么会这样的作者发生兴趣呢!但是问题在于,如果虔诚主义¹¹使阿尔伯特·克纳普这个男子汉、教师、首席副牧师显得可笑,那么,幼稚的信仰对冯·德罗斯特女士倒很相称。这是一件关于妇女宗教自由思想的棘手的事。像乔治·桑和雪莱的夫人^①这样的妇女是罕见的。怀疑心太容易销蚀妇女的情感,它把理智上升为它在女性那里不应具有的一种力量。但是,如果我们这些新时代的儿女们所完全依赖的思想是真理,那么,妇女的心很快也将为现代精神的思想之花而热烈跳动,就像如今为教父的虔诚信仰而热烈地跳动一样;——只有到那时,年轻的一代才会同吮吸母乳一起吮吸新事物,新事物的胜利才会到来。

弗·恩格斯写于 1840 年 6 月
18 日—7 月 2 日之间

载于 1840 年 7 月和 8 月《德意志电讯》第 122、123 号

署名:弗里德里希·奥斯瓦尔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 卷翻译

① 玛丽·伍尔斯顿克拉夫特-雪莱,父姓戈德文。——编者注

* 不来梅通讯⁹²

剧院。出版节

7月于不来梅

据我所知,没有一家著名杂志在不来梅有常驻通讯员。根据这种普遍共识,不难得出结论:这里没有什么可写的。然而,情况并不是这样。我们这里有一家剧院,不久前,阿格奈莎·谢贝斯特、卡罗琳·鲍威尔、蒂夏切克、施勒德-代夫林特夫人还曾先后在这里演出。这家剧院的演出剧目,就演出质量来说,可以同其他一些比较著名的剧院媲美。谷兹科的《理查·萨维奇》⁵⁴和勃鲁姆的《时髦的狂热》曾在这里上演。有关这两个剧本中的前一个的评论很多。我认为,不久前刊登在《哈雷年鉴》上的一篇有关这个剧本的评论^①,除去常见的敌对言论外,包含着不少真实的东西,即作品的主要缺点在于母亲和孩子的关系不是无拘无束的,所以决不能把它当作戏剧的基础。谷兹科也许早已看到这一缺点;不过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上演该剧本,他这样做是正确的。因为,如果他想用惟一的一个剧本为自

① 指《理查·萨维奇在莱比锡。通讯》,载于1840年4月20、22—24日《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第95、97—99号。——编者注

已铺设一条通向舞台的道路,他就必须向戏剧界业已根深蒂固的清规戒律作出让步,以后如果他的计划得以实现,依然可以收回这些让步。他的剧本必须有所创新,尽管这种创新可能经受不住艺术界的批评,尽管他的剧情流于追求戏剧冲突和戏剧效果。可以批评《理查·萨维奇》,可以把它否定,但也应当承认,谷兹科在剧本中显示了自己的戏剧才能。至于勃鲁姆的《时髦的狂热》,要不是许多杂志到处鼓吹这是个“现代”剧^①,我是根本就不想说什么的。其实,无论是剧中的人物性格,无论是情节,无论是对话,都毫无现代的东西可言。诚然,勃鲁姆的功绩在于,他颇有勇气地把虔诚主义¹¹搬上舞台。但是,用这样轻率的态度是对付不了基督教的这种反常现象的。已经到了不能再把虔诚主义视为欺骗、贪婪或风雅的肉欲的时候了。真正的虔诚主义坚决摒弃在柯尼斯堡出现的这种夸张和极端现象,摒弃德累斯顿的斯蒂凡的这种任意妄为。当斯蒂凡及其不幸的伙伴们在这里准备乘船到新奥尔良去,而且还没有人在道德上对他有丝毫怀疑的时候,我就亲眼看到,当地的虔诚主义者是多么不信任他。谁想描写这个派别,那么,他只要去一趟当地人所说的“贵格会”⁹³,就会看到,这些人相遇时多么亲热,在两个彼此只知同是“信徒”,此外便毫无了解的陌生人之间建立友谊是多么迅速,他们多么自信、多么果断、多么坚决地走自己的道路,他们多么善于以细腻的心理来揭示自己的一切细微的缺点,——我相信,那时,他就不会再写什么《时髦的狂热》了。这出戏对虔诚主义滥加指责是不对的,正如虔诚主义对待当代自由思想的态度是不对的一样。因此,当地的虔诚主义对这

① 指《关于〈时髦的狂热〉的上演》,载于1840年《欧罗巴》(斯图加特)第1卷。——编者注

个剧本惟一关注的问题就是：剧中是否有“罪恶的语言”？

在这里，在德国文化 ultima Thule[遥远的图勒]^①也庆祝了谷登堡节，而且比其他两个汉撒城市^②更加热闹。印刷工人多年来每星期都要从自己的工资中攒下一点钱，以便隆重纪念这个节日。事先还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但是由于城邦的原因，这里就连过节也总是遇到麻烦。总有人搞点小阴谋，进行人身攻击——这种事在这样的小邦里是不可能没有的。关于整个纪念活动，有一段时间根本没有听人谈起，于是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似乎最多不过有个“手工业者节日”⁹⁴而已。直到节日前夕，大家才有了过节的兴趣，才有了一个计划。威廉·恩斯特·韦伯教授，这位以出色地翻译古代经典作家的作品和评注德国诗人的作品^③而闻名的人物在大礼堂发表了演说，引起了大家对第二天的节日的关心，致使商行的老板们犹豫不决：明天是否要给办事员们放半天假。节日到了，威悉河上的船只全部升起旗帜，在下游，城市的另一头停泊着两条船，桅樯顶端由无数旗帜构成的彩条连接起来，结成一座巨大的凯旋门。其中一条船上还立着一门大炮，它从早到晚地整天鸣响。委员会偕同全体印刷工人组成了一支盛大的游行队伍，向教堂进发，从那里再向刚建成的谷登堡号轮船前进，这条在雪白的船身上有着镀金装饰的轮船，是在威悉河航行的最漂亮的轮船。为了它的首航，轮船被花环和旗帜装饰得如

① 图勒是古希腊罗马传说中提到的极北地区的一个神话岛国。“遥远的图勒”一语的转义表示遥远的边区，常见于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本文意指德国文化的最边远的地方。——编者注

② 汉堡和吕贝克。——编者注

③ 指威·恩·韦伯《德国人的古典诗》和《歌德的〈浮士德〉》。——编者注

同过节一般。游行队伍登上甲板,在乐曲和歌声中,乘船沿威悉河溯流而上,然后在一座桥旁停下,在那里演唱了赞美诗,一个印刷工人发表了演说。该船的船主,费格萨克的朗格先生向参加庆祝节日的人供应早餐,当他们在甲板上用餐时,谷登堡号以其为船只建造者赢得荣誉的速度驶过由旗帜组成的凯旋门,抵达该城靠河流下游的一个娱乐场所兰凯瑞,这时桥上和码头上许许多多的人在它后面欢呼。由于盛大的游行和威悉河上的航行,庆典具有了全民节日的性质,而这更多的是由于为举行晚会而专门征用的张灯结彩的公园的门票,起先是有限制地发放,后来便敞开发放了;节日的午餐以后,委员会的成员都去游园了。节日是在音乐声中,在灿烂的灯光中,在畅饮上索泰恩酒、圣茹利安酒和香槟酒中结束的。

刊 物

在其他方面,这里的生活是一种相当单调的、典型的小城市生活。夏天,上等人物,即贵族和金钱贵族的家庭,到自己的庄园去,中间等级的太太们即使在一年中这样美好的季节也不能离开她们那一群在茶会上打牌、聊天的朋友;商人们却天天参观博物馆、出入交易所或自己的商会,在那里谈论咖啡、烟草的价格,谈论与关税同盟⁹⁵谈判的情况。剧院上座率不高。我们整个祖国目前的文学活动,这里的人是不参加的,他们主要是抱有这样的看法,歌德和席勒已经在德国文学的拱门上安放了拱顶石,虽然他们也承认,后来的浪漫派作家曾对这个拱门做过一点修饰。人们参加读书会,部分是为了赶时髦,部分是为了有一本杂志在手能舒舒服服地度过炎热的中午。然

而,只有丑闻和报上一切有关不来梅的消息才能引起兴趣。多数有教养者的这种冷漠态度。当然是由于没有闲暇,特别是商人不得不经常考虑自己的事务,他们的剩余时间都为探亲访友等等应酬占用了。但是,这里有一种自成一体的读物;其中有些以小册子(其内容多数与神学争论有关),有些以期刊的形式大量销售。消息灵通、编辑得体的《不来梅报》在广大读者中享有盛誉。但近来,由于该报无意间卷入了邻邦的政治生活,读者范围缩小了。报上以西欧为题的文章写得机智锐敏,尽管并没有坚定的自由思想。报纸的附刊《不来梅杂谈》企图在德国当前的期刊中充当不来梅的代表,刊登了韦伯教授和奥尔登堡的施塔尔博士的才华横溢的文章。诗歌是由天才的年轻语文学家尼古劳斯·德利乌斯提供的,作为诗人,他也可能逐渐为自己赢得光荣的地位。但是,在本市以外去招聘出色的撰稿人是非常困难的。由于缺乏稿源,杂志不得不停刊。另一家杂志《爱国者》,曾力求成为探讨本地问题的权威刊物,同时力求在美学方面发挥出较地方小报更大的作用。但是,这家杂志由于处于既像小说报又像地方报这种两可的状况而夭折了。而丑闻、演员之间的不和、街谈巷议的飞短流长等等充斥版面的地方小报倒可以自夸其经久不衰。特别是《杂谈报》^①,由于撰稿人众多(几乎每一个办事员都可以夸耀,自己曾经为《杂谈报》写过几行字的稿子)而成为无所不知者。如果剧院的座椅上露出一枚钉子,如果有一种小册子在商会中没有人买,如果一个喝得醉醺醺的雪茄烟工人深更半夜在大街上自寻开心,如果排水沟没有打扫干净,——那么最先注意到这些事情的就是《杂谈报》。如果国民近卫军的军官认为自己大权在握,可以在人行道上骑

^① 即《不来梅杂谈报》。——编者注

马,那么他可以确信,在该报的下一号将会提出一个问题:国民近卫军的军官是否有权在人行道上骑马。这家优秀的报纸可以称为不来梅的上帝。报纸的主要撰稿人是用低地德语创作诗歌的匿名作者克里善·特里普斯太特。对于低地德语来说,与其让克里善·特里普斯太特在他的诗歌中随意滥用,还不如像文巴尔克所要求的那样,废除这种方言^①。其他的地方报刊过于粗俗,它们的名字在广大读者面前都不值得一提。不同于这些报刊的是一家宣传虔诚主义—禁欲主义的杂志——《不来梅教会信使》,它是由3个传教士编辑的,著名的寓言作家克鲁马赫尔^②偶尔也为该杂志撰稿。这家杂志办得十分活跃,以致检查机关不得时常进行干预。然而这只有在万不得已时才发生,因为杂志的总方向同上层是一致的。该杂志经常与“现代泛神论之父”黑格尔和“他的冷若冰霜的学生施特劳斯”进行论战,同时也和在方圆10英里之内出现的每一个理性主义者论战。^③下一次,我将谈点不来梅港的情况和不来梅的社会状况。

弗·奥·

弗·恩格斯写于1840年6月
25日—7月初之间

载于1840年7月30日和31日
《知识界晨报》第181和182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3卷翻译

-
- ① 见卢·文巴尔克《应当扶植还是废除低地德语?回答是否定前者,肯定后者》。——编者注
- ② 弗·阿·克鲁马赫尔。——编者注
- ③ 见弗·马莱特《前言》,载于1840年1月12、19日《不来梅教会信使》第1、2期。——编者注

* 不来梅通讯*

不来梅港纪行

7月于不来梅

清晨6时,罗兰号就要启航了。我倚立在明轮外壳旁,从挤着登船的人群中寻找熟人。今天举办的是一次到不来梅港去的星期日旅游活动,而且船票减价,因此每个人都想趁此机会就近瞧一瞧大海,看一看大船。我觉得奇怪的是,这些惟利是图者一向是为金钱贵族效劳的,这次竟向民众让了一些利。降低票价使那些钱少的人可以加入这次旅游活动,而且,取消一等舱和二等舱的价格差别,这对于不来梅——在这里,“上层等级”最怕的就是人群混杂——是意味深长的。这样一来,船上也就挤满了人。多数是土生土长的“不来梅市民”,他们有生以来从未迈出这座自由的汉撒城市的门槛一步,现在也想让自己的家人看一看港湾了。箍桶匠、侨民和帮工也很多;这里、那里总能见到交易所的经纪人,他离开人群站在一边,因为他是上流社会的代表;办事员到处都有,在商业城市这个棋盘上,这是些始终被驱赶着向前走的卒子。他们又可分为店员、大学徒和小学徒。店员认为自己已经是重要人物,只差一步就可以独挡一面了。他是公司的主要成员,通晓自己商行的全部业务,熟悉市场行情,在交易

所,经纪人都围着他转。小学徒认为自己的地位不低多少。他与老板的关系虽不像店员那样接近,但是善于同经纪人,特别是同箍桶匠或船夫打交道。如果老板和店员都不在,他就以商行代表自居,装出一副似乎全商行的信用都取决于他的样子。小学徒就倒霉了,充其量也不过是在商品包装工人面前和商行所在地区的邮差面前成为商行的代表。他不仅要抄写全部商务信函和票据,分送和支付账单,而且常常充当跑腿,寄送信件,捆扎包裹,给包装箱贴标签,到邮局取信件。每天中午,这些“小学徒”挤满了邮局,等候汉堡的邮件。而最糟糕的是,小学徒要为商行出现的每一笔款项上的疏忽承担过错,因为充当全商行的替罪羊是他的职务。这三种人在公共场合的表现也迥然不同:小学徒多数还没有脱离童年时代,他们在大声欢笑和尽情喧闹中寻找乐趣;大学徒们热烈地谈论一位糖商最近做成的大宗买卖,而且对这件事各人有各人的见解;店员们在笑谈一些不宜张扬的趣闻,并且能说出有关在场的太太们的几件典型事例。

船离岸了。虽然不来梅的居民每天都有机会观赏这种场面,然而这一次,不来梅人的好奇心仍然驱使一大群人从堤岸的每一个高地观看我们开船。——但是,天气不佳:虽然我们的头上同是荷马所描绘的那片苍天,可是向着我们的这半边天,因为众神没有派人每天擦洗,明显地蒙上了一层锈斑^①。我的雪茄烟不止一次落上雨点,滋滋地就灭了。那些一直拿着麦金托什雨衣的公子哥儿,只好穿上雨衣;太太们也撑开了伞。——当轮船驶离不来梅时,从威悉河上望去,景色十分秀丽:左面是新城区及其绿树成荫的“长堤”;右面是一直向威悉河延伸的滨河公园,一座巨大的风车矗立其间。往下是不

^① 见荷马《伊利亚特》第17章。——编者注

来梅荒地；右边和左边都有柳树丛、潮湿的草地、马铃薯地和许多红甘蓝菜园。红甘蓝是不来梅人爱吃的蔬菜。

一个细高身材的海上保险公司助理经纪人，不顾雨骤风急，站在明轮外壳上同安闲地喝着咖啡的船长用低地德语交谈。然后他又急忙下了明轮外壳，来到二等商人中间，向他们报告船长的重要见解。店员和大学徒们差点儿为这样一位重要人物打起架来，但是他连头也没有转向他们，因为他今天只同那些可靠的商行对话。这会儿，他已经匆匆忙忙下了明轮外壳并报告说：“再过一刻钟，我们就要到达费格萨克。”“费格萨克！”听到的人都兴奋地重复道。费格萨克是不来梅荒地中的一块绿洲。那里有60英尺高的山丘，不来梅人很喜欢把这里叫做“费格萨克的瑞士”。费格萨克确实景色十分秀丽，或者，就像这里的人所形容的那样，“景色美妙”或“甜蜜”，他们这样说的时候，大概是想起了新近出售的一批获得赢利的哈瓦那黄砂糖。从威悉河上望去，这个小镇非常迷人，河上帆樯林立，遥遥可见，一部分船已陈旧过时，一部分是当地新建造的。莱苏姆河就在这里注入威悉河，丘陵起伏的两岸同样十分“美妙”，就像一位来自费格萨克近郊格龙村的教师以名誉向我担保的那样，看上去甚至富有浪漫色彩。一过费格萨克便是一片沙海，但见它沙浪起伏，陡直地映入威悉河。这里分布着一座座不来梅贵族的别墅。它们的绿化设施确实使一小段威悉河岸增添了秀色。接着，又是一如既往的单调乏味。——我走下甲板，在一间紧靠船舱的小房间里，发现一群“大学徒”正在想方设法逗引裁缝的3个漂亮女儿。一群“小学徒”挤在门口，聚精会神地听大学徒们闲聊。在他们后面站着这几个妇女的荣誉卫士——她们家里的老朋友，他正被这种胡闹气得直嘟哝。这种谈话使我感到无聊，我又向上走去，并且登上明轮外壳。这样高高地站在人群之上，

看着他们挤来挤去，听着下面传来断断续续的说话声，没有比这更有趣的了。站在上面，尤感清风宜人。连这里的雨水也凉爽一些，无论如何总比从某一个庸夫俗子的雨伞上溅到你衣领里的水滴要惬意得多。

最后，驶过一些平淡无奇的汉诺威式和奥尔登堡式的乡村以后，又出现喜人的变化——布拉克自由港。这里的房屋和树木为停泊在威悉河上的船只构成了一幅动人的背景。这里经常有相当大型的海轮驶进来。再往下，特别是在没有岛屿隔开的地方，威悉河变得宽广多了。——轮船经过短暂停留以后继续前进，一个半小时后，我们到达了目的地，航程历时共约6小时。当不来梅港要塞呈现在我们眼前时，我所熟悉的一位书商吟咏了席勒的诗句，那位海上保险公司经纪人在阅读《远洋运输和贸易报》，有一个商人在翻阅最近一期的《进口通报》。轮船绕了一个大弯子，驶入盖斯特河；这条小河在不来梅港附近注入威悉河。旅客们不顾船长的警告，挤在船头，结果，不来梅独立的代表——罗兰号因潮水退到最低水平而突然搁浅了。旅客散开了，机器开倒车，罗兰号顺利地脱离了浅滩。

不来梅港是个新开辟的地方。1827年，不来梅向汉诺威购买了一小块土地，花费巨款在那里建造了一个港口。大批不来梅移民渐次迁居到这里，目前该城居民还在继续增加。因此，这里的一切，从房屋建筑式样到居民的低地德语，都是不来梅式的。老派的不来梅人，也许对于用巨额税款购买这块土地曾经表示不满，现在看到这里如此美丽，如此合乎理想和如此富有不来梅特色，也就无法掩饰自己喜悦的心情了。——从轮船码头上极目眺望，整个地区一览无遗：美丽宽阔的码头，中央耸立着不太成功地仿照古希腊罗马建筑式样建造的港口大楼；港口里停满了船只；左边，港口的那边，有一座不大的

要塞，里面驻扎着汉诺威的士兵；要塞的砖墙极其明显地证明，它在这里不过是装装样子而已。因此，十分清楚，在这里谁也不能获准到要塞里面去，而这在任何普鲁士城堡是不难做到的。——我们冒雨沿着码头走去。城里的情景不时通过一侧的街道映入我们的眼帘：一切都排列得方方正正的，街道笔直，许多房屋尚未竣工。这种现代的城市规划是这个城市同不来梅的惟一区别。由于天气不好，加上教堂礼拜还未结束，大街上和不来梅一样，也是静悄悄的。

我来到一艘大型的三桅船上。舰甲板上有许多侨民在观看起吊“舢板”。这里把有龙骨的因而适宜于航海的各种小艇都统称为“舢板”。人们在没有离别祖国的海岸时，心情还是愉快的。但是，当他们真正要永远离开德国土地时，当船舷上站满旅客的船只缓缓地由港湾向停泊场开去并且在那儿扬帆出海时，我看出他们的心情是沉重的。他们差不多全是德国人，有着诚实开朗而毫不虚伪的面孔、坚强有力的双手。只要在这些人中间待上一分钟，只要看一看他们彼此之间那种亲切的关系，就足以明白，离别自己的祖国，移居到金元和原始森林之国去的人的确不是最坏的人。圣训说：留在家园，诚实地谋生。^①这句话仿佛是特意为德国人说的。但实际上事情并不是这样，那些想诚实谋生的人至少往往是到美国去。驱使这些人远走高飞的决不总是饥饿，更谈不上是利欲；驱使他们前往的是德国农民处于农奴依附地位和独立地位之间的不稳定境况，是世代相传的屈从地位以及世袭法庭⁹⁷的专横暴戾；这一切使得农民在下决心离开祖国以前食不甘味，梦寐不安。

乘这艘船走的是萨克森人。我们顺着扶梯走下去，想看一看船

① 参看圣经《旧约全书·诗篇》第37篇第3节。——编者注

内的情况。休息室里的陈设极为优雅、舒适：四四方方的小房间，一切摆设都像贵族沙龙里那样雅致，都是红木描金的。休息室对面一间间小巧舒适的船舱里是旅客铺位。一股火腿味从食物储藏室透过敞开的门向我们迎面扑来。我们只好又回到甲板，想顺着另一架扶梯到统舱去。“可是，那儿底下是可怕的”^①，——当我们重新回到上面来的时候，我的旅伴们一直在念着这句诗。坐统舱的全是贫民，他们付不起90塔勒的舱位费；还有一群人，在他们面前人们是不脱帽的，有人说他们举止粗野，有人说他们没有教养。另外就是平民，他们一无所有，却是一个国王在自己的国家中所能拥有的精华，也恰恰是他们在美国原封不动地保留了德国人的准则。是城市里的德国人使美国人对我们民族抱有一种鄙视的怜悯心。德国商人引以自豪的就是他抛弃一切德国的东西，成为一个十足的模仿美国佬的人。如果人们再也看不出这班卑劣的家伙是德国人，他们会感到幸运，他们甚至用英语和自己的同胞说话，当他们回到德国时，就更是把自己装扮得像美国佬，不来梅大街上常常可以听到有人讲英语，但是如果把讲英语的人当成英国人或美国佬，那就大错特错了；英国人或美国佬到德国时，为了学习我们的困难的语言，倒总是讲德语的，而那些讲英语的都是在美国待过的德国人。只有德国的农民，也许还有沿海城市的手工业者，才非常固执地保持着自己的民族习俗和语言。原始森林、阿勒格尼山脉和大江大河把他们同美国佬隔开，他们在合众国的心脏地区建设一个新的、自由的德意志。在肯塔基州、俄亥俄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西部，只有城里才讲英语，而在乡下所有的人都讲德语。德国人在自己的新的祖国学得了新的道德，同时也没有抛弃

① 引自席勒《潜水者》。——编者注

旧有的道德。德国人的行会精神在这里发展成为政治上的自由的合作精神，他们坚决要求政府在德国人居住区的诉讼程序中使用德语。他们创办了一份又一份德文报纸，报纸一致赞同审慎地、冷静地争取发展现有的自由因素。他们的力量的最好标志是，他们招致曾经遍布各州的“土著美国人”党⁹⁸又抬头了；这个党竭力阻挠外国移民入境，不给移民以公民权。

“可是，那儿底下是可怕的”。整个统舱放满了铺位，一张紧挨着一张，而且都是双层床。男人、妇女和小孩，像马路上的石块一样并排躺着，病人挨着健康的人，空气窒闷。每动一步都会碰上一堆堆衣服、家用杂物之类的东西。这里小孩哭，那边有人从铺上抬起头。一片悲惨的景象！假如持续不断的暴风雨搅得海天不分，海浪冲上甲板，以致连惟一透入新鲜空气的舱口也不能打开，那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景啊！而在不来梅的船上，一切安排得还很讲人道。途经阿弗尔的大多数人情况如何是众所周知的。接着，我们走访了一艘美国船。船上正在做饭，站在旁边的一个德国妇女看着糟糕的食品以及更糟糕的烹调方法，痛苦地流着泪说，早知如此，还不如留在家里好。

我们回到了旅馆。角落里坐着我们剧院的主要女演员和她的丈夫——该剧院的一个了不起的人，以及其他几个演员。其余都是很普通的人。我拿起放在桌上的报刊，其中最有意思的是《不来梅商业年报》。我拿来看了一下，读到下面一段话：

“对于咖啡豆的需求，在夏天和秋天都比较旺盛，临近冬天市场才开始出现比较萧条的情况。砂糖销路稳定，但这方面的真实思想只是在扩大供应以后才产生。”

当一个可怜的作家看到交易所经纪人的文体中夹杂有不仅来自

现代美文学，而且还有来自哲学的表达方式时，他该说些什么啊！谁能料到，在商业报告中竟会出现情绪和思想呢！我翻过一页，发现了这样的说明：

“优质、中等、普通、地道的多明戈咖啡豆。”

我请教了在场的一个人不来梅大船主的雇员，问他优质这个标志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请看一看样品，这是我刚从我们新到的一批货中拿出来的。这个说明是同这种商品大致相符的。”我立刻断定，优质、中等、普通、地道的多明戈咖啡豆是一种产自海地岛的咖啡豆，淡灰绿色，一磅咖啡豆里有 15 洛特好豆粒，10 洛特黑豆粒和 7 洛特的土、小石子以及其他杂质。这样，我又了解了海尔梅斯的许多其他奥秘。中午以前的这段时间我就这样度过了。午餐极为平常。饭后，铃声召唤我们回到船上。雨终于停了。船刚离开盖斯特，“进入航道”，乌云就消散了，阳光灿烂，晒着我们仍然湿漉漉的衣服。大家感到惊奇的是，船没有溯流而上，却顺流而下，向着一艘傲慢的三桅船刚刚抛锚的停泊场开去。我们一到河中心，浪就大了，船明显地摇晃起来。凡是在海上待过的人，感觉到这种大海已经临近的最初征兆时，有谁不觉得自己的心脏在剧烈地跳动呢！一瞬间，你仿佛又来到咆哮的汪洋大海，置身于深沉碧透的海波之中，进入这太阳、蓝天、碧海交相辉映的绝妙的天光水色之中，情不自禁地又随着轮船摆动的节奏而摇晃起来。女士们的看法却不同，她们吓得面面相觑，脸色苍白；这时轮船如同英国人所形容的那样，“大献殷勤”，在一艘新到的船旁边绕了半个圈，并在船上接待了该船的船长。当船长一登上轮船舷梯，海上保险公司助理经纪人对几个站在船头想看而又看不到船名的旅客说，根据船旗上的号码判断，这艘船是玛丽亚号，船

长是勒伊特尔,而且根据劳埃德船舶保险公司的登记簿就可以知道,该船是哪一天从古巴的特立尼达开出的。我们这位海上保险公司助理经纪人迎着船长走去,以一副保护者的姿态握了握他的手,打听他的航向、运载的货物,用低地德语和他闲聊了很长时间,这时我却听着一个书商在对裁缝的那几个半是幼稚、半是卖弄风骚的女儿百般恭维。

夕阳西下,瑰丽壮观。太阳宛如一个通红的火球挂在云丝织成的网上;网线仿佛已经燃烧起来,因此,时刻都可以预料:云网就要烧毁,太阳就要咝咝作响地掉进水中!可是,它却安然落在树丛后面了,那树丛犹如摩西所见的烧不坏的荆棘⁹⁹一样。确实,这里也和那儿一样,听到了上帝的大声呼叫!但是,一个有反对派情绪的不来梅人却妄图以其乌鸦般的沙哑叫声来压倒上帝。这位贤哲竭力向自己身旁的一个人证明,把威悉河河道加深,让大型船只也能通过,要比建设不来梅港更加明智,遗憾的是,在这里反对派的不断出现,与其说是由于认识到贵族阶级阻挠建立一个理性国家,不如说是由于他们忌妒贵族掌权。而且反对派如此目光短浅,同他们谈论不来梅的事情,就像同死板的市政府拥护者谈论不来梅的事情一样困难。——两派越来越相信,像不来梅这样的小邦已经过时了,它们即使加入一个强大的联邦,也只能过一种对外是依附的、对内则是毫无生气的老朽的生活。——瞧,我们马上就要到达不来梅了。与我们的“教会纠纷”¹⁰⁰有牵连的圣安斯加里乌斯教堂的高高的塔楼矗立在沼泽和荒原的上空。我们很快来到绵延于威悉河右岸的高大的货栈面前。

弗·恩格斯大约写于1840年
7月6日—7月底
载于1841年8月17—21日
《知识界晨报》第196—200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3卷翻译

* 不来梅通讯¹⁰¹

与关税同盟签订的通商条约。 不来梅在同盟军队中的兵额

不来梅 8 月 10 日。市长斯米特博士与关税同盟⁹⁵各邦签订通商条约^①之后,返回本市已经几天了。载有市政府和市议会就这个问题进行谈判的结果的一期《市议会讨论记录》也已同时出版。这次谈判于 7 月 10 日举行,但是,由于对关税同盟各邦的完全可以理解的尊重,谈判结果只能在条约于柏林公布之后发表。不过,我们的贸易关系不会因这项条约而发生什么变化。酒商得益最多;而塔糖这里很少使用,对不来梅市场上最主要的商品之一粗糖却依旧征收关税。起初,人们认为这项条约的缺陷是:不来梅代表为了不付出其他的牺牲而没有同意同盟各邦特别是西里西亚和萨克森生产的麻织品自由进出口,就像汉堡与同盟签订条约^②后的做法一样,因为麻织品是我们出口美国的主要物品。但是,人们很快就认识到,在这种情

① 自由市不来梅与关税同盟各邦签订通商互惠条约的时间是 1840 年 7 月 4 日。——编者注

② 自由市汉堡与关税同盟各邦签订通商互惠条约的时间是 1839 年 12 月。——编者注



况下,这个邦付出巨大牺牲而只会给少数人取得微不足道的好处。因为,在进口时这种麻织品,如同陆路运达的所有商品一样,根本不纳进口关税,而对所有商品征收的出口税只占价值的 0.33%;可见,麻织品即使负担出口关税,也能经受得住同汉堡麻织品的竞争;同时出口关税的全部收入中几乎四分之一来自麻织品。因此,该邦只会感谢斯米特市长善于拯救这笔收入。

市议会经过长时间的辩论之后,终于通过了关于同盟军队中不来梅兵额的经费的明确决定。这里的法律规定,男性公民只有在市民自卫军中而没有在常备军中服役的义务,因此常备军只好通过招募组成;这样自然就难以保证同盟军的兵额经常达到满员。为了通过有效的改革以结束这种逐渐养成的玩忽职守的态度,市政府要求市议会作出抉择:要么把不来梅公民的普遍义务兵役制推广到常备军;要么征收军税,以增加常备军的薪饷和按照每年 25 金塔勒的数额增加他们应得的赏金。议会坚决反对在常备军中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理由是,在这样一个小邦里,普遍义务兵役制只会演变成一种令人讨厌的,甚至可笑的形式。当时可以听到在不来梅人中流行的一种说法:“我们愿意献出自己的金钱,但不愿献出自己的鲜血。”可是,征收军税同样碰到困难,而且起草得相当出色的草案¹⁰²直到现在才经过略加修改后获得通过。根据这项草案,军税是个人税,向 16—26 岁的男青年征收,同时根据财产状况分等征收。

弗·恩格斯写于 1840 年 7 月
24 日—8 月 10 日之间

载于 1840 年 8 月 20 日《总汇报》第 233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 卷翻译

悼伊默曼之死¹⁰³

我们坐在营地的精美帐篷里，
痛饮西班牙美酒，高唱德意志歌曲；
黑夜已逝，田野微露晨曦，
我们彻夜未眠，双眼显出倦意；
旭日向帐篷投来第一束柔光，
照见我们的酒瓶已经空空见底；
我们必须及早回去，
走吧，跨上骏马，快快奔驰！

我们策马向家园奔跑。结束了昨夜的喧闹，
这清新的早晨使人感到多么美好！
歌声和琴韵还在耳畔萦绕，
此刻还没有开始白天的操劳和烦恼；
黑夜已经遁去，那圣洁的阳光
将河流、树木和露水浸湿的原野普照；
我们欣喜地仰望碧蓝的晴空，
注视着太阳上升的轨道。

骏马飞驰，把我们送回家园，

我又将开始忧郁辛苦的一天；
我翻开报纸，想汲取新的勇气，
这勇气来自人民生活的源泉！
但报上谈的尽是俄国人、英国人和多灾多难的土耳其人，
哪里找得到德国的消息？
哦，在这里——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已经与世长辞？
我的伊默曼，你真的要同我们永远分离？

正当我们赞赏你这带刺的玫瑰，
对你的才华表示由衷的敬重；
正当你同席勒一样，
欣喜地看到人民对你的诗歌情有独钟；
正当你那豪迈的心胸所蕴藏的爱
化作新的光华壮丽地喷涌——
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
你那颗充满义愤、刚强不屈的心停止了跳动？

你在德国诗歌园地始终是一名隐士，
你远远地避开了同行们的高声喧嚷；
你孤独地生活在莱茵河畔，
为自己的人民谱写隽永的诗章。
在你的花团锦簇的园林里，
你再也不会受到世人流言的中伤；
攻击你的谣言很快就在人群中消歇，

你在世时，人们就把你的事迹当成传说到处传扬。

那些人根本无法理解
是什么点燃了诗人的激情；
你这个严肃、沉默的人既已远离他们的老路，
他们怎么会对你表示关心？
但是你，一位已经辞世的诗人，
曾决心在孤独中同自己进行斗争，
你在成长的过程中内心充满矛盾，
你要通过斗争把这种矛盾战胜。

漫漫长夜给德国诗坛戴上了镣铐，
你在漫漫长夜苦苦地思考，
在同自己的斗争中你熬过通宵，
直熬到清晨降临，红日高照。
当天空滚过七月的惊雷，
当你那长满苔藓的房屋上空雷声渐消，
你发表了《模仿者》这部作品，
那是一曲挽歌，向逝去的一代人表示哀悼。

你注视着正在崛起的一代，
他们的胸中燃烧着青春的火苗，
为了给你争得诗人的权利和桂冠，
他们大声地发出了呐喊呼叫。
你看着我们满怀敬意向你的寓所走近，

你看着我们坐在你的脚下，悄然无声，
我们凝视着你那饱含深情的眼睛，
聆听着你那淙淙流泉一样的歌吟。

过去，人民曾经把你遗忘，
现在，你又回到他们中间，
他们向你欢呼致意，献上你受之无愧的精美花环，
就在这时候，我的伊默曼，你竟要离开人寰？
永别了！在我们的德意志土地上
再也没有人能谱写你那样的诗章！
而我将勤奋工作，并且立下誓言：
要成为像你一样的德国人，坚定而又刚强。

弗里德里希·奥斯瓦尔德

弗·恩格斯写于1840年8月
31日—9月底之间

载于1840年10月10日《知识
界晨报》第243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3卷翻译

科拉·迪·里恩齐¹⁰⁴

第一幕

第一场

罗马广场，背景：卡皮托利诺山。

科隆纳和其他贵族上场。随后，巴蒂斯塔率民众上。

众 贵 族 科隆纳，快走，民众正向我们拥来，
让我们躲一躲这帮狂躁暴徒的怒火！

科 隆 纳 躲一躲？我堂堂的科隆纳，
竟要躲避这帮乱民，
难道我不曾长期把他们踩在脚下？
你们逃吧，胆小鬼，快逃吧！我倒要迎向那怒火狂潮！

众 贵 族 你没有看见他们有如怒涛席卷街道，
你没有听见他们雷鸣般阵阵鼓噪？快走吧！
巴蒂斯塔率领民众一拥而上。

巴 蒂 斯 塔 啊哈，尊贵的老爷们，一向可好？
难道你们竟要慌忙丢下我们逃跑？
你们想必乐意留下来吧！

科 隆 纳 (对众贵族)

你们岂能任人这般嘲笑？

巴蒂斯塔 请你们看一看民众恳切的面容吧！

我们恳求：留下来和我们站在一边！

科隆纳和众贵族

滚开，你们这帮放肆的家伙，快快滚开！

巴蒂斯塔 我们甘愿为你们效劳！

科隆纳 (向众贵族)

拔剑！

巴蒂斯塔 我们甘愿孝敬你们吃穿，

决心永不谋反，

说话谨慎，决不乱语胡言。

我们的妻子儿女任你们使唤，

全部家当——供你们享用自便，

我们若犯下罪孽，

听凭你们奴役、折磨、蹂躏，

压榨、拷打、戴上镣铐锁链，

任凭把有罪的我们投入苦难。

我们只恳求：留下来和我们站在一边！

科隆纳 (向众贵族)

各位先生们，你们有何高见？

众贵族 滚开，你们这帮放肆的家伙，快快滚开！

科隆纳 滚开，放肆的乱民！

你们没有听见我这洪亮声响，

犹如惊雷当头喝棒？

你们辨不出我这脚步，
正踏向你们的头上？
你们可认得我，认得我，你们的主人？

第一场修改稿

科隆纳、奥尔西尼、奥尔兰多·奥尔西尼。背景：民众。众贵族上场至舞台一侧，开初始终站在那里。

奥尔西尼 走，科隆纳，让我们赶快离开，
你看民众已向我们拥来！
科隆纳 我要顶住那乱民的怒火，
还从来没有什么人能令我躲避！

奥尔西尼 走吧，就这一回，就让这一回，
久留此地，迂阔至极！
奥尔兰多 为了避免怒火伤身，
还是走为上计，宁可离此它寻！

科隆纳 不，我何惧粉身碎骨！
我要杀向他们，纵横自如！

巴蒂斯塔 从民众中走出。民众向前靠拢。
啊哈，尊贵的老爷们，一向可好？
难道你们竟要慌忙丢下我们逃跑？
你们想必乐意留下来吧！

奥尔西尼 你们岂能任人这般嘲笑？

巴蒂斯塔 请你们看一看民众恳切的面容吧！

我们恳求：留下来和我们站在一边！

科隆纳、奥尔西尼、奥尔兰多

滚开，你们这帮放肆的家伙，快快滚开！

巴蒂斯塔 我们甘愿为你们效劳！

科隆纳 (向众贵族)

拔剑！

巴蒂斯塔 我们甘愿孝敬你们吃穿，

决心永不谋反，

说话谨慎，决不口出恶言，

我们的妻子儿女任你们使唤，

全部家当供你们享用自便，

听凭你们奴役、折磨，蹂躏，

压榨、拷打、戴上镣铐锁链，

任凭把有罪的我们投入苦难。

我们只恳求：留下来和我们站在一边！

科隆纳 (向众贵族)

各位先生们，你们有何高见？

科隆纳、奥尔西尼、奥尔兰多

滚开，你们这帮放肆的家伙，快快滚开！

科隆纳 滚开，放肆的乱民！

你们没有听见我这洪亮声响，

有如惊雷当头喝棒？

你们辨不出我这脚步，

正踏向你们的头上？

你们可认得我，认得我，你们的主人？

[接第 206 页上 3 行]

民 众 打倒你们！

科 隆 纳 (向众贵族)

拔出剑来！生死存亡在此一战。

民 众 打倒你们！我们自由了！

巴 蒂 斯 塔 我们只恳求：留下来和我们站在一边！

众 贵 族 走！躲开他们熊熊的怒火，
只待复仇的钟声响彻。

科 隆 纳 好，我们权且退让一遭，
乱民们，你们只管吼叫，
有朝一日我们卷土重来，
到那时你们将在我们愤怒的声威下心惊肉跳。

民 众 打倒你们！

(科隆纳和众贵族下。民众渐次分为两个合唱队，其中第一队
人数多于第二队。)

巴 蒂 斯 塔 看，这帮尊贵的老爷何等慌张，
优柔寡断，顽冥用强，
什么公爵、侯爵、伯爵、男爵，
一个个抱头鼠窜，溜之乎也！
去了十个小鬼，
来了一个魔王，
照样骑在我们头上，
这岂能改变我们的境况？

护民官会对我们更加逞凶，
我们必定不得安生！

第一队合唱 光荣属于护民官！是他把人民解放！
看谁胆敢把他诽谤？

第二队合唱 打倒护民官！

巴蒂斯塔 他是好是坏
都和腐朽的老爷们相承一脉。

他对你们甜言蜜语，
可是民众的声音却不闻不理。
去了一帮专制者，来了一个暴君，
结果都一样，好坏难分！

第一队合唱 诽谤者，住嘴！

第二队合唱 不，要继续说下去！

巴蒂斯塔 他是好是坏
都和腐朽的老爷们相承一脉。

第一队合唱 叛徒！不许污蔑解放者！
光荣属于护民官！光荣属于里恩齐！
叛徒！快滚开！揍他！揍！

第二队合唱 打倒他，打倒专制者！让我们诅咒里恩齐！
处死护民官！——我们保卫你！

巴蒂斯塔 他对你们甜言……
去了一帮专……

(一片混乱。远处响起庆祝胜利游行的乐曲。炮声。众愕然。)

两队合唱 他来了！让我们走过去！

第一队合唱 光荣属于解放者！

第二队合唱 不久他就将在我们的复仇声中垮台，
无论他多么坚强有力，
也将和别人一样呜呼哀哉。

两队合唱 让我们走过去！
(众下)

第 二 场

科隆纳府邸，卡米拉的居室。

卡 米 拉 街上为什么这样嘈杂？
为什么人群拥挤，
狂呼怒吼，横冲直撞，狼奔豕突，
为什么血染的旗帜在空中飘舞？
我听见玉阶下吼声阵阵，
指名道姓呼喊我父亲，
暴怒的人群威胁恫吓，
将污言秽语泼向他老人家！
啊，我的父亲！我能否躲过愤怒的人群，
逃脱疯狂乱民的掌心？
圣马利亚能否吉星高照，
对你垂恩庇荫？
我的心中充满忧虑，还有那难言的恐惧，
父亲啊，我担心你的命运不济！
盼难堪的痛苦勿降我身，
父亲啊，你赶快回转家门！

胆小怕事的仆人全都跑光，
丢下我一人心里发慌，
偌大府邸形影相吊，
两颊顿觉苍白多少！
听！啊，上帝！离去的人儿又回来，
心哪，我的心，你能不能镇静下来？
噢，瓦尔特正在走来，——他看见我已吓得丢魂，
便如飞一般跨进大门！
蒙特雷阿尔上。

卡 米 拉 我的天，蒙特雷阿尔，您怎么敢……

蒙特雷阿尔 (跪在地脚下)

啊，卡米拉！我的卡米拉！

卡 米 拉 您怎么敢踏进这座房屋，
难道我的父亲没有永远禁止您进入？
倘若他在这里碰到您，
您的生命定在他剑下结束！

蒙特雷阿尔 啊，可爱的女人！难道你已记不起那段爱情，
它曾使我们两心一处？
难道你已记不起朦胧星光下的海誓山盟
和你撒向我胸怀的滴滴泪珠？

卡 米 拉 快离开我吧！天哪，
我可怜的心正在胸中碎裂！

蒙特雷阿尔 我的恋人啊！你未见那热恋之火
已使我两颊绯红！
莫非常假你怀中的忠诚奴仆

如今已经陌生？

卡 米 拉 我无权一瞥你的双眼，
忍痛分离难违父命。
我可怜的心将要破碎，
是呵，我不能再和你亲近。

蒙特雷阿尔 我在你的脚下恳求你的怜爱，
你，我热恋的人，你，我珍爱的人！
倘若你对我紧锁心扉，不予盼睐，
那天国之门也就不会向我敞开。

卡 米 拉 我意乱如麻，心神不安，
再也不能无视他对我的真实情感。
瓦尔特，爱情又占据我的心田，
瓦尔特，我属于你，永远，永远！

俩 人 啊，真诚的爱情终将赢得醉人的胜利！
哪怕人们对我们再施诡计，
哪怕天空重新变得混浊，
只要我们两心相属，这一切又奈我何？
任凭整个世界躲避我们，憎恨我们，
诅咒和中伤我们的结合，
只要我们彼此永不离弃，
那命运之星岂能陨落！

卡 米 拉 我的瓦尔特，请快告诉，
是什么使民众在街上这般狂怒？
最要紧的是，我的父亲，我的父亲——
他现在何处？

蒙特雷阿尔 你的父亲安然无恙！请你不必惊慌！

他和本城的贵族现在奥尔西尼府，
正为撤离事宜进行磋商。

护民官大举进犯，民众为他狂欢。

他突如其来，疾如闪电，

贵族们还没有来得及省过味来，

他已经兵临城前。

你的父亲和他的忠仆马上就要回府，
并将把你送往安全的去处。

你听，号角声声；你看，旗帜飘摆，

他们的队伍正在奔来，

那位就是他本人，鬓发斑白，

他来了，我却不得不和你暂时分开。

卡 米 拉 我的瓦尔特！你赶快离开，

千万不必为我挂怀。

我的心扉永远为你敞开，

我的希望永远和你同在！

瓦 尔 特^① 好吧，别了，我幸福的女神！

愿神明保佑你身——

有朝一日我衣锦归程，

必将把你，我的公爵夫人，迎娶回府！

我有一番凌云壮志，

为此我献上全部身心，

① 蒙特雷阿尔。——编者注

我要把你扶上女皇宝座，
让你在罗马皇位上至荣至尊！

卡 米 拉 我只要成为你的妻室，
我的爱心就已满足；
为你贡献我的整个身心，
那将是天赐给我的最大幸福！

俩 人 啊，真诚的爱情终将赢得醉人的胜利！

……

第 三 场

民众拥上舞台，排列起来形成背景，巴蒂斯塔和不满者组成的合唱队立于台前。欢庆胜利的游行队伍上。

民 众 合 唱 光荣啊，护民官，人民的解放者！
光荣啊，里恩齐，祖国的父亲！
队伍展开。

巴 蒂 斯 塔 他招募了一群异邦人雇佣兵，
一心把自己打扮成人民的救星！
他害怕自己的人民，
神气不了几个时辰！

民 众 合 唱 如前。

巴 蒂 斯 塔 今天他们不要笑得太欢，
马上就有学乖的一天！

不 满 者 合 唱 打倒异邦人雇佣军，打倒！
打倒护民官！

我们诅咒你，人民的压迫者，
我们诅咒你，褻渎圣地的人！
滚回老家去，一切异邦人！

民众合唱 光荣属于崇高的护民官！
祖国之父万寿无疆！

巴蒂斯塔 看他忘乎所以，趾高气扬，
那是在庆幸鬼花招得逞、骗术高强！
看他举手投足何等骄横，
要勾引我们落入陷阱！
只要人民一朝猛醒，
他的神气终将化为泡影！

民众合唱 如前。

里恩齐 登上讲坛

如今我又来到你们中间，
我尊敬的罗马人民！
如今我又见到这神圣的地方，
这卡皮托利诺山，这不朽的广场！
你们如此热情欢迎我，好吧，我无限感激！
我要在上帝面前庄严宣誓：
为了你们的自由，我将献出我的生命，
伟大而自由的古罗马，
将在废墟中复生！
我不图安逸，我永不休息，
直至罗马重振当年的神威，
再现往日的辉煌，

在全世界各族人民面前熠熠生辉！
让罗马像凤凰从灰烬中振翼高飞，
高傲而自豪，雍容而华贵，
让往昔的时代，世界的征服者，
再展雄姿，史册永垂！

民众合唱 如前。
幕落。

第 二 幕

第 一 场

帕莱斯特里纳。科隆纳府邸的房间。

起初，不时听到远方的枪炮声。

科隆纳和卡米拉在场上。

卡 米 拉 天哪，父亲，发生了什么事情？
朋友们离你而去，个个面带愁容。
围攻的炮声，
越来越近，越来越猛，
父亲，我们输了吗？请告诉我！

科 隆 纳 稍安毋躁，卡米拉，你听着！
沽名钓誉的奥尔西尼居心叵测，
对我这个推选出的首领不再听喝，
妄想同我一样发号施令，竟要和我平起平坐！
我坚持自己的权利，不让寸步，

于是裂痕加深,不可弥补。
突然他的儿子走来,口呼:
父辈们! 不要分裂,如今危难当头,
我们最需要的是敌忾同仇!
我要让你们并肩携手!
这样吧,科隆纳,你把女儿许我为妻,
我早就爱上了她,卡米拉的美丽。
如果你们双方通过子女结成神圣联盟
从此联合在一起,共执权能,
那今后任何争执也难以令你们分庭!
这时他父亲启齿开言:好的,
我同意! 倘若你,科隆纳,仍拒之千里,
明天早晨我就带上我的队伍
去同护民官达成协议!
到那时看你独自怎样守住城池!
他的话就是如此。如今,我的女儿,
我已对他承允表示:你在日落之前,
就要嫁给年轻的奥尔西尼为妻。
去赶快准备就绪!

卡 米 拉 天啊! 我可怎么办!
科 隆 纳 看来你不想勉强屈从,
我也宁愿此桩婚事不成。
无奈我已为你备下宝珍,
比奥尔西尼寒碜的伯爵冠冕更加贵尊。
谁敢来向你求婚,欲结丝萝,

他必须领有世袭的侯国，
这本是我的初衷——可如今已然走不通，
我又有什么道路可行？

卡 米 拉 既然事情已定，
我必须作出牺牲，
你们为了保持和平，
竟要损害我心中的安宁。
难道我就这样被抛来抛去，
让这个男人，
这个我最憎恶的家伙，
成为我的夫婿？
啊，父亲，请别对我发火！
我愿为你牺牲自我，
可是那个奥尔西尼，
他永远别想娶我！

科 隆 纳 难道恶魔使你丧失了理智？
真是胆大包天，
竟敢违反我的意志？
你这个忤逆的小女子，快执行我的意旨！

卡 米 拉 随你怎样要求我吧！
可是我对我立下的誓言，
我对我选择的伙伴，
永远忠贞不变！

科 隆 纳 你以为我会把你嫁给蒙特雷阿尔？
我认为，你早就应当抛弃

赢得此人爱情的幻想，
这个女婿我可瞧不上！
窃贼、强盗、杀人犯
永远不要心存奢念：
娶我科隆纳家的姑娘为伴！

卡 米 拉 如果我背弃
我自己的誓言，
就让大地，
就让黑夜将我吞噬！
啊，瓦尔特，没有任何力量
能把我俩分开！
只要患难之中忠贞不渝，
总有一天笑逐颜开！

科 隆 纳 你可看到我们已大难临头？
炮弹如雨，
壁垒颤抖，
敌人已团团围紧。
若一座座炮楼化作瓦砾，
若一个个卫士喋血断气，
若敌人袭来有如暴风骤雨，
你可知等待你的是什么结局？
若粗野的士兵伸出爪子抓住你，
面对暴行有谁能保护你？

卡 米 拉 我的瓦尔特一定会来保护我！
倘若他不能赶到，面临羞辱，

这里还有匕首防身!

科隆纳 正是这个蒙特雷阿尔
让队伍听从护民官命令,
给我们带来莫大的危险,
使我们日夜不得安宁。
难道你偏要这个蒙特雷阿尔,
同他厮守终生?

卡米拉 我对他永远忠诚!

科隆纳 就是说你毫不动心?

卡米拉 我已言明,吾心已定。

科隆纳 走开,执迷不悟的人,你走开,
我非要治一治你的任性!

卡米拉 难道要我背弃自己的誓言?

科隆纳 就在今天——

卡米拉 难道我可以说话不算数!

科隆纳 我倒要看你如何就范!

卡米拉 这情焰——

科隆纳 我将要扑灭!

卡米拉 这爱情——

科隆纳 将要完蛋!

卡米拉 若想压服这满腔的贞烈——

科隆纳 在我看来有如儿戏一般!

卡米拉 我忠贞不渝,永远永远!

科隆纳 {好! 你可要 } 你的
卡米拉 {啊! 我决心 } 牺牲 } 我的 生命。

卡 米 拉 不管发生什么，
 我将永远、永远不变！

卡 米 拉
 科 隆 纳 我甘冒一切风险，

哪怕牺牲 { 你的
 } 生命，
 { 我的
 } { 你必须丢开你的忠贞，
 } { 我决不背弃我的忠贞，
 } { 只能惟我是从！
 } { 不能惟你是从！

仆 人 (上)

老爷，一位陌生人在门外等着，
 他有要事要向您报告，
 他说他的姓名只肯向您通报。

科 隆 纳 让他来见我！

(仆人下。蒙特雷阿尔身着披风、头戴帽子上。他摘下帽子，敞
 开披风。)

卡 米 拉 啊，上帝！我的瓦尔特！

科 隆 纳 蒙特雷阿尔！您胆敢登我家门，
 您胆敢让您的雇佣兵包围我们，
 您胆敢同我们的敌人伍伍，
 您胆敢使我的亲生女儿同我离心？
 您来此事出何因？

蒙特雷阿尔 请别着急，我尊敬的大人！您听我说。
 您可记得，我为了卡米拉曾向您求亲，
 您是怎样把我拒之家门？

如今我要报仇雪耻，以展我骑士的神威，
我的士兵已把你们团团包围，
帕莱斯特里纳的炮楼在炮声中摇摇欲坠，
我手一挥，暴怒的军队就会冲进堡垒，
您将毁于一旦，有谁能为您解围？

好吧！让我来救您！

只要您愿意，帕莱斯特里纳城堡就可以保全，
我还会使您重返罗马，显赫无比，尊贵非凡！

科隆纳 您要背叛护民官，把他丢在一边，
这岂是骑士的风范？
这种勾当我决不干！

蒙特雷阿尔 谁说是背叛？不是我，而是我的兄弟
把军队交给了护民官，
可我从未同意他们这样干。
如今，谁能阻挡我把队伍撤回？
我就要这么办，这里我只要求您一点：
把我本应得到的东西奉还！

科隆纳 您究竟要求我怎么办？
蒙特雷阿尔 在罗马涅和安科纳边区，
成千上万的军队仰我鼻息。
我虽没有自己的采邑，
但在意大利却声威无比。
现在我来见您，要求您照办：
同意由我担任罗马行政长官，
同时让我扶持您的女儿——我的夫人，

登上宝座!

(科隆纳陷入沉思,踱来踱去。)

卡 米 拉 我的父亲,你看,我不是有言在先:
我的瓦尔特一定前来救我们脱险?
我不是早就知道:当我身处险境,
他定会把我思念?

蒙特雷阿尔 啊,当我心爱的人和她的父亲有难在身,
我怎能置之不问?

科 隆 纳 好吧,就这么办!我牺牲奥尔西尼,
他睥睨一切,对我因羨生嫉。
让他和他的家族垮台,我要飞黄腾达,再度崛起!
我的孩子,——这是我的女儿!现在她属于你!
你可以作为罗马行政长官把她带回故里!
卡米拉,如今愤慨、憎恨和怒焰,
瞬间已然烟消云散,
我满足你的夙愿,
快快展开你的一双笑眼!

卡 米 拉 啊,爱情的喜悦之花,
冲破了痛苦和忧患,
它向我开放,美丽鲜艳。
啊,幸福的命运,分外甘甜!

蒙特雷阿尔 谁能逆料,谁能想见,
我们长久切盼,
我们在无望之中苦苦奋战,
受够了熬煎,历尽了艰险!

卡 米 拉 啊,美好的时光多欣悦!
蒙特雷阿尔 啊,爱情的报偿如蜜甜!
卡 米 拉 啊,无尽的苦难得酬谢!
科 隆 纳 看你们彼此相爱情切切,
愿你们生活美满永和谐!
三 人 我们迎着命运向前进,
信心满怀,
我们潇洒自如,轻松愉快,
步伐坚定,迎向未来!
我们携手跋涉漫长征途,
我们历尽人间痛苦,最终看到:
纯贞的爱情,
燃成了永恒的火焰!

第 二 场

里恩齐住宅的居室。

里 恩 齐 (手持公文。)

我诅咒这些叛徒! 他们挑拨诬陷,
妄图用诽谤把我同民众离间,
诬蔑我挥霍穷人的血汗!
我诅咒他们! 倘使民众依旧对我忠心,
那么未来将是我最好的辩护人!
啊,民众们! 为了你们我甘心忍辱负重,
不怕谩骂、监禁、放逐和诅咒。

为了你们，我冲向一小撮暴君，
勇敢地高呼：忍无可忍！
民众们，你们切莫沉沦，
莫怯懦，莫卑躬，
要苏醒，要振奋，
要成为英勇豪迈、所向披靡的一代人！
啊，你们不知道我经受的种种磨难，
我饱尝的痛苦和艰辛。
只是为了你们我才忍受这一切，
只是为了你们我才甘愿引火烧身！
暑往寒来，我步履踉跄，
披荆斩棘，我奋力前进——
啊，我为你们所做的这一切
也许你们从未表示过感谢！
不！我要解放罗马，
这个恼人不和的牺牲品已经一蹶不起，
重现那往昔的辉煌，
岂不是无上光荣的伟大目的？
啊，古老的罗马，有朝一日
向我显示你旧日的气度恢弘，
我就会心满意足，
死也目瞑！

尼 娜 上

我的科拉！难道这是真情？
一小撮敌人为反对你正在施展阴谋？

难道灾星

又要向你圣洁的头顶降落？

里 恩 齐 你要镇静，我亲爱的妻子！

野心家、忌妒者，

加上叛徒瓦尔特·冯·蒙特雷阿尔，

也不过是一小撮，

他们煽动民众反对我，企图使我吉星陨落。

有上帝保佑，有民众拥护。

我会比叛徒抢先一步。

让他们在嗅到危险之前

就要为自己的罪行献出头颅。

他们的喧闹于我何损？

我有忠贞可爱的妻子，

我有纯洁无瑕的心，

他们怎能像我这样骁勇强劲？

尼 娜 我的科拉！为什么惊恐压我心，

使我无力排开？

自从你紫袍加身，

我在梦中见到你总是面色苍白！

里 恩 齐 我亲爱的妻子，不必心慌！

还没有什么危险能使我惊慌。

难道听到地上的虺蛇啾啾作响，

雄鹰就不再无忧无虑地自由飞翔？

尼 娜 啊，我一旦失去了你，

爱人哦，我简直不能想像！

科拉,如果有人从我身边把你夺走,
也就夺去了我生命的光芒!

科 拉 你要抛开这一切疑惧、惊恐,
我钟情的事业无比神圣,
我不会沉沦湮灭,
只许大功告成,
直待罗马的神威赫然复兴,
争得自由,摆脱逆境,
犹如雄狮从沉睡中猛醒,
使整个世界在它面前震惊!
无论在紧迫的关头,在激烈的鏖战中,
无论我遇到什么凶险,
我的妻啊,支持并瞩望着我的
难道不是你那双忠诚的眼睛?

尼 娜 我亲爱的科拉,让我们听从
上帝为我们作的一切安排,
我不愿意,也不能够同你分开,
我愿与你同生死,共赴灾!

俩 人 让我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同背叛、欺骗抗争到底;
纵令整个世界把我们遗弃,
我们仍爱情永在,此恋不息!

第 三 场

科隆纳府邸大厅,为举行宴会布置得富丽堂皇。

蒙特雷阿尔、巴蒂斯塔、由宾客组成的合唱队。

蒙特雷阿尔 好啊，先生们！人逢喜庆兴致高，
琼液对良宵，
时辰不问迟与早，
只须酒在杯中笑。
悦耳妙音响
歌声绕画梁，
直待晨曦照华堂！

合 唱 妙啊，妙！手中杯莫停，
畅饮须尽兴，
金色美酒满巨觥，
豪气杯底生。
悦耳妙音响，
歌声绕画梁，
迎来晨光满华堂。

巴蒂斯塔 哎嗨！独唱一支歌吧！谁来一展歌喉？

蒙特雷阿尔 喂，小厮，给我一把弦琴。
让我用家乡的曲调，
唱一首普罗旺斯地区的歌，
一位高贵的行吟诗人的诗歌，好不好？
(接着唱起一首情歌)

巴蒂斯塔 为妇女们的健康干杯！

合 唱 妇女万岁！每当那深杯酒满玉花飞，
多盼望手挽窈窕女子多妩媚！



为妇女们的健康干杯!

蒙特雷阿尔 喂, 仆人, 斟酒!

基督之泪, 法莱尔纳山! ①

快取来上好的法莱尔纳酒!

开怀饮啊, 纵情唱!

合 唱 妙啊, 妙! 手中杯莫停……

(卡皮托利诺山的钟声响起。)

巴蒂斯塔 出了什么事情? 你们可听见卡皮托利诺山的钟声?

蒙特雷阿尔 能有什么事呢? 没有什么事情能打断我们的佳兴,
继续欢乐吧! 切勿扫兴!

巴蒂斯塔 尊贵的老爷, 我为您干一杯,

同时为您勇敢的军队干杯!

祝您早日成功

让执掌大权的护民官呜呼哀哉!

我要放开喉咙, 大声祝愿:

祝瓦尔特·冯·蒙特雷阿尔老爷寿比南山!

合 唱 我们要放开喉咙, 大声祝愿:

祝我们尊贵的主人寿比南山!

祝瓦尔特·冯·蒙特雷阿尔老爷寿比南山!

僧侣合唱 幕外

我主, 请赐予他们

永恒安宁!

① 法莱尔纳山是意大利的葡萄酒产地, “基督之泪”是该地出产的名酒。——编者注

愿长明之灯普照他们!

蒙特雷阿尔 我的朋友,是什么把你们惊扰?
纵令教士们为坟墓和死亡怪声吼叫,
火红的生活仍向我们微笑!

(传来僧侣合唱:在这灾怒之日,这一日。)

谢谢你们,我的朋友!

让我们用高声欢呼

压倒僧侣们的叫喊!

万岁,罗马,不朽的城邦!

合 唱 万岁,罗马,不朽的城邦!

妙啊,妙! ……

(幕外合唱:在这一日不要伤害我! 因你仁慈为怀!)

蒙特雷阿尔 干杯,祝护民官早日垮台!

这个叛徒,

在卡皮托利诺山上挥霍人民血汗!

他却没料到报复已经来临,

他就要垮台!

合 唱 让护民官从他的宝座跌下,

他将得到叛徒应得的惩罚!

(敲门声三下。一片惊慌。)

蒙特雷阿尔 进来,你们这些不速之客!

(护民官身着貂皮紫袍,由武装侍从簇拥而入。)

静场。

里 恩 齐 当卡皮托利诺山的钟声你已听到,

当僧侣的歌声向你宣告,

你的弟兄们正奔赴死亡，
你，蒙特雷阿尔，却只顾在此欢闹？
你要明白，你们全要明白！
(合唱 法官就开庭审判……)
你们的丧钟已经敲响，
已决定给予背叛者应有惩罚。
(蒙特雷阿尔和巴蒂斯塔被押走。)
幕落。

第 三 幕 第 一 场

里恩齐家中居室。

尼 娜 (气喘吁吁冲入室内。)
保佑吧，圣马利亚！
保佑吧，在天之父！
满街人潮，狂奔疾走，
嘈杂鼎沸，一片盛怒！
狂暴的人群怀着满腔的怨愤，
狼奔豕突，高声呐喊，
冲破通道，
直奔我们的府邸而来！
人群蛮横异常，
恫吓我们要烧杀劫掠，

要骇人听闻地把一切消灭精光，
他们激愤势难挡，正排山倒海奔向这方！
愿赐福者
拯救我们吧！
愿天使
张开庇护我们的翅膀，
倾听我充满恐怖的祈求：
降临人间，化灾为祥。
但愿，但愿我们不就此沦亡，
亡于民众的盲目的疯狂！
人群滚滚来，
迫近更迫近，
乱民狂如潮，
汹涌逐浪高，
刀剑闪闪亮，
长矛放寒光，
锐势不可挡！
死神的魔爪掐住了我们，
越抓越紧，越掐越狠。
保佑吧，马利亚！保佑吧，全能的主！
解我倒悬苦，救我出死地！

里 恩 齐 (上)

我从不担心的事竟然发生！
民众起来向我逞凶，
要为蒙特雷阿尔和巴蒂斯塔之死，

兴师问罪动刀兵!

尼 娜 啊,亲爱的科拉!

危险越来越近!

快救救你自己,快救救我吧!

里 恩 齐 亲爱的妻子,你要镇静!

危险并非已经临近!

我周身充满青春的活力,

我将英勇无畏迎向前去,

面对民众的狂暴激愤,

我要豪情满怀冲入敌阵!

我双目炯炯,神气逼人,

坦荡的额头绝无皱纹,

我唇枪舌剑,犀利惊人——

骚乱压顶也能沉稳!

任凭风暴起——我自巍然不动,

我既已登上宝座,

岂能不战而让人,

我定将平息民众的狂怒和怨恚!

尼 娜 让我们暂且忍让吧,我求求你,

快避开这狂怒的锋芒。

你听听我的劝说吧,就这一回,

啊,科拉,让我们找个地方躲藏!

里 恩 齐 像胆小鬼一样躲藏?永远别想!

尼 娜 科拉啊!走吧,不要时机错放!

里 恩 齐 任凭死神缠住我们的生命,

我也要奋力抗争到底!

尼 娜 还是走吧! 这样的民众并不值得
为它作出这样的牺牲!

里 恩 齐 倘若灭亡降临我的头上——
我将以殒身向世界宣扬:
正是为了罗马的繁荣隆昌,
我才把我的整个生命献上!

尼 娜 我的夫君,你真的不撤离此地?
那么我也不愿离你而去,
值此危难当头,百般痛苦,
同你在一起就是幸福!

里 恩 齐 美丽的妻子,让我把你拥抱!
纵然我毕生夙愿难成现实,
只要从你的爱情中寻得无比欢乐,
我一生的追求也就恰得所值!

尼 娜 啊,我亲爱的人,你伟大而坚强!
你顶天立地,举世无双,
挽着你的臂膀和你同归于尽,
这是多么美好,多么高尚!

科拉、尼娜 让我们奋睁双眼,目光澄亮,
相倚相偎,迈向前方,
让忠贞的爱情之火在胸中燃烧,
面对厄运决不动摇!
任凭死亡已临近,
任凭刀割烈火烧,

我们生死永远在一起，
福同享，祸同当，携手不相抛！

第 二 场

卡皮托利诺山前。

卡 米 拉 (披散着头发,手持长剑。)
终于来到了
我渴望已久的
复仇的一天。
我朝思暮想,望眼欲穿,
复仇的时刻啊,就在眼前!
啊,惨死的冤魂,我最亲爱的人,
为了给你报仇,
要让他鲜血横流!
我要亲手
杀死那刽子手!
爱情已被戕害,
我的仇恨啊,燃烧起来,
我要用那暴君的血
将我这渴望复仇的剑
染上殷红的色彩。
我不再是女人,
而今我只愿做复仇女神,
锋利的长剑手中挥舞,

让他的鲜血涌流如注，
是他背信弃义太残忍，
杀害了我亲爱的人！
丢掉怜悯和同情，
丢掉柔弱和女性！
我心中惟一的渴求
是对那卑鄙的暴行
复仇！复仇！——
人群已经聚拢，
声势逼人，
怒火中烧，
好啊，这正合我心意！
垮台吧，里恩齐，
从宝座上滚下去，
你手中的牺牲品，我最亲爱的人
正在坟墓中等着你！
(面向聚集在地周围的民众。)
复仇啊，快复仇！
暴君要推翻，
罪行要严办，
冲啊，冲向卡皮托利诺山！
抓住他，莫松手，
拖出华堂，拖出华堂，
让他鲜血流尽气断绝，
以命抵罪方罢休！

合 唱 复仇啊,快复仇!

卡皮托利诺山前。

卡 米 拉 让诅咒沉重地降在罪人头上,

还有毁灭和死亡,

是他把我们的自由夺走,

现在让他向我们说明缘由!

这叛徒,要让他惶恐万状,

匍匐在我们脚下灭亡,

他干下可耻的勾当,

为此要让他鲜血流淌!

合 唱 这叛徒,要让他惶恐万状……

里恩齐上,尼娜跟在他后面。

里 恩 齐 我的罗马公民们!你们为什么

举长矛、握利剑,

聚集在这里,在卡皮托利诺山前?

是你们选中了我,亲自把紫袍披在我身上,

难道今天你们又改了主张?

我究竟做了什么,使你们心伤?

请让我完成我未竟的事业,

让我重现我们昔日的辉煌,

让你们重新成为世界的主宰,

在自己颁布的法律下自由自在!

不要听信诽谤和谣言,

要根据我的所作所为作出判断!

卡 米 拉 不要听,不要听他巧语花言,

不要听他信誓旦旦，
报仇莫手软，雪恨不迟延，
争取自由是你们惟一的信念。

合 唱 一切阿谀奉承，一切巧语花言，
都不能使我们志移心变。
为失去的自由报仇雪恨，
这是我们今天的惟一信念。
人们向里恩齐拥去。

尼 娜 上帝啊，上帝！
里 恩 齐 走开，你们这群无礼之徒！
尼 娜 难道我的眼泪不能打动你们的心？
卡 米 拉 啊，庆祝吧！已到了复仇的时机，
雪恨的烈火已经燃起！

合 唱 为失去的自由报仇雪恨，
是我们今天的惟一信念！

尼 娜 你们要感谢他给你们带来了幸福，
现在却要他流血如注！
你们如果要的是血，那就快把我的血来取接，
啊，来吧，让我来抵偿一切！

卡 米 拉 现在，复仇就是一切，
同情、怜悯一概要抛却！

尼 娜 听啊，我在哭泣，听啊，我在哀告！
要念及他为你们建立了多少功劳！

卡 米 拉 是的，罗马人，他让你们蒙受了多少苦难，
听着，千万不要把这一切抛之云端！

合 唱 对,他让我们蒙受了多少苦难,
对,我们决不把这一切抛之云端!

尼 娜 请你们怜悯吧!

卡 米 拉 勿忘复仇!

尼 娜 不要加罪于他的头上!

卡 米 拉 暴君夺去了你们的自由,
你们要为此复仇!

合 唱 暴君夺去了我们的自由!
我们要为此复仇! 复仇!

尼 娜 不要让愤怒的火焰,
蒙住你们的心田!

卡 米 拉 哈,让人民炽燃的愤懑
送他一命归天!

尼 娜 发发善心吧!

卡 米 拉 勿忘复仇!

尼 娜 请你们怜悯吧!

卡 米 拉 不要听她哀求!

合 唱 哈,叛徒,你决难逃脱
我们愤怒的复仇!

弗·恩格斯大约写于1840年
9月—1841年3月

第一次发表于1974年《马克思
故居丛书》(特里尔)第13辑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3卷翻译

螺旋桨轮船及其在 德国和美国之间的航运中的应用¹⁰⁵

不来梅 9 月 22 日。现在我十分高兴,不仅能够把老阿基米德精神获得的新胜利详细介绍给本报读者,而且还能够告诉读者,这里已经准备开辟德国和美国之间的螺旋桨轮船航线。大家知道,伦敦的弗·佩·斯密斯先生发明一种方法把轮船的叶轮换成大为合理的阿基米德螺旋桨,安装在船的舵与船身之间的水面之下。^①这一发明已经应用于阿基米德号轮船,并十分出色地证明了它的合理性。

螺旋桨安装于船的尾部,这里船舱完全被封闭,水从两边流向尾部。另一项重大改进是,在同一根轴上做两条走向相对的螺纹,取代一条螺纹,这样就可排除许多缺陷。特别是在用双螺旋桨时,舵本身保持笔直方向,因为水从两边对舵的压力是相等的。这一发明如同所有天才的发明一样,也是哥伦布鸡蛋的一例^②。每个人看到这种船都会感叹说:为什么你以前没有想到这一点呢?然而,正是在力学

① 《奥格斯堡总汇报》编辑在这里加了一条脚注:“丁勒的《综合技术杂志》(1837)载有这种轮船发动机的说明和图片,见第 64 期第 401 页”。——编者注

② 西方的一个典故,是指解决问题的办法非常简单又是常人想不到的。——编者注

这样的领域中,这种发明是天才的真正标志。但是,不富裕的史密斯的想法却不为这些因循守旧的英国人所理解。甚至当他早在4年前在一只32英尺长、装有两马力功率的发动机的小船上非常成功地试验螺旋桨时,甚至当他找到一个出资建造阿基米德号的赞助人时,都没有一个伦敦的民用工程师愿意承造发动机。后来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工厂制造了号称功率为80马力的发动机,其实勉强60马力,顺便说一下,这对阿基米德号这样的排水量为240吨(一吨约等于2000磅)的船来说是小得不成比例的。船造成时,海军部也很重视,命令卡佩尔舰长负责指挥这艘新轮船。它的第一次航行是从多佛尔到加来;它驶完全程仅用了1小时53分,这是空前最短的时间。英国的公认为行驶最快的维荣号邮轮与阿基米德号同时启航,却比它落后10分钟。6月间阿基米德号完成环绕大不列颠的航行,同时访问了全国各大港口,而且到处都进行航行表演,在场参观的有海运业、科学界和贸易运输业的最有威信的代表。现在,当这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时,大家都向发明者深表嘉许。现在我们来听一听一家苏格兰报纸的报道。《格拉斯哥阿尔古斯报》写道:

“今天我们很高兴地向我们的读者报道关于螺旋桨轮船阿基米德号新近试航的结果,试航从各方面来说都是这种发动机发明者的胜利,他深信自己能获得成功,邀请了最著名的工程师、科学家和本城一切关心发展轮船交通的人上船,这样便可以确有把握地在这里对构造上的每个缺陷、对构造合理性的任何怀疑加以讨论。6月16日星期二早晨,停泊在港口的船只上和码头上人山人海,轮船在他们的欢呼声中沿克莱德河顺流而下。当应邀上船的客人们发现,由蒸汽力推动前进,既无明轮喧嚣,又无船身摇晃时,可能已经感到这项新发明的效果了;这项发明担负着完成轮船交通中伟大事业的使命。遗憾的是,因途中多次停泊而无法准确地测定速度,但是仍然可以使人感觉到螺旋桨作为推进器的有效性。阿基米德号起初并不是作为快速船制造的,而只是为了表明,采用这种新型构造,可很容易地在同一条船上综合使用蒸汽力和风力;发动机制

造得很粗糙,而且是从从来没有制造过船用发动机的小工厂制造的。此外,我们在途中停船,多半是为巨大的逆流所阻,尽管遇到这一切不利的、然而与新发明全然无关的情况,阿基米德号仍不失为一条出色的快速船,它继续快速前进。如果条件,特别是发动机的功率与我们一般的轮船一样,那么它的速度就会很快。我们在邓巴顿与格拉斯哥之间曾试验在螺旋桨工作的同时还使用风帆航行了一段时间,结果非常好,因为速度显著提高(因为螺旋桨轮船就其构造来说与一般帆船没有区别,所以它们就能或是使用风帆航行,或是使用螺旋桨航行,或是二者同时使用)。阿基米德号驶过格里诺克,进入盖尔洛赫湖后,把螺旋桨关上,只用风帆继续航行。虽然阿基米德号的偶然的构造不利于提高速度,但是所有专家都确信,螺旋桨轮船关上螺旋桨,用风帆行驶,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完全能达到一般帆船的速度。螺旋桨对明轮的优越性非常明显地表现在船转弯时:旧式构造的轮船每逢转弯时都必须沿6倍于船身长度的弧线转动,因此要求相当大的空阔水面。而阿基米德号只沿本身 $1\frac{1}{4}$ 的长度的弧线转动。

最后,我们讲几点简单意见。许多连接在一起的保证螺旋桨转速的传动轮发出的噪音令人不愉快:这种噪音虽比明轮的噪音小,但是在船舱内听来却极为强烈,所以令舱内乘客感到扫兴。然而有许多在场的专家当时就提出了一些排除这种缺点的简便办法。不过,一般轮船行驶时的震动在这里完全消失了。此外,因为螺旋桨完全在冷水里,所以大大减少了机轴等的磨损。螺旋桨的一个主要优点是:与明轮不同,它不引起水面振荡,这也就排除了在运河和狭窄的河道上行驶的小船当轮船通过时一直面临的那种危险。水面保持完全平静,因而河岸也能免遭以前由明轮造成的波浪冲击而带来的那种损害。相反,由于螺旋桨的活动,淤积的沉淀物从底下泛起,然后被水流冲走,因此,据卡佩尔舰长说,普利茅斯港的长官建议采用螺旋桨,哪怕只是用于港湾的清除。”^①

其他报纸也是以同样的完全赞扬的口吻发表评论的。这里我们还想引述《爱丁堡晚邮报》关于螺旋桨轮船交通优点的几点评论。

① 恩格斯摘译自1840年6月18日《格拉斯哥阿尔古斯报》(苏格兰)第767号上刊登的一篇文章《阿基米德号轮船》,文章对轮船试航成功作了评论。——编者注

“螺旋桨用于远航船只十分有利，远航期间，不管是风平浪静还是遇到微风或逆风，都可以交替使用发动机和风帆工作。任何天气，甚至遇到极强的风暴，都可使用螺旋桨，因为它总是在水下，而明轮船遇到疾风就会严重倾斜，这时便只有一侧的明轮在水中。此外，螺旋桨轮船能够很容易进入狭窄的港湾，而这对装有宽大的明轮外壳的普通轮船来说是办不到的。螺旋桨对战舰来说具有重大意义，因为螺旋桨在水下可以避开弹丸；而且螺旋桨的活动不依赖于船只的垂直状态，它吃水越深，力量越大，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螺旋桨是在密度较大的水下工作的。其次，明轮的外壳不容许在宽阔的船舷安装大炮；而螺旋桨不用外壳，也就没有这个缺点了。”^①

不来梅 9 月 22 日。阿基米德号在爱丁堡附近进行航行表演时所做的下述试验也使这里的上流社会大为惊讶。当轮船向规定点航行时，舵手没有掌舵，阿基米德号仍然丝毫没有偏离航向，继续笔直地驶向自己的目标，螺旋桨划动的水如此牢靠地把船舵保持在笔直的方向上。这在许多情况下特别是在暴风中有多么重要，是十分明显的。后来转动了舵，船就非常灵巧地开始做圆周运动，船头部分画了一个圆圈，而船舵几乎处于中心。船每转一圈只不过两分钟。当阿基米德号从利斯要塞旁驶过时，炮兵进行演习，向设在海上的靶标射击。卡佩尔舰长确信军人掌握自己火炮的技术能保证轮船的安全，他想开个玩笑，吓唬一下船上的女士，于是决定在大炮和靶标之间通过，而同时又不妨碍炮兵的演习。炮手也打算吓唬乘客而把大炮对准轮船；一门 24 磅炮发射的一枚炮弹，正在船头前面落水，另一枚炮弹落在船舵后边，而第三枚炮弹从桅杆上边飞过。船上乘客们对这种欢迎报以高声欢呼，与士兵们的欢呼融成一片。在同以高速

^① 恩格斯摘译自 1840 年 7 月 4 日发表在《爱丁堡晚邮报》第 687 号上的一篇报道《轮船航运的重大改进。阿基米德号轮船的螺旋桨》，以此来证实螺旋桨轮船运输比帆船运输优越。——编者注

著称的要塞号明轮蒸汽舰比赛时,虽然要塞号由于构造较轻和蒸汽机的马力较大而具有某些优点,但是阿基米德号用45分钟完成7英里的航程,超过自己的对手半英里。

这次航行之后,弗兰西斯·佩·斯密斯先生在祝贺的欢呼声中被选为爱丁堡艺术和手工业协会¹⁰⁶的会员,并受到该协会的正式的科学嘉奖。在朴次茅斯,海军上将爱德华·科德林顿爵士参加了航行表演,他怀着真诚赞扬的心情,要海军主管部门注意这项发明。在布里斯托尔,横渡大西洋轮船航运的倡议者克拉克斯顿舰长,决定为正在建造的、用于英美航线的、排水量为3000吨的大型铁制轮船安装螺旋桨¹⁰⁷。阿基米德号环绕大不列颠的航程约1700英里,加上中间停泊的时间,一共用了3个星期,平均时速达10英里。7月,阿基米德号从朴次茅斯出发开往波尔图,全程800英里,仅用69小时,至今还没有一艘轮船能做到这点。8月,阿基米德号“旋进”(英国人用“to screw”这个动词来表达这种移动形式)尼德兰;它这次航行是早晨5点启航,离开安特卫普,开往阿姆斯特丹,绕过泰瑟尔岛驶入须得海,晚7点左右到达目的地。英国、北美、荷兰和比利时为这些成就而给发明者颁发了专利证书。

阿基米德号最初几次航行的结果引起了不来梅的一个商人^①的注意,他今年夏天到英国经商,乘坐阿基米德号完成了环绕大不列颠的旅行,以便能自由自在地研究这条船的构造及其合理性。这一次次顺利的成功无疑使他想到:这种发明对于美国与汉撒各城市之间的活跃的而且日益繁忙的交通,特别是对于德国移民的运输,该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英国、比利时和法国热情地拥护关于在欧洲与西

① 卡·科伊特根。——编者注

大陆之间开辟轮船航线这一想法，而德国却还根本没有打算去掌握这种交通的优势；现在轮船交通正进行重大改进，这时决不能再拖延掌握海洋轮船交通和阿基米德螺旋桨的这些优势了。既然螺旋桨目前还难以用于江河，——因为其直径最小是5英尺，而船只通过所需要的深度至少要6英尺，因此螺旋桨轮船在例如莱茵河上逆流行驶，就只能到科布伦茨，——所以我们应该赶快把这项新的发明用于我们的横跨大西洋的交通航线。每年从不来梅运往美国10 000—14 000人。当然，帆船速度有赖于许多偶然性；在最顺利的情况下，从威悉河到美国需要26天，但在这条航线上花费60—75天也是常有的事；去年从这里出发开往巴尔的摩、纽约和费城的船只的平均航行时间是42—45天；然而，由于这里还没有算上从9月中旬到2月底航行的船只，所以这种平均数字只能认为对最好的季节来说是准确的。用装备螺旋桨的轮船来走这条航线，可以快两倍，在最不顺利的情况下也可快一倍，而船费不过增加四分之一。

前面提到的那个不来梅人^①提请我们自由市^②第一流的造船专家^③注意这种新的构造。后者现在打算部分地靠自费装备一艘大型螺旋桨轮船，开辟不来梅与纽约之间的航线。但愿我们那些富有的人们和船主们关心这一重要事业，而不要让心胸狭窄的和目光短浅的个人利益的考虑妨碍他们对这一事业的支持。诚然，乍看起来，这种事业似乎不利于航运企业，因为帆船当然要被夺去一定数量的走这一航线的移民旅客。但是，不是预言家，也能预言：即使这一事业

① 卡·科伊特根。——编者注

② 指不来梅。——编者注

③ 约·朗格。——编者注

由于船主们的忌妒而遭到破坏,不来梅与北美之间的轮船交通也会很快开辟,不过那时将由某个北美城市来开辟。¹⁰⁸这里的法律不禁止用挂着北美或英国的船旗的轮船定期运送旅客,正像美国的法律不阻止世界各地的邮船向全国所有主要港口定期航行一样。看来这里的船主们最好的做法是,把不来梅与美国之间的轮船交通也掌握到自己手里,对他们来说这样做并不难,因为有3家商行会商一下就够了。如果他们不这么做,那么这里有相当富有的人们,这些人不会有比投资这种事业更赚钱的机会。如果他们也放弃这一机会,那么英国或美国就会经营这一项业务,德国不仅得不到好处,而且还会被认为是因图小利而不能谋大业的国家。

弗·恩格斯写于1840年9月
22日前

载于1840年10月7、8日《总汇报》第281、282号附刊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3卷翻译

*不来梅通讯¹⁰⁹

理性主义¹³和虔诚主义¹¹

9月于不来梅

终于又有了一份不属于茶会上闲聊范围的材料,它使我们自由市的全体公众都感到激动,以致每个人都表示了赞成或反对,它也值得严肃的人去思考。时代苍穹中的雷鸣响彻不来梅的上空;在这里,在北德意志本本主义式信仰的首府,围绕更自由地还是更有限制地解释基督教这个问题也爆发了一场争论。汉堡、卡塞尔和马格德堡新近发出的呼声在不来梅得到了回响。简言之,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弗·威·克鲁马赫尔牧师,这位伍珀河谷的加尔文教¹²徒的教皇,这位先定学说的圣米迦勒,在这里探望双亲^①并两次在圣安斯加里乌斯教堂替他的父亲讲道。第一次讲道谈的是他喜欢的场面即末日审判;第二次讲道谈的是加拉太人书中关于把有不同信仰的人革出教门的章节^②。这两篇讲道稿^③具有炽热的雄辩力、富有诗意的、

① 弗·阿·克鲁马赫尔与爱·克鲁马赫尔。——编者注

② 参看圣经《新约全书·加拉太书》第1章第8—9节。——编者注

③ 指弗·威·克鲁马赫尔的两篇讲道稿:《末日审判》和《保罗,一个不符合我们时代精神的人》。——编者注

虽然并非总是高雅的生动描绘,人们是因这两篇讲道稿才知道这位天才演说家的。然而这两篇讲道稿,特别是后一篇,不时迸发出对不同思想者的咒骂,这在一个粗俗的神秘主义者身上是意料中的事。教堂的讲道坛变成了宗教裁判所的首席宝座,从这里翻来覆去地对所有神学派别发出永无止境的诅咒,不管宗教裁判者是否了解这些派别;凡是不把深奥的神秘主义当作绝对的基督教的人都被交付给魔鬼。而克鲁马赫尔善于借助极其幼稚地败露的诡辩术一直躲在使徒保罗的身后。“这决不是我在这里诅咒!不是!孩子们,醒醒吧!这是使徒保罗在诅咒啊!”^①最糟糕的是,使徒是用希腊文写作的,因此学者们尚未能够就他的某些语句的特定含义取得一致意见。他的书信中所使用的咒语就属于这种模棱两可的语句;克鲁马赫尔不假思索地解释说这个咒语的意思是最严厉的,是咒人永远堕入地狱。同一讲道坛上的理性主义的主要代表帕尼埃尔牧师,不幸从比较温和的意义去理解这个词,竟成了克鲁马赫尔观点的敌人。因此,他进行反讲道^②。关于他的信念,怎么想都可以,对他的品行却不能提出任何有根据的责备。克鲁马赫尔无法否认,他在起草讲道稿的时候,不仅考虑了本教区中大多数持理性主义立场的成员,而且也专门考虑了帕尼埃尔。他无法否认,他作为客座牧师想使教区反对本区的专职牧师,这是极不恰当的。他应该承认,这是自食其果。在不来梅,就连最粗俗的理性主义者都像怕鬼似的害怕伏尔泰和卢梭,克鲁马赫尔辱骂

① 弗·威·克鲁马赫尔的讲道稿《保罗,一个不符合我们时代精神的人》。——编者注

② 见卡·弗·威·帕尼埃尔《特于1840年7月12、19和26日举行的三次星期日讲道》1840年不来梅第2版。——编者注

他们有什么用呢？对于思辨神学，他的全体听众除两三个人外都像他本人一样是外行，他诅咒这种神学有什么用呢？这不是竭力掩饰讲道中完全确定的、甚至是个人的倾向性，又是什么呢？帕尼埃尔的反讲道贯穿了保罗斯的理性主义精神，他的反讲道尽管构思周密，令人赞许，尽管讲得慷慨激昂，但仍然带有这一派的全部缺陷。他讲得既模棱两可，空话连篇，时不时搬弄出的一点诗情就像是纺纱机的嗡嗡声，而对讲道稿行文的处理则像是模仿顺势疗法。克鲁马赫尔的三句话中的独创性超过了他对手的三次讲道中的独创性。在距离不来梅一小时路程的地方，住着一个虔诚主义的乡村牧师^①，他在才智上大大超过自己的农民，以致自认为是一位最伟大的神学家和语言学家。他出版了一个反对帕尼埃尔的小册子^②，他在小册子中利用了上个世纪一位神学家兼语言学家的全部资料。这位心地善良的乡村牧师对科学的盲目无知遭到一本匿名小册子^③的令人十分难堪的嘲笑。这位匿名作者——此人被认为是本市一位名副其实的学者，他的名字我在前一篇通讯^④中曾几次提到——以博学多才的口吻说这位英明的“乡村神言”代表煞费苦心地从一些早已无人问津的手册中搜集来的全是无稽之谈。克鲁马赫尔出版了《神学答辩》^⑤来驳斥帕尼埃尔的反讲道。

① 指约·尼·蒂勒。——编者注

② 指约·尼·蒂勒《就1840年7月12、19和26日举行的三次星期日讲道给神学和哲学博士、不来梅圣安斯加里乌斯教堂牧师帕尼埃尔先生的信》1840年不来梅版。——编者注

③ 指[威·恩·韦伯]《革出教门。不来梅市民之友的一个匿名作者，为思维着的基督徒而作》1840年不来梅版。——编者注

④ 见本卷第180—183页。——编者注

⑤ 即弗·威·克鲁马赫尔《对不来梅的帕尼埃尔博士先生的神学答辩》1840年埃尔伯费尔德版。——编者注

他在书中对帕尼埃尔进行公开的人身攻击,而且他采用的方式也使自己谩骂指责对手的效果大打折扣。克鲁马赫尔在他的《答辩》中,善于巧妙地抓住理性主义的特别是帕尼埃尔的薄弱环节,却又笨拙地企图推翻帕尼埃尔对圣经的解释。在这场论争中,邻近的一位传教士施利希特霍斯特用虔诚主义观点撰写的小册子最有分量。^①作者在小册子中心平气和地、冷静地将理性主义的基础,特别是帕尼埃尔牧师的理性主义的基础归结为康德的哲学;并且向帕尼埃尔提出疑问:为什么帕尼埃尔不老实承认他的信仰的基础不是圣经,而是像保罗斯那样根据康德哲学对圣经所作的解释?帕尼埃尔新写的一本小册子^②近日即将出版。无论这本小册子结果怎样,作者都已唤醒了沉睡的人们,迫使从前除自己以外什么都信仰的不来梅人转向自身的理性。迄今为止,虔诚主义认为它的对手分为许多派别是上帝的旨意,但愿它终究会感到,在同黑暗势力进行斗争的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应该团结起来。

航运规划。剧院。军事演习

目前,这里的人们正考虑一个计划,实行这个计划可能不只是对

-
- ① 指 J. D. 施利希特霍斯特《弗·威·克鲁马赫尔牧师与帕尼埃尔博士牧师。他们最近在不来梅所作并刊行的布道词》,路·弥勒编辑出版,1840 年来梅版。——编者注
- ② 指卡·弗·威·帕尼埃尔《公开谴责埃尔伯费尔德的哲学博士、牧师克鲁马赫尔先生为其在不来梅提出革出教门一事进行自我辩解而出版的所谓〈神学答辩〉》1840 年来梅版。——编者注

不来梅具有极其重大的影响。本地一位受到大家尊重的年轻商人^①不久前从伦敦回来了，他在伦敦详细了解过阿基米德号轮船的构造。众所周知，该船是采用新发明的方法，借助阿基米德螺旋桨推动的。船速大大超过一般的轮船。他曾经乘这艘船完成了环绕整个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试航，现在他想在一艘已经完成设计的轮船上采用这项新发明，使纽约与不来梅之间保持迅速的、经常不断的交通往来。我们第一流的造船专家^②想自费承造船体，即所谓船壳，而机器等等费用则通过发行股票来筹集。这一事业的重要性是人所共知的。虽然我们有些帆船从巴尔的摩到不来梅只需要23天，时间之短已属不可思议，但是这个速度要取决于风向，风也可以使航行时间延长两倍。而一艘在顺风时同样可以使用风帆的轮船，从合众国的一个港口到不来梅无疑只需要11—18天就够了。来往于德国和美洲大陆之间的蒸汽邮船一旦通航，这种新设备无疑会被迅速采用，并且会对两个国家之间的联系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用两周时间可以从德国的任何一个地方到达纽约，从纽约出发用两周时间可以游览合众国的名胜，再用两周时间又可以返回家园，这已是指日可待了。有几列火车、几艘轮船，事情就可以办到。自从康德把时间和空间范畴从思维着的精神的直观形式中独立出来，^③人类便力图在物质上也把自己从这些限制中解放出来。

不久前，我们的剧院空前活跃。平时我们的舞台完全远离社会。包座的人付款后，只是在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时，才偶尔光顾一下剧

① 卡·科伊特根。——编者注

② 约·朗格。——编者注

③ 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里加版。——编者注

院。现在,辛德尔曼^①来了,演员与观众都兴奋不已。对此我们不来梅人还不习惯。尽管人们一再抱怨歌剧的势头太旺,而话剧难以为继,甚至上演席勒和歌德的剧本,剧院里也空空荡荡,大家都争着去听唐尼采蒂和梅尔卡丹特的乐曲;但是,一旦话剧能通过自己极具才干的代表人物取得同样的胜利,到那时我们的舞台的萧条还是有救的。我们观看了辛德尔曼的演出,除了看他演出科策布和劳帕赫的剧本,还看他扮演夏洛克、靡菲斯特斐勒司和菲利浦(《唐·卡洛斯》)的角色。我要是议论他扮演这些角色的遐迩闻名的演技,那就是多此一举。

海尔布隆附近的军营有一幅小巧精致的图画,它为我们提供了奥尔登堡—汉撒旅刚刚在本地与奥尔登堡地区交界的地方举行的军事演习的情形。据说,我们的部队在演习攻占一个据点时表现勇猛,所有房屋的玻璃都被猛烈的炮火震碎了。不来梅人高兴的是他们有了新的娱乐场所。他们成群结队出城去观看这种有趣的场面,在饮酒和歌声中度过平生最欢乐的夜晚¹¹⁰,而他们的儿子和兄弟们却在值勤站岗。

弗·奥·

弗·恩格斯写于 1840 年 9 月
26 日—30 日之间

载于 1840 年 10 月 17 和 19 日
《知识界晨报》第 249 和 250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 卷翻译

① 卡·辛德尔曼 1840 年 9 月 6—15 日在不来梅市立剧院巡回演出。——编者注

齐格弗里特的故乡¹¹¹

那时在荷兰有一位富王的后裔，
父亲叫齐格蒙德，母亲叫齐格琳，
富有的城堡远近驰名，
屹立在莱茵河下游，它的名字是克桑滕。

《尼贝龙根之歌》第 20 节¹¹²

溯莱茵河而上，不能只参观科隆以上的地区。特别是德国青年不应该像约翰牛那样旅行：从鹿特丹到科隆，他一直闷在舱房里，只是到了科隆才登上甲板，因为他认为从科隆到美因茨才是莱茵河的全貌，他的莱茵河旅游者指南是从科隆开始的。德国青年应该选择一个少有人光顾的地方作为自己的旅行目的地。我指的就是刀枪不入的齐格弗里特的故乡——克桑滕。

同科隆一样，克桑滕是罗马人建造的，中世纪时是一个外表不起眼的小城市。然而，当科隆发展起来时，一个选帝侯大主教辖区就以科隆命名。但是从宏伟而完美的克桑滕大教堂可以远眺平淡无奇的荷兰沙土平原，而高大的科隆大教堂仍然是一座没有完工的建筑；克桑滕有齐格弗里特，而科隆只有圣汉诺，同《尼贝龙根之歌》相比，《汉诺之歌》¹¹³就不值一谈了。

我从莱茵河来到这里。我穿过破败的狭窄城门进入城内；肮脏、狭窄的小巷把我引向令人喜爱的集市广场，从那儿我又走向围墙上

开着的门洞,这座围墙曾经把从前修道院的院子和教堂圈在一起。门洞左右两侧的上方,在两个小塔的下面有两座浅浮雕,毫无疑问,这是两座齐格弗里特的雕像,与塑在每家大门上的护城神圣维克多的雕像很容易区别。英雄站在这里,身穿紧身鱼鳞铠甲,手执长矛。右边的雕像把长矛刺入龙形怪物的血盆大口;左边的雕像把“厉害的侏儒”阿尔贝里希踩在脚下。我感到惊奇的是,威廉·格林的《德国英雄传奇》几乎收集了齐格弗里特的全部材料,却没有提到这两座雕像。除此以外,我也不记得在什么地方读过有关这两座雕像的记载,但是它们也算是把中世纪的传说同一定的地方联系起来的最重要的证明。

我穿过回声飘荡的哥特式拱形门道,来到教堂前面。希腊式的建筑使人感到明快,摩尔式的建筑使人觉得忧郁,哥特式的建筑神圣得令人心醉神迷;希腊式的建筑风格像艳阳天,摩尔式的建筑风格像星光闪烁的黄昏,哥特式的建筑风格像朝霞。在这里,在这座教堂面前,我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哥特式建筑风格的威严气势。但是,哥特式教堂如果像科隆大教堂那样,坐落在现代化的建筑群中,或者竟像北德意志城市的教堂那样,被许多如同燕窝似的房屋所包围,那就不会给人留下十分强烈的印象;哥特式教堂应当位于林木繁茂的群山之间,像贝格区阿尔滕贝格的教堂那样,或者至少也应当像克桑滕大教堂那样脱离一切外国式的、现代的东西,置于修道院的围墙和古老的建筑中间。只有在那里,人们才能深刻地感觉到,一个世纪如果集中全部力量仅仅做成一件大事,它就能有所建树。假如科隆大教堂也像克桑滕教堂一样周围开阔,从任何一个方面来看,其雄伟的规模都一览无遗,那么,19世纪真该羞愧得无地自容,它即使发挥其全部过人的聪明才智,也建造不出这样的建筑物。如此的宗教功绩,我们

再也没有听说过,因此,就连弗赖太太这个在中世纪本来会是一个最普通的人物,也使我们惊叹不已。

我走进教堂,那里正在做大弥撒。从唱诗班那里传下管风琴的琴声,它像一支能征服人心的欢呼着的大军,穿过回声震荡的中厅,随后渐渐消散在教堂回廊的深处。19世纪的儿子啊,让琴声征服你的心灵吧,因为比你更强悍、更奔放的人也被这些声响征服了!它把古老的德意志诸神从他们的树林里驱赶出来,它带领着伟大时代的英雄们越过澎湃的大海,穿过荒漠,并且把他们的不可征服的子孙引向耶路撒冷,他们是满腔热血的渴望建功立业的世纪的影子!但是,当长号宣告化身的奇迹的时候,当牧师举起锃亮的圣杯,而教民们的全部意识已沉醉于祈祷之酒的时候,你就冲出去吧,拯救自己吧,把自己的思想从淹没了教堂的感情之海中拯救出来,到教堂外面向上帝祈祷吧,因为他的大厦不是凡人的双手建造的,他的气息渗透于尘世间,他要人们顶礼膜拜的是他的精神和真理。

我非常激动地从教堂出来,打听往这座小城惟一的那家旅馆怎么走。当我进入旅馆的休息室时,我感到我就在荷兰附近。挂在墙上的油画和铜版画,刻在窗玻璃上的风景,放在镜子前面的金鱼、孔雀羽毛和热带植物的叶脉,这种罕见的混合性陈设十分清楚地表明,这家旅馆的主人以拥有别人所没有的东西而感到骄傲。这种猎奇狂是荷兰人的陋习,它由于毫无鉴赏力而使人良莠不分地把许多艺术作品和大自然产物搜集在身边,而且在一间摆满类似废物的房间里,感到得其所哉。但是,当善良的主人要我欣赏他收藏的所谓绘画时,我才不寒而栗!这是一个小房间,墙上挂满了廉价的画,尽管主人硬说,沙多讲过,有一幅显然比其他的画漂亮得多的肖像画是给一个叫汉斯·霍尔拜因的人画的。有些扬·范·卡尔卡尔(卡尔卡尔也

是邻近的一座小城)画的教堂祭坛画色彩鲜艳,也许行家会感兴趣。可是这个房间装饰成什么样子了!棕榈树叶,珊瑚枝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堆满了每个角落;到处都扔着蜥蜴的标本,壁炉上放着几个荷兰常见的用各色海贝镶嵌的人物像;一个角落放着科隆的瓦尔拉夫的胸像,胸像下面挂着一个像木乃伊一样干枯的死猫,猫的一只前爪不偏不倚正抓在一幅画中那个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的脸部。要是我的哪一位读者有朝一日前来克桑滕时也正好住在城里这家惟一的旅馆,请他向这位殷勤好客的旅馆主人要求看一看他那块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玉石;这位主人拥有一个用蛋白石雕刻的精美绝伦的黛安娜像,它的价值高于他收藏的全部绘画。

到了克桑滕千万不要忘记去看看公证人霍本先生收藏的古董。这里几乎汇集了古代兵营¹¹⁴的全部出土文物。他的收藏品是很有趣的,但是没有什么特殊的艺术价值,这在古代这样一个兵营里也是可以预料的。在这里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玉石分散在城内各处;惟一比较大的石雕纪念品,是前面提到的那位旅馆主人拥有的一个3英尺高的斯芬克斯像。它是用普通的砂岩雕成的,保存得并不好。再说,它从来就没好看过。

我出了城,登上一座砂岩山岗,这是方圆左近惟一的天然高地。传说齐格弗里特的城堡就建立在这个山岗上。我在进入松树林以前坐了下来,俯瞰山下的城市。城市四周是车道,整座城市就像坐落在盆地中间,只有教堂巍然耸立在盆地的边缘。右边是莱茵河,它那两条宽阔的、波光粼粼的支流环抱着一个绿色的小岛,左边,在蔚蓝色的远方,是克莱沃群山。

齐格弗里特的传说中究竟是哪一点如此强烈地打动了我们呢?不是故事情节本身,也不是置年轻的英雄于死地的那个最卑鄙的背

叛行径,而是齐格弗里特这个人物本身所具有的深刻意义。齐格弗里特是德国青年的代表。我们所有的人,还怀着一颗尚未被生活的艰辛所制服的心的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心中都同样渴望有所作为,同样感到要反抗迫使齐格弗里特离开他父亲城堡的那些习惯势力。我们都深恶痛绝那种永无休止的思前虑后,那种对敢作敢为的市侩式恐惧。我们要走出去,跨入自由的天地,冲破谨小慎微的束缚,为夺取生活的桂冠,为有所作为而奋斗。凡夫俗子也关心巨人和龙的故事,特别是教会和国家方面的事务。但是现在已经不是那种时代了,我们被投入人称学校的监牢,在那里我们不是战斗,而是不无讽刺地必须列出希腊语中“战斗”这个动词全部的式和时态的人称变位。而当我们摆脱了学校的严格纪律,我们也就落入本世纪的女神——警察的怀抱。你思考的时候,有警察;你讲话的时候,有警察;你走路、骑马和乘车的时候,也有警察。护照、居住证、海关税单——让魔鬼打死巨人和龙吧!他们留给我们的只是有所作为的假象,是钝头剑,而不是利剑,但是,不允许我们用利剑练剑术,那么用钝头剑练出的剑术又有什么用呢?而且,如果你们有朝一日冲破了束缚,克服了市侩习气和冷漠态度,有所作为的迫切愿望得以表达,那你们是否就能在莱茵河对岸看到韦瑟尔的塔楼呢?人称德国自由堡垒的那座城市的城防要塞已变成德国青年的坟墓。它正位于最伟大的德国青年的摇篮的对面!谁曾被关押在那里?是那些认为自己没有白白地学会击剑的大学生们——简言之,就是一批决斗者和蛊惑者²¹。现在,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这次大赦^①后,我们可以

① 指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时,于1840年9月10日宣布的对政治犯的大赦。——编者注

说,这次大赦不仅是一次宽大为怀的行动,也是一次正义的行动。应当承认国家必须对这些团体采取行动是有其先决条件,特别是有其必要性的,然而一切认为国家的兴旺并不在于盲从和绝对服从的人,都会同意我的观点:通过大赦这些团体的参加者来恢复他们的荣誉和尊严。蛊惑者的团体在复辟王朝时期⁴⁶和在七月的日子¹¹⁵以后出现,正如现在它们不可能出现,同样是可以理解的。究竟当时是谁压制了每一项自由的活动,是谁决定了对年轻心脏的跳动实行“临时的”监护?还有,那些不幸者的遭遇又是怎样的?有谁能否认,这一诉讼案正是为了彻底揭露纸上的和秘密的诉讼程序的一切害处和弊病,为了指出这种矛盾状况:必须由领取薪俸的公仆而不是由独立的陪审员审理对危害国家的罪行所提出的起诉?又有谁能否认,整个宣判就像商人所说的,是成批地或“批发式”地进行的?

我要下山走向莱茵河,去谛听晚霞映照的波浪向哺育齐格弗里特的大地诉说他在沃尔姆斯的陵墓,诉说已经沉没的财宝。某个善良的仙女摩尔根娜也许会为我重新建起齐格弗里特宫,或者向我指明齐格弗里特的 19 世纪的子孙们应当完成哪些英雄业绩。

弗·恩格斯大约写于 1840 年
10 月中—11 月 25 日

载于 1840 年 12 月《德意志电
讯》第 197 号

署名:弗里德里希·奥斯瓦尔
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 卷翻译

* 不来梅通讯¹¹⁶

为法国军队运送马匹。

手工业者联合会

不来梅 10 月 30 日。尽管已经颁布禁止从汉诺威运送马匹的命令¹¹⁷，不久前还是经过我们这个城市为法国军队运送了数目可观的马匹，而且连续运送数天之久；但是，后来得知，这些马匹从这里出发后在汉诺威境内的第一个驿站巴苏姆就被扣留了。

许多报纸上发表的关于这里发现有大的手工业者联合会的报道，在公众看来，早已不那么重要了。某种关系把同一个行业的帮工联合起来，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在客栈里的共同生活中以及在流浪期间，这些人当中产生一种小团队精神，因此在同自己的师傅发生争执，特别是发生冲突时，他们能相互依靠，这是十分自然的。经常有人说某个师傅虐待自己的工人，名声不好，而一个城市的某个行业的师傅名声太坏，流浪的帮工们就会远远地躲开这个城市，这既不新鲜也不值得大惊小怪，虽然我决不想以此来为这类做法辩解。任何人也绝对不打算强迫帮工到无法相处的师傅那里做工，或者到有某个行会对帮工采取反对立场的城市去。但是，把他们的行为看做是有组织的联合会、蛊惑者²¹的阴谋、秘密法庭，那就太夸张了；任何一

个人,如果像北德意志一家报纸的通讯员那样认为这是一个征兆¹¹⁸,预示着与巴黎工人[ouvrier]的阴谋类似的阴谋,那么请他最好先弄清楚 ouvrier 这个词的含义以及德国手工业者阶层的组织与法国手工业者阶层的组织之间的差别。此外,我所说的只是自己的看法和这里的公众的看法。当然在一些泥水匠帮工反抗他们的师傅期间,的确发生过几次逮捕事件,然而,从那时起对此就没有任何报道了,至少是没有官方的报道。因而关于这个问题只能作一些推测。但是,正如上面所说的,这里有的报道很夸张,这是肯定的。

弗·恩格斯写于 1840 年 10 月
29—30 日

载于 1840 年 11 月 7 日《总汇报》第 312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 卷翻译

* 不来梅通讯¹¹⁹

不来梅港同纽约的轮船航运

不来梅 11 月 5 日。我很高兴向你们报道,为不来梅同纽约之间的定期航线建造一艘排水量为 1 000 吨级轮船的决定,现在已经通过。^①全部股票一天半就销售一空。谁都没有料到会这样快就获得成功,因此,有许多人耽误了自己的投资。这一事业之所以到现在才引起全城的关注,因为在此之前几乎没有引起任何人的重视,而那些对此完全持反对态度的大船主对即将面临的竞争还一点也不担心,他们说,参与这种事业有损他们的尊严;他们说,如果我想干这种事,那么,我一个人也干得了。股东名单上所包括的几乎都是那些从内地搬来本城的人,或者其财产是自己挣来的而不是靠继承得来的人的名字。只有一个名字属于旧的望族;至于不来梅共和国的这些继承人对待前面提到的事业的态度,可用这样一个事实来说明:这些家族的两个富有的人物,由于一个格罗特($1\frac{1}{8}$ 克劳泽)的邮费而把通过市邮局寄给他们的招股书退回,并注明:他们必须先知道信封内装的是什么。他们收到说明之后又说,不值得为此花一格罗特,于是再

① 见本卷第 242 页。——编者注

次把招股书退回。这是发信人亲自告诉我的趣事。此外发信人卡尔·科伊特根先生为创办这种非常重要的事业所表现出的无私的热忱,应该受到高度赞扬。他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到英国了解关于螺旋桨轮船交通的具体细节,返回不来梅后就为实现自己的计划而不惜任何牺牲,他没有因此而得到任何不同于其他股东的益处。一开始他就没有打算进入这个企业的管理层。轮船将在费格萨克由我国第一个造船专家约翰·朗格先生建造,他已经表示,准备必要时提供所需资金的一半;来年春天,轮船便开始建造,因而最迟 1842 年春天开航。

弗·恩格斯写于 1840 年 11 月
5 日

载于 1840 年 11 月 13 日《总汇报》第 318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 卷翻译

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¹²⁰

老阿恩特就像传说中忠实的埃卡尔特一样，站在莱茵河畔告诫那些德国青年，他们多年来凝神观望着法国维纳斯山以及从山顶上向他们招手的热情迷人的女郎——思想。但是，狂放的青年并不理睬这位老勇士的告诫，一味向那座高山飞奔而去，而且，他们没有像海涅笔下的新汤豪塞那样，筋疲力尽，卧倒不起。

这就是阿恩特对待当今德国青年的态度。尽管他在青年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但他对于德国生活的理想却不能使他们感到满足；他们向往更多的行动自由，更饱满、更旺盛的生命力，希望那流淌着德意志心血的世界历史大动脉有更猛烈的搏动。由此他们产生了对法国的同情，自然，不是对法国人胡编的那种惟命是从的同情，而是一种更高尚、更自由的同情，白尔尼在《吞食法国人的人》^①一书中曾经对比德意志民族的片面性，绝妙地阐述了这种同情的性质。

阿恩特感到，现代同他格格不入，现代不是由于他的思想才尊敬他，而是由于他那刚毅果断的个性才尊敬他的思想。因此对他这样一个既有才华和信念而且饱经沧桑的人来说，给自己的人民留下一座关于自己的成长过程、思想方法以及自己时代的纪念碑，必定是义不容辞的了。这一点他已经在他那本脍炙人口的《忆往事》中实

^① 路·白尔尼《吞食法国人的人门采尔》1837年巴黎版。——编者注

现了。

暂且撇开阿恩特这本书的思想倾向不谈,从美学上来看,这本书当然也是最有趣的出版物之一。在我们的文学中,已经很久没有见到这样简练的、富有表现力的语言了。这种语言理应给我们年轻一代中的许多人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宁可简洁有力,不要软弱无味!确实有这样一些作者^①,他们认为,现代风格的本质就在于为语言的突起的肌肉、绷紧的经络都裹上一层美丽柔和的皮肉,甘冒显出女子气质的危险。不,我更喜欢阿恩特风格的男性骨骼,不喜欢某些“现代”修辞学家那软绵绵的格调!何况阿恩特已经尽量避免他1813年的同伴们所采用的那种奇特风格,只有在非使用最高级不可的时候(如南部罗曼语那样),他的语言才有些矫揉造作。当前重又流行起令人生厌的夹用外来语的风气,这在阿恩特那里也是找不到的。相反,他表示,非不得已,就无须在我们语言的树干上嫁接外国语的分枝。的确,我们的思想大车在大部分路途中套上德国的高头大马要比套上法国或希腊的马匹走得更好,而对排斥外来语倾向的极端做法进行嘲笑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现在,让我们仔细看看这本书的内容。该书大部分是以诗情画意的手法描绘青年生活的田园诗。像阿恩特那样度过自己青少年时代的人,应当永远感谢上帝!他不是在一个人的欢乐被整体利益所扼杀的大城市的喧嚣中,也不是在摧残幼芽生命力的孤儿院和慈善教养所中长大的,不是的,而是在户外、在田野和森林中长大的,是大自然塑造了这个钢铁般的男子汉。他就像北方的勇士一样,使娇生惯养的一代赞叹不已。阿恩特用来描述自己这段生活的巨大表现力,

① 指青年德意志代表人物。——编者注

几乎会使人产生一种想法：只要我们的作家还能经历阿恩特那样的田园生活，那么，一切田园诗式的艺术构思便都成为多余的了。同我们的世纪显得完全格格不入的是青年阿恩特那种把日耳曼式的纯贞和斯巴达式的严格相结合的自我教育。这种严格非常淳朴，完全不像杨那样夸夸其谈，而是低声自语“总有一天你会用得着”，可以把这种严格不厌其烦地介绍给我们娇生惯养的青年。青年人像狂犬一样害怕冷水，觉得稍微有点凉，便穿上三四层衣服，还以体弱免服兵役为荣，好一个祖国的中流砥柱！现在，每一座城市中，人们通常首先打听的是“最后一排房子的大门”^①，在这样一个时代来谈论纯贞，对青年人来说是一种罪过。其实，我并不是一个抽象的道德家，我厌恶一切禁欲主义的反常现象，我永远不会非难堕落的爱；可是，使我感到痛心的是，严肃的道德正濒临消失的危险，而肉欲却妄图把自己捧得高于一切。在阿恩特这样的人面前，实际上的纵欲者应当永远感到羞愧。

1800年阿恩特就任安排给他的职务。拿破仑大军遍布欧洲，随着法国人的皇帝的威力增长，阿恩特对他的憎恨也与时俱增；这位格赖夫斯瓦尔德的教授以德国的名义抗议压迫，从而被迫逃亡。最后，德意志民族奋起反抗，阿恩特才回来。书的这一部分本来可望叙述得更加详尽一些，然而阿恩特却谦逊地回避了有关国民自卫团及其行动的情节。他应当比较详细地描写他参加当时运动的情况，并且从他的主观立场出发来描述那些日子的历史，而不应当把他当时的所作所为像谜一样留给我们去猜测。关于他以后的命运描述得更简单了。这里应当指出的是，一方面阿恩特日益明显地倾向于宗教

① 引自歌德叙事诗《神和舞女》。——编者注

领域的正统教义,另一方面当他谈论自己被停职这件事时表现出神秘的、近乎惟君命是从的甘愿受罚的姿态。但是,对此深感诧异的人,根据最近报上刊登的阿恩特的声明——阿恩特把自己的复职看做公正的行为,而不是看做恩赐——就可以确信他还是像以前一样坚定和果敢。

由于同时出版了许多关于解放战争的回忆录^①,所以,阿恩特的这本书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样,德意志民族数百年来第一次重新奋起并且用自己的全部力量和伟大精神对抗外来压迫的那个光荣时代,又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而我们德国人应当念念不忘那个时代的战斗,从而使我们沉睡的人民意识振奋起来。自然,这决不是像某个政党所理解的那种意思,认为已经万事齐备,可以安于1813年取得的胜利,对着历史的明镜扬扬自得地自我欣赏了。意思正好相反。因为斗争的最重大的成果不是摆脱外国的统治——这种完全建立在拿破仑这位阿特拉斯神双肩上的反常状态迟早必将自行垮台——不是已经获得的“自由”,而是斗争的事实本身,是极少数同时代人明确感觉到的斗争的时机。我们意识到丧失了民族神圣的东西,我们不等君主最仁慈的恩准就武装了起来,我们甚至迫使当权者站到我们的前面^②,总之,我们在一瞬间就成了国家权力的源泉,成了享有主权的人民——这才是那些年的最高成就。因此,战后最清醒地感觉到这一点并且最坚决地朝这个方向行动的人,在政府眼里

① 有可能指卡·伊默曼《回忆录》1840年汉堡版;《德国的潘多拉。当代状况和著作家纪念册》1840年斯图加特版;威·多罗编《关于世界和文学的特点的备忘录与书信集》1838—1840年柏林版;亨·斯特芬斯《我的经历》1840年布雷斯劳版。——编者注

② 关于这个问题,参看卡·巴德《拿破仑在1813年》1840年阿尔托纳版。

就必然成了危险人物。——但是这股活动的力量很快就又消沉下去了！由于四分五裂这一祸根，整个国家十分必需的奋发有为的精神被它的各个部分所吞噬，整个德意志的利益分裂为许许多多的地方利益。结果，德国便不可能奠定像 1812 年西班牙宪法¹²¹中为自己奠定的那种国家生活的基础。相反，我们这些备受压抑的心灵，已经受不起如此之多从“上层社会”突然向我们洒下的绵绵春雨般的泛泛诺言，而我们这些蠢人就不想一想，有一些诺言，从民族的观点来看，违背它们是决不可原谅的，而从个人的观点来看，是很容易得到原谅的。（？）这之后，召开了几次会议¹²²，这使德国人有时间睡一大觉以消解他们对自由的陶醉，让他们醒来以后重新恢复皇帝陛下和恭顺臣民之间的旧关系。谁要是不放弃昔日的抱负，谁要是不抛掉对民族施加影响的习惯，谁就会被时代的各种势力赶进德意志狂的死胡同。只有少数几个卓绝非凡的人走出迷宫，找到了通向真正自由的道路。

患德意志狂的人们想对解放战争的事实进行补充，还想把在物质上已独立的德国从外国人的精神霸权下解放出来。但是正因为如此，德意志狂就是一种否定性，而它用来自我炫耀的肯定的东西，则埋没在一片模糊之中，而且再也没有从那里完整地冒出来；就连那些表露为理性的东西，也大都是够荒谬的。它的整个世界观在哲学上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按照这种观点，整个世界就是为德国人创造的，而德国人自己早就达到了发展的最高阶段。德意志狂是黑格尔哲学意义上的否定性、抽象性。德意志狂摒弃了不是源于 64 代纯粹德意志祖先、也不是生根于本民族的一切，从而创造了抽象的德国人。甚至在德意志狂身上看来好像是肯定的东西也都是否定的东西，因为只有否定了一千年和这一千年的发展道路，才能把德国引向德意志

狂的理想；因此，德意志狂总想把这个民族拉回到德意志的中世纪去，甚至拉回到源于条顿堡林山的原始德意志的纯正精神中去。杨就代表了这种极端的倾向。这种片面性把德国人变成以色列选民，而无视一切不是在德国土生土长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无数萌芽。特别是针对法国人，——法国人的入侵被击退了，而他们在国外称霸的基础在于他们总是比一切其他民族都更容易掌握欧洲的文化形式即文明，——破坏圣像崇拜的运动的满腔怒火大部分都是针对法国人的。革命的伟大而永恒的成果被看做“法国式的花招”，甚至被看做“法国式的诈骗”^①而遭到憎恶。谁也没有想到过这个宏伟的民族壮举同1813年人民的崛起有着连带关系。拿破仑带来的一切，即犹太人的解放、陪审法庭、健全的私法代替罗马法典的烦琐条文——所有这一切都仅仅由于倡导者个人而遭到谴责。仇视法国已经成了义务，任何一种懂得要掌握更高着眼点的看法，都被诅咒为非德意志的思想。于是，就连爱国主义实质上也成为了一种否定的东西，它听任祖国在当时的斗争中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却费很大的劲去生造浮华的纯德意志式的词语来代替早已德语化了的外来语。如果这种倾向就是具体的德国的倾向，如果它认为，德国人之成为德国人是由于两千年历史的发展，如果它没有忽略我们的使命的最重要因素是充当欧洲历史天平上的指针，并且关注邻近各民族的发展，那么，它就会避免自己的各种错误。——当然，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指出，德意志狂曾经是我们民族精神发展的一个必要阶段，并且同它后续的阶段构成了对立面，现代的世界观正是奠定在这个对

① 见弗·路·杨《德意志民族性的标志》1833年希尔德堡豪森版。——编者注

立面上的。

德意志狂的这个对立面就是南德意志等级会议的世界主义的自由主义。这种世界主义的自由主义否认民族差别,致力于缔造一个伟大的、自由的、联合的人类。它同宗教理性主义是一致的,并且同出一源,即出于上一世纪的博爱主义,而德意志狂则最后导致神学上的正统教义,它几乎所有的信徒(阿恩特、斯特芬斯、门采尔)都逐渐走向这样的归宿。世界主义自由思想的片面性常常被它的对手所揭露——当然这种揭露本身也有其片面性,因此,我才有可能扼要地谈谈这种倾向。七月革命¹¹⁵最初仿佛是有利于这种倾向的,然而所有的党派都利用了这一事件。真正消灭德意志狂,更确切些说,真正消灭德意志狂的生命力,始于七月革命并且寓于七月革命。但是,世界公民精神也同样开始瓦解,因为这个伟大的一周的最重要的意义正在于恢复法兰西民族作为大国的地位,从而迫使其他民族同样去争取更巩固的内部团结。

早在最近发生的这次世界动荡之前,就有两个人在埋头研究德意志精神的发展——不如说是现代的发展。这两个人生前几乎素不相识,而且在他们死后人们方才认识到他们是相辅相成的。他们就是白尔尼和黑格尔。人们往往很不公正地给白尔尼贴上世界主义者的标签,而事实上,同他的敌人相比,他更是一个德国人。《哈雷年鉴》杂志不久以前把一篇有关“政治实践”的评论同冯·弗洛伦库尔先生联系在一起¹²³;其实他并不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正像在德国大学生联合会¹²⁴中所发生的情况一样,他是站在德意志狂和世界主义这两个极端的相交点上,而且同民族精神后来的继续发展也只有表面上的联系。白尔尼才是主张政治实践的人,而且他完全实现了这个使命,这就是他的历史地位。他剥掉了德意志狂的徒有虚名的

华丽外衣,同时,也无情地揭开了只有软弱无力的虔诚愿望的世界主义的遮羞布。^①他用熙德的话提醒德国人:只有舌头没有手,你怎么敢说呢?^②谁也没有像白尔尼那样描绘事业的辉煌。他浑身洋溢着生机,他浑身充满着活力。只有他的著作可以称得上是争取自由的行动。请不要在这里跟我谈“理智的规定”,“有限的范畴”!白尔尼理解欧洲各民族的地位及其使命的方式不是思辨的方式。但是,白尔尼第一个真实地阐发了德国同法国的相互关系,从而他对思想作出的贡献比黑格尔主义者更大,后者当时正在背诵黑格尔的《全书》^③,以为这样做就是对这个世纪作出了足够的贡献。正是白尔尼对问题的阐述表明他比平庸无奇的世界主义高明。合乎理智的片面性对白尔尼是必然的,正如过分的公式主义对黑格尔也是必然的一样。如果不理解这一点,我们就无法理解《巴黎来信》中那些略显粗鲁而且往往似是而非的原理。

同白尔尼并驾齐驱而又针锋相对的是黑格尔——一个思想家,他把自己已经完成的体系献给了国家。当局没有下功夫去仔细研究黑格尔的深奥难懂的体系形式以及晦涩的文风。当局又怎么能够知道,这种哲学竟敢从理论的风平浪静的港湾驶向事件的波涛汹涌的海洋,他们又怎么能够知道,这种哲学正是为了抨击现存事物的实际状况而已经剑拔弩张?要知道,黑格尔本人就是那样一个实实在在的正统派,他的论战的锋芒直指政府所不赞同的流派,直指理性主

① 见路·白尔尼《吞食法国人的入门采尔》1837年巴黎版。——编者注

② 这句话出自西班牙的英雄史诗《熙德颂诗》,由1140年前后的民间歌手编写。——编者注

③ 即乔·威·弗·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1817年第1版。——编者注

义¹³和世界主义的自由主义！可是，掌权的老爷们并没有认识到，只有制服这些流派，才能为更优秀的流派腾出位置；他们并没有认识到，新的学说必须先得到国民的承认才能扎根，然后才能自由发展自己富有生命力的原则。当白尔尼攻击黑格尔的时候，从他自己的观点来看他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当局庇护黑格尔，几乎把黑格尔学说捧成普鲁士国家哲学，这就使自己陷入了窘境，显然现在感到后悔莫及。阿尔滕施泰因¹²⁵当然是属于比较自由主义的时代、观点比较先进的人，今天难道能够让这样一个人十分主动地把这一切都承担下来吗？不管怎样，黑格尔死后，他的学说刚刚接触到新鲜的生活气息，从“普鲁士国家哲学”中就萌发出一些幼芽，这些幼芽是任何一个派别做梦都没有想到过的。施特劳斯在神学领域，甘斯和卢格在政治领域，将永远是划时代的。只是现在，模糊不清的思辨星云才变成照耀着世纪运动的灿烂的思想明星。人们尽可以指责卢格的美学评论，说它索然无味，局限于教条的框框；然而描述黑格尔体系的政治方面同时代精神的协调一致并且使这个体系重新受到国民的尊敬，则仍然是卢格的功绩。甘斯把历史哲学的研究推进到现在^①，所以只是间接地做了这一工作；卢格公开地表述了黑格尔主义的自由思想，科本支持他的看法^②；两个人都不怕被人敌视，继续走自己的路，甚至冒着学派分裂的危险，正因为如此，荣誉应当归于他们的这种勇气！新黑格尔主义固有的对观念所抱的强烈的不可动摇的信念，是一座独一无二的堡垒，当得到上面支持的反动派对自由思想家暂时

① 见爱·甘斯《最近五十年历史讲座》。——编者注

② 见卡·弗·科本《关于舒巴特论黑格尔学说与普鲁士国家的对立》。——编者注

占据上风时，他们就可以安然退入这座堡垒。

这就是德国政治精神发展的最新阶段，而我们时代的任务就在于完成黑格尔思想和白尔尼思想的相互渗透。在青年黑格尔派中已经有不少白尔尼的思想，所以白尔尼可以在《哈雷年鉴》发表的不少文章上毫不犹豫地签署自己的名字。但是，思想和行动相结合，一方面还没有被充分地意识到，另一方面还没有深入到国民之中。在某些方面，白尔尼仍然被看做是黑格尔的直接对立面；正如不应当按照黑格尔体系的纯理论来谈论他对现代的实际意义（不是他对永恒的哲学意义）一样，对待白尔尼，也不应当泛泛地批评他的无法否认的片面性和狂妄。

我想，这已经充分说明德意志狂对我们时代的态度，下面我要像阿恩特在他的书中对德意志狂所作的分析那样，对它的各个方面进行详细评论。阿恩特同当今一代人之间的鸿沟最明显地表现在：在国家生活中，他觉得无足轻重的东西，正是我们要为之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东西。阿恩特声称自己是坚定的君主主义者，——就算是这样吧。那么他是立宪君主主义者呢，还是专制君主主义者，他却从未说过。差别就在这里：阿恩特和他的全体伙伴们都认为，国家的幸福就在于君主和人民彼此真诚相爱，致力于谋求普遍的幸福。相反，我们则坚决主张，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首先必须在法律上有一种井然有序的关系。然后才能确立并且保持亲善的关系。首先是法律，尔后才是公道！哪有一个君主会坏到不爱自己的人民，而且——我在这里指的是德国——会因为他是人民的君主而不被人民所爱戴？又有哪一个君主敢于夸口说，从1815年以来，他就已经带领自己的人民大大地前进了呢？我们现在拥有的一切，难道不是我们自己的创造？尽管受到控制和监督，这一切难道不是我们的吗？君主和人民

的爱是可以大谈特谈的,而且,自从写出《祝福你,戴着胜利的花冠》这首歌的伟大诗人¹²⁶唱着“自由人的爱保卫着众诸侯高高在上的险峰”以来,对这个题目不知有过多少永无休止的无稽之谈。可以把目前从某一方面威胁着我们的那种统治方式称为符合时代精神的反动。造就高等贵族的世袭法庭⁹⁷,使“可尊敬的”市民等级重新恢复起来的行会,对一切所谓历史幼芽的庇护,这些幼芽其实不过是些修剪下来的枯枝残茎而已。

然而,德意志狂不仅在这一点上被顽固的反动派骗取了自己的思想自由,就连它关于宪法的观念,也是《柏林政治周刊》的先生们的授意。使人痛心的是,可以看出稳健而冷静的阿恩特居然也被“有机国家”这种诡辩的假象所迷惑。关于历史发展、关于利用现有机遇和关于有机体等等的空谈,在当时想必具有我们想像不到的魔力,因为我们看到,这大部分是些漂亮的词句,并非当真代表它们的原意。我们正是要铲除这些幻影!你们是怎样理解有机国家的呢?你们将有机国家理解为这样一种国家:它的体制在若干世纪中随着民族一起并且从民族内部发展起来,而不是从理论中构思出来的。很好,那就运用于德国吧!要知道,这个有机体就在于将国家的公民分为贵族、市民和农民连同与此相关的一切。总而言之,这一切都应当用有机体这个词来概括。这难道不是可怜而又可耻的诡辩吗?民族的自我发展看起来不正像自由一样吗?你们用双手去捕捉,抓住的却是中世纪和旧制度的全部压迫。幸好这些戏法没有算在阿恩特的账上。不是等级划分的信徒,而是我们,等级划分的反对者渴望有机的国家生活。现在所谈的根本不是“从理论中构思”的问题,现在所谈的是有人想用来迷惑我们的东西——民族的自我发展。只有我们才严肃认真地对待民族的自我发展这个问题,而那些先生们并不了解,任何

有机体一旦死亡便成为无机体；他们用电流使以往的就尸体活动起来，想使我们相信，这不是机械而是生命。他们想促进民族的自我发展，却在民族脚腕钉上专制制度的脚镣，以便让它更快地前进。他们并不想知道，他们称为理论、意识形态或者天晓得是什么的那些东西，早已成为人民的血肉，而且有一部分已经进入生活了；因而不是我们，而是他们徘徊于理论的乌托邦之中。因为，在半个世纪以前的确还曾经是理论的东西，自从革命以来就发展成为国家有机体中的独立因素了。而且，主要的不就是人类的发展高于民族的发展吗？

那么，等级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呢？市民同农民之间不存在任何隔阂，这一点甚至历史学派¹²⁷都没有认真考虑过；所谓隔阂只是人们虚构的一种形式，其目的就是要我们容忍贵族的特殊地位。一切都围绕着贵族转，等级制度也随着贵族的衰落而衰落。然而，贵族的等级显得比贵族的构成情况更糟。按照现代的观点，这种建立在长子继承权基础上的世袭等级，无疑是毫无意义的。当然在中世纪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时，在帝国城市中行会及其特权也是世袭的（例如不来梅现在还是这样），那儿有纯粹的面包师血统和锡匠血统。当然，同下述认识相比，即我的祖先在第20代以前就是酿酒师，贵族的傲慢又算得了什么呢！贵族中还有屠夫血统，或者用富有诗意的不来梅术语来说，还有屠户血统，富凯先生为他们确定的打仗的职业就是不断地杀戮和屠宰^①。贵族把他们自己看成是一个等级，真是傲慢得可笑，因为按照一切国家的法律，贵族都不负任何使命，不论在

① 见弗·拉·富凯《前言·致读者》，载于1840年1月1日《德国贵族报》（莱比锡）第1号。——编者注

军事方面还是在占有大量地产方面。任何一部描写贵族的作品,都可以把行吟诗人普瓦捷的威廉的“我将写一首歌唱虚无的歌”这句话作为题词^①。因为贵族感到自己内心空虚,所以没有一个贵族,从才智过人的施特恩堡男爵到毫无才智的卡·路·弗·威·古·冯·阿尔文斯莱本,能够掩饰自己这方面的痛苦。即便贵族不再要求任何特权,容忍他们以为自己高人一等而自得其乐的那种宽容,也是绝对要不得的。因为只要贵族还认为自己高人一等,那么,他们就会要求特权并且必定会享有特权。我们仍然坚持我们的要求:废除一切等级,建立一个伟大的、统一的、平等的公民国家!

阿恩特给自己的国家提出的另一个要求是长子继承权,一般说来就是确立土地占有永久关系的土地立法。这一点,且不谈它的一般意义如何,也理应得到重视,因为上面提到的符合时代精神的反动,在这方面也存在着使事态恢复到1789年以前那个时期的危险。要知道,最近许多人由于支持保障家庭幸福的长子继承权而被授予了贵族封号!——阿恩特坚决反对土地占有的无限自由和分割;他看到,这样做的必然后果是土地被分割成许多小块,而没有一块能够养活自己的主人。但是他没有看到,正是土地所有权的这种完全自由,才是在个别情况下有时可能会被这种自由所破坏的一切再度取得基本平衡的手段。德意志大多数邦的纷繁的立法以及阿恩特的同样纷繁的方案,根本不能消除,反而在更大程度上加重农业方面的各种困难;同时,在出现混乱的时候,它们会妨碍自愿地恢复应有的秩序,会迫使国家进行异乎寻常的干预,会由于大量琐碎而无法避免的

^① 见威廉第九《我将写一首歌唱虚无的歌》,载于弗·狄茨《行吟诗人的生平及作品》1882年莱比锡增订第2版第7页。——编者注

个人顾虑而妨碍这项立法的进一步改善。相反,土地自由不容许极端化:既不容许把大土地占有者变成贵族,也不容许把耕地分割成太小的、变得没有用处的地块。如果天平向一端倾斜得太多,那么,另一端秤盘里的东西立即就会增加,以期取得平衡。即使土地所有权从一个人手里很快地转到另一个人手里,我也宁愿要有着无限自由的汹涌澎湃的大海,而不愿要一平如镜的,以致涟漪都会不时被岸边斜坡、树根或一块石头冲散的内陆小湖。允许确立长子继承权意味着国家同意建立贵族制度,不,不仅如此,这种对土地占有的束缚,正如任何不可转让的继承权一样,是直接对革命起作用的。如果一部分好地固定属于某些家族,而其余的公民都得不到,这难道不是对人民的直接挑战吗?长子继承权不是建立在根本不符合我们的认识的那种所有权观点上吗?似乎一代人有权无限制地支配他们目前所享有和管理的未来世世代代人的所有权,似乎所有权的自由不会由于剥夺子孙万代这种自由的对所有权的支配而被毁灭!似乎这种把人束缚在土地上的做法真的可以永世长存!其实,阿恩特对土地所有权的关注,完全是理所当然的,而问题的重要性,从当前时代的高度来看,是值得认真讨论的。以往一切理论都有德国学者的传统弊病,他们认为自己的独立性就在于,每个人可以有独自の体系。

如果说对德意志狂的倒退方面还值得给予更详细的考察,这部分地是出于尊敬这位把这些方面当作自己的信念来维护的人,部分地是由于这些方面不久以前在普鲁士所得到的庇护,那么,应当更坚决地反对德意志狂的另一个倾向,因为目前它在我们这里又有占上风的危险,——这就是仇视法国。我并不是要同阿恩特以及1813年的其他活动家吵架,但是目前所有的报刊毫无气节地针对法国人而发的卑躬屈膝的空谈,我感到深恶痛绝。要有高度的忠君思想,才能

通过七月条约¹²⁸确信：东方问题对于德国是生死攸关的问题，而且穆罕默德-阿里是对我国民族性的威胁。从这个观点来看，法国支持埃及人当然就是对德意志民族犯下了它在本世纪初曾经犯过的同样罪行。可悲的是，半年来翻开任何一家报纸都可以看到重新活跃起来的吞食法国人的狂怒。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扩大俄国人的领地，增强英国人的贸易实力，从而使他们能够最终扼杀和压垮我们德国人！欧洲进步的宿敌是英国的稳定原则和俄国的制度，而不是法国及其运动。¹²⁹但是，由于德意志的两位邦君^①认为加入这项条约有好处，于是问题就突然变成了德国问题，法国就成了自古以来不信神的“异邦”宿敌，而真正蒙受凌辱的法国所采取的完全正常的战备措施，却成了对德意志民族的犯罪行为。对几个法国记者关于莱茵河边界发出的愚蠢叫嚣，却认为应该痛加驳斥，遗憾的是，这些驳斥，法国人根本没有读到；而贝克尔的歌谣“他们别想得到它”^②却被硬性规定为国歌。我为贝克尔这首歌谣的成功而高兴，而且根本不想去弄清楚它的富有诗意的内容，我甚至乐于听到这种来自莱茵河左岸的德意志的思想方式，但是，我也喜欢我刚看到的这些报刊登载的关于这方面的文章，我觉得可笑的是要把一首小小的诗歌吹捧为国歌。“他们别想得到它！”那么，又是一个否定？你们能够对一首以否定为内容的国歌感到满意吗？德国的民族性只能够在反对外国的争论中找到依靠吗？《马赛曲》^③的歌词虽然很鼓舞人，却没有多少价值，然而非常可贵的是它超越了民族界限而为全人类所接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和斐迪南一世。——编者注

② 引自尼·贝克尔的诗《德国的莱茵河》的第一行。——编者注

③ 鲁日·德·李尔作词作曲。——编者注

受。在我们的勃艮第和洛林被夺走之后，在我们容让佛兰德成为法国的领地、让荷兰和比利时获得独立之后，在法国吞并了阿尔萨斯直逼莱茵河，而我们手中仅仅剩下历来就是德国的莱茵河左岸比较小的一部分土地之后，我们竟不知羞耻地妄自尊大，并且喊道：至少你们别想得到最后这一块土地！啊，可怜的德国人！如果法国人将莱茵河也搞到手，那我们仍然会以十分可笑的傲慢态度叫喊道：他们别想得到它，别想得到自由的德国的威悉河直到易北河和奥得河的地区；只要德国还没有在法国人和俄国人之间被瓜分掉，我们能做的就只是高唱：他们别想得到它，别想得到德国理论这条自由的河流，只要它的波浪还宁静地流向无边无际的海洋，只要在它的水底那怕还有一条不切实际的、自作聪明的小鱼在划动着双鳍！我们就做了这些而没有去深刻忏悔使我们失去了这些美好的土地的罪过；没有深刻忏悔不团结一致和背弃思想，没有深刻忏悔为局部利益而牺牲整体利益的地方爱国主义，没有深刻忏悔缺乏民族意识。诚然，法国人有一种固定的想法，仿佛莱茵河是他们的财产，然而，对于这个傲慢的要求，值得德意志民族作出的惟一回答是阿恩特的呼声：“交出阿尔萨斯和洛林！”^①

因为我认为，——我的观点也许同我在其他方面本来观点一致的许多人相反，——对于我们来说，收复讲德语的莱茵河左岸，事关民族荣誉，而已经分离出去的荷兰和比利时的日尔曼化，则是政治上的必然。难道我们能够容忍德意志民族在这些国家被彻底压制下去而斯拉夫精神在东方却日益强大？难道我们应当拿我们最好的省份的德意志民族性去换取法国的友谊吗？难道我们应当容忍被占领将

^① 引自恩·莫·阿恩特《忆往事》第364页。——编者注

近 100 年之久,而占领者又不能同化他们所占领的一切这种状态吗?难道我们应当把 1815 年的条约¹³⁰看成对世界精神的终审判决吗?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只要我们不能给阿尔萨斯人以他们现在所拥有的东西,即在大国范围内的自由的社会生活,我们就对不起阿尔萨斯人。毫无疑问,我们必须同法国再较量一番,那时就会看出,究竟谁有资格得到莱茵河左岸。而在此以前,我们可以安心地将这个问题由我们的民族性和世界精神的发展去解决;在此以前,我们要谋求欧洲各民族之间彼此有充分的了解,并且争取本民族内部的统一——我们的第一需要和我们的未来自由的基础。只要我们的祖国处在分裂状态,我们在政治上就等于零,社会生活、完善的立宪制度、新闻出版自由以及我们所要求的其他一切都不过是一些无法实现的虔诚的愿望而已。这是我们应当努力争取的目标,而决不是去消灭法国人!

尽管如此,德意志狂的否定仍然没有彻底完成自己的任务:还有许多东西应当送回老家去,——送回阿尔卑斯山,送回莱茵河,送回魏克瑟尔河。我们将把五头政治⁴⁷留给俄国人;把意大利人的教皇政治以及同它相关的一切,把他们的贝利尼、唐尼采蒂,乃至罗西尼——如果这些人要向莫扎特和贝多芬炫耀他们的教皇政治的话——留给意大利人;把法国人对我们的狂妄批评,把他们的轻松的喜剧和歌剧,把他们的斯克里布和亚当留给法国人。我们要把外国人的荒诞不经的习俗和时髦风尚,一切多余的外国词汇,统统赶回它们的老窝去;我们再也不做外国人愚弄的傻瓜了,我们要团结成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强大的——以及像上帝所喜欢的自由的德意志民族。

弗·奥·

弗·恩格斯写于 1840 年 12 月
初—12 月 15 日

载于 1841 年 1 月《德意志电
讯》第 2—5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 卷翻译

皇帝遗骸的迁葬¹³¹

巴黎全城万人空巷，
市民拥向塞纳河滨，人潮汇成黑色巨浪；
法兰西的太阳依然高照，但仿佛已把黑纱围上，
人们露出骄傲的微笑，但微笑中闪烁着泪光。

欢乐的市民此时显得肃穆而又沉静，
新的桂冠再也不能牵动他们的心灵；
那欧洲的灾星、法国的神明和皇帝正向他们走近，
他周身披着月桂，枝叶常青！

炮声隆隆，旌旗飘扬，
那些银发苍苍、战伤累累的沙场老将，
前呼后拥地护送着皇帝的遗骸，
行进在通往巴黎的路上。

这座思想活跃的城市富庶而又繁华，
它再次虔诚地拜倒在自己偶像的脚下；
即使为此受到更加惨烈的惩罚，它也认为值得！
因为它的胸中闪耀着复仇的火花。

死神的音乐和战争的音乐如同巨浪狂风，
就连最沉静的心灵也不禁为之震动；
皇帝的遗骸就这样进入了巴黎，
他依然像奥斯特利茨¹³²和马伦戈会战¹³³获胜后那样光荣。

他苍白、沉默、高傲而又雄壮，
就像往日骑马穿过人海的漩涡一样；
皇帝的遗骸在市民中间缓缓前进，
笼罩着从未有过的荣誉的柔光。

近卫军在哪里？
斯拉夫族的常胜将军东布罗夫斯基在哪里？
骑兵战将缪拉特在哪里？波尼亚托夫斯基在哪里？
最最骁勇的将领奈又在哪里？

猛士如云，纷纷伤亡，
近卫军在滑铁卢¹³⁴的雷雨中遭到埋葬；
最后一批将士在这里艰难行进，
只有蒙托隆连声哀叹，被关进牢房。

国家的栋梁和精英在灵柩后面跟随，
古老的法国和年轻的法国在这里融汇；
整个法兰西都在哭泣，
就连共和国的杰出人物也洒下了泪水。

那是什人？他们带着胜利者的神色，
却又毫不掩饰充当牺牲品的酸辛；
他们的表情比黑纱还要阴郁，步伐却豪迈轻盈，
——噢，小声点，他们是波兰人。

拱门、圆柱和基石欢迎皇帝还乡，
纪念碑和永恒的塑像体现了钢铁般的思想，
这思想同他的想法一样大胆而又鲜明，
他的权力已经倒塌，却仍然受到大家的颂扬。

他的宫室已经倒塌，他的王冠已经落地，
他在梦中憧憬的世界帝国已经化为废墟。
一切都已消逝。他像亚历山大一样没有后裔，
他独自躺在月桂树下长眠不起。

皇帝已经安眠。四周再也没有赞美的歌吟；
一排排圆柱巍然肃立，投下庄严的阴影，
这座教堂就是他的陵寝！
在这里埋葬着一个死去的、孤独的神灵。

弗里德里希·奥·

弗·恩格斯写于1840年12月
20日—12月底之间

载于1841年2月《德意志电
讯》第23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3卷翻译

不来梅通讯¹³⁵

[教会论争。和文学的关系。音乐。低地德语]

12月底

一年过去了,人们关于教会问题的论争也基本结束了。不管怎样,现在还想发表的论战文章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引起广大读者的关注了,一周之内连出几版都抢购一空的现象不会再发生了。^①而人民大众能否参与,在这样的论争中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个只有在早已被科学否定了的流派的基地上才有意义的问题,是不会引起纯科学的兴趣的。

帕尼埃尔声称自己那本批驳克鲁马赫尔《神学答辩》^②的著作之所以迟迟才出版,是因为那是一部鸿篇巨制^③。他用了10印张的篇幅来抨击他的对手。他在前言中说,他打算撰写一部虔诚主义¹¹的

① 见本卷第249—252页。——编者注

② 即弗·威·克鲁马赫尔《对不来梅的帕尼埃尔博士先生的神学答辩》1840年埃尔伯费尔德版。——编者注

③ 指卡·弗·威·帕尼埃尔《公开谴责埃尔伯费尔德的哲学博士、牧师克鲁马赫尔先生为其在不来梅提出革出教门一事进行自我辩解而出版的所谓〈神学答辩〉》1840年来不梅版。——编者注

历史来回击今后可能遭到的种种攻击,并打算在这部历史中证明异教是产生这一派别的源泉。当然,这个源泉想必和阿蕾图萨泉¹³⁶一样,早在涌出基督的土地之前,就已经在地下奔流很久了。在其余部分,他使用报复权来反击他的对手,除了那些针对虔诚主义的一般指责外,他几乎把咒骂他的每一句话都原原本本地回敬给对手。于是,整个这场论争最后成了一场咬文嚼字的游戏,似是而非的论点像球一样被抛来抛去,关键问题归根到底也许仅仅是确定概念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本来应当在论争开始前就解决的。但是面对正统教义,理性主义¹³会发现自己始终被置于这样的境地。这要归咎于它摇摆不定的立场,它站在这个立场上,时而想表现为基督教精神的新发展,时而又想表现为基督教精神的原始形式,在这两种情况下,它都把圣经上的正统教义的常用语攫为己有,只不过意义有所改变。理性主义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圣经都不诚实;像启示、拯救、灵感这些概念经它一讲,意义就变得极不明确,而且完全被曲解了。

帕尼埃尔把理性主义的理性的枯燥无味提到了一个罕见的高度。他从一种可怕的、与其说是康德的不如说是沃尔弗的逻辑出发,认为他最大的光荣莫过于使自己作品的所有层次都显得极为分明,十分醒目。他的叙述不是包住逻辑骨骼的活生生的肉体,而是他挂在教堂尖顶上晾晒的、被软绵绵的伤感情调泡得湿漉漉的破布片。因为帕尼埃尔也很喜欢这类带水分的胡说,尽管其中含有最正统的词语,人们还是一听就知道讲话的人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不过帕尼埃尔不善于把这些带水分的胡说同自己的干枯的理性结合在一起,因而他不得不经常用第一、第二、第三等等这些词来中断他那娓娓动听、滔滔不绝的空话。但最令人讨厌的还是那些看起来头头是道而实则言不及义、绵软无力的叙述。全书中最有意思的是克鲁马赫尔

著作的摘录,这些摘录清楚地显示出这个人直截了当、十分敏锐的思想方式。——理性主义在这里表现得十分坚决,这使得对方的传教士以小册子的形式发表了一个有 22 名传教士签名的共同声明^①。这个声明完整地叙述了正统教义的原理,并且闪烁其辞地连带提到了这场悬而未决的论争的实况。7 名理性主义传教士打算发表的声明尚未问世。但是谁想根据传教士人数的比例来判断读者中两派的比例,那他就大错特错了。大多数虔诚主义传教士是这个地区的牧师。他们获得这个位置,部分是由于自己那一派暂时的优势,部分是由于利用了一点裙带关系。相反,理性主义者同虔诚主义者相比,至少就人数来说是势均力敌的,他们只是缺少一个得力的代表,来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地位。从这方面看,帕尼埃尔对他的拥护者来说是极其宝贵的;他有勇气、有决心,在某些方面学识也相当渊博,所缺的只是创建大业必需具备的演说家和作家的才干。最近出现了一些小册子,大部分是匿名出版的,但是它们对读者的情绪并没有产生影响^②。几天前出现了一本篇幅为一印张的小册子《非虔诚主义韵文》^③,但是它没有给作者带来特殊的荣誉;这本小册子之所以值得一提,只是因为它十分奇特。不来梅虔诚主义者的主要代言人,天才的传教士弗·路·马莱特曾经许诺写一本小册子《帕尼埃尔博士和圣经》,然而,就是这本书也未必能引起对方的注意,因而可以说斗争

① 指《不来梅牧师关于真理问题的意见》1840 年来不梅版。签名的教士有:哥·特雷维腊努斯、弗·路·马莱特、弗·阿·克鲁马赫尔和约·尼·蒂勒等。——编者注

② 这些小册子包括《评 22 位不来梅牧师的宗教信仰》、《反对克鲁马赫尔或维尔特,以及对当前宗教的民意测验》等。——编者注

③ 《读者开卷有益的非虔诚主义韵文》1814 年来不梅版。——编者注

已经结束,并且可以按照一般人的看法把这个事件概括为已经结束的事件。——应当承认,这一次虔诚主义比它的对手高明。顺便提一下,同理性主义相比,虔诚主义过去也占一定的优势,就是说,它有两千年的威信,而且得到了当代正统和半正统的神学家的尽管片面但毕竟是科学的培养。而理性主义甚至在全盛时期也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它同时受到托路克^①和黑格尔的夹攻。理性主义从来没有对圣经采取鲜明的立场,它总是表现出可悲的不彻底性,起先好像完全信仰启示,但到做结论时,又对圣经的神性如此加以限制,以致神性几乎一点也没有了。只要涉及理性主义原理的圣经论据,这样的摇摆每次都使理性主义陷于劣势。为什么总是颂扬理性而不宣布理性有自主权呢?须知每当双方都承认圣经是共同基础时,正确总是在虔诚主义一方。^②但是除了这些以外,这一次虔诚主义一方还显示了才能。像克鲁马赫尔这种人虽然在个别场合会言不及义,但是决不会像帕尼埃尔那样整页整页地重复毫无意义的空话。理性主义者一方写出的最出色的著作是《革出教门》,在经过大量增补后出版的第二版中,威·恩·韦伯承认自己是这本书的作者。^③古·施瓦布曾

① 见奥·托路克《福音故事的可信性。兼评施特劳斯的〈耶稣传〉》1837年汉堡版。——编者注

② 《知识界晨报》编辑部在发表本文时在这里删去了下面一段话：“从亨斯滕贝格到施特劳斯,当代所有的派别都承认正统教义整体上同圣经是一致的,都承认在文字表述和理性主义所坚持的那种广义的精神之间,谈不上有什么区别。”——编者注

③ 《知识界晨报》编辑部在发表本文时在这里删去了下面这段话：“它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而是以说教的方式叙述了正统教义所规定的〈旧约〉同〈新约〉的关系。这是我们大家早就知道的事情。”——编者注

谈到过施特劳斯，^①说他明显地比一大批主张实证观点¹³⁷的对手突出的地方，就在于他对美的各种形态都具有敏锐的感觉。我想通过用同样的描述来强调指出，韦伯要比那些主张理性主义的平庸之辈高明。他用希腊和德国经典作家的罕见的知识扩大了自己的眼界，虽然我不能完全同意他的论点，特别是那些用来说教的论点，但是他的自由思想和高雅有力的叙述风格都是应该承认的。不久前出版的一本针对他的小册子^②就完全没有这些特点。刚刚出版的另一本小册子《不来梅的使徒保罗》，写得不无幽默之处，书中露骨地影射了不来梅的政治状况和社会状况，然而也像上面提到的那几本书一样没有解决什么问题。^③——对于不来梅，这种论争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以往，各派无谓地相互攻击，只不过是吹毛求疵而已。虔诚主义

① 见古·施瓦布《席勒和基督教》，载于古·施瓦布《天才崇拜。兼论席勒及其同基督教的关系。神学和美学述评》1840年汉堡版第90页。——编者注

② 指康普夫《略论〈旧约〉和〈新约〉。评论并驳斥〈革出教门〉一书》1841年不来梅版。——编者注

③ 《知识界晨报》编辑部在发表本文时在这里删去了下面这段话：“1840年是对当代悬而未决的问题频频进行争论的一年，这种争论是如此频繁，以致我们几乎可以把这一年称为本世纪的转折点。在过去的50年中，人们还使用大炮和刀剑、通过战争和暴动来解决争端；特别是在过去的10年中，人们提出各种要求后得到的答复总是逮捕令。而现在，人们已经越来越习惯于把笔当作武器来解决争端、提出要求了。但愿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在极其罕见的情况下，精神才有必要靠武力自卫权来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愿在人们的变革以空前未有的公开方式进行的世纪里，发展斗争能选择思想战场作为惟一相宜的战场，而只有对纯粹顽固不化和有意迫使认识倒退的行为，才手持刀剑发起进攻！”——编者注

力图达到自己的目的,而理性主义却并不考虑虔诚主义,正因为如此,它对虔诚主义就有许多曲解。在牧师会中,即在全市所有改革派传教士和合并派传教士的合法会议中,理性主义至今只有两名代表而且都十分懦弱。而帕尼埃尔一来到就表现得比较坚决,当时已经传闻牧师会发生了意见分歧。从克鲁马赫尔挑起这场论争以来,现在每一派都知道,他们要干什么。虔诚主义早就懂得,它的权威原则不可能同理性主义的基础——理性协调一致,而且早在它刚刚产生的时候,就正确地预见到自己在这方面会脱离古老正统的基督教。而现在,就连理性主义者也明白,他们的信念并不是由于对经文的不同解释才与虔诚主义背道而驰的,相反,他们的信念同虔诚主义有着直接的矛盾。只有现在,各派互相有所了解以后,它们才能在更高的基础上联合起来,而着眼于这一点,才能平心静气地对未来拭目以待。

汉撒各城市目前就好像应该被强有力地卷入文学潮流似的。自从博伊尔曼的《随笔》^①出版以来,对这本有点意思的读物的评论就多得数不胜数。博伊尔曼本人在《德意志和德意志人》中用很大的篇幅描写了这3个自由的沿海城市,并且许下诺言,说要为潘多拉撰写第三部随笔。¹³⁸《自由港》杂志刊登了佐尔特韦德尔的《汉撒同盟通讯》。汉堡在德国文学中很早就占有一定的地位;吕贝克的地位则稍次一些,就是在物质方面,它的全盛时代也早已过去了;但是亚·佐尔特韦德尔现在还打算在那里创办一份杂志。不来梅对文学持怀疑态度,这是因为它对于文学是问心有愧的,而且通常在文学中提到它时也不大客气。但也无可否认,不来梅正由于本身的地位和政治状

① 即爱·博伊尔曼《汉撒城市随笔》1836年哈瑞版。——编者注

况,比其他任何城市都更适宜于成为德国西北部的教育中心。只要能拉两三个有才能的文学家到这里来,就可能在这里办一份对北德意志文化的发展会产生极大影响的杂志。不来梅的书商是十分精明的,我已经听到他们很多人讲,他们愿意拿出必要的基金并且同意在杂志出版的头几年承担可能的亏损。不来梅最好的一个侧面是音乐。在德国只有很少几个城市像这里一样演奏那么多那么好的音乐。

在不来梅,成立了相当多的合唱团,经常举行的音乐会总是座无虚席。而且,一种良好的音乐鉴赏力几乎是完好地保存下来了;最受欢迎的是德国古典音乐家韩德尔、莫扎特、贝多芬,现代音乐家中有门德尔松-巴托尔迪和一些优秀的歌曲作曲家。新法兰西派和新意大利派几乎只在年轻的办事员中才有听众。但愿不要冷落了塞巴斯蒂安·巴赫、格鲁克、海顿。这里决不排斥新人,相反,很少有地方像这里那样乐于接受德国青年作曲家的作品。在这里经常可以见到一些以其特长闻名于音乐界的人。才华横溢的歌曲作曲家施泰格迈尔多年来一直在指挥我们剧院的乐队。现在,他的位置由科斯马利接替了。看来,科斯马利一方面通过自己的作品,一方面通过主要发表在舒曼的《新音乐杂志》上的文章^①获得了许多朋友。同样博得好评的作曲家还有在合唱协会和许多音乐会担任指挥的里姆。^②里姆是一个很可爱的老人,有一颗年轻人那样火热的心;没有人像他那样善

① 指卡·科斯马利《阿姆斯特丹的朋友来信》、《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歌手节》和《音乐评述》等。——编者注

② 《知识界晨报》编辑部在发表本文时这里删去了下面这段话:“不久前,他指挥上演了一出清唱剧,剧中的救世主形象不够成功,与其说是表现了一种独创性,倒不如说是表现了和声的熟练技巧。”——编者注

于激发合唱团团员和乐队队员的感情,使他们的演出充满生活气息。

外地人来到这里首先注意到的是,甚至连最有名望的家庭也使用低地德语。不来梅人只要一谈知心的、不见外的话就开始使用低地德语。他们非常喜欢这种方言,甚至把它带到了海外。在哈瓦那交易所里,讲不来梅的低地德语的人同讲西班牙语的人一样多。我就知道在纽约和韦拉克鲁斯,有些人跟住在那里的许多不来梅人完全学会了他们的家乡方言。^①高地德语被宣布为官方用语以来还不到300年。不来梅市的根本法——律书和新协议¹³⁹就是用低地德语写成的。这里的幼儿牙牙学语时学的也是低地德语。小孩子在四五岁以前很少用高地德语讲话。这个地区的农民从来不学高地德语,这就迫使法院常常要用低地德语开庭,用高地德语记录。附带说一句,这里的下萨克森方言还相当纯正,丝毫没有同高地德语的形式相混杂,而黑森方言和莱茵方言就是由于这种混杂而变形走样的。北汉诺威方言要比不来梅方言含有更多的古词,因而也就更深地染上了各式各样的地方色彩。威斯特伐利亚方言在强烈得惊人的复合元音化过程中消失了,而到威悉河西边人们就说弗里西安方言了。可以放心地把不来梅方言看做古老的下萨克森书面语言最纯正的继续发展。民间语言甚至更为敏感,它总是根据低地德语的发音规则来改造和吸收高地德语的词汇。现在只有少数下萨克森的民间方言具有这种能力。《列那狐》的语言同现代方言的差别仅在于它有比较完整的、目前已被压缩了的形式,而词根,除极少数外,仍然保持着生命力。因此,语言学家从词汇的角度把《不来梅语词典》看成现代下

① 《知识界晨报》编辑部在发表本文时这里删去了下面这句话：“但是，下萨克森方言还是不来梅人的母语”。——编者注

萨克森方言的总汇,是有道理的。参照威悉河和易北河之间的土语来制定不来梅方言的语法,将是一件很有价值的工作。这里有许多学者对低地德语很感兴趣,但愿他们当中有人能担负起这项工作。

弗·奥·

弗·恩格斯写于1840年12月底

载于1841年1月15、16、18和19日《知识界晨报》第13—16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3卷翻译

伊默曼的《回忆录》¹⁴⁰

1840年汉堡霍夫曼和康培出版社版第1卷

伊默曼逝世的消息对于我们莱茵人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不仅因为他这个人的诗才，而且还因为他的人品，虽然他的人品同他的诗才相比，刚刚才开始展现出来。他同不久前在莱茵省和威斯特伐利亚出现的比较年轻的文学力量有着特殊的关系；威斯特伐利亚和下莱茵尽管在政治方面直到目前还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在文学方面却是休戚与共的，无怪乎《莱茵年鉴》成了两省作家共同的中心。以前，莱茵省那么回避文学。现在，莱茵省的诗人们又那么力图成为自己故乡的代表，即使不是按照一个计划行动，也是朝着一个目标努力。这种努力没有一个既能使比较年轻的诗人服从，又丝毫不会使他们丧失独立性的强有力的人物作中心，是很难持久的。看来，伊默曼是要成为莱茵诗人的这个中心了。他虽然对莱茵人抱有某些成见，毕竟逐渐地归向他们，他还公开同全体青年诗人所属的现代文学流派和解了；一种清新的思想支配着他，他的作品开始得到越来越广泛的承认^①。因

① 卡·谷兹科也作过类似的评价。参看卡·谷兹科《神灵、英雄、唐·吉珂德。对文学时代的一致评价》1838年汉堡版第150—164页。——编者注

此,聚集在他周围和从邻近地区到他那里去的青年诗人也越来越多;例如,弗莱里格拉特,当他还在巴门开发票和记流水账的时候,不是常常就“啪”的一声阖上日记账和总账本,陪同伊默曼和杜塞尔多夫的美术家们度过一天或者两三天!①因此,各地散见的关于创立莱茵—威斯特伐利亚诗派的设想中,伊默曼就占有显要的地位;在弗莱里格拉特成名以前,伊默曼是地方文学和全德意志文学之间的一条纽带。对于能看出这种相互关系和联系的人来说,这早已不是秘密了;还在一年前,莱茵霍尔德·克斯特林和其他一些人就在《欧罗巴》上指出,伊默曼将获得歌德在晚年所享有的那种地位。②可是死神打破了所有这一切对于未来的梦想和希望。

伊默曼逝世后几个星期,他的《回忆录》出版了。他这么一个正值壮年的人是否已经完全成熟,能撰写自己的回忆录了呢?对这个问题,他的命运作了肯定的回答,他的书作了否定的回答。当然,我们并不把回忆录看做是老年人借以宣告走完人生之路而作的毕生总结。确切一点说,伊默曼只是对自己早年极端浪漫主义时期的活动作了一次清算,因此这本书当然就具有不同于他那一时期作品的另一种主导思想。加上最近10年来发生的巨变把他书中所描写的事件推得很远很远,以致连他这个历史见证人都觉得那些事件已经成了历史的陈迹。但是,我仍然觉得可以断言:要是在10年以后,伊默曼在把握自己的时代以及这个时代对待他作品的轴心即对待解放战争的态度上将会更加高瞻远瞩、更加得心应手。然而,目前必须实事

① 参看本卷第54—55页。——编者注

② 参看莱·克斯特林《德国诗人和他们的读者》,载于1840年《欧罗巴》第1卷。——编者注

求是地来看待这本《回忆录》。

如果说这位早年的浪漫派作家在《模仿者》中已经力求攀登歌德的表现力和宁静境界的顶点,如果说《闵豪森》已经完全采用现代的创作手法,那么伊默曼的这部遗著就更清楚地表明他多么善于评价文学上的最新成就。他的风格以及观察事物的方式完全是现代的;只是那些比较深思熟虑的内容,比较严谨周密的结构,鲜明刻画的性格特征,以及作者怀有的尽管相当隐蔽然而却是反对现代的情绪,才使得这本书与目前大量充斥于我国文学中的那些描写、述评、回忆、谈话、叙事、纪实等等迥然不同,而我国文学所渴望的正是那种健康的、充满诗意的生活情趣。同时,伊默曼很有分寸,他很少去思索探讨那些不应当诉诸纯粹的理性法庭,而应当诉诸另一种法庭的东西。

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一册描写的是“25年前的青年时代”和当时在青年中占统治地位的影响。卷首的《致读者》最确切地说明了整个作品的性质。一方面是现代风格,现代流行词语,甚至现代原则,而另一方面是作者那些对广大读者来说早已失去意义的特点。正如伊默曼相当直率地指出的,他是为现代德国人、为那些同德意志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这两个极端保持同样距离的人们写作的^①。他完全按现代的意义来理解民族并且提出了前提,这些前提在逻辑上必定会导致把主权的确立作为人民的使命。他坚决反对德国人所犯的毛病:“缺乏自信,曲意逢迎和卑躬屈节”^②。然而,伊默曼对普鲁士主义却抱有说不出所以然的偏爱,在提到德国立宪运动的要求时采取冷淡的、不关痛痒的态度,这就十分清楚地表明,他还根本不懂得现

① 参看本卷第 267—275 页。——编者注

② 引自卡·伊默曼《回忆录》1840 年汉堡版第 1 册第 27 页。——编者注

代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统一。我们清楚地看到，现代这一概念很不合他的心意，因为他对现代的一些要素是抵制的，但是同时又不能弃之不顾。

回忆录本身是从《童年的回忆》开始的。伊默曼信守自己的诺言，只谈“历史通过他来实现自己进程”^①的那些时刻。随着他在儿童时代认识能力的提高，世界性的事件日益增多，宏伟的大厦越建越高，而他竟注定要成为这座大厦崩溃的见证人。最初在远方咆哮的历史波涛，在耶拿会战¹⁴¹中冲垮了北德意志的堤坝，席卷了踌躇满志的普鲁士，确证伟大的国王所说的“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②这句话即使现在对于伊默曼的国家也是千真万确的，而且首先就淹没了他的故乡马格德堡。这是书中最精彩的部分。伊默曼长于叙述而拙于思索探讨，他极其成功地描述了世界性的事件在个人心中的反映。而且，这正是他公开地，——诚然，仅仅是暂时地——向进步事业靠拢的起点。他和1813年的所有志愿军人一样，认为1806年以前的普鲁士代表了这个国家的旧制度，但是又认为——现在人们是不大同意的——1806年以后的普鲁士是完全复兴了的具有新秩序的国家。然而普鲁士的复兴是一个特殊问题。弗里德里希大帝搞的第一次复兴在去年的纪念会上受到高度的颂扬，简直使人不能理解，20年的空位时期怎么会造成第二次复兴的必然性。¹⁴²可是，后来《回忆录》肯定地告诉我们，虽然经过两次炮火的洗礼，老亚当最近又表现

① 卡·伊默曼《回忆录》1840年汉堡版第1册第30—31页。——编者注

② 据说这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所言。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曾引用过这句话。——编者注

出强烈的生命征兆。在我们所谈的这一章中，伊默曼并没有向我们赞扬现状，只是下面这几句话才更清楚地表明了伊默曼的道路同新时代的道路之分歧所在。

“青年在进入社会生活以前，受到家庭、学校、文学的教育。对于我们谈到的这一代人来说，还要受到第四方面即专制制度的教育，家庭宠爱青年，学校使他们孤立，文学又把他们带入广阔的天地，而专制制度则使我们开始有了性格。”^①

这本书中思索探讨的那一部分就是根据这个模式构成的。我们不能不赞成这个模式，因为它的最大优点是能够按照各个阶段的时间顺序来解释意识的发展过程。书中关于家庭这一章，谈到旧式家庭时写得非常精彩，惟一令人遗憾的是，伊默曼没有着力把光明面和黑暗面联成一个整体，他在这方面的所有评论都非常精当。但是他对新式家庭的观点却又表明，他始终没有摆脱对近10年来各种现象的旧有偏见和不满情绪。当然，“在淳朴古风中获得的愉悦”说明了对故土家园的满足正日益让位于对家庭生活享受的抱怨和不满。但是，保持家长威严的庸俗习气、睡帽上的光轮也在日益消失，而抱怨的理由——伊默曼提得几乎完全正确，只不过太尖锐了——恰恰是还在战斗着的、尚未结束的这个时代的表征。外国统治前的时代已经结束，而这个时代本身打上了安宁的但也是无所作为的烙印；这个时代怀着崩溃的萌芽在苟延残喘。我们的作者本来可以说得十分简明扼要：新式家庭所以不能摆脱某种不安适的感觉，是因为它还不善于把向它提出来的那些新要求同自己的权利结合起来。正如伊默曼所承认的，社会变了样，社会生活作为崭新的因素出现了；文学、政

^① 引自卡·伊默曼《回忆录》1840年汉堡版第1册第95页。——编者注

治、科学,所有这一切现在都已深入到家庭,而家庭则要费力去安置所有这些陌生的客人。全部问题就在于此!家庭里旧习气还很严重,它不能同外来客人取得谅解,友好相处。因此,在这里当然会发生家庭的更新,必然要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而我以为旧式家庭确实需要这样的过程。顺便提一下,伊默曼恰好就在德国最活跃、最容易接受现代影响的地方即在莱茵省研究了现代家庭,因为转变过程所引起的不安在这里表现得最明显。在德国中部各地方城市,旧式家庭依然在惟一能拯救众生的睡衣的保护下继续存在。这里的社会还处于公元1799年的水平;人们平静地、沉着地对待社会生活、文学和科学,谁也不允许别人打破自己的安闲的生活常规。——作者为了证实他对旧式家庭所发表的意见,还介绍了几则“教育轶闻”,然后用描绘旧时代典型人物的《伯父》这一章来结束该书的叙述部分。正在成长的一代人所受的家庭教育结束了,青年人投入学校和文学的怀抱。这本书写得不太成功的部分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伊默曼接受学校教育的时代,正是一切科学的灵魂即哲学以及提供给青年的知识的基础即古代知识处于飞速变革的时代。对伊默曼不利的是,他没有能在学习的同时有始有终地参加这次变革。当变革结束时,他早已从学校毕业了。起初伊默曼仅仅指出那几年的学校教育是狭隘的,后来才在一些独立的篇章里补充谈到了当代最有影响的人物。他在讲到费希特时发表了一些哲学见解,这些见解可能会使我们那些专抠概念的先生们^①感到十分惊奇。他在这里竟然执意要对那种单凭机智的诗人的眼力所无法看透的事物作出机智的推论。如果我们那些严格的黑格尔主义者看到这本书仅用3页篇幅来阐述哲学

^① 这是对哲学家,特别是对那些浅薄的黑格尔信徒的戏称。——编者注

史，他们会感到多么惊讶！必须承认，像这样来谈论哲学是最外行不过了。他的第一个论点认为，哲学总是在两点之间摇摆，不是在事物中就是在“自我”中探求确切可信的东西，这显然是为了迎合那追随康德的“自在之物”的费希特的“自我”而写出来的；这一论点如果说还勉强适用于谢林，那么无论如何不适用于黑格尔。——书中把苏格拉底称为思维的化身，正因为如此，才否认他有能力自成体系；作者认为，在苏格拉底身上，纯粹的学理已同直接渗入经验的过程结合在一起，而因为这样的结合已经超越概念范围，所以它只能作为一种人格，而不能作为一门学说显现出来。这不就是那些必定会使在黑格尔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陷入极端混乱的论点吗？在思维和经验的一致性已经“超越概念范围”的地方还能存在什么哲学吗？如果把缺乏体系看做是“思维的化身”的必然属性，那还谈得上什么逻辑呢？

但是，何必跟着伊默曼进入连他自己也只想一笔带过的领域里去呢？只要指出下面这一点就足够了：他不可能把过去几个世纪的哲学命题搞清楚，同样，他也不善于把费希特哲学同费希特的人格联系起来。可是另一方面，他又出色地描绘了向德意志民族呼吁^①的演说家费希特这个人物，和体操的热情宣传者^②扬。这些性格描述比冗长的论述更清晰地阐明了对当时的青年起支配作用的力量和观念。甚至在伊默曼谈到文学的地方，我们更爱读的也是他有关“25

① 见约·哥·费希特《向德意志民族呼吁的演说》1808年柏林版。——编者注

② 见弗·路·扬/恩·艾泽伦《德国的体操艺术》1816年柏林版。——编者注

年前的青年”同伟大诗人们的关系的叙述，而不是那种根据不足的论证，说什么德国文学不同于它的一切姊妹文学，它有着现代的、非浪漫主义的渊源。如果硬说高乃依是从中世纪浪漫主义的根基上成长起来的，如果不仅想把莎士比亚发现的素材，而且想把他写的其他东西纳入中世纪的范围，那就未免牵强附会了。这位昔日的浪漫派作家^①试图拒绝别人的指责，不承认自己一贯坚持隐蔽的浪漫主义倾向，然而又不是那么心安理得。这里流露的也许正是这种心情吧？

论述专制即拿破仑的专制这一节，同样不能让人苟同。海涅对拿破仑的崇拜¹⁴³是和人民的意识格格不入的。但是，自命为具有历史学家的公正态度的伊默曼以一个受侮辱的普鲁士人的身份讲话，也未必会有人感到满意。他也许觉得在这里必须超越德意志民族的观点，特别是超越普鲁士的观点；因此，他用词非常谨慎，尽量接近现代的思想方法，只敢谈论细节和次要的东西。但是他逐渐大胆起来，他承认自己没有完全弄懂为什么人们把拿破仑列为伟人，他提出了一套专制主义的完整体系，并且指出在这方面拿破仑是一个大笨蛋和无能之辈。然而这不是理解伟大人物的正确方法。

因此，撇开那些早在伊默曼的信念确立以前产生的个别思想不谈，从本质上来说，他确实和现代意识相距甚远。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把他列入代表德国精神现状的派别中的任何一个派别。他毅然拒绝似乎是他最接近的那个倾向——德意志狂。著名的伊默曼二元论在他的思想方法中一方面表现为普鲁士主义，另一方面又表现为浪漫主义。但是普鲁士主义在伊默曼这个当过官的人身上逐渐形成最呆板的、具有机械节奏的散文，而浪漫主义又使他的情绪无比

① 19世纪30年代之前，伊默曼被称为浪漫派作家。——编者注

激昂。只要伊默曼停留在这种立场上,他就不能获得真正的承认,而且必定越来越认识到,这两种倾向不仅是针锋相对的,而且也使民族之心越来越冷漠。

最后,他在创作方面大胆地前进了一步,而且写成了《模仿者》。这部作品刚刚离开出版商的柜台,就使作者看到,妨碍民族和比较年轻的文学普遍地承认他的天才的,正是他以往的倾向。《模仿者》几乎到处都获得好评,同时也引起了一场有关作者的性格的争论,而伊默曼在此以前是不习惯于这种争论的。青年文学——如果可以这样称呼某种从未形成气候的文学流派的话——首先认识到了伊默曼的作用,才真正把他介绍给了全民族。过去,由于普鲁士主义和浪漫主义诗歌之间的分歧日益尖锐,同时也由于自己的作品不大受欢迎,伊默曼内心感到抑郁,因而不自觉地给自己的作品打上了越来越明显的十分孤独的印记。现在,他向前迈出了一步,他开始获得公认以后,一种迥然不同的、更加自由开朗的思想也开始支配着他。他往日那种年轻人的热情又活跃起来,并在《闵豪森》中开始同他性格上的实践理性的方面协调起来。他通过写《吉斯蒙达》和《特里斯坦》^①使一直牢牢地影响着他的浪漫主义的同情感平息下来了;然而,同以前的浪漫主义作品相比,是多么不同啊,特别是同《默林》相比,是多么富有表现力啊!¹⁴⁴

总之,在伊默曼看来,浪漫主义只不过是形式而已;普鲁士主义的冷静态度使他没有沉湎于浪漫派¹⁴⁵的梦幻,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冷静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他固执地反对现代的发展。我们知

① 指卡·伊默曼《吉斯蒙达,或沉默的牺牲品》(五幕悲剧)和《特里斯坦和伊佐尔达》。——编者注

道,伊默曼虽然在宗教方面完全是一个具有自由思想的人,但是在政治方面则是政府的非常热诚的拥护者。当然,他对青年文学的态度促使他去接近当代的各种政治倾向,并且从另一个角度认识了这些政治倾向;不过,正如《回忆录》所表明的,普鲁士主义在他身上还十分顽强。但是,尽管如此,正是在这本书中仍有不少言论既同伊默曼的基本观点形成鲜明的对照,又深深地植根于现代的基础,这就不能不承认现代思想对他有极大的影响。《回忆录》清楚地表明作者为了跟上时代的步伐所作出的努力。谁知道历史的洪流是否会逐渐冲垮伊默曼藏身的保守的普鲁士主义的堤坝呢?

还要指出一点!伊默曼说,他在《回忆录》中描写的那个时代的性格主要是年轻人的性格,年轻人的基调响起来了,年轻人的情绪表达出来了。难道我们的时代不也正是这样吗?文学界的老前辈都去世了,年轻人掌握了发言权。我们的未来比任何时期都更多地取决于正在成长的一代,因为他们必须解决日益突出的矛盾。的确,老年人非常抱怨年轻人,而年轻人也确实很不听话;可是,只管让年轻人走自己的路吧,他们会找到自己的道路的,谁要是迷了路,那只能怪他自己。因为我们有新的哲学^①作为检验年轻人的试金石;他们必须通过刻苦钻研去弄通新的哲学,同时又不丧失年轻人的热情。谁害怕观念之宫所在的密林,谁不敢手持利剑披荆斩棘,不敢以热吻来唤醒沉睡的公主,谁就不配得到公主和她的王国;他可以到他想去的地方,去当乡村牧师、商人、法官,或者去干他想干的事,顺应天意娶妻生子,但是时代不会承认他是自己的儿子。你们不必为此而成为老年黑格尔派,到处抛出“自在”和“自为”、“整体性”和“模糊性”等术

① “新的哲学”指黑格尔哲学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学说。——编者注

语,但是也不要害怕开动脑筋,因为只有这样的热情才是真正的情:它像苍鹰一样,不怕思辨的乌云和抽象顶峰的稀薄空气,朝着真理的太阳飞去。就这个意义来说,现在,年轻人已经从黑格尔学校毕业了,一些从体系的干壳中脱落的种子在年轻人心中茁壮地发芽了。而这就是对现代赋予最大的信任,相信现代的命运不取决于畏惧斗争的瞻前顾后,不取决于老年人习以为常的平庸迟钝,而是取决于年轻人崇高奔放的激情。因此,只要我们还年轻,还富有火热的力量,就让我们去为自由而斗争吧;谁知道当暮年悄悄来临时,我们还能不能进行这样的斗争!

弗里德里希·奥斯瓦尔德

弗·恩格斯写于 1841 年 1 月
—3 月中

载于 1841 年 4 月《德意志电
讯》第 53、54 和 55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 卷翻译

*不来梅通讯¹⁴⁶

威悉河泛滥

不来梅2月1日。不久前这里发生了1827年以来未遇的洪水。威悉河水突然猛涨,迅速地接连冲垮本地区的6处河坝,淹没了整个右岸和左岸。我们大桥上游的浮冰突然移动,冲毁了一截在修建主桥时架设的辅桥。虽然冰块在城市的上游很快就停止了漂移,但是有许多冰块被冲到了岸边,挡住了船只进入受淹地区的航道。因此,邮政通信中断了四五天,上周才勉强恢复。大水退后,发现穿过沼泽地区的公路上的桥梁严重损坏,因此在一段时间内,邮政马车还不能通行;威悉河两岸之间也同样只恢复了人行交通。为了救济陷入困境的和由于河坝冲垮而受到严重损失的居民,成立了一个救援协会,该会在一周内就募集了一万多塔勒捐款和大量食品、衣物等。

弗·恩格斯写于1841年1月
30日—2月1日之间

载于1841年2月9日《总汇报》
第40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3卷翻译

声 明¹⁴⁷

该报^①第 83 号和以后几号上,不来梅的理性主义¹³发表了它对那里教会争论的看法^②,而且直接涉及我从该城发出的、在《晨报》上发表的通讯文章^③。我常常碰到这种情况:当我没有找到机会自由地、完整地表明我的全部信念时,理性主义者就把我看成虔诚主义¹⁴者,而虔诚主义者则把我看成理性主义者。因此,今年 3 月 13 日我收到下面这样一封信,丝毫不感到吃惊:

“您这个蠢货在南德的报纸上大骂我们敬爱的、学识渊博的人^④,究竟为什么?无非是为你们这个声名狼藉的派别的小卒们再提供一点离奇怪诞的东西作为谈资。——然而,最可尊敬的人啊!如果您还不是完全不可救药的话,那我就奉劝您和您那备受尊敬的传教士先生^⑤服一剂良药:读读《公开谴责……》

① 指《知识界晨报》。——编者注

② 指卡·弗·威·帕尼埃尔《教会争论》,载于 1841 年 4 月 7—9 日《知识界晨报》(斯图加特—蒂宾根)第 83—85 号。——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 249—252 和 286—294 页。——编者注

④ 指卡·弗·威·帕尼埃尔。——编者注

⑤ 指弗·威·克鲁马赫尔。——编者注

和韦伯的有关教会问题的著作^①。——也许,某个短工给您几记无情的耳光(尽管这个人并不认为自己的手非常善于做这种事)也会使您达到同样的目的。——您以为,我是否发表过某种合理言论或者无稽之谈,对我是无所谓的;我多么幸运啊!我的空钱包又装满了!——您的忠实仆人希望很快就在更正确的道路上碰到您,并向您致敬。”

这就是不来梅理性主义的论战!不来梅的理性主义者和自由思想派,就这样对付任何没有立誓无条件地效忠帕尼埃尔博士的人!可见,抽象的理性主义具有虔诚主义梦寐以求的那种充当宗教法庭大法官的卫道本领,但是,它不像虔诚主义那样善于追踪诸神和发现其起源。因为这些先生只要花点工夫去细心阅读有关的文章和在北德的报纸上发表的关于我的信念的证明^②,他们就用不着自找麻烦,辱骂我是虔诚主义者了。另外一些人感兴趣的是我这个作家的人格,他们早就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在这里我可以十分明确地向自以为自由思想和独立的顶峰的不来梅理性主义指出:支配这些通讯的不是别的精神,而正是黑格尔和施特劳斯的精神,这种勇敢和独立的精神是帕尼埃尔博士的所谓自由精神不能相比的。我对不来梅理性主义者说过,如果他们想捍卫真正的自由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动摇不定,那么我和任何独立者都会站在他们一边;我还说过,现在谈的已经不是托路克和韦格沙伊德尔,而是精神的他律或自律,难道我讲得还不够清楚吗?但是,明智的理性主义看来已经深深地陷入自己

① 指卡·弗·威·帕尼埃尔《公开谴责埃尔伯费尔德的哲学博士、牧师克鲁马赫尔先生为其在不来梅提出革出教门一事进行自我辩解而出版的所谓〈神学答辩〉》1840年不来梅版和恩·威·韦伯《革出教门》1840年不来梅版。——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249—252和286—294页。——编者注

顽固不化、执迷不悟的习性之中,以致不得不违反意愿而经常地暴露自己的弱点。不管理性主义怎样趾高气扬,它必将从现代的舞台上消失,让位给更有生命力的历史形式。因此,更详细地去批驳理性主义是毫无裨益的。历史已经给它作了判决。

弗·奥斯瓦尔德

弗·恩格斯大约写于 1841 年
4 月 9 日—4 月底

第一次发表于 1975 年《马克思
故居丛书》(特里尔)第 15 辑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 卷翻译

漫游伦巴第¹⁴⁸

翻越阿尔卑斯山!

谢天谢地,我们已经过了巴塞尔!这是一座单调的城市,城里到处都是节日礼服、三角帽、凡夫俗子、显贵和美以美会教徒。除了红砖砌的大教堂周围的树木和在当地图书馆内同其他图画挂在一起的霍尔拜因的“基督受难图”上的色彩,没有任何清新鲜艳的东西。这座有中世纪之丑而无中世纪之美的偏僻小城,是不可能使年轻人喜欢的,他们一心向往的是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和意大利。从德国到瑞士,从气候温和、遍地葡萄园的巴登侯国到巴塞尔的旅程之所以这样令人沮丧,也许就是为了在此以后使人们对阿尔卑斯山的印象更加深刻?连我们现在经过的地方也不是最美的。右面是汝拉山的最后支脉,虽然苍翠清新,但缺乏特色;左面是狭窄的莱茵河,它十分缓慢地流向山谷,仿佛也厌恶巴塞尔。在莱茵河的那一边,还有一小块德国的土地。我们渐渐远离了碧绿色的河流,道路向山里延伸,我们登上了楔入阿尔河与莱茵河之间的汝拉山最远的山脊。景色顿时不同了。在我们面前,有一个洒满阳光、生气盎然的山谷,不,有三四个山

谷。远远地望见阿尔河、罗伊斯河、利马特河蜿蜒于山丘之间，相互交汇；河流两岸的村镇鳞次栉比。在远处，前面是一排丘陵，后面是连绵起伏的山峦。犹如巨大的圆形露天剧场中的一排排坐位。茫茫天际，重峦叠嶂，云雾缭绕，时而有白雪透过云雾熠熠生辉。彼拉多山耸立于群峰之巅，就像从前给它命名的那个犹太地方长官一样在主持法庭。这就是阿尔卑斯山！

我们很快下了山，只有这时，在接近阿尔卑斯山的时候，才发现已经在瑞士境内了。与瑞士的自然景色同时出现的是瑞士的服饰和建筑式样。语言听起来比巴塞尔方言更加优美动听，更有教养，舒适安逸的贵族城市生活赋予巴塞尔方言一种平庸、浓重的拖音。人的表情在这里也变得更加自然，更加开朗，更加活泼，三角帽让位于圆形帽，拖着长下摆的礼服被丝绒短上衣取代。——小城布鲁格很快就落在我们后面了，我们继续赶路，跨过一条条湍急碧绿的河流，匆匆环顾瞬息万变的诱人景色，告别了阿尔河、罗伊斯河以及哈布斯堡（哈布斯堡的遗址，在一座树林茂密的山顶上俯瞰山下），进入利马特河谷，沿着这条河谷一直到达苏黎世。

我不得不在苏黎世逗留一天，在前往德国青年的希望之乡的途中，一天已经是不短的耽搁了。我对苏黎世能抱什么希望呢？中途停留值得吗？我承认，自从九月事件¹⁴⁹以来，自从普费菲孔的锡安的卫士得胜以来，¹⁵⁰我想像中的苏黎世不外是第二个巴塞尔。想起已经失去的这一天，心里就感到厌烦。至于去游览苏黎世湖，即使我再天真也根本没有想过，况且在接连几个晴天之后，终于在巴塞尔和苏黎世之间遇上了大雨，这预示着明天将是一个雨天。可是，一觉醒来，我发现阳光普照的群山上，晨空蔚蓝，便连忙起床，急忙走上街头。我信步走到一个类似台地的地方，四周花草似锦，高处古木参

天。看了木牌上的字，知道眼前是一座公园。我兴冲冲地走上去。这时，我看到前面有个湖在朝阳下闪闪发光，晨雾袅袅，周围有密林覆盖的青山环绕。起初，看到有这样一个异常美丽的地方，我不由得感到一种幼稚般的惊奇。我请教了一位热心的苏黎世居民，他告诉我，在于特利山上就可以看到绝妙的景色，以致苏黎世居民把自己的这座山称为小里吉^①，他的话并非毫无道理。我向山顶看了看，这是阿尔比斯山脉中最高的一座山，绵亘于湖的西南，而且比其他能够看见的山都高。我问了问路，便立即向上行进。走了一个半小时以后，我登上山顶。这里，整个湖面一览无遗，绿水青山，交相辉映，还有丘陵起伏的湖岸上的那座城市和数不清的房屋。在阿尔比斯山的那一边，可以看见绿草如茵的山谷；山坡上自上而下生长着翠绿的橡树林和黛绿的云杉林，一片绿色的海洋中，丘陵似波浪起伏，一幢幢房屋如同大海中的航船。南面，从少女峰至塞普蒂默山口和尤利安山口，闪光的冰川绵延天际；5月的太阳从上面，从蔚蓝的天空将光辉洒向盛装的世界，从而湖泊、田野和山峦竞相争辉，真是气象万千。

我看累了，就走进山顶的一座木板房，要点儿喝的。我接过水，同时接过一本游客留言簿。众所周知，这种留言簿上都写的是些什么。每个庸人都把它当作可以使自己流芳百世的地方，可以在这上面把自己的无人知晓的名字和一个庸俗透顶的想法留给后世；越是才疏学浅的人，他署名的题词也就越长。商人们竭力想证明，在他们的心目中，并不只是为咖啡、鲸油或棉花，也为创造了这一切以至创造了黄金的美丽的大自然留下一小块地方。女人在留言簿中表达的是自己的多情善感；大学生表述的是自己的欢快心情和讥讽癖好；满

① 里吉是瑞士阿尔比斯山脉的顶峰，以风景优美著称。——编者注

腹经纶的教书先生则给大自然颁发了辞藻浮华的毕业文凭。“壮丽的于特利山啊,里吉的可怕对手!”一位非人文学科的博士用西塞罗式的呼语开了头。我厌烦地翻了过去,不看这些德国人、法国人和英国人写的东西。突然,彼特拉克的一首意大利文十四行诗进入我的眼帘。德译文大致如下:

我神游她的住地,
因尘世中无处寻觅;
她温柔和善的目光对我回避,
她就在三重天上。

她握住我的手轻轻说道:别再哭泣,
在这里我们永不分离;
是我使你久久不能平静,
前不久才得休息。

唉,人们无法理解我是多么幸福!
我早已留在尘世的躯体,你最钟爱,
我只把你和它等待。
为什么她默默不语,把我的手松开?
再多一些美妙的声音吧,
我再也不从天堂回来。¹⁵¹

把这首诗抄在留言簿上的是来自热那亚的一个名叫约阿希姆·特里博尼的人。他这一写倒立刻成了我的朋友,因为其他题词越空泛、荒唐,这首十四行诗就越显得超群出众,越使我受到强烈的感染。在大自然展开它全部壮丽景色的地方,在沉睡于大自然中的思想虽然没有苏醒过来,但也仿佛做着金色美梦的地方,如果有谁无动于衷,如果有谁只会发出这样的感叹:“你是多么美丽呀,大自然!”——

那么,他就无权认为自己比那些平庸肤浅无知之辈更高明。相反,这时在禀性比较深沉的人那里,个人的悲伤和痛苦就会涌上心头,但那只是为了使这一切消融于大自然的壮丽景色之中,交融于一片温柔和谐之中。这种和谐的感情未必能比这首十四行诗表达得更美。然而还有一件事使我对这位热那亚人感到亲切。这就是在我之前就有人把自己爱情的悲伤带到这座山峰上来了,因此我并不是独自一人怀着一颗一个月以前尚无限幸福而现在却已破碎寂寞的心站在这里。还有什么样的悲痛比一切个人痛苦中最高尚最崇高的痛苦即爱情的痛苦更有权利向美丽的大自然倾诉呢?

我再向绿茵茵的山谷望了一眼就下山了,以便仔细地看一看这座城市。它像一座圆形露天剧场,环抱着湖泊狭窄的出口。如果从湖上望去,这座城市连同它周围的村庄和别墅呈现出一幅诱人的景象,就连那些街道也由于有漂亮的新建筑而非同一般。我从昨晚与一位老年游客的交谈中得知这种情景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对于近年来古老的苏黎世变得这样美,对于上届政府通过建造公共建筑使共和国有了一个如此光辉体面的外貌,这位老人感到不胜惊讶。现在,当某一派大肆诬蔑这届政府时,有必要一提的是,这届政府执政时,不仅具有异乎寻常的勇气,聘用施特劳斯这样的人,而且也光荣地履行了政府的其他职责。

第二天早晨,我们继续向南进发。最初,道路沿着湖边通向拉珀斯维尔和施梅里孔,途中风光宜人,只见一座座花园、一幢幢别墅和一个个美丽如画、周围布满葡萄园的村庄。湖的对岸是连绵不断的深绿色的阿尔比斯山脊及其林木茂密的山前地带;往南,只见群山分峰明显,那是格拉伦的阿尔卑斯山耀眼的群峰。湖中心露出一个岛屿——乌弗瑞岛,这是乌尔里希·冯·胡登的陵墓。他生前是那样

为自由思想而斗争,如今就这样长眠,不再战斗、不再辛劳——有谁会得到这样的赏赐啊!湖中的绿浪在四周哗哗地拍打着英雄的陵墓,犹如远处传来的兵戈相击声和战斗呐喊声,守卫陵墓的是冰盔雪甲、永葆青春的巨人——阿尔卑斯山脉!格奥尔格·海尔维格曾作为德国青年的代表来到这座英雄陵墓朝圣,并且献上了自己的赞歌^①,极为出色地表达了鼓舞着青年一代的信念,这首赞歌抵得上纪念像和纪念碑。

道路离开苏黎世湖折向乌茨纳赫,这里有一个集市。邮车的车顶坐位上一直是我一人坐着,此刻挤满了赶集回来的人。他们由于游乐了一夜,渐渐支持不住,打起了瞌睡,这倒可以使我把风光细细领略一番。现在我们来到一个极为幽美的山谷,四周微微起伏的丘陵,覆盖着绿草地和森林。在这里我还是第一次这样近地观赏由阔叶林和针叶林混合生长的瑞士森林所特有的浓淡相间的绿色,而且无法描述这一切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阔叶和针叶混杂一起,使嫩绿和苍翠色调参半,浓淡相当,即便是这样单调的地区也因此蒙上一层异乎寻常的迷人色彩。虽然这里的山峰与谷地的分布没有什么奇特之处,但是能找到这样一个几乎把整个的美都寓于色彩之中的地方,也够令人惊喜的了;这里也因此而更加美丽。我在登上阿尔卑斯山脊之前,曾不止一次地领略过大自然的雄伟与端庄。但是,这种柔和优美的景色,我只在意大利一侧的山麓才重新看到。

然而,不久我又来到了更高的高山脚下,其山峰虽然在雪线以下,但是现在,5月份仍然是白雪皑皑。道路沿着一条沟通苏黎世湖与瓦伦施泰特湖的运河向前延伸,忽而穿过狭窄的山谷,忽而经过比

① 指格·海尔维格《一个生者的诗。附给逝者的赠言》。——编者注

较开阔的山谷。瓦伦施泰特湖很快映入我的眼帘。这个地方的特点与苏黎世湖畔迥然不同。一汪池水就在悬崖陡壁之间,几乎无法走近它,这些悬崖陡壁直接从水中耸立而出,只在进出口处留下一个狭窄的洞口。一条破旧的汽船接纳了旅客,而韦森,我们在此乘上汽船的小城市,很快就消失在渐渐远去的群山后面了。人类活动的一切痕迹都留在了我们的后面,汽船孤零零地开进美丽的荒野,一直深入到大自然的幽静王国。在明媚阳光下闪烁着绿色的波浪、银色的雪峰以及从雪峰倾泻而下的一挂挂瀑布。从灰白色的花岗岩后面不时露出一处林木葱茏的沟壑和一小片草地;湖面上缭绕升起的薄雾在远山的衬托下变成柔和的紫色阴影。这是一种几乎可以使人把大自然人格化的地形,就像我们在民间传说中所见到的那样:裂缝累累的山岩和白雪皑皑的山峰成了皱纹满面、白发苍苍的老人,而从清澈的水面上升起了迷人的美人鱼飘拂的绿色长发。陡峭的岩壁渐渐开启了一些,灌木丛生的嶙峋巨石矗立在湖中。一条白色的带子透过蓝色的薄雾隐约可见,那就是湖尽头的瓦伦施泰特的房屋。我们离船上岸,欣然向库尔走去。这时,压顶而来的是岩石重叠的山脉,最高的几座山峰人称七选帝侯¹⁵²。这几位威仪凛然的人物,身穿石化的银鼠长袍,头戴被夕阳染成金色的雪冠,如此庄严地端坐在那里,仿佛聚集在法兰克福市政厅选举皇帝,充耳不闻拥挤在他们脚下的神圣罗马帝国全体民众的呼声和要求。这个帝国的宪法像它的7位代表一样,随着时间的流逝,也变成了化石。然而,民众中传颂的这些称谓证明,瑞士人是地地道道的德国人,无论他们自己如何否认这一点。以后,我也许会详细谈论这个题目,因此暂不赘述。

现在,我们越往重峦叠嶂的深山里走,就越看不到粗犷的大自然因人工的雕琢而变得比较工致的地方。萨尔甘斯城堡像燕窝一样悬

挂在陡峭的山岩上。最后，只是在拉加茨附近，山岩上才有足够树木生存的泥土，使山岩覆盖上一层茂密的树林。这里的山坡上也有一座城堡，但已破败不堪；这种象征武力自卫权的遗迹在两条河谷之间的山口上相当多。在拉加茨附近，河谷豁然开朗，群山在年轻力壮的河神面前恭顺地让路；这条河流穿过哥达山口和施普吕根山口附近的巨大花岗岩石，为自己强行开辟一条道路，正满怀年轻人的豪情勇敢地喧嚣着去迎接伟大的命运。这就是我们再次迎来的莱茵河。在宽阔的河床中，莱茵河庄严地从沙石上滚滚而去。但是，根据被抛得远远的石头可以判断，当它厌烦舒适安逸，当它振作精神大胆地去冲毁一切时，它是如何凶猛粗野啊。莱茵河谷由这里形成一条通道，向上通往库尔，再由库尔通向施普吕根山口。

在库尔开始出现语言混杂的现象，这在阿尔卑斯山最高的地方到处可见。邮局院子里混杂着带有伦巴第方言的德语、罗曼语、意大利语的叫喊声。关于格劳宾登的山地居民使用的罗曼语，语言学家们众说纷纭，它至今仍然是个谜。一些人按其独立性把它同罗曼语的主要语种并列，另一些人则声称其中有法语成分，而不考虑这些法语成分是如何渗透进去的。要想对这种方言稍加研究，就必须首先同它邻近的方言进行比较。然而，这件事迄今一直被人忽略。按照我在匆匆的行程中同一些精通语言的人交谈后得出的看法，这种方言的构词法同邻近的伦巴第方言的构词法极为相似，区别仅在于方言的特点。凡是被认为受法语影响的方言，从阿尔卑斯山向南都可以碰到。

第二天早晨，我们从库尔出发，顺着一条两边都是峭壁的宽阔河谷，沿莱茵河溯流而上。几小时后，在微薄的晨雾中，一座顶上有城堡的残垣断壁的陡峭悬崖挡住了去路。眼前的河谷好像被一堵墙封

死了似的,我们只能沿着一条峡谷前进。一座狭长的白色塔楼耸立在我们面前:这是 Tusing, 或者如伦巴第人所说的 Tosana(意为少女城)的塔楼。少女城坐落在这个狭窄的盆地中异常美丽,盆地四周是陡峭的山岩,其中最难攀登的山岩上是霍亨勒威亚城堡的遗址。大自然给这个山村造成的与世隔绝的状况是空前绝后的。然而这里的人们终究比大自然更强大,他们好像有意同大自然作对,修筑了一条横穿少女城的公路。于是,每天都有英国人、商人、旅游者经过这里。过了少女城,我们在黄昏以前还要翻过阿尔卑斯山麓的一段高坡。我下了马车,喝了一杯当地最好的韦尔特林酒,便精神抖擞地上路了。这样的道路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它开凿于悬崖峭壁之中,沿着莱茵河冲开的峡谷蜿蜒而上。小路两边高耸着陡峭的巨大花岗岩壁,有的地方连正午的阳光也照不到;而在深邃的峡谷中,这条汹涌的大河越过裂开的石头轰鸣着、呼啸着,将松树连根拔起,将巨石一块块卷走,犹如被一个天神迎面扔来的两座大山激怒了的狄坦神。最后几座倔强的大山似乎不愿屈从于人的绝对统治而逃到这里,为捍卫自己的自由而严阵以待。它们用令人恐怖的目光盯着行人。我们仿佛听到了它们的声音:人,你过来啊!有胆量的就登上我们的顶峰,把谷物种在我们前额的皱纹里吧;但是,在这高山之巅,你会头晕目眩,感到自己的渺小;土地会在你脚下下陷,你将会滚下重重山崖,跌得粉身碎骨!在我们中间修筑道路吧,我们的盟友莱茵河每年都会怒气冲冲地奔流而下,冲毁你的杰作!

自然力量对于人类精神的这种对抗,没有一个地方像这里这样巨大,甚至可以说,没有一个地方像这里这样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这条道路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偏僻以及以前有人在这里翻越阿尔卑斯山时遇到的危险,使这段通道又有险途之称。现在,情况当然不同了。

即使在这里也是精神战胜了自然，山路如练，在峭壁间蜿蜒不绝，而且安全方便，几乎坚不可摧，四季通行。但是，当仰望险峻的悬崖峭壁时，总有一种恐惧的感觉袭来，它们仿佛正盘算着要进行报复和谋求解放。

峡谷逐渐展宽，湍急的瀑布越来越少，莱茵河常常不得不过宽度以英寸计算的峡谷，它的河床现在变宽了。陡峭的崖壁越来越平缓，越来越向后退让，出现了一片绿茵茵的河谷。而小村镇安代尔，格劳宾登人和韦尔特林人所熟知的疗养地，就坐落在施普吕根山口第一层台地的中部。这里的植物已不是那么稀少了，这一点特别引人注目，因为自少女城起，一片树叶，一根草茎也看不到，只有云杉能攀附在悬崖峭壁上。走过所有这些阴暗的灰褐色花岗岩峭壁以后，又看到了铺满绿草的山谷和长满灌木的山峦，毕竟使人眉目舒展。一过安代尔，道路便向险峻的悬崖伸展，蜿蜒曲折，看不到尽头。我下了邮车，自己踩着溜滑的山岩，穿过灌木和密密缠绕的藤蔓植物向上攀登，一直走到道路开始向山的另一侧拐弯的地方。脚下是深邃的绿色山谷，莱茵河逶迤其间，哗哗的流水声响彻耳边。我再一次向下看一眼表示致意，便继续赶路！我进入一片盆地，周围是高耸入云的陡峭山崖，——我又来到世界上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我倚着石壁俯视莱茵河，莱茵河由于密林环绕而像一个水池。静静的绿色水面，水面上枝叶低垂，遮掩着许多僻静隐蔽的小角落；长有苔藓的石壁；这里、那里投下的一束束阳光；——所有这一切都有一种无可名状的魅力。平静的河水的潺潺声，听来几乎就是一群美丽的天鹅姑娘在喁喁私语。她们从遥远的地方飞越重重山岭来到这个僻静的地方，脱去身上的天鹅外衣，准备在绿荫下的凌波中沐浴。这时雷鸣般的瀑布声犹如河神在怒吼，责骂天鹅麻痹大意。因为她们本来应该

知道,谁把她们的天鹅外衣偷走,她们就得跟谁走。而后边正驶来一辆邮车,车上坐满了观赏天鹅姑娘的旅客。况且,女人,即使她们是浪漫的天鹅姑娘,在毫无遮拦的大路旁洗澡也是不合适的。漂亮的仙女却在耻笑这个胆小的老头,因为她们知道,只有那些了解大自然的梦幻生活的人,才看得见她们,而这种人是不加害于她们的。

山里越来越凉。将近中午,攀登没有多久便第一次看到雪。由于在炎热的阳光下匆匆登山,我周身发热,突然我明显地感到一股冷气向我袭来。这便是这个山口的第二层台地上的气温,施普吕根村就在这块台地上,这里是最后一个讲德语的地方。它位于高山之中,绿色的山坡上坐落着牧人居住的深褐色小茅屋。在一座完全按意大利式样布置、连上面几层都是石头地板和很厚的石墙的风子里,我们用了午餐,然后沿着几乎是垂直的峭壁继续向上攀登。在长满树木的峡谷中,我从阿尔卑斯山的这一侧看到的最后一片树林中有一处雪崩,从陡峭的山壁上滚落下一条宽阔的雪流。过不多久,我们面前出现了荒凉的峡谷;峡谷中,几条山间河流在拱状的坚硬雪层下轰鸣;光秃秃的山岩只有几处被青苔覆盖着。雪层越来越厚,越来越宽。山顶上清出了一条道路,路两旁的积雪有三四人深,我用鞋跟在雪墙上踩出一个个台阶向上攀登。我面前出现了一片宽阔雪白的谷地,谷地中央高耸着一个灰色屋顶——奥地利关卡,阿尔卑斯山意大利一侧的第一幢建筑物。在这座房子旁我们的行李接受检查——这时我幸运地使我的瓦里纳斯^①烟草躲过了边卡人员的眼睛——使我有时间环顾四周。周围有光秃秃的灰色山岩,岩顶覆盖着白雪;有山谷,由于都是雪而见不到一根草,更不用说一丛灌木或一棵树了;—

^① 瓦里纳斯(巴里纳斯)是委内瑞拉的一个城市。——编者注

句话，这是一片可怕的人迹罕至的蛮荒之地，从意大利吹来的微风和从德国吹来的微风在这里相遇，总是集聚起灰色的云块，这块荒原比撒哈拉大沙漠更令人恐怖，比吕讷堡荒原更单调；这是一个每年有9个月下雪、3个月下雨的地区。这便是我在意大利首先看到的。但是我们很快下了山。雪消失了，在冬天的积雪昨天刚刚溶化的地方，今天已盛开着黄色和蓝色的番红花，草开始返青，灌木丛又出现了，然后是树木，树林中，白色瀑布轰鸣着，飞泻而下；在下面，在笼罩着淡紫色阴影的幽深河谷中，流逝的是翻着泡沫的利罗河，河水从两岸的栗子树的深色树荫中透出亮闪闪的白光。虽然太阳已经下山，空气却越来越暖。我们来到了坎波多尔奇诺，这虽然不是真正的意大利，但已是置身于真正的意大利人中间了。一群村民围着我们的邮车，操着带有卷舌音和鼻音的伦巴第方言，谈论着马匹、大车和旅客。他们都有一副真正意大利人的刚毅脸庞，尤其是全都长着浓密的黑头发和大胡子。我们很快又沿利罗河继续往下走，周围是草地和树林，我们经过无数巨大的花岗岩石块，这些石块不知是何时从阿尔卑斯山顶滚下来的，在碧绿的草地上，它们那些尖尖的、黑色的锯齿和棱角显得格外突出。一排漂亮的、紧靠峭壁的山村连同村里狭长、雪白的教堂钟楼从我们的视野中掠过，最醒目的是圣玛丽亚-迪加利瓦焦教堂钟楼。最后，出现了一片河谷；河谷的一角矗立着基亚文纳的钟楼，基亚文纳在德语中叫克莱文，这是韦尔特林的一座主要城市。它已经是地道的意大利城市了，房屋高大，街道狭窄，街上到处可以听到一阵阵伦巴第人的热情奔放的声音：fiocul d'ona putana, porco della Madonna^①等等。当我们吃着意大利晚餐、喝着韦尔特林

① 意大利语中骂人的话。——编者注

酒时,太阳已落到雷蒂亚的阿尔卑斯山后面去了。一辆有一名意大利车长的奥地利邮车在宪兵的陪同下,把我们送到科莫湖。一轮明月高悬在深蓝色的天空,星星开始不时地闪烁,空中晚霞似火,把群峰染成一片金黄。美丽的南方的夜晚降临大地。我乘车行进在绿色葡萄园中,葡萄藤爬满架并且爬上了桑树顶,意大利的暖风柔和地而且越来越柔和地迎面吹来,我从未见过而久已向往的大自然的魔力,使我陶醉激动,我一边想着即将出现在我眼前的种种壮丽景色,一边愉快地入睡了。

弗·恩格斯大约写于 1841 年
7 月底—11 月底

载于 1841 年 12 月 4 和 11 日
《雅典娜神殿》杂志第 48 和 49
期

署名:弗里德里希·奥斯瓦尔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 卷翻译

谢林论黑格尔¹⁵³

如果你们现在,在这里,即在柏林,随便问一个哪怕稍微懂得一点精神统治世界的人,在政治和宗教方面争夺对德国舆论的统治地位即争夺对德国本身的统治地位的战场在哪里,他会回答你们说,这个战场在柏林大学,就在谢林讲授启示哲学的第六讲堂。因为当前所有认为黑格尔哲学无权占有那种统治地位的反对意见,与谢林的那一个反对意见相比,都显得暗淡无光、不鲜明、不突出了。哲学界以外的一切敌人,诸如施塔尔、亨斯滕贝格、奈安德,都让位给一个斗士,期待他去战胜他自己那个领域里的不可战胜的人。而这场斗争确实是很有特色的。两个青年时代的老友,蒂宾根神学院的同窗,40年后竟作为对手重逢了。一个,在10年前已经离开人世,却比任何时候都更有生气地活在他的学生中间;另一个,在这些学生看来,30年来精神上早已死亡,如今却突如其来地自认为有旺盛的生命力,要求得到公认。如果谁真正“不偏不倚”,认为自己与他们两个人同样疏远,即认为自己并非黑格尔派,——因为到目前为止没有人会在谢林讲了几句话之后就宣称自己站在谢林一边,——也就是说,如果谁具有“不偏不倚”这种值得嘉许的优点,谁就会把谢林在柏林的讲学中对黑格尔所作的死刑判决,看做是诸神对黑格尔当年给谢林所作的死刑判决的报复。

人数众多的、形形色色的听众聚集一堂,想亲眼看一看这场斗

争。为首的是大学名流,学术权威,一些自成一派的人物;他们应邀在前排就坐,在他们后面随意混坐着不同社会地位、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各色人物。在兴致勃勃的年轻人中间,偶尔会坐着一个胡须花白的参谋官,而在他旁边也许会坐着一个无拘无束的志愿兵,要是在别的社交场合,这个志愿兵会出于对高级长官的敬畏而感到不知所措。年迈的博士和宗教界人士,尽管很快就可能庆祝自己入大学几十周年纪念日了,而今却感到久已忘怀的大学生的精神又在他们心中复苏,于是他们又来听课了。犹太教徒和伊斯兰教徒想看看基督教的启示是怎么一回事。人们交相使用德语、法语、英语、匈牙利语、波兰语、俄语、现代希腊语和土耳其语谈话,人声嘈杂,——这时,铃声响了,要人们静下来。谢林登上了讲台。

此人中等身材,白发苍苍,有一双浅蓝色的快活的眼睛,眼睛的神情与其说令人敬畏,不如说使人精神振作,加上他那有点发福的体形,给人的印象与其说是一位天才的思想家,倒不如说是一个和蔼的家长。他的声音并不悦耳,但却有力,操一口士瓦本-巴伐利亚方言,总是把“Etwas”[“某物”]说成“Eppes”——这就是谢林的外表。

为了能立即分析他关于黑格尔的论述,对他最初几次讲演的内容^①,我且略去不谈,我只保留对这几次讲演以后作必要解说的权利。现在我根据自己听课时的记录^②把他的论述转述如下。

“我所提出的同一哲学,仅仅是整个哲学的一个方面,即否定的方面。这个‘否定’要么应当由对‘实证’的叙述来补充,要么在吸收以往哲学体系的实证内

① 见谢林《1841年11月15日在柏林的第一次讲演》1841年斯图加特-蒂宾根版。——编者注

② 恩格斯在听课时所作的笔记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容时,自己取得‘实证’的地位,从而上升为绝对哲学。人的命运同样地为某种理性所支配,这个理性使人坚持片面性,直到他把片面性的一切可能性耗尽为止。黑格尔就是这样,他把否定哲学作为绝对哲学提出来。——我这是第一次提到黑格尔先生的名字。我在谈到自己的导师康德和费希特的时候,总是畅所欲言的,对黑格尔我将持同样的态度,虽然这样做并不能给我带来任何愉悦。但是,我一定要做到这一点,因为我已经向你们,诸位先生,保证过,一定要做到开诚布公。但愿你们不会认为我有什么顾忌,仿佛对有些论点我是不能畅所欲言的。我怀念黑格尔是我的知音和密友的那个时候,而且我应当说,当人们都对同一哲学抱着表面的肤浅的理解时,正是黑格尔拯救了它的基本思想,使之延续到后来,并且始终承认这种基本思想。这一点我主要是从他的《哲学史讲演录》得到证实的。他看到,大量材料已被深入研究,因此就把自己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方法方面,而我们其他人则偏重于哲学内容方面的东西。我本人并不满足于已经获得的否定方面的成果,而任何令人满意的结果,即使是出自他人之手,我都会欣然接受。

况且,问题在于,黑格尔在哲学史上占有使他跻身于伟大思想家行列的一席之地,是否就在于他曾经企图把同一哲学提升为绝对的、最终的哲学呢?当然,这只有经过一些重大改变之后才能做到。这一点,我打算以他自己那些供所有人阅读的著作来证实。如果有人认为,这正是黑格尔应受指责的地方,那么,我的回答是:黑格尔完成了他首先要做的工作。在也要研究实存问题的实证科学还没有产生以前,同一哲学必须同自身作斗争,必须超越自身。正因为这样,黑格尔必须努力引导同一哲学超越自身的界限,超越存在的潜在力、即纯粹的存在可能性,并且使实存从属于同一哲学。

‘黑格尔曾经同谢林一起上升到承认绝对,尔后同谢林分道扬镳,因为黑格尔认为,绝对并不是预先设定在理智直观中的,而是通过科学途径找到的。’这些话就是我现在要同你们讨论的主题。——上述引文的基本意思是说,同一哲学以绝对作为自己的结果,不仅就本质而言,而且就实存而言都是这样。既然同一哲学的出发点是主体和客体之间无差别,那么,由此可以认为,主体和客体的实存已经通过理智直观得到证明。黑格尔以这种方式毫不猜疑地认为,我想凭借理智直观来证明这种无差别的实存、存在,从而指摘我论据不足。其实,我并不想这样做,这一点可以由我的多次声明来证明:同一哲学并不是实存体系,至于理智直观,这个规定在我认为是先验关于同一哲学的那个惟一科学的阐述里是根本见不到的。谁也没有到这段阐述的出处那里去寻找它,这个出处就是

《思辨物理学杂志》第2卷第2册^①。当然，这个规定在其他地方是可以找到的，而且是费希特遗产的一部分。我是不愿意随便同费希特决裂的，他凭借理智直观达到了直接意识，即达到了‘自我’；我接过了这一点，通过这个途径达到了无差别的境界。既然理智直观中的这个‘自我’，已经不再被看做是主观的，它就进入思想范围，从而不再是直接的可靠的实存了。于是，理智直观自身连‘自我’的实存也不能证明了。如果说费希特为达到这个目的而利用理智直观，那我不能以这种直观为依据，由此证明绝对的实存。因此，黑格尔不能指摘我证据不足，因为我从来没有打算提出什么证据，他只能指摘我没有十分明确地表明我根本不关心实存问题。因为，如果黑格尔要求证明无限潜在力的存在，那他就越出了理性的范围；如果有无限潜在力，那哲学就摆脱不了存在。这里应当提出一个问题：是否能设想有比实存更先存在的东西呢？黑格尔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他的逻辑学是从存在开始并且立即转向实存体系的。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则是肯定的，因为，我们的出发点是把纯粹的存在在潜在力看做仅仅存在于思维中的潜在力。黑格尔对内在性谈论颇多，他自己却只有在那种对思维来说是非内在的东西的范围内才是内在的，因为存在正是这样一种非内在的东西。退入纯思维的范围，便意味着首先要退出思想范围之外的任何存在。黑格尔关于绝对的实存已在逻辑学中得到证实的论点，还有一个缺点，就是说，这样一来，就两次达到无限：一次在逻辑学的末尾，还有一次在整个过程的末尾。我们根本不能理解，为什么在《哲学全书》^②中要先讲逻辑学，而不是让它生动地贯穿于整个体系。”

谢林就是这样说的。我大部分而且尽我所能地引用了他的原话，我可以大胆地断言，他不会拒绝在这些引文下面签名。我还可以根据他以往的讲课对上面的话加以补充：他是从两个方面来观察事物的，把 quid 同 quod^③区别开来，即把本质和概念同实存区别开来。

① 指《思辨物理学杂志》第2卷第2册上发表的谢林的文章《论我的哲学体系》。——编者注

② 即黑格尔的《哲学全书纲要》1817年海德堡版。——编者注

③ quid 和 quod 是拉丁语代词。在经院哲学中，quid 指本质，quod 指实存。——编者注

他把第一类问题归入纯理性科学或者说否定哲学,而把第二类问题归入尚待建立的含有经验要素的科学,即实证哲学¹³⁷。有关后一门科学的情况,至今丝毫没有透露;前一门科学在40年前曾以不完善的、谢林自己也放弃了的表现形式出现过,而现在则以其真实的、恰如其分的形式被阐发出来。这门科学的基础是理性,即纯粹的认识的潜在力,而这个潜在力的直接内容是纯粹的存在的潜在力,无限的存在可能性。为此所必需的第三要素是不能再自我外化的、凌驾于存在之上的潜在力,这个潜在力就是绝对、精神,即不必转化为存在并且永远游离于存在之外的东西。绝对,作为那种在本身以外什么也不存在的东西,也可称之为这两种潜在力的“神秘的”统一体。如果潜在力互相对立,那么,它们的这种排他性就是有限性。

我想,这几个论点已足以帮助理解上述一切,有助于弄清新谢林主义的基本特点,如果说到现在为止在这里可以归纳出这些特点的话。不过,我还要从中作出谢林可能有意闭口不提的结论,并且我要替伟大的死者应战。

如果把谢林对黑格尔体系所宣布的死刑判决的官腔去掉,那么就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其实黑格尔根本就没有自己的体系,他只不过是从我谢林的思想中拾取残羹剩饭以勉强维持其生存而已。在我谢林研究高尚的部分即实证哲学的时候,他却沉湎于不高尚的部分即否定哲学,由于我无暇顾及,他便承担起完成和整理否定哲学的工作,而且因为我竟托付他做这件事而感到无限荣幸。你们想为此谴责他吗?“他做了他首先要做的工作”。他毕竟在“伟大思想家行列中”还占有“一席之地”。因为“他是惟一承认同一哲学基本思想的人,而其他人士对此则抱着肤浅的表面的理解”。尽管如此,他的处境仍然不妙,因为他妄图把半个哲学变成完整的哲学。

如今流传着一句名言，通常认为这是黑格尔说的，但是，从上面的言论来看，无疑源出于谢林。这句名言是：“我的学生中只有一个人理解我，遗憾的是，连他对我的理解也是错误的。”

但是，说实在的，我们这些得益于黑格尔要比黑格尔得益于谢林更多的人，难道能够容忍在黑格尔的墓碑上刻写这种侮辱性的话，却不向他的敌人——不管这个敌人多么咄咄逼人——提出挑战，以维护死者的荣誉吗？无论谢林怎么说，他对黑格尔的评价是一种侮辱，即使其形式看上去是科学的。哦，如果需要，我也能够“用纯科学的方式”把谢林先生以及任何一个人描绘得十分糟糕，让他完完全全领教一下“科学方法”的优越性。但是，这对我有什么用呢？我，一个年轻人，如果打算教训一位长者，这本来就是一种无礼的行为，何况是教训谢林，因为不管他多么彻底地背叛了自由，毕竟是他发现了绝对。只要他是作为黑格尔的先驱出现的，那么，我们一提到他的名字全都会肃然起敬。但是，谢林作为黑格尔的继承者，只能要求得到一点尊敬，却难以要求我心平气和、无动于衷，因为我是在为死者辩护，而一个斗士当然是要有某种程度的热情的，一个拔剑出鞘时无动于衷的人，很少会满腔热忱地对待他为之奋战的事业。

我应当说，谢林在这里的表演，特别是他对黑格尔的攻击，已经使人不再怀疑以前不愿相信的事，即不久前出版的里德尔那本著名小册子^①的前言中描绘的画像真是惟妙惟肖。谢林是这样做的：他首先把本世纪哲学的全部发展，即把黑格尔、甘斯、费尔巴哈、施特劳斯、卢格和《德国年鉴》，全都说成是依赖于他的，然后，他不仅仅否定

^① 卡·里德尔匿名出版的小册子《谢林的宗教史观。慕尼黑来信研究》1841年柏林版。——编者注

本世纪哲学的全部发展,不仅仅如此,而是用一种仅仅有利于表现他自己的夸张手法把它描绘成精神的自我放纵,充满误解的怪物,一连串无益的谬误。如果这种做法没有超过上述小册子中对谢林提出的一切责难,那么我就不懂什么是人们相互交往中的礼尚往来了。的确,对谢林来说,很难找到一条既不损害自己也不损害黑格尔的中间道路,从而使得他牺牲朋友以保全自己的那种利己主义似乎成为可以原谅的了。但是,如果谢林要求我们这个世纪不发生历尽艰辛和劳动的这40年,即贡献出最珍贵的利益和最神圣的传统而进行思考的40年,把这看做是白费时光和错误倾向(而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表明他谢林在这40年中并非过得无聊),那么这就未免做得太过分了。如果谢林把黑格尔归入伟大思想家的行列,恰恰是由于他实质上把黑格尔排除于这个行列之外,把他当作自己的创造物、自己的仆役来对待,这听起来就不止是一种讽刺了。最后,如果谢林把黑格尔著述中凡是经他认可的东西,都说成是他自己的财产,甚至说成是他自己的血肉之血肉,这岂不是一种思想贪婪,岂不是一种小气之举——对这种人所共知的低级趣味怎么说好呢?如果谢林的陈旧真理只能以恶劣的黑格尔形式保存下来,那才是怪事呢,在这种情况下,谢林在前天针对黑格尔的表述模糊所提出的指摘,便必然会反过来落到他自己头上。不过,照公众的看法,这种指摘现在就已经落到谢林头上了,尽管他曾保证要叙述清楚。谁要是像谢林那样老是说一些冗长的句子,谁要是老是说“与本质有关和与实存有关的东西”、“神秘的统一”之类的用语,甚至还嫌不够用,还要时时求助于拉丁文和希腊文词句,那么,谁也就无权指摘黑格尔的文风了。

顺便说一说,谢林最值得令人同情的是,他在实存这个问题上不幸有所误解。善良而天真的黑格尔竟相信哲学成果的实存,相信理

性有权过问实存,有权统治存在!但是,如果黑格尔这个如此认真研究过谢林并且同谢林长期保持个人交往的人,以及其他所有力求彻底弄懂同一哲学的人,全都没有发现这样一个主要奥妙之处,即这一切都不过是存在于谢林头脑中的并且丝毫也不指望对外部世界发生影响的胡思乱想,那就怪了。这一点总该记载在什么地方,而且肯定会有人发现它的。这究竟是谢林最初的意见呢,还是后来的添加物,人们对此倒确实怀疑过。

那么,对同一哲学的新的理解呢?康德使理性思维摆脱了空间和时间;此外,谢林又夺走了我们的实存。这样一来,我们还剩下什么呢?这里没有必要为了反驳谢林而去证明:实存无疑是属于思维范围的,存在对精神而言是内在的,全部当代哲学的基本原理,即我思故我在^①,不致因遭到猛烈抨击而被推翻。然而,总该允许我提出问题吧:本身不拥有存在的潜在力,能否产生存在?不能再自我外化的潜在力,能否还算作潜在力?潜在力的三分法同黑格尔《哲学全书》所得出的观念、自然与精神的三位一体是否令人惊奇地相一致呢?

对启示哲学来说,这一切的结果会是什么呢?当然,启示哲学属于实证哲学,属于经验方面。谢林的唯一出路就是:假定启示是事实。他也许用任何一种方法来论证这个事实,惟独不用理性的方法,因为谢林自己关上了理性论证的大门。黑格尔这样做毕竟不是那么容易的——也许,谢林还有其他锦囊妙计?因此,这种哲学可以有充分的理由被称为经验哲学,它的神学被称为实证神学,而它的法学也许是历史法学¹²⁷。这种结果自然同失败没有什么两样,因为早在谢

^① 见笛卡儿《哲学原理》。——编者注

林来柏林之前我们就已经知道这一切了。

我们的任务是注意他的思路,保卫大师的坟墓不受侮辱。我们不怕斗争。我们最大的愿望莫过于在一定时间内处于受压迫的教会的地位。在这里情感分裂了。凡是真的东西,都经得住火的考验;一切假的东西,我们甘愿与它们一刀两断。对手们应当承认:人数空前众多的年轻人汇集在我们的旗帜之下,那些支配着我们的思想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得到更广泛的发展,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有这么多勇敢、有信念、才华横溢的人站在我们一边。因此,让我们英勇无畏地奋起反对新的敌人吧;我们当中终将有人出来证明,热情之剑也像天才之剑一样锋利。

就让谢林看看他是否能够聚集起一个学派吧。目前许多人向他靠拢仅仅是因为他们像他一样反对黑格尔,而凡是攻击黑格尔的人,不管是莱奥还是舒伯特,他们都怀着感激的心情给予欢迎。但是,我想,对于这些先生来说,谢林未免好过了头。谢林是否还能找到追随者,以后可见分晓。这一点,我还不能确信,虽然在谢林的听众中,有人正在做出成绩,而且已经达到了无差别的境界。

弗·恩格斯写于 1841 年 12 月
2—4 日

载于 1841 年 12 月《德意志电
讯》第 207、208 号

署名:弗里德里希·奥斯瓦
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 卷翻译

谢林和启示¹⁵⁴

批判反动派扼杀自由哲学的最新企图

在南德意志群山上空，乌云已经笼罩了10年之久，并且对北德意志的哲学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和阴森可怕。谢林又在慕尼黑出现在讲坛上。据说，他的新体系即将完成，并准备向黑格尔学派的优势地位提出挑战。谢林本人表明是坚决反对这个派别的，因此，当黑格尔学派的其他论敌的全部论据在黑格尔学说战无不胜的威力面前必然败下阵来的时候，他们就只剩下最后一招——搬出谢林来，把他看做是可以最终铲除黑格尔学说的人。

因此，半年前，当谢林来到柏林并且答应将他业已准备就绪的体系提交公众评判的时候，黑格尔的学生们无疑是欢迎的。可以指望，今后不必再去听别人对谢林这个伟大的陌生人所发表的空洞而又令人讨厌的议论，终于可以看一看他的体系究竟是些什么货色了。何况，黑格尔学派一向以富有战斗精神而闻名，并且极具自信心，所以有机会同一位著名的论敌交锋，他们是欢迎的。其实，谢林早就受到甘斯、米希勒^①和《雅典娜神殿》的挑战，谢林的年轻的学生们则受到《德国年鉴》的挑战。

乌云就这样袭来了，而且雷电交加，它们发自谢林的讲坛，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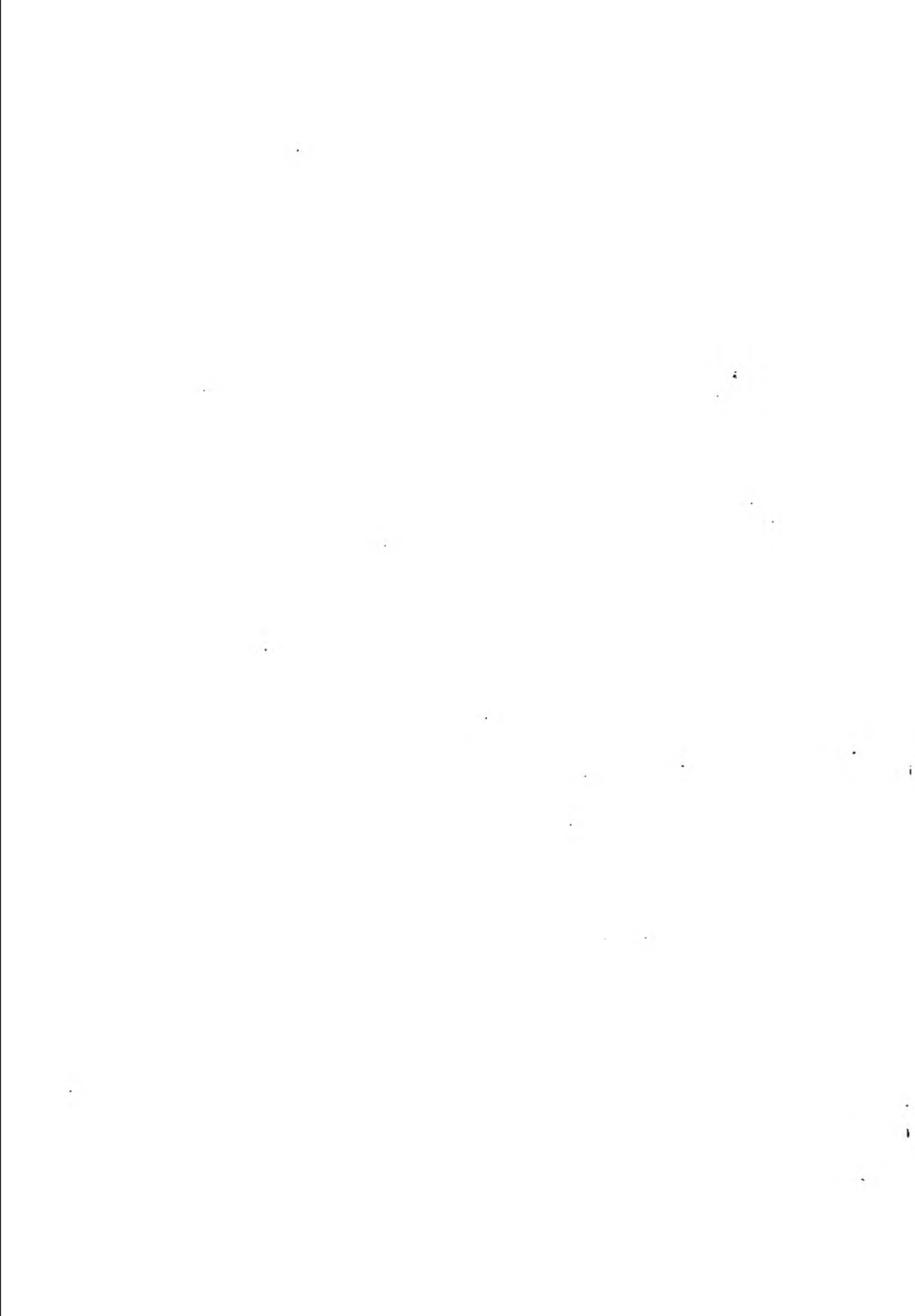
^① 见爱·甘斯《编者前言》和卡·路·米希勒《编者前言》。——编者注

Schelling
und die
Offenbarung.

Kritik
des neuesten Reaktionsversuchs
gegen die
freie Philosophie.

Leipzig,
Robert Bieder.
1842.

小册子《谢林和启示》的扉页



激荡整个柏林。现在，雷声已止，闪电已息。击中目标了吗？黑格尔体系的大厦，这座值得骄傲的思想之宫是否已经付之一炬了呢？黑格尔主义者是否在忙着抢救一切还能抢救的东西呢？迄今为止，这样的事谁也没有看到。

人们的确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了谢林身上。难道“实证派”¹³⁷不是双膝下跪，正为主的大地上发生严重旱灾而叹息，祈求远浮天边的乌云降临吗？这不正像当年在以色列民众恳求以利亚赶走巴力神^①这样的情景吗？当这位驱魔大师终于光临时，所有这些喧嚣一时的无耻告发立刻平静下来，所有这些鼓噪狂吼都无声无息了，为的是不致错过新启示的一字一句！《福音派教会报》、《柏林教会总汇报》、《文献通报》以及费希特派杂志^②的勇敢的英雄们纷纷谦逊地退避一旁，让位给圣乔治，据说此人要降伏黑格尔哲学这条喷吐不信神的火焰和把一切投入昏暗的烟雾的凶龙！难道大地不是一片宁静，好像圣灵就要降临，好像上帝自己要从上苍发出训喻吗？

当这位哲学界的弥赛亚在大教室中坐在那张铺着破垫子的木制座椅上时，当他向人们保证信仰会带来实绩，启示会造成奇迹时，实证派的营垒里爆发出一片多么热烈的喝彩声啊！这位被“基督教派”寄以厚望的人，受到了交口赞誉！难道没有听说，这位无所畏惧的勇士，将像罗兰一样，单枪匹马进入敌境，把自己的旗帜插进敌国的心脏，把那座离经叛道的核心城堡，那座从未被征服过的思想要塞炸毁，让失去靠山和中心的敌人在本国既求不到良策又找不到可靠的

① 参看圣经《旧约全书·列王纪》第18章。——编者注

② 指伊·海·费希特于1837—1846年在波恩出版的唯心主义杂志《哲学和思辨神学杂志》。——编者注

庇护所吗？难道不是有人扬言，在1842年复活节以前，黑格尔主义就将崩溃，所有无神论者和非基督教徒将统统死光吗？

结果完全相反。黑格尔哲学仍然活跃在讲坛上，文献中，年轻人当中。它知道，迄今为止对它的一切攻击，无损于它的一根毫毛；它镇定自若地继续沿着自己内在发展的道路前进。它的敌人日益愤怒并加紧活动，这就证明，它对国民的影响正在迅速扩大，而谢林则使他的几乎所有的听众都感到不满。

这是事实，连少数追随新谢林主义哲理的人也无法提出充分的理由予以反驳。当我们发觉对谢林的先入之见甚至已经极为充分地得到证实时，一开始还真有些为难，究竟怎样才能做到既尊敬这位年迈的学术大师，又公开而坚决地屏弃他的主张；而屏弃他的主张是我们对黑格尔应负的责任。可是不久谢林就帮助我们摆脱了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因为他评论黑格尔时所采用的方式，解除了我们对黑格尔的所谓接替者和超越者的任何顾虑。因此，如果我在进行评论时遵循民主原则，只限于叙述问题的实质及其前因后果而不考虑牵涉的是什么人，那就不能抱怨我了。

黑格尔在1831年临终时把他的体系嘱托给他的学生们，当时，这些学生的人数还相当少。他的体系是用一种严谨、刻板但又扎实的形式表达的，此后，这种形式尽管受到不少指责，却又完全成为一种必然。黑格尔本人对观念的力量抱有自豪的信念，所以不大下功夫使自己的学说通俗化。他所发表的著作，全是用一种严格科学的、几乎不易读懂的风格写成的^①，而且正如刊有他的学生以同样风格

① 指黑格尔《科学体系》第1册《精神现象学》1807年班贝格—维尔茨堡版。——编者注

写的文章的《科学评论年鉴》一样,只能供人数不多而且倾心于这种学说的学者阅读。语言决不会因为在同思想的格斗中留下伤痕而感到羞愧,首先应当关心的是坚决屏弃一切表象的东西、幻想的东西、感觉的东西,并且通过纯粹思想的自我创造去把握纯粹思想。有了这个可靠的作战基地,才可以泰然自若地观察被排除的因素以后的反应,甚至下降到非哲学意识的范围,因为后方仍然是有备无患的。黑格尔讲演的影响始终局限在一个小圈子里,这种影响尽管意义十分重大,却只有在以后的年代里才能结出硕果。

黑格尔的哲学只是在他逝世后才开始真正有生气。他的全集^①,特别是他的讲演录^②的出版,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通向隐蔽的美不胜收的宝藏的一扇扇新门敞开了;这些宝藏埋在沉默的深山里,在此以前只有少数人看到它们熠熠生辉。有勇气冒险走进这座迷宫的人,当时为数不多;现在,平坦笔直的大路已经开通,沿着这条大路走去,就能获得这些神秘的珍宝。同时,黑格尔的学说通过他的学生们的口,已变得较容易为人们所理解、较直观了,来自哲学本身方面的反对派变得越来越软弱,越来越无足轻重了,渐渐地只能听到那些墨守成规的神学家和法学家还在埋怨局外人无礼地闯入他们的专业领域。年轻人则渴望获得已经呈现出来的新思想,何况学派本身在此期间取得的进步正在推动他们围绕那些既同科学也同实践有关的迫切问题展开意义深远的探讨。

① 即《黑格尔全集》,黑格尔生前友人编,1832—1840年柏林版。——编者注

② 指黑格尔《美学讲演录》、《历史哲学讲演录》和《哲学史讲演录》等。——编者注

黑格尔本人曾为他的学说所得出的强有力的、富于澎湃的青春朝气的结论规定了界限，这部分地决定于他所处的时代，部分地决定于他的个性。早在1810年以前，他的体系就其基本特征来说已经完成；到1820年，黑格尔的世界观彻底形成。他的政治观点、他的以英国为背景阐述的国家学说，明显地带有复辟王朝时期⁴⁶的烙印，他同样也无法理解七月革命¹¹⁵的世界历史必然性。可见，黑格尔本人也要遵从他自己的下述名言：任何哲学都只不过是它所处的时代的思想内容。另一方面，他个人的见解固然是通过他的体系而纯化的，然而这些见解对体系的结论并非没有影响。例如，如果他更多地抛弃自己在当时的精神气氛影响下所汲取的实证的要素，而更多地从纯粹思想出发展开论证，那么他的宗教哲学和法哲学无疑就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黑格尔的全部不彻底性和全部矛盾都是由此而来的。他的宗教哲学中的所有表现得过于正统的东西，他的国家法中的所有从历史来看表现得过于虚假的东西，都要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原则总是不受拘束的和需要自由思想的，但是结论——谁也不否认这一点——往往是受抑制的，甚至是褊狭的。这时，他的一部分学生站出来了。他们忠于原则，结果结论不能自圆其说，他们就屏弃它们。这样就形成了左派。卢格为左派创办了机关报《哈雷年鉴》，实证的东西的统治一下子就被宣告瓦解。不过还没有人敢公开说出全部结论。他们甚至在施特劳斯^①之后仍然认为自己属于基督教，甚至在犹太人面前还以基督教徒的身份妄自尊大。像上帝的人格化和个人不死这类问题，他们自己还弄不太清楚，所以对这类问题不能作出无

① 指大·弗·施特劳斯发表自己的著作《耶稣传》(1835—1836年蒂宾根版第1—2卷)。——编者注

保留的判断,当他们看到已临近无法回避的结论时,甚至产生怀疑:新学说是否一定是学派的不可外传的财产,是否非得对国民保守秘密。这时,莱奥带着他的《黑格尔门徒⁷⁷》出现了,这给自己的敌人帮了大忙。同样,本来认为会导致这个派别消亡的一切东西,现在反而成了它的优点,并且向这个派别极为清楚地表明,它同宇宙精神是携手同行的。莱奥使黑格尔门徒对他们自己有了清楚的认识,重新激起了他们那种值得自豪的勇气:探究真理直至真理的最极端的结论,并且公开地、明确地说出真理,而不管后果如何。现在来读一读黑格尔门徒当时为了驳斥莱奥而发表的辩护文章^①,看一看这些可怜的家伙怎样焦躁不安,驳斥莱奥的结论又怎样不得要领,倒是很有意思的。现在,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想到要否定莱奥的指责,3年来,他们的狂妄无礼已达到什么程度。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施特劳斯的《教义学》^②,以及《德国年鉴》,都表明了对莱奥的谴责所带来的成果,而《号声》^③甚至证明黑格尔已经得出了关键性的结论。这本书对于弄清黑格尔的立场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表明:从黑格尔身上可以看出,一个独立的、勇敢的思想家曾有多少次要去战胜那个受到千万种影响的教授。这本书维护了一个人的人格的名誉,对于这个人,人们不仅要求他在显示出自己是天才的领域里,而且也要求他在没有显示出自己是天才的领域里,都能超越自己的时代。现在

① 指阿·卢格《对〈哈雷年鉴〉的责难》和《莱奥和反哲学的〈福音派教会报〉》。——编者注

② 指大·弗·施特劳斯《基督教教义的历史发展及其同现代科学的斗争》一书中的主要一章的标题。——编者注

③ 布·鲍威尔匿名出版的著作《对无神论者和反基督教者黑格尔的末日审判的号声。最后通牒》1841年莱比锡版。——编者注

证明,黑格尔甚至做到了这一点。

因此,“黑格尔帮”现在直言不讳地说,他们不能而且也不想再把基督教看做自己的界限。基督教的,以至迄今为止举凡被称为宗教的东西的全部基本原则,都在理性的无情批判下土崩瓦解了;绝对观念要求成为新纪元的缔造者。伟大的变革——上一世纪的法国哲学家只是这一变革的先驱——在思想王国里完成了,它的自我创造实现了。从笛卡儿开始的新教哲学已告结束;新的时代已经到来,所有追随精神的自我发展的人,其神圣职责就是把已取得的巨大成果引进民族意识中去,使之上升为德国的生活原则。

当黑格尔哲学有了这种内在发展的时候,它的外部状态也不是毫无变化的。阿尔滕施泰因大臣去世了,普鲁士曾在他的推动下准备好了新学说的摇篮;随着相继而来的变动,不仅对这一学说的种种庇护停止了,人们甚至力图把新学说逐渐从国家排除出去。这是国家和哲学双方都更加强调原则的结果。既然哲学不怕说出必然性的东西,那么,国家更加坚定地作出自己的结论,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普鲁士是个基督教专制君主制国家,它所处的世界历史地位,使它有权利要求承认它的各项原则是有实际效力的原则。无论你是否赞成这些原则,反正它们是存在着的,而且普鲁士很强大,在必要的时候足以捍卫这些原则。何况黑格尔哲学没有任何理由抱怨这种情况。它先前的地位给它抹上了虚假的光彩,表面上也吸引了许多追随者,可是这些人在战斗的时期是不能指望的。它的假朋友,那些利己主义者、浅薄之徒、半通、受制于人者,现在终于都退出了。黑格尔哲学现在知道自己的地位如何,它能指望的是什么人。此外,矛盾的激化只会使它感到高兴,因为胜利最终必定是属于它的。可见,从对立的派别中请出人 come 同迄今为止占统治地位的倾向相抗衡,这是很自然

的。一场反对黑格尔哲学的斗争重新开始了,而当历史实证派重新鼓起勇气的时候,谢林应聘来到柏林,以便在这场争论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把黑格尔的学说从它自己的哲学领地上驱逐出去。

谢林在柏林出现,势必引起普遍的密切注意。他在现代哲学史上曾经起过巨大的作用;尽管他有过一些创意,但是从来没有提出过某种完备的体系,一再拖延对科学作出清算,直到现在才终于答应对自己毕生的活动作出重大的总结。他确实也承担了把信仰和知识、哲学和启示调和起来的任务,并且在第一讲中还作了进一步说明^①。促使人们对他有浓厚兴趣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他对待自己要征服的那个人的态度。这两个人早在大学时代就是同窗好友,后来在耶拿又曾和睦相处,甚至直到今天仍然弄不清楚他们相互给了对方什么样的影响。只有一点是肯定的:正是黑格尔使谢林意识到他已经不知不觉地超出费希特有多远。^②他们原来是并肩前进的,但是在分手后不久,就分道扬镳了。黑格尔的深邃的不安定的辩证法只是在这时,即谢林的影响退去以后,才开始有了真正的发展;他于1806年写《精神现象学》时大大超出了自然哲学的观点,而且声明自己不受这种观点的影响。谢林则越来越感到绝望,因为他已不能通过以

① 见弗·威·约·谢林《1841年11月15日在柏林的第一次讲演》1841年斯图加特—蒂宾根版。——编者注

② 如果谢林确实具有他所炫耀的那种“直爽和坦率”,如果他认为他关于黑格尔的说法确实是正直的,并且持之有据,那么,他就应当发表他同黑格尔的往来书信以证实这一点。据说他手里有黑格尔的书信,或者说书信的发表仅仅取决于他。然而这正是谢林的弱点所在。因此,如果他要求人们相信他是诚实的,那他就应当把这些证据摆出来,这样也许就能平息由此而发生的各种争论。

往的途径取得他力求达到的那些重大成果,于是从这时起就试图通过最高启示的经验假设来直接掌握绝对。当黑格尔的思想创造能力表现得越来越充沛旺盛、生气勃勃和充满活力时,谢林则正像他的这种假设所表明的,已陷入精疲力竭的状态,其表现是不久就逐渐停止自己的写作活动。现在尽管总还可以自负地讲述他长期以来默默从事的哲学研究,讲述他的写字台里藏着秘密珍宝,讲述他30年来同思想进行的战斗,却再也没有人会相信他的这一套了。难道可以想像,一个把自己全部心血集中在一件事情上的人,一个曾一度以自己的青春活力战胜过费希特的人,一个想做学术英雄和一流天才的人——大家都会同意,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打倒黑格尔,——一个这样的人竟要花3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显示如此微不足道的成果吗?如果谢林对自己的哲学活动并不是那样不在乎,那他的思想进程的每个阶段难道不该以一部部著作的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吗?何况,谢林在这方面向来缺乏自持力,所有的新东西,一旦被他发现,不经过大量考证马上就公诸于世。既然他一直自认为是学术之王,他怎么能够在得不到本国人民承认的环境中生活呢?他怎么能够对被废黜的君主查理十世的那种可怜的生活感到满意呢?他怎么能够对同一哲学这件早已破旧褪色的紫袍感到满意呢?难道他不该冒险使用一切手段为自己夺回失去的权利,收回“迟来的人”^①从他手中抢去的王位?他没有这样做,而是离开了纯粹思想的道路,沉浸在神话的和神智学的幻境中,并且想必他是要拿自己的体系来为普鲁士国王^②

① 这是从席勒的悲剧《华伦斯坦》第2部《皮柯乐米尼父子》第1幕第1场中套用来的称呼;谢林曾用来暗指黑格尔。——编者注

②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效劳,因为他的从未完成的东西,在国王一声号令下,居然立即完成了。他就这样带着装满信仰与知识的调和物的箱子来到这里,让人们注意自己并终于登上讲台。他带来的新东西,他想要用来创造奇迹的闻所未闻的东西是什么呢?是他“自从1831年以来就曾以同一方式”在慕尼黑讲授过的启示哲学,是“源远流长的”神话哲学。这是他10年来在慕尼黑毫无成效地宣讲过的、只能使林格斯艾斯或施塔尔之流折服的老玩意儿。而谢林居然把这种东西称为自己的“体系”!这就是那救世的力量,把不信神者革出教门的咒语,它们是在慕尼黑未能发芽的种子形式而存在的!谢林为什么不把这些已经完成10年的讲稿付印呢?既然谢林很自信而且切望获得成功,那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原因或隐衷,使他没有迈出这一步。

他在柏林的听众面前出现,同以前在慕尼黑时相比,当然离公众多少更近些了。在慕尼黑,有的东西可以一直成为轻易不外传的秘密教义,因为无人问津,而在柏林,则会被无情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任何人在没有通过批判的涤罪所以前,是不准进入天堂的。在这儿的大学里今天讲过的一切不寻常的东西,明天就会在德国的各家报纸上登出来。因此,曾经阻碍谢林付印他的讲稿的一切理由,想必也妨碍了他移居柏林。也许还有更多的理由,因为铅印的词句不容许有任何误解,然而,脱口而出、信手写下或只听半截的词句却难免被曲解。不过,现在无疑已别无他法;他必须去柏林,否则就以实际行动承认自己没有能力战胜黑格尔主义。现在才去付印讲稿已为时太晚,因为他必须随身带点没有发表过的新东西去柏林,而他在这里的讲演证明,他的“写字台”里并没有什么别的东西。

谢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满怀希望地登上了讲台,他一上来就答应向听众提供一些不寻常的东西,并开始向来自各阶层和各民族的

将近 400 名听众讲演。我将根据我自己这份同别人的相当准确的笔录核对过的笔记介绍一下讲演中的一些东西,为了证明我的评价是正确的,这些东西必不可少。

迄今为止,任何哲学给自己规定的任务都是要把世界理解为合乎理性的。凡合乎理性的,当然也是必然的;凡属必然的,便应当是现实的或者终究应当成为现实的。这是通向现代哲学的伟大实践结果的桥梁。如果谢林不承认这些结果,那么按照前后一致的原则,他也会否认世界是合乎理性的。但是他又不敢直截了当地讲出这一点,于是宁肯否认哲学是合乎理性的。这样一来,他就漫游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走着一条尽可能弯曲的道路,把合乎理性的东西称为先于经验[a priori]理解的东西,把不合乎理性的东西称为根据经验[a posteriori]理解的东西,并且把前者归入“纯理性科学或否定哲学”,把后者归入应当重新创立的“实证哲学”。

这是谢林同所有其他哲学家之间的第一条鸿沟;这是他把权威迷信、感觉的神秘主义和诺斯替教派¹⁵⁵的幻想偷偷塞进自由的思维科学的初步尝试。哲学的统一性,任何世界观的完整性被分裂了,成为最令人失望的二元论;构成基督教的世界历史意义的矛盾,也上升为哲学的原则。因此,我们一开始就应当反对这样的分裂。此外,如果我们随着谢林的思路,看一看他怎样设法为自己没有能力理解宇宙的合乎理性和完整性而进行辩解,就会看到这样的分裂是多么站不住脚。他从经院哲学的原理出发,要把事物区别为 quid 和 quod,是什么[Was]和是这样的[Daß]。他说,理性教导我们,事物是什么;而经验则证明,事物是这样的。他认为,用坚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来取消这种区别,那就是糟蹋这一原理。逻辑思维过程的结果只能是世界的观念,而不是实在的世界。理性无论如何没有能力证实某

物的实存,在这方面只须采用经验的证明就行了。但是,哲学也研究超越一切经验范围的事物,例如上帝。那么试问,理性是否有能力证实这类事物的实存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谢林作了冗长的推论,而在这个问题上作这样的推论完全是多余的,因为上面提到的前提不容许作别的回答,只能坚决地说:不能。这也就是谢林式推论的结果。按照谢林的观点,由此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纯思维中,理性所研究的不是真实存在的事物,而是可能的事物,不是事物的存在,而是事物的本质,所以,理性研究的对象一定是上帝的本质,而不是上帝的实存。因此,应当为现实的上帝寻找一个有别于纯理性范围的范围,事物应当拥有实存的这个前提;事物只有在以后,根据经验[a posteriori],才会显示出是可能的或合乎理性的,并且在其结果上是符合经验的,即现实的。

这里,同黑格尔的对立已经十分尖锐地表现出来了。黑格尔对观念怀有天真的信仰,谢林对这种信仰则十分蔑视。黑格尔断言:凡合乎理性的,也是现实的;谢林则说,凡合乎理性的,都是可能的,这样他就使自己万无一失了,因为众所周知,可能的这一概念外延很广,所以这个命题是驳不倒的。但是这样一来他同时已经证明——正如后来所表明的那样——他对于一切纯逻辑的范畴是不明了的。我本来现在就可以指出上述推理步骤的一个缺口,正是通过这个缺口依存性这个可恶的敌人钻进自由思想的队伍中来了,但我想把这点留待以后再谈,以免重复。现在我想立即谈一谈谢林为了取悦于所有黑格尔主义者而在自己的听众面前编造的纯理性科学的内容。其内容可以归结如下:

理性是认识的无限潜在力,潜在力与能力(康德的认识能力)是同一个东西。潜在力本身看起来好像没有任何内容,事实上它在任

何情况下都有内容,而且从它自己这方面来说无须任何协助、任何行动,否则它就不成其为潜在力了,因为潜在力和行动是互相对立的。因此,这种必然是直接的、固有的内容,只能是同认识的无限潜在力相适应的存在的无限潜在力,因为任何认识都有一个存在与之相适应。存在的这种潜在力,存在的这种无限可能性,就是实体,我们应当从中引出我们的概念。对这种实体的研究,就是纯粹的、自身内在的思维。存在的这种纯粹可能性不单纯是对实存的准备,而且是存在本身的概念,是某种按其本性来说永远向概念转化的东西,或者说是某种正要向存在过渡的东西,是存在物,是无法阻止其成为存在的东西,因而是由思维向存在转化的东西。这就是思维的能动的本性,由于这种本性,思维就不会停留于单纯的思维,而是必然永远向存在转化。但这不是向实在的存在的转化,而仅仅是一种逻辑的转化。因此,代替纯粹潜在力出现的是逻辑上的存在物。但是,既然无限潜在力对于那种在思维本身中由于向存在的转化而产生的东西来说是第一性的[*Prius*],而同无限的潜在力相适应的只是全部现实的存在,那么,理性作为它的同它本身生长在一起的内容,就具有一种对存在来说处于先验地位的潜在力,这样,它无需经验的帮助就能认识全部现实存在的内容。理性把现实中发生的一切,都理解为逻辑上必然的可能性。它不知道世界是否存在,它只知道,如果世界存在,世界就应当具有这样那样的属性。

理性就是潜在力,这使我们不得不也将理性的内容解释为潜在的。因此,上帝就不可能是理性的直接内容,因为上帝是现实的,而不只是潜在的、可能的。在存在的潜在力中,我们首先发现向存在转化的可能性。这个存在剥夺潜在力的自我支配权。原先,潜在力是支配存在的,它可以转化为存在,也可以不转化。现在它却落入存在

手中,受存在控制。这是无精神、无概念的存在,因为精神对存在有支配权。在自然界中,不会再遇到这种无概念的存在了,自然界中一切都是在某种形式上被占有的,但是不难看出,先于这种有形式的存在的是一种盲目的无界限的存在,它作为物质构成基础。但是潜在力是一种可以转化为存在也可以不转化为存在的自由的无限的东西,因此,矛盾的两个对立面——存在和非存在——在潜在力中互不排斥。这种也可以不转化为存在的能力同前一种转化为存在的能力是等同的,只要这前一种能力仍然是潜在力。只有直接可能存在的东西真正发生转化,非存在才会从它那里被排斥出去。这时,潜在力中的双方不再互不关心了,因为前一种可能性现在可以从自身中排斥后一种可能性。只有排斥了第一种可能性,第二种可能性才成为可能的。正像在无限的潜在力中转化的能力与不转化的能力互不排斥一样,它们也不排斥在存在和非存在之间自由活动的东西。可见,我们有三种潜在力。第一潜在力是同存在的直接的关系,第二潜在力是同存在的间接的关系,它只有通过排斥第一潜在力才可能成为存在。因此我们现在有:(1)趋向存在的东西;(2)趋向非存在的东西;(3)在存在和非存在之间自由活动的东西。第三潜在力在转化前同直接的潜在力没有区别,并且它只有被排斥于前两种潜在力之外时,才成为存在;只有前两种潜在力转化为存在时,它才能够实现。这样一来,所有可能性都包括进来了,而理性的内在机体在这个潜在力的总体中就被穷尽了。第一种可能性只能是这样一种可能性,在它之前,只有无限潜在力本身。有的东西在脱离可能性领域以后只是**单一的东西**,但是它在决定脱离以前,始终是一切东西的代替物 [instar omnium],它首先是即将出现的**东西**,也是有抵抗力的东西,它对另一个东西,即注定要接替它的东西施加抵抗。它让出自己的

位置,把自己的权力移交给另一个东西,使后者上升为潜在力。它本身则作为一种相对说来不存在的东西从属于这另一个东西,即上升为潜在力的东西。首先出现的是转化意义上的可能存在的东西,因而也是最具有偶然性的、最没有根据的东西,它只能从接替它的东西中而不是从先于它而发生的东西中找到自己的根据。它只有从属于这个接替它的而且对它自身说来将成为相对不存在的东西时,它本身才获得根据,才成为某种东西,因为它孤立起来只会化为乌有。这第一个东西就是一切存在的第一物质[*prima materia*],这种物质把某种更高的东西设定于自身之上,从而达到被规定的存在。第二个可能存在的东西,只有像上面讲的那样从它的平静状态中排斥第一个东西时,才被设定下来并且上升为自己的潜在力;那种本身还不是可能存在的东西,现在通过否定变成可能存在的东西。它从自己最初的非直接存在的可能性被设定为平静的、安宁的愿望,所以它必然力求否定自己曾借以否定自己的东西并返回自己平静的存在。这只能这样进行:第一个东西由自己的绝对外化返回到自己的存在的可能性状态。这样,我们就有了某种更高级的存在的存在的可能性,即返回到自身可能性的存在,它作为更高级的东西,是一种自我支配的存在。既然无限的潜在力经过直接的存在可能性之后并未穷尽,那么,它所包含的第二个东西必定只是直接的非存在可能性。但是,直接可能存在的东西已经超出了可能性的范围,所以第二潜在力必定是直接的否定的非存在的可能性,即完全纯粹的存在,因为只有存在物才不是可能存在的东西。当然,纯粹的存在可以是潜在力,不管这显得多么矛盾,因为纯粹的存在不是现实的存在,它不像现实的存在那样,并没有从潜在力转化为行动[*a potentia ad actum*],而只是纯粹的行动[*actus purus*]。当然,它不是直接的潜在力,但是还不能由此得出

结论说,它根本不能成为潜在力。它必须被否定才得以实现;因此,它并不是在任何地方和无论如何都是潜在力,不过可以通过否定而成为潜在力。直接可能存在的东西只要仍然是潜在力,它本身就一直寓于纯粹的存在之中;它一旦超出潜在力,就从自身的存在中排斥纯粹的存在,以便自己成为存在。这样,纯粹存在的东西作为纯粹的行动[actus purus]被否定后,就成为潜在力。可见它没有任何意志自由,而不得不这样活动:重新否定自身的否定。这样它的确就有可能从行动转化为潜在力[ab actu ad potentiam],并且在自身之外实现自身。第一个东西,即无界限的存在,是一种无意愿的东西,是造物主要与之搏斗的那种物质[Hyle]。它被设定了,以便立即被第二潜在力所否定。取代无界限的存在的必定是一种做好准备的东西,它必定逐步返还为存在的可能性,然后成为自我支配的和最高级的自我意识的可能性。可见,在第一种和第二种可能性之间,存在着一系列派生的可能性和中间潜在力。它们就构成具体的世界。当在自身以外被设定的潜在力完全返还为可能性,返还为自我支配的潜在力,第二潜在力也就退出舞台,因为它只是为否定第一潜在力才存在的,它在否定第一潜在力的行为中,也把自身作为潜在力消灭了。随着克服同它相对立的东西,它也消灭了自己。事情不能到此为止,如果说存在于存在中的应当是完成的东西,那么,必须设定第三种东西来取代被第二潜在力完全克服的存在,第二潜在力把自己的权力完全转交给这个第三者。后者既不能是纯粹的存在的可能性,也不能是纯粹的成为存在的存在,而只能是这样一种东西:在存在中它是存在的可能性,而在存在的可能性中它是存在;这是潜在力和存在的被设定为同一性的矛盾,是在两者之间自由活动的东西,即精神,也就是存在的永不枯竭的源泉,这个源泉是完全自由的,它在存在中不会中

止其为潜在力。这个潜在力不能直接起作用,只有通过第二潜在力才能实现。既然第二者在第一者和第三者之间起中介作用,那么第三者便是由被第二者克服了的第一者所设定的。这个在存在中仍然未被克服的第三个东西,被设定为精神,是可能存在的东西,是起完成作用的东西,所以它一进入存在便有了完成的存在。在自我支配的可能性中,在精神中,自然界臻于完善。这后一种可能性也可以听命于某种新的、有意识地产生的运动,并且这样就在自然界之上为自己创建一个新的精神世界。这种可能性也必然由科学所穷尽,因此,科学就成为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

通过这个过程,一切在思维中非内在的东西,转化为存在的东西,都被排除了,剩下的是无须再转化为存在的潜在力,这个潜在力不再在自身之外具有存在,它的存在的可能性就是它的存在;那个不再从属于存在而是成为居于自身真实性之中的存在的本质,就是所谓最高本质。因此,高级思维规律就实现了:潜在力和行动共存于同一本质内,思维现在仍处于自身那里,因而是自由的思维,它不再从属于不可遏制的、必然的运动。这里就达到了开初的愿望所期盼的东西,即自我支配的概念(因为概念和潜在力是同一的),这个概念因为按其特性来说是惟一的概念,所以有一个独特的名称,并且因为它是开初的愿望所期盼的东西,所以叫做观念。谁在思维中不想顾及结果,谁的哲学意识不到自己的目的,谁就像一个乱涂乱抹、根本不管工作效果的画家。

这就是谢林向我们介绍的他的否定哲学的内容,这个介绍使我们足以看出他的思维方式的幻想性和缺乏逻辑性。他在纯思维的范围内连片刻也走不下去。每一瞬间都有最难以置信、最离奇古怪的幻影挡住他的去路,以致他那拉着思想之车的骏马竟吓得直立起来,

他本人则放弃目的,追逐那些模糊不清的幻影。一眼就可看出,他的三种潜在力如果简化成赤裸裸的思想内容,不外是以否定为途径的黑格尔式发展过程的三个因素,只不过它们彼此被割裂了,固定化在分裂状态中,并被“意识到自己的目的的哲学”驱使去适应这个目的而已。可悲的是,谢林把思想从它至高无上的纯以太状态贬低到感性的表象的领域,从它头上摘掉赤金皇冠,戴上金纸皇冠,让它陶醉在不寻常的浪漫气氛中,晕头转向地成为街头孩子们的笑柄。这些所谓的潜在力完全不再是思想,这是一些模糊不清的幻象,在这些幻象中三个神的实体的轮廓已经透过神秘地笼罩着这些形象的云幔清楚地显露出来。的确,它们已经具有一定的自我意识了:第一个“趋向”存在,第二个“趋向”非存在,第三个“自由地活动于”两者之间。它们“相互让位”,它们各有不同的“位置”,它们相互“排斥”,它们进行“抵抗”,它们相互搏斗,它们“力求否定自己”,它们“起作用”,它们“追求”,等等。这种思想向感性的奇异转化,又是由于误解了黑格尔的逻辑学而产生的。那个强有力的辩证法,那个内在的动力,似乎仿佛觉得自己对思想观念的各个规定的不完善和片面性负有责任,便推动它们不断走向新的发展和复兴,直到它们作为具有永世不衰的、纯洁无瑕的雄伟形象的绝对观念最后一次从否定的坟墓中复生,——谢林只能把这种强有力的辩证法理解为各个范畴的自我意识,而实际上它是普遍的东西的自我意识、思维的自我意识、观念的自我意识。他想把充满激情的语言提高为绝对科学的语言,而事先又不采用惟一适用于表达纯粹思想的语言向我们表叙纯粹思想。另一方面,他无法理解完全抽象的存在观念。他经常把存在和存在物这两个规定当作同义词使用,这就是证明。对他来说,存在只有作为物质、作为 Hyle、作为一堆杂乱的东西才是可思议的。而且现在已

经有了好几种这样的物质：“无界限的存在”、“做好准备的存在”、“纯粹的存在”、“逻辑上的存在”、“现实的存在”、“平静的存在”，下面还将碰到“不可追溯的存在”以及“对立的存在”。有趣的是看一看这些不同的存在怎样互相冲突，互相排斥，而潜在力面临的惟一抉择是：或者消失在这堆杂乱的東西里，或者保持其空虚的幻影。大概不会有人对我说，这不过是形象化的说法而已；相反，把观念的每个规定不是理解为人性就是理解为物质，这种诺斯替教式的和东方式的荒诞思维是整个过程的基础。取消这种看问题的方法，一切也就完了。就连基本范畴——潜在力和行动——也是在某种混乱时期产生的，而黑格尔从逻辑学中清除这些含糊不清的规定，是完全正确的。谢林则完全是乱上加乱，他随心所欲地交替使用这种对立性来代替黑格尔的下述规定：自在的存在和自为的存在、观念性和实在性、力和力的表现、可能性和现实性。尽管如此，潜在力还是一种单独的、感性的和超感性的本质。但是，谢林赋予本质的主要含义是可能性的含义，于是，我们就有了建立在可能性基础之上的哲学。从这里来看，谢林有权把自己的理性科学称为“什么也不排除的”科学，因为一切归根到底都是可能的。但是问题在于，思想是通过其实现自身的内部力量来证明自己是可靠的。德国人将感谢这样一种哲学，它拖着他们沿着崎岖不平的道路，去穿越可能性这个无比寂寞的撒哈拉大沙漠，但是又不给他们任何实在的东西充饥解渴，并且带领他们奔向的目标无非是这种哲学所说的理性也进入不了现实世界的地方。

让我们不辞劳苦走上这条穿越虚无之路吧。谢林说：本质是对概念而言，存在是对认识而言。正像前面说过的，理性是认识的无限潜在力，其内容是存在的无限潜在力。但是现在他突然开始借助于认识的潜在力来当真认识存在的无限潜在力。他能做到这点吗？不

能。认识是一种行动,行动同行动相适应,“存在同认识相适应”,因此,实在的、现实的存在同上述实在的认识相适应。这样,理性就得违背意愿,不得不认识现实的存在;而且不管我们如何千方百计地想留在可能性的海洋里,都会被立即抛到可恨的现实性的沙滩上去。

但是,有人提出异议,认为存在的潜在力只有在它转化之后才被认识,当然,这种转化是逻辑上的转化。可是,谢林本人甚至说,逻辑上的存在和存在的潜在力是同一的,概念和潜在力是同一的。因此,如果认识的潜在力真正转化为行动,那么,存在的潜在力就不会满足于某种骗人的、虚构的转化。存在的潜在力如果不能真正转化,它就仍然是潜在力,因而就不能被理性认识,所以它就不是“理性的必要内容”,而恰恰是一种绝对非理性的东西。

或许,谢林不想把理性针对自己的内容所进行的活动叫做认识,而是也许叫做理解?如果是这样,理性就必然成为理解的无限潜在力,因为理性在自己的科学中决不会达到认识。

一方面,谢林把实存从理性中排除出去,而另一方面,他又把实存同认识一并纳入理性。对谢林来说,认识是概念和实存的统一,是逻辑和经验的统一。总之,无论我们往哪里看,都发生矛盾。怎么会是这样的呢?

理性果真是认识的无限潜在力吗?眼睛是视觉的潜在力吗?眼睛,甚至闭着的眼睛,总是能看见东西的,即使当它感到什么也看不见的时候,它仍然看见黑暗。只有患病的眼睛,即可以治好的失明的眼睛,才是视觉的潜在力,但不是行动,同样,只有不成熟的或暂时混乱的理性才仅仅是认识的潜在力。但是,把理性理解为潜在力,是不是那么近乎情理呢?它确实是潜在力,而不单单是可能性,而且是一种绝对的力,是认识的必然性。但是后者必须表现出来,必须去认

识。潜在力同行动的分离,力同力的表现的分离,仅仅属于有限性,而在无限的东西中,潜在力本身同它的行动是一致的,力同力的表现是一致的。因为无限的东西不容许自身内部有矛盾。如果理性是无限的潜在力,那么,由于这种无限性,理性也就是无限的行动。否则只好把潜在力本身也理解为有限的东西。这种情况在无拘束的意识中早就有了。停留在认识的潜在力上的理性,叫做非理性。只有真正通过认识证实自己的理性,才是理性;只有能看见东西的眼睛才是真正的眼睛。也就是说,在这里立即可以看到,潜在力和行动之间的对立是可以解决的对立,归根到底是微不足道的对立,而这种解决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对谢林无法越过这个对立的局限性的胜利,因为谢林甚至在潜在力和行动在观念中应当相重合的地方,也仅仅是说出这一点,而对于两个规定的互相融合,则没有作什么说明。

但是,如果谢林说,理性就是理解,并且由于理解力就是潜在力,所以理性便是认识的潜在力,这种潜在力只有找到某种可供认识的实在时,才成为现实的认识;如果他又说,在研究存在的潜在力的纯理性科学中,则相反理性总是停留于认识的潜在力内部,而且仅仅去理解,——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撇开上面有关潜在力和行动的论述不谈,也没有人会否认,认识的潜在力的目的就是真正转化为认识,做不到这一点,认识的潜在力就什么也不是。这就表明,纯理性科学的内容是一个空心的、空洞的、无用的内容,而理性在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真正认识了自己的目的时,就成为非理性。如果谢林承认理性的本质就是非理性,那么,我自然也就再没有什么要说的了。

可见,谢林一开始谈到自己的潜在力、转化和适应性时一下子就搁了浅,结果为了避开他一心想摆脱的逻辑的存在和现实的存在混乱,就不得不承认一条跟他本人的思路完全不同的思路。让我们

往下谈吧。

这样,理性应当去理解一切现实存在的内容,并且对这种存在处于一种先验的地位;它不能证明某种东西是存在着的,只能在某种东西存在着时证明这种东西必定具备如此这般的性质——这同黑格尔的论断是对立的,黑格尔认为,随同思想又有实在的实存。但是这类提法又是极其混乱的。无论是黑格尔还是别的什么人,都没有想过要证实某种事物的实存而无须有经验的前提;他证实的只是实存的东西的必然性。谢林,如同他先前抽象地理解潜在力和行动一样,在这里同样是抽象地理解理性,于是只好走向这样的结论:为理性指定一个完全脱离任何其他实存的、先于世界的实存。现代哲学的结论在谢林的早期哲学中至少作为前提就已经有了,只有费尔巴哈才使我们对它有了透彻的认识;这种结论是:理性只有作为精神才能存在,精神则只能在自然界内部并且和自然界一起存在,而不是比如脱离整个自然界,天知道在什么地方与世隔绝地生存着。这一点连谢林也是承认的,他宣称个人不死的目的不是使精神从自然界解脱出来,而只是使这二者取得适当的平衡;他在进一步谈到基督的时候还说,基督没有消融在宇宙中,而是作为人升坐在上帝的右边。(那么其余两位神想必是消融在宇宙中了?)但是,如果理性是存在的,那么,理性本身的实存就证明了自然界的实存。于是就有这样的必然性:存在的潜在力必然立即转化为存在的行动。或者,让我们采用一个无须借助费尔巴哈和黑格尔也能理解的十分流行的说法:如果把任何实存都撇开,那么也就根本谈不上实存了。但是如果我们以某个实存的东西为出发点,那我们无疑可以从这个东西再转到其他事物上去,并且如果全部推理都是正确的,那么这些事物也必然是存在着的。如果前提的实存被承认了,那么,结论的实存也就不言而喻

了。现在,任何哲学的基础都是理性的实存。这种实存被理性的活动所证实(我思故我在^①)。因此,如果把理性当作实存的东西而由它出发,它的一切结论的实存也就随之而来了。理性的实存是一个前提,这一点还没有一个哲学家否认过。如果谢林不愿意承认这个前提,那就请他根本别谈哲学吧。黑格尔无疑能证明自然界的实存,即从理性的定在中得出的自然界实存的必然结果。但是,谢林这个信奉思维的某种抽象而空洞的内在性的人却忘记了,他的全部活动自然都是以理性的实存为基础的。他提出一个可笑的要求,让现实的理性具有非现实的、仅仅是逻辑的结果;让现实的苹果树仅仅结出逻辑的、潜在的苹果。这种苹果树人们习惯称为不结果实的苹果树。而谢林会说:这是苹果树的无限潜在力。

因此,如果说,黑格尔的范畴不仅被称为据以创造这个世界的事物的模本,而且也被称为产生这些事物的创造力,那么,这只不过意味着这些范畴表达了世界的思想内容和它们的从理性的定在中得出的必然结论。谢林则不然,他的确认为理性是一种在世界机体之外也能存在的东西,认为理性的真正王国属于空心的、空洞的抽象,属于“创世前的洪荒时代”,然而幸运的是,这样的洪荒时代从来不存在,何况理性更不可能在那时表现出来或者甚至体验到安乐的感觉。但是在这里可以看到两极是怎样相逢的;谢林不能理解具体的思想,他把具体思想驱入最令人眩晕的抽象领域,而在他面前抽象又立刻表现为感性形象,因此,正是抽象同表象的这种混乱构成了谢林的烦琐而又神秘的思维方式的特征。

如果我们再来看看“否定哲学”的内容演变,我们就又得到一些

^① 见笛卡儿《哲学原理》。——编者注

能证明我们上述观点的新证据。存在的潜在力是基础。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歪曲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潜在力可以随心所欲地转化或者不转化。这样,在理性的曲颈瓶里,从中性的潜在力可以分离出两种化学成分:存在和非存在。如果一般说来可以使混乱的潜在力回复为健全的理性,那么这会发生在这样的地方,在那里会有某种辩证的因素显露出来,而谢林看来也会预感到,潜在力的实质就是转化的必然性,而潜在力只是从现实性的行动中才能抽象出来。可是并非如此,他在片面的抽象里越陷越深。他曾让潜在力试着进行一次转化,而且有了重大的发现:潜在力在这次转化后失去了本来也可以不转化的可能性。同时,他发现在潜在力中还有第三种东西,即这样一种可能性:无论转化或不转化都不去做,而是自由活动于存在和非存在之间。这三种可能性,或者说三种潜在力,应当包括任何合乎理性的内容、任何可能的存在。

成为存在的可能性变为现实的存在。这就否定了第二种可能性,即也可以不成为存在的可能性。后者是否企图恢复自己呢?它怎样能够做到这一点呢?要知道,它遭到的不单单是黑格尔所说的否定;它完全被消灭了,化为乌有,成了只有在可能性哲学中才能碰到的彻底的非存在。这种被磨碎、吞噬、食尽了的可能性怎么还有力量恢复自己呢?因为被否定的不仅是第二种可能性,甚至还有原初潜在力,即主词,——第二种可能性是它的简单宾词——所以,企图恢复自己的应当不是第二种可能性,而恰恰是原初潜在力。但是这不可能不是它的意图,——按照谢林的观察问题的方式,——因为它事先就应当知道,这种潜在力要成为行动,就得把自己作为潜在力来否定。这种恢复一般只有在人而不是范畴把自己否定的场合下才能发生。只有极端的误解,只有肆意歪曲才会如此荒谬地曲解在这里显

然被作为基础使用的黑格尔的辩证法原则。从下面也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整个过程是多么不合乎辩证法：如果潜在力内的两个方面力量相等，那么，没有外来的推动，它决不会作出抉择去实行转化，而是会保持原来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整个过程当然不会发生，谢林也就会不知所措，不知该从哪里去取得世界、精神以及基督的三位一体的原型。因此，我们看不出整个这一套东西有什么必然性，弄不清潜在力为什么要抛弃自己美好的潜在的安宁状态，去从属于存在，等等，并且整个过程自始就是建立在随意性的基础上的。如果说这是在“必然的”思维中发生的，那么，在“自由的”思维中又会出现什么东西，就可想而知了！但事情就是如此，这个转化必然还是随意的，否则，谢林就会承认世界的必然性，而这又同他的实证论不适应。可是，这又一次证明潜在力只有作为行动时，才是潜在力，而没有行动，潜在力就是空心的、空洞的幻影，连谢林本人对它也不会满意，因为空洞的潜在力不会向他提供任何内容；内容只在潜在力变为行动时才会出现，所以他无可奈何地只得承认潜在力和行动的对立是站不住脚的。

我们现在反过来再谈一下第二潜在力，谢林把它变成了最离奇的东西。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第二潜在力遭到否定、化为乌有的情况。谢林现在继续说：由于第一潜在力是可能存在的东西，所以第二潜在力是它的对立面，是一切，惟独不是可能存在的东西，因而是纯粹的存在物，纯粹的行动[*actus purus*]！然而行动本应当也包含在原初潜在力中，可它是怎样包含进去的呢？那些“排斥存在而趋向非存在”的东西等等怎样一下子就变成完全纯粹的存在呢？“纯粹的存在”同“无界限的存在”区别何在？为什么不可能存在的东西除了成为存在物以外，别无其他可能性呢？对于这些问题，我们没有得到任

何答复,反而要我们相信,第二潜在力使第一潜在力,即成为无界限的东西的潜在力回复为可能性,从而恢复自己同时又消灭自己。有谁能懂啊!接下去又说,这个回复过程的各阶段又固定为自然界的各阶段。自然界是怎样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呢?谁也不懂。例如,为什么无界限的存在是物质[Hyle]?因为谢林一开始就想到了这个他曾经探索过的 Hyle,否则,这个存在本来也可以有任何别的东西作为感性内容或精神内容。还有,为什么应当把自然界的各个阶段理解为潜在力,这也是不清楚的。按照这个论点,自然界中最无生气的无机物应当是最有资格的存在物,而有机物反而是在较大程度上可能存在的东西。但是只能把这看做是失去了任何思想内容的神秘形象。

谢林没有把第三潜在力即精神——因为我们看到谢林对它早就在进行探索——理解为被第二潜在力克服了的第一潜在力的、在其内部同时发生某种质变的最高的量的阶段,所以他又不知所措,不知该从哪里去汲取这种潜在力。“科学正在寻找某个第三者。”“在这里现在不能停滞不前。”“应当设定某个第三者以替代被第二潜在力所克服的存在。”这就是谢林借以召唤精神的魔法咒语。我们现在学会了怎样去形成这个以自然发生[*generatio primitiva*]方式产生的精神。如果我们注意到自然界,当然就会明白,根据已有的前提,应当把精神理解为实行自我支配的存在可能性(而不是单纯的可能性),而这当然是够糟的了。但是如果我们抛开这个未来的、可能永远不出现的自然界,如果我们始终停留在纯粹的潜在力的范围内,那么,不管怎样努力,我们决看不出第一潜在力在被第二潜在力送还为存在的可能性以后怎么会不是成为原初潜在力而成为别的什么东西。谢林可能已预感到黑格尔的贯穿于否定和对立之中的中介的深奥意

义,但又不能加以模仿。他看到的是两个互不相干的事物,其中一个排斥另一个,尔后这第二个重新夺回自己的位置,并把第一个挤到原来的位置上去。在这个过程中,不可能产生某种不同于原初状态的东西。而且,如果第一个很强大,足以排斥第二个,那么,第二个从哪里突然来了力量在经过一场失败的防御后还能转入进攻并将第一个赶走?我根本不想谈论对精神所作的这个不成功的规定,这个规定反驳了自己,也反驳了以这个规定为结果的整个过程。

因此,如果谢林在把精神看做最后的东西,认定精神囊括一切之后,没有答应向我们提供另一个理智世界,即其最后环节被他称之为观念的世界,那么我们本来能顺利地穿过这个所谓的发展过程的终点,而且可以立刻转到别的问题上去了。谢林在获得具体的自然界和活生生的精神以后,又通过什么方式获得抽象的观念(而在这种情况下,观念当然只能是抽象的),确实令人不解,而且谢林本应当加以说明,因为他否定黑格尔的观念对上述观念所持的态度。他走到这一步,既由于他非常想在哲学的末尾断然获得一个绝对的东西,也由于他不了解黑格尔实际上是怎样取得绝对的东西的。绝对的东西就是自我认识的精神——而这也可能就是谢林的想法,——但是按照谢林的看法,这种精神在否定哲学的末尾应是先决条件。然而这又是一个矛盾。一方面,否定哲学不能包括历史,因为这一哲学与现实性无关;另一方面,否定哲学是精神哲学,而世界历史哲学是精神哲学的皇冠;甚至否定科学的任务也应是“彻底弄清某种有意识地进行的过程的最后可能性”(而这种过程只能是历史)。现在事情会是怎样的呢?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即:谢林如果有历史哲学,那么,自我认识的精神对他来说就不是假设,而是结果。但是自我认识的精神还远远不是人格化的上帝这一概念,而谢林却把它和观念等同起来。

完成这些以后,谢林声称,40年前他就下工夫要从其各种联系上建立上面提到的这门科学。同一哲学只不过期望成为这种否定哲学而已。它缓慢地、逐步地超越了费希特,这至少部分地是有意的;“他本想避免任何急剧的转化,保持哲学发展的连续性,甚至期盼有朝一日也许能把费希特本人吸引到自己这边来,并为此而扬扬自得”。想必我们既不知道黑格尔的上述见解,也不知道谢林原来毫无自知之明。在同一哲学中囊括了全部实证内容的主体,现在被宣布为潜在力。就在这种同一哲学中,自然界的各个阶段同更高级的阶段相比,都是相对的存在物,而更高级的阶段本身又是可能存在的东西,并且同它本身的更高级的阶段相比,仍是相对的存在物,因此在同一哲学中叫做主体和客体的东西,在这里叫做可能存在的东西和存在物,直到最后,得出的东西不再是相对存在物,而是绝对的“超存在物”,同一性,不再是单纯的无差别性,即思维和存在、潜在力和行动、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单纯的无差别性。可是,同一哲学中的这一切被说成是“纯理性科学的前提”,而最大的误解是,把这一切统统理解为不只是纯粹逻辑的而且也是现实的过程,并且以为,同一哲学就是从本身真实的原则中推论出所有继之而来的东西的真实性。不可能再自我外化的东西即存在,只有当它达到这种哲学的目的时,才能保持绝顶光辉,俯视着自然界和精神这个它已升坐其上的宝座。尽管这一切显得很崇高,却无非是想像的形象,只有完全颠倒过来,才能被转化为现实的过程。

对同一哲学的这一叙述是否符合谢林现今的观点?谢林在40年前是否也像现在一样并不在乎自己的思想的现实性?不再保持高贵的沉默,而是讲两句话——这是容易办到的——来澄清“最大的误解”,这样是否更好些?这些问题我们暂且搁在一旁。我们想立即转

来谈谈那个把谢林“从他占据的位子上”挤走的人，而谢林迄今还未“能再去否定把他自己否定了的东西”。

谢林说，当几乎所有的人都错误地、肤浅地理解同一哲学的时候，黑格尔拯救了这个哲学的基本思想，并且始终承认这一思想，这一点可以由他的《哲学史讲演录》来证实。黑格尔的错误就在于他把同一哲学看做是绝对哲学，不承认有超越这一哲学之外的事物存在。同一哲学的界限是存在的可能性，黑格尔超越了这个界限并把存在纳入它的领域。他的基本错误是想把这一哲学变成一种实存体系。他认为，同一哲学不仅就本质而言，而且就实存而言，都以绝对作为自己的对象。由于他把实存引进自己的体系，就离开了纯理性发展的范围。可见，当他从纯粹的存在开始他的科学并因而否定实存的第一性[prius]时，他是首尾一贯的。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只是在非内在的东西中是内在的，因为存在是思维中非内在的东西。此后，他断言，应在逻辑中证实绝对。可见，绝对在他那里出现两次：一次在逻辑的末尾，这一规定正如在同一哲学的末尾的情形一样；另一次在整个过程的末尾。这就表明，逻辑不能作为发展的第一部分首先加以说明，而应当贯穿于整个过程。黑格尔把逻辑规定为主观的科学，思维在这门科学中始终只在自身之中并且和自身同在，在任何现实之前和之外。但是它仍然应以现实的、实在的观念作为自己的终点。虽然同一哲学是在自然界中迈出第一步，黑格尔却把自然界从逻辑中抛出去，从而宣称自然界是非逻辑的。黑格尔逻辑的抽象概念并不处在哲学的开端；只有当意识把整个自然界纳入自身之中时，它们才能出现，因为它们只是自然界的抽象。所以，在黑格尔那里谈不上客观的逻辑，因为自然界即客体开始的地方，恰恰就是逻辑结束的地方。因此在逻辑中，观念处于生成过程中，但仅仅是在哲学家的思想

中；它的客体生命只在它达到意识的地方才开始。不过，它在逻辑的末尾已经是现实存在的东西，所以不能再借助它继续前进了。因为观念作为绝对的主体—客体，作为观念的一实在的东西，是自身内部完成的东西，不能再继续前进了。在这种情况下，它怎么可能再转化为别的东西，转化为自然界呢？这就已经表明，在纯理性科学中，谈不上现实实存的自然界。一切同现实的实存有关的东西，恰恰应当留待实证哲学去考察。

这段说明的错误主要在于天真地以为，黑格尔似乎没有超越谢林的观点，而且也误解了谢林的观点。我们看到，谢林尽管作了最大的努力，仍然不能超越实存的范围，因此对于下面这种情况根本无须加以申辩：黑格尔并未提出抽象观念性这种要求。如果谢林还要坚持纯粹的潜在力，那么，他本身的实存势必会向他证明，潜在力已经被超越，因而纯逻辑的存在的全部结果现在已经转入实在的东西的领域，于是“绝对”就是实存的了。那么他还想用实证哲学提供些什么呢？如果说从逻辑世界得出逻辑的绝对，那么，从实存世界也可以得出实存的绝对。但是，谢林不可能满足这一点，而是还要接受实证的信仰哲学，这就表明经验的、世界之外的绝对的实存同一切理性是多么矛盾，而且谢林本人又是多么强烈地感到了这一点。由于谢林想把黑格尔的观念，即较之同一哲学的绝对不知高出多少的观念——这个观念正是这种绝对不过声称要成为的那种东西——贬低到他自己观点的低水平，所以，他也就不可能懂得观念同自然界与精神的关系。谢林又一次把观念看做世界之外的本质，看做人格化的上帝，这是黑格尔连想都没有想过的。黑格尔认为观念的实在性不外是自然界和精神。因此，在黑格尔那里，并没有两次出现绝对。在逻辑的末尾，观念是作为观念的一实在的东西出现的，但正因为如此，

它立刻就表现为自然界。如果把它仅仅说成是观念,那它只是理想的,只在逻辑上存在。观念的一实在的、在自身中完成的绝对,正是自然界和精神在观念中的统一。谢林则仍然把绝对看做绝对主体,因为它的内容虽然充满客观性,但毕竟是主体,不会成为客体,也就是说,对他说来,绝对只有以人格化的上帝这一表象出现时才是实在的。他应当把上帝完全撇开,只抓住与人格化无关的纯粹的思维规定。所以,在自然界和精神之外,绝对并不是实在的。否则,前二者都是多余的。因此,在逻辑中,如果曾涉及观念的理想规定,把这些规定看做在自然界和精神中是实在的,那么,现在涉及的是这种实在性本身,是要证明这些规定处在实存中,而这种证明既是哲学的最后检验,同时又是哲学的最高阶段。由此可见,从逻辑中走出来,进一步向前发展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正是这种发展通过自我意识的无限精神又重新回到观念上来。这就表明谢林的下述论断是站不住脚的。他说黑格尔宣称自然界是非逻辑的(顺便说一下,谢林也曾宣称整个宇宙是非逻辑的),他的逻辑,即思想的必然的、自动的发展,是“主观的科学,而客观的逻辑根本不可能发生,因为后者是自然哲学,而自然哲学已被逐出逻辑之外”。仿佛科学的客观性就在于它考察外部客体本身!如果谢林把逻辑称为主观的,那么,他就没有任何理由不把自然哲学也称为主观的,因为同一个主体既在逻辑中思维着,也在自然哲学中思维着,而且这同所考察的内容毫不相干。可是黑格尔的客观的逻辑没有发展出思想,它让思想自己发展,在这里,思维着的主体不过是一个纯属偶然的观众。

接着,谢林在谈到精神哲学时说的话,反映了他个人的癖好和偏见同黑格尔的哲学之间的矛盾。黑格尔体系的宗教哲学方面使他有理由揭示青年黑格尔学派早已发现并认可的前提和结论之间的矛

盾。他说得十分正确：这一哲学想成为基督教哲学，虽然没有什么东西迫使它这样做；如果它停留在理性科学的最初阶段，那么它本身就会具有真理了。——随后，他在结束自己的评论时承认了黑格尔的见解，即艺术、宗教和哲学是达到绝对的最终形式。只不过，既然宗教和艺术超越了纯理性科学的范围，那么，哲学本身也应当如此，应当成为与现今的哲学不同的第二哲学。他把这看做就是黑格尔见解的辩证因素。但是，黑格尔在什么地方讲过这些呢？他在《现象学》的结尾曾打算把全部逻辑作为第二哲学来论述。但是现象学——这恰好明显地反驳了谢林的理解——并不是一门纯理性科学，而只是通往理性科学的道路，即把经验的东西、感性意识提高到纯理性科学的立足点上来。不是逻辑意识，而是现象学意识会找到这三种最终的“确保绝对的超存在物的实存的可能性”。逻辑的、自由意识看见的则完全是另一些事物，不过对这些事物我们暂时还不必去过问，——这种意识在自身中已经有绝对了。

因此，公开声明同纯理性一刀两断，也许是困难的一步。自从有经院哲学家以来，谢林是敢于迈出这一步的第一人；雅科比之流不能算在内，因为他们只能代表他们那个时代的某些方面，不能代表整个时代。近500年来，一位科学英雄第一次出现了，并宣布科学是信仰的奴仆。他这样做了，并且后果落到他的头上。我们只能感到高兴：正是一个体现了自己时代的人而不是别人，在自己身上使他所处的那个世纪达到了自我意识，并且这个人也被谢林宣布为理性科学的最伟大的代表。让所有相信理性万能的人记住论敌的这个证词吧。

谢林是这样描绘实证哲学的：实证哲学完全独立于否定哲学之外，不能把否定哲学的末尾当作某种实存的东西而以此为自己的开端，而应当由自己来证明实存。否定哲学的末尾在实证哲学中不是

本原而是课题。实证哲学的开端全然是绝对的。这两种体系之间从来不存在统一,而且,无论是把二者之一压抑下去,还是将二者混合起来,都不能达到这种统一。可以证明,这两种哲学从来就是相互斗争的。(由此就有了从苏格拉底开始到康德为止的证明经验论和先验论是截然分开的尝试。我们不得不抛开这一尝试,因为它始终毫无结果。)但是,实证哲学并不是纯粹的经验论,至少不是那种以内在的神秘主义的神智学的经验为基础的经验论;实证哲学把既不包含在纯粹思维中又不在经验中出现的東西作为自己的本原,从而把超越任何经验和任何思维范围的并且先于这二者出现的某种绝对超验的东西作为自己的本原。因此,开端不应当是相对的第一性的东西 [Prius], 就像在潜在力还要完成转化的纯粹思维中那样,而应当是绝对的第一性的东西 [Prius], 因而不是从概念进到存在,而是从存在进到概念。这种转化并不像前一个转化那样是必然的,而是克服存在的自由行动的结果,这种行动是根据经验 [a posteriori] 证明的。如果说,世界是否存在,世界同否定哲学的结构是否相一致,对于以逻辑的前后一致性为依据的否定哲学来说,是无关紧要的,那么,实证哲学就会通过自由思维而前进,并且必然在可与之并行不悖的经验中证实自己。如果否定哲学是纯粹的先验论,那么,实证哲学就是先验的经验论。因为在实证哲学中是以自由的即有愿望的思维为前提的,所以这种哲学的证据只是对有愿望者和“智者”才存在;人们不仅应当理解这些证据,而且也应当有感觉它们的力的愿望。如果在经验的对象的前提下也有启示,那么这种启示也像属于自然界和人类一样属于实证哲学;因此,启示对于实证哲学的权威同对所有其他东西的权威并没有什么不同;例如,对于天文学来说,行星的运动当然具有权威,因为天文学的计算必须同行星的运动相符合。如果说,

没有启示在先,哲学就不会得出这种结果,这当然有几分道理,但是,现在哲学也能独自得出自己的结论;同样,有些人用望远镜发现了小恒星,以后也就能用肉眼找到它们,因而不依赖望远镜了。哲学也应当包括基督教,因为基督教同自然界和精神一样也是一种现实性。但是,使纯逻辑哲学超越本身界限的不单单是启示,而且还有这种哲学的内在必然性。否定哲学把一切引导到单纯的可知性,然后把它们转给其他科学,只有某种最终的东西是它无法引导到这一点上来的,然而,这种东西正是最值得认识的东西。因此,否定哲学必须把这种东西重新纳入某种新哲学,而这种新哲学的任务就在于证明这种“最终的东西”是实存的东西。可见,否定哲学只是由于它同实证哲学发生关系才成为一门哲学。如果否定哲学是孤立的,那么,它就不会有任何实在的结果,理性也就成了毫无意义的东西,而在实证哲学中理性是胜利者;在否定哲学中躬身屈就的理性在实证哲学中重新挺起了胸膛。

我确实没有必要再说些什么来讲解谢林的这些论点,它们本身就作了说明。但是我们把这些论点同谢林最初许下的诺言作一番比较,就可以看出真是大相径庭!说什么要使哲学革命化,要把近年来使否定告终的学说发展下去,信仰和知识即将和解,但是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是一种不论在自身中还是在任何其他已经被证实的事物中都缺乏基础的学说。这种学说时而以摆脱了任何逻辑必然性的、因而是随心所欲的、毫无意义的思维为依据,时而又以其真实性正受到怀疑、其论点遭到批驳的东西,以启示为依据。说什么为了根治怀疑必须抛弃一切怀疑,多么天真的要求!还说:“真的,要是你们不信,那就爱莫能助喽!”谢林到柏林来究竟想干什么?他如果不是把他的实证哲学的珍宝,而是把对施特劳斯的《耶稣传》、费尔巴哈的

《基督教的本质》等等的批驳带来,那他还可以搞出点名堂来。可是黑格尔主义者仍然宁肯待在众所周知的“死胡同”里,也不愿听凭谢林“任意摆布”,而实证神学家们也宁肯一如既往从启示出发而不是往启示中加点什么东西。针对这种情况,他从新年开始,逐日反复承认,他既不想提供基督教的论据,也不想提供思辨的教义,而只想在阐释基督教方面作一点贡献。至于否定哲学超越本身范围的必然性,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那也是不重要的。如果从潜在力转化为行动[a potentia ad actum]的假设不可避免地导致完全以这一假设为转移的逻辑上的上帝,那么为经验所证明的现实的转化也应当导致现实的上帝,而实证科学就是多余的了。

谢林是从本体论有关上帝存在的论据出发,主张向实证哲学转化。上帝不可能是偶然存在的,因而,“如果他存在”,他就是必然存在的。对三段论法的缺项所增补的这个中间命题是完全正确的。由此可见,上帝只能是自在的和自身之前的存在物(不是自为的;谢林对黑格尔感到十分恼火,认为他自己必须对黑格尔的有悖语言规范用语予以谴责并加以改进),即上帝存在于自身之前,存在于自己的神性之前。可见,他完全是在任何思维之前的、盲目的存在物。但是,既然他是否存在都令人怀疑,那我们就应当从盲目的存在物出发,看看我们是否由此也许能得出上帝这一概念。因此,如果说在任何存在之前的思维是否定哲学的本原,那么,在任何思维之前的存在就是实证哲学的本原。这种盲目的存在是必然的存在。可是上帝不是这种存在,而是必然的“必然存在物”;只有必然的存在才是最高本质的存在的可能性。而这种盲目的存在物是无须论证的,因为它是在任何思维之前。因此,实证哲学把完全无概念的东西作为自己的出发点,以便根据经验[a posteriori]把这种东西,如上帝,变为概念上

的东西和内在的理性内容。理性只有在这里才逃脱必然的思维的支配,成为自由的。

这种“盲目的存在物”是 Hyle, 是早期哲学的永恒物质。说这种物质发展为上帝, 这至少是某种新提法。在这之前, 这种物质始终是同上帝相对立的二元论本原。不过对实证哲学的内容, 我们还得作进一步考察。

这种盲目的存在物, 也可以称为“不可追溯的存在”, 是实存的纯粹行动 [purus actus], 是本质和存在的同一 (指把上帝叫做 [自我本质] Aseität^①)。看来, 这种东西不能成为某种过程的基础, 因为它没有任何动力, 而动力只包含在潜在力中。但是, 为什么认为纯粹行动 [actus purus] 没有任何可能在以后也成为潜在力呢? 在这里, 不能得出结论说, 成为存在的存在物在行动以后 [post actum] 也不会成为可能存在的东西。不可追溯的存在会有可能——没有什么东西妨碍这一点——从自身产生第二存在。盲目的存在由此成为潜在力, 因为它获得它愿望中的某种东西, 所以成为它自身的盲目的存在的主宰。如果摆脱这第二存在, 那么盲目的第一存在只能成为纯粹行动的潜在力 [potentia actus purus], 因而成为自我支配的存在 (但是这一切只是一种假设, 还有待用它的结果来证明); 第一存在只有同第二存在区别开来才能认识它自身按本性来说是某种必然的东西。盲目的存在是偶然的, 因为它不能被预见到, 它应当通过克服自己的对立面来证明自己是必然的。这是同盲目的存在相对立的存在的最后根据, 因而也是世界的最后根据。关于万物都是清楚的以及没有什么东西是隐而不露的规律, 是一切存在的最高规律。诚然, 这不是凌

① 中世纪经院哲学用语。——编者注

驾于上帝之上的规律,但正是它才使上帝有了自由,因而它本身是神一般的规律。这一伟大的宇宙规律,这一宇宙辩证法,不想留下一点什么悬而不决的东西。只有这种辩证法才能解开许多伟大的谜。是的,上帝是如此公正,以致他彻底地承认这条同他对立的原则并穷尽全部矛盾。凡是非自愿的、不可追溯的存在都是不自由的。真实的上帝是活生生的上帝,他能成为某种别的东西,只是不能成为不可追溯的存在。否则,或者只好同斯宾诺莎一起接受下述观点:一切必然发源于神的本性,而不是靠神的帮助(拙劣的泛神论);或者同意这样的说法:创世这一概念对理性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无力克服泛神论的肤浅的有神论)。这样,不可追溯的存在变成了对立的东西的潜在力,而且既然潜在性对它说来是某种不能容忍的东西,它就必然有愿望发挥作用,重新成为纯粹的行动[actus purus]。因此,第二存在应当又被第一存在否定并且转回到潜在力。这样,使自己的不可追溯的东西转化为某种存在物,从而使之脱离自身并扬弃自己的整个实存,这不仅对第一潜在力来说,而且对第二潜在力也成为主宰。在这种潜在力中也包含着不可追溯的存在的原先隐藏在存在后面的本质。由于对抗而在自身中获得潜在力的纯粹的存在,现在自主地变为本质。从而,第一种可能性的主宰又包括进这样一种可能性:自我显示自身,显示自身不受必然的存在的束缚,设定自身为**精神**;因为精神是这样的东西,它拥有活动和不活动的自由,它在存在中能支配自己,当存在尚未外化时,能始终是存在物。然而,这并不是直接可能存在的东西,也不是必然存在的东西,而是**可能存在—必然存在的东西**。这三个因素对不可追溯的存在来说是本来意义上的**应当存在的东西**,因此,除了这三个因素之外,再没有别的东西,而且一切未来的东西都被排除了。

我们看到,实证哲学中的思想过程是非常“自由的”。谢林在这里并不隐讳他提出的只是假设,而假设的正确性还有待用结果即它们同启示的一致性来证明。这种自由的、有愿望的思维的后果之一就是:谢林让“不可追溯的存在”这样来行动,即仿佛它已经是有待从中发展起来的那种东西,即上帝。可是,不可追溯的存在还根本不能观看、愿望、放弃、返回。它只不过是同任何个人的东西、同自我意识恰好离得最远的物质的赤裸裸的抽象。任何推论都不能把自我意识纳入这一僵硬的范畴,除非这一范畴被理解为物质,并且是经过自然界向精神发展的,就像否定哲学中的“无界限的存在”一样,而这种存在同自我意识的区别仅仅在于不可追溯性这一空洞的规定。这种不可追溯性只能导致唯物主义,充其量导致泛神论,但是决不可能导致一神论。这里也证实了居维叶的话:“谢林用比喻代替证明,他不是阐发概念,而是根据需要改变形象和寓意。”^①而且,至少到目前为止,在哲学中还没有遇到过要借助下述说法来拒绝任何进步的阐述:“没有任何根据说这件事不会发生,从逻辑上无从证明这件事是不可能的”,等等。通过这种途径从“不可追溯的存在”中也可以发展出中国宗教和奥塔希提^②宗教,而且这样的宗教也可以通过下述途径来证明自己是合适的:它是一个事实,正如基督教一样。至于新发现的关于万物都是清楚的这一宇宙规律,那么,不可否认,在这里,至少只有为数很少的东西是清楚的,而很多东西仍然是隐而不露的。这里只能看到,思想的确切性淹没在幻想的黑暗深渊中。如果这一规律

① 引自若·居维叶《论地球表面的灾变》1840年巴黎—阿姆斯特丹版第53页。——编者注

② 奥塔希提是塔希提岛的旧称。——编者注

表明,万物都应当在理性面前为自己的实存进行辩护,那么,这又是黑格尔的基本思想之一,而且是谢林本人还没有应用过的思想。要使上述叙述的结论连同其中的“可能”、“必然”和“应当”等达到“万物都是清楚的”程度,也许还得徒劳无益地花费一些时间。首先要问,这三种实证的潜在力同三种否定的潜在力是什么关系?只有一点是清楚的,它们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应当存在的,但并不是可能存在的一必然存在的可能性。

谢林断言,只有这种“最具渗透力的”辩证法,才能从斯宾诺莎的真正[*actu*]必然实存的东西达到按本性来说[*natura sua*]是必然的存在物。他说他能期望的只是这一点,因为他想证明的不是神性的东西的实存,而只是实存的东西的神性(青年黑格尔哲学也正是这样做的),即真正[*actu*]永恒的存在物本身的神性。可是,究竟谁能向我们证明,什么东西是永恒存在的呢?只要我们从逻辑上推论,那么,真正[*actu*]的存在物本身只能导致物质的永恒性。不合逻辑的推理,即使已经为启示所肯定,也是毫无意义的。

“如果我们根据某种软弱无力的辩证法就想断言,上帝所以接受对立的存在的潜在力,只是为了把对自己的实存的盲目肯定转化为以否定为中介的肯定,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这样做不是为了自己,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力量;只有为了别人他才能使同他相异的存在成为所愿望的对象,上帝的本质、他的福祉就在于这种自我脱离。上帝的全部思想只存在于他自身之外,存在于万物之中。可见,这当然就是暂时消失和恢复的过程,而整个宇宙就处于这两者之间。”

滑稽的最具渗透力的辩证法在俯视自己“软弱无力的”原型时摆出不可一世的架势,这看起来是多么令人可笑!它简直不懂得这种原型,因而也就无法正确地表述它。按照谢林的说法,连黑格尔也是

借助想像来思维的；谢林让他例如按下列方式进行演绎：上帝在此。他创造世界。世界否定上帝。为什么？是否因为世界是邪恶的？根本不是，而仅仅因为世界是存在的。世界占据着整个空间，不知何处安身的上帝认为自己不得不重新否定世界。在这种情况下，上帝当然只好消灭世界。但是，否定必然来自起初是自在的存在物，表现为内在本质的展开，意识的唤醒，直到它在自己的最高级的活动中必然重新由它自己否定自己为止，从而让发展了的、自成一体的、自由的东西产生出来。对于这一深刻的认识，谢林不能理解，因为他的上帝是自由的，就是说，是随心所欲地行动的。

于是，上帝，或者说不可追溯的存在，就创造了世界或对立的存在。世界遵循的恰恰只是上帝的意志并且以上帝的意志为转移。上帝的公正不允许为了自己的复兴而一举消灭世界，因为这个对立的東西如今在一定意义上有了权利，有了不以上帝为转移的意志。因此，它逐渐地并且按照一种规定行进阶段的原则通过最后两种潜在力而返回。因此，如果说第一潜在力是产生一切运动和对立存在的原因，那么第二潜在力是由行动[*ex actu*]设定的；它在克服第一潜在力的过程中得到实现，并且作用于对立的存在，使它从属于第三潜在力，结果，对立的存在就作为三种潜在力之间的具体事物出现了。这三种潜在力现在就表现为：物质原因——由此，作用原因——借此，终极原因——因此（据此），产生出万物 [*causa materialis, ex qua, cause efficiens, per quam, causa finalis, in quam (secundum quam) omnia fiunt*]。

现在，如果不可追溯的存在是神的条件，那么，上帝本身就同创世行动一起出现，即作为存在的主宰出现，上帝有权使这些可能性变为现实或不变为现实。他始终处于全过程之外并且超越于原因的三

段式即原因的原因[causa causarum]之上。因此,为了不让世界表现为他的本质的流出,上帝要去考验潜在力相互对立的种种可能的情况,就是说让未来的世界像在某种幻境中一样从自己身旁走过。因为要做到这一点,单凭全能和全知是不够的,而这些杰作是作为造物主的幻象存在的。因此,原初潜在力,即对立的存在的**第一原因**,总是受到特殊的赞颂;它是印度的**玛娅**[Maja](与德语中的“Macht”,即潜在力,是同源的),它就像普雷内斯特的**司头生子神福图娜**¹⁵⁶一样,为刚刚出现的**东西织网**,以便推动造物主进行现实的创造。

我没有增添一个字,免得吹动这一幻象的神秘云雾。

关于上帝确实创世的问题,不能先验地[a priori]证明,这可以从上帝所容许的**惟一的**需要——**被认识的需要**得到解释,这种需要恰好是最高尚的本性所最常具有的。创世的上帝并不仅仅是一体,而是多中**的一体**,既然这个多(上面提到的那些潜在力)是**自成一体**的,那么造物主就是一切之**一体**,这就是一神论。既然他先于一切,他就不能有同自己对等的东西,因为无潜在力的存在是**根本不可能的**(!)。刚才顺便谈到的那个统一的上帝仅仅是有神论者的上帝。一神论要求统一性,没有统一性,上帝就不成其为上帝,而有神论始终坚持无限的实体这一主张。由此再进一步,主张万物皆有神,那就是泛神论;在泛神论中,万物都是神的规定。只有在一神论中,上帝才是真正的上帝、活生生的上帝,在这里,实体的统一性在潜在力中消失了,由超实体的统一性取而代之,所以上帝是不可克服的一对三。虽然有多,却没有多个上帝,上帝只有一个,上帝不会有多个。可见,同有神论相比,一神论和泛神论前进了一步,有神论是绝对在否定哲学中的最终表现。一神论是通向基督教的过渡阶段,因为一切之一体的明确表现就是三位一体。

人们努力理解这种三位一体,不管怎样理解,结果无非是三对一、一对三。如果上帝是三者的统一体,那么他只有作为第四者才能做到这一点,否则总是有三个上帝。如果只有神才是他们的统一体,那么,同样,只有人类才是所有人的统一体,并且正像只有统一的上帝一样,人也是统一的。然而,正如三不能被消灭一样,多也不能被消灭。而且一体无论如何不是从三位中产生的。隐藏在三位一体概念中的旧矛盾依旧明显存在,令人惊奇的是谢林胆敢断言这个矛盾已经得到解决。关于只有三才是一的真实的表现这种思想又是从黑格尔那里借用的,但是照例又被浅显化得毫无内容了。在黑格尔那里,三始终是上帝——如果一定要认为黑格尔的体系中有这样的上帝——的发展环节的一个次第。不过在这里却要让这三个环节作为个体并列,并且别出心裁地断言,一位的真实的个体就在于它是三位。

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有的只是一位,即圣父,因为,如果事先的存在物把以前是它本身组成部分的某种东西从自身分离出来,使它必然自我得以实现,那么,就有理由把这称为诞生。如果在这实现的过程中,对立的存在(B)确实被克服了,那么,第二潜在力同第一潜在力一样,也能支配它,因此,圣子的神性就等于圣父的神性。第三潜在力的情况也是这样,它作为摆脱了存在的本质,只有在战胜B以后才能重新变为存在,但是那时它会获得和前两种潜在力一样的荣耀和个体,并成为圣灵。由此可见,最终是三个个体而不是三个上帝,因为,存在如果是一,那么,它的荣耀也只可能是一(这就像两个斯巴达国王,由于他们的政权是一,就仿佛是一个国王!)。当诸潜在力处于紧张关系中时,我们在它们中只是把过程的自然方面(看来,“紧张关系”是否定哲学的过程)看成是世界的产生;而且只有同三位

一起才能展现神的世界以及下述过程的神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本来作为可能性而为圣父所固有的存在被交给了圣子,而圣子把它作为被克服的东西又归还给圣父。除了被交给圣子以外,它还被圣父和圣子交给了圣灵,而圣灵拥有的存在只不过是前两者共有的存在。诸潜在力的紧张关系贯穿于整个自然界,因此,任何事物都与此有一定的关系。一切产生的东西都是诸潜在力之间的第四者,而已经完全解除了这种紧张关系的人,则已经跟这些个体本身发生关系了,因为在他身上表现出的是实现过程的最后环节,潜在力在这一环节上成为现实的个体。由此可见,这一过程对于事物来说是创造的过程,对于个体来说是形成诸神世系的过程。

谢林这样借助于魔法从不可追溯的存在的无底深渊召唤出来的不仅有上帝本身,还有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圣子和圣灵,而且,圣灵确实是费了很大的劲加上去的,然后创造了一个随意制作的、随心所欲的、因而是虚无缥缈的世界,从而获得了基督教的基础。一一列举这些由谢林炮制的前后矛盾、随心所欲、武断专横、漏洞百出、东拉西扯、臆想推测、杂乱无章的言论,就不是我的本意了。如果说在必然思维中已经这样糟糕,那么,可想而知,在自由思维中有的一定是经院哲学和神秘主义的更加杂乱的东西,——这正是新谢林主义的实质。读者不能要求我有这种超人的耐性,同样,我也不能要求读者在这里有这种兴趣。至于人所共知的问题,则用不着现在才来说明。我的目的仅仅在于一般地考察思想过程,只是想说明黑格尔和谢林之间的关系同谢林所断言的恰恰相反。现在,以基督教为立足点,我们就更有可能让事实本身来讲话。首先,谢林承认自己不善于认识世界,正如他不善于认识恶一样。人有可能留在上帝身上,也有可能不留在上帝身上。他不这样做,这是他自己的自由意志问题。

因此,他把自己置于上帝的位置,而且,在一切似乎都已安排就绪的地方,又拿这一切去冒险。在谢林看来,世界同上帝分离,被丢弃给外界,因素丧失了因素的地位。圣父“似乎”从自己的位置上被排挤掉了(后来“似乎”二字被删去)。

然而,在谢林看来,现在仍不存在基督教的三位一体,圣子自身的不以圣父为转移的意志还没有显现出来。但是现在,在创世行动结束的时候,出现了某种新东西,即在人身上进行自我支配的B。是否同上帝结合为一,这要听凭人的选择。人不想结合,因而迫使最高潜在力返回潜能状态,而这种潜在力由于人的意志同圣父分离以后,才像上帝的儿子一样成为人子(这就是《新约》中表达的意思),并且拥有既是神的又是超神的存在。现在它能够跟随存在进入超神的范围并且把存在带回给上帝。现在圣父与世界疏远了。从此不再自愿地而是出于自己的不满(这是上帝愤怒的真正含意)在世界上活动。这样,圣父也并没有消灭罪恶的世界,而是像圣书所说的,为了自己的儿子保存了罪恶的世界。在他身上,即为了他,创造出万物。可见,我们在这里有了两个时代:一个是圣父时代,这时存在(世界)仍然作为潜在力寓于圣父之中,而圣子还没有自立;另一个是圣子时代,即世界时代,世界的历史就是圣子的历史。这一时代又可分为两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人完全受对立的存在、B、宇宙潜在力的支配。在这里,圣子处于否定的、灾难深重的、消极被动的状态,他暂时被排除于存在(即世界)之外,是不自由的,在人的意识之外的。这一潜在力要征服存在就只能通过自然途径来活动。这是旧立约时期,那时圣子不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而是力图按照自己的本性统治存在;这个时期的这一意义直到现在都没有被科学所理解,还没有人能够认识到它的这一意义。在《旧约》中,即在讲到救世主今日的苦难的

《以赛亚书》第53章中,最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只是随着第二潜在力的加强,随着赢得对存在的统治,才开始了第二个时期。在这个时期,潜在力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这是它在基督身上显现的时期,是启示时期。这是解开基督教之谜的钥匙;依靠这根阿莉阿德尼线“可以走出我的思路的迷宫”。——由于人的反抗,通过克服B而在创世行动中产生的那些个体又成为单纯的可能性,被挤回到潜能状态,从意识中被排除出去,成为超神的个体。这就是新过程产生的原因,这一过程发生在人的意识中,而神就从这一过程中被排除出去,因为潜在力在紧张关系中是超神的。这一使意识从属于潜在力的统治的过程,在多神教中具有神话发展的形式。启示的更深远的历史前提是神话。我们应当在神话哲学中证明神话意识中的各个潜在力,并且证明希腊秘密的宗教仪式中的有关意识。

试问,谢林断言人对上帝的自我发展有影响——因为只能这样说,——这是否符合基督教的概念?要知道,基督教的上帝从来就是完美无缺的,他的宁静丝毫不受圣子暂时的世俗生活的搅扰。总之,按照谢林的说法,创世行动是最可耻的方式结束的。“中间潜在力,即相对存在物和可能存在的东西”这种空中楼阁刚刚搭起来,三个潜在力就随时准备成为个体,这时愚蠢的人干起蠢事,于是整个精巧的建筑结构设计被毁于一旦,而潜在力照旧是潜在力。这就完全像童话中所描述的一样,咒语一念,珍宝就在霞光万道的神灵守护下从深渊中应声而出;渴望已久的珍宝已经升到深渊的边沿,但是因为匆忙中念错了一个字,神灵消失了,珍宝沉下去,无底深渊就永远把它封住了。谢林的上帝要是能把自己的事情办得聪明些,那他就不用花那么多力气,也不用为我们讲解启示哲学了。但是,谢林的神秘主义由于发挥了圣子受难这一主题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神的

超神性、有意识的无意识性、活动的非活动性、无意志的意志这种不可捉摸的神秘关系——这一堆相互排斥的矛盾的匆匆登场,对谢林来说,当然是一个收藏各种结论的无价宝库,因为从中可以引申出一切。这一潜在力对人的意识的关系就更不清楚了。所有的潜在力在这里都作为宇宙潜在力、自然潜在力而活动,然而是怎样活动的呢?什么是宇宙潜在力呢?谢林的任何一个学生,甚至谢林本人都无法对此作出合乎理性的回答。这还是那些含糊不清的神秘主义的思想规定之一,而他要通过“自由的、有愿望的思维”达到启示,就非得求助于这些规定不可。“神话观念只能解释为受宇宙潜在力支配的意识的必然产物。”但是,宇宙潜在力是自身处于紧张关系中的神的潜在力,是作为非神的东西的神的东西。因此,神话对自然界的关系也应当以这样的方式来解释,并且通过这一方式就会为人类史前时期获得崭新的事实和使之得到某种充实,确切些说也就是借助于“在创造神的观念的过程中引起的无比巨大的情感激动”来实现这一点。

我们可以把《神话哲学》撇开不谈,因为它同启示哲学没有直接的关系;此外,谢林将在下学期比较详细地讲授后一种哲学。顺便说一下,这一部分讲稿绝对是最好的,其中某些思想,如果剔除了神秘主义的歪曲事实的观点,那么,即使对于那些从自由的、纯粹人的观点出发,研究这些意识发展阶段的人来说,也是可以接受的。问题仅仅在于,这些思想究竟有多少是谢林本人的,它们是否是从施图尔那里抄袭来的。谢林的叙述的错误主要在于,他没有把神话发展过程看做意识在世界历史的必然性范围内的自由的自我发展,而是处处让超人的本原和力量发挥作用,并且这也被弄得极为混乱,以致这些潜在力既是“意识的实体”同时又是某种别的东西。既然确立了绝对超人的影响,这些手段当然就是必不可少的了。因此,我乐于认同谢

林就有关基督教的神话所作出的主要结论,不过要用另一种形式,因为我并不把两种现象看做是从外部塞给意识的,是某种超自然的东西,而是看做意识的最内在的产物,看做纯粹人的和纯粹自然的东西。

于是,现在我们终于要涉及由神话做好准备的启示了。整个基督教就是启示。因此,启示哲学不必为教义等等操心,它根本不想建立什么学说,只想对基督教的历史事实作一番解释。但是,我们将会看到,整个教义怎样逐渐由此而形成。我们将会看到,谢林怎样把“基督教”看做“同多神教一样,仅仅是事实”。他没有把多神教的事实原原本本看做真的;例如,他没有把狄奥尼索斯看做真正的上帝。而基督教的事实对他来说是绝对的;当基督宣布自己是救世主时,当保罗说这说那时,谢林都是无条件地相信的。谢林至少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解释神话的事实,维护基督教的事实。但是,尽管如此,他却自以为是,认为“他以自己的直爽和坦率赢得了年轻人的爱戴,而且不仅是爱戴,还赢得了狂热的崇拜”。

为了解释启示,他引证了保罗达腓立比人书第2章第6—8节里的话,我把它再援引如下:

“基督本有上帝的形象(ἐν μορφῇ θεοῦ),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ἄρπαγμα);反倒虚己(ἐκ ἐνώσε),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谢林在进行他的哲学解释的同时,做了广泛的圣经诠释工作,我不能陷到这里边去,只想在这里按照谢林的方式谈谈保罗所讲的事实。基督在受难的情况下,通过神话式的过程,逐渐地成了意识的主宰。他不依赖于圣父而拥有了自己的世界,并且可以随意支配它。他是世界的上帝,但不是绝对上帝。他本来可以始终处于这种既

是超神的又是神的状态。保罗把这称为“本有上帝的形象”——*ἐν μορφῇ θεοῦ*。但是他不愿这样做。他成了人，虚己于自己的荣耀，把它让给圣父，从而使世界同上帝合一。如果他不这样做，那么，世界就不再有任何可能同上帝合一了。基督顺从的真正意义就在于此。诱惑的故事也应当从这个意义上来解释。如果基督同意崇拜撒旦，即同意自己仍然充当宇宙潜在力，*ἐν μορφῇ θεοῦ*，那么，撒旦，即盲目的宇宙本原，就会把自己的王国奉让给基督。可是基督放弃这一机会，使自己的存在变成创造物的存在并且成为人，从而使这一存在从属于圣父。

“愿上帝保佑我别把基督教根本不懂得的哲学学说当作基督教教义”，谢林用这些话结束了自己的演绎。争论这些学说的基督教性质未免多此一举，因为即使这一点能得到证明，对谢林也毫无好处。而且，我认为，这种学说同基督教的整个基本思想有矛盾。根据圣经中的个别章节不难证明那种最不合情理的地方，但是问题根本不在这里。基督教已经有将近 2000 年的历史，它有足够的时间认识自己。它的内容是通过教会表达出来的，除了这一内容，其中不可能再含有其他有意义的隐蔽的积极内容；更不可能到现在才认识它的真正含义。况且，现在来揭示这一真正的含义也太迟了。但是不管怎样，上述解释也还包含许多有教益的东西。基督使自己从属于圣父，这是他的自由行动吗？决不可能。这是自然的必然性。不能设想基督会怀有作恶的可能性而又不破坏他的神性。谁能作恶谁就永远不能成为上帝。究竟怎样才能成为上帝呢？然而，假如基督是为了自己而保持世界的，那又怎样呢？在这种场合下发生的竟是如此无法理解的、可笑的情形，这无论如何是不能想像的。这里是基督，他在自己美好的世界里美满地、愉快地生活着，他是天上和人间的古希腊

文化时代的精萃；那里是年迈的上帝，他形影相吊、没有子嗣，由于反对世界的蠢举未能得逞而觉得伤心。谢林的上帝的主要缺点，就在于他有福无谋。过去的一切进行得还顺利，但是结局也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样子。总之，谢林关于上帝的学说具有彻头彻尾的拟人观的性质。如果撒旦在基督成为人之前把世界王国让给他，那至少有希望把他争取到自己这边来，谁知道那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基督在成为人的同时，因而也就从属于上帝了，而可怜的撒旦的希望就落空了。此外，难道基督不是已经在神话式的过程中为自己取得了对世界的统治权吗？那撒旦还能把什么让给他呢？

这就是我转述的谢林对基督教所作的解释中最重要的部分。其余部分，有的是引文和引文的注解，有的是对结论的详细阐述。我打算讲讲其中比较重要的部分。

根据上面援引的有关潜在力统治世界具有连续性的学说，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每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潜在力都是继之而来的潜在力的预言者。例如，在《旧约》中，圣父预言圣子的降临；在《新约》中，圣子预言圣灵的降临。在卜言书中则正好相反，第三潜在力预示第二潜在力的来临。这表明潜在力随时间而移动，例如从“耶和華的先知”身上，从“主的天使”身上就可以看到这种移动，诚然，“主的天使”并不直接就是第二位，但毕竟是第二潜在力，是第二潜在力出现在 B 中的原因。他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形式，所以，根据他出现的形式就不难确定每一册书形成的时间，因此，根据潜在力的这一移动，可以提出“令人惊讶的”结果，这一结果远胜于迄今为止诠释界所做的全部工作。确定这一点是“解说《旧约》的关键，我们可以由此出发通过《旧约》的观念的相对真实性来证明这些观念的现实性”。

《旧约》和异教具有共同的基础和共同的前提。因此，摩西的许

多规定都带有异教的习俗。例如，割礼显然是去势的比较温和的形式，去势在古代异教中起过很大的作用，生动地、象征性地表现出后来的发展阶段对最古老的神乌朗诺斯的胜利。再如，禁食某些食物、设置会幕，后者使人想起埃及圣所，而约柜则使人想起腓尼基人和埃及人的圣柜。

基督的出现本身不是偶然的，而是预先规定了的。罗马时代是神话的终结，因为罗马人的宗教本身并没有带来任何新的因素，它汲取了世界一切宗教观念直至最古老的东方宗教的观念，这就表明它没有能力创造什么新东西。同时，从这些空洞的陈腐形式中产生了必将出现某种新东西的感觉。世界寂静下来，期待着即将出现的东西。从这个外在的罗马世界帝国中，随着民族性的被消灭，产生了内在的天国。这样，时机一到，上帝就派出了自己的儿子。

基督由于拒绝了神的形象[μορφῆ θεοῦ]，即拒绝了作为神的超神的存在，成了人，实际上就最清楚、最出色地证明了在自己身上延续的神性。不应当把基督为了我们而使自己遭受苦难理解为拒绝自己的神性、不利用[non usus]这种神性，而应当理解为从自己身上去掉神的形象[μορφῆ θεοῦ]。他身上仍然保持着神的本质。只有他才能成为中介者，因为他来自上帝并存在于人的意识之中。由于他在异教和犹太教中产生的影响，并没有消除那种阻碍人类并且甚至消灭人类的本原；不断重复的牺牲所能消除的仅仅是症状，而不是病根。圣父的愤怒只能被另一种意志所战胜，这种意志比它坚强，比死亡坚强，比任何其他意志都坚强。这种意志不能从肉体上，只能从道德上加以克服，而且是通过中介者代替人去表现出最大的自愿的顺从。人的最大的自愿的顺从，从来不是绝对自愿的，而中介者的顺从是自由的，他在上帝面前是自由的而没有自己的意志和责任。因此，

这个过程要借助于异教,这样中介者就能作为意识的代表出现。这一决断是神意的最伟大的奇迹。

当然,对人化的肉体方面是不可能把细微末节都解释清楚的。他本身就具备这样做的物质可能性。成为物质的东西,就是为最高潜在力充当质料,就是顺从它。基督既然顺从上帝,对上帝而言他就成为物质的了。但是,他只有成为上帝的造物以后,才有权存在于上帝之外。所以他必须成为一个人。最初和上帝同在的东西,在异教中以神的形象支配着意识的东西,如今在伯利恒作为人由一个女人生下来了。和解从来是主观的东西,因此只要具备主观的事实就够了。可是这里要求平息圣父的愤怒,而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客观的事实——人化。

在人化的过程中,第三潜在力是作为起中介作用的个体出现的。基督脱胎于圣灵,即借助于圣灵,但不是圣灵之子。造物主的职能转给第三潜在力。它的第一次表现是物质的人——耶稣。第二潜在力是质料,第三潜在力是质料的造形者。这个过程是不寻常的,从物质上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对更高的观点来说当然还是可以理解的。基督从自身取得了人化的质料。这第一个造形过程(它的特性在这里不再与我们有关)被看做是母亲的有机过程。再要提出问题就未免过于追求细节了。

如果上帝到处都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那么,这是一种奇迹。在自然界,一切都是无意志的。基督也是如此。他所拥有的造物主的职能是天赋的[natura sua],是不经过他的意志的;因此,作为人,他不能拒绝这个职能。这个职能在这里成为他的意志的指导者。圣子怀着自己的意志存在于自然界中,这要以圣父的意志为转移,因此,圣子靠圣父的力量来创造奇迹。谁在听了这些讲演之后去读《新

约》，他就会在《新约》中发现许多他过去没有察觉的东西。

基督的死早在他人化以前就决定了，并且得到基督和圣父的赞同。因此，他的死不是偶然的，而是神意要求作出的牺牲。问题是要使恶的本原失去一切力量，将恶克服于潜在力状态。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起中介作用的潜在力，但这并不是因为它是作为单纯的自然潜在力来同恶的本原相对立。可是，既然上帝本身想克服这种本原，第二潜在力就不得不顺从它。因为在上帝的眼中，作为自然潜在力的第二潜在力抵不上这个否定上帝的本原，虽然第二潜在力成为自然潜在力不是自己的过失，而是人的过失。因此，这后一种情况使它有一定的权利存在于上帝之外。上帝很公正，他没有单方面扬弃同他对立的本原；的确，他很通人情，他喜爱那个使自己有可能成为上帝的、实质上仅仅是偶然的本原，甚于喜爱必然的因素，即从他自身产生出来的潜在力。他是第二潜在力的上帝，同样也是对立的本原的上帝。这是上帝的本性，这种本性甚至高于他的意志。一切本原的这种完全的统一体是上帝的荣耀，这一荣耀不容许单方面破坏上述本原。如果要扬弃这种本原，那就必须让第二潜在力起主导作用并在其超神的存在中完全顺从上帝。在这里，单单人化还不够。基督死后，立即跟随人同上帝相异化，使自己处于世界和上帝之间。他站在对立的本原一边，同圣父相对立，同圣父处于紧张关系之中，使自己成为上述存在的犯罪的同谋者，并且作为无辜的罪人、作为同上帝相异化的存在的保证人应当受到惩罚。他由于同对立的本原为伍，不得不承担起世界的罪恶，直至以死为代价。这就是他死的理由。诚然，别的人也会死，但是他的死与别人完全不同。这种死是一种奇迹，这种奇迹要不是千真万确，我们简直不敢相信。他死的时候全人类的代表都在场：当时有犹太教徒，也有异教徒。异教的原则应

当是让他按异教之死去死，即死在十字架上，不过，不应当从中寻找什么特别的东西。被**伸臂**钉死在十字架上，正像圣书所记载的，解除了基督在异教中所处的长期的紧张关系^①；他借助死亡而避免了审判和恐惧（即紧张关系）。这是一大秘密，直到今天犹太教徒（道德家们）仍然把它看做是丑事，而异教徒（纯粹的理性主义者）则把它看做是蠢事。

基督复活历来被看做是个人不死的保证。关于这一教义，如果撇开关于基督复活的问题不谈，应当指出下面这一点。在尘世生活中，自然界统治精神。同时，它以另一种生活——由精神统治自然界来补偿上述情况——为前提，而且还以第三种也是最后一种生活——精神和自然界这两种因素得到和解而且处于和谐状态——为前提。关于不死，哲学直到现在并没有抱定任何令人慰藉的宗旨。而在基督教中，这个宗旨被提出来了。

基督复活本身证明了基督的人化是不可改变的。在人化过程中，人的存在重新被上帝接受了。上帝认为不称心的不是人的个别行为，而是人所处的整个状况，因而，早在人犯罪以前，上帝就对单个人感到不满了。所以，在同圣父和解以前，人的任何意志、任何行为都不可能是真正善良的。由于基督复活，这一状况才为上帝承认，欢乐又重归世界。由此可见，释罪只有依靠复活才圆满完成，因为基督没有消融在宇宙中，而是作为人坐在上帝的右边。复活是从内部的历史射向外部的历史的一道闪电。谁抛弃这一事实，谁就只有外表而失去神的内容，失去先验的东西，而惟有这种东西才能使历史成其

① 文字游戏：“伸臂”德文为“Ausspannung”，又有“松开”的意思；“紧张关系”德文为“Spannung”，又有“绷紧”的意思。——编者注

为历史；他的面前只有记忆的材料，他在这里所处的境况同民众在日常事务方面所处的境况一样，而民众对日常事务的内在推动因素是不认识的。此外，他还将陷入地狱，即“死亡的时刻对他来说永无尽期”。

最后，圣灵出现并且解决一切问题。他只有同圣父完全和解以后才能降临，因而，他的出现是圆满实现和解的标志。

谢林在这里插进了自己对于从施特劳斯以来的最新批判所作的判断。他认为，这种批判决不能吸引他参加任何形式的论战；他由此证明，他的这些讲演自 1831 年以来一直原封不动，未作任何补充。他确定神话哲学属于更远的时代。然后他谈到这些人的“庸俗的、市侩气十足的智力”，谈到他们“像学生似地对待未完成的原理”，谈到“他们的哲学软弱无力”，等等。而对虔诚主义¹¹以及纯主观的基督教，他说他没有什么可说的，只说这种基督教既不是惟一的也不是至高无上的。

我还要再讲一讲撒旦学吗？魔鬼既不是人格的，也不是非人格的，他是一种潜在力；邪恶的天使是潜在力，不过，它们是不应有的潜在力，是仅仅由人的始祖堕落设定的潜在力；善良的天使也是潜在力，但它们是应有的潜在力，是由于人的始祖堕落才没有了的潜在力。这一点暂且讲到这里就行了。

教会及其历史是从彼得、雅各（及其后继者保罗）和约翰这三个使徒发展而来的。奈安德也持同样的意见^①。天主教教会是彼得的教会，是保守的、犹太教的讲究形式的教会；新教教会是保罗的教会；

^① 见奥·奈安德《众使徒扶植和管理基督教会的历史》1832—1833年汉堡版第1、2卷。——编者注

尚待出现的并且当然是谢林所准备的第三个教会是约翰的教会，它把彼得的淳朴性和保罗的辩证锐敏性兼收并蓄。彼得代表圣父，保罗代表圣子，约翰代表圣灵。

“主把完成大业交给他喜爱的这三个人。如果我必须创建教会，我就会为圣约翰创建教会。可是，有朝一日将为三个使徒创建一个共同的教会，这个教会将是真正基督教的三圣殿。”

这是我参阅了三本笔记本以后归纳的谢林讲演的主要内容。¹⁵⁷我自信自己是以极其认真和诚实的态度进行工作的。的确，我们面前摆着全部教义、三位一体、从无中创世、始祖堕落、原罪和失去行善能力、基督以死赎罪、基督复活、圣灵降临、诸圣相通功、死者复活以及永生。这样，谢林自己又把他自己所确立的事实同教义相脱离这一点消除了。不过，让我们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考察，看看这种基督教是否还是传统的基督教？凡是对这一问题不抱偏见的人都必须答以是和否。哲学同基督教的互不相容，甚至已经使谢林陷入比黑格尔更糟的矛盾。黑格尔毕竟还提供了哲学，虽然从中也得出一种仅仅是表面上的基督教。而谢林提供的既不是基督教也不是哲学，并且在他冒充为基督教和哲学的那种东西里面却包含着他的“直爽和坦率”，包含着他的功绩，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对于向他索取面包的人，他要提供的是真正的面包，而不是石头，同时还要讲明，这是面包。”谢林根本不了解自己，这可以用包含有上面引述过的这句话的这篇讲话来证实。面对这样一种理论，只能再一次使人深信，当今基督教建立在多么薄弱的基础上。

如果我们再一次通观一下这种理论的全貌，除了上述内容以外，我们还可以得到下述结果，用来确定新谢林主义的思维方式。自由和任意这二者的混乱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上帝总是被看成能

同人一样任意地行动的。只要上帝被理解为单个的,这种看法当然不可避免,不过这不是哲学的。只有本身包含着必然性的那种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的确,只有作为必然性的合乎理性性质的自由,才是真理。因此,就连黑格尔的上帝也决不可能是单个的个体,因为一切任意的东西都从他身上消失了。正因为如此,谢林每当谈到上帝时就不得不采用“自由的”思维,因为具有逻辑彻底性的必然思维排除了神这个概念。黑格尔的辩证法这一强有力的、永不静止的思想推动力,不外是纯思维中的人类意识,普遍东西的意识,黑格尔的神化了的意识。在一切都自行发生的地方,如在黑格尔那里,神的人格化是多余的。

此外,在哲学的划分中还发现一个新矛盾。既然否定哲学与实存毫无关系,那就“不能得出结论”说,否定哲学为什么不应把现实世界中不存在的事物也包括在内。谢林谈到否定哲学时是承认这一点的,他说,否定哲学没有考虑到世界,如果世界和否定哲学的结构相一致,那么这是偶然的。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否定哲学完全是一种空洞无物的哲学,它在极其随意的可能性上晃来晃去并且向幻想敞开大门。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否定哲学只包含自然界和精神中真正存在的东西,那么,它本身就包含了实在性,而实证哲学也就是多余的了。这一点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在谢林那里,自然界和精神是惟一合乎理性的。上帝不是合乎理性的。因此,这里也可以看到,无限的东西,只有当它作为有限的东西,作为自然界和精神呈现出来,而它的彼岸的、世界之外的实存应当归入抽象王国的时候,才可能是以合乎理性的方式实在地存在着的東西。这种特殊的实证哲学,正如我们看到的,完全以信仰为转移并且只为信仰而存在。如果犹太教徒或伊斯兰教徒承认否定科学中谢林的前提,那么,谢林必将

也要为自己创造出犹太教的或伊斯兰教的实证哲学。当然，这种实证哲学将是有别于天主教的、有别于英国国教会的实证哲学。大家都有同样的权利，因为“涉及的不是教义，而是事实”，而借助可爱的“自由的”思维，可以把任何东西构造成绝对的东西。例如伊斯兰教中构造的事实就比基督教中构造的事实好得多。

这样，我们也许就讲完了谢林的哲学，对于像他这样的人竟陷入了信仰和不自由的陷阱，只能感到惋惜。他年轻的时候可不是这种样子。他那思潮起伏的头脑产生过帕拉斯类型的光辉思想，而且其中某些思想在日后的斗争中也曾显露锋芒。当时，他自由地、无畏地航行于开阔的思想海洋，要去发现大西洲——绝对，他常常看到这一幻象有如朦胧的海市蜃楼浮现在遥远的海角。青春之火在他身上化成了热情之焰；他这个醉心于上帝的预言家宣告了新时代的来临。他为圣灵降临于他而喜不自胜，念念有词，却往往连自己也不知所云。他敞开推究哲理之门，让自然界的新鲜气息吹进抽象思想的空间；使和煦的春光撒落在范畴的种子上，唤醒一切沉睡着的力量。但是，火熄灭了，勇气消失了，正在发酵的葡萄汁还没有来得及酿成醇厚的葡萄酒就变成了酸醋。这艘具有大无畏气概的、愉快地破浪前进的海船调转船头，驶进了信仰的浅水港，它的龙骨猛地扎入沙土，到现在还搁浅在那里。它现在就待在那儿，没有人能认出这破旧的残骸就是当年那艘船旗招展、乘风扬帆在海上行驶的海船。船帆早已化为灰烬，桅杆也已折断，海浪涌进裂开的大缝，龙骨日复一日地在沙土中越陷越深。

我们别再理会这种浪费时间的事吧。还有更吸引人的东西可以供我们观察呢。人们不会指着这堆陈旧的船骸对我们说，这是惟一能经得起风浪的海船，因为这时在另一个港湾正停泊着整整一支准

备开进汪洋大海的威武的舰队。我们的出路、我们的未来在别处。黑格尔是一个开辟了意识的新纪元的人，因为他结束了旧纪元。值得注意的是，正是现在他受到两方面的攻击：一方面来自他的先驱谢林，另一方面来自他的最年轻的继承人费尔巴哈。如果费尔巴哈指摘黑格尔仍然深陷于旧事物之中，那么，他应当想到，对旧事物的意识就已经是新事物了，旧事物之所以进入历史范畴，是因为它已经被充分意识到了。由此可见，在黑格尔那里旧事物当然就是新事物，新事物就是旧事物，因此，费尔巴哈对基督教的批判，是对黑格尔创立的关于宗教的思辨学说的必要补充^①。这种学说在施特劳斯那里达到了顶峰，教义通过本身的历史客观地在哲学思想中获得解答。同时，费尔巴哈把宗教的定义归结为主观的人的关系，但是这不仅决没有扬弃施特劳斯的结论，而是恰恰验证了这些结论，他们两人都得出同一结论：神学的秘密是人类学。

宛若光辉的、自由的古希腊意识从东方的晨曦中喷薄而出，一个新的黎明、一个世界历史的黎明正在出现。太阳升起了。祭祀的火焰从群山之巅向它微笑致意，从四面八方的瞭望塔传来的欢乐的号角声宣告了太阳的升起。人类焦急地期待着它的光辉。我们从沉睡中醒来，压在我们胸口的梦魇消失了，我们揉揉眼睛，惊奇地环顾四周。一切都改变了。在此以前一直同我们格格不入的世界，像幽灵一样以其隐蔽的力量使我们惊恐不已的自然界，——现在同我们多么亲密、多么接近啊！在我们看来曾经像监狱一样的世界，现在显露了真实的形态，犹如我们大家——富人和穷人、高贵者和低贱者都可

^① 见费尔巴哈《黑格尔哲学批判》、《基督教的本质》和《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编者注

以进出的一座宏伟的王宫。自然界向我们敞开大门并且向我们大声疾呼：别躲避我，我并未被屏弃，我没有放弃真理，过来看看吧，正是你们自己最内在的本质赋予我生命力和青春美！天堂降临尘世，它的珍宝撒满人间，就像路边的石子一样，俯拾即是。一切紊乱，一切恐惧，一切分裂都无影无踪。世界又成为完整的、独立的和自由的了；它砸碎了自己的黑暗寺院的大门，脱下忏悔服，选择了自由纯净的太空作为栖身之所。它已经无须在非理性面前为自己辩解，因为后者不可能理解它；它的辉煌和庄严，它的丰富和力量，它的生活就是它的辩护理由。18个世纪以前，有个人猜想世界——宇宙——总有一天要排挤他，因而嘱咐自己的信徒屏弃这个世界，这个人也许是正确的。

同时，自然界的宠儿即人经过青年时代的长期奋斗、长年流落他乡之后，作为一个自由的男子汉回到了自己母亲身边，当他保护母亲，戒备那些在斗争中被战胜的敌人的幽灵时，也克服了自身的分化，自己内心的分裂。经过漫长的斗争和追求之后，他迎来了自我意识的光辉日子。他就站在那里，自由而坚强，自信又自豪，因为他身经百战，他战胜了自己，在自己的头上戴上了自由的桂冠。对他来说，一切都袒露在面前，没有什么力量能躲过他的眼睛。只是到这个时候，他才过上了真正的生活。他过去只是模模糊糊地追求的东西，现在他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信手拈来。原来似乎是他的身外之物，以为是处于朦胧远方的东西，他现在发现就是自己身上的血和肉。他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付出了宝贵的心血，却不以为意，因为这顶桂冠是值得付出这番心血的。长期的追求对他来说并非徒劳，因为他带回家的高贵而美丽的新娘对他来说只会更加珍贵。他在长期寻找之后觅得的宝物即圣物，是以走过许多弯路为代价的。

这桂冠,这新娘,这圣物就是人类的自我意识——一只新的圣杯¹⁵⁸,在它的宝座周围集合着欢欣鼓舞的各族人民,同时,它使所有忠诚于它的人成为国王,把这个世界的全部庄严和力量,全部富源和威力,全部美丽和丰富都呈献在他们面前,使之为他们的光荣效劳。我们的使命是成为圣杯骑士,为了它我们要腰悬利剑,在最后一次圣战中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因为,继之而来的必将是自由的千年王国¹⁵⁹。这就是观念的力量,凡是认识这种力量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谈论它的庄严并且宣布它的万能;如果观念需要,他就会心甘情愿地抛弃其他所有的一切;他准备把生死置之度外,准备献出自己的财富和生命,只要观念而且仅仅只要观念得以实现。谁只要瞧上它一眼,谁只要看见它光彩夺目地显现在万籁俱寂的黑夜里,他就再也不能同它分离,他必定追随它,不管它把他带到何方,哪怕是带向死亡。因为他知道它的力量,知道它比天地间的一切都强大,它横扫阻碍它前进的一切敌人,所向披靡。而且,这种相信观念万能,相信永恒真理必胜的信念,这种即使遭到全世界的反对也永远不动摇、永远不让步的坚定信心,就是每一个真正的哲学家的真正的宗教,就是真正的实证哲学即世界史哲学的基础。它才是最高启示,人对人的启示,在这一启示中,任何批判的否定都是肯定。人民和英雄的这种冲击和风暴,——在它们的上空,观念永远平静地徘徊着,以便最后深入这一斗争并成为它的最深刻、最生动、自觉的灵魂,——就是一切救世和赎罪的源泉,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应当在自己的岗位上进行斗争和发挥作用的王国。观念,人类的自我意识就是那只奇异的凤凰,它用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垒起自焚的柴堆,从化旧时代为灰烬的火焰中恢复青春,重新冉冉升起。

在我们成为自由人以前,把我们所珍爱的一切、我们所喜爱的一

切,我们视为神圣而崇高的一切都奉献给这只正在自焚的凤凰吧!让我们不要过分看重爱情、利益、财富,高高兴兴地把它们奉献给观念吧,——它会给我们以百倍的报答!我们将血战一场,无所畏惧地直视敌人冷酷的眼睛并且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难道你们没有看见我们的旗帜在群山之巅飘扬吗?难道你们没有看见我们的同志的刀剑在闪闪发光,没有看见他们战盔的翎毛在悠悠颤动吗?他们来了,他们从四面八方开来,在号角声中,他们唱着战歌从谷地,从群山向我们涌来。伟大的决定命运的日子,举行最后决战的日子临近了,胜利必将属于我们!

弗·恩格斯写于 1842 年 1 月
—3 月底之间

1842 年以小册子形式在莱比锡
出版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 卷翻译

谢林——基督哲学家， 或世俗智慧变为上帝智慧¹⁶⁰

为不懂哲学用语的虔诚的基督徒而作

“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路加福音》第15章第7节）

一提起谢林，就会使人想起主的这段话，因为在谢林身上显然发生过体验到上帝恩惠的奇迹，以致使主的名得到颂扬。因为主宽恕他就像当初宽恕保罗一样，保罗在皈依之前，也残害过教会，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而当他将到大马士革时，忽然有一道光从天上下来，四面照射着他，他就扑倒在地；主却同他讲话了，使他信奉自己，于是，他就立刻信奉了主，领受了洗礼，奉主的名向众人传道，成为主所拣选的见证^①。于是，仁慈的救世主也把自己的手按到谢林的头上，时候一到，圣光就使他幡然醒悟。过去，有谁能凭借人的先见之明预言：一个在本世纪初曾同自己当年的朋友即声名狼藉的黑格尔一起为可鄙的世俗智慧——这种世俗智慧现在已经不是在黑暗中悄然临近，而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以箭伤人了一——奠定基础的人，

^① 指被主选中的人。——编者注

有朝一日会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基督呢?但事情正是这样。引导人心像引导溪流一样的主,出于自己的仁慈,也拣选了他,只等适当的时刻一到,便使他信奉自己。现在主做到了这一点,启发了他,使他成为自己的一名斗士,去反对不信教、不信神者。这已经不容置疑了;谢林亲自从讲台上向信徒们宣布了这一点:请来看啊,赞扬主对我的仁慈吧!是啊,以色列的守卫者没有睡觉,也没有打盹,上帝无视一切讥笑者,他还活着,还在为所有想见到预兆和奇迹的人创造预兆和奇迹。他们这些不信神者吵吵嚷嚷,在心里说:这不是上帝,上帝住在天国,在笑他们,主在嘲笑他们。自从世界存在时起主就战胜了他们,而且将永远战胜他们。他用有力的臂膀独揽权柄,到处为自己唤起人们去颂扬自己的名。现在,他又出色地战胜了那些始终使他感到厌恶的哲学家,从中拣选一个最卓越、最有才干的,即他们的学说的真正奠基人,把他变成自己的仆人。因为从前谢林本人确实十分可悲地深深陷入了所谓的泛神论,即把世界和他自己奉若神明,这在谢林的早期著作中写得明明白白。只是他还没有正确理解万物的相互关系,没有认清这条道路通往何处。他应当感谢主,是主使他离开这条道路,指引他走上通往天国的小径,并因而在他身上充分证明了震慑着信仰的一切敌人的主的威力。现在他们已不能再说:你们的上帝在哪儿呀?他在做什么呀?他在哪儿游荡呀?他为什么不再创造奇迹了呢?现在他正在这里,他的手像闪电一样伸到他们这些人中间,使水变为火、黑变为白、不义变为正义。谁还能否认这是上帝的手指呢?

但是,这还不是全部。主召唤了谢林,这就为我们准备好了对不信神者和渎神者的又一次胜利。他正好就拣选了谢林,因为谢林作为一个通晓世俗智慧的人物最适合于去驳倒那些自命不凡、目空一

切的哲学家。因而,主出于他那无限的仁慈和爱,为这些哲学家开辟了一条重新回到他身边的道路。还能向他要求更多的东西吗?对那些辱骂他的人,那些怒不可遏地反对他的存在的人,对他的那些精神错乱、极端疯狂、冷酷无情的敌人,主没有把他们从地球上抹掉,没有把他们投入地狱的无底深渊,而是不断地伸出拯救的手,把他们从已经身陷其中的毁灭的深渊引向光明。是的,主的恩惠遍布于从日出到日落的整个天宇,他的仁慈是无穷无尽的。谁能够抗拒这种耐心和慈爱呢?但是他们的心已经在罪恶中变得如此冥顽不化和怙恶不悛,直到现在还在推开那只想要拯救他们的手,——尘世的贪欲和他们自身的傲慢的魔鬼竟使他们昏聩到了这种地步。他们为自己挖掘漏水的破井,拒绝基督血液中奔流的生命之泉。对于来自上天的拯救,他们充耳不闻;不合主心意的事反倒使他们高兴。

“他们的面色证明自己的不正。他们述说自己的罪恶,并不隐瞒,就像所多玛人一样。他们有祸了,因为作恶自害。”(《以赛亚书》第3章第9节)

但是主仍然不停地召唤他们到自己身边来,这样,他们就没有任何辩解的理由了。他通过谢林告诉他们,人的理性是何等脆弱和渺小。如果他们现在不皈依,那完全是他们自己的罪过,他们就不能再说不知道有福音了。

正因为主创造了如此伟大的事业,并且向整个基督教界提出这样一个令人慰藉的预兆,即他离他们很近了,他不愿把他们遗弃在这个世界的苦难和争斗之中,所以每一个信徒应当关切地把这个喜人的信息告诉自己的基督教教友。但是,既然谢林现在是通过讲演¹⁵⁷来阐述他信奉基督,那么,第一,只有少数人获悉这点,第二,这是用极其费解的哲学术语来表达的,所以只有长期钻研世俗智慧的人才

能听懂，第三，有许多话是以哲学家为对象的，而另一些话是以信徒为对象的，头脑简单的基督教徒就很难把这些话全部弄懂。因此，为了不在主的葡萄园里无所事事，本文作者认为，向一切既没有时间又没有兴趣对世俗智慧进行徒劳无益的研究，然而却很想知道大名鼎鼎的谢林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的人，简明扼要地讲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决不是多余的。愿主为此赐福，令此举为主的天国带来福祉。

但是，必须事先指出，谢林尽管对真正的基督教是有功劳的，但仍然不能完全摆脱他的陈腐荒谬的智慧。他的某些观点给人的印象仍然是：他不能彻底克服他特有的理性的傲慢，他似乎羞于当众承认他满怀着喜悦和对基督的感激之情所完成的彻底皈依。他这么做，我们并不想作太多的评论；既然主的仁慈能在一个人身上如此奇妙地显现出来，那也就能洗刷掉这个人身上的污点；既然事情已经开始做了，肯定就能做到底。但愿我们提到的这位为真理而战的斗士，当傲慢的魔鬼光顾他、诱惑他的时候，能记住这段令他难堪的往事。但愿他别再为自己原先的只生育不信神的儿女的哲学而骄傲，但愿他只为那出于豁达大度的仁慈使他免于这场毁灭的主而感到自豪。

谢林在这里的讲台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直言不讳地抨击哲学，抽去它脚下的基石——理性。他从哲学自身的武库中取出一些令人极为信服的论据向哲学证明：自然的理性连一根草茎的存在也无法证明；它施展自己的全部论证、论据和推理也吸引不了人，因而决不可能上升为神圣的东西，因为它愚不可及，只配永远留在尘世。我们虽然早就知道这一点，但是还从来没有人在冥顽不化的哲学家面前说得这样动听、这样明确。谢林在所谓否定哲学这个完整的详尽的体系中做到了这一点，他在这一体系中十分清楚地向他们说明，他们的理性只能认识可能的东西，却不能认识任何现实的东西，更不能认

识上帝和基督教的秘密。他对于世俗智慧的幻影这个不结果实的课题所付出的努力,为了天国的缘故,是应当受到重谢的。因为,只要这些哲学家还能吹嘘他们的理性,就无法对付他们。然而现在,即使从他们的观点来看也已经证实,他们的理性完全不能认识真实的东西,只能产生一些根本无权存在的空洞而荒诞的幻想,这样,为了坚持异端邪说,就会有顽冥不化、死不悔改的人,固然,在上帝仁慈的感召下,有的人有可能改邪归正。下面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而且应当不断重复说明:人的浑浑噩噩的理性是十分无能的,它不配得到本应在上帝面前获得的荣誉,因为不信教者的主要支柱就在于他们的理性所告诉他们的东西同上帝的说法并不一致。但是,硬要借助被罪恶玷污和迷惑了的理性来认识一切罪恶之敌——上帝,甚至硬要把沉溺于这个世界的一切情欲、易受撒旦种种诱惑的理性置于上帝之上,这是对至高无上者的亵渎;然而世俗贤哲正是这样做的,因为他们用他们这种卑劣的理性来批评上帝的话,屏弃他们所不喜欢的东西,不仅用邪恶的手触犯并否定圣经的神圣,甚至触犯并否定上帝本身的存在,以图把自己奉若神明,取代上帝。这些必然的结果是这样引起的:理性,正如当年这个贱妇在法国革命的血腥日子里所作所为一样,竟登上上帝的宝座,而且胆敢批评万能的尘世主宰的指令。这里需要医治,不是治标,而是治本。难道要在旧衣服上打一块新补丁吗?怎么能把基督和彼列相提并论呢?如果想用自然的理性来理解救世主的死亡、复活和升天,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亵渎神灵。因此,应当和谢林一起加紧工作,并把理性从基督教驱逐到异教那里去,因为那是它正好应当去的地方,它在那里可以起来反对上帝,可以把已被我们屏弃的情欲泛滥的尘世看做神圣的世界,可以把一切罪孽和恶习、可憎的酗酒和淫乱粉饰为美德和敬神,并且可以把卡托的自杀、

拉伊丝和阿特帕西娅的不贞、布鲁土斯的同族相残、马可·奥勒留的斯多亚主义¹⁶¹以及他对基督教徒的疯狂迫害树立为人类的典范。理性既然与基督教公开对抗，大家也就知道怎么对付它了。但是，诱惑者的惯用伎俩就是把理性偷偷塞进基督教，于是它在那里生了许多讨人喜欢的私生子，那就是：佩拉吉阿斯教派¹⁶²、索齐努斯教派¹⁶³，理性主义¹³和思辨神学。

“上帝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27节）；因此，“属血气的人不领会上帝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因为这些事惟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14节）。

谢林在纯理性科学即否定哲学中，不允许理性进行任何自我吹嘘，而是大大贬低它，羞辱它，让它意识到自己的弱点和罪孽，并且心存忏悔转向仁慈，因为只有仁慈可以使它变得神圣，受到启发，获得新生，从而能够认识上帝。他的这番努力，可真是只有基督教徒才能做出的。把理性钉在十字架上要比把肉体钉在十字架上更困难，因而也更重要。肉体毕竟服从于良心，而良心已经交给了异教徒，为的是抑制他们的欲望，并且作为内心的法官去审判他们的罪孽；而理性则居于良心之上，甚至和良心协调默契，只有基督教徒才有可能把信仰的柔软枷锁套在理性头上。这是圣经对我们的要求，任何异议和借口在这里都是没有意义的：要么让你的理性服从于信仰，要么转向左边，转向山羊^①（在

① 源出圣经《马太福音》第25章第32—34节：“万民都要聚集在他（上帝）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第46节：“这些人（左边的）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右边的）要往永生里去。”把绵羊同山羊区别开来，指把有价值的同无价值的、把善同恶区别开来。——编者注

这些自奉为神者中的最极端的人戏称自己应站在左边),那你就适得其所!

谢林现在就是这样为自己腾出了地盘。当前重新被抬出来并且据说要当作新的真理的那一切异教残余,即淫荡不贞的理性的一切畸形产物,都已经被消除了,这样,他的听众就能领会福音书的真谛了。这是一条正确的途径。异教徒正是由于他们的尘世的情欲而被抓住;但是,我们的哲学家,至少在目前,却故作姿态,好像他们还想承认基督教的道德。因此,如果使徒们要求异教徒有一颗愿意悔罪的、忏悔的、已被打破的和因知罪而沉痛的心,那么,就应当要求当今这些傲慢的世俗贤哲具有愿意悔罪的、谦卑的和已被打破的理性,然后才能享受福音的恩泽。所以,谢林只有现在才能对他昔日的不信神的伙伴,即名声不好的黑格尔,作出恰当的判断。因为这个黑格尔在理性问题上太傲慢了,当他发现,借助理性不能得到另一个凌驾于人之上的真正的上帝时,就干脆宣布理性为上帝。因此,谢林就公开宣称,他不想再同这个人以及他的学说打什么交道,而且以后也不想过问他的事了。

理性受了屈辱并且表示愿意接受拯救之后,它的声望又提高了,并得到真理的精神的启发。这是在实证哲学¹³⁷中发生的。在实证哲学中,理性通过自由的即启蒙的思维,借助神的启示,才获准得到基督的恩赐。而现在,理性刚刚获得对于上界的理解力,就一下子领悟了天国的历史中全部奇妙的联系;它过去不理解的东西,现在觉得是如此明白易懂,仿佛不可能呈现为别的什么东西。这是因为,只有受主启发过的眼睛才是真正的眼睛,才能洞察一切;而在被黑暗、尘世情欲主宰的地方,没有人能看见任何东西。谢林对恩惠的这种作用作出解释,他说,这种哲学仅仅为愿意理解它的人,为贤哲而存在,

它在启示中找到对自己的确认。因此,对不信启示的人来说,哲学也就不存在。换言之,这本来就不是真正的哲学,这一名称不过是为世俗贤哲选用的,因为圣经上写着:“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马太福音》第10章第16节);此外,这是真正的、地地道道的基督教,这一点我们不久就可以明白。谢林恢复了美好的旧时代,当时理性为信仰所左右,世俗智慧像奴仆一样听命于神学,听命于上帝智慧,从而变为上帝智慧,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马太福音》第23章第12节)。

我们谈到的这位可敬的人,沿着这条启蒙的思维之路前进,立即就能达到整个基督教的真正的基本教义,即达到上帝的三位一体。不能指望敬神的读者也走这条路,除非他们本来就知道并且相信只有这条路才能通向真理;这只是对不信教的人说的,为的是向他们指出,他们怎样才能达到真理,他们的理性应当清白和圣洁到什么程度才有可能认识和理解耶稣基督的拯救。因此,我们不打算谈这些对于信教的人在理解拯救时没有价值的东西。现在谢林仿效圣经,描述上帝如何从虚无中创造了世界,描述人受到化为蛇的撒旦的诱惑而丢掉了始初的品行,被魔鬼撒旦所俘获。这样,他就使整个尘世脱离了上帝并把它奉献给撒旦支配。从前被神的统一集合起来的全部力量,现在瓦解了,变成势不两立的敌对力量,致使撒旦能够在尘世为所欲为。不过,可别让我们的神学家的哲学表达方式欺骗了我们。在我们这个不信神的时代,世俗贤哲已经不懂得由上帝亲自用来教化的简朴的圣经语言;在他们还没有重新成熟到懂得圣经之前,应当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教导他们。正如圣经中所说的:

“……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马太福音》第11章第25节)

因此,当谢林谈到“不守本分,离开岗位的天使”(《犹大书》第6节)、谈到魔鬼和它那一群不信神的人时,使用了“宇宙潜在力”一词,它的意思是指尘世的主宰。现在,上帝当然已不能再喜欢尘世。他出于自己的公正,抛弃尘世,而他在尘世中的行动是出于愤怒并且不是完全自愿的。但是这位永恒的慈悲者不能丢下尘世不管;正所谓“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约翰福音》第1章第3节),上帝的独生子,怀着无限的爱和仁慈留在不幸的、被抛弃的尘世上。他的苦难是从原罪开始,而不是从他在希律王时代的人化开始的,因为他是由于原罪而被彻底逐出人类的,在人类中间他比圣父生活得更久。是啊,当他置身于愤怒的上帝和上帝想毁灭的这个堕落的尘世之间,开始袒护尘世的时候,他就脱离了圣父,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同谋犯,而且在与圣父和解之前不能企求得到上帝的荣耀。而和解这一伟大事业,以及同魔鬼的斗争,他是以非神和非人的形象开始的,是在痛苦和悲痛地脱离圣父的时候开始的。这个意思在圣经中就可以找到根据,这在《以赛亚书》第53章中说得最清楚不过了,那里说的是某种眼前的,而不是未来的痛苦。在犹太教和异教中都开始了这一伟大的斗争。《旧约》中以色列人的历史说明:上帝如何使犹太教屈从自己,而主带引自己的人民所走过的光辉道路则是基督教徒所熟悉的。那么在异教中又怎样呢?不正是魔鬼成了异教徒的上帝吗?我们打算尽可能清楚地回答这个问题而不偏离圣经中的箴言。

当然,任何人都已听说,在异教徒当中,在《西维拉占语集》¹⁶⁴中以及别的什么地方,也有过关于基督的预言。因此,这里已经表明,异教徒并不像通常人们所想的那样,已经被上帝完全抛弃了,因为这些预言涉及了上帝的起源。而这还不是全部。慈悲为

怀的上帝为什么要让他们像这样完全走上迷途、落入魔掌呢？正是他让雨既为善人也为恶人而降，让太阳既照义人也照不义之人！试想，如果异教徒完全没有上帝的庇护和指引而处在恶魔的控制下，那么，他们的罪孽岂不是要比现在更大、更深重吗？而所有的无耻贪欲和违反自然的情欲，肉体的和其他的罪孽，凶杀、通奸、堕落、盗窃、奸诈、不贞，岂不会无法无天，以致上帝不得不立即铲除它们吗？不仅如此，他们不是会相互残杀、彼此吞噬吗？由此可见，上帝必定也怜悯异教徒并且从天赐给他们一些光明，而这是这样发生的：他们是逐渐地和不知不觉地经过偶像崇拜的各个阶段被引向对真正基督的崇拜，而他们并不知道他们的上帝和基督教徒的上帝是同一个上帝，也不知道现在在基督教中向他们显现的上帝就是隐藏在异教中的上帝。那些不承认这一点的人，从听到宣讲福音时起，就已经不再因他们迫害过显现的基督而崇拜隐蔽的基督了，他们的神现在已经是基督的敌人——魔鬼了。谢林的巨大功绩就在于他第一个致力于探寻神意对异教徒的指引，从而给予基督对罪人的爱以新的赞扬。

当犹太教徒自觉地，而异教徒则无知无识和半真半假地被引向对真正的上帝的认识之后，当希腊世界的值得骄傲的宫廷已经倾覆，罗马皇帝的铁腕已经威胁全世界之际，——这时，时机成熟了，于是上帝派出自己的儿子，使一切信他的人不致灭亡，反得永生。事情是这样发生的：基督因使异教屈从于自己而成了异教的上帝，但不是真正的上帝，因为没有圣父他成不了真正的上帝。于是，他从魔鬼那里夺取了世界，而且能够随意处置它；他本来能够自行控制它并且以上帝的形象独自统治它；但是他由于甘愿顺从而没有这样做，把它转交给圣父，从而抛弃上帝的形象，变成了人。

“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立比书》第2章第6—8节)

圣经中还有许多地方都说明和证实了这一解释的准确性,因此用不着有多大学问,只要依照这种方式,就能单纯从字面上领悟一切。

基督的顺从之伟大就在于,救世主本来可以独自统治整个世界并且脱离圣父,可是他不愿意这样做,他把从魔鬼那里夺来的世界奉献到圣父的脚下并且为了替众人赎罪而死。

我们在这里也可以明白,基督受引诱的故事说明了什么。如果说,服从圣父与否不取决于耶稣的自由选择,那么,魔鬼决不会引诱他,因为魔鬼必定知道这终归是徒劳的。因此,上面援引的谢林的解释无疑是准确的。

我们听说基督就这样成了真正的上帝,而现在我们这位权威人士却转向基督的第二个本性,即人的本性。他还坚定不移地相信,基督是确实存在的并且是一个真实的人,而不像许多异教徒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一个显像或者是降在一个已经存在的人身上的神灵。

基督在上帝面前代表世界并为世界承担责任后,便脱离上帝并且站在上帝的对立面。因而,只要世界不与上帝重新和解,基督就不是上帝,而是处于中间状态,这种状态由于战胜了异教而取得上帝的形象,但本身还不是真正的神的状态。为了重新进入这种状态,基督必须把从魔鬼那里夺来的世界奉献给自己的圣父,必须放弃上帝的形象,顺从圣父,以便替世界承担罪责。他以成为一个妇女所生育的人来表示这种顺从,并且一直顺从到死,直至死在十字架上。所有的洗涤和牺牲都不能使上帝和解,它们不过是一次既除了恶又平息了

上帝的愤怒的伟大牺牲的预演而已。只有通过最伟大、最自愿和最恭顺的顺从才能使上帝和解,而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圣子,而不是这样的人,他是因良心的恐惧和痛苦,因上帝的愤怒而被迫服从的。现在基督可以在上帝面前代表人了,因为他通过人们不自觉地对他的崇拜而成了他们的主,成了他们的保护人。就这样,为了真正替人承担惩罚,他变成了人;变成人这个决定是神意的奇迹。所以,他最初在上帝身边,甚至自己就是上帝,而在原罪之后具有了“上帝形象”,现在作为人在伯利恒降生了,也就是说马利亚不是借助男人而是借助圣灵的力量生下了他。

谁能设想,一个哲学家,而且是新读神派的创始人,竟在 1842 年发生如此可喜的转变,竟这样兴致勃勃地宣讲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呢?基督是马利亚没有借助男人的力量所生的,这一点总是首先引起人们的怀疑,从来都遭到半基督徒的否定,但仍然是基督徒信仰的基石;谢林也把它作为自己的坚定信念说出来,这却是时代的一个最令人欣喜的征兆,而这位有勇气这样做的蒙受天恩的汉子则有权要求每一个信徒的感谢。但是,有谁不知道这是主的神奇而巧妙的安排呢?有谁看不出主通过这种安排向自己的教会示意,他没有抛弃教会而是日夜想念着它呢?

关于主的死,谢林也使用了同样是真正基督教的和大有教益的说法。他说,主的死,是创世时在监护人会议上决定的,是神意所要求的牺牲。上帝对撒旦也是公正的,他甚至给他以让自己的亲生儿子去死的权力,好让一切信他的人不致死亡,反得永生。这就使得魔鬼没有丝毫理由说,它是被上帝的更强大的力量以不公平的方式推翻的。主本身的伟大和荣誉,不容许有半点类似的责难。因此,基督必须成为一个人,替上帝所抛弃的人承担罪责并且死在十字架上,用

一人之死换取众人之生。因此，主出于自己的恩惠和仁慈，必须为我们而牺牲自己，在圣父前为罪人承担责任，赎我们的罪，使我们又能来到恩惠的宝座之前。虽然其他的人也毫无例外地注定要死，但是没有人像主那样死，像耶稣基督那样为赎罪而死。因此，这一信仰的顶点，即用基督的血涤罪，又被奇迹般地从古龙（它现在体现为世俗智慧和令人厌恶的时代精神）的爪牙中拯救出来，主也就再次重申他那可贵的诺言：阴间的权柄不会胜过他的教会。接下去谢林十分出色地讲述基督，他说：这种死是极其伟大的奇迹，如果我们不知道确有其事，我们简直不敢相信。基督死的时候，全人类的代表都在场；有犹太教徒和异教徒，他们代表了全人类的两个方面。基督是通过他在异教中同撒旦作斗争而变为异教的，而依照异教的原则应当是按异教之死去死，即死在十字架上。被伸臂钉死在十字架上仅仅解除了基督在异教徒当中所处的长期紧张状态，即结束了主的非神状态，而通过死他又重新和上帝合而为一，正如圣经所说：

“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世的人，谁想到他之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以赛亚书》第53章第8节）

但是当谈到主的复活时，谢林说：复活证明，基督采取人的形象不是为了装样子，而是真心诚意地并且永远地成为人，而且还证明，上帝重新让人的形象和人的本质蒙受恩惠，就是说，不仅让基督身上所体现的人类，而且还让只有基督才能代表的全人类也蒙受恩惠。其实，使上帝如此不满以致不得不抛弃人类的，并不是单个人的罪行，最糟糕的是全人类整个有罪即受邪恶支配，所以说，一个人早在他犯罪之前已经使上帝不满了，因此，在上帝面前，成为人仿佛就等于犯罪。这样，在基督死以前，世界上找不到任何使上帝满意的善良

愿望,找不到任何善良的、在上帝看来是正义的行为,因而现在也只有信徒才能做善事,才能有善良的愿望。但是由于主的复活,人的状态在上帝面前又被宣告是无罪的,而且上帝承认它的罪恶已经洗清,由此可见,宣告无罪是通过复活才实现的。于是基督升天了,现在,他作为一个真正的人和真正的上帝坐在圣父的右边,他在圣父面前代表人类。

其次,对我们来说,复活是我们自身灵魂不灭和肉体复活的证明。谢林也承认这一点并且补充说,如果在这个生命里是肉体主宰灵魂,那么,随之而来的应当是一个灵魂战胜肉体的第二生命,而且最终必须是两个方面的平衡。这一点完全符合圣经的教义,因为在复活和末日审判以后,在肉体净化以后,最后的状况无非就是谢林所说的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平衡。关于那些由于不信神、冷酷无情和犯罪而去世的不知悔改者和遭天谴者的状况,谢林也作了某种推测。他认为第二次的、永久的死是永恒的万劫不复,而不会成为名副其实的死亡。当然,可以不去思索这些,而让主决定怎样惩罚和折磨那些蔑视他、咒骂他的人。

最后,可敬的谢林拿出下列有关我们的主和救世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宝贵论据:这一复活是从内心历史射向外界历史的一道闪电。对于否认这些事实的人来说,天国的历史始终只是一系列外界的偶然事件,没有任何神的内容,没有超验(超越理性)的东西,而超验的东西才正是真正的历史。离开这些事实,历史不过是外在的回忆的事情,而决不是对这些事件的真正的、完全的认识。——这是美妙的和基督教的词语。相反,世俗贤哲关于历史和类意识发展中的上帝问题的胡言乱语,是令人厌恶的废话和渎神言论。因为,如果这些把年轻人引入歧途的高傲的诱惑者,认为自己的上帝存在于全人类的

罪恶和劣行的历史中,那么,在这些罪恶之外上帝又在何处。这些好讥讽的人不愿意搞清楚,整个世界史是形形色色的不义的历史,是恶行、凶杀、通奸、淫荡、盗窃、渎神、亵圣、暴怒和酗酒的历史,如果到处都见不到上帝那只同罪恶斗争并防止罪恶产生的拯救之手,这些罪行本身必定会而且会连同整个世界一起堕入地狱。这个可耻的罪恶之地就是他们的天堂、他们的全部不朽之处,这是他们自己公开说的。这就是把上帝的全部作用从历史中排除以后的可恶结果。上帝为自己向他们复仇的方法是,对他们掩盖自己真正的本质,让他们为自己创造一个比木头和麦秆做的哑巴偶像还渺小的神,这个神不过是空幻的幽灵,即所谓世界精神和历史精神。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历史观点所产生的结果,而制造这种观点的祸首就是在所有善良的基督徒当中名声很坏的黑格尔。因此,我们把像谢林这样一位上帝的仆从所描绘的历史景象拿来作一番比较吧。

谢林说,经常在主身边并被主指定为使徒的12个人当中,主特别加惠于彼得、雅各和约翰这3个人,每次给予他们的优待都和给予其他使徒的不同。雅各很早就因为受基督的牵连而被杀害,大约与此同时,保罗归正了,如果我们用保罗代替雅各,作为雅各的继承人,那么,这3个使徒就是整个基督教会的榜样。彼得、保罗和约翰是基督教会3个不同发展时期的主宰者,正如《旧约》中的摩西、以利亚和施洗者约翰是3个时期的3个代表人物一样。摩西是立法者,主通过他奠定了基业;以利亚是个虎虎有生气的人,他使迟钝的放弃父辈信仰的百姓重新富有生气和活力;施洗者约翰是完成者,他实现了从《旧约》到《新约》的过渡。同样,对于新约教会来说,彼得就是摩西,就是奠基者,他使当时的犹太教的本质在基督教会中表现出来;保罗就是有干劲的、虎虎有生气的以利亚,他不让信徒冷漠、沉睡,他代表

异教的本质、文化水平、博学以及世俗智慧——只要世俗智慧是从属于信仰的；而约翰也还会是一个能指明未来的完成者，因为他把完成的事业托付给主所爱的人。因此，正是约翰在生前就指明了未来，写成了《启示录》。使徒彼得的教会是现在的天主教会，它那仪式隆重的礼拜，正如它那劝人为善的教义一样，是与犹太教的法规相适应的。主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①不可否认，主的这段话是指彼得创建的教会。正如他三次不认主一样，同样可以说，罗马教会也曾三次不认主。第一次是在它谋取世俗权力的时候；第二次是在它懂得利用世俗权力为自己的目的服务的时候；最后一次是在它成了世俗权力用来实现其目的的工具的时候。第二个教会即使徒保罗的教会是现在的新教教会。在新教教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博学和一切虔诚的智慧，也就是从异教归顺的基督徒的本质；而且，在新教教会中，没有天主教会那种一成不变的、永恒的原则，取而代之的是分裂为许多教派的福音教会那种发生激励作用的派系生活。天知道这些非犹太裔基督徒的想法和意图归根到底是否比犹太裔基督徒的想法和意图更有益于天国！

不过，这两个派系没有一个是主的真正的最终的教会。主的真正的最终的教会只能是这样的：它从奠基的彼得开始，经过保罗，上升到约翰，从而为末日作准备。最终的教会是爱的教会，正如约翰是爱的使者一样；最终的教会是教会的完成，在这期间将出现预言中所说的末日前的叛教，接着就是末日审判。人们给所有的使徒都创建了许多教会，但是相形之下为圣约翰而创建的教会就很少了。如

^① 参看圣经《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16章第18节。——编者注

果我要创建教会,就一定会把这个教会献给他;不过有朝一日应为所有三个使徒创建一个教会,而这个教会将是最终的真正的基督教三圣殿。

这就是第一个真正的基督哲学家结束他的讲演时所说的话,而我们也许把他想说的全听完了。本文作者认为,他已经充分说明,主在这位可尊敬的人身上为自己的教会唤醒了怎样一个精心拣选的见证。正是这个人要把现今世界的、以各种身份——诸如世俗的人、青年德意志²⁰、哲学家和其他不论怎样称呼都可以的人——干坏事的异教徒驱逐出去。事实上,当你步入谢林讲课的大厅,听到这些人嘲弄和挖苦这个从世俗贤哲中拣选出来的人物的时候,就会不由得想起使徒保罗在雅典讲道的情景。现在发生的事情仿佛是历史的重演,如《使徒行传》第17章第16节和以下几节就说道:

“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虔敬的人以及每日在市上所遇见的人辩论。还有伊壁鸠鲁派¹⁶⁵和斯多亚派¹⁶¹的哲学家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人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是因为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福音。”

谢林看到柏林是一座如此崇拜偶像的城市,当然也会勃然大怒。因为,还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崇拜偶像和尘世的东西,更崇拜财神和这个世界的荣誉,更崇拜自爱的“我”呢?还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蔑视真正的上帝?还有什么地方的世俗生活比这里更豪华奢侈、好虚荣讲排场、文过饰非和欲盖弥彰?当你们的学者、你们那些才疏学浅不信基督的著作家们动辄把你们的城市同雅典相比的时候,不是想讨好你们吗?啊!他们对你们吐露了多么痛苦的真理!不错,这就是充满异教精神、自傲的文化和文明的雅典,这种文化和文明使你们眼花缭乱,以致看不清福音书的简单真理;这就是五光十色、充满尘

世的富丽堂皇的雅典;这就是追求舒适生活和懒散成风的雅典,在这里人们躺在床上伸懒腰打哈欠,认为十字架的说法太无聊,忏悔的仪式太讨厌;这就是耽于酒色、纵情于狂欢和肉欲之中的雅典,在这里良心的巨大呼声被压倒了,内心的不安和痛苦为豪华的外表掩盖了!不错,雅典拥有目空一切的世俗贤哲,他们为了存在和虚无以及其他无谓的东西绞尽脑汁,并且早就同上帝和世界断绝了关系,可是,他们却讥笑关于恭顺和关于精神贫困的说法,就像讥笑昔日的狂妄和怪诞一样。雅典拥有博学的学者,他们能记住鞭毛虫的所有种类和罗马法的全部条款,却因而忘记了灵魂的极乐这一永恒的拯救!见此情景谢林也会勃然大怒的,就像保罗当年来到这样的城市一样。当他到来时,世俗贤哲就像昔日雅典的伊壁鸠鲁派和斯多亚派那样说:这个二流子要说什么?他还没有开口,他们就说他的坏话了;他还没有来到他们的城市,他们就辱骂他了。但是我们看看,圣经又是怎样对我们讲的:

“他们就把他带到阿雷奥帕格说,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①

难道这不是活灵活现的柏林人?他们不也是只顾听听看看有什么新闻吗?你们随便到哪一家咖啡馆和糕点铺去,都能看到你们新雅典人都埋头在报纸里,而圣经却搁在家里,积满灰尘,无人翻阅。听听他们见面时的相互寒暄吧:“有什么新闻吗?”“没有什么新闻吗?”如此而已。他们总是需要新闻,需要前所未闻的消息,除此而外,虽然有文明、过着阔绰的享乐生活,仍然无聊得要命。谁在他们

^① 参看圣经《新约全书·使徒行传》第17章第19—21节。——编者注

眼里是可爱的、有趣的和值得注意的人呢？是那些领受圣灵启示最多的人吗？不是，是一贯谈新闻谈得最多的人。他们最关心的是什么呢？是天使们高兴看到的某个罪人的皈依吗？不是，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丑闻，是柏林《莱比锡总汇报》发表的有关报道！但是，最恶劣的，对新闻最着迷的是奸诈的政客和饶舌者。这些伪君子十分无礼地干预国事，不让国王自行裁夺，他们一刻也不关心拯救自己的不灭的灵魂；他们只想挑政府的微不足道的过错，对自己不信神、看不见基督之爱这样的大错却视而不见。这些人特别像昔日的雅典人，整天在市场上转来转去，想方设法打听各种新闻，而把古老的真理束之高阁。他们无非想从谢林那里听到一些新鲜的东西，而当谢林给他们的只是陈旧的福音时，他们又是那样嗤之以鼻！至于并不是总想打听新闻，而只想从谢林那里听到古老的真理即关于通过耶稣基督而赎罪的论述，这样的人在他们中间简直太少了！

因此，保罗当年的遭遇，现在又都在谢林身上发生了。人们面带批判的神情听他讲道，不时傲慢地笑笑，摇摇头，意味深长地交换一下眼色，然后向谢林投去怜悯的眼光；“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诮他的”。（《使徒行传》第17章第32节）只有几个人附和他，因为现在的情况也像在雅典一样：死人复活的事使他们极为不快。多数人十分实在，根本不想听什么永生的事；少数人极勉强地、摇摆不定地、含糊不清地承认灵魂不灭，但是认为肉体总是要腐烂的。说什么肉体会真地、注定地和活灵活现地复活，这招致他们一致的嘲笑，他们认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仿佛圣经上没有这样的话：上帝无所不能。

可是，如果我们回过来看看向信教的读者所叙述的教会的历史，即以彼得、保罗和约翰这三个使徒作为典范向我们展示的东西，那么

我们还有一点意见要谈一下。这是从这样一点出发的：如果我们像某些人现在还在做的那样，想通过同我们的教会的对比来藐视和贬低天主教会，那么，这是极不公正的、有罪的，是违背上帝本身的旨意的。因为天主教会也像新教教会一样，是按上帝的旨意创建的，何况我们还能从天主教会那里学到一些东西。天主教会中仍然保存着在我们这里早已不见踪影的、古老的使徒教规。我们从圣经中知道，使徒和众信徒把一切使众信徒感到切齿痛恨的不信教者、信邪说者和罪人从信奉圣灵的教徒中开除出去。保罗不是就这样说过（《哥林多前书》第5章第3—5节）：

“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权威，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来的日子可以得救。”

基督对彼得不是就这样说过：

“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马太福音》第16章第19节）

他在复活以后对自己的全体门徒不是就这样说过：

“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约翰福音》第20章第23节）

圣经中这些地方所涉及的是严厉的教规，这个教规盛行于使徒教会，而且也存在于天主教徒中。如果使徒教会是我们的楷模，圣经是我们的指南，那么我们也应当努力使上述古老的教规重新发挥效力。而且，面对凶恶的敌人目前对主的教会进行的疯狂迫害和攻击，我们应事先有所准备，对内要满怀信仰和希望，对外要加强众信徒的

团结和驱逐假先知。必须把狼赶走,不得让它钻入羊群。其次,对天主教神父的独身生活也不应当完全否定。《马太福音》第19章第10—12节中说:

“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惟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

接着《哥林多前书》第7章从头到尾都讲到独身比结婚好,我只从中援引几个地方。

第1、2节:“男不近女倒好,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

第8节:“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若他们常像我就好。”

第27节:“你没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妻子。”

第32、33节:“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

第38节和以下几节:“这样看来,叫自己的女儿出嫁是好。不叫她出嫁更是好。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然而按我的意见,若常守节更有福气。我也想自己是被上帝的灵感动了。”

这些箴言的确是十分清楚的,但是难以理解的是,既然有这样的规定,独身生活在新教徒中怎么会有这样坏的名声。总之,我们看到,天主教会在某些方面比我们更接近圣经,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蔑视天主教会。相反,天主教会中我们那些信教和敬神的兄弟,比放弃信仰不再做基督徒的新教教徒更接近我们。因此,现在是我们联合天主教徒反对威胁着整个基督教共同敌人,着手筹备约翰的教会的时候了。现在已没有时间去争论不同宗教信仰的区别了,——我们应当把这个问题交给主来解决;300年来我们人类未能得出明确的

答案，现在我们应当清醒，应当祈祷并时刻准备

“用真理当作带子束缚，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仰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的一切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而这就是上帝的道。”（《以弗所书》第6章第14—17节）因为不祥的时刻来到了，“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彼得前书》第5章第8节）

如果让作者在一些笃诚的和领受启示的人可以讲话的地方发表谦逊的意见，那么，他会认为，约翰的教会以及末日快来临了。有谁按主的意思探究了近年来发生的事件，而没有觉察到许多大事正在临近，而操纵着君主和国家事件的正是主的手呢！自从可怕的法国革命以来，一个崭新的、令人恐怖的幽灵进入了很大一部分人的心中，无神论如此无耻、目空一切和趾高气扬，以致使人不能不想到圣经的预言已经应验了。可是让我们再看看圣经中讲到末日时是怎样谈论无神论的。《马太福音》第24章第11—13节^①，主耶稣说：

“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以及第21节：

“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

《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第3节和以下几节，保罗说：

^① 恩格斯引用圣经上这两段话时略加改动。——编者注

“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上帝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倒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

以及《提摩太前书》第3章第1节：

“圣灵明说，到末日，必有人离弃真理，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

这不是证明主和保罗仿佛亲眼看到我们时代的活生生的情景么？背离天国的事情越来越普遍，无神论和渎神现象越来越放肆，正如彼得所说（《彼得后书》第3章第3节）：

“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出于自己的私欲而露面的好讥消的人。”

上帝的一切敌人如今联合起来，用各种各样的武器进攻信徒；那些玩世不恭的人沉湎于这个世界的玩乐，一听说十字架就感到极其厌烦，他们在良心的折磨下正同持无神论的世俗贤哲联合起来，想借用他们的学说来减轻良心的谴责；另一方面，这些持无神论的世俗贤哲公然否认肉眼看不见的一切，否认上帝以及死后的任何存在。这样一来，他们当然就把这个世界以及尘世的肉体享受、饕餮、狂饮和淫荡置于一切之上了。这些人是最坏的异教徒，他们变得冷酷无情并且自己把自己弄到顽固地否认福音的地步，关于这些人，主说，所多玛和蛾摩拉的居民在末日审判时也会比他们好受些。这已经不是对主的无动于衷和冷漠无情了，不，这是公然的明显的敌视。我们现在没有各种教派和派系，我们只有两派：基督徒和基督的敌人。但是，凡有眼睛能观看的人都要看，而不要让他们受迷惑，因为现在不

是睡大觉和逃避的时候；当时代的征兆如此明显地表露出来时，应当注意这些征兆并且探求预言的含义，因为这些预言不是凭空赐给我们的。我们看见我们中间有假预言者，

“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兽就开口向上帝说亵渎的话，亵渎上帝的名和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又任凭他与圣徒争战，并且得胜（看起来，几乎必然如此）。”（《启示录》第13章第5—7节）

他们不再有任何羞耻、腼腆和虔敬了。同这些诱惑者的令人厌恶的一本正经和蓄意诽谤相比，一个叫伏尔泰的人的可憎的讥诮只不过是儿戏罢了。他们周游德国，想悄悄地潜入各地，在市场上宣讲撒旦的教义，把撒旦的大旗从一个城市带到另一个城市，引诱可怜的年轻人，把他们推入地狱和死亡的无底深渊。诱惑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如果主没有特别的用意，是不可能容忍这种现象的。下面一句箴言也应当适用于我们：

“伪君子！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马太福音》第16章第3节）

不，我们应当睁开眼环顾四周；时间是严酷的，应当清醒，应当祈祷，以免我们被诱惑，以免主像夜间的小偷一样到来时，我们正在睡大觉。许多灾祸和诱惑在等待我们，但是主决不会抛弃我们，因为他在《启示录》第3章第5节中说道：

“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以及第11节：“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

阿门。

弗·恩格斯写于 1842 年 3 月
18 日—4 月初之间

1842 年以小册子形式在柏林出
版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 卷翻译

北德意志自由主义和 南德意志自由主义¹⁶⁶

柏林 3 月。不久前，我们祖国的南部还称得上是我国惟一能有坚定的政治主张的地区；巴登、符腾堡和莱茵巴伐利亚似乎是仅有的三个能够点燃起惟一名副其实的独立爱国主义烈火的祭祀坛。北部似乎已陷入无动于衷的呆滞状态，一种纵然不是卑躬屈膝，却已经松懈弛缓，精疲力竭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北部想在经历了几次南部未曾参加的非常伟大而又空前紧张的解放战争之后休养生息。看来，北部已满足于自己过去的作为，现在是希望得到一点安宁，因而南部就开始瞧不起北部，指责它麻木不仁，嘲笑它忍气吞声。而汉诺威事件⁸⁸又被南部竭力用来作为傲视北部的理由。正当北部在表面上显得比较平静、无所作为的时候，南部却扬扬自得，夸耀自己正在日益发展的议会活动，夸耀两院里的讲演，夸耀自己的反对派；而反对派想必是支持北部的，南部知道，它即使没有北部也能确保自己的生存。

现在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南部的运动已经无声无息，先前那种紧密咬合并维持运转的齿轮渐渐磨损，相互间不再能够完全吻合；人们相继沉默下去，年轻的一代也不愿意步前辈的后尘。北部则相反，尽管它的外部条件远远不及南部那样有利，尽管北部讲坛（那里

并非完全没有讲坛)从未能起到像南德意志讲坛那样的作用,但是,近几年来北部已经显示出它有许多切实的政治主张、坚忍不拔的活力、才干以及从事时政评论活动的的能力,而这一切,南部即使在它的全盛时期也未曾有过。此外,北德意志自由主义无可争辩地更加成熟、更具有全面性,具有更为巩固的历史基础和民族基础,而这是南部的自由思想从未达到过的。在这方面北部远远超过了南部。原因何在呢?两种思潮的历史最清楚不过地解答了这个问题。

从1830年起政治思想在整个欧洲开始觉醒,国家利益开始移至首位,由于这一年所发生的事件和风潮,由于这些事件和风潮与德意志狂复苏的梦想发生冲突,结果形成了新的产物——南德意志自由主义。南德意志自由主义直接产生于实践,一直忠于实践,并且在理论上与实践相结合。但是众所周知,作为南德意志自由主义理论基础的实践是非常广泛的,有法国、德国、英国、西班牙等国的实践。因此,这一派别的理论即它的真正内容,全都成了某种泛泛的、不明确的、模糊的东西,它既不是德国的,又不是法国的,既不是民族的,又不是明确的世界主义的,而恰恰是一种抽象的,不彻底的东西。人们有过一种共同的目的,即法律上的自由,但要达到这一点,通常有两种直接对立的手段。比如,人们要求德国有宪法保障,为此,今天建议各邦君主对联邦议会¹⁶⁷有较多的独立性,明天又建议有较多的依附性,但是要国民议会和联邦议会并存,在现有条件下这两种手段无论哪一种都是不切合实际的。为了达到这个伟大的目的,人们今天希望德国更统一,明天又要求让小邦君主对普鲁士和奥地利有较多的独立性。因此,在目的始终一致而手段从不一致的情况下,政府很快就战胜了这个力量强大得多的派别,而等到这个派别意识到自己的不明智时,已经为时太晚。况且这个派别的力量来自一时的激动,

来自纯粹的外部事件即七月革命¹¹⁵的影响。七月革命平息之日,也就是这个派别寿终正寝之时。

这个时期,在北德意志一切都平静得多,看上去无所事事。当时只有一个人似熊熊烈火迸发出自己格外炽热的生命力,他的作用超过全体南德意志人的总和,——我指的是白尔尼。他以刚毅的性格战胜了南德意志人的不彻底性,在他身上这种片面性通过内心斗争已经完全自行克服了。他的理论是从实践中奋斗出来的并证明是实践的一朵奇葩。他就这样坚定地采取了北德意志自由主义的立场,成了北德意志自由主义的先驱和先知。

现在,这个派别在德国的统治地位是无可争辩的了,它由于有这样的基础而获得了更为丰富的内容并且能更持久地存在下去。这一派别从一开始就没有把自己的存在同个别事件联系在一起,而是同整个世界的历史,特别是同德国的历史联系在一起了。它不是发源于巴黎,而是诞生在德国的中心;它是近代的德国哲学。正因为如此,北德意志自由派的特点是坚决彻底、要求明确、手段与目的密切吻合。这一切正是南德意志自由派所一直不可企及的。正因为如此,北德意志自由主义的主张是民族意愿的必然产物,因而它本身就具有民族性,它希望看到德国在国内外都同样受到尊重,而不陷入可笑的进退两难的地步:应当先做自由主义者然后做德国人呢,还是先做德国人然后做自由主义者。因此它同样也意识到自己决不受任何一派的片面性的影响,它摆脱了这些派别往往由于本身的内部矛盾而产生的吹毛求疵和诡辩。因此它能够对形形色色的反动势力开展如此坚决、如此生动、如此有效的斗争,这是南德意志自由主义永远无法做到的,因而最终胜利必定属于北德意志自由主义。

与此同时,也不应当认为南德意志自由主义毫无希望,是一次失

败的尝试。我们曾依靠它取得了一些确实不容忽视的成果。首先，正是它奠定了德国反对派的基础，从而才有可能使德国产生这么一种政治主张，活跃了议会活动。它并没有使蕴藏在德国宪法内的种子瘪掉、腐烂，它从七月革命中汲取了德国所能汲取的教益。它从实践走向理论，但是通过这一途径没有达到目的；那么就让我们从另一头做起，试着从理论出发，深入到实践，——假如你们愿意，我打赌，我们用这种方法终究会前进的。

弗·恩格斯写于 1842 年 3 月
底

载于 1842 年 4 月 12 日《莱茵
报》第 102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 卷翻译

一个旁听生的日记¹⁶⁸

一

在柏林这样的城市里，一个外国人如果不参观这个城市的全部名胜古迹，那么对他自己、对欣赏能力都是真正的犯罪。然而经常有这样的情况：柏林最著名的地方，使普鲁士首都与所有其他城市迥然不同的那个地方，却往往为外国人所忽视；我指的是那所大学。我指的并不是歌剧院广场上的雄伟大厦，不是生物解剖陈列馆和矿物陈列馆，而是数量很多的课堂，那里有机智的和迂腐的教授，年纪轻的和年岁大的、活泼的和严肃的大学生，新生和老生；在这些课堂内过去讲的以及现在每天仍在重复的内容，已经传播到普鲁士境外甚至讲德语的地区以外。柏林大学的荣誉就在于，任何大学都没有像它那样屹立于当代思想运动的中心，并且像它那样使自己成为思想斗争的舞台。有多少其他的大学，如波恩、耶拿、吉森、格赖夫斯瓦尔德，甚至莱比锡、布雷斯劳和海德堡等大学大都回避这种斗争，笼罩着只埋头学术的麻木不仁的气氛。这种麻木不仁长久以来正是德国学术界的不幸。相反，柏林大学的教师中却有各种派别的代表，从而造成活跃的辩论气氛，而这种气氛又使学生们轻而易举就对当代各种倾向有清楚的了解。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想行使一下当前大家都可以

作为旁听生听课这一权利；于是，有一天早晨，正值夏季学期刚开始，

我走进了大学校门。有些专业已经开课,大多数专业正好是今天开课。在我看来,最有趣的是马尔海内克开设的关于把黑格尔哲学引入神学的讲座。在这一学期,该校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最初一些讲座一定非常有意思,因为他们当中有些人已经有言在先,说要同谢林的启示哲学进行直接论战,而另一些人,可以指望,他们在捍卫黑格尔被损害的亡灵的尊严方面不会持观望态度。马尔海内克的讲座显然是针对谢林的,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在他到来之前,课堂里早已挤满了人;青年人、老年人、大学生、军官、以及天知道还有些什么人。他们坐着、站着,拥挤在一起。终于他进来了;谈话声和嘈杂声戛然而止,一顶顶帽子像听到口令似的一下子都从头上摘了下来。他身材结实强壮;有着一副思想家的严肃、果断的相貌;高高的前额上披散着因绞脑汁而斑白了的头发。他讲课时,举止落落大方,没有那种埋头念讲稿的学究气,也没有装腔作势、故弄姿态的手势;他的态度像年轻人那样豪爽,目光专注地望着听众;他讲得很平静,语调庄重缓慢而又流畅通达,平铺直叙而又富有深刻的思想,这些思想一个接着一个涌现出来,而且一个比一个更加中肯。马尔海内克在讲台上以其坚定的信心、不可动摇的刚毅与尊严,同时也以自己的整个气质所焕发的自由思想而令人肃然起敬。而今天他登上讲台时情绪更不一般,使他的听众比平日更加敬佩。如果说他在整整一个学期内耐心地容忍了谢林对已故的黑格尔以及他的哲学进行不体面的抨击,如果说他一直心平气和地听完了谢林的讲座,——这对马尔海内克这样的人来说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么,他进行反击、在战场上用自豪的思想去攻击自大的词句的时刻现在终于到来了。他从一般的意见谈起,出色地阐明了当前哲学对神学的态度,以赞赏的口气提到了施莱尔马赫;当谈到后者的学生们时,他说,这

些人是在施莱尔马赫的激发人们思考的思想引导下走向哲学的，至于那些走上另一条道路的人，就让他们为此而吃苦头吧。渐渐地他把话题转向黑格尔哲学，很快就清楚了，他的话是针对谢林的。他说：

“黑格尔首先要人们在哲学中超脱自己的虚荣心，要他们别以为想出某种独特的东西就万事大吉；而且，他尤其不是那种满口诺言和高谈阔论的人，他平静地让哲学的业绩替他讲话。在哲学上他从来不是那种总是夸耀自己的吹牛大王^①。——不错，现在谁也不会自认为才疏学浅，竟无能反驳黑格尔及其哲学，而且谁要是在口袋里装有反驳他的哲学的论据，谁就一定会走运；因为从那些一味承诺驳倒黑格尔哲学而后来又失信守诺言的人身上可以看到，这种反驳是很容易取悦于人的。”^②

当他讲到最后这几句话时，听众原来就不时流露的赞同声一下子迸发成暴风雨般的欢呼声，神学讲座上出现的这个新现象使讲授人感到十分惊讶。这种活生生的自发形成的气氛同马尔海内克的论敌的那些讲座经过安排才在结束时勉强出现干巴巴的喝彩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马尔海内克做了一个手势使欢呼声平静下来，继续讲道：

“可是所期望的这种反驳现在还没有，而且，只要不是平心静气地对黑格尔进行科学探讨，而是采取激怒、仇视、忌妒，总而言之采取狂热的态度，只要有人认为有了神秘学说和幻想就足以把哲学思想从它的宝座上推下来，所期望的这种反驳也就不会有。这种反驳的首要条件当然是正确地理解对手，看来，黑格尔在这里的某些论敌好像是和巨人搏斗的侏儒，或者像那位更加著名的、同风

① “吹牛大王”出自普劳图斯的《撒谎者》。——编者注

② 引自菲·马尔海内克《关于黑格尔哲学对基督教神学的意义的公开讲演集。序言》1842年柏林版。——编者注

车搏斗的骑士。”^①

就广大听众感兴趣的方面而言,这是马尔海内克的第一讲的主要内容。马尔海内克再一次表明,如果事关捍卫科学的自由,他总是勇敢地、坚持不懈地站在战斗的岗位上。人们通常赋予加布勒以黑格尔继承人的称号,其实,以马尔海内克的性格和洞察力来说,他比加布勒更胜一筹。黑格尔用来洞察整个思维领域和理解生活现象的那种宽阔自由的眼光,也是马尔海内克本人所素有的。如果他不愿为了在最近5年才出现的进步而牺牲自己多年的信念,牺牲自己的来之不易的成果,有谁能责备他呢?马尔海内克长期与时代并进,因而有资格实现科学的终结。他善于使自己同哲学的最尖端成果保持同一高度,并以哲学事业为自己的事业。这是他很大的优点。从莱奥提出黑格尔门徒⁷⁷到布鲁诺·鲍威尔被解职时为止,他一直是这样做的。

此外,马尔海内克准备讲座一结束就把讲稿^②付印。

弗·奥·

二

在一间宽敞的课堂里,零零散散坐着几个大学生,他们正等待他们的老师。门上的一张布告写着:冯·亨宁教授,由本课开始将就普

① 引自菲·马尔海内克《关于黑格尔哲学对基督教神学的意义的公开讲演集。序言》1842年柏林版。——编者注

② 指菲·马尔海内克《关于黑格尔哲学对基督教神学的意义的公开讲演集。序言》1842年柏林版。——编者注

鲁士财政制度作公开的学术报告。这个课题是毕洛夫-库梅洛夫^①提到日程上来的,它同报告人(黑格尔从前的学生之一)的名字都引起了我的注意,然而使我感到惊奇的是,听讲的人似乎并不多。亨宁进来了,他身材匀称,“正当壮年”,一头稀疏的浅发;他开始讲课,吐字很快,口若悬河,却显得过于详细。他说:

“普鲁士同其他许多国家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它的财政制度是完全建立在近代国民经济科学基础上的,到目前为止,只有它一个国家敢于把亚当·斯密及其继承者的理论成果应用于实践。例如,英国本来是这些近代理论的发源地,现在却还深深陷于旧的垄断制度和保护性关税制度中,法国陷得甚至更深。无论是英国的哈斯基森,还是法国的杜沙特尔都没有能够以比较明智的见解来克服私利,更不要说奥地利和俄国了。普鲁士却坚决承认自由贸易和工业自由的原则,并且废除了一切垄断和保护性关税。这样,我国制度的这个方面使我们大大超过那些在其他方面、在政治自由的发展方面远远超越了我们的国家。如果说我国政府在财政方面取得了如此非凡的成就,那么就另一方面来说也应当承认,我国政府找到了进行这项改革的极其有利的条件。1806年所遭受的打击为建筑新大厦扫清了基地;代议制虽然使各种特殊利益受到关注,但束缚不了政府的手脚,可惜,总是有一些顽固的老家伙,他们出于狭隘性和阴沉心理,挑剔新事物,责备它们不是顺应历史而产生的,而是从抽象理论中不切实际地强行臆造出来的;好像从1806年起历史就停止不前了,好像实践的缺点就是它同理论的一致,同科学的一致;好像历史的本质就是停滞不前,在原地兜圈子,而不是前进,好像本来就存在不受任何理论影响的实践!”

请允许我就最后这几点多说几句,毫无疑问,德国的特别是普鲁士的社会舆论对这几条会表示同意。早就应当坚决驳斥某一派别关于“自然国家”的“历史的、有机的、自然的发展”等喋喋不休的议论,

^① 见毕洛夫-库梅洛夫《论普鲁士的财政》1841年柏林第2版和《普鲁士,它的国家制度、它的管理和它同德意志的关系》1842年柏林版。——编者注

并且在人民面前揭露这些冠冕堂皇的表面文章。如果说有的国家确实应当重视过去并且不得不满足于比较缓慢的进步,那么,这对普鲁士来说是不适用的。普鲁士前进得还不够快,发展得还不够迅速。我们的过去已经被埋葬在耶拿以前的普鲁士废墟下¹⁴¹,已经被拿破仑入侵的洪流所淹没。那么是什么东西束缚着我们呢?我们不应当继续拖着那些妨碍过许多国家前进的中世纪足枷了;我们不应当再让过去几个世纪的污泥陷住双脚了。因此,要在这里谈论历史,却又不想追溯旧制度,这怎么可能呢?如果发生某种倒退,那么这样的倒退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为卑鄙的,可能是对普鲁士历史上最光荣的年代的最无耻的否定,不管这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都将是对祖国的背叛,因为它必然再次引起1806年那样的大灾难。不,事实是明摆着的,普鲁士的福气就在于理论、科学、精神的发展。或者从另一角度看这个问题,普鲁士不是一个“自然”国家,而是一个由于政治,由于有目的的活动,由于精神而形成的国家。近来,有人站在法国方面,企图把这一点说成是我们国家的最大的弱点;^①相反,这种情况只要应对得当,它将是我们的主要力量之所在。正如自我意识的精神能超越无意识的自然界一样,普鲁士只要愿意就能超越“自然”国家。由于普鲁士各省之间差别很大,所以为了避免任何一方受到不公正待遇,普鲁士的制度就必须纯粹从思维中生长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各省会自行逐步融合起来,而它们各自的特点则将全部融合为自由的国家意识的高度统一体;否则,要建立普鲁士内部的立法的和民族的统一体,恐怕花几百年的时间也是不够的,而且第一次毁灭性打击

① 见古·法伊《普鲁士及其在新省的政治关系和宗教特点下的统治》1842年巴黎版。——编者注

就必然给我国的内部统一带来无人能承担的后果。其他国家应当走的道路是由它们一定的民族特点所决定的；我们摆脱了这种强制性，我们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去做；普鲁士能够置一切其他考虑于不顾而只按理性的启示行事，它能够学习邻国的经验，而这是任何其他国家都做不到的，它能够作为欧洲的模范国家，站在时代的高峰，在自己的机构中体现当代的完整的国家意识，而这又是任何国家都比不了的。

这就是我们的使命，普鲁士正适合完成这一使命。难道我们能够为了一个过时的派别的几句空话而放弃这个前途吗？难道我们不应当听从历史？而历史给我们安排的使命就是创造整个理论的繁荣。我再重复一次，普鲁士的基础不是过去几个世纪的废墟，而是万古长青的精神，这种精神在科学中获得意识，在国家中为自己创造自身的自由。如果我们放弃这种精神和它的自由，那么我们就否定了自身，就是出卖了自己最神圣的财富，就是扼杀了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也就不再有资格跻身于欧洲国家的行列。那时历史将对我们作出可怕的死刑判决：“你被放在秤上称了，称出你分量不够。”^①

弗·奥·

弗·恩格斯写于1842年5月
2日—5月中旬
载于1842年5月10和24日
《莱茵报》第130和144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3卷翻译

^① 参看圣经《旧约全书·但以理书》第5章第27节。——编者注

时 文 评 注¹⁶⁹

评路德维希·瓦勒斯罗德在
柯尼斯堡举行的四次公开讲演
1842年柯尼斯堡福格特出版社版

几年来，普鲁士柯尼斯堡的地位日益突出，整个德国无疑为此感到欣慰。由于联邦条例¹⁷⁰而被正式排除在德国以外的德意志居民，在当地已经振作起来，并且要求承认他们是德国人，是反对斯拉夫东方的野蛮暴行的德国代表。确实，东普鲁士人面对斯拉夫族，为维护德意志文化和德意志民族性，做了所能做的一切。在当地，精神生活、政治思想是如此生气勃勃，各种见解是如此深刻和不受约束，这是任何其他城市所没有的。在当地，罗生克兰茨以他特有的才思敏捷、知识渊博令人高兴地表述了德国哲学，他虽然没有勇气作出大胆的结论，但他那十分缜密而不带成见的观点也足以表明他是非常高明的，更不用说他的知识和天才了。雅赫曼等人正在用自由思想的方式讨论当代问题，而上述那本小册子又向我们再次证明，当地公众具有很高的文化水平。

这位天才的作者在向广大听众所作的四次幽默讲演中，综合了从直接的、活生生的现实中得来的材料。的确，这里展示出一种描绘

风俗画的天赋,其中的描述如此流畅、雅致和鲜明,真是才华横溢,使人不得不承认作者颇具幽默大师的才能。他具有敏锐的洞察力,能够在当代事件中立即抓住容易入手的良机,并且善于巧妙地得出无数联想和隐喻,以致被讽喻的人也不得不发笑;而且隐喻一个接着一个,最终,谁也不能对嘲笑者生气,因为大家都有份儿。第一讲《生活的面具》向我们叙述了慕尼黑,柏林,德国的米歇尔,谈到世袭贵族的空虚,谈到人们的内心矛盾和一群德国知名人士。现在从中援引一段如下:

“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一个年轻人正坐在桌旁用一只沉甸甸的银杯饮酒。有一次,他曾用一首歌曲瓦解了20个把大炮对准自由流动的绿色莱茵河的自由的女神的法国炮兵连。他用四韵脚的抑扬格诗使已经到达安德纳赫的法国先头部队的几个骑兵团望风披靡,一直逃到蒂永维尔。由于英勇可嘉,他被奖给一只银杯和一册分词构成法,这种分词构成法比他的歌曲更大胆,而且累赘得出奇,使得所有的德国文科中学教师大惊失色,而四五年级的学生纷纷从座位上跳起来,高兴地叫道:‘我们终于放暑假了!’”^①

紧接着又说:

“现在挡住我们去路的是戴着假面具的书报检查官。如果书报检查机关发现我们手指上留有未经它检查的墨水的污点,那我们就要遭殃。书报检查官看上去和其他任何人一样,但是他的职业却非比常人。他控制着人们的智慧和思想,掌握着只有永恒正义才能使用的天平。在文学方面,他的任务是执行法老的王法。按照这种王法,新生的男性文学婴儿应当被扼杀,或者至少应当像阿伯拉尔一样^②。古罗马的书报检查机关是审判起诉共和国国民的十分严厉的道德法庭。正如西塞罗说的,书报检查机关只会使人羞得脸色发红,除此而外

① 引自路·瓦勒斯罗德《时文评注》1842年柯尼斯堡版第15—16页。——编者注

② 阿伯拉尔系中世纪哲学家、阉人;此处暗指阉割。——编者注

则无事可干,可关门大吉。而我们的书报检查机关只有在整个民族像一个人一样都为它而脸红时,才会关门大吉!”^①

第二讲《我们的黄金时代》,以同样轻松的形式来叙述金融贵族;
第三讲《文学中的唐·吉河德式的比武》,端着长矛向当代形形色色的荒谬言行进行冲击,而首先是冲击德国的政治文风。

这一讲谈到:

“德语生来就是自由的语言,共和国的语言;它登上诗歌艺术和思维的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和踏上那里的冰川,像雄鹰一样冲向太阳。但是,它也和瑞士人一样,成了专制制度的御林军。汉诺威国王^②哪怕用最流利的英语也无法表达出他用最蹩脚的德语向自己的国民讲过的话。简言之,我们的语言,像莫里逊氏丸¹⁷¹一样,适用于一切人,可是它有一点不足,而这一点对它却十分必要,这就是政治文风!的确,在最危险的时刻,当科隆大教堂倒映于莱茵河水时——这种文风通常只有在紧要关头才有这种表现——德语在最高当局认可下就获得某种政治活力,这时,每块马铃薯地被称为一个‘区’,所有老实巴交的小地方的人都成了‘君子’,而每一个缝纫女工转眼间也成了德国‘小姐’。但是,这只是防御性的政治文风,这种文风通常是和战时后备军同时应召的。我们的语言还没有成为进攻性的语言。一个德国人如果想要自己的最起码的政治权利(而这些权利在印花税纸上依法确证是属于德国人的,就像他的妻子依据婚约是属于他的一样),那么他提出这种要求时就必须使用讲求辞藻的公文语言,毕恭毕敬,并表示忠贞不渝;这与其说是在提出合理的要求,不如说是一个裁缝帮工发出的很有礼貌的求爱信。因为德国人缺乏要求权利的足够勇气,所以,如果他竟然敢于相信,敢于认为,敢于设想,甚至哪怕敢于产生念头,以为他还可以向某位高贵人士提出某项政治要求,那他将会为此千百次地表示歉意。例如,大部分这种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呈文难道没有使你们想起全身戏装的波扎侯爵,他跪在菲利浦国王的脚下恳求说:‘陛下,求您赐给思想自由吧!’如果这

① 引自路·瓦勒斯罗德《时文评注》1842年柯尼斯堡版第16—17页。——编者注

② 恩斯特·奥古斯特。——编者注

类请求被菲利浦国王同样斥之为‘荒谬的空想家!’^①而不予理睬,那还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呢!有少数德国人,他们敢于充当自己祖国的辩护人,像男子汉那样用简洁有力的语言陈述祖国的政治权利;他们被投入政治审判,成了牺牲品,之所以如此,只是因为我国盛行怯懦的政治文风。因为,在以怯懦为常规的地方,大胆就等于犯罪!一个当代的政治著作家,仅仅由于文风的问题,即只是由于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的言论和思想,而没有穿上典礼官规定的服装,有可能遭到车裂之刑,而这一切都是依法进行的。当有必要提出政治权利的时候,德国的文风就变得跟宦官一样胆怯,面对最强大的势力又只会笨拙地阿谀奉承。只要某个公爵说:‘我将坚持权利和正义!’报上立刻就出现大量的报道,就像追逐几滴蜜的野蜂一样兴高采烈地嗡嗡叫道:在空旷的政治原野上发现了珍贵的宝藏。如果所有的报纸都把王侯单纯声明有意履行执政者的首要任务——不这样他就会被看成是尼禄或布西里士——当作某种独特的、闻所未闻的王侯美德来吹嘘一番,那还有什么比这更使王侯感到受侮辱了呢?而且这是在政府的报纸上,在书报检查官的眼皮底下,在联邦议会的庇护下发生的!对这类笨拙的吹捧者难道不应当依据刑法第九十二条予以严惩吗?”^②

第四讲是《可爱的当代旋律和民族旋律的变奏》。其中有《教团之章》,开头这样写道:

“正如荷马所说的那样,王侯是各族人民的牧人,因此,各族人民自然就是王侯的羊群。牧人热爱自己的羊群,给它们套上彩色的丝绳子,使它们不致失散,而羊群也十分欣赏这条精致的彩虹色的绳子,它们没有觉察到这种装饰物同时也是它们的锁链,之所以如此,正因为它们是一群羊”^③,云云。

瓦勒斯罗德这四次讲演表明,他具有成为一个幽默大师的才能。但这是不够的。这些东西如果仅仅是为讲演而作,它们就可能

① 见席勒《唐·卡洛斯》第3幕第10场。——编者注

② 引自路·瓦勒斯罗德《时文评注》1842年柯尼斯堡版第48—50页。——编者注

③ 同上,第70页。——编者注

是一些互不关联的、零碎的、缺乏完整性的东西；而一个真正的幽默大师，会比瓦勒斯罗德更加突出一种积极的宏大的世界观的背景，会将一切嘲笑和一切否定最终都十分令人满意地纳入这种世界观。就这方面来说，瓦勒斯罗德已经出版上述小册子，这说明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义务；他必须尽快地证明自己表示的愿望是有效的，并证明他既能在讲演中把自己的观点化整为零，也能专心致志地把这些观点综合为一个整体。而这一点之所以尤其必要，是因为他由于同白尔尼有渊源关系，由于自己的观点和文风而表明他自己和青年德意志²⁰往昔的作者们有亲密的关系；几乎所有属于这一派的作者都辜负了他们所表示的愿望，显得软弱无力，就像他们追求内部统一的努力必然一事无成一样。无力提供整体的东西，这是一个使他们碰得粉身碎骨的暗礁，因为他们本身就不是完整的人。但是瓦勒斯罗德在某些方面却有比较高明、比较完善的观点，因而理应向他提出要求：使自己的各个判断相互协调，并且同当代的哲学水平保持一致。

我们希望他能在听众当中获得成功，因为听众是懂得如何评价这些讲演的；同时也在书报检查官那里获得成功，因为他们已无法阻止讲稿同公众见面。我们希望这样的书报检查行为——就像这本书所证实的——，至少在普鲁士能够克服书报检查制度中一切其他的、变化无常的原则，并且使这种办法普遍得到推广；我们希望到处都像柯尼斯堡那样，由这样的人来实行书报检查，这些书报检查官，正如我们的作者所说的，

“以殉难者的自我牺牲精神承担了所有职务中最可憎的这项职务，使它不

致落入乐于承担这种职务的人手中”。^①

弗·奥·

弗·恩格斯写于 1842 年 5 月
初—5 月 20 日之间

载于 1842 年 5 月 25 日《莱茵
报》第 145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 卷翻译

^① 引自路·瓦勒斯罗德《时文评注》1842 年柯尼斯堡版第 8 页。——编者注

莱茵省的节日¹⁷²

柏林, 5月6日。一年中总有一些时候使漂泊异乡的莱茵人特别思念自己美丽的故乡。春天, 在过圣灵降临节期间, 在莱茵音乐节的日子, 这种思念就格外强烈。这完全是人之常情。这会儿, 大家知道得可清楚啦, 现在莱茵河流域一片绿色; 春风吹拂, 清澈的河水微波荡漾, 大自然披上了节日的盛装; 这时, 人家正在家里准备着去参加歌咏踏青, 明天就要动身了, 而你却不在家里。

啊, 莱茵音乐节是个美妙的节日! 拥挤的、点缀着青枝绿叶的轮船上旌旗飘扬, 号声阵阵, 歌声嘹亮。一列列火车和成行的驿车上帽子在挥舞、头巾在飘扬, 旅客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这里有老老少少兴高采烈的男人, 也有嗓音优美的漂亮妇女。人人满怀着节日的心情, 个个露出节日的笑颜。多么高兴呀! 一切烦恼、一切事务统统置诸脑后了。在熙熙攘攘的来客中, 看不到一张严肃的面孔。旧友重逢, 新交相识, 青年人的笑语喧哗连成一片, 就连那些被爱女硬劝来参加节日活动的老年人, 尽管身患关节炎、痛风、感冒和疑心病, 也被大家的欢乐情绪感染了, 而且既然来了, 就得尽情欢乐。大家都准备庆祝圣灵降临节, 然而起源于纪念圣灵普降的节日, 不可能比沉浸在神圣的欢乐和生活享受的气氛中更有意义, 因为构成生活享受最内

在的核心正是艺术享受。而在一切艺术中，正是音乐最适于构成这种友好的省城集会的核心，使得附近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聚集在一起，互相激励生活的勇气，重温青春的欢乐。如果说在古代吸引群众的是雅典娜节¹⁷³和酒神节上的喜剧表演、悲剧诗人的比赛，那么今天在我们的气候条件和社会情况下，与此相应的就只有音乐了。因为正像音乐只有乐谱而不演奏出来让人听到，就不能使我们得到享受一样，悲剧只要没有通过乐队席和合唱席的演员用生动的语言讲述出来，对于古代人来说就是僵死的和陌生的。现在，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剧院，每天晚上都有演出，而对古希腊人来说，只有逢到重大节日，舞台才活跃起来；现在，印刷术使每一个新剧目都传遍全德国，而在古代，手抄的悲剧剧本，只有不多的人才能读到。因此，戏剧再也不可能成为重大集会的核心了。应当起用另一种艺术，而这只能是音乐，因为只有音乐才允许为数众多的人进行协作，甚而由此获得相当强的表现力；音乐是惟一使享受和生动的演奏协调起来的艺术，它影响所及的范围相当于古希腊的戏剧。的确，德国人能赞美和扶植音乐，他们在各民族中是音乐之王，因为只有德国人才能把人类情感中最崇高和最神圣的东西，即最内心的秘密从其隐匿的深处揭示出来，并且通过音乐表现出来，同样，也只有德国人才能极其充分地感受到音乐的力量，彻底地理解乐器和歌曲的语言。

但是，音乐在这里不是主要的。那什么是主要的呢？音乐节才是主要的。圆心没有圆周就不成其为圆，同样，没有愉快友好的生活，音乐也就不成其为音乐了，因为愉快友好的生活构成音乐这一中心的圆周。莱茵人天性十分活泼。他们的血液在血管里像新鲜的莱茵葡萄酒一样轻快地流动，他们的眼睛总是敏锐地、愉快地注视着周围的世界。在德国人中，他们是幸运儿，同其他人相比，他们感到世

界总是美好的,生活总是愉快的;他们坐在葡萄架下,边说笑,边喝酒,自己的烦恼早已置诸脑后,而别人还在从长计议要不要也这样干,蹉跎了大好时光。毫无疑问,没有一个莱茵人会错过享受生活的机会,否则就会被当作大傻瓜。这种愉快的性情使他们青春永驻,而地道的北德意志人早已进入老成持重和平凡无聊的平庸生活时期了。莱茵人一生都喜欢愉快、纵情戏谑,像年轻人似的嬉闹,或者按照贤明、持重的人的说法,如痴如狂地干傻事和蠢事;自古以来,波恩大学和海德堡大学是两所最愉快的、最自由自在的大学。就连在枯燥无味的日常生活中因为操劳而精神不济的平庸老人,即令他早上鞭打了顽皮的孩子,晚上照旧端着酒杯津津有味地向孩子们讲述自己年轻时所干的那些已成往事的恶作剧。

由于莱茵人的性格永远是那样开朗坦诚、那样无拘无束、无忧无虑,所以毫不奇怪,在音乐节期间几乎所有的人都不满足于听听人家的或让人家听听自己的。这里有欢乐的气氛,有活跃、随意的生活;有清新的享受,在别处这是人们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这里到处都可以遇到欢乐的、善良的面孔,他们对前来共享欢乐的人都是友爱和诚挚的。3天的节日活动就像几个小时一样在畅饮、歌唱、嬉笑中飞逝了。到第四天早晨,当大家已经尽兴待归的时候,他们又欣然期待着来年,相约再见,之后,每一个人依然兴高采烈、精神焕发地踏上归途,从事各自的日常工作。

弗·恩格斯写于1842年5月
6日

载于1842年5月14日《莱茵
报》第134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3卷翻译

* 同 莱 奥 论 战¹⁷⁴

寄自哈森海德,5月。按照《文学周报》的高明见解^①,黑格尔哲学无法做到的事情,即根据自己的原则建立自然科学的体系,《福音派教会报》如今正从自己的观点出发,卓有成效地着手解决这件事情。借埃朗根的洛伊波尔特教授的著作出版之机,该报在最近一号刊载了署名亨·莱·(莱奥)的文章,文章阐述了在**医学上进行彻底革命的纲领**,而这一革命的后果至今还无法预见。像往常一样,莱奥在文章中也是从指责黑格尔门徒⁷⁷开始的,虽然并没有直接指名道姓;他谈到掌握了最新自然知识的泛神论派即异教派,谈到“对自然界的哲学探索和对于体系的难以名状的欣慰感”,他谴责原子论的观点,因为这种观点只医治单个病人,而一下子医治整整几代人和各个民族,最后得出结论说:

“疾病是对罪孽的报应,如果上帝恩赐的信仰不打碎这种惩罚的锁链,血统相同的几代人不仅在肉体上,甚至在精神上都要共同对他们的罪孽承担责任。一个人犯了罪,忏悔并不能使他免除肉体上的惩罚;例如,一个人由于淫荡作孽而烂掉了鼻子,忏悔不可能恢复他的鼻子;同样,因为祖辈爱吃未熟的葡萄,直到现在其子孙后代的牙齿还是天生就没有光泽;一个人如果不借助于坚定的信

^① 见《黑格尔〈自然哲学讲演录〉——〈哲学全书纲要〉第2部(卡·路·米希勒编,1842年柏林版第696页)》,载于1842年3月2日《文学周报》(柏林)第9期。——编者注

仰,精神上的惩罚就一刻也不会停止。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人终生骄奢淫逸、作恶多端,而且似乎一生幸福,但是给子孙后代留下了严重神经错乱的病根,这种病根在他们身上急剧发展,直到曾孙——在他的身上没有一个恩惠的词能找到结出硕果的土壤——由于性病的后果而极端沮丧,在绝望中拿起剃刀割断自己的喉管,承受造孽的曾祖父应受的惩罚。”

没有这种看法,世界的历史就显得极其不公正。——莱奥进一步发挥自己的思想:

“那个祈求于信仰的、没有鼻子的罪人,只能把自己的丑脸看做是上帝公正的标记,而对不信神者的惩罚,是信神者的信仰的新基石。”^①

对民族来说,事情也正是如此。

“精神和肉体上的时代病和情绪失调,不论今天还是在预言家的时代,从某种观点来看,都是神的惩罚。”^①

这就是哲学上的——我想说——宗教上的原则,有资格和林格斯艾斯^②平起平坐的莱奥根据这些原则建立自己的新的医学实践。忙于对单个人或人身上的某一部分进行微不足道的治疗有什么益处呢?要治就应当医治整个家族,整个民族!如果祖父患疟疾,那么全家,儿子,女儿,孙子以及他们的家小都应当吞服奎宁!如果国王患肺炎,那么每一个省都应当派出代表去放血,或者为了预防,最好立即为数以百万计的全体居民每人放一盎司血!对卫生警察局来说,什么结论做不出来啊!任何人,要是没有医生证明他本人是健康的,

① 引自亨·莱奥《约·米·洛伊波特博士的〈健康与疾病的历史〉(1842年埃朗根版)》,载于1842年5月4日《福音派教会报》第36号。——编者注

② 约·奈·林格斯艾斯1841年出版了一本《医学体系》。——编者注

他的祖辈、直到曾祖父都有正常的体格,同时,要是没有牧师证明他本人以及他的祖辈、直到曾祖父都是坚持信奉基督教的、虔诚的和有道德的生活方式,他就不能结婚,因为如莱奥所说的,“父辈的罪孽殃及儿子,直至第三代和第四代!”^①因此,一个医生的地位是

“他负有可怕的责任,他有令人恐惧的直接关系,因为对单个人来说,医生既是上帝的使者,尽可能使他免除因祖辈作孽而应得的报应,又是魔鬼的仆人,力图用自己的力量反对上帝的惩罚,并使之不起作用”。^②

又是一些对国家有利的结论!为医科学生规定的哲学课程必须废除,代之以神学课程。医科学生考试一定要呈交有关本人信仰的证件,至于医科犹太学生的实习,即使不完全禁止,至少也应当限制在他们的教友范围内,莱奥继续写道:

“病人,正如犯人一样,也是敬神的,上帝的圣手按在他身上——谁能治好病,就让谁治!但是他不要害怕炽热的钢、锐利的铁和折磨人的饥饿,如果只有这些才能帮助恢复健康的话。效果不大的治疗在医学上如同在市民社会中一样是有害的。”^③

现在我们将更大胆地进行切除和烙烫!过去采用惨不忍睹的穿颅术的地方,现在可以简单地把头颅切除;要是发现心脏病,——这是通常对病人的母亲犯下的爱情罪孽的惩罚——要是血液流入心脏过速,我们就用刀在心脏上开一个出口;谁患了胃癌,我们就把他的整个胃切除。——民谣中歌唱的老医生艾森巴特看来并不是那么坏,他只是没有被同时代人理解而已。莱奥推论说,对于犯人也同样处理:

① 参看《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第20章。——编者注

② 引自亨·莱奥《约·米·洛伊波特博士的〈健康与疾病的历史〉(1842年埃朗根版)》,载于1842年5月7日《福音派教会报》第37号。——编者注

不仅他们本人应当受到惩罚,而且民族也负有连带责任;在我们这个衰落的时代所施用的惩罚还不够有力,应当更多地采用酷刑和杀头,要不然犯人会多得连习艺所¹⁷⁵都容纳不下。^①完全正确!如果一个人犯了杀人罪,就应当灭绝他的全家,而他的家乡的每一个居民都要负连带责任,每人至少挨 25 棍;如果兄弟中一个人有通奸行为,那么他所有的兄弟都应当和他一起被处以宫刑。加重惩罚只会带来好处。正如我们在上面所谈到的那样,切除头颅再也不算惩罚,而只是为拯救躯体才采取的治疗手段,从此以后,这种死刑应当从刑法典中删除,代之以车裂、砍去四肢、插在尖桩上、火烧、用烧红的钳子折磨,等等。

这样,莱奥用无疑会很快得到广泛传播的基督教医学和法学来对抗陷于异教的医学和法学。众所周知,他就是根据这些原则把基督教归入历史,例如,他认为黑格尔门徒⁷⁷是法国革命者的后代,因而宣布黑格尔门徒要为在巴黎、里昂和南特的流血负责,甚至要为拿破仑的行为负责¹⁷⁶。我在这里提到这一点,只是为了指出这位不知疲倦的大师的值得称赞的博学多才。据说,他根据基督教原则编写的德语语法近日可望出版。

弗·恩格斯大约写于 1842 年
5 月 7 日—5 月底

载于 1842 年 6 月 10 日《莱茵
报》第 161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 卷翻译

① 参看亨·莱奥(约·米·洛伊波特博士的《健康与疾病的历史》(1842 年埃朗根版)),载于 1842 年 5 月 4 日《福音派教会报》第 36 号。——编者注

评亚历山大·荣克的 《德国现代文学讲义》¹⁷⁷

1842年但泽格尔哈特书店版

柯尼斯堡力图通过强大的思想运动使自己成为德国政治发展的中心。这一运动越是振奋人心，柯尼斯堡的社会舆论越是自由和发展，就越发令人奇怪：为什么正是在这里，某种中庸之道企图巩固自己在哲学方面的地位，这显然会跟当地大部分公众发生矛盾。如果说，罗生克兰茨虽然缺乏坚定一贯的勇气，毕竟还有一些令人钦佩的方面的话，那么，亚历山大·荣克先生所代表的哲学中庸之道的软弱和渺小便暴露无遗了。

在任何一种运动、任何一种思想斗争中，总有一些只有糊里糊涂才觉得舒服的糊涂虫。只要原则本身还没有确定，人们还可以容忍这种人；只要每个人还在竭力辨明原则的时候，要认清这种人的那副生就的糊涂相是不容易的。但是当各种成分分离开来、各种原则相互对立起来的时候，抛弃这些废物、清算他们的时机就来到了，因为这时他们的空虚已经骇人听闻地暴露出来。

亚历山大·荣克先生就是这样一种人。上面提到的他那本书，我们本来可以丝毫不去理睬；但因为他还出版了《柯尼斯堡文学报》，

并且每星期还在该报上向公众贩卖他的无聊的实证论，因此，如果我对他加以抨击，并进行稍微详细的描述，请《年鉴》的读者能原谅我。

在青年德意志²⁰存在时期，荣克发表了许多关于现代文学的书信^①。他加入了这个新生的流派，于是，不管他的意愿如何，他就和该派一起成了反对派。对于我们这位调和派来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处境呵！亚历山大·荣克先生站在极左派的立场上！不难想像，他处在这种地位是多么难堪，他滔滔不绝地说了多少安慰人心的话。而现在他又特别倾心于当时被称为顽固异教徒的谷兹科。他很想发泄自己的抑郁心情，但又有些胆怯，不愿得罪任何人。叫他怎么办呢？他要了一个很合自己身份的小手腕。他写了一篇颂扬谷兹科的文章，但又不提他的名字，后来添了一个标题，叫做《某君二三事》。亚历山大·荣克先生，不管怎么说，这毕竟是一种懦弱的表现！

过了一些时候，荣克又写了一本立场调和、观点混乱的书：《普鲁士的柯尼斯堡和当地虔诚主义的极端》。多么好听的标题！他容许虔诚主义¹¹本身，却又要反对虔诚主义的极端，正像目前《柯尼斯堡文学报》正在反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极端一样。因为一切极端都糟得很，只有心爱的折中手段和中庸之道才有价值！似乎极端就不是单纯的结果！顺便说一句，《哈雷年鉴》当时已发表过有关这本书的评论^②。

① 见亚·荣克《关于现代文学的书信》1837年汉堡版。——编者注

② 见阿·卢格《基督教的复辟。评亚·荣克博士的《普鲁士的柯尼斯堡和当地虔诚主义的极端》（1840年布劳恩斯贝格奥托·莫德尔出版社版）》，载于莱比锡1841年12月27—29日《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第153—155期。——编者注

现在他又捧出上面提到的那本书，像泼水似地铺天盖地向我们泼来了一大堆含糊不清、未加批判的论断，混乱不堪的评价，空洞的词句和狭隘得可笑的观点。好像自从发表《书信》以后，他一直都在睡觉。什么也不干，光吃老本！青年德意志已经成为过去，青年黑格尔派出现了；施特劳斯、费尔巴哈、鲍威尔、《年鉴》引起了普遍的重视，原则之间的斗争如火如荼，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基督教已岌岌可危，政治运动遍及一切方面，而善良的荣克还在天真地以为，“民族”除了急切等待谷兹科的新剧本、蒙特应诺的小说和劳伯老一套的离奇幻想而外，就没有别的事好做。这时战斗的呐喊已经响彻整个德国，有关新的原则的讨论就在荣克先生的眼皮底下进行，而他还在闭门造车，反复咀嚼“现代事物”这个概念。他足不出户，两耳不闻窗外事，整天泡在如今早已无人问津的书堆里，并一心一意、有条有理地把个别事物归入黑格尔学说的范畴。

他在讲义一开头就拿出“现代事物”这个吓人的字眼来作挡箭牌。什么是“现代事物”呢？荣克先生说。他将拜伦和乔治·桑假设为给这个概念定义的起点，说德国的世界性的新时代的最新原则基础是黑格尔和所谓青年文学的作家们。——还剩什么东西没有加在可怜的黑格尔头上啊！无神论，自我意识万能，革命性的国家理论，现在还要加上青年德意志。要知道，把黑格尔和这个集团扯在一起简直是可笑。荣克先生难道不知道，谷兹科一直是反对黑格尔哲学的，蒙特和奎纳对黑格尔哲学一窍不通，特别是蒙特在《圣母》和其他一些作品^①中说了一些有关黑格尔的荒谬已极、完全误解的话，而现在则是黑格尔学说的公开敌人吗？他难道不知道，文巴尔克也同样

^① 指泰·蒙特《关于谢林新哲学的几点意见》等。——编者注

反对过黑格尔，而劳伯在他的《文学史》^①中总是错误地运用黑格尔学说的范畴吗？

接着，荣克先生开始解释“现代事物”这个概念，他煞费苦心，花了6页的篇幅，但没有讲出什么名堂。当然！“现代事物”一词有朝一日也许可以“升为概念”！一个由那种不求甚解的人神秘地到处搬弄的、模糊不清、毫无内容和似是而非的术语，有朝一日也许可以成为哲学范畴！亨利希·劳伯那散发着贵族沙龙气味、只是在花花公子的形象中才体现出来的“现代事物”^②，同施特劳斯的以“教义”^③为书名的“现代科学”相比，真有天壤之别！尽管如此，亚·荣克先生还是认为这个书名证明施特劳斯承认“现代事物”即特定的青年德意志的“现代事物”是自己的主宰，并立即将施特劳斯和青年文学硬捏在一起。最后他确定“现代事物”的概念就是主体对于任何纯粹外在权威的独立性。我们早就知道，这种倾向是目前运动的基本特征，谁都不否认，“现代事物”的信徒也加入了这个运动；但这正好突出暴露了荣克先生硬要把局部上升为整体、把已经过去的过渡时代上升为繁荣时期的错误。他无论如何要使青年德意志成为整个时代内容的载体，顺便也还得给黑格尔一点适当的地盘。可以看出，荣克先生一直是两条心：一个心房里装着黑格尔，另一个心房里装着青年德意志。现在，当他编写这份讲义的时候，就不得不把二者扯在一起。真是难为他了！左手抚摩着哲学，右手却抚摩着肤浅的、华而不实的非哲

① 即亨·劳伯《德国文学史》(四卷集)1839—1840年斯图加特版。——编者注

② 见亨·劳伯《现代评述》(两卷集)1835年曼海姆版。——编者注

③ 指大·弗·施特劳斯《基督教教义的历史发展及其同现代科学的斗争》1840—1841年斯图加特—蒂宾根版第1—2卷。——编者注

学,真像基督教所说的,左手做些什么事情,右手都不知道。叫他怎么办呢?他不是老老实实在地抛弃两种互不相容的倾向中的一种,而是来了一个大转弯,从哲学中引申出一个非哲学来。

出于这一目的,荣克先生竟费了30页的篇幅来诠释可怜的黑格尔。他先用了一大堆冠冕堂皇的空话来颂扬这位已经入土的伟大人物;接着,就竭力证明,黑格尔体系的基本特征就是确认自由主体,它对立于僵死的客观的他律性。但是无须特别了解黑格尔也可以知道,黑格尔的见解要高超得多,他主张主体和客观力量相和解,他非常尊重客观性,认为现实即存在比个人的主观理性要高得多,并且正是要求个人承认客观现实是合理的。黑格尔并不是荣克先生所说的那种主体自律的预言家,这种主体自律在青年德意志派身上表现为任性妄为。黑格尔的原则同样是他律,也是使主体服从普遍的理性,有时甚至是服从普遍的非理性,例如宗教哲学就是这样。黑格尔最鄙视的是知性,而知性也无非是寓于主观性和个体性中的理性。荣克先生也许会回答我说,他不是这个意思,他谈的只是纯粹外在权威,他也认为黑格尔所主张的是两方面相互渗透,在他看来,“现代”个体只是认识到自身仅受制于“对客体合理性的认识”。要是这样的话,我就请荣克先生不要把黑格尔和青年德意志派混在一起,因为后者的实质恰恰是主观任性、奇思和怪想,而“现代个体”不过是黑格尔分子的别名而已。荣克先生既然弄得这样混乱,那他也就一定会到黑格尔学派内部去寻找“现代事物”,而且一定会发现黑格尔学派的左派最适合同青年德意志派称兄道弟。

最后,他谈到“现代”文学,并马上开始不分青红皂白地大吹大擂和阿谀奉承。简直是没有一个人没有写过好作品,没有一个人没有杰出的创作,没有一个人没有某种文学成就。这种永无止境的恭维

奉承,这种调和主义的做法,以及扮演文学上的淫媒和捐客的癖好,真令人无法容忍。某个作家有一点点天才,有时写点微不足道的东西,但如果他毫无用处,他的整个倾向、他的文学面貌、他的全部创作都一文不值,那么这和文学又有什么相干呢?任何一个人在文学上的价值都不是由他自己决定的,而只是取决于他对整体的态度。假如我也采取上面那种批评方法的话,我对荣克先生本人定会宽容一些,因为这本书可能有5页写得还不坏,并且显示出了一定的才能。荣克先生极其轻率地甚至是相当傲慢地发表了一大堆可笑的意见。例如他在提到对皮克勒的尖锐批判时表示非常高兴:这种批判“不顾情面和地位而作出了判决。这着实证明,德国人的批评具有高度的内在独立性”。荣克先生持有这种古怪的看法,必定是由于他把德意志民族的内在独立性估计过高的缘故!难道批判某位王侯的作品,非有非凡的勇气不可!

荣克先生这篇妄想充当文学史的废话,我们撇开不谈,因为这里除了内容空洞和七拼八凑外,还漏洞百出,例如它既没有谈到格律恩、莱瑙、弗莱里格拉特、海尔维格等抒情诗人,也没有谈到莫森和克莱因等剧作家。最后,作者又回到一开始就紧紧抓住的那个题目,即回到了他所心爱的青年德意志,在他看来,青年德意志就是“现代事物”的完美体现。他从白尔尼开始谈起。实际上,白尔尼对青年德意志的影响并不很大,蒙特和奎纳就说白尔尼是疯子^①;劳伯认为他过于倾向民主,太极端;他只是对谷兹科和文巴尔克还有比较长久的影

① 见斐·古·奎纳《疯人院里的隔离》1835年莱比锡版第203页;泰·蒙特《论文学中的各个流派》,载于1835年《文学博览》(莱比锡)第1—20页。——编者注

响^①。特别是谷兹科在很多方面都受益于白尔尼。白尔尼的最大影响就在于他无形中影响了德意志民族。这个民族把他的作品当作圣典保存起来,并在1832—1840年的艰苦年代,当《巴黎来信》^②作者的真正儿子还未以新的、深谋远虑的自由派的面貌出现以前,从这些作品中汲取了力量,得到了支持。如果没有白尔尼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从黑格尔学派中产生出来的自由派的形成就会更加困难。现在的问题只在廓清黑格尔和白尔尼之间被掩埋的思想道路,而且这并不困难。这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比表面上所看到的要近一些。白尔尼的爽直和健康观点是黑格尔在理论上至少已指出的那些东西的实践方面。当然,这一点也是荣克先生没有认识到的。的确,对荣克先生来说,白尔尼是一个相当值得尊敬的人物,而且甚至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物,这一点在一定情况下是非常可贵的;他有同万哈根和皮克勒大致相同的无可辩驳的功绩,特别是他写过一些很好的剧评,但他是个狂热之徒,是个恐怖主义者。上帝保佑,我们可别走上这条道路!对于这样一个由于自己的思想而成了当代精神的代表的人,竟持着这样一种平庸的、懦弱的看法,简直是可耻!这位想用绝对概念来塑造青年德意志乃至谷兹科的个性的荣克,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白尔尼的这种素质纯朴的人。荣克先生不了解,就连最极端、最激进的推论也产生于白尔尼的最内在的本质,这是必然的,合乎逻辑的,同样,他也不了解,白尔尼按其本性是一个共和主义者,而对一个共和主义者来说,《巴黎来信》写得的确并不过火。也许荣克先生从来

① 见卡·谷兹科《白尔尼生平》1840年汉堡版;鲁·文巴尔克《美学运动》1834年汉堡版。——编者注

② 即路·白尔尼《巴黎来信》,载于《白尔尼文集》。——编者注

没有听说过瑞士人或北美人谈论君主制国家吧？谁会责备白尔尼“只从政治角度观察生活”呢？^①难道黑格尔不也是这样的吗？难道对他来说，国家在向世界历史过渡的时候，在对内和对外政策方面，不就是绝对精神的具体现实吗？^②尽管白尔尼这种观点——这种观点由黑格尔更加广阔的观点作了补充，而且同黑格尔这些观点往往一致得极为惊人——这样直率、这样纯朴，但可笑的是，荣克先生依然认为白尔尼只不过“给自己设计了一个政治的和民族幸福的制度”，^③设计了一座只能说明白尔尼的片面性和极端性的抽象的空中楼阁！荣克先生根本就不了解白尔尼的作用、不屈不挠的性格以及令人敬佩的毅力，这是因为他本人就是这样一个渺小的、柔弱的、不能自主的平凡人物。他不知道，白尔尼作为一个人物，是德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他不知道，白尔尼是德国自由的旗手，是德国当代惟一的男子汉；他不了解反抗4 000万德意志人和宣布理念王国意味着什么；他不可能理解，白尔尼是新时代的施洗者约翰，他向自满的德意志人宣扬忏悔，并向他们说，要将大树连根拔起，一个更强大的人即将出现；这个人要用火来施行洗礼，无情地扫除一切糟粕。荣克先生就可算做这种糟粕。最后，荣克先生谈到了他所心爱的青年德意志，并对海涅作了大致不错但过分详细的评论。接着依次评论了其他一些人：先是劳伯、蒙特、奎纳，其次是文巴尔克并歌颂了他的功绩，最后用了将近50页的篇幅来评论谷兹科。对前3个人，照旧

① 见亚·荣克《德国现代文学讲义》第130—133页。——编者注

② 见乔·威·弗·黑格尔《法哲学原理或自然法和国家学纲要》，爱·甘斯编，1840年柏林第2版。——编者注

③ 见亚·荣克《德国现代文学讲义》第132页。——编者注

加以中庸式的夸奖,赞许很多,责备十分温和;对文巴尔克则备加推崇,但是在他身上只用了4页篇幅,最后竟无耻地献起殷勤来,把谷兹科奉为“现代事物”的载体代表,按黑格尔的概念公式虚构了他的形象,并把他评为第一流人物。^①

如果发表此类论调的是一个刚刚踏上文坛的年轻作者,那倒还可以容忍。因为有些人有一个时期曾把希望寄托在青年文学上,考虑到所希望的未来,对它的作品的估价,比在另一种情况下本着自己内在的信念所做的估价要宽容得多。特别是在自己的意识中再现过德意志精神的最近几个发展阶段的人,对蒙特、劳伯和谷兹科的作品,大概都曾表示过偏爱。但从那时起,文学运动大踏步地前进了。这个派别远远落在这个运动的后面,青年德意志的大部分作家的肤浅便暴露无遗了。

青年德意志挣脱了动荡时期的混乱状态,但它本身还是这种混乱状态的俘虏。当时萦回在人们脑际的那些不成形的、未展开的、后来只是借助哲学才被认识的思想,竟被青年德意志用来做幻想的把戏。因此,在青年德意志派中间占统治地位的概念是模糊和混乱的。谷兹科和文巴尔克还算是最清楚自己要干什么的人,而劳伯连这点都不知道。蒙特追求的是社会的幻境;奎纳身上虽然还残存着黑格尔的一些东西,但习惯于公式化和条理化。既然他们的思想都是这样糊涂,就不可能产生什么正确的东西。关于感性的合理性的思想,他们都像海涅一样,理解得很粗浅,自由主义的政治原则,也是因人而异,连妇女的地位也竟引起了毫无结果和混乱不堪的争论。谁都不知道自己同别人是什么关系。当时的普遍混乱也是各邦政府对这些人采取措施

^① 见亚·荣克《德国现代文学讲义》第165—235页。——编者注

的原因之一。而宣扬这些观点的异想天开的形式只会加剧这种混乱状态。由于自己著作的外表富丽堂皇,风格有趣、刺激和生动,由于几个主要口号染上玄妙的神秘主义色彩,以及批评得到恢复,美文学刊物在自己影响下日益活跃,青年德意志派很快就吸引了一群年轻作家,不久,他们中间每个人(文巴尔克除外)就都有了自己的天地。老的平庸的美文学在新生力量的压力下不得不退却,于是“青年文学”占据和瓜分了夺得的地盘,——但它就在瓜分地盘的时候瓦解了。在这点上,原则的不完备暴露了出来。原来所有的人都彼此误解了。原则消失了,全部问题都归结为个人的问题了。是谷兹科还是蒙特——问题就是这样。各种杂志都充斥着拉帮结派、冷嘲热讽和无事生非的纷争。

由于胜利来得太容易,这些年轻人便骄傲自大,自命不凡。他们认为自己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人物。只要什么地方出现一个青年作家,他们就立刻拿手枪对准他的胸口,要求他无条件屈服。每个人都想在文学上成为独一无二的神明。除了我,你就不应该有别的神!谁流露一点点异议,谁就会招致不共戴天的仇恨。可见,这个流派已经完全丧失了它一度有过的思想内容,而堕落到一味争吵的地步;这种争吵在海涅论述白尔尼的书^①中达到了顶点,而且到了使人厌恶的庸俗程度。毫无疑问,在他们当中文巴尔克是最高尚的;他像一次铸成的闪闪发亮的、没有一点锈迹的雕像一样,是一个完整的坚强的人。谷兹科是一个头脑最清晰最有理解力的人,他写的东西最多,和文巴尔克一样,他也最确切地表明了自己的思想。但如果他想继续从事戏剧创作活动,他总该研究一下如何选择比过去更好、思想更丰富的材料,并且不要从“现代事物”出发,而要从当代的真正精神

^① 见亨·海涅《评路德维希·白尔尼》1840年汉堡版。——编者注

出发。我们要求得到比在《帕特库尔》的自由主义词句中或在《韦尔纳》的柔和伤感中所包含的更多的思想内容。谷兹科具有写作政论文章的才能；他是天生的新闻记者，但他只有一种办法能够保持这个地位，那就是他必须领会宗教哲学和国家哲学的最新发展，并使自己的《电讯》（据说他准备恢复出版这份杂志）完全为伟大的时代运动服务。假如他也让那些堕落的美文学习作在他的杂志上占主要分量，他的杂志就会落得与其他美文学刊物同样的下场。而这些美文学刊物可以说是些不三不四的东西，登的全是枯燥无味的故事，难得有人翻一翻，而在整个内容方面，在读者的重视程度方面，都大不如以前。它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它们逐渐被政治性报纸所吞噬；这些政治性报纸完全可以对付那么一点点文学的。

劳伯虽然品质不好，但他在某种程度上还能吸引读者，可是他那无条理无原则的写作风格（今天写小说，明天写文学史，后天又写评论和戏剧等）以及虚荣心和庸俗气，使他无法前进。他也和奎纳一样，非常缺乏追求自由的勇气。他们早就忘记了已故的“青年文学”的“趋向”，他们俩全被空洞的、抽象的文学兴趣迷住了。相反，海涅和蒙特从袖手旁观转到了公开变节。海涅评论白尔尼的书是历来最不像样的德文书；蒙特最近发表在《舵手》上的文章把人民心目中对《圣母》作者的最后一点点尊敬都扫荡无余了。在柏林这里，人们都很清楚，蒙特这样妄自尊大，他想要换得什么，那就是教授的头衔；这种突然迷了蒙特先生心窍的效忠王朝的思想使人更加厌恶。愿蒙特先生及其机械侍从弗·拉德韦尔继续宣扬现代哲学是可疑的哲学^①，继续抓住谢

^① 可能指泰·蒙特和弗·拉德韦尔《黑格尔门徒的除夕节。1841年》。——编者注

林的启示这个救生圈并继续以自己创立独特哲学的那种荒谬企图而成为人们的笑柄吧。自由派哲学可以镇静地看着他们幼稚的哲学著作问世,而不进行批判,因为他们自己就在发生分裂。凡有蒙特先生名字的东西,都像莱奥的著作一样,打上了变节的烙印。也许蒙特很快就会找到荣克先生这样的新臣仆;荣克先生开头已经有了不错的表现,这点我们已经看到,而且将来还会看到。

荣克先生达到了自己在讲义中提出的真正目的以后,竟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一种想再次沦为人们笑柄的愿望。他评论谷兹科,接着就来评论大卫·施特劳斯,硬说他有杰出的功劳,仿佛他是集“黑格尔和施莱尔马赫和现代风格”(难道这就是现代风格?)之大成的人,但荣克先生同时又大肆抱怨可怕的和无休止的否定。到处都是否定,否定! 可怜的实证论者和中庸派人士们看到,否定的浪潮越来越高;他们紧紧地一个挨着一个,渴望得到些实证性的东西。于是一个名叫亚历山大·荣克的人就对世界历史的无休止运动表示忧伤,把进步称为否定,末了,他冒充一个预言家,宣告“实证的伟大诞生”^①;事先就被他用冠冕堂皇的词句作了描绘的这种诞生就该用神明的利剑战胜施特劳斯、费尔巴哈及其同道者。他在《文学报》上也鼓吹说,新的“实证的”救世主即将降临。对现状表现出如此露骨的愤恨、如此公开的不满,难道还有什么会比这更不明智的吗? 难道还有什么能比荣克先生所表现的更为软弱更为无力的吗? 难道还能设想出比虔信“实证的救世主”更荒唐的东西(新谢林经院哲学除外)吗? 难道什么时候曾有过比目前在“实证的和否定的”这个概念上呈现出的混乱状态更严重和——遗憾的是——波及面更大的混乱状态吗? 只要

^① 见亚·荣克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第236页。——编者注

花点儿力气仔细观察一下受到严厉斥责的否定就会发现，否定实质上是十足实证的东西。有些人把理性的东西即思想说成不是实证的东西，因为它不是静止的，而是运动的，这些人的精神软弱得就像古老的废墟上的常春藤一样，要有事实才能支持得住，——对这样的人来，任何一种进步当然都是否定，实际上，发展着的思想是惟一永恒的和实证的，而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事实方面、外在方面才是否定的、正在消失着的和应当受到批判的。

接着，荣克先生越来越激动地说道：“谁会送给我们这种藏在我们身旁的无价之宝呢？”^①是呵，谁会是谁救世主，能把软弱动摇的人们从否定的深渊、暗无天日的绝境中解救出来，带到流着奶与蜜的地方去呢？“不是谢林吗？……我们之所以把伟大的神圣的希望寄托在谢林身上，正是因为他长期幽居，从思维和创造的本原那里发现了使时间不再成为时间的宁静宝座、统治者的宝座”等等。一位黑格尔分子就是这样说的！还有（《柯尼斯堡文学报》第4号）：“我们对谢林抱着极大的期望。我们期望谢林能够举着他当初在穿过自然界时所举的那个放射出空前未有的新的光芒的火炬穿过历史”等等。接着，第7号上又把谢林这位无名的神颂扬了一番^②。神话和启示的哲学被虚构成一种必然的东西，而且荣克先生感到无上幸福的，是意识到他可以远远地用兴奋的目光注视着谢林——伟大谢林的思想轨迹。这个荣克是一个软弱的、总在企盼的人，他只有盲目地崇拜别人，拜倒于别人的权威下才感到满意。他连一点独立性都没有；只要把他依

① 见亚·荣克《德国现代文学讲义》第237页。——编者注

② 见亚·荣克《论评价谢林的方向》，载于1841年11月17日《柯尼斯堡文学报》第7号。——编者注

靠的支柱抽掉,他就会垂头丧气,痛哭流涕。连他自己还不了解的事物,他都向它匍伏跪拜;尽管关于谢林的哲学及其讲义的特殊内容,早在谢林在柏林发表演说以前就已经有了相当确实的材料,但荣克先生总觉得再没有比拜倒在谢林脚下更幸运的了。他不知道谢林在给库辛的著作^①写的序言里是怎样评论黑格尔的,或者恰当些说,他知道得很清楚,但他这位黑格尔分子仍敢崇拜谢林,甚至在干了这种勾当之后还敢提及黑格尔的名字,并且引用他的话来反对最新发展!为了极尽卑躬屈节之能事,他在第13号上再次怀着敬仰的心情匍伏在谢林面前,用无限兴奋和虔诚的声调极力称赞谢林的第一次讲演^②。的确,他认为这次讲演证实了他对谢林的全部看法:他

“不仅假定,而且知道,谢林对科学、艺术和道德的一切原理有着新奇得惊人的而且形式上也是极其完善的理解,这种把古代世界和基督教世界如此结合起来的理解,会使这位被如此赞美的人升到低级祭司和俗人想都想不到的最高祭司及其启示的荣誉地位。”当然,有些人将会堕落到这样的地步:“由于妒忌,甚至连这篇讲义像阳光一样清楚明白地向每个人表明了伟大之处都要加以否定”。“谢林的伟大之处和他优于所有一切只是片面倾向的精华的地方,在他的第一篇讲义中就向我们发射出了夺目的光辉”……“谁能这样开始,谁就应当强有力地继续下去,就应当胜利地完成;如果他们全都不习惯这样的飞腾,感到疲倦,垮了下去,并且没有人能领会、能了解你这个先天的悟者所讲的东西,那么,你的朋友中间和你相匹配的、最忠诚、最优秀的人的幽灵无疑在倾听你,年老的黑格尔的幽灵在倾听你!”^③

① 指维·库辛《论法国和德国的哲学》1834年斯图加特—蒂宾根版。——编者注

② 见谢林《1841年11月15日在柏林的第一次讲演》1841年斯图加特—蒂宾根版。——编者注

③ 引自亚·荣克《谢林在柏林的第一次讲演。1841年11月15日》(1841年斯图加特—蒂宾根约·格·科塔出版社版),载于1841年12月29日《柯尼斯堡文学报》第13号。——编者注

荣克先生把这种空洞的热忱和浪漫主义的梦话写到文章里,其用意何在!我们这位虔诚的“祭司”连至少在柏林这里早已家喻户晓或者可以满有把握地推断到的东西都不知道。这位“最高祭司”向我们宣扬的是什么样的“启示”,所谓“伟大”、“替人类探寻精华的使命”和“强有力的飞腾”是什么,谢林怎样“胜利地完成”,——这些现在已经是举世皆知的了。在《谢林和启示》^①这本小册子中——我在这里承认这本小册子是我写的——我完全客观地叙述了新启示的内容。愿荣克先生能根据这本小册子的材料来证明他的希望已经实现,或者至少能拿出真诚和勇气来承认自己出色的错误。

我不想论述荣克先生在这本书的末尾对于西尔斯菲尔德所作的评论,因为我离开美文学的范围本来就相当远了;但是最后我还想谈谈《柯尼斯堡文学报》上的几篇文章,以便也从这些地方证明荣克先生薄弱的意志和无力的浮夸。他在第1号就十分矜持地指出了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在第2号上抨击了《年鉴》的否定论^②,——但还是很客气的,在第3号上像以前夸奖谢林那样夸奖了海尔巴特^③,在第4号上又把他们两个人都赞扬了一番,另外还对激进派表示反对,在第8号上对费尔巴哈那本书开始了冗长的评论,试图证明骑墙的中庸派优越于彻底激进派。他在这里提出了哪些令人信服的论据呢?荣克先生说,如果地球就是整个宇宙,那么费尔巴哈是完全正确的;从地球的观点来看,他的这一部著作是很优秀的、令

① 见本卷第332—394页。——编者注

② 见亚·荣克《德国新闻学的立场》,载于1841年10月13日《柯尼斯堡文学报》第2号。——编者注

③ 见亚·荣克《海尔巴特》,载于1841年10月20、27日《柯尼斯堡文学报》第3、4号。——编者注

人信服的、非常出色的、无可辩驳的；但是从宇宙的、世界的观点来看，这部著作就一文不值了。^①多么出色的理论！仿佛在月球上二乘二是等于五，金星上的石头能像动物那样奔跑，太阳上的植物也可以开口说话！仿佛在地球大气层以外有另一种特殊的理性，而智慧是以离太阳的距离来计算的！仿佛地球通过人类达到的自我意识在认识到自己是世界意识的因素的一瞬间，就不成为世界意识了！仿佛这种反驳意见不是想把对老问题的恼人的回答推到简单的空间无限性上去的借口！难道荣克偷偷拿来作为自己一个主要论据的一句话，即所谓“超出一切单纯球状规定性的理性”^②，听起来不太幼稚了吗？既然他承认从地球的观点所争论的原理的一贯性和合理性，那么他又怎么能把这种地球观点跟“宇宙”观点区分开呢？但是对于像荣克先生这样沉湎于空想和情感的人说来，在简单的星空无限性中迷失方向，想出各种各样关于其他天体会有有思维的、有感情的、有幻想的物体的荒谬假设和奇特臆断，是理所当然的。还有一个很可笑的地方，就是他告诫人们不要肤浅而轻率地谴责费尔巴哈和施特劳斯的无神论和对永生的全盘否定。荣克先生不了解，他们二人根本不企求其他任何一种观点。其次，荣克先生在第12号上已经向我们发起脾气来了；在第26号上他虚构了莱奥^③，并且鉴于莱奥的无可非议的才能，竟完全忘记和粉饰他的思想；对于卢格的评论，和对于莱奥一样，也显然是不正确的。在第29号上他附和欣里克斯在

① 见亚·荣克《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1841年莱比锡奥托·维干德出版社版），载于1841年11月24日、12月1、8、15和22日《柯尼斯堡文学报》第8—12号。——编者注

② 见亚·荣克《莱奥、普鲁士人和歌德的〈亲和力〉》，载于1842年3月30日《柯尼斯堡文学报》第26号。——编者注

《柏林年鉴》上对《末日审判的号声》^①所作的空洞批判，而且更坚决地反对左派；他在第35号上发表了一篇评论弗·巴德尔的又臭又长的文章^②，对他的梦游病神秘主义和非哲学神秘主义大加赞颂；最后，他在第36号上对《不幸的论战》怨声载道，换句话说，显然是对爱·梅因发表在《莱茵报》上的一篇文章极为不满^③，因为梅因有一次在该报上对荣克先生说了真话——真是怪事！荣克先生迷迷糊糊、昏昏沉沉地竟自认为他是我们的“战友”，是“共同思想的捍卫者”；他认为，“尽管”他和我们“有意见分歧”，“但是原则和目的的一致还是确定无疑的”。但愿荣克先生现在已经明白，我们不愿意也不可能同他结交。这种可怜的两栖动物和两重人格的人，是不适于进行那种只有具有坚强性格的人才能开始并坚持下去的斗争的。他这篇文章还有一个给自己丢脸的地方，就是他极其卑鄙地大谈自由派的文学独裁并捍卫自己的自由。让他去享用这种自由吧，让他扯到寿终正寝那天吧——我们可以泰然处之。但请他允许我们对他的协助表示感谢，并允许我们诚恳地直率地说出我们对他的看法。要不然，他就成

① 即布·鲍威尔匿名出版的《对无神论者和反基督教者黑格尔的末日审判的号声》1841年莱比锡版。

海·弗·威·欣里克斯《对无神论者和反基督教者黑格尔的末日审判的号声。最后通牒》（1841年莱比锡版），载于1842年3月《科学评论年鉴》（柏林）第52—55号。

亚·荣克《欣里克斯与号手》，载于1842年4月20日《柯尼斯堡文学报》第29号。——编者注

② 指亚·荣克《弗兰茨·李特尔·冯·巴德尔》，载于1842年6月1日《柯尼斯堡文学报》第35号。——编者注

③ 指爱·梅因《亚历山大·荣克博士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载于1842年5月29—31日《莱茵报》（科隆）第149—151号。——编者注

了文学独裁了；但要成为这种人，他的心肠又未免太软。在同一号上，他最后却很合自己身份地哀求别人帮他反对“自私自利的、妄图把自我意识神化的无谓叫嚣”，而且《柯尼斯堡文学报》竟敢重复这些令人胆寒的口号：“打倒基督教，打倒永生，打倒上帝！！”然而该报却以“掘墓人已经站在门口，等着抬那些还在无忧无虑地欢乐的人们的僵尸了”来妄自安慰。可见，该报又在无力地哀求未来！

荣克报纸接下来的一号，我还没有见到。但我想，上面提到的一些理由已经足以证明必须把荣克先生从坚决分子和“自由”分子的营垒驱逐出去；现在他自己也可以看到，他犯了什么罪过。我还想指出一点：毫无疑问，荣克先生是德国最无气节、最软弱、最糊涂的作家。这是怎么造成的呢，荣克先生到处炫耀的大有教益的方式是怎么造成的呢？这也许像人们所说的，跟荣克先生早先必定在职务问题上^①取得教训有关系吧？

弗里德里希·奥斯瓦尔德

弗·恩格斯写于 1842 年 6 月
上半月

载于 1842 年 7 月 7、8 和 9 日
《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杂志第
160、161 和 162 期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 卷翻译

^① 暗指亚·荣克在神学系毕业后想当传教士的愿望没有实现。——编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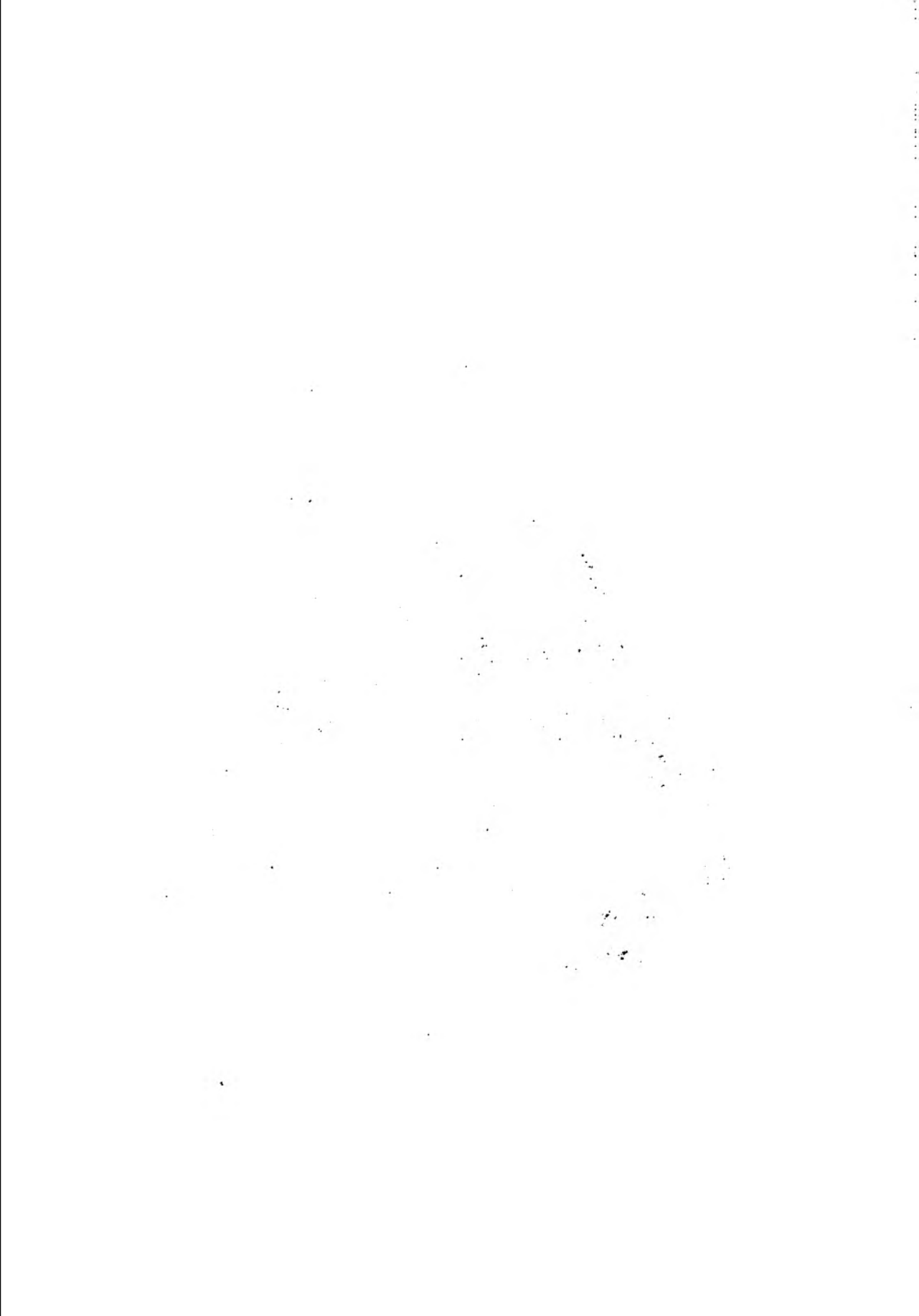
普鲁士新闻出版法批判¹⁷⁸

柏林 6 月。普鲁士人有两条途径发表自己的意见。他们可以在普鲁士境内发表,但须接受当地的书报检查;或者,如果在当地发表有麻烦,还可以在普鲁士境外发表,这时或者要接受另一个邦的书报检查,或者可享受境外的新闻出版自由。不管在哪种情况下,国家都有权对可能出现的违法行为采取压制措施。在前一种情况下,压制措施自然是很少采用的,因为在通常情况下,书报检查机关宁肯多删,不肯少删,绝少放过违法的东西。而在境外新闻出版法管辖下发表著作,则更容易和更经常发生作品被没收和作者受到法律追究的事情。因此,要对普鲁士新闻出版法的总体状况作出评价,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忽略法律上的各种压制措施。

由于至今尚无专门的压制性新闻出版法,所以与此有关的法律目前散见于普鲁士邦法¹⁷⁹的各个条款。我们可以把惩治侮辱罪和伤风败俗罪等等法律暂且撇开不谈,因为我们现在谈论的主要只是政治上的违法行为。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在关于叛国罪、蛮横无礼地指责或嘲弄国家法律罪以及污辱国王陛下罪等条款中找到有关的规定。但是很快就能看出,这些法律写得极其含糊,特别是涉及新闻出版的条文,很容易作出极其宽泛的、随心所欲的解释,以致只有通过司法实践才能对这些法律作出基本判断。况且,如果我们的立法的精神是由我们的法官来体现的这一前提是正确的,那么,法官对某些



青年时期的恩格斯(1840年)



规定的惯用的解释就应当成为立法的重要补充因素,正如在遇有疑难的场合先前的实践对于判决有重大影响一样。

本文作者手头有一份由普鲁士一家法院详细说明理由的判决书,可用来补充自己对普鲁士新闻出版法的看法。有一位作者在普鲁士境外出版了一部评论普鲁士内政的著作^①,他被指控犯了上述所有罪行而出庭受审,虽然宣告他绝对没有犯叛国罪,却判决他犯了蛮横、无礼地指责和嘲弄国家法律以及污辱国王陛下罪。

普鲁士刑法第九十二条对构成叛国罪的罪行认定如下:

“以暴力推翻国家制度或以谋害国家元首生命或侵犯其自由为目的的行为,称为叛国罪。”

可以认为,在现时条件下这条法律的定义将被公认是相当明确的。可是,很难设想这类行为会通过出版物并由处于我们司法管辖范围内的人做出来,所以这一条对于出版物来说意义不大。“暴力”这个明确的字眼足以防止法官的武断或偏颇。相反,对出版物来说极为重要的是另外一条,即关于非法议论国家法律的那一条。法律就这个问题所下的定义如下(刑法第一五一条):

“凡蛮横、无礼地指责或嘲弄国家法律和政府命令而激起不满情绪者,应处以6个月以上两年以下的徒刑或要塞监禁。”

1819年10月18日的法令^②也提到这一点,该法令的第十六条

① 约·雅科比(一位东普鲁士居民的四个答题)1841年曼海姆版。——编者注

② 指《1819年10月18日的书报检查令》,载于《普鲁士国家通用邦法》1838年柏林版。——编者注

第二款规定：

“对于蛮横、无礼地指责和嘲弄国家法律和政府命令的行为，不仅应注意这些行为是否激起不满和不平，而且应注意是否已经针对这类言论本身实行了上述惩处。”

但是一眼就能看出，这些法律规定是多么不明确、不完善。什么叫蛮横和无礼？在刑法的这一条中，前一部分条文或者后一部分条文显然是多余的。蛮横地指责或嘲弄国家法律几乎被当作激起不满情绪的同义语来解释，而1819年10月18日的法令干脆认为这两个概念是一致的。所以这条法律规定似乎应当这样表述：凡蛮横、无礼地指责或嘲弄国家法律和政府命令而构成罪行者，就是企图以这样的指责和嘲弄来激起不满和不平，因此应当受到相应的惩处。

只有这样，这条法律才使人一目了然。把蛮横和无礼两个概念相提并论是立法者的错误，会引起极大的混乱。无礼不一定是蛮横。无礼行为是一种过失，是漫不经心，是忙中出错，最好的人也可能有这样的过失。蛮横是蓄意伤人，是出于恶意。现在又加上嘲弄！从“无礼”到“嘲弄”相距何其远！可是二者受到同样的惩处。这两个概念彼此之间不单单有量的区别，不单单是同一事物的不同的程度，而且它们之间存在质的即本质上的区别，二者根本不能相比。假定迎面走来一个人，他对我有恩，我看到了他却避开他，没有向他致意，这是无礼；如果我放肆地盯着他的脸，把帽子往下拉到眼际，擦身而过并用胳膊肘撞他，这是蛮横；如果我当面对他表示轻蔑，扮鬼脸，这是嘲弄。有些人甚至把别人没有看到他们也视为无礼。难道可以把这样一些不相同的东西放到一条法律里去，混为一谈吗？不管怎样，这里的“无礼”一词应当删去，如果不能把它完全去掉，那就应当把它专门列为一条。“无礼”指责决不可能以激起不满和不平为目的，因为

无礼行为总是无意的、不自觉的,或者至少是没有恶意的。因此,如果把“无礼”一词放在这里,那就意味着对国家状况的任何指责都是有意激起不满,因而应当受到惩处。但是这样的解释就会同我们现今的书报检查状况完全相矛盾。总之,全部混乱都是把本来应当在书报检查令中提到的“无礼”一词搬到法律中去的结果。在进行书报检查时,认定某种言论是“无礼的”还是“善意的”,这要全凭像警官一样的——只要书报检查还是一种警察措施——书报检查官的理解。书报检查是一种非常措施,这类措施向来不可能有比较精确的规定。但是在刑法典里不容许出现这种含糊的概念,不容许为主观好恶留下余地,尤其是在必然会受政治观点分歧干扰的场合,在法官不是陪审员而是公务员的场合更不容许出现这种情况。

司法实践充分证明,对法律的这种批评是正确的,指责它混淆了概念也是有根据的。我现在援引上面提到过的那份于今年4月5日签署并已公布的判决书。

上述文章的作者^①论述了普鲁士实行的书报检查制度——顺便说一句,这是在1840年年底以前实行的——文中有以下两段受到指控:

“众所周知,在我们这里,不管是最短的报纸文章,还是超过20个印张的作品,不经书报检查均不得发表。如果是政治性质的文章,多半由警探进行审查,而在书报检查细则(1819年10月18日颁布)措辞含糊的情况下,警探只能按大臣的独自的指示行事。书报检查官既然完全听命于大臣并且只对大臣负责,他就只好把不符合他的上司个人观点和意图的东西统统删去。作者如果对他提出控告,通常会遭到拒绝;即使被受理,也是拖了又拖,以致这对他已经毫无意义。否则,自1804年公开鼓励人们堂堂正正发表言论以来,为什么竟没有一家

^① 约·雅科比。——编者注

普鲁士报纸,没有一本在这里出版的书上能找到哪怕是对最下层官员履行职务的情况提出的最轻微的谴责呢!为什么为了发表任何稍微触及公众利益的暗示性言论(当然,《国家报》^①的国内生活栏可以不计在内),必须先逃往普鲁士境外呢!

但是在境外也逃脱不了那种官吏专制,对于这种专制,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曾公正地称之为压制公开言论所带来的必然后果。为了不让境外报纸上有关官员行为的不利报道和任何有关我们的制度的率直评述进入普鲁士,对这类报纸或者予以查禁,或者采取大家熟知的手段,迫使报纸的编辑部就范。我们——很抱歉!——并未夸大其词。诚然,法国报纸获准进入普鲁士,但是大部分不能按印刷品寄往普鲁士,所以一份这样的报纸一年得花四百多塔勒的邮费。这不过是装装门面,这样的获准实际上等于禁止。对德国报纸则采取另一种办法。如果报纸编辑对他们自己的本应正确理解的利益有所疏忽,围绕普鲁士或普鲁士官吏问题刊登引起柏林当局不悦的文章,就会遭到普鲁士政府方面的谴责和指控(如果有人对此表示怀疑,我们愿意向他提供文献资料),胁迫他们说出记者的姓名,而且,只有接受了屈辱性的条件,才向他们开放有利可图的普鲁士市场。”^②

被告作了这番描述以后指出,这样进行的书报检查将发展成专横的管制,发展成对社会舆论的地地道道的压制,最后导致令人极为担忧的官吏专制,而这对人民和国王是同样危险的。

这段文字究竟给人怎样的印象呢?用这样的语气写文章今天就不应得到普鲁士的准许吗?所有的普鲁士报纸对于当时的书报检查状况不是都作出过与此完全相同的判断吗?难道对现在仍然存在的一些制度没有发表过更尖锐得多的意见吗?而我们的判决书又是怎样说的呢?

① 即《普鲁士国家总汇报》。——编者注

② 引自约·雅科比《一位东普鲁士居民的四个答题》1841年曼海姆版第8—10页。——编者注

“臣民不得以这种方式议论国家的法律和条令；断言为了发表任何稍微触及公众利益的暗示性言论，都必须逃往普鲁士境外，断言普鲁士通行的书报检查将导致专横的管制，导致对社会舆论的在地道道的压制，——这在行为上和言论上都是一种蛮横的指责，并且损害了国家应有的尊严。而断言由此就造成令人极为担忧的、对人民和国王同样危险的官吏专制，这就清楚地表明了一种倾向，即企图煽起人们对于所说的这种制度的愤懑和不平。被告在此案审理期间企图证明，他对书报检查部门的评断是有事实根据的，并为此举出了几件特定的事例，证明有几篇政论性文章未获准付印。他还引用了枢密顾问宰弗特同《莱比锡总汇报》编辑的通信，以证明这家报纸似乎真的处于普鲁士政府的影响之下。

然而，这些论据显然是不足道的，因为，即使被告发表的评断是正确的，他发表这种评断所采用的方式也足以说明，指责他行为蛮横和无礼是成立的，更何况个别事例根本不能证明一个国家制度的优劣。作者不是用平心静气的讨论问题的方式来阐述自己的观点，而是进行谴责，其措辞如果是针对个人的，无疑只能被看做是侮辱。”^①

判决书还说：

“关于区乡制度，被告是这样说的：‘首先应当把1808年的市政条例和1831年修订的市政条例区别开来。前者具有当时的自由主义特色，重视公民的独立性；后者处处受到现政府的庇护，而且向各城市强制推行。’这段话中把‘当时的自由主义特色’和‘现政府’这两种提法对立起来，也就隐含着一种蛮横的谴责性的论断，即认为现政府不仅不是自由主义政府，而且根本不重视公民的独立性(??)。但是，被告文章里的偏颇见解和可鄙倾向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他为了证实他所作的对比而举出的例子中，因为他在转述自己引用的两个市政条例的条款时不是有误，就是加以歪曲。”^②

① 引自约·雅科比《就指控我侮辱国王陛下和蛮横、无礼地指责国家法律一事所作的进一步自我辩护》1842年苏黎世—温特图尔版第13、16、20、33—34页。——编者注

② 引自约·雅科比《一位东普鲁士居民的四个答题》1841年曼海姆版第11页。——编者注

随后几段离题太远,我就不引用了,何况,即使认为被告转述有误,残缺不全,也远不能得出结论,说他有“偏颇见解和可鄙倾向”。我只引用结尾部分:

“如果考虑到城市间协商根本不允许带有公开性,如果考虑到由此而产生的有教养的阶级对选举以及对各个方面表现出的漠不关心的态度,最后,如果考虑到这种区乡制度曾于1826年和1833年两度遭到自由主义的莱茵普鲁士各等级的否定,那么,也许就很难承认这种备受称赞的普鲁士市政条例是独立的人民意识抵制内阁专制的一种抗衡,更不用说承认它是立宪代议制的代替物了。”^①

判决书就这段话指出:

“这段话也明显含有嘲弄性的谴责,而且同样带有激起不满和不平的倾向。谁只想做有益于祖国的事情,他就不会力图证明,先前实行的是一种比较符合人民利益的方针,而如今正逐渐被抛弃,正在被一种有害于共同利益的倾向所代替。要揭露臆想的现存制度的缺点,完全没有必要拿先前的仿佛比较好的状态同现状作对比。因此,这样的对比不可能有任何别的目的,无非是要唤起这样一种认识:仿佛现在的国家不再像过去那样繁荣兴旺;并以此激起愤懑和不平。”^②

摘录已经够多了,其实,这样的文字再多10倍我也能摘引!上面围绕法律所说的东西,已为实际生活绰绰有余地加以证实。被纳入警察当局和书报检查机关管辖范围的无礼行为这个概念,至此已显示出它的危害作用。这个概念由于被移植到法律的土壤上来,其

① 引自约·雅科比《一位东普鲁士居民的四个答题》1841年曼海姆版第8—10页。——编者注

② 引自约·雅科比《就指控我侮辱国王陛下和蛮横、无礼地指责国家法律一事所作的进一步自我辩护》1842年苏黎世—温特图尔版第13、20页。——编者注

含义就得以书报检查的宽严程度为转移。如果书报检查恰好像1840年那样是苛刻的,那么最轻微的指责也是无礼的。如果书报检查像现在这样温和宽大,那么,当时被认为是蛮横的言论今天也未必会被看成是无礼的。由此而产生的不一致是:《莱茵报》和《柯尼斯堡报》^①上那些得到普鲁士书报检查机关批准的文章,在1840年不仅得不到批准,甚至要受到惩处。书报检查就其性质来说应当是伸缩不定的;而法律只要未被废除就应当固定不变,它不应当随警察事务的变化而变化。

最终就是“激起愤懑和不平!”,这当然是一切反对派的目的。当我谴责某项立法规定时,我的意图自然是要以此激起不平,不仅要在人民中间,甚至还要尽可能在政府方面激起不平。为了谴责某一事物,除了有意让别人相信被谴责的事物的不完善性(用温和的字眼来说),也就是说,除了以此来激起别人对被谴责的事物的不平,又能怎样做呢?我怎么能够又谴责又夸奖,我怎么能够同时认为某一事物是好的又是坏的呢?这根本办不到。我也是个很正直的人,愿意坦率地声明:我的意图就是要以本文激起人们对普鲁士刑法第一五一条的不平和愤懑,而且我始终坚信,我对这一条的谴责,并不像这一条所说的那样,是“蛮横、无礼”的,而是像书报检查令¹⁸⁰所说的那样,是“有礼貌的和善意的”^②。书报检查令毕竟认可了这种激起不平的权利,而且,值得普鲁士人民引以自豪的是,从那时起为了激起

① 《普鲁士王国国家、军事和和平日报》在1752—1850年期间叫《柯尼斯堡日报》。——编者注

② 见《就实行书报检查一事给王国各总督府的通令。1841年12月24日》。——编者注

人们的不平和愤懑,凡能做到的都做了。因此,第一五一条的这部分条文实际上已被取消,对“无礼地谴责”的惩处已被大大限制了。这就足以证明,第一五一条是立法机关、新闻出版兼警察机关的各种规定的东拼西凑的混合物和大杂烩。

这种现象也可以很简单地从普鲁士邦法汇集成典的那个时期得到解释,可以从那一时期具有自由思想的启蒙运动同普鲁士当时的旧制度之间的冲突得到解释。当时,对政府、对国家机构的不满差不多被看做是叛国罪,至少被看成是一种理应受到认真的法庭侦讯和严厉判决的罪行。

关于污辱国王陛下罪我们不大感兴趣。普鲁士的新闻工作者一直很有分寸,避免触及国王个人。这正是国王的人身不可侵犯这一立宪原则所预期的,对此只能表示赞许。

诚望这里所说的第一五一条最好呈请法律修改委员会处理。我们将继续采取上述那种正当的、善意的和有礼貌的方式,来激起人们对我国国家机构中一切陈旧的、非自由主义的残余的充分的愤懑和不平。

弗·恩格斯写于1842年6月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42年7月14日《莱茵报》第195号附刊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3卷翻译

横遭威逼但又奇迹般地 得救的圣经,或信仰的胜利¹⁸¹

这是关于原神学博士布鲁诺·鲍威尔的惊心动魄而又真实可信、气势恢宏的故事。他为恶魔所惑,背叛纯真的信仰,成为魔王,终被强令免职。

基督教英雄叙事诗四章

第 一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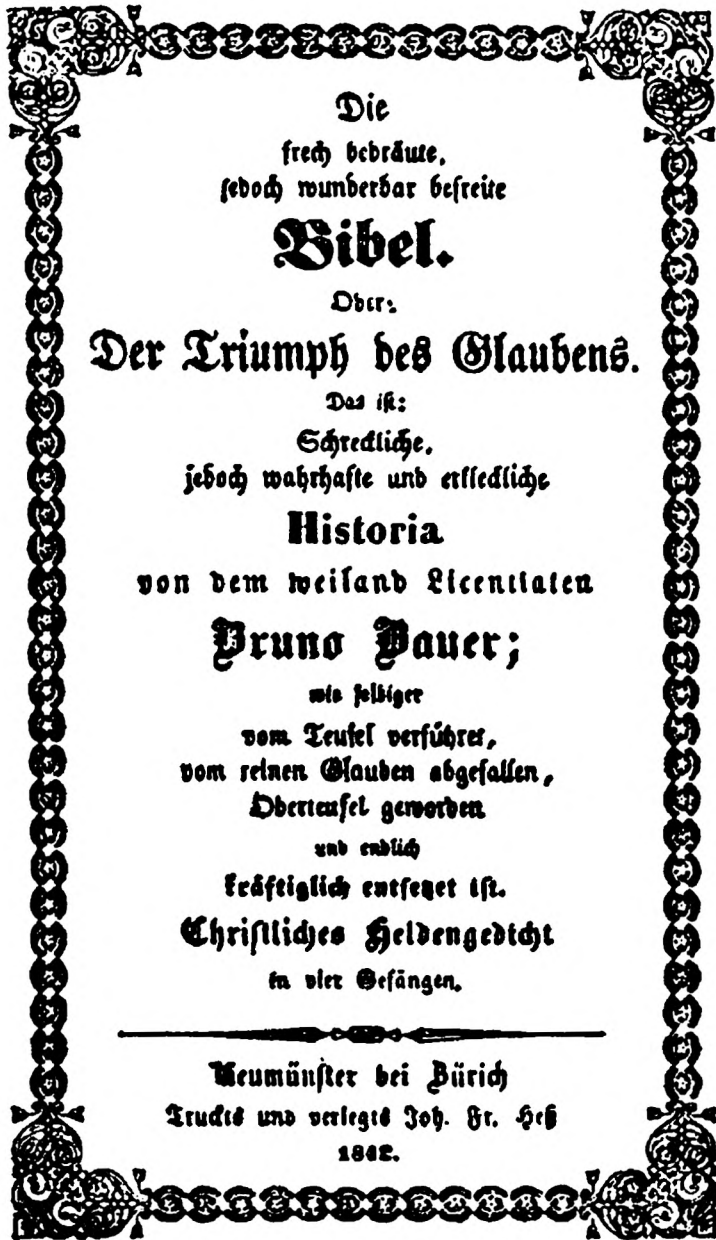
为了你能庄严地讴歌信仰的荣光,
啊,我的灵魂,请你虔诚地张开翅膀;
难道个人的力量不正像脆弱的芦苇一样?
它依靠别人提供营养,否则信仰的胜利怎么会如此辉煌?
是别人赋予我意志和能量,
因此教徒们,请为我祈祷,好让恩典从天而降!
你,萨勒河畔的雄狮^①,请高声吼叫,
亨斯滕贝格啊,请伸出无敌的手,合掌祷告上苍!

① 指亨·莱奥。——编者注

扎克啊,你高踞讲坛,将硕大的古琴弹响,
请用你的笔给我的笔注入力量!
上帝的忠仆克鲁马赫尔^①啊,你这真诚信仰的恪守者,
请教导我像你那样把圣经宣讲!
而你,我亲爱的克纳普,你这虔诚的人,
我要勇敢地举起你的诗歌^②的火炬,把罪孽的洞穴照亮!
克洛普施托克啊,请助我一臂之力,
你曾勇敢、自由地举起十字架,抵住嘲讽者的胸膛!
神学家约翰啊,没有你,我将一无所长,
只要你诚心相助,我就能够大干一场。
大卫王和以西结先知啊,请帮助我,
让我把亵渎神灵的罪恶一扫而光。
来吧,请团结在我的周围,你们是维护信仰的栋梁,
请支持我去抵制亵渎神者的嘲笑和诽谤;
请向高贵的宝座举手祈祷,
好让我迈步向前,接受上帝的褒奖! ——
是什么使幸福的赞歌突然受到干扰?
天使颂歌的甘露为什么不再流淌?
天哪,莫非魔鬼用奸计钻进了天堂,
莫非它用毒气使欢乐变成了哀伤?
这里本应当充满欢呼、赞美和颂扬的歌声,
却为何只有恸哭和哀歌在回响?

① 指弗·威·克鲁马赫尔。——编者注

② 指阿·克纳普《教堂和家用福音诗歌荟萃》。——编者注



Die
froh bebräute,
jedoch wunderbar befreite

Bibel.

Ober:

Der Triumph des Glaubens.

Das ist:

Schredliche,
jedoch wahrhafte und ersedliche

Historia

von dem weiland Kcentalen

Pruno Daur;

als heiliger

vom Teufel verführet,
vom reinen Glauben abgefallen,
Oberzefel geworden

und endlich

kräftiglich entfeket ist.

Chriftliches Heldengedicht

in vier Gefängen.

Neumünfter bei Bürich

Trudis und verlegt Joh. Fr. Sch

1802.

小册子《横遭威逼但又奇迹般地得教的
圣经,或信仰的胜利》的封面

是谁在表达忧伤? 是谁在呼唤上苍?
那是虔诚的人们在感叹歉疚:
“主啊, 请听, 请听一听我们的呼声!
你还要让信徒们在苦难中煎熬多久?
你还要等到何时才奋起复仇?
主啊, 罪犯们已经使信徒鲜血横流!
啊, 难道应当听任无耻的渎神者恣意妄为、得意扬扬?
难道他们的行径在人间将永远冠冕堂皇?
难道每一个哲学家都可以到处宣称‘我就是我’?
难道那帮无神论者可以日益放肆地对你横加中伤?
啊, 他们的讽刺言论越来越骄横嚣张,
啊, 请你把末日审判的号角快快吹响!”
主抚慰地说道: “事情还没有达到极限,
腐尸的臭气还没有变得实在难以忍受;
我要教育我的战士们鼓足勇气,
免得他们决战时在撒旦面前逃之夭夭。
请看人间的柏林, 有许多人正把我寻找,
但他们都被骄傲的思想缠得牢牢;
对于我, 他们不愿意信仰, 只主张理解,
他们企图让我也陷入思想的圈套。
你们看那个布鲁诺·鲍威尔, 他怀有信仰, 却又坚持思考,
唉, 他的肉体固然顺从, 心灵却并不牢靠。①

① 这里套用了圣经《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26章第41节的表达方式。——编者注

不过,请稍等片刻,这些困扰很快就会云散烟消,
以后撒旦也无法使他沉湎于思考。
他既然真诚地寻我,他最终定能找到,
他将怀着虔诚,把使他迷惑的浮躁思想抛掉。
愚蠢的思考弄得他方寸大乱,
一旦认识到思考无益,他的心灵就会抖颤。
是的,哲学对他说来将是一种讽刺,
天恩使人豁然醒悟,他将相信:上帝终归是上帝。”
这番话使祥和的气氛洋溢在天上,
为了赞美刚强的上帝,人们把颂歌齐声高唱:
“主啊,你理当享有如此的殊荣、美誉和力量,
因为整个世界都是由你开创;
等一会你就将怒火逼人,让那些恶人走向灭亡,
同时把效忠于你的仆人送进天堂。”
上帝接着说:“是的,我刚才提到的那个人,
他可以率领信徒进行最后的决战。
一旦我把愤怒的雷霆投向罪恶的人间,
一旦大海涌起血红的波澜,
一旦人们身陷深渊,四周一片黑暗,
一旦蝗虫成群飞来,如同乌云漫漫,
一旦天降火球,声震人寰,
一旦大地震撼,山崖崩陷,
布鲁诺·鲍威尔就会挥舞我的军旗,
在战斗中坚定地捍卫王座和圣坛。”
这番话使祥和的气氛洋溢在天上,

为了赞美刚强的上帝，人们把颂歌齐声高唱：

“哈利路亚！愿香烟缭绕，永远吉祥。”

看！颂歌还在天空回荡，魔鬼已经登场。

它一身臭气，大声喧嚷。

它的眼睛闪烁着地狱的黑色怒火，

它的舌头渴望吮吸上帝儿女的血浆。

它阴险地走向上帝的宝座，

走到离上帝最近的天使身旁。

它用惊雷般的噪音吼道：“你还要犹豫到何时？

难道你要让我躲在家中闭门蛰居？

你是不是担心在世界末日来临之际，

在我们争夺尘世王位之时，

我会对你的天使大军迎头痛击，

同时占领你在天上的领地？

如果你还有胆量，那就快一点进入战场，

请让你的手下人把号角吹响，

到那时我即刻就集结起我的精兵猛将；

我急切地渴望冲向你的军队，

然后在你的天国里横冲直闯！”

主说：“请你不要急躁，

我是王中之王，这一点你不久就会看到！

请俯视人间，你是否见到种种征兆？

所有的人都为此而面色惨白、心惊肉跳。

那里有战争、瘟疫、火灾和革命，

那里有人践踏法律、谩骂宗教。

渎神者横行霸道,虔诚者备受讥嘲,
而事情还在发展,形势将变得十倍地糟糕!
现在我物色了一个忠顺的奴仆,
我要让他向不信神的人宣讲天国的妙道。
那些人将对他进行嘲笑、诽谤,
而这正合我意,我可以断然使闹剧收场。
现在事情还没有达到极限,但等待的时间不会太长,
如果他们还像现在这样诽谤,我就要放出威严的光芒。”
魔鬼说:“你选中了谁来担此重任?”
主说:“我选中了**鲍威尔**。”
“是那个神学博士吗?”
“正是他。”
“噢,他为你效劳,这可有点蹊跷。
他从不喜欢唱诗和祈祷。
你瞧,他向你要求最美丽的星辰,
是为了对它们加以探讨——这就是他的嗜好。
一切教义的核心,不管多么玄奥,
都无法抚平他那激荡的心潮。”
主说:“即使他在为我效劳时糊涂懵懂,
我也一定能使他很快清醒。
即使他现在还敢于思考,
请放心,我很快就会让他把理性失掉。”
魔鬼说:“我要把他拐走,你的本领还有何用场?
他是一颗宝石,很快就会镶在我的王冠上。
黑格尔毕竟还在他的脑袋里隐藏,

请注意,我将抓住他的头颅不放。”

主说:“好吧,我就冒险地把他交给你!

你可以让这个信徒和救世主分离,

只要你能施用诡计把他控制,

你就可以在嘲笑声中引导他走向地狱。

但最终你会承认,一个信徒,即使怀有思辨的渴望,

也决不会迷失心灵的方向。

到那时,你将会羞愧难当。”

魔鬼欣喜地喊道:“好吧,我并不畏惧,

请注意,鲍威尔不会长久地掌握在你的手里!”

魔鬼像一阵狂风迅速离去,

给明净的天堂留下浓浓的雾气。

就在魔鬼同主周旋的时候,

地狱里的罪人发生骚动,情绪激昂,

疯狂的人群纷纷叛乱,掀起可怕的巨浪,

他们高声喧嚷:“魔鬼啊,你在何方?”

为首的是两个点火者,黑格尔当仁不让,

跟在后面的是伏尔泰,只见他挥舞着火红的大棒。

丹东在呐喊,埃德尔曼在咆哮,

拿破仑在呼叫:“起来,地狱的恶鬼们,朝前迅跑!”

于是,黑色的幽灵穿过地狱之火,疾如风暴,

他们呼唤地狱的主宰,怒火中烧。

这时魔鬼匆匆自天而降,

掉进烟焰的洞穴、烈火的海洋。

魔鬼吼道:“干什么?你们这些狐群狗党!

你们是不是要试一试魔鬼愤怒和权力的锋芒？
难道你们还嫌地狱的烈火烧得不旺？
难道我没有让你们饱尝信教者的血浆？”
伏尔泰喊道：“不！不！你这一事无成的魔鬼！
我一直在人们心中播撒和培植怀疑的种子，
难道是为了经过思辨的黑夜，
让‘哲学’这个名词在一切领域声誉扫地？
难道是为了让法国人对我怀恨在心，对僧侣却深信不疑？
你这个魔鬼，怎能容忍这种事出现？”
丹东说：“如果让荒谬思想重新流行于世，
如果让贵族的纨绔子弟和虚妄的僧侣共同实行统治，
我当初何必动用断头机，
何必推崇理性，而不去崇拜上帝？”
黑格尔一直默然无语，压抑住满腔的怒气，
这时他突然慷慨陈词，并且挺起身来，显得高大无比：
“我把自己的全部生命献给了科学，
我已为宣讲无神论竭尽全力，
我让自我意识登上了宝座，
我深信它必将战胜上帝。
然而我却总是被荒唐的误解者所利用，
卑怯的人们歪曲我的原貌，
以便抛出荒谬的主张，
同时以卑劣的手法给思辨戴上桎梏。
现在终于有一个人勇敢地亮相，
那就是施特劳斯，他已经稍稍领悟我的思想，

然而他刚刚受聘前往苏黎世，
就被禁止进入学校的讲堂。

啊，这真是耻辱，我运用聪明才智创造的工具
竟然遭到整个世界的鄙弃，
可惜啊，那断头机本是勇敢地捍卫自由的武器，
如今也被人们抛弃！

啊，魔鬼，请告诉我，我是否白白地活了一生一世？
我精研哲理、勤勉努力，是不是徒劳无益？
那个适应时代要求的人是否很快就要到来，
把虔诚的信教者的脑袋统统敲开？”

魔鬼一边倾听，一边露出伪装亲切的狞笑：

“你这最忠诚的奴才，请勿大声喧嚷，请勿哭泣悲伤。

你们难道不认识我了？我是魔鬼，请听我讲：

那个人已经找到，而且找到的时间已经很长！”

大家喊道：“那个人是谁？请不要再让我们久久地期望！”

魔鬼说：“那个人名叫——布鲁诺·鲍威尔！”

乌合之众发出哄堂大笑。他们一齐转过了脸庞；

这时黑格尔怒火中烧，高声吼叫：

“你这万分可恶的魔妖，是想对我们进行讥讽嘲笑！

鲍威尔只会毁灭理性，把科学向信仰的刑场引导，
他怎么可能对我们帮忙关照？”

地狱的主宰说道：“黑格尔，你是不是瞎了眼睛？

你以为鲍威尔只渴望信仰神明？

他追求的目标无比宏伟，这使他永远也不会满意而回，

谁如果进行如此坚决的斗争，谁就不会轻易地意冷心灰。

他现在还披着褴褛的信仰外衣,但定会将它抛弃,
请你们注意,我将同他谈成这笔交易。”

黑格尔这时转怒为喜,他说:“我向你鞠躬敬礼!”

接着,狂热的呼声便在人群中升腾。

大家欢呼雀跃,把地狱的主宰送出大门,

魔鬼飘然离开地狱,自以为有了胜利的保证。——

在虔诚者居住的宅邸,在一个幽暗的书房,

布鲁诺·鲍威尔正坐在四壁图书中间冥思默想¹⁸²。

他面前是摩西五经,背后是魔鬼身影,

信仰吸引他向前,疑虑又阻止他迈进:

“都说摩西撰写了这部典籍,这到底是假是真?

啊!哲学也很难把这个问题讲得分明!

唉,我已经孜孜不倦

对现象学、美学、逻辑学和形而上学,

令人遗憾地还对神学

全都进行过彻底钻研,

我有幸被称做博士和神学博士,

从早到晚执教于讲坛,

我用思辨的方式

调和了信仰和绝对理念,

我已经通晓一切,

并且及时探索了每一个奥秘,

我已经理解

关于创世、拯救和原罪的全部教义,

就连贞女受孕的奇迹,

我也心领神会,没有半点疑虑,
然而所有这些东西加在一起,
也无法证明摩西五经的真实性。
谁帮我走出困境,谁为我解惑释疑?
谁向我提供精神食粮,以填补我的空虚?
那边放着一部深奥莫测的书,
是菲力浦^①亲自执笔写成,
难道这部书还不足以引导我
穿过那疑虑丛生、错综复杂的领域?
我一打开书,就感到豁然开朗,
一系列范畴像清泉一样向我流淌。
看,泉水正在起伏波动,
汨汨地流进一个个金桶!
啊,这境界是多么崇高!
我现在已经看到,
信仰和知识相互协调,
正在进行神圣的拥抱!
我的脚下是自然界的伟力!
这是生动的一幕!但也仅仅是演戏罢了!
那一道帷幕何时才能高高升起?
它正是为遮掩摩西五经的起源而织造!
菲力浦,出来吧!”
墙壁裂开,走出一个头戴三重王冠的幽灵,

① 指菲·康·马尔海内克。——编者注

只见他咄咄逼人，举起一只干枯的手掌：

“噢，鲍威尔，鲍威尔，你可不要偏离

黑格尔在《逻辑学》中向你指明的道路！

在概念显得极其清澈明朗的地方，

你要思量，不要让思维同精神对抗，

因为那精神就是自由。”

“然而那摩西五经是真是假？你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一直悬而未决，请你评说，请你解答！”

“你很像你所理解的那种精神，却不像我！”^①

“不像你？请别走，留一留，我的朋友！”

他呼唤、跳跃，却分明看到面前站着一个对头。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一位神学家站在我的面前！

你平素十分机敏，难道你从来没有发现，

人们总是让你在原地转圈？”

布鲁诺在慌乱中伸手把圣经抓牢。

魔鬼一见放声大笑：“呸，这陈旧浅陋的读本怎能奏效？

呸，我们早已把这玩意儿彻底抛掉，

我不相信，你居然如此钟爱这样的菜肴？

你在阴暗的书斋里深居简出，

你用不健全的大脑对各种范畴进行思考，

你力图将冷水和烈火混在一道；

精神已经受到窒息，被锁进黑暗的监牢，

① 见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1场《夜》。——编者注

它向往自由，渴望砸碎镣铐，
而你却让焦渴的精神品尝这令人作呕的饮料，
你是否以为，经过这番煎熬，你就不再心焦？
难道黑格尔曾教你把水火融合，把黑白混淆，
把峻岭当作山坳？
请你想一想黑格尔，想一想那位上帝的仇敌，
他蔑视一切事实，不作无谓的思考，
为了理性，他屏弃了传统的陈词滥调！”
“噢，魔鬼，你这番话讲得冠冕堂皇，
你使地狱的阴霾变得如同清纯的阳光；
然而你无法将我诱入罗网，
噢，魔鬼，你自己却早已落入思辨的巨掌。
万事万物都在我的精神面前暴露真相，
难道惟独你可以隐蔽躲藏？
我知道，你先用花言巧语将我们蒙骗，
然后再拽住我们走向前方，
你答应给我们的美妙现实注入自由精神，
然后却把我们带到那片面抽象的地方。
你的自由精神引导我走向极端，
使我除了自己的存在之外一无所知、毫无思想。
在那里，你的自由精神企图独自摧毁精神所领悟的一切，
但是，朋友，这寒冷的高空决不会使我迷茫。
你的精神是掠夺成性、欲壑难填的摩洛哥赫，
时时刻刻都想对实证的事物狠狠地撕咬。
你瞧，我熟悉你，熟悉你的花招，

你同我讲的一切,都是重弹老调。

你看看这里的摩西五经;只要我实证地掌握了它,
我对犹太教的教义就会通晓。”

恶鬼发出狞笑,同时嘲讽地说道:“哈,这岂不令人耻笑?

你竟想让陈旧锈蚀的东西变得光洁锃亮?

在上帝施法生出虱子的地方^①,

在天主为建造新房而操心的地方^②,

在民众感到上帝的声音在度量衡和典当品中无所不在的地方^③,

你怎能执意进行思辨?

你怎能为此而心力交瘁、郁郁寡欢、终日奔忙?

你应当同信仰进行较量,看谁更加坚强!

振作起来吧,让精神感到自己具有主宰一切的力量,

而不要让它像蛆虫一样爬行在腐烂发霉的地方!

到时候,精神会稳操胜券,地位将至高无上,

而信仰乃是偏见的奴仆,它将对精神的崇高权利表示钦仰!”

“啊,魔鬼,这些话,我平素在私下连想都不敢想,

而你却无拘无束,公然宣讲。

啊!这些话真使我感到振聋发聩,荡气回肠,

此时有一句痛心的话在我的内心回荡:

① 恩格斯在此处加了脚注:“《摩西二经》第8章第19节。”参看《旧约全书·摩西二经(出埃及记)》。——编者注

② 恩格斯在此处加了脚注:“《摩西五经》第22章第8节。”参看《旧约全书·摩西五经(申命记)》。——编者注

③ 恩格斯在此处加了脚注:“《摩西五经》第25章。”参看《旧约全书·摩西五经(申命记)》。——编者注

‘你真是白活了一场!’”
“请不要再虚度光阴,
只要你愿意,你就能获得新生!”
“我应当从哪里着手?”
“在这笃信宗教的柏林,
在这尘沙遍地的环境,
你怎能进入崇高境界、获得愉悦欢欣?
你怎能直截了当地把信仰清除净尽?
我要带你前往波恩¹⁸³,去看看莱茵河巨浪滚滚、碧波粼粼,
你可以在那里洗涤迷信的泥泞,
你将欢畅地开始崭新、美好的生活,
让生活中充满葡萄美酒的芬馨;
到那时,你将满怀胜利喜悦、呼吸清新空气,
到那时,你周身的血管中都涌动着自由的激情!”
“走吧,我跟着你!”
“到那时,经过豪迈的思想斗争,
纯洁的真理将变得十分澄明;
在勇敢地摧毁一切牢笼之后,你将乘胜前进,
在废墟上高高筑起无比自由的思想圣坛!”

第二章

啊,波恩,你要遭殃了,你这最虔诚的学府!

快披麻蒙灰来忏悔吧，^①快来祈祷吧，千万别停住！
你那平素只有教徒才能登坐的讲坛，
现在让癫狂的鲍威尔坐了上去，运用魔鬼的智慧传授邪念。
只见他怒气冲冲，魔鬼骑上他的脖颈，
开导他怎样把神学家收入囊中。
他活像一条疯狗，狺狺狂叫，
原来是敌人借他鲍威尔褻渎之口开言说道：
“噢，你们要永远提防神学家的诡计，
不要让他们假仁假义和狡诈伎俩蒙蔽自己！
看啊！他们多么善于窜改词义，
干起邪恶的勾当行动多么诡秘！
瞧啊！这帮死抠字眼的家伙，心怀齷齪，疑云满眼，
他们在论战中厮打起来没了没完！
他们让人受尽折磨、欺骗，听凭他们诡辩，
这一切却做得一本正经，貌似与人为善！
他们倒像一名乡村教师，学童们弃他而去，
跑出校园自由自在打闹嬉戏。
这位老师手执教鞭怒气冲冲往回驱赶，
孩子们纷纷逃开，发出讥讽的叫喊。
这位神学家也同病相怜，他的努力总是落空，
他宣讲的经典原文矛盾丛生。
只见他把原文颠来倒去，反复咀嚼，

① 参看《旧约全书·以斯帖记》第4章第3节，《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11章第21节。——编者注

可是刚说过的话他自己转眼就忘掉。
他遇到矛盾赶忙到烟雾腾腾的厨房加以烹调，
而那些矛盾末了呼喊着一处奔逃。
他追赶着它们，口中喊道：
你们还敢回来吗？你们还能听话吗？
他怒火中烧，挥舞着信仰的神圣教鞭，
凶狠地抽打着，掀起放肆的波澜！
他要把这些矛盾擒拿归案，
要把它们塞进魔女之锅，在烟雾腾腾中煮烂！
矛盾的命运是这样，福音传教士也难例外，
只要有基督教徒存在，这样的情景传万代！
一位教士说的话，另一位理解起来颇茫然，
越是费力来支吾，歧义相去越遥远。
深陷矛盾一团糟，
越辩越乱身难逃。
于是他就来撕毁他人之书，诋毁他人之撰，
却给自己戴上约翰之冠。
看啊！”——此时教徒们再也不能忍受，他们发出怒吼：
“渎神者滚开，把他送上绞架！
滚开！这里没有你的讲坛！
滚开，快点滚开！哈利路亚！”
可是，另一方却高喊：“万岁！布鲁诺·鲍威尔！
他是自由科学的保护者，他是自由思想的守护人！
貌似虔诚的伪君子，闭上你的嘴，不然看我们怎样教训你！
看看你们的主真有力量的救助你们吗？”

右边传来一阵嚎叫：“滚开，谎言家！”

左边响起亵渎者的喧闹：“滚开，死教徒！”

“住口，无神论者，闭上你的嘴！”

“住口，虔诚的绵羊，趁着公山羊们还没有向你们亮出坚硬的角！”

“基督在此！”

“鲍威尔在此！”——

这时，突然在一片劈劈啪啪声中，
人们听到棍棒击打声乱作一团。
双方大打出手，格斗中嚎叫声阵阵传来，
这里打翻长凳，那里推倒讲台。
放肆的无神论者以残桌破椅当工事，
去抵挡基督教徒的袭击。
而那些饱饮墨水的家伙，蜂拥而上，犹如投弹一般，
把一本本圣经掷向对方。
教徒们徒然向工事发起进攻，
连攻三次都没有成功。
许多教徒头破血流，纷纷跌坐在凳子上，
他们被无神论者击中，遍体鳞伤。
忽然，亵渎者亲手把围墙拆除，
整个战场终于除净了血污。
随后，无神论者气喘吁吁冲向护神斗士，
教徒们面对这群野蛮人吓得纷纷逃去。
于是阵地变得一片干净。

这时只见人们推推搡搡，回廊下人潮涌动，
教徒们终于来到学校门厅。

正碰上主派来的校方人员前来助阵,
为首的是校长,后面跟着一帮学监和僧人。
起初他们想平息械斗,了解事情的原委,
可是不久他们也蹚进争执的浑水。
疯狂的恶斗再一次燃起,
几颗高度智慧的脑袋遭到迎头痛击!
有几人躬曲的脊背着了板子!
有几人平日高傲翘起的鼻子塌陷下来!
扬起的灰尘乌云蔽日,
狂风阵阵,吹得几缕假发直上云天!
哲学家们,实证派¹⁴⁴先生们也未能幸免,
他们在无神论者的冲击下四处离散!
伟大费希特的渺小之子^①赶快逃吧!
供无神论者饱餐你还嫌过于瘦小。
看啊!布兰迪斯不管被追逐得多么紧,
总有人不忘为他的礼服掸掉体系的灰尘!
他们驳倒黑格尔又有何用?
既然黑格尔粗野的一帮怒潮般袭向他们。
无神论者的冲击越来越狠凶,
对神的信仰不堪打击,转眼成笑柄。

不!上帝一刻也没有放松他的明察,
正当他的信徒蒙受奇耻大辱的危急之际,
他派遣一贯忠实的扎克,这个总是油头粉面的家伙,

① 指伊·海·冯·费希特。——编者注

下降尘世为挫败恶人打气。
于是, 札克就离开上帝的葡萄园,
来到教堂的天穹下, 双眼宛若朗星。
他的鼻子形同信仰的中流砥柱,
他的嘴巴不断涌出上帝的训谕和福音。
他骑着一头母驴^①, 那驴摇着一条神奇的尾巴,
他双脚虽被拖在地上, 可心情始终不差。
他借上帝之力, 编造着圣经经文,
那驴子则用它的尾巴紧紧缠住他的腰身。
他低头伏首骑在驴背上,
不知不觉中, 神灵已把那畜生引上战场。
他骤然听到无礼之徒的怒吼声和欢呼声,
本打算让那驯服的驴子走上另外的途程。
这个忠实的家伙本来一向听话,
现在却突然直立起来, 又蹦又跳, 惊恐万状。
“爱驴啊, 出了什么事? 你遇到什么麻烦?
快遵从我的吩咐, 听我调遣!”
驴儿不听这一套, 把骑驴人撞到墙上,
盛怒之下, 主人第一次举起棍棒。
抽啊, 打啊, 看你敢反抗,
驴子毫不服软, 竟把主人摔到地上。
突然, 上帝让驴子开口说话,

① 参看《旧约全书·摩西四经(民数记)》第22章第1—41节,《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10章第13节。——编者注

向跌在地上的惊愕者传达上帝的想法：

“为什么打我？没看见，是圣灵挡住了我的去路，

正是上帝指引我奔向战斗之途！

你往日的勇敢哪里去了？快起来踏上征程，

因为无神论者掀起暴乱，正威胁着教徒们的身家性命！

竖起你的双耳，**扎克**，倾听上帝的言语，

主通过那畜生之口，向你发出训谕：

你从前叫**扎克**，今后**博伊特尔**^①便是你的名称！

听着，**博伊特尔**，我派你来排解这里的纷争。”

虔诚的教友**博伊特尔**仰望天空，张口开言：

“噢，主啊！人类的智慧在你面前真是败絮一团！

所以你选中驴子来做你的传声筒，

我将言听计从，介入令人生畏的纷争。”

语音未落，他已奔向恶斗的战场，

那里是死伤遍地，战尘飞扬。

这个勇敢的人大吼一声投入战斗旋涡，

合着上天的曲调高唱和平赞歌。

面前迎来惊慌失措的人众，

教友博伊特尔勒住缰绳，两眼仰望开阔的天空。

他喊道：“这里平日只能听见颂歌高唱，教义宣讲，

如今为何听任仇恨、忌妒、威逼、杀戮响彻穹苍？

我眼见天穹正在破碎，

① 文字游戏：**扎克**(Sack)，作为普通名词有“口袋”的含义；**博伊特尔**(Beutel)，作为普通名词其词义为“小口袋”。——编者注

难道你们竟要当着上帝的面表示你们已断了脊梁？”
教徒们静静地听着，胆怯地向后退去，
无神论者开口大笑，目光中闪烁着厚颜无耻。
这时教友博伊特尔说道：“这里在尘世间是血雨腥风和战祸，
那里在天国却是一片永恒的宁静和极乐。
我看见天使围绕全能上帝的宝座飞舞，
我看见那里站着上帝的羔羊，他的惟一的圣子，
我看见上帝的威严垂怜下界，
我看见安琪儿在赞歌声中围成一圈，
我看见一片多么宁静的极乐境地，
忽然间，羔羊启齿，向我，上帝的仆人，发出训谕：
‘那个神学家布鲁诺，我一向对他充满希望，
可是他竟中了魔鬼狡诈的伎俩。
他本应坐在他隐居之所不停地祈祷，
现在却把我的圣训送给无神论者当作美餐狂嚼。
他唆使疯狂的嗜血者攻击我的信徒，
他的计谋如能得逞，诅咒定将把他追逐！
于是你被选中，赶快穿过高山和深谷，
召集信徒们踏上征途！
让你的驴儿驮着你走遍大地，
毫不畏惧地宣讲关于十字架的训谕！
快披上铠甲，主的铠甲，
因为战斗的时刻已临眼下。
再围上维护真理的护心腰带，
它能有效地抵御危害公正的妖魔鬼怪。

还要登上你的战靴，准备出发上前线，
再带上信仰的盾牌，以防从地狱射出的毒箭。
戴上永保平安的头盔，它能挡住敌人飞矢般的嘲笑，
当务之急，是要英勇地挥起宝剑，为传布主的训谕开道！’
主啊！我听从你的神旨，你的仆人立即出发，
向有罪的人们传布你的良言实话！”

这时，教徒的大军涌入神殿，
而无神论者旧习不改，找个地方去开怀畅饮。

此刻，教友博伊特尔正举鞭策驴前进，并引吭高唱：
“愿荣耀归于上帝，归于至高无上的主，
愿甜美的和平归于地上人间！”^①
人们聆听着圣歌响彻宇寰。

只见我们这位幸福的汉子继续前往，
听任驴子引向上帝授意该去的地方。

就在这个时候，在莱比锡安静地并排坐着三条大汉，
他们早已准备好经受撒旦的地狱之火的磨炼。
狂野不羁的卢格在桌旁落坐，
硕大的拳头托着他那颗忧心忡忡的脑壳。
这位勇士躯体微胖，看上去十分祥和，
可是双手俨如刀剑，善战的利爪凶光闪烁。
你可以满不在乎地把他比做庸俗的酒徒，
然而他的胸间埋藏着种种恶念不露。
噢，卢格，只管笑吧！审判就要来临，

① 参看《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2章第14节。——编者注

你的假面具即将被撕破而现真！

第二位是盛怒的普鲁茨，他正轻蔑而警觉地凝视着酒杯，
心中盘算着令人憎恶的行为。

他从未有过人性的善念，哪怕一刹那，

他一思一念，一举一动都显示他是一个十足的美杜莎。

他的华丽诗句散发着不受拘束的思想，

把无神论的种子播入无辜的人们的心房。

噢，普鲁茨，只管笑吧！审判就要来临，

你的假面具即将被撕破而现真！

最后还有那第三位，他正捻着自己的胡须，

他就是布吕歇尔-维干德，此人论计谋简直无人能比。

这个渎神的家伙是个不知疲倦的出版人，

他以自己的资本为整个团伙充当后盾。

噢，只管笑吧，维干德，捻着你那布吕歇尔的胡须，

审判就要来临，魔鬼定将把你拿拘！

三人围坐在桌边，看来个个怒气冲天，

维干德突然开腔：“我已经付出了我的金钱，

我直到今天还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

难道是为了让《哈雷年鉴》^①被查禁扣下？”

阿尔诺德·卢格粗声大叫：“这是什么鬼时代！

我费了好大力气才使我的刊物迎合了书报检查官^②这个嗜血妖怪。

人们至少应当留下三分之二的篇幅让我刊出，

① 即《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编者注

② 指恩·威·歌·瓦克斯穆特。——编者注

可是那帮老爷要让我可怜的杂志彻底入土!”

普鲁茨这时也开了腔:“我真倒霉啊,我的稿件早被束之高阁,已过去半年了,检查官们连一个字也没有通过!

想饿死我吗?老兄!那再好不过了!

那样我可以照旧写情诗^①,向魔鬼保证,我会这样干!”

这时卢格火冒三丈,高声叫嚷:“你们究竟想让人怎么办?

本来我已经只能出版诗歌年鉴^②。

黑格尔那一套见鬼去吧!快向我袒露胸怀,

快把我的甜蜜诗歌收载,小说太枯燥!”

维干德接茬说道:“我已经弄到了一些东西,

我准备出版缪格的一套最新的四卷本小说集^③。

柔情的小作家啊!快投入我的怀抱,

书报检查官不会与你为难!他们讨厌的是黑格尔的诡辩哲学。

我已为德意志诗人张开我庇护的翅膀,

快来吧,情歌大王,酒吧乐手,快投入我的书房!

老兄,伸出你的手,让我们共同改变航向,

我们要奉公守法,祝愿政府政运永昌!”

这时,魔鬼突然闯进房间,开口高喊:

“你们这些低劣作品实在可叹!”

它嘴里喷出轻蔑之火,向自由人¹⁸⁴发出诘难:

“莫非你们的英雄气概,你们的勇敢,

① 指罗·爱·普鲁茨的诗歌《爱情生活》。——编者注

② 指《德国缪斯年鉴》。——编者注

③ 指泰·缪格《杜山》。——编者注

就是要在书报检查和禁令的淫威下畏缩不前？
我真感到羞耻，竟对你们一片真心实意，
却没有认破你们这帮披着虎皮的蠢驴！
等着吧，我将在地狱中把你们拿办，
随心所欲地把你们折磨致残！
不，你们这些胆小鬼，下地狱倒便宜了你们，
我要把你们赶进天堂，让你们在我主上帝面前受审！”
面对责问，维干德蓦然喊道：“快理智一些！想一想我们该怎么办！
快想办法把我们的处境改善！”
这时魔鬼恶狠狠地说道：“你们比笨牛还蠢，
你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哈雷年鉴》被捆住了手臂，
那就把它改名为《德国年鉴》¹⁸⁵，这样岂不万事大吉！
今后书报检查的事如由我来应对，
只须办事果敢，一切都会如愿无悔！
谁和魔鬼称兄道弟，
今后面对什么样的无赖都不必躲避！
快快鼓起勇气！我还有事要办，
赶快一如既往，为无神论而战！”

魔鬼说完便无影无踪，此刻突然出现意外情景，
原来教友博伊特尔再次到来，他双眼仰望天空。
他骑着驴子，即上帝的传声筒，
它将驮着他再次升向天宫。
他张开由于对上帝虔诚而陶醉的双眼，仰望上苍，

同时口中吟唱：“啊，渎神者，我熟悉你的伎俩！
原来你主上帝有过训谕：你们是魔鬼的子孙，
你们总是渴求把正义者的鲜血吸吮。
我再一次派遣我的仆人向你们发出呼唤！
赶快驯服地匍匐在我的宝座阶前。
主说：忏悔吧，向我虔诚拜跪，
趁着还没有被地狱之火化为烟灰。
你主上帝还说：如果你们不想改变信仰，
我就要搅动你们的五腑六脏！
把你们这帮可耻的人交给我的仆人亨斯滕贝格和博伊特尔，
充做他们餐后的甜食。
让教徒们的躯体成为你们活生生的坟墓！
这就是你主上帝的吩咐。”——他说完便离去。

第三章

看哪，一群乌合之众，一支渎神者大军，
他们放荡不羁，使太阳也显得昏昏沉沉。
他们是什么人？狼奔豕突接踵而来！
有的来自西和东，有的来自北和南。
他们都是德意志各地的败类，
来此商议举事，不惜再一次犯罪。

他们已经感到，上帝惩罚的手正在他们头顶高悬，
他们已经在计算，撒旦的利爪会把他们拉向多么可怕的深渊。

他们垂头丧气，已经感到无比气馁，
他们已经使无神论付诸流水。——
就在这时响起一个声音，那是阿尔诺德的呼唤，
他召唤全体自由人到博肯海姆去参加魔鬼集团¹⁸⁶。
“自由人啊，快起来，不要呆坐在那里胡思乱想，
浪漫主义已使整个世界暗淡无光。
反动势力也沉渣泛滥，
它们把大半个学术界狡猾地控制在自己身边。
鲍威尔已深受威胁，由于疯狂的书报检查的摧残，
他们大部分思想和成果都被割阉。
全体自由人同仁们，如果书报检查官对我的讲话网开一面，
请听我如下宣言：
是时候了！现在让我们也当一回外交官，
毫不迟疑地就建立神圣同盟立即开会认真商谈。
君不见，警察当局横行霸道，
不准任何自由言论见书见报？
君不闻，上帝的羔羊已同宪兵穿裤连裆，
它们已心甘情愿把畜生来当？
好吧，自由人，快去美丽的博肯海姆，
在那里我们将齐心协力为新的事业酝酿部署！”
宣言刚刚传到人间各个角落，
便在不法分子心中掀起可怕的邪恶之波。
大家齐声高喊：快去博肯海姆！
首先响应的是柏林，它派出了最狂妄之徒。
这帮坏蛋恐后争前，饶舌的阿尔诺德一马当先，

紧随其后是一群傻瓜笨蛋。

同他们相比，雅各宾俱乐部简直成了儿戏，

阿尔诺德率领的无神论部队才真神气。

这位是科本，戴着一副大眼镜，阔步向前，

这个大好人一经卢格允许便来到这边。

阿尔诺德的无名之火感染了他的心田，

他身佩长剑挺身众前。

那柄长满锈斑的长家伙活像一条小鬼尾巴，

在他的小腿间摇来晃去，忽上忽下。

此人手执喇叭身佩肩章，

正使劲点燃青年人心中火一般的求知欲望。

接踵而来的是自由人梅因，此人名噪欧洲，

这个天生的无神论者，令所有歹毒之徒竞相为之拍手。

他在娘胎里就天天研读伏尔泰，

这个讨厌的家伙，竟如此迷人，如此温柔，如此可爱！

跟随你高声喊叫的野孩子都是什么人？

可悲啊，原来那是你的侄辈们，连他们你也没有放过？

莫非你全家出动，一齐投向妖魔？

那个靠在最左边迈开两条长腿的正是**奥斯瓦尔德**^①。

他着灰色上衣胡椒色长裤，内心充满火药味，俨然一个山岳派，

他从根子里就是这个脾气，彻头彻尾，彻里彻外。

他只玩一种乐器，那是断头机，

他只奏一个曲调，那是抒情曲。

① 恩格斯的笔名。——编者注

他总是哼着地狱之歌,反复吟唱:

“组织起来,拿起武器,公民们!”^①

是谁在他身旁大发雷霆,满身肌肉活像个酿酒匠?

那是埃德加·鲍威尔,一个十足的嗜血魔王。

他脸色令人生寒,虬髯满面,

虽然年纪轻轻,却老谋深算,诡计多端。

蓝色的燕尾服遮不住他黑茸茸的躯干,

时髦的外衣掩不住他这个好斗的长裤汉。

看啊,真是奇迹,他的影子竟独自出没,

他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做拉德格^②。

只见施蒂纳也来了,他是各种清规戒律的处心积虑的死敌,

今天他痛饮啤酒,明天就要饮血做戏。

谁向他高喊:打倒国王!

他会补上一句:让法律也去它个娘!

还有一个爱国者^③迈着小碎步跟了上来,

他青面獠牙,蓬头垢面,未老先衰。

他既怕洗肥皂,又怕见血浆,

内心温顺,却要装成长裤汉。

他们当中,暴徒阿尔诺德,这个无神论者的沙皇,飞奔在前,

他把《哈雷年鉴》当做旗子系在手杖顶端。

后面跟着数不尽的仰慕者队伍,

① 《马赛曲》中的副歌。——编者注

② 埃·鲍威尔的笔名。——编者注

③ 指路·布尔。——编者注

他们是被撒旦选中的果腹之物。

大家刚到达指定地点，只听鲍威尔在那里高声呐喊，
此时恶云滚滚，暴雨狂泻，如下地狱一般。

鲍威尔瘦削的身躯裹着绿色的礼服，
狰狞的面孔显示出他是复仇女神的同族。

他高举着一面旗帜，光焰四射，
那部圣经遭到他羞辱性的批驳^①。

是谁跟在他身后，狂风暴雨般疾跑？

是面色黝黑的特里尔之子，一个血气方刚的巨妖^②。

他不是走，而是在跳，在急急忙忙向前飞奔，

他怒目圆睁，满腔悲愤。

只见他高振双臂，直指穹苍，
仿佛要把广袤的天幕扯落地上。

他紧握双拳，不知疲倦，
宛若凶神附体，只顾向前。

紧随其后迈着贵族般脚步的是科隆的一个小伙子^③，

上天堂嫌他为人太恶，下地狱又嫌他做人太善。

他半是贵族，半是长裤汉，
一个高贵的富老爷偏要穿一身破烂。

他的心灵布满太多凶恶的褶皱纹章，

① 指布·鲍威尔《约翰福音故事考证》1840年不来梅版。——编者注

② 指马克思。——编者注

③ 指格·荣克。——编者注

他的口袋里藏着一大串面戴金罩的魑魅魍魉。

那个可鄙的鲁滕堡也接踵而来,

他爱挥动拳头,却不显得痴呆。

他鬼烟不离口,整天喷云吐雾,

天生的恶癖竟是这般可恶。

他嘴里总是衔着尺把长的烟斗,

只有骂街时才会暂离尊口。

那是谁,单枪匹马从南方来此参战?

他从来不听慰勉,凡事总是单干。

他一人就能抵上无神论者一支大军,

他鬼才出众,集魔鬼智慧于一身。

他口若悬河,褻渎辱骂任凭嘴巴,

愿圣约翰保佑,他乃令人生畏的费尔巴哈。

他既不跑也不跳,而是驾雾腾云,

宛若一颗吓人的陨星,散发着鬼魅的气氛。

他一只手擎着闪闪发光的金杯高脚,

另一只手拿着可以果腹的面包。

他端坐在圣水盆中,水深齐腰,

正为不法之徒去把新的礼拜仪式寻找。

什么吃喝和洗浴,对此他直言无忌:

这一切就是圣礼的真谛。

他赢得一片万岁声,吵闹欢呼声,

在人们簇拥下来到大学生酒会大厅。

霎时间,乱哄哄,闹嚷嚷,

人们只顾寻欢作乐,已来不及开腔。

他们不停地吵闹欢呼，你推我搡，
那挑皮的精灵驱使他们十分放荡，
疯狂的仇恨使他们一刻也不得安宁，
有人不断高喊秩序，他们却无动于衷。
老实的科本突然火冒三丈，
这个喜欢秩序的人高喊：“难道我们是在荒原上？
你们这群人只顾胡闹，
竟忘了我们为何而来，岂不害臊？
啊，阿尔诺德，你这个可靠的保护人，赶快主持辩论，
你说说，你是否还能引导我们摆脱沉沦？”
此时，奥斯瓦尔德和埃德加齐声大叫：
“静下来，快静下来，为什么没完没了地吵闹。”
霎时间人们安静下来，
阿尔诺德乘机往嘴里塞进三块牛排。
最后一块肉还没有来得及下咽，
便慌忙站起来张口发言：
“看啊，这里真是盛况空前，自由人已做好战斗准备，
决心去死吧！为了理想，我们时刻坚守岗位。
瞅，反动派已揪住我们的头发，挥动棍子威胁我们，
可是他们制服不了我们，只要我们勇敢地团结起来如一人。”
奥斯瓦尔德和埃德加不容他把话说完，
便跳上桌子发出誓言：
“卢格，我们不要听你胡说一通，
住嘴，我们今天要显示实力——行动！”
喝彩声犹如雷鸣，此起彼伏有始无终，

四面八方响起回声：“行动，行动，行动！”

这时只见阿尔诺德嘴角上挂着讥讽的笑容，
突然插进来大叫不停：

“我们的行动全在嘴上，今日明天始终一样，
总是先有抽象，然后实践就会自行跟上。”

两个大喊大叫的家伙越吵越欢，
他们追求行动的怒火迫使布鲁诺跳到椅子上边。

看，他的周围集起人众一群，
人们把布鲁诺高高抬起，他像雄鹰一般双翅频振。

瞧，他的双眼燃烧着发情似的狂焰，

愤怒使他面色铁青，乌云满脸。

听，忽然对面响起雷鸣般吼声，

那个黝黑的巨妖竟腾身骑上鲁滕堡的脖梗。

但听他厉声怒吼，不，是他们两人齐声怒吼：

“你只会夸夸其谈，何时才能罢休？”

鲍威尔：“受蒙蔽的人啊！请留神！”

看那逼近的正是教徒的大军！”

巨妖：“他们这帮虔诚的教徒，

真是人数不断膨胀的队伍。”

鲍威尔：“那个博伊特尔四处游荡，

把公众弄得混乱迷惘。”

巨妖：“听说天父早已筹划，

派一位新的救世主救助天下。”

鲍威尔：“令我们含辛茹苦的不是一只羔羊，

迫使我们受难的是他们一帮。”

巨妖：“要知道，圣灵的面貌千变万化，
他到处游荡，遍及天下。”

两人合：“折磨我们的不止是三位一体，
还有警察和信仰这双头魅魍。”

巨妖：“既然他们不停止迫害，
我们怎能松弛下来？”

鲍威尔：“他们已武装到牙齿，
我们岂能等闲视之？”

此时彼伏此起响成一片：“我们已准备好投入战斗！”

可是，费尔巴哈又挑起争论不休。

他嚷道：“难道我们还要讨论来，讨论去？

谁想行动，请随其意！

自由人总是自己靠自己，

他们一向独自行动，乐此不疲！”

只见科本挺身而出，眼镜上闪耀着星光，

自由人面对他的威严面孔，一声不响。

他问道：“费尔巴哈，难道你反对我们的团体？

要知道，只有它才会给我们带来秩序。

只有这样，进步的洪流才能静静地流向远方，

而最重要的是，我们连一滴血也无须流淌！”

埃德加和奥斯瓦尔德喝道：“你这个该死的吉伦特派，

你是个软弱的空想家，走开，做无神论者你还不配！”

施蒂纳声势夺人：“是谁限制别人的志趣？

是谁依仗大嗓门硬要人接受他的戒律？

是你们，你们还胆敢自称自由人，

莫非你们还生活在奴隶时代!
见鬼去吧,你们的规章!
见鬼去吧,你们的戒律!”
众说纷纭,一片混乱,
弄得魔鬼会议没了主意,不知该怎么办。
忽然一声巨响,大厅屋顶裂开,
布吕歇尔-维干德乘着他的纸龙飞进厅来。
噢,他这个鬼精灵,一度高飞云端,
乘着他的纸龙四处乱窜。
他向他们竭力高喊:“难道你们还想胡闹不止?
你们没见我乘着《德国年鉴》飞驰?
是我把它整理编纂,
是我使它装订出版。
弟兄们,做出这一切的是我,你们的布吕歇尔!
既然它们已使我升空,你们为何还忧心忡忡?
风儿吹呀,吹!
法兰克福近郊就在前方,
它没有给你们做出榜样?
那里和谐而宁静,
那里至高无上的意志已实现,
这就是为高贵者和最高贵者,
为卑贱者和最卑贱者,
指明方向、信念,
和无限光明的前程!
风儿吹呀,吹!

法兰克福近郊就在前方,
你们没感到那里有一股冷风肆虐猖狂?
在拉帮结伙之风劲吹的地方,自由人岂能呼吸舒畅?
快跟随我马上消遁!
让我们飞往莱比锡,在那里我修了一座最坚固的堡垒,
教徒们永远也别想把它摧毁。
我往常同黑格尔讨论问题的那个地方,
已改造成牢不可破的城防。
快集中到谷登堡¹⁸⁷那里去,集中到莱比锡^①,
那里是出版界的中心,也是全国的中心。”
这时,四面八方一齐高喊:“好啊,快去莱比锡!
那里将是最后决战的中心!”
维干德乘龙扶摇直上,所有的人都随之升空,
只有费尔巴哈一意孤行。——

远离这场闹剧吧,宁静的山谷向我挥手示意,
那是我主的圣城,萨勒河畔的哈雷。
好一座福城,你在上帝面前忠实地经受住了考验,
哪怕魔鬼诡计多端,你依然福星高照,自得怡然。
卢格放出的毒液无损于你分毫,
他的千般诡计在你的忠贞面前一一化为飞泡!
一气之下他只好撤出,从此不再回头¹⁸⁸,
啊,感谢圣城,感谢上帝,你赐给我们胜利和幸福!

① 指莱比锡图书出版发行中心。奥托·维干德出版公司在风车大街36号。——编者注

只见教徒们，上帝的选民们正欢聚一堂，
以甜美的歌声赞誉主的荣光。
啊，多么出色的一群啊！为首的是那位靴匠，
他那久病孱弱的躯体促使他深怀信仰。
这里还有酒铺老板，他是禁酒协会的会员，
他斟给你一杯清澈纯净的水酒，为的是赚取一点小钱。
祥和的主让他满月似的脸庞熠熠生辉，——
噢，看啊，坚定的信仰原来可以战胜一切魔鬼。
看，那里有一位老妪，深重的罪孽压得她驼背弯腰，
可是那幸福的感受使她僵直的四肢备感轻巧。
她用既沙哑又动听的歌喉唱着一首赞美诗，
在干瘪的胸前没日没夜地画着十字。
瞧，这里还有来自萨勒河畔的一头雄狮，
他对宗教的虔诚使天使们快乐不止。
他怀着信仰曾去讨伐黑格尔门徒⁷⁷，
他怀着信仰捍卫过王座和圣坛。
他怀着信仰曾把无神的世界历史剪修一番，
给它增添了天国的光环。
啊，进来吧，虔诚的人们，请进入这小巧的厅堂，
展开优美的歌喉为上帝唱几句赞美的诗行！
听，他们的歌声多么甜蜜，
有如香烟袅袅，向恩典者的宝座飘去：
“主啊，我们原是你座前的一堆尸体，
异味冲天，腐烂如泥，
被堆放在宰割罪犯的穴地！”

我们生来就歹毒透顶，
毁灭我们，那正是为我们
洗去不可饶恕的罪行！
我们虽罪恶深重，
可是你仍然宽宏大量，
让我们摆脱伤害我们的毒症！
你让我们升入天堂
来到你的可爱的天使身旁，
为我们洗去泥浆！
你赶走了魔鬼，
它总是使我们不得安宁，
你却逮住它，让它在地狱中受罪！
地狱中火焰喷溅，
在这个最令人难熬的地方，
让它为自己卑劣的罪行备受熬煎！”
这时，只见靴匠跳到椅子上，
大声地讲述地狱火池中的吓人景象：
“看啊，一个无底的深渊向我们张开血盆大口，
到处熊熊燃烧，烈焰翻腾！
那里正煮着，烤着什么，并有小鬼守候着，
要当做美味去吃掉那些基督教徒！
看，魔鬼们到处播下地狱的不祥的种子，
伟大的主啊，世界正在走向沉沦，阿门！”
雄狮动情地喊道：“弟兄们，真的，真是这样，
鬼蜮们到处游荡，光着身子连羞耻处都没有遮上。

从堕落的巴比伦赶来了那个大荡妇，^①

那个理性女神，那个革命化身！

鲍威尔就是罗伯斯比尔，丹东在卢格身上复活，

费尔巴哈胜似马拉，他已受到上帝的谴责！

教徒们，眼下你们可要小心，

礼拜日就要来临，祈祷吧，警醒吧！”

他这样说着，四面环顾，人们都惊恐不安，——

突然教友博伊特尔走来，他双眼仰望天空。

他骑着驴子，即上帝的传声筒，

它将驮着他再次升向天宫。

他目光中闪耀着对主的信仰，仰望天空，口中说道：

“噢，虔诚的人们，我熟悉你们的所作所为，

你们的主是这样说的：快听从我选中的这个奴仆，

他将率领我的队伍踏上征途。

快听从，听从教友博伊特尔的命令，

他将把魔鬼的伎俩和妖力一扫而净。

这就是上帝的训谕；于是我赶紧躬身跪拜，

我向主表示，我一定从命，遵从呼唤。

我立即英勇无畏地踏上征程，去宣讲主的训令，

讲述主给世界，给一切罪人带来的快乐年景。

我有幸有一次到过一座宫殿，那真是富丽堂皇，

在那里我见过达官显贵，君主国王。

这些高贵的人们总是醉心于尘世浮华和声誉，

^① 参看《新约全书·启示录》第14、16—19章。——编者注

在那里我得到的是嘲笑和冷遇。
饕餮者坐在席上尽情享受佳肴美酒，
美女左右相陪，又抱又搂。
我当即脚下生风，大步穿堂而过，
夜里主把我从睡梦中摇醒，并对我说：
‘岂不闻圣书有云：富人进天国难上难，
其难超过骆驼穿针眼^①。
赶快到大街上！去把那些穷人，
那些陋巷残屋中的盲人引领过来。
让这些残废人，这些瘫痪的人来共进晚餐，
他们就站在篱笆墙边，快把他们高声呼唤^②。
这些真诚的人，他们是大众的核心，
赶快把奴隶们都召集来，越多越开心！’
这就是梦中上帝对我说的话，我立即遵从，
信徒们啊，我听从上帝的教诲来到你们当中。
快听从上帝的呼唤，去迎接黎明，
天一亮就要同魔鬼展开殊死斗争。
自由人正集合起来，他们的大军已向莱比锡进发，
他们的战斗堡垒就是布吕歇尔-维干德的家。
他们把大捆的纸当做盾牌，以书垒成工事，
那里将上演战斗之舞，展示那神圣的舞姿。

① 参看《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19章第24节。——编者注

② 参看《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14章第21—23节。——编者注

那里在冲锋中需要勇敢和坚毅，
这样我们才能攻下那囚禁可怜犯人的监狱。
弟兄们，快集合起来，坚定你们的爱和信仰，
我已看见，天国的大门正向我开放。
信仰就是我们的核心，就是我们的一切，
有了信仰，哈雷啊，你才变得如此伟大，哈利路亚！
有了信仰，童女才能受孕，怀上圣子。
有了信仰，大鱼才能吐出羞怯的约拿^①。
有了信仰，上帝才能传布福音。
有了信仰，上帝才能借助驴嘴向我发出训谕。
有了信仰，瞎子才能出人意外重见光明^②。
有了信仰，我才能仰头看见天国的大门向我开启。
有了信仰，我才能大声说：我信仰，是为了理解^③。
有了信仰，我才能牢牢把握住基督耶稣受难的十字架。
有了信仰，我才有行动，我才有希望。
有了信仰，我才能仰头看见天国的大门向我开启。
我听见上帝对我说：让雄狮，我的仆人，
去勇敢地统率哈雷城里的伙伴吧！
去吧！走遍城市和乡村，走进所有的城堡，
去招兵买马，扩大队伍。

① 参看《旧约全书·约拿书》第2章第10节。——编者注

② 参看《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9章第29节。——编者注

③ 语出早期经院哲学家坎特伯雷的安瑟伦《对话录》第1章。——编者注

不分昼和夜,千万别停顿,
去尽快建立起教徒的大军。
我主上帝对我说:这就是我的保障,这就是我的希望!
再见,我亲爱的弟兄,我看见天国的大门正向我开启!”——

第四章

我要看个明白! 圣约翰,请你照亮我的双眼,
请你务必以你巨大的诗作力量赋予我以灵感。
请你用圣洁的眼睛去观看天使长米迦勒与恶龙的搏斗,
请你使我的灵魂得救!

我要看个明白! 那审判的日子,
最后杀戮的日子,世界末日已然临头!

我要看个明白! 原本瑞云朵朵,布满天空,
它是那么轻柔,那么妩媚动人;
可是突然像狮子一般,两眼射出贪婪的凶光,恶狠狠扑向猎物,
一群地狱妖犬在烟雾腾腾中狼嚎鬼哭。
它们火光四射的尾巴怒甩狂摇,
它们永不停歇地跳着魔鬼舞蹈。
它们发出贪得无厌的鬼嚎,
试图以此稍加排解心中的欲火燃烧。

我要看个明白! 无耻之徒,莫非天国已属于你?
莫非你未受任何惩罚便踏上天国之旅?
莫非霹雳闪电已落入你们之手?

我要看个明白！是波恩人^①的野性诱使你们上钩！

可是啊，神的恩典永远警惕地守候在天穹，

万事万物都将以一曲颂歌而告终！

愤怒的自由人此时已到达阵地，

可是上帝很快就会把你们的傲气付之一炬。

那些自由人呼啸而来，为首的维干德频振双翅，

其他人尾随于后，气喘吁吁蜂拥而至。

他率领他们来到莱比锡，那个制造武器的地方，

他已匆忙把“谷登堡”重新武装。

在那里，如山的纸捆被修成壁垒，威风凛凛，盛气凌人，

并已修好垒道和墓坟。

四座角堡由鲍威尔的著作垒成，

上面的大炮可以覆盖全城。

科本的《弗里德里希》^②排列成行，

大批前一年的年鉴也在那里助防。

《号声》^③和费尔巴哈的著作^④大捆堆放，

绵延如墙，形成坚固的屏障。

卢格的《小说家》俨如西班牙骑士伫立阵前，

① 指布·鲍威尔。——编者注

② 即卡·弗·科本《弗里德里希大帝和他的敌人。纪念文集》，献给来自特里尔的我的朋友卡尔·亨利希·马克思，1840年莱比锡版。——编者注

③ 即布·鲍威尔匿名出版的著作《对无神论者和反基督教者黑格尔的末日审判的号声。最后通牒》1841年莱比锡版。——编者注

④ 指路·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1841年莱比锡版。——编者注

为了擦拭脸上的汗水,还备有《虔诚主义者》^①若干。

这座房子,这座小小的地狱始终是一条退路,

现在被修成堡垒,十分坚固。

窗户被堵上,大门加了路障,

大批的武器弹药室内隐藏。

教徒们的乌合之众一旦敢于进犯,

自由人居高临下,定让他们有来无还。

只见自由人大喊大叫,一齐涌到战场上来,

他们分头把守各处工事,严阵以待。

此时教徒的大军从哈雷奔袭而来,

他们带来雅各的天梯,准备把堡垒打开。

熊熊的火把犹如骄傲的军旗,在军前飞舞,

两旁的灌木林火光冲天,照亮他们黑夜中的征途。

啊,愿我有足够的笔墨来描绘这支信徒大军,

用圣洁的光芒巧妙地照出他们的原身!

骄傲的雄狮率领第一梯队攻了上去,

他大步冲向前,毫不畏惧。

他双手高举五卷世界通史^②,此外再没有别的武器,

现在信仰向他提供了远非狂妄自大和自以为是所能提供的东西。

率领第二梯队的是一位真诚的教徒,

① 指爱·梅因《亨利希·莱奥,一个具有哈雷精神的虔诚主义者。文学通讯。献给黑格尔的所有信徒》1839年莱比锡版。——编者注

② 指亨·莱奥《高等学校通史教科书》(五卷集)1835—1842年哈雷版。——编者注

尤利乌斯·范·德尔·辛德¹⁸⁹先生就是人们对他的称呼。

这位可爱的先生手中没有带着任何武器,

他本人的出场就是对自由人的有力攻击。

极端虔诚者纷纷拥到他的身旁,

他们的武器只是祈祷和歌唱。

自由人只要远远听到圣歌回响,

他们就会匆匆避让。——

波恩也出了兵,他们无比骁勇,

教友尼希茨^①就是这支队伍的首领。

另一支队伍从士瓦本杀奔而来,

他们手中的《基督教信使》^②犹如战旗迎风展开。

勇敢的马莱特带领不来梅人参加战斗,

亨斯滕贝格搜罗来的柏林教徒也把数凑。

还有传教士希策尔也毫不畏惧地前来参战,

他率领着曾把施特劳斯赶出苏黎世的兵团。

巴塞尔人也接踵跟上,

克鲁马赫尔啊,你这个伍珀河谷的教士也赶来打仗。

神圣的大军纷纷开进莱比锡广场,

令人振奋的歌声合着愉悦的曲调响彻四方。

那歌声沁人肺腑,滋润心田,

① 文字游戏:尼希茨(Nichts)作为普通名词有“虚无”的含义,这里指卡·伊·尼茨施,因尼希茨读音和尼茨施(Nitzsch)相近。——编者注

② 指以符腾堡为中心的虔诚派代表人物出版的《基督教信使。教会星期日报》。——编者注

众人异口同声问道:那美妙的歌声来自何方?

看啊,人们惊呆了,原来教友博伊特尔正骑在驴上赶来进攻,
只见他抬头仰望天空。

他口中响起歌声:“我握有上帝和基甸的宝剑,
教友们,快来,魔鬼的工事就在眼前!

不管地狱之门把守得多么森严,
只要信仰上帝,这种信仰就会帮我们把狱门击穿!”

看,那驴儿已越上了城墙,
教徒大军高唱赞歌紧紧跟上。

一场多么惨烈的冲锋!那些亵渎者十分沮丧,
这帮不信神的哭泣者哭得多么心伤!

只见教友博伊特尔飞上高傲的城墙,
亨斯滕贝格带领教徒掀起巨浪。

这期间,轮到魔鬼展开反击战,
它给人出谋划策,打消疑团。

瞧,布吕歇尔-维干德登上角堡,
下边有梅因助阵,他们怒火中烧。

只见施蒂纳用力掷出成捆的书稿,
压得成群结队的教徒昏迷跌倒,

只见阿尔诺德跳上城墙,骁勇过人,
他抛出一卷卷年鉴,纷纷击中教徒的面门。

只见疯狂的布鲁诺·鲍威尔跃上书墙,带头冲锋,
凶猛地挥动《号声》左击右攻。

只见爱国者埋伏在敌人难以攻击的角落,
正把一本本小册子从敌人背后连连发射。

还有科本愤怒地挥舞着利爪，
却人道为怀，力争流血越少越好。
只见埃德加奋起酿酒匠的神力，在战斗中力大无穷，
只见奥斯瓦尔德的胡椒色外衣已被鲜血染红！
啊，只见科隆大军^①毅然反攻，
那鲁滕堡手中的烟斗虽在激战中熄灭，却依然作战从容。
他反拿着烟斗露出长烟嘴，
把烟袋油子淋得教徒们满身满腿。
一个小伙子怒气冲冲向四周扔掷金币，着实不少，
特里尔的巨妖不断狂叫，要在搏斗中展露拳脚。
人们越来越英勇，齐向一小撮教徒冲去，
那欢呼的吼声也越来越壮丽。
只见虔诚的亨斯滕贝格向站在书堆中的维干德发起进攻，
揪住他的淡黄色的胡子决不放松。
只见他怒不可遏，扯得那胡子根根落地，
并把维干德扔进令人作呕的粪坑里。
只见阿尔诺德岌岌可危，埃德加情况危急，
科本逃进屋里，爱国者跟他躲在一起。
高傲的书墙受到冲击，摇摇晃晃，
只有疯狂的鲍威尔一人仍在负隅顽抗。
他把一捆捆书向教友博伊特尔掷去，
众教徒应声纷纷倒地。
在他的打击下，尤利乌斯·范·德尔·辛德先生踉踉跄跄，

^① 指《莱茵报》的编辑们。——编者注

此时哈雷的雄狮斗志昂扬,在地狱的深渊中左攻右挡。

他像参孙一般有力,竟推翻一处坚固的书墙,

书墙倒在他的脚下,只见鲍威尔也摔倒在一旁!

他躺在那里,自己的书捆压在自己身上,

圣徒们口唱赞歌,把他打得够呛!

只见教友博伊特尔从地上跳了起来,活蹦乱跳,

他满怀胜利的喜悦,一边揪住鲍威尔的耳朵,一边说道:

“虔诚的人们,是主满足了我的期望,

主是我们的支柱,我已看见天国之门向我开放!

前进,再前进,把鲍威尔交给我处理,

你们去对付另外那些家伙,此处由我对敌。”

他们立即把鲍威尔捆起来,伴随歌声又向前冲去,

雅各的梯子已经架上屋顶,准备攻击。

谷登堡摇摇欲坠,大门已发出吱吱声,

塔楼上自由人的武器此时已然告罄。

可怜的爱国者在绝望中束手无策,

由于中弹,阿尔诺德的腰部受了重挫。

梅因口鼻受伤,鲜血直喷,

魔鬼在慌乱中逃入地狱大门。

它惨叫着,飞回洞穴底部,

歹徒们胆战心惊,龟缩一处!

他们不断责问、咒骂、威逼,魔鬼战战兢兢给以回答:

“真可耻!自由人竟让教徒们的乌合之众冲垮!

我的冷嘲热讽,我的那套臭把戏也帮不了什么忙,

可悲啊,敌人用圣歌就把我弄得诚恐诚慌!

维干德丢了大胡子，鲍威尔也被擒拿，

高傲的书墙经不起冲击，轰然倒塌！”

地狱深处传来可怕的嚎叫！

狂野的黑格尔也因羞愧难当而绝望哀号！

此时人们惊魂未定，

狱中勇士们连连发出责骂和威胁，并在暴乱中狂叫不停。

“你既想当魔鬼，为何又让人对我们为所欲为？”

原来是黑格尔愤怒地插了这一嘴。

他接着说：“你的硫磺毒雾在哪里，你的灼人火焰又在何方？

胆小鬼，一声‘阿门’竟让你如此心慌？

可惜，我目睹此情为时已晚，原来你比老太婆还软弱无力，

你只能跟在孩童老妪后面逢场作戏。

起来，现在需要的不是聒噪，而是迅速行动！

丹东、伏尔泰，还有你，罗伯斯比尔，赶快前来接应！

只有你们才能相帮，因为你们曾在尘世兴风作浪，

让魔鬼去见上帝吧！我们自己要把魔鬼来当！

神话中的废物向来毫无用场，

甚至千年的怒火也难以使胆小鬼胆豪气壮。

振作起来，兄弟马拉！我们曾经有幸为人，

我们要从我们人当中选出一位领袖师尊！

魔鬼向来是神话中的东西，

它有如天国的一切子弟，乃是我们的死敌。

前进！去夺取胜利！”——此时只听一片狂呼乱叫，

这帮嗜血的阿斯诸神从地狱中纷纷弃逃。

为首的是两个点火者，黑格尔当仁不让，

跟在后面的是伏尔泰，只见他挥舞着火红的大棒。

丹东在呐喊，埃德尔曼在咆哮，

拿破仑在呼叫：“起来，地狱的恶鬼们，朝前迅跑！”

马拉每只手拉着两个浑身长毛的地狱子孙，

这个杀人生番早已渴望饮血壮神。

罗伯斯比尔发出怕人的声响，愤怒得直咬嘴唇，——

真糟糕！地狱竟涌出了这狂野的一群。

当狂怒风暴初潮乍起，

忠实地看管着鲍威尔的教友博伊特尔还坚守着阵地。

后来，这位教友十分心慌，那头母驴也泪水直淌：

“主啊，我们完了！我们的丧钟已经敲响！”

马拉击中博伊特尔的胸膛，

博伊特尔栽倒在地，两眼向着天国的大门遥望。

黑格尔一边拥抱着发疯似的鲍威尔，一边柔情传递：

“是啊，知我者莫过于你，你真乃吾之优秀子弟！”

他为鲍威尔松了绑，歹徒们欢呼欲狂：

“万岁，鲍威尔！请当我们的头儿，指挥我们杀奔疆场，

魔鬼已被罢免，我们需要一位人间首领！”

说罢，他们呐喊着向教徒冲锋。

情况骤然变化，教徒们吓得纷纷逃离，十分仓皇，

教友博伊特尔像往常一样，向着天国大门仰望。

驴子驮着这个家伙冉冉升天而去，——

主啊，你创造了何等奇迹！

只见以利亚-博伊特尔徐徐升天！

只见他使渎神者的计谋完全搁浅。

教徒的队伍跟着博伊特尔显得十分辉煌。

他们在歌声的陪伴下遁入天堂。

唉，即使在天堂，地狱的恶魔也跟来捣乱，

自由人在这盛气凌人地展开追击战。

教徒们惶惶不安，恐惧万分，

地狱中的无赖们杀声一片，追进大门。——

反叛乍起，那些杰出人物从魔鬼之宫纷纷叛逃，
魔鬼落得呆若木鸡，形影相吊，那地狱也为之心惊肉跳。

人们停住脚步，平静地望着前面的大门，

从那里传来黑格尔和他的大军的雷鸣般的声音。

终于，从魔鬼那泡沫四溅的血盆大口，

迸发出一声吓人的怒吼：

“我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我这个傻子竟被卑鄙地出卖，
这种勾当比我一贯干的丑事还要败坏。

自由人太自由了，都怪我当初把他们引诱，

可是他们竟然卑鄙无耻地从我这里溜走。

结交这样的人间败类真是徒劳一场，

他们放肆地追求自由，十分猖狂。

自由人不再承认任何神圣的东西，

到头来竟弄得我满身不是。

我违背自身同主抗辩，

人们却把我当做神话中的人物依然扔在一边。

快升天吧！我们要沐浴上帝的光辉，

在那里结成神圣同盟，坚不可摧。”

魔鬼腾空而起，拜倒在上帝脚下，

并哀告说：“啊，不要因我褻渎而严厉惩罚！”

从今后我将与你同仇敌忾。”此时仁慈的上帝开了言：

“魔鬼啊，你的罪过我们暂放一边。

去吧，到渎神者的血泊中把你的罪恶洗涤，

等你回来，你将发现情况已经变易。”

魔鬼乐滋滋立即飞走，

正遇上一场空前激烈的战斗。

教徒们虽有天国支援，可耻啊，信仰终不免落败，

此时，愤怒的鲍威尔在星际间疾驰，渎神者的凯歌阵阵传来。

他手中挥舞着〈号声〉，犹如一条金铄，

突然闪出四位传教士挡住去路，却没有把这个无神论者吓垮。

尽管路加公牛愤怒地挺出双角，

马可雄狮发出声声吼叫；

可是这又算得了什么？

教徒们仍被〈号声〉纷纷吓跑。

黑格尔随后发起攻击，来势疯狂，

他要用怒火烧焦天使的翅膀。

讨厌的伏尔泰挥舞大棒，从天而降，

怒满胸怀的卢格要把基督徒神学家中伤。

只见鲍威尔飞上去抓住一颗星星，

使劲扔向仓皇逃窜的教徒。

只见魔鬼被〈号声〉打翻在地，

在〈号声〉的神威下，米迦勒也难以为敌。

只见黑格尔猛然抓住天狼星，

朝亨斯滕贝格狠狠掷去，吓得此人胆战心惊。

只见天使们纷纷垂下翅膀，
在恐怖的尖叫声中从云端坠降。
上帝的小羔羊举着十字架迎战特里尔巨妖，
那巨妖紧攥拳头，猛打猛敲。
圣母马利亚亲自出马，飞离圣地，
激励天使们振奋精神，保卫荣誉。
“起来，冲向鲍威尔！起来，向那个大块头发起攻击！
你们要知道，他竟想弄清我的底细。”
不管她怎样哀求，怎样暗送秋波，
自由人大军仍旧向前逼迫。
只见他们已逼近上帝殿堂的门槛，
教徒们眼见越来越难以阻拦。
那头圣洁的母驴额头已和星星相撞，
它在逃跑中连同教友博伊特尔一起摔倒在地上。
鲍威尔猛扑了过去，来到此公身旁，
挥动〈号声〉熄灭了这个无赖的生命之光。
卢格勇猛地逮住了萨勒河畔的雄狮，
把一本年鉴塞进他嘴里让他嚼吃。
看，是什么东西从天而降？霞光万道！
鲍威尔见了吓得魂飞肉跳！
说来难以相信，竟是一张普普通通的羊皮纸，
那上面不知写着什么上天意旨？
那张纸片徐徐下降，飞到鲍威尔眼前，
他捡到手上一看，只觉四肢抖颤。
那上面写着什么东西，竟使鲍威尔汗下如雨？

只见他惘然若失,喃喃自语:“免职!”
上天的这一晓谕刚一出口,
自由人当中响起一片“免职”的哀号。
他们惊呆了在那里,一声不响,天使们却无比欢乐,
自由人吓得逃窜,天使们紧追不舍。
天使们高奏凯歌,自由人跌落尘埃,
结局是不肖之徒个个均遭严惩不贷!

弗·恩格斯写于 1842 年 6—
7 月

1842 年 12 月以小册子形式在
苏黎世近郊的新明斯特出版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 卷翻译

*《斯彭讷报》的自由思想¹⁹⁰

柏林 6 月 22 日。不久前,《斯彭讷报》^①因为至今没有受到任何人的赞扬,它就来自我赞扬自己,并且自认为这种赞扬对它来说是当之无愧的。¹⁹¹该报对自己近半年来的活动所作的“回顾”足以使它获得一个重要的发现:正是该报为更自由的新闻出版运动开辟了道路。看一看该报怎样面带庄重严肃、充满自信的神情,身着洗刷一新的节日礼服,出现在自己的读者和境外出版的报纸面前;看一看它怎样把自由思想的公民桂冠戴在自己头上,这是十分有趣的。《斯彭讷报》宣称,如果不是该报,更确切地说,如果不是这位以星花署名的作者发表了如今成为话题的文章^②,一句话,如果没有这位作者,直到今天也就没有一家普鲁士报纸会达到自由思想的目前这种水平。原来,书报检查令¹⁸⁰一公布,这位以星花署名的作者就立即进行试探,看看发表反对派言论可以走多远。他轻轻地敲了敲门。瞧!门开了。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这些轻声轻语、恭顺善意、谦卑顺从的文章,即使在以前,最终也是能通过的。这位以星花署名的作者至少应当相信自己的书报检查官能够把家畜和猛兽区别开来。可是,天哪!这种孤陋寡闻的庸人之见是如此浅薄,竟把他头脑中一时闪现的极

① 指《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新闻》。——编者注

② 指匿名文章《略论祖国题材。XVI。回顾》。——编者注

平庸的念头当作新颖的、天才的、独一无二的思想。书报检查令颁布了，现在每个作者都应当立即改变自己的文风，更自由地抒发己见。而我们这个躲在星花下面的人，却自以为是世界上惟一的聪明人，只有他才能作出这种推断，并且要耳提面命地告诉其他记者，现在他们可以更自由地写作了。这还不够。他自认为是一个有自由思想的人。他有某种体察民情的本领。也许，在他内心深处，最隐蔽的角落里，有那么一点旨在强化等级关系的思想。——那么他要干什么呢？他正在写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便构成自由思想的一套完整的测量标度。今天发表一篇温和到顶的文章，明天发表一篇温和程度减低二分之一格令^①的文章，如此等等。而到了温和程度同所谓自由思想二者高低适中的时候，作者便停下脚步。这难道就是我们这个躲在星花下面的人所说的“开辟道路”！？难道普鲁士的其他报刊编辑部还要劳神费力地去阅读《斯彭讷报》，以便向这家报纸学习什么是自由思想！可笑的是，我们这位政治家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不能像其他一些报刊那样，以自己的文章引起巨大的轰动，为什么他这个普鲁士自由思想的旗手、伟大的开路先锋，竟遭到所有在普鲁士境外出版的报纸的嘲笑，而只能以人们不能正确理解他而聊以自慰。

弗·恩格斯写于 1842 年 6 月
22 日

载于 1842 年 6 月 26 日《莱茵
报》第 177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 卷翻译

^① 西方药衡单位，约合 65 毫克。——编者注

*《刑法报》停刊¹⁹²

柏林,6月25日。本地的《刑法报》自7月1日起“暂停出版”。这就是说,它那些反对陪审法庭的激烈言论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得到公众的赞同。《刑法报》是司法界一家中庸的报纸。它要求公开性,要求面对面的辩论,可是千万不要陪审团。幸而人们越来越看清这种主张并不彻底,而且赞同陪审法庭的人日益增多。《刑法报》提出一个原则:任何一个拥有行政权的部门都不应当直接交给人民掌握,因而审判职务也不能交给人民。当然,如果司法权不是某种与行政权完全不同的东西,这本来也不坏。在所有确实实行分权制的国家中,司法权与行政权彼此是完全独立的。比如在法国、英国和美国就是这样,这两种权力的混合势必导致无可救药的混乱,其最糟糕的结果就是有人可能集警察局长、检察官和审判员于一身。但是司法权是国民的直接所有物,国民通过自己的陪审员来行使这一权力,这一点不仅从原则本身,而且从历史上来看都是早已证明了的。我根本不想谈陪审法庭的优越性和保证作用,在这里哪怕再说一句话也是多余的。但是世界上毕竟存在顽固不化的法学家和咬文嚼字的人,他们的座右铭是:只要法律得胜,哪怕世界毁灭!不受拘束的陪审法庭当然不合他们的心意。因为这不仅会使他们丧失司法职权,而且会使法律的神圣的条文,即死板的、抽象的法面临危险。而这个法是不能丢失的。它是他们的帕拉斯神像,因此,如果在法国或英

国,有一个不幸的无产者在饥饿难忍的时刻偷了一文钱的面包,而陪审团宣布他无罪,这时,尽管依据证人的证明和被告的供述,事情已经查明,这班老爷们仍然会惊恐万状地大喊大叫起来。他们得意扬扬地大叫:呀,陪审法庭带来的后果,财产的安全,甚至生命的安全受到危害,非法行为得到认可,犯罪和革命公然得到宣扬!——我们希望,《刑法报》暂时不再“暂时”出版。

弗·恩格斯写于 1842 年 6 月
25 日

载于 1842 年 6 月 30 日《莱茵
报》第 181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 卷翻译

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¹⁹³

在欧洲那些以其个性而扬名国外的君主中间，特别突出的有4个：俄国的尼古拉，他直言不讳、肆无忌惮地致力于专制制度；路易-菲力浦，他堪称当代的马基雅弗利；英国的维多利亚，她是立宪君主制的完美的典范；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他的想法在他两年的统治中已经表现得非常清楚，下面就对他的这些想法作一番详细的考察。

我们做这样的评论，决不是出于这样一种情况：一批人由于受到国王的歧视和厌恶，同时又遭受其官吏迫害摧残而充满仇恨和存心报复；也不是由于书报检查制度激怒了我们，于是我们想利用新闻出版自由来宣扬一些丑闻和柏林城里的街谈巷议。《德国信使》^①正在忙于其他的事务。但由于报上每天都卑鄙无耻地把德国的君主们和德国老百姓奉承一番，因此完全有必要用另一种眼光来审视一下那些统治者，看一看他们的所作所为和种种想法，而且要像对待其他普通人那样撇开一切顾忌。

在前一个国王^②的最后几年里，国内的反动派开始和教会的反动派勾结起来。信奉正教的国家和正教会一样，由于和绝对自由越来越对立，不得不追本溯源，重申基督教的原则及其一切结论的有效

① 即《来自瑞士的德国信使》。——编者注

②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编者注

性。这样一来,新教正宗就还原为天主教,这一阶段其最彻底最相称的代表人物就是莱奥和克鲁马赫尔;新教国家就回到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力求建立的那种十足的基督教封建君主政体上去了。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完全是他那个时代的产儿;要弄清这个人物,就必须从自由精神的发展和自由精神反对基督教的斗争着眼,并且只有从这方面着眼。他是普鲁士原则最后的产物;从他身上可以看出,这个原则在作最后挣扎,但它在自由的自我意识面前显得完全无能为力。过去的普鲁士在观念上的发展,到了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便告终;普鲁士要换一个样子是不可能的,如果弗里德里希-威廉成功地实现自己的制度,那么,普鲁士或者是接受一种全新的原则,而这种原则只可能是自由精神的原则,或者它没有力量向前迈进这样一步,结果就自行溃灭。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所力求建立的国家,照他自己的说法,是一个基督教国家^①。当基督教想自命是科学时,它的形式就是神学。神学的实质,特别在当代,就是调和和掩盖绝对的对立。甚至最坚定的基督教徒也不能完全摆脱我们这个时代的前提条件;时代迫使他改革基督教;他身上已经拥有可能会向无神论发展的前提。因此就产生了布·鲍威尔所剖析的那种神学^②,这种神学连同其本身内在的不真实性和虚伪性浸透着我们的整个生活。在国家生活领域里,普鲁士的现行统治制度和这种神学正相适应。弗里德里希-威廉四

① 见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柏林宣誓效忠时致骑士等级的演说》和《在柯尼斯堡宣誓效忠时向人民的致词》。——编者注

② 见布·鲍威尔《符类福音作者的福音故事考证》1841年莱比锡版。——编者注

世有一套制度，这无疑是一套经过充分考虑的浪漫主义的制度，这也是他所持观点的必然结果，因为要根据他的观点来组织国家，光有一些零碎的毫无联系的想法是不够的。因此，必须先把这套制度的神学本质弄清楚。

普鲁士国王想把正统主义的原则贯彻到底，所以他不但归附于历史法学派¹²⁷，甚至将它进一步运用，几乎要赶上哈勒的复古思想¹⁹⁴了。要实现基督教国家，他首先必须向几乎已经不信教的理性主义的官僚国家灌输基督教思想，必须提倡礼拜，想尽一切办法鼓励大家去做礼拜。这些事他一件也没有忽略。他采取措施促使一般人、特别是官吏们上教堂；要求人们更严格地遵守礼拜日的规定；着意实施更严峻的离婚法；有的地方已经开始整顿神学院；在神学考试中虔诚重于知识；许多官职大半由信教的人担任；此外他还采取了许多其他众所周知的办法。它们可以证明：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是多么想尽力重新把基督教直接灌输到国家里去，按照圣经道德的戒律制定国家法律。然而这还仅仅是最初步的最直接的措施。基督教国家制度不能只限于这些。下一步就是政教分离这一超出新教国家界限的步骤了。在新教国家里国王就是总主教，他把教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集于一身；这种国家形式的最终目的就是黑格尔所说的政教合一。但是君主主教制——也像整个新教那样，——是对世俗的一种让步。既然君主主教制承认教会必须有可露面的首领，那么它就肯定和承认了教皇的最高权力；但是另一方面，君主主教制却宣布人间的世俗权力，即国家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并迫使教会的权力服从国家权力。这并不是在世俗和教会之间确立某种平等，而是迫使教会服从世俗。因为君主在成为总主教之前就是一个君主，而在成为总主教之后他主要还是一个君主，并不担任某种教职。而事情的另

一面是：现在君主集所有权力(人间的和天上的)于一身，他这位人间上帝，就标志着宗教国家的圆满实现。

教会权力的这种从属地位是和基督教的精神相抵触的，因此，让自命为基督教国家的国家把教会的那种不依赖于国家的独立地位重新归还给教会便是天经地义的事了。但是这种回到天主教去的做法已经行不通了；同样，教会要获得彻底解放，不摧毁国家的主要基石也是不行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就得采取调和的办法。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也就是采取这种办法来对待天主教会的，至于新教教会，这里有一些明摆着的事实可以说明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应该特别提到的就是废除强制合并令和免除老路德派所不得不忍受的那种压迫^①。目前在新教教派中发生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新教教派没有可露面的首领，并且根本不统一，它分成了许多宗派；因此，新教国家能够给予这个教派的自由，无非是把各个宗派看成同业公会，并因而给予它们各自处理内部事务的绝对自由。但是君主仍不放弃自己的主教权势，相反，他要保留批准权，甚至最高统治权，而另一方面，他又承认基督教权力高于他自己，因此在教会面前他也要俯首跪拜。这么一来，不单那些纠缠着新教国家的矛盾——虽然从外表上看来好像已经解决——依旧存在，而且新教国家的原则和天主教国家的原则也掺混在一起了，而后一种情况一定会造成莫大的混乱，使人没有原则可以遵循。这就是神学方面的真实情况。

新教国家假阿尔滕施泰因和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之手，对科隆大主教提起诉讼一事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即坚定的天主教徒不可能

^① 指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1841 年给予老路德派建立自己的教会的权利。——编者注

是一个好公民。这个为全部中世纪历史所证实的道理不仅对新教国家,而且对随便哪个国家来说都是适用的。谁要是把自己的整个存在和自己的整个生命当作进入天堂的准备阶段,谁就不会像国家对它的公民所要求的那样去关心人间的事了。国家认为自己对公民是至高无上的;国家不知道还有什么高于自己的权力,总是自命为绝对权力。但是,天主教徒则认为上帝和上帝的设施——教会——是绝对的,因此他们永远不会心悦诚服地站在国家一边。这个矛盾是无法解决的。天主教徒认为,即使是天主教国家也必须服从教会,否则天主教徒就和国家脱离关系;因此,天主教徒和非天主教国家脱离关系又算得了什么呢?在这方面,上届政府的行动完全是前后一致的、理由充足的;国家只是在天主教派还服从现行法律的情况下,才不去干涉他们的自由。——这种情况是不能使基督教国家的君主满意的。那么应该怎么办呢?新教国家不能落在天主教的霍亨施陶芬王朝的后面,在国家和教会所达到的意识发展高度的情况下,只有两方面的一方服从另一方——对服从的一方说来,这就等于自我毁灭——,才是最终的解决办法。这就成了一个原则性的问题,而在原则面前,个别事件本身必然退居次要地位。那么,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是怎样做的呢?他在真正的神学上避开了那些多事的且令他不快的原则,仅仅抓住眼前的同原则无关而又十分混乱的事件,并力图以调和的办法予以解决。而罗马教廷寸步不让,结果,国家被打得鼻青脸肿。这就是科隆纠纷¹⁰⁰的——就其真情而言——闻名于世的辉煌解决办法。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国家对教会的态度上挑起了矛盾,而这些矛盾原来在表面上只是被掩盖起来罢了。同样,他还试图在国家内部关系上挑起这种矛盾。在这方面他可以借用历史法学派的现成理论,因而就轻而易举了。历史的进程使专制君主政体的原则在

德国占了优势,剥夺了旧的封建等级的权利,使君主变成了一国之神。此外,在1807—1812年这一时期内,中世纪的残余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并且大部分都被消灭了。不管后来怎样整复,那个时期的立法和在启蒙运动影响下制定的普鲁士邦法依旧是普鲁士立法的基础。这种情况当然是不能忍受的。因此,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什么地方还能找到中世纪残余的东西,便抓住不放。世袭贵族得到他的保护,并且由于在必须遵守长子继承制的条件下获得了新的贵族封号而变得日益强大;和贵族、农民不同的市民等级被当作一个代表工商业的特殊等级看待;各个同业公会的分立、个体手工业的闭关自守以及它们趋向于行会制度等等都受到鼓励。总之,国王的全部言行一贯表明他特别偏爱同业公会制度,这便是他的中世纪观点的最好说明。这是许多享有特权的联合体的一种共处并存局面——这些联合体在自己的内部事务中可以享有一定的自由和独立,它们是通过共同的利益联合在一起的,但彼此间又互相倾轧和诓骗——这种使国家力量分散以致使国家本身完全瓦解的局面是德意志帝国所特有的,而这种局面正是中世纪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但是,不言而喻,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并不打算让基督教国家招致这样的后果。尽管他也相信,他的使命是要建立真正的基督教国家,但实际上他想要的只是基督教国家的神学的外表,即排场和门面,而不是基督教国家的贫困、压迫、混乱以及自取灭亡,一句话,他渴求一个中庸的中世纪,正如莱奥只想接受天主教那套辉煌的宗教仪式和教会礼节等等而不想完全接受整个天主教一样^①。因此,从弗里德里希-威廉的那些愿望看来,他并不是一个绝对反对自由和独断专横的人,上帝可以

^① 见亨·莱奥《给约·哥雷斯的公开信》1838年哈雷第2版。——编者注

作证,他愿意把一切可能的自由给予他的普鲁士人,但只能以不自由、独占和特权的形式给予。他不是新闻出版自由的死对头,他允许有这种自由,但这种自由也只是主要由学者阶层独享的权利。他不想废除或者否定代议制,他只是不愿意让公民本身担任代表;他力图建立的等级代议制,是普鲁士一些省的等级会议中已经部分地实行了的那种代议制。总之,他不知道有什么普遍的、公民的、人的权利,只知道同业公会的权利、独占、特权。这些权利他尽量地多给,却又不允许现行的法律规定限制他自己的绝对权力。也许还不止于此。尽管他对柯尼斯堡和布雷斯劳作过保证¹⁹⁵,但他目前很可能已在暗中盘算——既然他的神学政策已经推行得够广泛了——颁布了一个中世纪式的帝国等级制宪法来最终完成他的事业并从而束缚自己的那些很可能有不同思想倾向的继承者的双手。这倒是很彻底,但同他的神学是否相容,还是个问题。

我们已经看到,这套制度本身是多么不稳固、不坚实、不彻底;真正实行起来一定会更加摇摆不定,矛盾百出。冷漠的普鲁士官僚国家、监督制度、运作中的国家机器,对美妙的、绚丽的、天真的幻想丝毫不感兴趣。人民的政治素养一般还很低,所以不能看透基督教国家君主的这套制度。但是,人们对贵族的特权和各教派僧侣的骄横却已恨之入骨,如果弗里德里希-威廉明目张胆地干起来,就必然遭到失败。因此,他一直谨小慎微地进行试探,首先试探舆论,这样他总有足够的时间收回太过火的措施。他的另一种办法是先让大臣们出面,而当他们做得太激烈的时候,他又声称不同意他们的做法。其中只有一点令人称奇:普鲁士的大臣们竟能对此忍气吞声而不提出辞呈。过去罗霍就有过这样的感受,很快就要轮到艾希霍恩先生了,尽管不久以前国王还称他为正直的人,并对他的行为表示赞许。假

如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没有这套神学手段,那人们早就不喜欢他了,他之所以到现在还能博得人们的喜爱只是由于他性格直率爽朗、又异乎寻常地和藹可亲彬彬有礼,善于戏谑,而且毫无顾忌,连王公都加以耍笑。自然,他也谨防暴露出自己那套制度的太见不得人的或极其恶劣的一面;相反,大肆吹嘘自己那套制度,好像那是一切崇高、伟大和自由的体现,而且只是在他的那套制度显得比现存的普鲁士监护制更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时候他才公开出面;一旦他那副反自由的面貌可能暴露时,他就慎重地躲避起来。此外,虽然他总是使用尊称、用“肤浅”、“平凡”一类的词语来形容一般的宪政,但他还是把宪政的那一套术语都学来了,并且很熟练地应用于自己的演讲。——不知是用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还是用来掩盖自己的思想?现代的调和论神学家的行径和他完全一模一样。他们也对政治术语情有独钟,误认为这样就可以迎合时代的要求。布鲁诺·鲍威尔干脆把这叫做虚伪。

至于谈到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治下的财政管理,那么,他未能保持他父亲所规定的平民风范。他父亲曾经在法律上规定每年从国有土地的收入项内拨给国王和王室 250 万塔勒,余款和所有其他收入一并用于国家需要^①。可以推算出,国王一个人的耗费,甚至算清他的各项私人收入就在 250 万塔勒以上,而这 250 万塔勒中本来还包括其他王公王子们的年俸。此外,毕洛夫-库梅洛夫曾经证明,所谓的普鲁士国家财务报表完全是虚构的。国家收入是怎样支配的,这是一个绝对的秘密。轰动一时的减税公告简直不值一提,前一个

^① 见《关于未来处理整个国债事务的规定。1820年1月17日》。——编者注

国王如果不是担心减低以后将来还要再度提高的话,也早就会发这样的公告了。

我想,关于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已经谈得够多了。他确实厚道,这是不言而喻的,只要事情不触犯他的理论,他会真诚地去做公众舆论要求他做的而且也确实有益的事情。只是还有一个问题,他能不能有朝一日实现他那套制度呢?对这一点幸而只能给予否定的回答。从去年起,即从所谓新闻出版获得了更大的自由(目前它又处于最不自由的境地了)的那个时候起,普鲁士人民所取得的进步,和当时所采取的那种微不足道的措施是不能相比的。书报检查的压力在普鲁士竟束缚了这样巨大的力量,只要把这种压力稍微减轻些,就会产生无比强大的反作用。普鲁士的舆论越来越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即代议制和新闻出版自由,特别是后者。不管国王怎样,人们首先要求他给予新闻出版自由,而人们一旦争得这种自由,再过一年就必然会争得宪法。如果实行了代议制,普鲁士下一步将怎样发展,那就很难预料了。最先出现的结果之一将是解除同俄国的联盟,只要国王在这以前还没有被迫放弃他所实行的原则的这个产物的话。然后还会发生一些别的事情。普鲁士的现状与法国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我不想作出任何草率的结论。

弗·奥·

弗·恩格斯写于 1842 年 10 月
中—11 月 15 日之间

载于《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
1843 年苏黎世—温特图尔版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 卷翻译

附 录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出生证书

巴门, 1820年12月5日, 摘自巴门户籍簿

原件: 埃尔伯费尔德普鲁士地方法院档案

第 659 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20年11月28日生。

1820年12月5日下午3时半, 商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 住在布鲁赫街区, 向本人, 巴门教区全权代表, **彼得·维谢尔豪森**申报: 11月28日星期二晚9时其妻**伊丽莎白·弗兰契斯卡·毛里齐娅**(父姓**范·哈尔**)生男婴一名, 取名**弗里德里希**。

登记时的见证人有: **彼得·哥特弗里德·施米茨**先生, 26岁, 书记员, 住格马尔克; **约翰·雅科布·海尔梅斯**先生, 32岁, 书记员, 住韦尔特街区。

宣读后在场人签字: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雅·施米茨** **约·海尔梅斯**
全权代表 **维谢尔豪森**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0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英文版第2卷翻译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受洗证书

下巴门,1821年1月18日,摘自
埃尔伯费尔德福音改革派教区受洗登记簿
原件:埃尔伯费尔德教区档案

1821年1月18日受洗。下巴门。

第24号——弗里德里希,11月28日晚9时[生],系居住在布鲁赫的商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和妻子伊丽莎白·毛里齐娅·弗兰契斯卡(父姓范·哈尔)的婚生子。

受洗时的见证人有:老卡斯帕尔·恩格斯先生和弗兰契斯卡·克里斯蒂娜·范·哈尔(父姓斯内特拉格)夫人。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0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英文版第2卷翻译

中学高年级学生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的肄业证书¹⁹⁶

埃尔伯费尔德, 1837年9月25日

原件: 埃尔伯费尔德中学档案

中学高年级学生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肄业证书(第713号), 该生于1820年11月28日生于下巴门, 信仰福音派新教; 自1834年秋(10月20日)起为埃尔伯费尔德中学学生, 自1836年秋(10月17日)起为本校高年级学生; 该生在高年级学习期间**操行优异**, 特别是他的谦虚、真诚、和善给教师们留下良好的印象; 该生不仅资质很高, 而且表现出一种力求扩大自己的科学知识的值得赞许的**愿望**, 因此取得了可喜的**进步**, 从下列各学科的学习情况可得到更好的说明。

一、语 文

1. **拉丁文**。他能毫无困难地理解无论是散文作家或诗人的作品, 特别是李维和西塞罗, 咏吉尔和贺拉斯的著作, 因而能毫不费力地理解整体的联系, 清晰地掌握其思路, 能熟练地把拉丁语课文译成德语。但语法的掌握尚未能达到完全熟练准确, 因此, 尽管作文颇有长进, 从语法和修辞的角度来看, 还有待改进。

2. **希腊语**。他已充分掌握词法和句法方面的知识,尤其是学会了熟练灵活地翻译比较容易的希腊散文,如荷马和欧里庇得斯的作品,而且能较好地理解和复述柏拉图的一篇对话中的思路。

3. **德语**。作文,特别是最后一年,在全面发展方面获得可喜的进步;作文具有良好的、独立的思想,而且大都组织得当;叙述内容充实,表达近乎准确。恩格斯对德意志民族文学史和阅读德意志古典作家的著作表现了值得嘉许的兴趣。

4. **法语**。他能熟练地翻译法语古典著作,具有良好的语法知识。

二、科 学

1. **宗教**。他熟悉福音派教会的基本教义,同样熟悉基督教会史的要点。通晓《新约》(原文)。

2. 在历史和地理方面拥有相当明晰的知识。

3. 在数学方面,总的说来,恩格斯掌握的知识是令人满意的,理解力很强,善于清楚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4. 他在物理学方面的知识 with 数学相似。

5. **哲学基础知识**。恩格斯有兴趣倾听经验心理学的课程,并有一定成效。

该生由于家庭关系同本证书签署者过从甚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该生仍力求在宗教信仰、心地纯洁、品德高尚以及其他可爱的品质方面有突出表现。该生由于不得不选择商业工作为职业而中止他过去所计划的学习,于学年结束时(本年9月15日)转入商业工作。签署者与亲爱的学生告别,并致以最良好的祝福。愿上帝保佑他,赐

福给他!

1837年9月25日于埃尔伯费尔德

约·卡·勒·汉契克博士

第一次发表于《恩格斯早期著作集》1920年柏林版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5年英文版第2卷翻译

一年制志愿兵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品行证书

柏林, 1842年10月8日

原件: 柏林社会民主党档案

品行证书

持证人一年制志愿兵**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近卫炮兵旅第十二步兵连炮手, 杜塞尔多夫专区埃尔伯费尔德区巴门人, 现年二十一岁零十个月, 服役已满一年, 服役期间品德和执勤均表现优异, 特此证明。

1842年10月8日于柏林

上尉连长 冯·韦德尔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0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英文版第2卷翻译

* 未收入本卷的恩格斯文学习作目录

《伊托克列斯和波吕涅克斯决斗》

希腊文诗作。——写作时间：1837年9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6年历史考证版第4部分第1卷第533—535页)

《佛罗里达》

诗作。——写作时间：1839年1月20日以前。

(1839年1月20日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3部分第1卷第94—96页)^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7卷第114—119页。——编者注

《报刊》

讽刺短诗。——写作时间：1839年1月20日。

(1839年1月20日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3部分第1卷第99页)①

《当代文学》

论述性文字。——写作时间：1839年4月8日。

(1839年4月8—9日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3部分第1卷第109—111页)②

《刀枪不入的齐格弗里特》

悲喜剧片断。——写作时间：1839年4月24日以前。

(1839年4月24日前—5月1日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3部分第1卷第116—126页)③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7卷第123—124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133—139页。——编者注

③ 同上，第145—162页。——编者注

〈德语〉

诗作。——写作时间：1839年4月29日以前。

(1839年4月29日前—30日恩格斯致威廉·格雷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3部分第1卷第132—133页)①

〈当代文学文稿〉

有关下列著作的书评：《路德维希·白尔尼文集》第1、2卷，《戏剧丛谈》1829年汉堡版第1、2分册；卡尔·倍克《夜。披甲戴盔的歌》1838年莱比锡版，《浪游诗人》1838年莱比锡版；卡尔·谷兹科《布拉泽多和他的儿子们》（诙谐小说）1838年斯图加特版第1—3卷。——写作时间：1839年5月24日。

(1839年5月24日—6月15日恩格斯致威廉·格雷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3部分第1卷第137—139页)②

〈德意志的七月的日子〉

小诗。——写作时间：1839年7月27日。

(1839年7月27日以后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马克思恩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7卷第170—171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177—180页。——编者注

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3部分第1卷第151—152页)①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3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3卷翻译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7卷第195—196页。——编者注

注 释

索 引

注 释

- 1 这是恩格斯13岁时祝贺自己的外祖父新年快乐的一首诗。恩格斯的外祖父伯·范·哈尔居住在哈姆,童年时代的恩格斯经常去看望他。这首诗是抄写好后以书信的形式寄给范·哈尔的。——3。

- 2 这首诗是1836年恩格斯在文科中学念书时写成的。1920年为纪念恩格斯诞辰100周年首次在德国共产党的理论刊物《国际》(柏林)第2年卷上发表的是誊清稿,手稿原件未保存下来。——5。

- 3 本文是恩格斯在16岁时写的一篇故事。他在故事中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希腊人民抗击土耳其外来侵略的英勇斗争的同情。

1821年1月,一场轰轰烈烈的希腊民族解放斗争开始席卷全国。20年代在德国国内也因此而引发了一场支持希腊独立的广泛的群众运动,一直持续到30年代。这场运动在文学创作领域也有所反映。恩格斯中学时代的德语、历史和地理课的任课老师克劳森显然在支持希腊独立这一问题上对他有较大的影响。

这篇故事没有写完。开始写作的时间估计是1836年秋天,可以推断,恩格斯直到1837年在商行当练习生时仍在继续写这篇故事。这篇故事首次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0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卷。——7。

- 4 这首诗是恩格斯在准备于1837年3月12日举行坚信礼仪式期间写成的。这期间,恩格斯的外祖父伯·范·哈尔于1837年2月20日逝世,失去了慈爱的外祖父,恩格斯感到十分悲痛,他从对上帝的信仰中寻求帮助并表达了自己笃信宗教的情感。——23。
- 5 恩格斯创作这首诗歌主要是受了诗人弗莱里格拉特的影响,诗人在其诗

歌创作初期描绘了东方充满异国情调的多姿多彩的生活以及强健有力的人物个性,这种生活同眼前庸俗的小市民单调乏味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弗莱里格拉特不同的是,恩格斯的这种对比在诗歌中直接表现出来。“把贝都英人,甚至把处于目前情况下的贝都英人同完全不了解他们的读者作对比。”(恩格斯 1838 年 9 月 17—18 日给格雷培兄弟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7 卷第 94 页)

恩格斯创作这首诗歌的时间估计在 1838 年 8 月中抵达巴门以后至 9 月 15 日之间。该诗首次发表在 1838 年 9 月 16 日《不来梅杂谈》杂志第 40 期。发表时,编辑部随意改动了最后一段,恩格斯在 1838 年 9 月 17—18 日给格雷培兄弟的信中对此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说“我一发现诗有了改动,便怒不可遏,大发雷霆。”因为“这个结尾毁掉了我的主要思想”,“抽去最后一节诗,整篇诗都散了。”(恩格斯 1838 年 9 月 17—18 日给格雷培兄弟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7 卷第 95、94 页)——26。

- 6 1838 年 9 月 16 日《不来梅杂谈》杂志编辑部发表恩格斯的这首诗歌时,随意将末尾这四句作了改动。改动后的这四句是这样的:

“他们现在是为了挣钱,才在这里跳跃登场,
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出于自然的强烈欲望,
因此他们一个个目光暗淡,沉默不语,
只有一个人吟唱,歌声悲切凄凉。”——28。

- 7 1837 年 8 月,为美因茨杰出的发明家、欧洲印刷术的奠基人约·谷登堡的纪念像举行揭幕仪式,举办了三天庆祝活动,参加者达 20 000 余人,其中不乏书商,出版商,学者和新闻记者。在这期间,讨论了关于百年庆典的问题,决定于 1840 年举办第四届百年庆典,这是一次具有特色的民间节日。谷兹科是这次有关庆祝活动也是百年庆典事宜的讨论的积极参加者。反封建的进步力量力求在庆典活动中突出新闻出版自由的主题思想。

不伦瑞克的出版商亨·迈尔为此打算出版一本《谷登堡纪念册》,于 1838 年 12 月底首次在他编辑的杂志上刊登了一则启事,呼吁大家为纪念册撰稿,以后又陆续多次在其他刊物上刊登这则启事。为《谷登堡纪念册》撰稿,就是恩格斯进行这次创作活动的直接原因。

截至 1839 年 3 月底已经有 60 余人将稿件寄往不伦瑞克,恩格斯的诗稿被选中。

恩格斯的稿件是根据西班牙著名诗人和政治活动家、法国启蒙学派的追随者曼·何·金塔纳的一首抒情诗用德文改写的诗歌。

金塔纳是 1808—1814 年第一次西班牙革命的参加者,这场革命是反对拿破仑外来统治的独立战争,这期间诗人创作的诗歌和其他体裁的文艺作品受到人们广泛的关注和喜爱,1814—1820 年诗人因其革命行动而遭监禁。金塔纳的这首抒情诗创作于 1800 年,考虑到严格的书报检查,这首诗经过修改后于 1802 年收入《诗集》首次在马德里出版。

恩格斯选择金塔纳的诗歌加以改写或意译反映了恩格斯的政治思想倾向,同时也反映了恩格斯本人所具备的西班牙文的语言功底。这首抒情诗虽然是意译或改写的,但却是恩格斯的一种再创作,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价值。恩格斯对这首诗进行改写的的时间是 1839 年 1 月初—3 月底。

《谷登堡纪念册》于 1840 年 7 月出版,分豪华版和普通版,均为八开本,除装帧和价格不同外,其内容完全相同。内容分为三个部分。前言之后是谷登堡的生平以及印刷史,这两篇文章估计出自迈尔本人的手笔;第二部分是 58 位德国作者撰写的文章;第三部分是用 46 种外语和方言写成的 62 篇赞美谷登堡的文章,版面的安排是左边为原文,右边为德译文。恩格斯改写或意译的金塔纳的抒情诗就收入这一部分,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众多纪念百年庆典的出版物中,迈尔的《谷登堡纪念册》受到各界人士的认可。迈尔因此获得了符腾堡国王授予的科学与艺术奖章。——29。

- 8 本文是恩格斯为卡·谷兹科主办的《德意志电讯》撰写的第一篇篇幅较大的政论文章。在本文中,恩格斯从青年黑格尔派的观点出发,从青年黑格尔派特有的理性主义的立场出发,分析了自己非常熟悉的家乡的各种关系。同时,本文也是恩格斯开始从事描写景色的第一篇文章,后来他还陆续撰写了比如《风景》(见本卷第 171—179 页)、《不来梅通讯 不来梅港纪行》(见本卷第 186—195 页)、《齐格弗里特的故乡》(见本卷第 255—260 页)和《漫游伦巴第》(见本卷第 310—322 页)等游记。恩格斯通过这种文体,既描写了一个地区的风景,同时也描写了这个地区的政治和社会关系,并且记录了自己对各种问题所作的历史哲学的考察。

恩格斯在描写伍珀河谷的各种关系时考察了各种问题,比如,工厂制

度的后果等问题。然而,他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描写家乡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关系,而是批判地记叙家乡深受虔诚主义影响的各种关系。

本文的写作时间大约是1839年1—3月初,分几次发表在1839年3—4月《德意志电讯》第49—52、57、59号,未署名。——39。

- 9 光明之友是德国1841年产生的一个宗教派别,它反对在官方新教教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以极端神秘和虚伪为特征的虔诚主义(见注11)。它是19世纪40年代德国资产阶级对德国反动制度表示不满的一种形式。1846年,“光明之友”运动引起了官方新教的分化,分化出来的部分组成了“自由公理会”。——39。
- 10 指利用1817年的强制合并令同改革派(加尔文教派)合并为福音派的路德派,以及反对这个合并令,拥护“真正”路德派的老路德派。——43。
- 11 虔诚主义是17世纪德国路德教派中形成的一个神秘主义派别。这一派别提出宗教感情高于宗教教义,并反对理性主义(见注13)思维和启蒙时代的哲学。19世纪的虔诚主义的特点是极端神秘主义和虚伪。虔诚主义反对表面的宗教仪式,虔诚派赋予激情的感受和祈祷以特别的意义,宣称一切娱乐活动以及阅读非宗教书籍的行为都是犯罪。——46、81、84、107、135、179、249、286、307、445。
- 12 加尔文教是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时期,由著名宗教改革活动家约·加尔文(1509—1564年)创立的基督教新教派之一。该教派的教义是关于“绝对先定”和人的祸福神定的学说。根据这种学说,一部分人是由上帝先定为可以得救的(选民),另一部分人则是永定为受惩罚的(弃民)。——46、81、174、249。
- 13 理性主义在神学中是一个假定的和矛盾百出的概念,它反映出不同时期的某些神学集团都妄想证明借助理性来认识“神的启示真理”的可能性。18—19世纪,理性主义倾向在基督教神学中有很大的影响。——47、249、273、287、307、400。
- 14 指教皇格雷戈里七世和德国皇帝亨利四世1075—1076年由于教会权力和世俗权力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而相互交换的充满威吓和诬蔑的咨文。——48。
- 15 指德国大学生体操协会进行的反政府的鼓动工作。19世纪初在德国出现

- 的这些协会, 积极参加了德国人民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斗争, 但它们还没有克服民族主义的影响。维也纳会议(1814年9月—1815年6月)以后, 许多参加反政府运动的体操协会会员以及具有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都为争取德国的统一, 反对德意志各邦的反动制度而展开了斗争, 因此在1819年遭到迫害, 并被加上了“蛊惑者”(见注21)的罪名。——48。
- 16 瓦尔特堡纪念大会是德国大学生1817年10月8日为庆祝宗教改革300周年和1813年莱比锡会战四周年而举行的纪念活动。大会的召开成了具有反政府情绪的大学生反对梅特涅统治的示威行动。——48。
- 17 指凯鲁斯奇人的首领阿尔米纽斯。他曾领导日耳曼部族, 在条顿堡林山击溃瓦鲁斯率领的三个罗马军团(公元9年)。——51。
- 18 席勒用明快的笔调描写古代众神世界的诗篇《希腊之神》, 经施梯尔改编以后, 成了对希腊人的“罪孽深重的祭祀”的斥责。——53。
- 19 教区学校是莱茵省和威斯特伐利亚的五年制初级学校的名称。——58。
- 20 青年德意志是德国19世纪30年代在法国七月革命(见注115)和德国人民起义的影响下出现的一个文学流派, 它同时又是一个文学团体, 受海涅和白尔尼的影响极大。青年德意志的作家(谷兹科、文巴尔克和蒙特等)主张信仰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他们的文艺作品和政论作品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反抗情绪。青年德意志派观点的特点是思想上不成熟和政治上不坚定。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很快就沦为庸俗的资产阶级自由派。青年德意志在1848年后解体。——58、90、96、110、132、411、435、445。
- 21 蛊惑者指19世纪20年代德国知识分子反政府运动的参加者。他们组织政治性的示威游行, 反对德意志各邦的反动制度, 提出统一德国的要求。1819年8月德意志各邦大臣在卡尔斯巴德(今捷克的卡罗维发利)召开联席会议, 通过一项对付所谓“蛊惑者阴谋”的专门决议, 从此“蛊惑者”这一名称便流传开来。1819年大学生赞德尔刺杀神圣同盟的拥护者和沙皇代理人科策布成了镇压“蛊惑者”的借口。在30年代, “蛊惑者”又受到新的迫害。——59、259、261。
- 22 指巴门“艾内恩父子”商行的业主约·弗·冯·艾内恩父子和约·威·冯·艾内恩父子。1837—1839年, 弗莱里格拉特曾在该商行当店员。——59。

- 23 斐·弗莱里格拉特的诗篇《燕子的故事》表现了民间故事《青蛙公主》的主题，而《海滨漫步》则表现了民间故事《白雪公主》的主题。——59。
- 24 蒙塔努斯·埃列米塔是一个深山隐士。1836年德国作家文·雅·冯·楚卡尔马利奥曾以“蒙塔努斯”为笔名发表过《克莱沃-马克区、于里希-贝格区和威斯特伐利亚省的去》一书。——63。
- 25 恩格斯写《致敌人》、《书的智慧》和《致〈信使报〉》这三首诗的直接原因是《不来梅市信使报》与《不来梅杂谈报》展开的论战。恩格斯认为《不来梅市信使报》“登载的全是一些无稽之谈”，因此对它持嘲笑态度。他曾在1839年3月11日和12日给他的弟弟海尔曼和妹妹玛丽亚的信中写道：“这里新出版了一种报纸，叫《不来梅市信使报》；编辑是阿尔伯特·迈耶尔，他是个大笨蛋。他从前曾以民族幸福、儿童教育以及其他题目开过课，他想发表这些讲稿，但是可爱的上司不同意，说这实在太荒唐了。此人天生是个瓷器商，他从该报的第一号出版就同《杂谈报》发生争论。他们彼此大肆攻击，令人捧腹。”他还写道：“我在商行写了一些诗，开玩笑地对它大加吹捧，……该报倒是很真诚地刊载了这些诗。”（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7卷第132页）

《致敌人》这首诗的写作时间是1839年2月10—22日，刊登在1839年2月24日《不来梅市信使报》第4号，署名：泰奥多尔·希尔德布兰德。1839年2月27日《不来梅杂谈报》第17号转载了这首诗，并发表了针对《不来梅市信使报》编辑部的讽刺性评论。——66。

- 26 这首诗是为嘲讽《不来梅市信使报》而写的，字里行间表现了恩格斯对虔诚主义“理性”的蔑视。他把这首诗寄给了《信使报》，该报没有意识到这是对它的嘲弄，居然将它公开发表。

恩格斯在1839年3月12日给妹妹玛丽亚的信中抄录了这首诗。（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7卷第132页）

这首诗大约写于1839年3月初—3月12日之间，刊登在1839年3月24日《不来梅市信使报》第8号，署名：泰奥多尔·希尔德布兰德。——68。

- 27 恩格斯在这之前曾写了《致敌人》和《书的智慧》两首诗寄给《不来梅市信使报》，对该报进行讽刺和嘲弄，该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反而郑重其事地将那两首诗公开发表。恩格斯在这首诗里向《市信使报》遣出了自己的真

实意图。这首诗写作的时间大约在 1839 年 4 月 20—26 日之间,以《致〈市信使报〉》为题刊登在 1839 年 4 月 27 日《不来梅杂谈报》第 34 号。恩格斯在 1839 年 4 月 30 日前后写给他的朋友威·格雷培的信中抄录了这首诗。(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7 卷第 172—173 页)——70。

- 28 1839 年 4 月 21 日,克鲁马赫尔的讲道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恩格斯从他的朋友威·布兰克的来信中获悉有关信息并根据布兰克提供的材料写成了这篇文章。恩格斯在这篇文章写好后径直寄给了《德意志电讯》编辑部。

文章写作的时间为 1839 年 4 月 30 日之后—5 月中,发表在 1839 年 5 月《德意志电讯》第 84 号,未署名。——72。

- 29 恩格斯于 1839 年 3 月在《德意志电讯》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政论文章《伍珀河谷来信》(见本卷第 39—65 页)以后,在巴门和埃尔伯费尔德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保守的《埃尔伯费尔德日报》编辑马·伦克尔于 1839 年 4 月 12 日在该报发表文章,对恩格斯的文 章进行猛烈的抨击,他指责恩格斯“蓄意歪曲事实”,“进行人身攻击、甚至撒谎”。恩格斯的友人威·布兰克大约于 1839 年 4 月 30 日写信将有关伦克尔攻击恩格斯的 消息告诉了他。恩格斯的这封公开信就是对伦克尔的文章所作的反击。公开信上的署名是“《伍珀河谷来信》的作者”。

本文的写作时间大约是 1839 年 4 月 30 日—5 月 4 日之间,发表在 1839 年 5 月 9 日《埃尔伯费尔德日报》第 127 号,发表时该报编辑部加了如下按语:

“昨天我们在住地发现了这篇文章,但不知投稿者是谁。现予以全文发表,因为我们愿意持不偏不倚的态度,但是,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要指出的是,只有《伍珀河谷来信》的作者也像我们所做的那样,说出自己的姓名,我们才能逐条维护我们的共同主张。”——73。

- 30 这组诗稿是恩格斯为一个文学社团创作的,这个社团早在恩格斯就读埃尔伯费尔德文科中学期间就已成立。除恩格斯外,他在埃尔伯费尔德和巴门的一些同学和朋友都是这个社团的成员。当时,这个社团只打算将成员们在聚会上曾经朗诵并交流过的作品编纂成册,提供给社团的成员,并不打算公开发表。

恩格斯从 1838 年 8 月—1839 年 10 月大约为这个社团寄去了至少 14

篇作品,其中有诗歌体裁的作品,也有戏剧文稿。这里发表的《诗稿一束》就是这些作品中的一部分。

《诗稿一束》写作的时间是1839年5月下半月—7月30日。

这一组诗稿中,《席勒和柏林人》一诗的写作原因是评《福斯报》为庆祝1839年5月8日在斯图加特席勒纪念碑揭幕之际“发表的一些动人诗歌”(见本卷第79页)。

《诗稿一束》是首次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5年历史考证版发表。——76。

- 31 1839年在埃尔伯费尔德匿名出版了一本诗集《亡友之歌》。这本诗集的出版是恩格斯写作本文的直接诱因,文中对这本诗集作了评价,对伍珀河谷盛行的虔诚主义(见注11)以及受虔诚主义影响的诗歌创作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这些见解反映了恩格斯受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施莱尔马赫的影响。恩格斯在1839年7月12—27日给弗·格雷培的信中写道:“宗教是心灵的事情”,“宗教之树生长于心灵,它荫蔽着整个人,并从理性的空气中吸取养料。……这就是施莱尔马赫的学说,而我仍然赞同这个学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7卷第194页)从本文中也可以看出,恩格斯借此反驳了那些曾因《伍珀河谷来信》一文而攻击他不了解伍珀河谷,不热爱家乡的言论。

本文的写作时间估计在1839年7—10月中,发表在1839年11月《德意志电讯》第178号,署名:S.奥斯瓦尔德。

《德意志电讯》编辑部在发表恩格斯的这篇文章时在署名后面加了如下脚注:“是不久前本刊发表的《伍珀河谷来信》的作者。没有人能比弗·威·克鲁马赫尔更能心平气和地对待这篇文章了”。——81。

- 32 恩格斯从少年时代起,就非常喜爱民间故事书,他迁往巴门以后就热中于研究民间故事,自1838年秋起,他大力收集各种民间故事书。当时围绕永世流浪的犹太人亚哈随鲁这个人物形象展开的文学争论之所以引起恩格斯的关注,正是因为他对民间故事书的喜爱。

1839年,青年德意志(见注20)的许多代表人物把注意力转向了对浮士德和亚哈随鲁传说的研究。而恩格斯撰写本文的直接原因可能是奥·马尔巴赫和卡·西姆罗克分别自1838年和1839年起筹备出版德国民间故事书。这些书的出版,促使恩格斯以批判的眼光去考察其出版原则以

及这些民间故事书所具有的价值。而1839年秋起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人物与浪漫派之间展开的辩论,则是恩格斯写作本文的更深层的原因。恩格斯认为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适应自己的时代,使人民大众具有明确的道德感,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和自己的自由,激发他们的勇气并唤起他们对祖国的热爱。

本文的写作时间大约是1839年10月,发表在1839年11月《德意志电讯》第186、188—191号,署名:弗里德里希·奥斯瓦尔德。——84。

- 33 指奥·马尔巴赫编《民间故事书》1838—1839年莱比锡版;卡·西姆罗克博士根据可靠版本编《德国民间故事书》1839年柏林版。马尔巴赫和西姆罗克的这两个版本都是单行本;西姆罗克改写成诗歌体的《德国民间故事书》是1839年柏林版。

在恩格斯《德国民间故事书》一文脱稿前,马尔巴赫已经出版了下列几本德国民间故事书。1838年出版的有:1.《格丽泽尔迪丝和封疆伯爵瓦耳特的故事》;2.《悲哀和欢乐的新旧歌曲》;3.《高贵美丽的梅卢齐娜的故事》;4.《席尔达人的令人惊奇、异想天开、耸人听闻和不见经传的轶事》;5.《美丽的玛格洛娜和佩带银钥匙的骑士彼得的故事》;6.《屋大维皇帝的故事》;7.《七个士瓦本人的故事》;8.《虔诚的普法尔茨伯爵夫人盖诺费法的故事》;9.《海蒙的四个儿子的故事》;10.《刀枪不入的齐格弗里特的故事》;11.《三姊妹的故事》;12.《罗兰的三个武装侍从的故事》。1839年出版的有:13.《欧伦施皮格尔》;14.《特里斯坦和伊佐尔达》。

与此同时,1839年还出版了西姆罗克的散文体版本:1.《萨洛蒙和莫罗尔夫》;2.《译名“石头上的”圣洁大主教格雷戈里的美妙故事》。——85。

- 34 《老少咸宜的最优美的故事和传说》(两卷集),古·施瓦布重编,1836—1837年斯图加特版。施瓦布在这个版本中收入了恩格斯提到的下列民间故事书:《刀枪不入的齐格弗里特》、《美丽的玛格洛娜》、《希尔兰达》、《盖诺费法》、《格丽泽尔迪丝》、《席尔达人》、《屋大维皇帝》、《海蒙的四个儿子》、《美丽的梅卢齐娜》、《恩斯特公爵》、《福尔土纳特和他的儿子们》。——87。
- 35 德意志联邦议会于1835年12月10日通过一项决议,禁止在德国出版青年德意志作家海涅、谷兹科、劳伯、文巴尔克、蒙特等人的作品,因为在这

些作家的某些作品中,提出了妇女解放的问题。——90、133。

- 36 “我认为,迦太基必须被消灭”,是罗马政治活动家老卡托每次在元老院中结束演讲时都要讲的一句话,这句话的原文是:Ceterum censeo Carthaginem esse delendam(可是我认为,迦太基必须被消灭)。——91。
- 37 1835年在曼海姆出版的卡·谷兹科的小说《瓦莉,多疑的女人》遭到教权派反动势力的攻击。特别是1835年9月11日和14日《文学报》第93和94号刊登了一篇门采尔的评论文章,指责谷兹科品行不端和亵渎神灵。普鲁士政府和联邦议会以反动势力对谷兹科的攻击为借口,分别于1835年11月14日和12月10日禁止出版青年德意志作家的作品,并对谷兹科进行司法追究。——92。
- 38 格林兄弟一贯反对在出版民间故事书时不利用最古老最优秀的版本,而只利用偶然掌握的版本这种做法。——93。
- 39 30年代末,青年德意志内部就各种体裁的文学的现实意义和作用展开了讨论。恩格斯的这篇文章第一次较为详细地阐明了自己对这些讨论的看法。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通过对倍克诗歌的评论,探讨了抒情诗在青年文学中的地位,强调指出了诗歌的特征不应是表现作者本人悲观厌世的情绪,而应当表现争取自由,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

恩格斯的这篇文章可能是在谷兹科的影响下撰写的。他曾在1839年12月9日给弗·格雷培的信中提到“我正在努力从事文学写作;我得到了谷兹科的保证,欢迎我投稿,我就给他寄去了关于卡·倍克的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7卷第226页)。

恩格斯写作这篇文章的时间大约在1839年11月初,完稿的时间在11月底,发表在1839年12月《德意志电讯》第202、203号,署名:弗里德里希·奥斯瓦尔德。——95。

- 40 《新圣经》和《年轻的巴勒斯坦》是1838年在莱比锡出版的卡·倍克诗集《夜。披甲戴盔的歌》中的两个部分。这部诗集共分四个故事:《第一个故事——一个莱比锡大学生的奇遇》;《第二个故事——新圣经》;《第三个故事——新圣经的第二部》;《第四个故事——年轻的巴勒斯坦》。《苏丹》一诗作为《四个故事》的引言,放在前面。恩格斯对这部诗集的评价,见恩格斯1839年5月24日—6月15日给威·格雷培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第2版第47卷第178页)。——95。

- 41 指亨·海涅《士瓦本的镜子》一文,载于1839年《文学年鉴》第1年卷。海涅在文章中反对保守浪漫派的“士瓦本派诗人”,如路·乌兰德,尤·凯尔纳,古·普菲策尔以及古·施瓦布等人。——96。

- 42 《路易之歌》是中世纪一位不知名的诗人于9世纪末用法兰克方言创作的诗歌。诗歌中歌颂了西法兰克王路易三世于881年对诺曼人取得的胜利。——96。

- 43 卡·倍克诗集《浪游诗人》1838年莱比锡版。这部诗集分为四章:第一章:匈牙利;第二章:维也纳;第三章:魏玛,歌德的故居;第四章:瓦尔特堡。恩格斯在1839年5月24日—6月15日给威·格雷培的信中就这部诗集作了评论。——98。

- 44 卡·倍克的悲剧《扫罗》第一幕,载于1839年11月4—8日《雅士报》第216—219号。

同年11月25日《戏剧汇闻》第143号刊登了一篇短评《剧作家卡尔·倍克》。

同年11月《德意志电讯》第190号的《简讯》栏刊登了一篇评论卡·倍克悲剧《扫罗》第一幕的匿名文章,谷兹科曾为该文写了一个较长的评注。——101。

- 45 1839年秋诗人奥·普拉滕的文集问世,文学界进一步展开了对普拉滕作品的评论。《普拉滕文集》的出版是恩格斯撰写本文的直接原因。恩格斯在本文中从历史的角度公正地评判了普拉滕作品的特征,既分析了他作品中反对封建主义,向往自由,以及在波兰解放斗争的鼓舞下创作的作品中所表现的“崇高性格”和“伟大热情”,又指出了他的局限性。

本文的写作时间为1839年12月—1840年2月初,发表在1840年2月《德意志电讯》第31号,署名:弗里德里希·奥斯瓦尔德。——103。

- 46 复辟王朝时期指拿破仑战争结束和波旁王朝在法国恢复统治以后的时期(1814、1815—1830年)。——103、260。

- 47 五头政治是复辟王朝时期欧洲的政治体制,是在英国、法国、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五强霸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105、281。

- 48 1839年11月,恩格斯开始研究黑格尔哲学,他着重研读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一书,从黑格尔博大精深的体系中汲取精华。他在1839年12月给弗·格雷培的信中曾经说过,黑格尔的这部著作,写出了他的心里话。(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7卷第230页)与此同时他还阅读了谷兹科的《论历史哲学》及《诸神、英雄、唐·吉珂德》等著作。

1839年以来,随着教会生活和国家生活中扼杀自由思想,恢复旧秩序等反动现象的出现,与之相适应的文学艺术也出现了影响时代风尚的倒退现象。恩格斯的这篇文章就是用历史哲学的观点从政治的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分析和论述,这是恩格斯尝试撰写的第一篇阐述历史哲学问题的文章。

恩格斯撰写本文的时间是1839年12月底—1840年1月底,发表在1840年2月《德意志电讯》第26—28号,署名:弗里德里希·奥斯瓦尔德。——106。

- 49 伟大的一周指法国1830年的资产阶级七月革命(见注115)。——109。
- 50 百科全书派指法国《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手工艺分类词典》(1751年至1772年出版,共28卷)的作者。在这些作者中,有最著名的法国启蒙运动的参加者。这部著作的出版主要应归功于狄德罗和达兰贝尔,前者监督了这项工作,后者为《百科全书》撰写了导言。著名的重农学派经济学家魁奈和杜尔哥撰写了许多条目,阐述了他们的学说的基本主张。这部著作确实反映了各种观点,它为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准备作出了重大贡献。——110。
- 51 第二西里西亚派是德国17世纪下半叶以克·霍·冯·霍夫曼斯瓦尔道为首成立的一个文学团体,他们的作品代表了当时贵族的利益,被同时代人斥责为封建主义。——111。
- 52 恩格斯在《知识界午夜报》上发表了题为《现代文学生活》的两篇文章。恩格斯1840年春季开始为该报撰稿,其目的是为了寻求发表文学作品的新的可能性,在此之前,恩格斯曾在《德意志电讯》上发表文章,但他的《卡尔·倍克》一文与谷兹科产生了意见分歧。

恩格斯早在《伍珀河谷来信》和《卡尔·倍克》中就已对青年文学公开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在《伍珀河谷来信》中,恩格斯义不容辞地充当了青年德意志(见注20)最坚定的代表人物的拥护者,他支持青年德意志关于

戏剧改革的构想,支持占领戏剧舞台,将舞台作为向反对派施加影响的媒介。本文反映了恩格斯研究黑格尔学说取得的成果,也反映了他在越来越深入地研究青年黑格尔派提出的问题。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本文提到的“对历史传说的独特理解”(见本卷第117页)这一问题,恩格斯认为应该把戏剧中出场的人物当作“历史手中的工具”,当作某个特定“时代”的代表(见本卷第119页)来刻画。

卡·谷兹科曾一度把他的艺术追求转向戏剧创作,从1839年起,他的戏剧多次上演并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到1840年初,恩格斯仅仅看过谷兹科的戏剧剧本,比如《尼禄》和《维滕贝格的哈姆雷特》以及《扫罗王》。《扫罗王》是恩格斯认为极富吸引力的一部戏剧作品。

《卡尔·倍克》涉及的主要是青年德意志各流派之间的论战。这场旷日持久的论战是与官方针对青年德意志采取的书报检查和压制的措施分不开的。1835年12月联邦议会(见注167)作出决议以后,除了卡·谷兹科和路·文巴尔克,大多数青年德意志的成员都公开或暗中放弃了他们的纲领。海·劳伯在联邦议会决议以后直接宣布与青年德意志断绝关系;泰·蒙特1835年后多次试图获得官方的谅解与庇护。30年代后期,由于反动政治势力气焰嚣张,青年德意志两个团体之间形成了尖锐的对立,青年德意志的自由作家所处的困境,也加剧了这种局面的形成,在这一形势下,他们势必以对手的姿态出现,相互展开竞争。

恩格斯在这里肯定了青年德意志作家1835年以后所起的作用,从这一客观情况出发,阐述了自己主观上对派别形成的看法,谈到了他对青年德意志的认识以及与其代表人物交往时的感受。恩格斯认识到,青年德意志运动与青年黑格尔派独具的崭新的理论批判相结合,是十分必要的。他自己的评论就是基于这一点展开的。

恩格斯本人不愿意介入这场论战,他曾直接阻止谷兹科修改他的文章《卡尔·倍克》,防止自己卷进去,他希望青年德意志的作家们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内部互相攻击的论争是毫无意义的。

恩格斯为写作这篇文章,从1839年起,就开始着手收集各方面的素材,1840年初脱稿,发表在1840年3月26、27、30、31日和5月21、22、25、26、28日《知识界午夜报》第51—54号和83—87号。署名:弗里德里希·奥斯瓦尔德。——113。

53 指卡·谷兹科《过去和现在。1830—1838年》,这篇文章曾收入汉堡霍夫

曼—康培出版公司于1839年出版的惟一一卷《文学年鉴》第1年卷。谷兹科在这篇文章中表明了自己的世界观和政治立场,阐述了文学和美学的发展前景,评价了当时的青年德意志文学;同时,他还概述了1830年法国革命以后德国文学的发展状况,指出德国文学的发展是德国各方面发展的重要开端,同时也对青年德意志的某些代表人物,首先是泰·蒙特和亨·劳伯提出了反对意见。——113、140。

- 54 卡·谷兹科的悲剧《理查·萨维奇,或一个母亲的儿子》于1839年7月15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举行首次公演。剧本最初以手稿形式刊印,笔名莱奥哈德·法尔克,未注明出版者、出版年代和地点。该悲剧剧本1842年收入莱比锡出版的卡·谷兹科《戏剧集》第1卷,署名:卡·谷兹科。——113、180。
- 55 1840年《莱茵艺术和诗歌年鉴》(科隆)第1年卷刊登了一篇匿名文章《现代小说》,文章评述了卡·谷兹科的小说《布拉泽多和他的儿子们》(1838年斯图加特版)。这篇文章还评论了其他现代作家。恩格斯在1839年5月24日—6月15日写给威·格雷培的信中对谷兹科的这部小说作了评论(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7卷第179页)。——123。
- 56 《格丽泽尔迪丝》是弗·哈尔姆的5幕诗体悲剧,于1835年在维也纳上演,获得很大成功。弗·哈尔姆是埃·弗·约·明希-贝林豪森男爵的笔名。1837年该剧本在维也纳出版后,却遭到激烈的批评。——125。
- 57 1839年11月3日《德意志信使》第44期发表了卡·魏尔的题为《卡尔·谷兹科的五幕悲剧《理查·萨维奇,或一个母亲的儿子》的首次演出》一文,对谷兹科的剧本提出了批评意见。——125。
- 58 《士瓦本的阿波罗》是德国诗人和自由派文学史家泰·克赖策纳赫创作的独幕喜剧,它讽刺了“士瓦本派”的代表人物沃·门采尔、古·普菲策尔和尤·凯尔纳等人。这一作品被收入《诗歌集》1839年曼海姆版。——128。
- 59 卡·谷兹科曾在1838年6月《德意志电讯》第103号上发表文章《杂文集。七、斐·古·奎纳的《修道院的故事》》,抨击奎纳的这部作品是“青年文学的耻辱”。——130。
- 60 普鲁士政府在1819年曾经颁布关于实行书报检查的法令。1830年七月革命后又增加了一些新的书报检查措施。——132。

- 61 泰·蒙特《圣母。与一个女圣徒的谈话》1835年莱比锡版。小说内容涉及大量对妇女解放,恋爱自由,政治行为方式及历史的反省。——132。
- 62 泰·蒙特在《现代生活的旋涡。一名盐场书记员的书信及时代冒险》(1834年莱比锡版)一书中以书信片断的形式描写了主人公带着法国七月革命(见注115)的烙印卷入了社会生活的旋涡。面对社会变革他不想袖手旁观而迫切要求积极参与,但却遭到政治上的极端人士和中庸人士的排挤,从而丧失了判断真理的尺度,醉心于抽象地空谈进步、自由和未来。——132。
- 63 泰·蒙特于1836—1838年间在由他本人编辑的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作品,并于1835年12月27日向普鲁士内务大臣呈交了一份请愿书,保证自己不反对在道德、宗教以及政治上的现行制度。——133。
- 64 卡·谷兹科1831年前曾在柏林大学攻读神学和哲学,1831年11月前往斯图加特,成为由沃·门采尔主持的《知识界晨报》文学栏目的撰稿人。——134。
- 65 德意志联邦于1815年6月8日在维也纳会议上由德意志各邦联合组成,最初包括34个邦和4个自由市,其中还有藩属丹麦王国的荷尔斯泰因公国和尼德兰国王的领地卢森堡。丹麦国王以荷尔斯泰因公爵的身份,尼德兰国王以卢森堡大公的身份参加了德意志联邦的联邦议会。联邦既没有统一的军队,也没有财政经费,保存了封建割据的一切基本特点,这就加深了德意志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分散状态。德意志联邦惟一的中央机关是以奥地利代表为议长的联邦议会,联邦议会拥有有限的权力,是反动势力镇压革命运动的工具。德意志联邦曾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瓦解,1850年又重新恢复。联邦的两个最大的邦奥地利和普鲁士曾不断地进行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联邦在1866年普奥战争期间彻底解体,后来由北德意志联邦代替。——135。
- 66 卡·谷兹科为抨击泰·蒙特而写的随笔《爱尔菲神在文学中的遭遇。没有隐喻的童话》刊登在1838年2月和4月《德意志电讯》第31、32、35、36号和65—68号。1839年谷兹科将该文收入《草稿集》,标题改为《文学中的爱尔菲神。没有隐喻的童话》。——135。
- 67 在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4场《浮士德的书斋》中,靡菲斯特斐勒司有如

- 下格言：“以言语掉弄舌锋，以言语构成一个系统”。——137。
- 68 古·奎纳于1838年10月1—2日在《雅士报》第192—193号上发表匿名文章《谷兹科的最新小说》，尖锐地批评谷兹科的文学活动及其小说《赛拉芬》和《布拉泽多和他的儿子们》。——139。
- 69 亨·海涅的《士瓦本的镜子》曾于1839年在《文学年鉴》第1年卷上发表，文章内容被歪曲，海涅曾就此于1839年2月8日在《雅士报》发表正式声明，不承认这是自己的作品。——140。
- 70 1839年5月28日《雅士报》刊登了政论家维尔的声明，在该报的同一号上奎纳发表了一篇署名为“赫克托，汉堡的霍夫曼—康培的猎狗”的讽刺性文章作为对该声明的回答。维尔的这一声明是针对亨·海涅的，因为海涅于1839年4月18—20日在《雅士报》发表过一封给《文学年鉴》出版商约·康培的公开信，题为《作家札记》。海涅在信中指責维尔歪曲了他的《士瓦本的镜子》一文，并称维尔是康培的猎狗。——141。
- 71 这里显然是指卡·谷兹科与爱·博伊尔曼的关系。博伊尔曼在他的许多作品中发表了自由派观点，并对谷兹科的文学创作持肯定的态度。——142。
- 72 卡·谷兹科1839年7月16日以“《理查·萨维奇》的作者”名义发表的《声明》，刊登在1839年8月《德意志电讯》第124号，文中提到了“可怜的莱比锡小集团”。——142。
- 73 1840年1月，德国作家弗·卡·约埃尔-雅科比的《斗争与胜利》一书在雷根斯堡出版，早些时候《德意志电讯》第9号曾预告了这本书的出版动态，并对作者作了简要介绍。约·雅科比于1839年8月转向天主教并更名为弗兰茨·卡尔·约埃尔-雅科比。

在雅科比的这本书中，各种反动的思想流派得到了极端的，简直可以说是极富个人特色的表达，尤其是在有关政教关系的辩论这一问题上表现得格外明显。各家进步刊物纷纷发表评论，针对雅科比从一个观点接近青年德意志的自由主义者转变成政治上反动的狂热分子的种种表现及其含混不清，言不及义的言论进行了辛辣的讽刺。恩格斯的这篇文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撰写的。恩格斯主要评述的是雅科比《斗争与胜利》的第三部分。在这部分中，雅科比对1789年和1830年的法国革命，1820—

1823年的西班牙革命以及黑格尔主义持反对态度。恩格斯对雅科比的抨击辛辣尖锐,在青年德意志的代表人物视雅科比为告密者的情况下更有分量。恩格斯这篇文章撰写的时间是1840年2—3月中,《德意志电讯》编辑部收到恩格斯的文章的时间应该是1840年3月底,本文发表在1840年4月《德意志电讯》第55号,署名:弗里德里希·奥斯瓦尔德。——144。

- 74 哥雷斯杂志社指由格·菲利浦斯和吉·哥雷斯编辑、于1838年起在慕尼黑发行的保守派刊物《历史—政治杂志》和以这一刊物为核心的站在天主教反动政治势力一边的代表人物,他们反对1789年和1830年的法国革命以及所谓的“专制主义”,主张政治上的“中央集权”,首先是主张教会隶属于国家。由于他们发表了关于政教关系的观点,1839年春天该杂志在普鲁士被查禁。——144。
- 75 指约·雅科比的两本书之间的矛盾。雅科比1838年在柏林出版的《柏林之声。致莱茵省和威斯特伐利亚的居民》一书的观点与《柏林政治周刊》如出一辙,而他1840年在雷根斯堡出版的《斗争与胜利》则完全转向了天主教及其保守的政治立场。——144。
- 76 1834年11月16—18日约·雅科比在奥格斯堡《总汇报》发表匿名文章《德国大学生的阴谋活动》,这篇文章起到了告密作用。从那时起青年德意志的代表人物不仅把他看成告密者而且还把他看成奸细。——145。
- 77 黑格尔门徒一词源自亨·莱奥的著作《黑格尔门徒。所谓指控永恒真理的文献和论据》。该书于1838年在哈雷出版。莱奥在书中把大·施特劳斯、阿·卢格、卡·米希勒和其他青年黑格尔派称作黑格尔的门徒。——146、339、427、440、512。
- 78 卡洛斯派是西班牙反动的教权派专制集团,支持斐迪南七世的弟弟、西班牙的王位追求者唐·卡洛斯。卡洛斯派依靠军阀和天主教僧侣,并利用西班牙某些地区落后农民的支持,其中包括巴斯克人的支持,于1833—1840年发动了国内战争(所谓第一次卡洛斯战争),这场战争实际上变成了封建天主教徒和自由派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由此引发了1834—1843年资产阶级革命。——146。
- 79 比利时的夜莺是约·雅科比在《斗争与胜利》一书中用以颂扬主张教皇至

上的僧侣,特别是颂扬比利时的耶稣会人士的一个比喻。他极力鼓动站在卡洛斯派方面的巴斯克人参加 1833—1840 年的西班牙国内战争。——146。

80 雅各宾派时期的恐怖主义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雅各宾派革命民主专政时期(1793年6月2日—1794年7月27日),为镇压反革命所采取的革命的恐怖措施。雅各宾派是雅各宾俱乐部的成员,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雅各宾派专政时期,以罗伯斯比尔为首的革命政府强化专政机构,颁布了一系列废除封建所有制、镇压反革命活动和击退外国武装干涉的法令。——146。

81 长裤汉指法国大革命初期衣着褴褛,装备低劣的革命军志愿兵,后来泛指大革命的极端民主派。长裤汉大部分是贫苦阶级的民众或贫民百姓的领袖,但在恐怖统治时期,公务人员和有教养的人都自称长裤汉。典型的长裤汉识别服装是长裤(取代上层阶级的套裤)以及卡马尼奥拉服、红色自由帽和木鞋。随着罗伯斯比尔的倒台而出现的反动,长裤汉渐渐失去势力,这个名词本身也遭到禁止。——147。

82 从1840年1月1日起,弗·富凯与路·冯·阿尔文斯莱本在莱比锡出版德国《贵族报》,该报公开宣称其宗旨在于维护贵族等级的特权。恩格斯听说德国《贵族报》遭到查禁,信以为真,于是写作了本文。实际上该报一直出版到1844年。恩格斯在这篇文章里采用讽刺的手法抨击了这种在教会和国家生活中愈演愈烈的反动趋势。

本文写作的时间大约在1840年3月间,发表在1840年4月《德意志电讯》第59和60号,署名:弗里德里希·奥斯瓦尔德。——148。

83 恩格斯一直把格律恩视为青年德意志派诗人。当他得知格律恩谋求侍卫官职位的消息后,对这一谣传信以为真,认为格律恩背弃了自己的信念,于是撰写了本文。文中所引的格律恩的诗歌《背叛》,估计是恩格斯本人在撰写《现代文学生活》第一篇《剧作家卡尔·谷兹科》时偶然重新读到并摘录下来的。

本文写作的时间估计是1840年3月,发表在1840年4月《德意志电讯》第61号。——155。

84 恩格斯写作这首诗的直接原因是拿破仑的遗骸从圣赫勒拿岛迁往巴黎一

事。1840年5月法国众议院在巴黎通过了关于拿破仑遗骸迁址的法律草案,德国的报刊报道了法国众议院和新闻界对此展开的辩论。

恩格斯在这首诗中第一次尝试表明自己对拿破仑第一在欧洲所起的政治作用的想法,他认为,拿破仑第一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他反对某些人借攻击拿破仑之名,行否定法国革命成果之实。恩格斯在诗中肯定了拿破仑在新世纪诞生时所起的巨大作用,认为时代对他的态度有失公允。

恩格斯这首诗的创作也受到了卡·谷兹科、普非策尔、奥·普拉滕甚至海涅的影响,这些诗人在自己的作品中对拿破仑都有积极的评价。

这首诗写作的时间是1840年5月底—7月2日,发表在1840年11月《德意志电讯》第191号,署名:弗里德里希·奥斯瓦尔德。——157。

- 85 1840年6月,恩格斯和莱·许金以及海·皮特曼商定有计划地翻译雪莱的诗并将这些诗介绍给德国公众。恩格斯的这首诗就是在这段时间内写成的。诗中表达了他追求社会进步,向往自由,以及鄙视专制制度的情怀。

这首诗写作的时间是1840年6月初—7月2日,发表在1840年8月《德意志电讯》第125号,署名:弗里德里希·奥斯瓦尔德。——159。

- 86 这首诗是已知的恩格斯发表在《德意志信使》上的惟一一篇作品。

《德意志信使》是一家自由派周刊,当时以其通过对1837年汉诺威宪法冲突(见注88)的大量报道,公开支持资产阶级反对派和自由派知识分子而闻名。该刊的报道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其他自由派报刊纷纷予以转载。恩格斯显然对这一事件及汉诺威同不来梅的关系极其关心,并阅读了该报1839—1840年间有关的详细报道。1840年春,他在自己的文章里也提到了这家刊物(见本卷第125页)。可以推断,恩格斯赞赏这家杂志的立场,因而将自己的诗歌寄给了这家杂志。

这首诗写作的时间是1840年6月中—7月2日之间,这是依据恩格斯返回巴门的日期推定的。这首诗也许是恩格斯1840年7月2日以后寄给斐·弗莱里格拉特的诗中的一首,但也可能是恩格斯直接为《德意志信使》撰写的,发表在1841年1月3日《德意志信使》第1期,署名:弗里德里希·奥斯瓦尔德。——168。

- 87 本文是恩格斯撰写的一篇游记随笔。从《伍珀河谷来信》起,恩格斯开始

选择这种文学形式来描绘故乡的景色,抒发自己的感想。这种文学形式在当时十分流行,对恩格斯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1840年初恩格斯就打算写游记体文章,他在1839年12月9日—1840年2月5日给威·格雷培的信中提到,要是他的夏季旅行计划能够实现,他会写出有趣的旅行随笔,并将这些随笔和一些诗一起出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7卷第227页)。

1840年5月中旬—6月15、16日恩格斯前往埃尔伯费尔德和巴门,以便进行服兵役前的体格检查,顺便游览明斯特和奥斯纳布吕克。这次旅行便是恩格斯写作本文的直接原因。

恩格斯在本文描写风景的同时,联系普鲁士的政治局势和汉诺威政治发展的新动向,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对现实批判性的评论反映了他研究黑格尔历史哲学所取得的成果。

本文的写作时间是1840年6月18日—7月2日之间,发表在1840年7—8月《德意志电讯》第122、123号,署名:弗里德里希·奥斯瓦尔德。——171。

- 88 指汉诺威的宪法争端。当时反对1833年宪法的主要是《汉诺威日报》和《柏林政治周刊》。

1837年6月28日,汉诺威国王恩斯特-奥古斯特专横地废除了法国七月革命(见注115)的影响下人民运动高涨带来的成果——1833年宪法,并宣布1819年宪法重新生效,保留等级代表制原则,严格限制省议会的权力。这种做法引起了公愤,格丁根大学七位自由派教授(格林兄弟、达尔曼、盖尔温努斯、埃瓦尔德、阿尔布雷希特和韦伯)提出强烈抗议,结果被政府解聘,其中三位被驱逐出境。这一事件在整个德国引起了广泛的反应,《莱比锡总汇报》曾为格丁根受迫害的大学教授辩护。——174、420。

- 89 多德雷赫特宗教会议,又称多尔德会议,是新教教会于1618年11月13日—1619年5月9日在多德雷赫特市(荷兰)举行的加尔文教派多德雷赫特正教最高会议,其宗旨在于谴责有自由思想倾向的亚美尼亚教派(阿明尼乌派),压制一切不承认加尔文教派的预定论,使加尔文教义(见注12)严格合法化。——174。

- 90 指斐·弗莱里格拉特和莱·许金合著的《风景如画并富于浪漫色彩的威

斯特伐利亚)1841年巴门—莱比锡版第2册。该书第1册由弗莱里格拉特编辑,1839年在巴门—莱比锡出版。——178。

- 91 1840年5月恩格斯在明斯特时,莱·许金曾赠送他一本1838年出版的安·伊·冯·德罗特斯-许尔斯霍夫的《诗集》(1838年明斯特版)并附上题词:“明斯特留念”。这本诗集是用缩写姓名D. H.的半匿名方式出版的。——178。

- 92 本文是恩格斯为《知识界晨报》撰写的第一篇通讯,有关不来梅的系列文章有一部分发表在这家报纸,另一部分则发表在奥格斯堡《总汇报》。

不来梅是纳入德意志联邦的4个自由市之一,贸易和运输业发达,同时又是一座虔诚主义盛行的城市。恩格斯在这篇通讯中结合不来梅特定的情况,从不同角度评述了虔诚主义的影响并首次抨击了“贵族和金钱贵族”。

恩格斯动笔写这篇通讯的时间是1840年6月25日,最迟于7月初将其寄出,其中《剧院》、《出版节》与《刊物》发表在1840年7月30、31日《知识界晨报》第181、182号,署名:弗·奥·。——180。

- 93 贵格会(正式名称为“教友会”)是基督教新教的一派,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产生于英国,在北美也流传很广。教友会信徒反对官方教会和它的仪式,鼓吹和平主义思想。19世纪20年代产生的主张革新教友会信条的拥护者被称为“湿的”贵格会(区别于信奉正统教义的贵格会——“干的”贵格会)。——181。

- 94 “手工业者节日”是一出通俗喜剧的剧名。1839年底,在柏林的皇家市立大剧院上演了这出戏的第100场,此剧的作者是路·昂盖利,他是最早将柏林市人民大众的生活搬上舞台的作家之一。该剧的故事取材于柏林贫民区的生活。——182。

- 95 关税同盟是1834年1月1日在普鲁士领导下最后形成的。在此之前,1818年的保护关税条例废除了普鲁士境内的国内税,1819年开始,普鲁士先同德意志的一些小邦(其中最大的是黑森-达姆施塔特)签订关税协定,后来发展成确定共同税界的关税同盟,该同盟逐渐包括了德意志境内几乎所有的邦;在同盟之外的只有奥地利、汉撒的自由市(吕贝克、汉堡、不来梅)和北德意志的一些小邦。1848—1849年革命时期以及这次革命

被镇压下去以后,关税同盟事实上已名存实亡。普鲁士 1853 年恢复了关税同盟,该同盟一直存在到在普鲁士领导下实现全国政治统一的 1871 年。——183、196。

- 96 本文是恩格斯撰写的一篇游记,其中涉及自由市不来梅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从恩格斯 1840 年 7 月 7—9 日写给妹妹玛丽亚的信中可以看出,恩格斯是于 1840 年 7 月 5 日抵达不来梅港的,而本文的内容证实恩格斯一抵达不来梅港就写了这篇文章,因此,本文的写作时间大约是 1840 年 7 月 6 日—7 月底,而文章之所以推迟一年后才发表,显然是与恩格斯政治观点的变化有关。本文发表在 1841 年 8 月 17—21 日《知识界晨报》第 196—200 号上。——186。
- 97 世袭法庭是在地主有权审判和惩罚自己的农民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封建法庭。1784 年 6 月 1 日颁布的《普鲁士国家通用邦法》(见注 179)确定了世袭法庭的合法性。——190、275。
- 98 “土著美国人”党于 1835 年在美国成立。它维护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享有的各种优先权,要求将移民加入美国国籍所规定的连续定居期限,由原来的 7 年延长到 21 年。——192。
- 99 烧不坏的荆棘典出于圣经《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第 3 章。据传说,乌利子灌木被火烧着了,却没有烧坏,此时,神在树丛中向摩西显现,嘱他把以色列人从埃及的奴役下拯救出来。——194。
- 100 我们的“教会纠纷”是指弗·威·克鲁马赫尔作为客座牧师在圣安加里乌斯教堂讲道引起的虔诚主义与理性主义两派之间的一场纷争。恩格斯当时写了两篇通讯进行报道(见本卷第 249—252 和 286—291 页)。
- 所谓教会纠纷或科隆纠纷原本是指因天主教教徒和新教教徒通婚所生子女的宗教信仰问题而引起的普鲁士政府和天主教教会之间的冲突。冲突始于 1837 年 11 月科隆大主教违背普鲁士国家法律许诺这类子女信奉天主教而被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以叛国罪加以逮捕;直到 1842 年 5 月弗里德里希·威廉四继位后,经谈判才以普鲁士政府的让步而告终。马克思在 1842 年 7 月 9 日给阿·卢格的信中称这一结局为“普鲁士当众吻教皇的鞋子”。——194、538。
- 101 本文是恩格斯从 1840 年 8 月—1841 年 2 月为奥格斯堡《总汇报》撰写的

一组通讯的第一篇。

恩格斯抓住新的通商条约的缔结以及征收军税这两个现实问题进行了报道。这两个问题在不来梅市政府和不来梅市议会之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争论,同时也成了不来梅以外的地区所关注的问题。

这篇通讯写作的时间是1840年7月24日—8月10日之间,刊登在1840年8月20日《总汇报》第233号。

本文的第二部分曾被《军事总汇报》(1840年8月29日第70号)转载。——196。

- 102 由市政府财政委员会起草、于1839年12月20日向市议会提交的军税法令草案从1840年1—4月一直处在议而不决的状态,没有得到市议会的认可,直到5月1日在市政府的敦促下,市议会才于5月22日在提出了几处很小的修改意见后基本上同意了这一草案,并于1840年6月8日公布于《关于征收军税的法令》。——199。

- 103 恩格斯创作这首诗歌的直接原因是1840年8月25日伊默曼逝世一事。恩格斯曾在其他文章及自己与友人的通信中对伊默曼有过积极的评价,他认为,伊默曼是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后,开始出现的德国文学的精神的代表。

这是恩格斯以弗里德里希·奥斯瓦尔德为笔名在《知识界晨报》(1840年10月10日第243号)发表的惟一一首诗歌。恩格斯这首诗最迟是1840年9月底寄出,10月初到达编辑部的。恩格斯动手写这首诗的时间是1840年8月31日,完稿的时间是9月底。

这首诗还以弗里德里希·奥斯瓦尔德为笔名发表在1841年斯图加特出版的诗歌集《时代之歌》。无法证实发表时是否得到了恩格斯本人的同意。——200。

- 104 本文是恩格斯青少年时代创作的一部歌剧剧本的草稿,这一草稿是1974年在伍珀河谷市立图书馆收藏的德国诗人阿·舒尔茨的遗稿中发现的。阿·舒尔茨是伍珀河谷作家和爱好者团体的成员。估计这部歌剧剧本是恩格斯为他的一位中学学友、作曲家古·霍伊泽尔写的。恩格斯在不来梅居住期间与霍伊泽尔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并许诺要为霍伊泽尔的作曲提供唱词。

科拉·迪·里恩齐是古罗马历史上最后一位护民官,这个历史人物

的形象于 18 世纪和 19 世纪初广泛出现在文艺作品中。恩格斯在塑造这位历史人物的艺术形象时,吸收了当时爱·利·布尔沃的长篇小说以及尤·莫森的戏剧中的一些素材。

恩格斯的这一创作活动反映了他本人对音乐,戏剧及戏剧创作的兴趣,这种兴趣又因为当时青年德意志对戏剧的重视而变得更加浓厚。在选材上也反映出恩格斯越来越倾向于人民大众,他力图通过戏剧创作来反映人民大众的作用,刻画人民大众与杰出人物之间的关系。

本篇剧作的创作时间大约是 1840 年 9 月—1841 年 3 月。

草稿被发现后,首次发表在 1974 年《马克思故居丛书》第 13 辑。——204。

- 105** 1840 年前后,小型木帆船是航运业的主要交通工具。很少有人尝试将蒸汽机应用于航海船只上。只有英国拥有最庞大的商船船队并在航海和造船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也是世界上惟一能够制造远洋轮船的国家。在英国,采用新发明的螺旋桨作为动力装置的阿基米德号轮船的试航,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试航的成功为造船业和航海业开辟了新的广阔前景。恩格斯意识到这一新的技术发明对德国远洋航运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实际意义,因而撰写了这篇报道。本文写作的时间是 1840 年 9 月 22 日之前。

恩格斯的报道发表在 1840 年 10 月 7—8 日《总汇报》第 281 号和 282 号附刊,发表时未署名,《总汇报》编辑部在通讯末尾加了附注。

恩格斯的报道在奥格斯堡《总汇报》发表之前,德国的报刊曾有关于阿基米德号轮船试航的短小的零星报道,恩格斯的的文章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曾被多家专业杂志转载。——242。

- 106** 爱丁堡艺术和手工业协会指皇家艺术和手工业协会苏格兰分会。该协会是在从 1754 年以来存在的大不列颠艺术、手工业和商业促进协会的基础上于 1768 年成立的。——246。
- 107** 指第一艘铁制的大不列颠号横渡大西洋的远洋螺旋桨轮船。此船于 1843 年 7 月 18 日从船台下水,其排水量为 3 500 吨,当时被认为是最大的轮船。——246。
- 108** 恩格斯的这一预言得到了证实,1847 年“远洋轮船公司”开辟了纽约和不来梅之间的定期航线。——248。

- 109 本篇通讯的第一部分是恩格斯针对不来梅虔诚主义与理性主义代表人物之间的争论而撰写的。早在《伍珀河谷来信》一文中，恩格斯就对虔诚主义持反对态度。在本篇通讯中，恩格斯进一步表明了自己反对虔诚主义，但也并不完全赞成理性主义的立场，他首次公开指出了理性主义的缺陷和不足。

通讯第二部分论及的螺旋桨轮船试航一事，恩格斯不久前已作过详尽的报道（见本卷第 242—248 页）。关于剧院的演出情况显然是恩格斯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而撰写的；而本文中涉及的奥尔登堡—汉撒旅举行军事演习的情况说明恩格斯很可能在军事演习期间曾亲自去过兵营，他根据自己的见闻，报道了这一消息。

本篇通讯估计是 1840 年 9 月 30 日完稿的，刊登在 1840 年 10 月 17、19 日《知识界晨报》第 249、250 号，署名：弗·奥·。——249。

- 110 1840 年 9 月 12—20 日，德意志联邦军队第八军团举行军事演习，大约有 25 000 名来自符腾堡、巴登和黑森地区的军人参加，整个演习于 9 月 12 日在海尔布隆的野外演习开始，吸引了大批的人前往观看。——254。

- 111 从少年时代，恩格斯就将齐格弗里特这个《尼贝龙根之歌》中的主人公视为英雄，认为他是“一个无所顾忌、具有青春朝气的形象”（见本卷第 87 页），是德国青年的代表，1839 年 4 月底，恩格斯创作了悲喜剧《刀枪不入的齐格弗里特》（片断）。

恩格斯写作本文的原因可能源于 1840 年 9 月 15 日公布的大赦令，他通过游记的形式，描述了他以前曾经游历过的齐格弗里特的故乡克桑滕，并借齐格弗里特这一敢作敢为、反抗传统、渴望有所作为的人物形象与当时德意志各邦在政治上的控制和压迫相抗争。

本文的写作时间大约是 1840 年 10 月中—11 月 25 日之间，发表在 1840 年 12 月《德意志电讯》第 197 号，署名：弗里德里希·奥斯瓦尔德。——255。

- 112 《尼贝龙根之歌》是公元 1200 年左右根据古代德国神话和传说创作的一部德意志英雄史诗。史诗歌颂了战胜并杀死巨龙，获得尼贝龙根之宝的英雄齐格弗里特。——255。

- 113 《汉诺之歌》是 11 世纪末或 12 世纪初用中古高地德语创作的诗歌，诗中歌颂了科隆的大主教汉诺，人称圣汉诺。——255。

- 114 古代兵营(*Castra vetera*)是古罗马的一个设防驻屯兵营,位于莱茵河左岸,在今天的克桑滕城附近。——258。
- 115 七月革命指1830年7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1814年拿破仑第一帝国垮台后,代表大土地贵族利益的波旁王朝复辟,它竭力恢复封建专制统治,压制资本主义的发展,限制言论出版自由,加剧了资产阶级同贵族地主的矛盾,激起了人民的反抗。1830年7月27—29日巴黎爆发了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金融资产阶级攫取了革命果实,建立了以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浦为首的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260、271、338、422。
- 116 1840年10月奥格斯堡《总汇报》详细报道了由于法国和普鲁士关系紧张以及东方危机对欧洲政局的影响,致使德意志各邦追随普鲁士采取措施,禁止为法国军队运送马匹。恩格斯在本篇通讯的第一部分对此事作了简要报道。

恩格斯这篇通讯的第二部分涉及有关不来梅泥瓦匠骚乱的问题。恩格斯报道此事的起因是,《莱比锡总汇报》驻不来梅通讯员在《莱比锡总汇报》上发表的几篇报道,这些报道列举法国手工业帮工的政治活动及其类似组织的情况来说明手工业者联合会存在的危险性。这些例子显然是指已被镇压下去的以布朗基和巴尔贝斯为首的共和派的密谋性团体“四季社”1839年5月12日发动的武装起义及1840年夏季的巴黎工人大罢工。关于法国工人组织的情况,不仅法国报刊进行过报道,德国报刊,尤其是奥格斯堡《总汇报》也有过详细的报道。

恩格斯从实际情况出发对工人的行为进行了分析,认为对不来梅手工业帮工的某些报道,把工人的行为“看做是有组织的联合会、蛊惑者的阴谋、秘密法庭”,认为工人的行动“预示着与巴黎工人的阴谋类似的阴谋”,实际上是夸大其词。

本文的写作时间是1840年10月29—30日,估计恩格斯是于30日将文章寄往奥格斯堡《总汇报》编辑部的。文章发表在1840年11月7日《总汇报》第312号。

恩格斯的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1840年11月10日《科隆日报》第316号转载了此文。1840年11月11日《汉堡公正记者政治和学术日报》第267号及另一家报纸转载了本文的第二部分。巴黎出

版的《工场》月刊第3期发表的文章摘引了本文第二部分的有关内容。
——261。

117 指1840年10月8日公布的《王国内务部关于运出马匹和转运马匹的公告。1840年10月7日于汉诺威》。该公告的第一项就是，汉诺威国王命令：“禁止从本王国运出马匹和经过本王国转运马匹，违者要处以没收马匹和每匹马最高50塔勒罚款的惩罚”。——261。

118 1840年9月19日《莱比锡总汇报》发表了该报驻不来梅通讯员的报道，报道称，巴黎的手工业者公开地反抗自己的师傅，而北德意志的帮工则秘密地联合起来，通过阴谋活动来达到他们采取游行示威所不能达到的目的。——262。

119 恩格斯曾于9月22日对螺旋桨轮船优越的性能作了报道，并指出“已经准备开辟德国和美国之间的螺旋桨轮船航线”（见本卷第242页）。本文写作的直接原因是不来梅成立一家股份企业以建造一条螺旋桨轮船，使不来梅同纽约通航的计划得以实现。但该企业的发展前景引发了对计划的公开讨论，人们怀着急切的心情关注此事。对这家股份企业的投资没有大船主参与。恩格斯对此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这有可能使通航的计划半途而废。

本文写作的时间是1840年11月5日，刊登在1840年11月13日奥格斯堡《总汇报》第318号。——263。

120 恩·莫·阿恩特是1813年民族独立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由于执行卡尔斯巴德决议，大学里实行严格的监督，阿恩特因此被解除了在波恩大学的教职。1840年王位更迭后不久，差不多在他的《忆往事》一书出版的同时，他的教职才得以恢复。这一事件在当时引起报界热烈的讨论，被人们看做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政策的自由主义倾向。

1840年7月，阿恩特的《忆往事》在莱比锡出版，同年10月再版。这是一部关于反对拿破仑外来统治时期的回忆录。这种性质的文学作品在当时出版得非常多，对这类文学的评论，尤其是对阿恩特的这本书的评论，《德意志电讯》曾作过预告，预告中也提到恩格斯撰写的这篇评论文章。

阿恩特回忆录的出版是恩格斯撰写本文的直接原因。恩格斯的文章第一次把德国政治精神发展这个重要问题作为中心议题，全面评价了德

国随着 1807—1813 年的改革而发生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变革；在 1789 年法国革命的影响下爆发的 1813 年民族独立斗争以及同样受 1789 年和 1830 年法国革命的影响，德国出现的政治和精神领域的运动，尤其是这些运动对法国革命的成果所持的态度。

恩格斯的文​​章使人们看到，由于出版了许多关于解放战争的回忆录，阿恩特的这部书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恩格斯的论述与青年黑格尔派，如卢格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他们的共同之处主要表现在力图把政治和哲学结合起来。

本文写作的时间是 1840 年 12 月上半月，12 月初《德意志电讯》第 195 号曾预告即将发表一组系列文章的消息。本文是这组系列文章（共三篇）的第二篇，标题是《德国现状。二、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第一和第三篇为谷兹科所撰写。恩格斯的这篇文章与谷兹科的两篇文章是相互独立的。恩格斯本人是否事先获知，他的这篇文章被纳入这组系列文章，目前无法证实。

本文分四次连载于 1841 年 1 月《德意志电讯》第 2—5 号，署名：弗·奥·。——265。

- 121 1812 年的西班牙宪法是 1812 年 3 月 19 日议会在加的斯市通过的，故又名加的斯宪法。宪法限制了君主制度，宣布国民是最高权力的体现者，赋予由普选产生的一院制的议会以立法职能。议会在内政和外交方面获得了广泛的权力。宪法规定实行地方自治、累进税和普遍义务兵役制，由各省组织地方国民军，对整个司法制度进行改造。1814 年，由于封建贵族反动势力在西班牙取得胜利，1812 年的宪法被废除。19 世纪上半叶，这部宪法是西班牙和欧洲其他许多国家自由主义立宪运动的一面旗帜。——269。
- 122 指维也纳会议（1814 年 10 月—1815 年 6 月）及神圣同盟为镇压欧洲各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而召开的 4 次会议，即亚琛会议（1818 年）、特罗保会议（1820 年）、莱巴赫会议（1821 年）和维罗那会议（1822 年）。神圣同盟是沙皇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为镇压欧洲各国进步运动，维护封建君主制度而于 1815 年建立的反革命势力的联盟。——269。
- 123 1840 年 11 月 23—24 日《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第 281、282 号发表了阿·卢格的书评，题为《弗里德里希·冯·弗洛伦库尔和政治实践的范

畴》，文章评论了弗洛伦库尔的著作《德国政治、教会和文学状况》。——271。

124 德国大学生联合会是在反对拿破仑外来统治的斗争中产生的德国大学生组织；这个组织主张统一德国。在德国大学生联合会中，除进步思想外，也流行着极端民族主义的倾向。——271。

125 阿尔滕施泰因是普鲁士宗教事务、教育和卫生大臣，曾于1818年举荐并促成黑格尔到柏林大学任教，并多次以黑格尔哲学保护人的身份发表意见，表明自己对黑格尔哲学的赞赏。——273。

126 这是恩格斯对诗歌《祝福你，戴着胜利的花冠》的作者巴·格·舒马赫的讽刺的称呼。后来的普鲁士国歌就是在这首诗歌的基础上创作的。——275。

127 狭义的历史学派是与弗·卡·萨维尼等人所创立的历史法学派同时产生的。恩格斯在这里是从1840年在自由派文学中流行的比较广的含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作为那些维护正在向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中的封建的传统的反动观点的同义语。

历史法学派是18世纪末在德国兴起的一个以反对古典自然法学派、强调法律应体现民族精神和历史传统为特征的法学流派。它反对法国革命中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重视习惯法，反对制定普遍适用的法典。其代表人物有古·胡果及弗·卡·萨维尼等人，他们借口保持传统的稳定，极力维护封建贵族的利益，以后逐步演变成19世纪资产阶级法学中的重要流派。对这一流派的批判，见马克思的著作《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229—239页和第3卷第199—214页）。——276、330、536。

128 指英国、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为一方，土耳其为另一方于1840年7月15日签订的伦敦公约，公约规定向土耳其苏丹提供军事援助，以反对背后有法国支持的埃及帕沙穆罕默德-阿里。伦敦公约是欧洲列强，主要是英、法、俄争夺近东霸权的反映。——279。

129 1840年9月底10月初，法国新闻界提出了以莱茵河划分德法边界的要求，激起了德国多家新闻报刊的民族主义激愤。德国反封建的进步势力采取了另一种态度。青年德意志和青年黑格尔派从战胜国内反动派，联

合国外进步势力的观点出发反对这种民族主义的冲动,他们指出英国和俄国的物质利益所在,指出与1813年形势的不同之处,从而得出结论,认为反法的结果将危及德国资产阶级的自由发展。——279。

130 指维也纳会议(1814年10月—1815年6月)期间签订的一项条约。该条约旨在恢复各正统王朝的统治,违背民族统一和各民族独立的利益,任意修改欧洲版图,使德国的分裂状态固定下来。——281。

131 恩格斯创作这首诗的直接原因与《圣赫勒拿岛》一诗的写作原因一样,是因为1840年拿破仑的遗骸从圣赫勒拿岛迁往巴黎一事。各家报纸纷纷对此事进行了报道。

恩格斯大概是在迁葬仪式结束以后不久开始创作这首诗的,报界有关迁葬仪式的最早最详尽的报道大约发表在1840年12月20日,因此,恩格斯这首诗的创作时间是在1840年12月20日—12月底之间,发表在1841年2月《德意志电讯》第23号,署名:弗里德里希·奥·。——283。

132 奥斯特利茨会战是1805年12月2日(俄历11月20日)俄奥军队(第三次同盟)和法军之间在奥斯特利茨(摩拉维亚)进行的一次决定性会战,这次会战以拿破仑第一的胜利而告终。奥地利在这次失败后退出第三次反法同盟,并同拿破仑缔结普雷斯堡和约。俄国和英国继续作战,于1806年组成第四次反法同盟。——284。

133 马伦戈会战(1800年6月14日)是拿破仑第一同第二次反法同盟战争时期的一次会战。1800年初,奥地利军队总司令梅拉斯在瓦尔河附近攻击法军右翼获胜,但在5月下半月,法军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了奥军的后方,6月2日占领米兰,并渡到波河南岸。在1800年6月14日的马伦戈会战中,拿破仑的军队尽管由于情报不确实受到奥军的突然袭击,但仍然战胜了奥军。法军在马伦戈的胜利以及在其他前线的成功作战导致第二次反法同盟的瓦解。拿破仑在雾月十八日政变后的这一胜利,巩固了他作为法国第一执政的权力。——284。

134 滑铁卢会战是拿破仑第一同第七次反法同盟联军进行的最后一次会战。1815年6月16日拿破仑在利尼会战(比利时)中击败由布吕歇尔率领的普军,并企图把普军同威灵顿率领的英荷军队分割开,各个击溃。但是在1815年6月18日决定性的滑铁卢会战中,当法军攻击威灵顿的军队并企

图包围其翼侧的时候,布吕歇尔指挥的普军巧妙地摆脱了追击,突然出现在法军的左翼,与在滑铁卢和法军主力进行激战的英荷联军会合。普军的到来使本已胜利在望的法国军队终于失败。6月22日拿破仑第一决定退位,法兰西第一帝国告终。——284。

- 135 恩格斯在1840年9月为《知识界晨报》撰写的通讯中对不来梅理性主义和虔诚主义之争作过报道(见本卷第249—252页)。本文中,恩格斯再次就这一争论进行评论,指出,尽管双方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但所有文章都缺乏新意,论战变成了吹毛求疵的无谓之争,恩格斯的这一观点被论战发展的结果所证实。

事实上,恩格斯再次论及这一问题,是想借此发表自己对现实的评价,他认为1840年是对当代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频繁争论的一年,以致可以将这一年称为本世纪的转折点。这种评价明确涉及当时的政治事件,涉及在德国屡遭逮捕但却日益壮大的反封建势力。但是恩格斯的这一段文字在发表时被编辑部删去了。

本篇通讯还报道了不来梅的文学和音乐的有关信息,这些都是恩格斯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撰写的。关于低地德语,恩格斯在不来梅时曾经反复进行过研究。

按照恩格斯在文章上亲自注明的日期来看,本篇通讯完稿的时间是1840年12月底。但本篇通讯是分4篇连载的,发表在1841年1月15、16、18和19日《知识界晨报》第13—16号。——286。

- 136 根据希腊神话传说,奈雷乌斯和多丽丝的女儿阿蕾图萨女神因受河神阿尔费乌斯的虐待,渡海或从海底潜行到西西里,在那里变为泉水。古希腊有几处泉水均以阿蕾图萨的名字命名。——287。
- 137 实证哲学是19世纪30—40年代初德国哲学中的一个宗教神秘主义流派。当时一批保守的德国哲学家(克·海·魏瑟、伊·海·费希特、安·君特·弗·巴德尔)从右的方面批判黑格尔哲学。他们反对理性认识,认为神的启示是“实证”知识的惟一源泉,企图使哲学从属于宗教。他们把宣布理性认识是自己知识的源泉的哲学,叫做“否定哲学”。——290、327、335、401。
- 138 《德国的潘多拉。当代状况和作家纪念册》(两卷集)1840年斯图加特版中没有收入博伊尔曼许诺的随笔,在该书第一卷的“广告”中曾预告他要写

一篇《汉撒城市》。——291。

- 139 不来梅市的根本法形成于中世纪。《律书》立于1433年；《新协议》立于1534年。——293。

- 140 1840年，伊默曼的《回忆录》在汉堡出版后引起了人们对其思想和政治倾向的广泛讨论。

恩格斯在此之前曾在《普拉滕》和《现代文学生活。二、现代的论战》等文章中对伊默曼在文学上的发展情况发表过自己的见解，又在诗作《悼伊默曼之死》中表现了对伊默曼极大的关注。伊默曼的《回忆录》问世促使恩格斯在对伊默曼本人进行比较全面评价的同时，再次对1813年以后出现的种种社会变迁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本文的写作时间大约在1841年1—3月中旬，发表在1841年4月《德意志电讯》第53—55号，署名：弗里德里希·奥斯瓦尔德。——295。

- 141 耶拿会战和奥尔施泰特会战都发生在1806年10月14日这一天，通常统称为耶拿会战。法军在拿破仑第一的指挥下击溃了一部分普军，同一天拿破仑的另一支军队在奥尔施泰特附近击溃了普军主力。随后法军对两支败军进行追击，俘虏了绝大部分普军，部分普军向斯德丁方向溃退，但拿破仑第一的军队抢在普军之前，阻止了普军抵达斯德丁及渡过奥得河。10月28日法军进入斯德丁，11月，普鲁士马格德堡等要塞不战而降，普军的残部被迫投降，法军开进柏林。1807年7月7日两国签订了有损于普鲁士尊严的极为苛刻的蒂尔西特和约。普鲁士丧失了将近一半领土，实际上降到了拿破仑法国附属国的地位。——298、429。

- 142 1840年5月31日为了纪念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即位100周年并宣誓效忠王位继承人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普鲁士举行了庆祝活动，新闻报刊对此作了详细的报道。温和的自由派，特别是青年黑格尔派将弗里德里希二世统治的国家与他们当时的反动政权作了对比，弗·科本则直接将弗里德里希二世与启蒙运动相提并论。弗里德里希二世于1786年逝世。恩格斯将1786—1806年之间这段时期称为20年空位时期。——298。

- 143 亨·海涅对拿破仑第一的崇拜主要反映在他的《游途景色》第二部《思想——勒·格朗集》(1827年版)中。在《游途景色》第三部(1830年版)以及

《法国现状》(1832年版)中,他对拿破仑的评价虽然有所变化,但他认为拿破仑仍是资产阶级英雄时代的象征。——302。

- 144 卡·伊默曼《吉斯蒙达,或沉默的牺牲品》(5幕悲剧),载于《戏剧手稿集》1839年(莱比锡)版第3年卷第213—357页。上演时剧名为《吉斯蒙达,或沉默的牺牲品》。《特里斯坦和伊佐尔达》(抒情诗),载于1840年《莱茵艺术和诗歌年鉴》第1年卷第273—322页。《默林》(神话)1832年杜塞尔多夫版。——303。

- 145 浪漫派是最早由海涅详尽分析过的文学流派,一般认为其典型特征是主张复苏中世纪诗歌以及中世纪基督教观念(见亨·海涅《论浪漫派》1836年汉堡版)。——303。

- 146 1841年1月德国许多地区暴发了水灾。有关1月18日威悉河水开始猛涨以及不来梅洪水泛滥的消息,1841年2月2日奥格斯堡《总汇报》第33号作了报道,接着该报又在2月3日第34号上根据《汉诺威日报》及《不来梅报》的通讯刊登了有关的消息。

恩格斯的这篇通讯写于1841年1月30日—2月1日之间,发表在1841年2月9日奥格斯堡《总汇报》第40号。——306。

- 147 恩格斯发表这篇声明的起因是1841年4月7—9日《知识界晨报》第83—85号发表的题为《教会争论》的通讯。这篇通讯的作者是从来梅教会争论的主要当事人之一弗·威·帕尼埃尔。1841年2月14日,他将这篇通讯以格拉本霍斯特的名义连同一篇讲话和署名格拉本霍斯特的附信寄给了《知识界晨报》编辑部。后来该报的责任编辑海·豪夫证实真正的作者是帕尼埃尔。从附信的内容来看,帕尼埃尔认为恩格斯对他的文章以及在从来梅教会争论中理性主义的立场所作的批判性评价是对他的人身攻击,指责恩格斯对克鲁马赫尔和虔诚主义“一派胡言”;帕尼埃尔还肆意中伤一位与自己素不相识的人,带威胁性地要求在《知识界晨报》上发表他的文章以伸张正义。

豪夫将帕尼埃尔的通讯压了下来,直到3月底收到了从来梅寄来的署名格拉本霍斯特的第二封恐吓信时才将通讯发表。在这封恐吓信中,帕尼埃尔向编辑部说出了自己的真名实姓。恩格斯在声明中提到的那封信估计是帕尼埃尔写的,显然正是这封信使恩格斯在《知识界晨报》上发表声明反驳帕尼埃尔的攻击。

恩格斯的“声明”可能是在帕尼埃尔的通讯发表后不久,即在1841年4月9日以后写的,到月底才写完,因为这期间他回巴门一趟。署名:弗·奥斯瓦尔德。豪夫没有在《知识界晨报》上刊登恩格斯的“声明”。这份“声明”首次发表在《马克思故居丛书》(特里尔)第15辑。——307。

- 148 大约是1841年5月中旬—7月底,恩格斯随同父亲在瑞士和意大利作了一次商务旅行,旅行结束后他回到巴门。很可能就是7月底—9月19日在巴门逗留期间,恩格斯整理了自己旅行时所作的笔记,可能在11月底写成这篇游记。文章除了写景之外,还针对一些重大事件和人物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从恩格斯翻译的那首意大利文的十四行诗还可以使人看到他所具备的意大利语言的知识。

本文是恩格斯第一篇也是惟一一篇为《雅典娜神殿》撰写的文章,发表在该杂志1841年12月4、11日第48、49期,署名:弗里德里希·奥斯瓦尔德。——310。

- 149 九月事件指1848年9月18日的法兰克福起义。法兰克福国民议会9月16日批准马尔默停战协定是这场人民起义的导火线。当时曾有1000多人参加街垒战,起主要作用的是工人协会和体操协会的成员。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军队取得了议会中占多数的自由派的同意,镇压了这次起义。——311。

- 150 1839年瑞士苏黎世州自由派政府聘请大·施特劳斯担任苏黎世大学的教授。此事引起了政府同保守派和反动的宗教界之间激烈的政治冲突。1839年9月6日以来以普费菲孔乡村的传教士伯·希策尔为首的反对聘请施特劳斯的人(恩格斯嘲讽地称他们为锡安的卫士,即正统信仰的维护者)准备在苏黎世组织武装示威。武装示威尚未举行,政府就不得不撤回对施特劳斯的聘请。——311。

- 151 弗·佩特拉克诗集《抒情曲》中第261首十四行诗:“咏圣母劳拉的生与死”。这里提供的德译文可能是恩格斯自己翻译的。——313。

- 152 选帝侯是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962—1806年,包括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的一部分、捷克、勃艮第、尼德兰等地)时期,自1257年起参与选举皇帝的诸侯,共有7名。1356年颁布的所谓黄金诏书正式确认这7个选帝侯的特权。17世纪以后,选帝侯的人选还有过几次小的变动。——

316。

- 153 1841年10月,恩格斯在柏林开始了一年制志愿兵的服役生活,服役期间,他作为旁听生在柏林大学听哲学课。当时在这所大学执教的有一批很具影响的黑格尔派教授,学校里自由思想非常活跃,学术气氛也十分浓厚。恩格斯对此颇为赞赏,认为这所大学的荣誉就在于“任何大学都没有像它那样屹立于当代思想运动的中心,并且像它那样使自己成为思想斗争的舞台”(见本卷第424页)。

谢林当时在思想上和政治上都已经转向右翼,在哲学上宣扬神秘主义的“启示哲学”,堕落成了反动势力排斥和压制黑格尔哲学及黑格尔派的工具。

谢林由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亲自聘任为柏林大学教授,并于1841—1842年冬季学期在那里讲授哲学,恩格斯的《谢林论黑格尔》、《谢林和启示》以及《谢林——基督哲学家,或世俗智慧变为上帝智慧》这三篇文章就是针对谢林而撰写的,恩格斯用自己的笔参与了同谢林反动哲学的较量。

本文主要是针对谢林1841年12月2日讲演的内容,谢林在这次讲演中第一次直接涉及黑格尔哲学。恩格斯在谢林讲演以后立即动笔撰写本文,因此本文的写作时间为1841年12月2—4日,发表在1841年12月《德意志电讯》第207、208号,署名:弗里德里希·奥斯瓦尔德。——323。

- 154 本文是恩格斯批判谢林哲学的第二篇文章。也是恩格斯首次以小册子的形式发表的文章。

恩格斯的这篇文章写于1842年1月—3月底之间,文中很准确地介绍了谢林启示哲学讲演的主要内容,并对它进行了分析和批判,1842年3月18日后,即谢林在柏林大学结束启示哲学的讲演后,恩格斯又对这篇文章进行了加工。

他原打算针对谢林的启示哲学写一组篇幅较大的批判文章,但他的友人提议他先期出版一本小册子,因此本文于1842年以小册子的形式由罗·宾德尔在莱比锡出版,没有署名。

恩格斯的小册子自然受到黑格尔派的欢迎,卢格为此写了评论文章大加肯定。柏林大学黑格尔派教授卡·米希勒在他后来于1842年夏季和1843年开设讲座时利用了恩格斯这本小册子中的材料,甚至引用了小

册子中的部分段落。与此同时反动势力也没有保持沉默，《福音派教会报》就曾发表文章，批判恩格斯这本小册子。——332。

- 155** 诺斯替教派是指诺斯替教的信徒。诺斯替教是公元1—2世纪产生的一种宗教哲学学说，由基督教、犹太教、各种多神教以及唯心主义的希腊—罗马哲学的某些成分结合而成。诺斯替教的基础是关于“诺斯”（古希腊语，意为“真知、智性”）的神秘学说，即通过世界的神的始源的启示而获得真知。诺斯替教派的特点在于强调物质是罪恶的，宣扬禁欲主义，不承认旧约的神圣性和神话中基督教创始者耶稣基督的“神人”双重性。正统的基督教界斥诺斯替教为异端，对诺斯替教派进行了残酷的斗争，把他们的著作几乎全部销毁。——344。
- 156** “司头生子神福因娜”是罗马女神，母性的象征，创造力的化身。供奉这位女神的庙宇坐落在古意大利的一座城市普雷内斯特，当地妇女经常前往祈求，了解自己头生子女的命运。——374。
- 157** 谢林的大部分讲演，包括他关于启示哲学和神话哲学的讲演，在他逝世以后收入1856—1861年斯图加特出版的《谢林著作集》。——388、397。
- 158** 根据中世纪德国传说，圣杯是一只由绿宝石雕刻而成具有神奇力量的宝杯，骑士派帕西沃历尽艰辛找到了它，并成了它的守护者。——393。
- 159** 千年王国根据基督教关于“千年王国”的教义，在世界末日来临之前基督将再次降临，在人间亲自为王治理世界一千年。在这期间，信仰基督的圣徒们将复活并与基督一同为王；魔鬼暂被捆锁，福音将顺利传遍世界（见《新约全书·启示录》第20章第3—4节）。——393。
- 160** 这是恩格斯批判谢林的第三篇文章。与前两篇文章的写作风格迥然不同，本文采取了另外一种批判方式，即讽刺模仿的手法。文中摘引了不少圣经的段落，借圣经的隐喻，出典于圣经的成语，甚至刻意模仿虔诚主义信徒的语调，把谢林这位大名鼎鼎的哲学家“用极其费解的哲学术语”表达的观点诠释得明了易懂。他“赞赏”谢林从理性哲学过渡到了信仰及启示哲学，指出这是谢林通过上帝的恩赐发现了从世俗智慧通往上帝智慧的途径，把“那些自命不凡，目空一切的哲学家”引上正道。恩格斯把谢林称做“基督哲学家”，实际上是嘲讽谢林把科学变成了宗教信仰，使自己的哲学变成了神学的奴仆。

恩格斯的这篇文章于1842年由出版虔诚主义读物的出版社柏林的埃森哈特出版社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恩格斯采用了独特的写作方式,其目的在于躲避严格的书报检查。从表面上看,这篇文章极易使人认为他是在为谢林歌功颂德,因而书报检查官和出版商都未能看清恩格斯的本意,他们确信,这篇文章是正面评价谢林的。

甚至连柏林青年黑格尔派针对这篇文章发表的第一批评论也没有看清恩格斯写作这篇文章的真实意图,认为他赞同谢林观点。1842年5月6日科隆的《莱茵报》第126号发表通讯,首次对恩格斯的文​​章作了这样的评论,次日,1842年5月7日《普鲁士王国国家、军事和和平日报》第104号又发表了一篇类似的通讯。

恩格斯这篇文章和其他一些青年黑格尔派的文章一起促进了黑格尔派的进一步分化。有的人已经明显地站在了谢林的立场上,公开否定恩格斯的文章,也有不少人针对恩格斯的行文方式展开了辩论。就连反对谢林的非·马尔海内克也反对恩格斯采取这种嘲弄的批判方式,把自己的对手置于滑稽可笑的境地。

卢格于6月中旬撰文高度评价恩格斯的文章,强调指出了恩格斯《谢林和启示》及《谢林——基督哲学家》这两篇文章之间的联系,并明确肯定了恩格斯的文章将谢林进行喜剧化处理的方式。但是,青年黑格尔派中除了对恩格斯的文章予以肯定之外,仍有人没有理解恩格斯采用这种写作手法的用意。泰·蒙特甚至措辞尖锐地反对恩格斯的文章,并称这是“一个平庸之辈的粗劣之作”。

恩格斯的这篇文章动笔写作的时间可能是1842年3月18日谢林的讲演结束以后,脱稿时间估计最迟在1842年4月初。——395。

- 161 斯多亚主义是公元前4—3世纪产生于古希腊的一个哲学派别,因其创始人芝诺通常在雅典集市的画廊讲学,又称画廊学派(画廊的希腊文是“stoa”)。

斯多亚派哲学分为逻辑学、物理学和伦理学,以伦理学为中心,逻辑学和物理学只是为伦理学提供基础。这个学派主要宣扬服从命运并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泛神论思想,其中既有唯物主义倾向,又有唯心主义思想。早期斯多亚派认为认识来源于对外界事物的感觉,但又承认关于神、善恶、正义等的先天观念。他们把赫拉克利特和逻各斯看成一个东西,认为宇宙实体既是物质性的,同时又是创造一切并统治万物的世界理性,也

是神、天命和命运,或称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也由天命支配,人应该顺应自然的规律而生活,即遵照理性和道德而生活。合乎理性的行为就是德行,只有德行才能使人幸福。人要有德行,成为善人,就必须用理性克制情欲,达到清心寡欲以至无情无欲的境界。中期斯多亚派强调社会责任、道德义务,加强了道德生活中的禁欲主义倾向。晚期斯多亚派宣扬安于命运,服从命运,认为人的一生注定是有罪的、痛苦的,只有忍耐和克制欲望,才能摆脱痛苦和罪恶,得到精神的安宁和幸福。晚期斯多亚派的伦理思想为基督教的兴起准备了思想条件。——400、411。

- 162 佩拉吉阿斯教派是基督教内反对占统治地位的教会的一支流派,因克尔特特的牧师佩拉吉阿斯而得名,5世纪初盛行于地中海沿岸各国。佩拉吉阿斯教派鼓吹人的意志自由。——400。
- 163 索齐努斯教派是16世纪末17世纪初盛行于波兰,后又盛行于欧洲其他几个国家的一个基督教流派,该教派对正统教会的教义持批判态度,它同佩拉吉阿斯教派一样,鼓吹人的意志自由。——400。
- 164 《西维拉占语集》,据传为古代一游方预言家(库马城的西维拉)所作,在古罗马的宗教生活中起过很大作用。——403。
- 165 伊壁鸠鲁派是公元前4—3世纪产生于古希腊的一个哲学派别,因其创始人伊壁鸠鲁在雅典自家花园中宣讲他的原子说和无神论,也称为花园学派。

伊壁鸠鲁的哲学包括物理学(关于自然界的学说)、准则学(关于认识的学说)和伦理学。伊壁鸠鲁对自然界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进一步发展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学说,认为原子有三种运动:直线式的下落运动、脱离直线的偏斜运动和由此产生的碰撞运动,从而提出了物质运动的内在源泉思想。在认识论上,他认为感觉是判断真理的标准。在伦理学方面,伊壁鸠鲁认为,由于组成人的灵魂的原子具有脱离直线作偏斜运动的倾向,因而人的行为有可能脱离命定的必然性,获得意志和行为的自由。他斥责对神的崇拜和迷信,蔑视命运,强调事在人为,认为人类行为的目的是从痛苦和恐惧中解放出来,求得快乐,快乐是幸福生活的目的,是善的惟一标准。人应当通过哲学认识自然和人生,用理性规划自己的生活。在社会政治观点方面,他首先提出了原始的社会契约说。——411。

166 本文是恩格斯为《莱茵报》撰写的第一篇文章。从1842年初起，《莱茵报》就陆续发表文章，讨论德国存在的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这些自由主义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与自由主义相联系的实现德国统一的问题。恩格斯的这篇文章就是为参与这场讨论撰写的。文章的中心思想涉及自由主义必不可少的哲学依据以及由这种哲学依据产生的形成政治信念的结论问题。1842年夏季恩格斯发表的文章所强调的重点就是理论对政治、对哲学与政治统一的重要性。

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估计是在1842年3月底，作为通讯发表在1842年4月12日《莱茵报》第102号，未署名，但编辑部在文章开头标有通讯标记“* × * 柏林”。

1920年在古·迈耶尔收集整理出版的《恩格斯早期著作选》中首次以恩格斯本人的名字发表。——420。

167 联邦议会即1815年6月8日在维也纳会议上由德意志各邦联合组成的德意志联邦议会。联邦议会是德意志联邦惟一的中央机关，由德意志各邦的全权代表组成，会址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由奥地利代表担任议长。这一机关并不履行中央政府的职能，事实上成了各邦政府推行反动政策的工具。它干预德意志各邦内部事务的目的是为了镇压各邦的革命运动。1848年三月革命以后，反动势力企图加紧联邦议会的活动，以达到反对人民主权的原则和反对德意志民主联合的目的。1848—1849年革命失败以后，联邦议会从1850年9月2日开始仍由奥地利代表担任议长。从1851年起普鲁士驻联邦议会的全权代表是俾斯麦，最初他力求和奥地利结盟，后来采取了坚决反奥的立场。1859年初卡·乌泽多姆被任命为普鲁士的全权代表以接替俾斯麦。在1866年普奥战争时期，德意志联邦由北德意志联邦所取代，联邦议会寿终正寝。——421。

168 1841年秋季，恩格斯在柏林服兵役，同时在柏林大学旁听哲学课。当时官方为了抵制大学中的自由思想，由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亲自聘任谢林为柏林大学教授。谢林在演讲中攻击黑格尔及其学说，引起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愤慨，他们中的一些代表人物提出，为了捍卫黑格尔被损害的亡灵的尊严，要与谢林进行直接论战。恩格斯本人十分赞赏马尔海内克关于教学自由的思想，对其开设的关于把黑格尔哲学引入神学的讲座很感兴趣，在此之前，他已经听过谢林关于启示哲学的讲演，他认为马

尔海内克的讲座是直接针对谢林的,是要反击“谢林对已故的黑格尔以及他的哲学进行的不体面的抨击”。

恩格斯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生动地记叙了马尔海内克讲课的情景,同时也表明了他对谢林的态度。

本文的第二部分记叙了黑格尔派哲学家莱·冯·亨宁开设讲座的情况,但恩格斯在这部分中主要是再次阐述自己对1840年王位更迭之后得势的保守派的政治观点及普鲁士的发展前景的看法。本文的写作时间开始于1842年5月2日,5月中完稿,发表在1842年5月10、24日《莱茵报》第130、144号,署名:弗·奥·。——424。

- 169 1842年2月9日—4月2日,德国政论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路·瓦勒斯罗德在柯尼斯堡公开发表了4次讲演,对柯尼斯堡的现状作了评述,引起广泛关注。

恩格斯在本文中,从评论瓦勒斯罗德的讲演入手,论述了自己长期以来一直思考的两个问题,同时还指出了瓦勒斯罗德与青年德意志之间存在的亲缘关系,他认为瓦勒斯罗德应该“使自己的各个判断相互协调,并且同当代的哲学水平保持一致”(见本卷第435页),这实际上是对青年德意志的批判。

本文的写作时间是1842年5月初—20日之间,发表在1842年5月25日《莱茵报》第145号,署名:弗·奥·。——431。

- 170 联邦条例即《德意志联邦条例。1815年6月8日》。根据这一条例,34个德意志邦以及吕贝克、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不来梅和汉堡等4个自由市在形式上组成了德意志联邦,但是并没有消除德意志的分裂状态,各邦的独立性及德意志诸侯的政治权力仍然得到承认。联邦条例第18条曾许诺联邦议会在举行首届会议时研究“制定有关新闻出版自由的统一规定”,但是这一许诺只是一纸空文。——431。

- 171 莫里逊氏丸是英国的詹·莫里逊利用一种热带植物的浆汁配制的药丸。19世纪20年代中期他借助广告吹嘘此药丸是医治百病的万应灵丹或所谓“专卖药”。托·卡莱尔在《过去和现在》一书的《莫里逊氏丸》这一节中阐明,社会的疾患或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靠莫里逊氏丸医治绝不会奏效。工人必须摆脱这种骗人的万应灵丹。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也提到莫里逊氏丸以及帕尔氏生命丸、曼威灵博士丸等。——433。

172 恩格斯撰写这篇文章的直接原因是1842年5月15—17日在杜塞尔多夫举行的音乐节,这是莱茵地区在圣灵降临节期间举行的一年一度的节日。恩格斯一直对音乐以及德国的各种音乐活动怀着浓厚的兴趣。这一点在他青年时代的书信中有明显反映。这篇文章在发表时标有罗马数字 I,显然恩格斯打算写续篇,但并未写成。

恩格斯注明的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是1842年5月6日。文章发表在1842年5月14日《莱茵报》第134号,未署名,但在文章开头标有通讯标记“* × *”。——437。

173 雅典娜节是雅典(古希腊)庆祝雅典娜女神诞辰的主要节日。有一年一度的小雅典娜节和每隔4年一次大庆的大雅典娜节。每逢大雅典娜节都要举行诗人和音乐家的竞赛会。——438。

174 德国历史学家亨·莱奥在1842年5月4和7日《福音派教会报》第36、37号发表了对医学教授、宗教观点的代表人物约·米·洛伊波尔特《健康与疾病的历史》(1842年埃朗根版)一书的评论,这是恩格斯撰写本文的直接原因。恩格斯在驳斥莱奥观点的同时指出了他诋毁黑格尔哲学及黑格尔学派的行为。本文中的引文均引自这篇评论。

本文的写作时间大约是1842年5月7日—5月底。文章发表在1842年6月10日《莱茵报》第161号,未署名,但在文章开头标有通讯标记“* × *”。——440。

175 习艺所是依据1834年英国通过的新的济贫法,即《关于进一步完善和更好地实施英国和威尔士济贫法的法令》而设置的“救济”贫民的机构。法令规定禁止对有劳动能力的人及其家属提供任何金钱和食品的救济,而让他们在习艺所里从事强制性的劳动。习艺所里生产条件恶劣,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那里实施的制度与强迫囚徒从事苦役的牢狱制度不相上下,有“穷人的巴士底狱”之称。——443。

176 自1838年起,亨·莱奥站在保守的立场上不遗余力地攻击青年黑格尔派是“法国革命者的后代”,指责青年黑格尔派与法国启蒙运动及法国大革命有联系。——443。

177 本文是恩格斯在青年黑格尔派的政治哲学杂志《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上发表的惟一一篇文章。恩格斯大约从1839年秋开始读到这一杂志,从那

时起,他便开始对黑格尔哲学及黑格尔派的研究。1841年秋,恩格斯与青年黑格尔派建立了直接联系,1842年3月底,恩格斯在柏林与主编《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的阿·卢格结识,并常有书信往来。

恩格斯曾在1842年4月19日给卢格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7卷第297页)中说,他打算为《年鉴》撰写一篇文章并已经初步拟定文章的标题和内容,但后来恩格斯于1842年6月15日随信寄给卢格的本篇文章并不是原打算撰写的文章,当时恩格斯在信中也未作任何解释。

恩格斯撰写本文的直接原因是亚·荣克于1842年出版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荣克自称与青年黑格尔派成员关系密切,声称自己尽管站在青年德意志立场上,但仍然赞赏黑格尔哲学。其实,从1842年初以来荣克就越来越站在黑格尔派的对立面,并热中于从政治上和理论上在进步的流派和进步流派所反对的流派(其中包括后来谢林的启示哲学)之间搞调和。

本文的写作时间为1842年6月上半月,发表在1842年7月7—9日《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第160—162期,署名:弗里德里希·奥斯瓦尔德。——444。

- 178 东普鲁士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约·雅科比于1841年初出版了小册子《一位东普鲁士居民的四个答题》,批评了普鲁士的国家制度,提出了普鲁士资产阶级的纲领性要求。政府当局意识到这本小册子对资产阶级反对派所起的政治作用,于是对雅科比提起诉讼,指控他触犯了国家法律。持续数月之久的诉讼尽管极少向外界透露,但此事仍然引起了全德国的关注。1842年7月4日《汉堡新报》第152号刊登的一篇柏林通讯披露说,诉讼文件的手抄副本4月中旬已在柏林流传开来。柏林法院于1842年4月5日判处雅科比犯有蛮横、无礼地指责嘲弄国家法律以及侮辱国王陛下罪,但判决书却一直秘而不宣,直到5月中旬才送达雅科比本人。许多报纸就这一事实作了报道。雅科比本人于1842年7月14日公开发表了自己的辩护文章《就指控我侮辱国王陛下和蛮横、无礼地指责国家法律一事所作的进一步自我辩护》。

恩格斯就雅科比诉讼案一事写作本文以表明自己的态度,为雅科比进行辩护,批判的矛头直指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和司法制度。恩格斯写作本文时有可能利用了判决书的手抄副本。审判结果是,在一些有进

步倾向的法官的努力下,高等上诉法院不得不宣判雅科比无罪,而在陈述理由时与恩格斯批判柏林法院判决书时列举的理由几乎是一致的。

恩格斯这篇文章写作的时间是1842年6月,有可能6月底就已寄达编辑部,但是由于书报检查的原因致使文章未能及时发表,一般说来涉及雅科比诉讼案的文章会在书报检查时被扣压。这篇文章是恩格斯在《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中惟一保存下手稿的。文章发表在1842年7月14日《莱茵报》第195号附刊,未署名。——462。

179 普鲁士邦法指《普鲁士国家通用邦法》,包括私法、国家法、教会法和刑法,自1794年6月1日起开始生效。由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及其对德国的影响,邦法明显地反映出资产阶级改良的萌芽,然而就其实质来说,它仍然是一部封建性的法律。——462。

180 新的书报检查法令是1841年12月10日由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下令起草、12月24日颁布的,由负责书报检查的内务与警务大臣,宗教事务、教育与卫生大臣以及外交大臣三人联名签署,于1841年12月27日首次在政府通报上公布。1842年1月上半月,普鲁士各家报纸相继转载了这一法令。这个新的书报检查令表面上表示不赞成限制文学活动,实际上不仅保留而且加强了反动的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对该书报检查令的批评见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107—135页)。——471、530。

181 这是一首讽刺叙事诗,作者旨在用来批判普鲁士国家反动政治制度的精神支柱——宗教黑暗势力;同时也是对波恩大学于1842年3月底解聘布·鲍威尔一事的抗议。这首诗以讽刺的笔触描绘了青年黑格尔派和神学哲学反动势力的代表人物的斗争,反映了这一斗争在1839年秋—1842年春这一时期的情况。这首诗表明,斗争的锋芒直指“王座”和“圣坛”的联盟,即利用正统基督教的意识形态对国家实行控制。

这首诗的写作时间大约是1842年6—7月,是恩格斯与埃·鲍威尔合作撰写的。于1842年12月初在苏黎世近郊的新明斯特由约·弗·赫斯出版社匿名出版。该诗面世后,在德国迅即产生影响,在报刊上曾出现多篇评论。——473。

182 从这两行开始,到本卷第486页第4行为止的这一长段,作者模仿歌德《浮士德》第一部《书斋》中的写法,暗指布·鲍威尔对《旧约全书·摩西五

经)的考证,是他迈向青年黑格尔主义的理论起点。——484。

- 183 布·鲍威尔由于同柏林大学神学院院长恩·威·亨斯滕贝格意见相左,无望在柏林大学谋得教授职位,遂于1839年秋离开柏林大学,前往波恩大学福音新教神学院任非公聘讲师。在该学院的教授中也有青年黑格尔派。——489。
- 184 “自由人”是19世纪40年代上半期由柏林作家组成的青年黑格尔派小组的名称,该小组的核心是布·鲍威尔、埃·鲍威尔、爱·梅因、路·布尔、麦·施蒂纳等人。“自由人”脱离现实生活,醉心于抽象的哲学争论,在1843—1844年抛弃激进主义,陷入庸俗的主观唯心主义,他们把自己的观点叫做“批判的批判”。马克思对“自由人”的批评,参看他1842年的许多书信,例如1842年11月30日给阿·卢格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7卷第41页),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499。
- 185 指《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编辑部迁址和杂志更名一事。1841年3月11日国王敕令,命杂志出版地点由莱比锡移至哈雷,以便接受书报检查。为了规避这一要求,杂志编辑部由普鲁士的哈雷迁至萨克森的德累斯顿,阿·卢格也移居此地。从1841年7月2日起,《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更名为《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500。
- 186 这里恩格斯是借喻以下事实:1833年4月2日,在当时黑森选帝侯国所属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近郊的这个地方,祖国联盟的一个小组的一些成员和海德堡大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人曾召开会议,商讨冲击法兰克福警察总局。这一行动是民众普遍发动的一个信号,其目的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共和国。——502。
- 187 谷登堡(1400左右—1468)是德国印刷术的发明者。恩格斯在这里是暗指图书出版和发行中心莱比锡。奥·维干德的公司位于莱比锡风车大街36号。——511。
- 188 暗指哈雷拥有普鲁士虔诚主义(见注11)中心的名声。所谓莱奥和黑格尔之争就发生在哈雷。这一争论是青年黑格尔派和反动势力的第一次意识形态大辩论。莱奥和卢格均任教于哈雷大学,并在该校教师和学生中各有自己的拥护者。两人曾围绕哈雷大学的一些事件发生激烈的思想冲

突。在这种情况下,卢格于1839年4月提出的晋职申请被该校哲学系以多数票否决。卢格因谋求教授职位的愿望未能实现,遂于1839年11月3日从大学辞职。——511。

- 189 尤利乌斯·范·德尔·辛德是恩格斯对尤·弥勒的戏称。尤·弥勒是1839年在布雷斯劳出版的《基督教论罪恶的教义》一书的作者。范·德尔·辛德这一称呼来自该书书名《Die christliche Lehre von der Sünde》中的“von der Sünde”——“论罪恶”。

弥勒的同时代人则因为该书而给他起的别名为“Sündenmüller”(罪人弥勒)。——520。

- 190 恩格斯这篇文章是针对《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新闻》(即《斯彭纳报》)1842年6月16、17日发表的以* *署名的文章《回顾》而撰写的。早在1842年初,柏林青年黑格尔派就对《斯彭纳报》的观点展开了一系列的批判,他们在多家报纸上发表文章和通讯,公开谴责《斯彭纳报》这份半官方的报纸,以这种方法间接地抨击压制柏林一家真正的反对派报纸的行为。恩格斯的这篇文章无疑也属于这种性质。

本文首次发表在1842年6月26日《莱茵报》第177号,未署名,但在文章开头标有通讯标记“* × *”。——530。

- 191 《斯彭纳报》从1842年1月22日第18号起不定期刊登以两个星花(* *)署名、大标题为《略论祖国题材》的文章。作者在头几篇文章中对新的书报检查令直接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该报1842年2月11日第35号《略论祖国题材。IV。书报检查制度和检查官。国家报》一文曾引起人们纷纷加以评论,同时这篇文章还在1842年3月《普鲁士国家总汇报》发表,这是对1841年12月24日颁布的书报检查令展开讨论的原因之一。——530。

- 192 恩格斯撰写本文的直接原因是《普鲁士国家刑法报》于1842年6月24日宣布停刊一事。“编辑部的停刊声明”重申,他们希望该报成为讨论刑法各种问题的报纸,希望就刑法的立法问题交流思想和经验。但是他们抱怨,由于大权在握的法官和官员们撰文给予的支持非但不充分,而且导向片面。

1842年2月成立的普鲁士法律修改部专门作出了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公然不准公众参与立法问题的讨论,由此可以说明为什么主要的司法官员们持观望的态度。恩格斯以此为契机,开始批判《刑法报》的中庸态

度：该报虽然赞同司法程序的公开化和民主化，但是反对反封建的反对派的主要要求——实行陪审制。1841年8—12月，该报开辟专栏《法国的刑法实践》，刊登了大量有关法国的陪审法庭的实践的报道。早在1841年秋，青年黑格尔派的周刊《雅典娜神殿》就对《刑法报》的这种反对陪审制的做法展开了批判。

本文发表在1842年6月30日《莱茵报》第181号，未署名，但在文章开头标有通讯标记“* × *”。——532。

- 193 本文是恩格斯为民主派周刊《来自瑞士的德国信使》撰写的。因杂志被查封而未能发表，1843年夏，该文收入由格·海尔维格编辑的文集《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对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鼓吹“基督教德意志国家”的反动思想，企图在德国建立中世纪式的封建君主政体的行为进行了抨击。

1842年10月7或8日恩格斯曾在科隆见到莫·赫斯，所以恩格斯撰写本文极有可能受到了赫斯的鼓励和支持。

文章写作的时间是1842年10月中—11月15日之间。写作时恩格斯可能还利用了1842年夏天为《莱茵报》撰稿时使用的素材。——534。

- 194 瑞士法学家和历史学家卡·路·哈勒于1816—1834年出版了六卷本《国家学的复兴》，他在这部书中主张恢复基督教中世纪的等级制的君主制。——536。

- 195 1840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即位之初，当普鲁士各省和各城市（柯尼斯堡、布雷斯劳等）的代表向他宣誓效忠的时候，他声称要“关心所有等级和所有教派的福利”。——540。

- 196 1837年9月，恩格斯由于父亲让他去商行做练习生，于是从中学高年级辍学，校长汉契克博士因此向他颁发了肄业证书。——547。

人名索引

A

- 阿贝格, 布鲁诺·埃尔哈德(Abegg, Bruno Erhard 1803—1848)——德国法学家, 柯尼斯堡警察局长(1835—1845), 书报检查官(1835—1843), 预备议会议员, 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435。
- 阿恩特, 恩斯特·莫里茨(Arndt, Ernst Moritz 1769—1860)——德国作家、历史学家和语文学家; 1813年参加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战争, 德国统一的先驱; 1815年后受到封建反动势力的迫害, 1820年被免去波恩大学史学教授职务, 1840年恢复原职; 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中间派右翼。——265—268, 271, 274—278, 280。
- 阿尔宁, 蓓蒂娜·冯(Arnim, Bettina von 1785—1859)——德国浪漫派女作家; 曾积极参加当时的政治斗争和社会斗争; 歌德的崇拜者。——108。
- 阿尔滕施泰因, 卡尔·施泰因男爵(Altenstein, Karl Freiherr von Stein zum 1770—1840)——德国国务活动家, 曾任普鲁士财政大臣(1808—1810), 宗教事务、教育和卫生大臣(1817—1840)。——273, 340, 537。
- 阿尔文斯莱本, 卡尔·路德维希·弗里德里希·威廉·古斯塔夫·冯(Alvensleben, Karl Ludwig Friedrich Wilhelm Gustav von 1800—1868)——德国作家、翻译家和政论家, 《德意志贵族报》的出版者和编辑之一(1840—1842), 德国贵族特权的辩护人。——150, 277。
- 阿基米德(Archimedes 公元前 287 左右—212)——古希腊数学家和力学家。——242。
- 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 约公元前 445—385)——古希腊剧作家, 写有政治喜剧。——129。

- 阿那克里翁(Anakreon 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抒情诗人。——104。
- 阿斯帕西娅(Aspasia 约生于公元前470年)——古希腊的艺伎,伯里克利的第二个妻子,聪慧过人,才艺出众,姿色秀丽。——400。
- 埃德尔曼,约翰·克里斯蒂安(Edelmann, Johann Christian 1698—1767)——德国新教神学家,因为在宗教问题上发表自由思想而遭迫害。——381、525。
- 埃根,彼得·尼古劳斯·卡斯帕尔(Egen, Peter Nikolaus Caspar 1793—1849)——德国教育家,曾在索斯特任教授(1827—1829),1829年起为埃尔伯费尔德中学校长,1830年曾兼任技工学校校长。——56、74。
- 艾内恩,约翰·弗里德里希·冯(Eyern, Johann Friedrich von 1778—1852)——德国厂主,1845年以前是巴门的商人,弗莱里格拉特的老板之一。——59。
- 艾内恩,约翰·弗里德里希·冯(Eyern, Johann Friedrich von 1805—1882)——德国厂主,1830年起是巴门的商人;曾任商事法院法官,市政委员,商务顾问;弗莱里格拉特的老板之一。——59。
- 艾内恩,约翰·威廉·冯(Eyern, Johann Wilhelm von 1773—1845)——德国厂主,巴门的商人,弗莱里格拉特的老板之一。——59。
- 艾内恩,约翰·威廉·冯(Eyern, Johann Wilhelm von 1806—1880)——德国厂主,1830年起是巴门的商人,曾任商务顾问;弗莱里格拉特的老板之一。——59。
- 艾森巴特,约翰·安德烈亚斯(Eisenbart, Johann Andreas 1661—1727)——德国医生,行医时运用真正的医学知识,同时兼用江湖医生的治疗方法;是德国民间故事《艾森巴特》中的江湖医生的原型。——443。
- 艾维希,约翰·雅科布(Ewich, Johann Jakob 1788—1863)——德国教育家,巴门市立学校的创办人之一。——55。
- 艾希霍恩,约翰·阿尔布雷希特·弗里德里希(Eichhorn, Johann Albrecht Friedrich 1779—1856)——普鲁士政治家,曾在施泰因和哈登堡内阁担任多种职务,积极参与关税同盟的建立,1840—1848年任宗教事务、教育和卫生大臣,同时为书报检查三大臣之一。——540。
- 艾希霍夫,卡尔·约翰·路德维希·米夏埃尔(Eichhoff, Karl Johann Ludwig Michael 1805—1882)——德国教育家,曾在埃尔伯费尔德文科中学任教(1832—1845),恩格斯的拉丁语和希腊语老师。——57。
- 安堡,伊萨克·范(Amburgh, Isaac van 生于1811年)——19世纪上半叶著名驯兽师。——141。

- 安德罗尼库斯(Andronicus)——87。
- 安诺第二(汉诺)(Anno II[Hanno] 1010左右—1075)——1056年起是科隆的大主教,1183年被冠以圣徒称号并在诗歌中被人称颂。——255。
- 安瑟伦(坎特伯雷的)(Anselm of Canterbury 1033—1109)——中世纪神学家,早期经院哲学的代表人物;1093年起为坎特伯雷大主教。——516。
- 安斯加里乌斯(Ansgarius 801—865)——汉堡—不来梅的大主教,曾在石勒苏益格、丹麦和瑞典传教。——193。
- 昂盖利,路易(Angely, Louis 1787/1788—1835)——德国演员和讽刺诗人,柏林皇家剧院的演员和导演(1828—1838)。——282。
- 奥维狄乌斯(普卜利乌斯·奥维狄乌斯·纳佐)(Publius Ovidius [Ovid] Naso 公元前43—公元前18)——古罗马诗人,公元8年因对皇帝奥古斯都的政策不满被驱逐出罗马。——267。

B

- 巴德,卡尔(Bade, Carl)——普鲁士炮兵军官,军事著作家;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斗争的参加者。——268。
- 巴德尔,贝奈狄克特·弗兰茨·克萨维尔·冯(Baader, Benedikt Franz Xaver von 1765—1841)——德国医生,哲学家,神秘主义者。——460。
- 巴尔,海尔曼(Ball, Hermann 1804—1860)——德国维尔夫拉特的新教牧师,后为埃尔伯费尔德的新教牧师。——46、51。
- 巴盖尔(Bagel)——德国韦瑟尔的出版商。——55。
- 巴赫,约翰·塞巴斯蒂安(Bach, Johann Sebastian 1685—1750)——德国作曲家。——292。
- 白尔尼,卡尔·路德维希(Börne, Karl Ludwig 1786—1837)——德国政论家和批评家,革命民主主义者;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的代表;写有向德国人介绍法国革命事件的《巴黎来信》;晚年成为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拥护者。——92、97、98、101、104、110、115、128、149、161、265、271—274、422、435、449—451、453、454。
- 拜伦,乔治(Byron, George 1788—1824)——英国诗人,革命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179、446。
- 保尔,约翰(Pol, Johann 1807—1838)——德国黑德费尔德(伍珀河谷附近)的新

- 教牧师,著有宗教诗集。——63、64、81。
- 保罗斯,亨利希·埃伯哈德·哥特洛布(Paulus, Heinrich Eberhard Gottlob 1761—1851)——德国新教神学教授,神学上理性主义的主要代表。——49、251、252。
- 鲍威尔,埃德加(Bauer, Edgar 1820—1886)——德国政论家,柏林的青年黑格尔分子;恩格斯的朋友;1842年为《莱茵报》的撰稿人;1843年转到主观唯物主义立场,曾多次改变自己的政治观点;1848—1849年革命后流亡英国;1859年为伦敦《新时代》编辑;1861年大赦后为普鲁士官员,布·鲍威尔的弟弟。——504、507—509、522—524。
- 鲍威尔,布鲁诺(Bauer, Bruno 1809—1882)——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宗教和历史研究者,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1834年在柏林大学、1839年在波恩大学任非公聘神学教师,1842年春因尖锐批判圣经而被剥夺教职;1842年为《莱茵报》撰稿人;早期为黑格尔正统派的拥护者,1839年后成为青年黑格尔派的重要理论家,自我意识哲学的代表;1837—1842年初为马克思的朋友;1842年夏天起为“自由人”小组成员;1848—1849年革命后为《新普鲁士报》(《十字报》)的撰稿人;1866年后为民族自由党人;写有一些基督教史方面的著作。——427、446、460、477—492、496、502、505、508、509、514、518—525、527、528、535、541。
- 鲍威尔,卡罗琳(Bauer, Karoline 1807—1871)——德国女演员。——180。
- 贝多芬,路德维希·范(Beethoven, Ludwig van 1770—1827)——德国作曲家。——99、281、292。
- 贝尔茨,卡尔·克里斯蒂安(Beltz, Karl Christian 1807—1857)——德国教育家,曾在埃尔伯费尔德文科中学任教(1833—1854);恩格斯的希腊语老师。——57。
- 贝克尔,尼古劳斯(Becker, Nicolaus 1809—1845)——德国诗人,《德国的莱茵河》一诗的作者。——279。
- 贝朗瑞,皮埃尔·让·德(Béranger, Pierre-Jean de 1780—1857)——法国诗人;以写政治讽刺诗而著称,他在诗歌中抨击封建反动势力、教权主义和现存社会制度。——129。
- 贝利尼,文钦佐(Bellini, Vincenzo 1801—1835)——意大利歌剧作曲家。——99、281。
- 倍克,卡尔·伊西多尔(Beck, Karl Isidor 1817—1879)——奥地利诗人;40年代

- 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95—102、111、114、128、137、138、140—142。
- 蓓蒂娜——见阿尔宁,蓓蒂娜·冯。
- 本丢·彼拉多(Pontius Pilatus 死于 39 年)——犹太的罗马总督(26—36)。——311。
- 彼拉多——见本丢·彼拉多。
- 彼特拉克,弗兰契斯科(Petrarca, Francesco 1304—1374)——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诗人。——62、313。
- 毕洛夫-库梅洛夫,恩斯特·哥特弗里德·格奥尔格·冯(Büllow-Cummerow, Ernst Gottfried Georg von 1775—1851)——普鲁士作家和政治家;普鲁士容克的代言人。——428、541。
- 波尼亚托夫斯基公爵,约瑟夫(Poniatowski, Józef Fürst 1763—1813)——波兰将军,政治和军事活动家,曾参加拿破仑法国的战争(1809—1813);——284。
- 勃鲁姆,卡尔·路德维希(Blum, Karl Ludwig 1786—1844)——德国作曲家,诗人和舞台艺术家。——180、181。
- 博伊尔曼,爱德华(Beurmann, Eduard 1804—1883)——德国作家,曾参加青年德意志,奥地利政府的密探。——291。
- 布尔,路德维希·亨利希·弗兰茨(Buhl, Ludwig Heinrich Franz 1814—1882)——德国作家和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博士俱乐部”和“自由人”小组成员,《莱茵报》(1842)及其他许多报刊的撰稿人;《爱国者》杂志的出版者。——504、521、522。
- 布丰伯爵,乔治·路易·勒克莱尔(Buffon, Georges-Louis Leclerc, comte de 1707—1788)——法国博物学家和哲学家,进化思想的最早的维护者之一,达尔文的先驱。——127。
- 布兰迪斯,克里斯蒂安·奥古斯特(Brandis, Christian August 1790—1867)——德国语文学家和宗教唯心主义哲学家,写有哲学史方面的著作,曾参加《亚里士多德全集》的出版工作。——493。
- 布鲁土斯(鲁齐乌斯·尤尼乌斯·布鲁土斯)(Lucius Junius Brutus 约死于公元前 509 年)——据传说是罗马共和国的创始人;曾下令处死自己的儿子,因为他们参加了反对共和国的阴谋。——400。
- 布吕歇尔,格布哈尔德·勒贝雷希特·冯,瓦尔施塔特公爵(Blücher, Gebhard Leberecht von, Fürst von Wahlstatt 1742—1819)——普鲁士元帅,1793—1794 年参加反对法兰西共和国的战争,1806 和 1813—1815 年在反对拿破仑法国

的战争中任指挥官。——498、510、515、521。

布瓦洛-德普雷奥, 尼古拉(Boileau-Despréaux, Nicolas 1636—1711)——法国诗人和文学评论家, 法国古典文学的代表, 《读经台》的作者。——129。

C

查理大帝——见查理一世, 查理大帝。

查理一世, 查理大帝(Charles I, Charlemagne 742—814)——法兰克国王(768—800)和皇帝(800—814)。——92、107。

查理十世(Charles X 1757—1836)——法国国王(1824—1830); 被1830年的七月革命赶下王位。——104、342。

楚卡尔马利奥, 文岑茨·雅科布·冯(Zuccalmaglio, Vincenz Jakob von 笔名蒙塔努斯 Montanus 1806—1876)——德国诗人和各种传说的研究者。——63。

D

大仲马, 亚历山大(Dumas père, Alexandre 1802—1870)——法国作家。——109。

丹东, 若尔日·雅克(Danton, Georges-Jacques 1759—1794)——法国政治家和法学家, 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 雅各宾派的右翼领袖。——481、482、514、524。

但丁·阿利格埃里(Dante Alighieri 1265—1321)——意大利诗人。——74。

德利乌斯, 尼古劳斯(Delius, Nikolaus 1813—1888)——德国语文学家, 研究莎士比亚的专家, 1863年起为波恩大学教授。——184。

德林, 卡尔·奥古斯特(Döring, Karl August 1783—1844)——德国埃尔伯费尔德的新教教士, 宗教诗的作者。——52、61、64、81。

德罗斯特-菲舍林男爵, 克莱门斯·奥古斯特(Droste-Vischering, Clemens August Freiherr von 1773—1845)——德国科隆大主教(1835年起)。——537。

德罗斯特-许尔斯霍夫, 安奈特·伊丽莎白(Droste-Hülshoff, Annette Elisabeth 1797—1848)——德国女作家和诗人。——178、179。

笛卡儿, 勒奈(Descartes, René 1596—1650)——法国二元论哲学家、数学家和自然科学家。——340。

蒂尔施, 伯恩哈德(Thiersch, Bernhard 1793—1855)——德国教育家, 普鲁士国

歌的作者。——173。

蒂克, 约翰·路德维希(Tieck, Johann Ludwig 1773—1853)——德国作家、语文学家 and 翻译家, 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 曾整理编写德国中世纪的文学作品和民间童话。——86、90、94。

蒂勒, 约翰·尼古劳斯(Tiele, Johann Nikolaus 1804—1856)——德国巴门的新教教士, 虔诚主义者。——251、288。

蒂夏切克, 约瑟夫·阿洛伊斯(Tichatschek, Joseph Aloys 1807—1886)——德国男高音歌唱家, 曾在维也纳和德累斯顿演唱歌剧。——180。

第斯多惠, 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威廉(Diesterweg, Friedrich Adolf Wilhelm 1790—1866)——德国教育家, 裴斯泰洛奇的追随者。——56。

丁盖尔施泰特男爵, 弗兰茨(Dingelstedt, Franz Freiherr von 1814—1881)——德国诗人和作家; 起初是自由党人, 40年代为保皇党人, 小资产阶级反对派政治诗歌作品的代表人物; 斯图加特宫廷剧作家(1846—1851)。——59、96。

东布罗夫斯基, 扬·亨利克(Dąbrowski [Dabrowski], Jan Henryk 1755—1818)——波兰将军; 波兰1794年起义的参加者, 波兰1806年起义的组织者, 拿破仑第一远征(1806—1807、1809和1812)的参加者。——284。

杜尔霍尔特(Dürholt)——1838年是下巴门的维滕施泰因商行办事员。——64。

杜勒, 爱德华(Duller, Eduard 1809—1853)——德国作家, 浪漫主义者, 著有一些历史短篇小说。——65、111。

杜沙特尔伯爵, 沙尔·玛丽·汤纳吉(Duchâtel, Charles-Marie Tanneguy, comte 1803—1867)——法国政治活动家, 奥尔良党人; 曾任商业大臣(1834—1836)和内务大臣(1839—1840和1840—1848年2月)。——428。

E

恩斯特-奥古斯特(Ernst August 1771—1851)——汉诺威国王(1837—1851)。——433。

F

法伊子爵, 古斯塔夫(Failly, Gustave, vicomte de 1817—1862年以后)——法国政论家, 自由派天主教徒。——429。

- 斐迪南一世(Ferdinand I 1793—1875)——奥地利皇帝(1835—1848)。——279。
- 费尔巴哈,路德维希(Feuerbach, Ludwig 1804—1872)——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328、339、355、367、391、446、455、458、506—514、518。
- 费希特,伊曼努尔·海爾曼·冯(Fichte, Immanuel Hermann von 1796—1879)——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和神学家,约·哥·费希特的儿子。——335、493。
- 费希特,约翰·哥特利布(Fichte, Johann Gottlieb 1762—1814)——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主观唯心主义者。——301、325、326、341、342、361。
- 弗莱里格拉特,斐迪南(Freiligrath, Ferdinand 1810—1876)——德国诗人,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编辑,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50年代脱离革命斗争,50—60年代为瑞士银行伦敦分行职员。——56、59—61、64、65、111、112、174、178、296、449。
- 弗赖,伊丽莎白(Fry, Elizabeth 1780—1845)——英国女慈善家,致力于监狱制度的改革,主张改善囚犯及其子女的状况。——257。
- 弗兰克,海爾曼(Franck, Hermann)——1839年是《莱比锡总汇报》的编辑。——469。
- 弗兰克,亨利希·约翰·卡尔(Franke, Heinrich Johann Karl)——德国出版商和书商,《德国贵族报》的出版者之一(1840—1842)。——148—152。
- 弗里德里希二世,弗里德里希大帝(Friedrich II, Friedrich der Große 1712—1786)——普鲁士国王(1740—1786)。——298。
-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Friedrich-Wilhelm III 1770—1840)——普鲁士国王(1797—1840)。——468、534、537、538、541。
-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Friedrich-Wilhelm IV 1795—1861)——普鲁士国王(1840—1861)。——259、279、343、413、471、534—542。
- 弗洛伦库尔,弗兰茨·沙索·冯(Florencourt, Franz Chassot von 1803—1886)——德国作家和政论家,德国许多定期刊物的编辑;自由党人,40年代中期为保守党人;燕·马克思的哥哥斐·冯·威斯特华伦的内兄。——271。
- 福格特, H. L. (Voigt, H. L.)——德国书商和工艺美术品商人,自由派书籍的出版者。——430。
- 福斯,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Voß, Christian Friedrich 1722—1795)——德国书商,《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王国特权报》的出版者。——79。

- 福斯, 约翰·亨利希(Voß, Johann Heinrich 1751—1826)——德国诗人和语文学家, 荷马、维吉尔等古代诗人作品的翻译家。——79。
- 伏尔泰(Voltaire 原名弗朗索瓦·玛丽·阿鲁埃 François-Marie Arouet 1694—1778)——法国自然神论哲学家、历史学家和作家, 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 反对专制制度和天主教。——55、129、250、418、481、482、524、527。
- 富凯, 弗里德里希·亨利希·卡尔, 拉莫特男爵(Fouqué, Friedrich Heinrich Karl Freiherr de la Motte 1777—1843)——德国作家和政论家, 柏林浪漫派的代表人物; 1840—1843年任《德意志贵族报》编辑; 在作品中善于塑造中世纪被扭曲的形象。——151、152、256。

G

- 甘斯, 爱德华(Gans, Eduard 1798左右—1839)——德国哲学家, 黑格尔主义者, 历史法学派的批评家, 《黑格尔全集》的出版者。——273、328、332。
- 高乃依, 皮埃尔(Corneille, Pierre 1606—1684)——法国剧作家, 法国古典主义创始人之一。——302。
- 哥白尼, 尼古拉(Kopernicus [Copernicus, Copernikus], Nicolaus 1473—1543)——波兰天文学家, 宇宙的太阳中心说的创立者。——33。
- 哥雷斯, 吉多·莫里茨(Görres, Guido Moritz 1805—1852)——德国作家, 《天主教德国历史政治论丛》的发行人, 政治天主教的代表人物, 约·约·哥雷斯的儿子。——144、145。
- 哥雷斯, 约翰·约瑟夫·冯(Görres, Johann Joseph von 1776—1848)——德国政论家、语文学家和历史学家; 天主教的拥护者。——85、86、92、94。
- 哥特弗里德(斯特拉斯堡的)(Gottfried von Straßburg 约12世纪末—13世纪初)——德国诗人, 骑士诗《特里斯坦和伊佐尔达》的作者。——91。
- 哥特舍德, 约翰·克里斯托夫(Gottsched, Johann Christoph 1700—1766)——德国作家、文艺评论家和理论家, 18世纪德国早期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 对当时德国的改革和文学语言的规范化起了一定作用, 后来坚持陈旧观念, 停滞不前。——112。
- 歌德, 约翰·沃尔夫冈·冯(Goethe, Johann Wolfgang von 1749—1832)——德国诗人、作家、思想家和博物学家。——56、62、88、98、104、115、122、128、136、

183、254、267、296、486。

戈德弗鲁瓦(布永的), 戈弗雷(布永的), 哥特弗里德(布永的)(Godefroy de Bouillon[Godfrey de Bouillon, Gottfried de Bouillon]约1060—1100)——下洛林公爵(1076—1100), 第一次十字军远征(1096—1099)的首领; 1099年即耶路撒冷国王之位, 不称国王, 而称圣墓保护人。——5。

戈尔德曼, 卡尔·爱德华(Голдман, Карл Эдуард 1798—1863)——俄国政论家, 曾一度在华沙任书报检查官, 通讯员和报刊代理人, 后在莫斯科任宫廷顾问和警察局长。——105。

格尔哈德, 弗里德里希·赛米尔(Gerhard, Friedrich Samuel)——1842年是但泽的出版商。——444。

格雷戈里七世(希尔德布兰德)(Gregor VII, Hildebrand 1020—1085)——罗马教皇(1073—1085)。——48。

格林, 威廉·卡尔(Grimm, Wilhelm Karl 1786—1859)——德国语文学家和文化史学家, 柏林大学教授, 与其兄雅·格林以编著德国民间童话和中世纪史诗著名; 雅·格林的弟弟。——93、172、256。

格林, 雅科布·路德维希·卡尔(Grimm, Jacob Ludwig Karl 1785—1863)——德国语文学家和文化史学家, 柏林大学教授; 温和的自由主义者; 1848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中间派; 比较历史语言学的奠基人, 第一部德语比较语法的作者; 写有德国语言史、法学史、神话史和文学史方面的著作; 1852年与其弟威·格林合力开始出版《德语辞典》。——93、172。

格鲁克, 克里斯托夫·维利巴尔德(Gluck, Christoph Willibald Ritter von 1714—1787)——德国作曲家, 曾用启蒙运动思想改革歌剧。——292。

格林恩, 阿纳斯塔西乌斯(Grün, Anastasius 原名安东·亚历山大·奥尔斯佩格伯爵 Anton Alexander Graf von Auersperg 1806—1876)——奥地利诗人, 30年代曾匿名出版许多批判德国封建和天主教反动势力的文集,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155。

格林恩, 卡尔(Grün, Karl 笔名恩斯特·冯·德尔·海德 Ernst von der Haide 1817—1887)——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 接近青年德意志和青年黑格尔派, 40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 普鲁士制宪议会议员(1848), 属于左翼, 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1849); 1851年起流亡比利时, 1861年回到德国, 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高等商业工艺学校任艺术史、文学史和哲学史教授(1862—1865); 1870年到维也纳; 1874年出版了路·费尔巴哈的

- 书信集和遗著。——96、131、143、449。
- 古斯塔夫(Gustav)——136。
- 谷登堡,约翰(Gutenberg, Johann 原名约翰·根斯弗莱施(谷登堡的) Johannes Gensfleisch zum Gutenberg 约 1400—1468)——德国发明家,欧洲印刷术的奠基人。——31、149、182。
- 谷兹科,卡尔·斐迪南(Gutzkow, Karl Ferdinand 笔名莱昂哈德·法尔克 Leonhard Falk 1811—1878)——德国新闻工作者、作家和文学评论家;青年德意志的代表人物;《德意志电讯》的出版者,德累斯顿皇家剧院的戏剧顾问(1847—1850)。——58、101、103、107、110、113—118、120—143、150、172、180、295、445、446、449—455。

H

- 哈尔,伯恩哈德·范(Haar, Bernhard van 1760—1837)——德国教员,曾任哈姆文科中学校长,恩格斯的外祖父。——3。
- 哈尔姆,弗里德里希——见明希-贝林豪森男爵,埃利吉乌斯·弗兰茨·约瑟夫。
- 哈勒,卡尔·路德维希·冯(Haller, Karl Ludwig von 1768—1854)——瑞士法学家和历史学家,阿·冯·哈勒的儿子。——536。
- 哈瑟尔,威廉(Hassel, Wilhelm)——1838年是埃尔伯费尔德印刷工人。——61。
- 哈斯基森,威廉(Huskisson, William 1770—1830)——英国国务活动家和经济学家,托利党人,曾任贸易大臣(1823—1827),1810年金条委员会成员,议会议员;主张在经济上向工业资产阶级让步,曾制定降低某些商品进口税的税率。——428。
- 哈泽,亨利希·哥特洛布·弗里德里希(Haase, Heinrich Gottlob Friedrich 1808—1867)——德国古典语文学家,1834—1835年在舒尔普福塔任教,1840年起在柏林大学,后在布雷斯劳大学任教授。——57。
- 海德,恩斯特·冯·德尔——见格律恩,卡尔。
- 海顿,弗兰茨·约瑟夫(Haydn, Franz Joseph 1732—1809)——奥地利作曲家。——292。
- 海尔巴特,约翰·弗里德里希(Herbart, Johann Friedrich 1776—1841)——德国语文学家,曾先后在柯尼斯堡大学(1809—1833)和哥丁根大学(1833—1841)任教

授。——458。

海尔维格, 格奥尔格(Herwegh, Georg 1817—1875)——德国诗人,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2年起成为马克思的朋友, 《莱茵报》等多家报刊的撰稿人; 1848年二月革命后是巴黎德意志民主协会领导人, 巴黎德国流亡者志愿军团组织者之一; 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后长期流亡瑞士; 1869年起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党员。——315、449。

海涅, 亨利希(Heine, Heinrich 1797—1856)——德国诗人, 革命民主主义运动的先驱, 马克思一家的亲密朋友。——58、59、96、97、99、108、127、128、132、135、140、142、149、265、302、451—454。

海伊, 约翰·威廉(Hey, Johann Wilhelm 1789—1854)——德国神学家和作家, 写有诗歌和童话。——62。

韩德尔, 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Händel, Georg Friedrich 1685—1759)——德国作曲家。——292。

汉诺——见安诺第二。

汉契克, 约翰·卡尔·勒贝雷希特(Hantschke, Johann Karl Leberecht 1796—1856)——德国教育家, 埃尔伯费尔德文科中学的一级教师, 代理校长, 恩格斯的老师。——57。

荷马(Homeros 约公元前8世纪)——半传说中的古希腊诗人,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8、88、187、434。

赫尔曼, 克里斯蒂安·威廉·马丁·莱茵哈德(Hermann, Christian Wilhelm Martin Reinhard 1806—1839)——德国牧师, 曾先后在奥尔索伊(1833—1836)和埃尔伯费尔德传教。——46、51。

贺拉斯(昆图斯·贺拉斯·弗拉克)(Flaccus Quintus Horatius 公元前65—8)——罗马诗人, 同奥古斯都关系甚密。——62、129。

黑格尔, 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96、106、110、111、130、133—136、138、143—145、149、151、152、171、176、185、269、271—274、301、304、308、323—342、345、351—359、365、368、372—376、389—391、395、401、409、425—428、440、446—452、456、457、480—487、493、524、527、536。

亨利四世(Heinrich IV 1050—1106)——德意志国王(1056年起)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084—1106), 曾与教皇格雷戈里七世就主教授权问题进行长期的斗争。——48。

- 亨宁,莱奥波德·多罗泰乌斯·冯(Henning, Leopold Dorotheus von 人称冯·申霍夫 von Schönhoff 1791—1866)——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主义者,1825年起为柏林大学教授;《科学评论年鉴》编辑(1827—1847);黑格尔著作的出版者之一。——427、428。
- 亨斯滕贝格,恩斯特·威廉(Hengstenberg, Ernst Wilhelm 1802—1869)——德国神学家,柏林大学教授,《福音派教会报》的出版者。——323、473、501、520—522、527。
- 胡登,乌尔里希·冯(Hutten, Ulrich von 1488—1523)——德国诗人和政论家,人文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宗教改革的拥护者,德国骑士等级的思想家,1522—1523年骑士起义的参加者;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中的乌尔利希·冯·胡登的原型。——314。
- 霍本,菲利浦(Houben, Philipp 死于1855年)——德国古代史专家和考古学家,克桑滕的公证人。——258。
- 霍尔拜因(小霍尔拜因),汉斯(Holbein, Hans, der Jüngere 1497或1498—1543)——德国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和版画家。——257、310。
- 霍夫曼,本杰明·哥特洛布(Hoffmann, Benjamin Gottlob 1748—1818)——德国书商和出版商,汉堡霍夫曼—康培出版公司的创建人之一。——295。
- 霍夫曼斯瓦尔道,克里斯蒂安·霍夫曼·冯(Hoffmannswaldau [Hofmannswaldau], Christian Hofmann von 1617—1679)——德国诗人,反映德国封建反动势力利益的贵族文学的代表人物。——111。
- 霍亨施陶芬王朝——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朝(1138—1254)。——538。
- 霍托,亨利希·古斯塔夫(Hotho, Heinrich Gustav 1802—1873)——德国哲学家和艺术史学家,柏林大学美术和艺术史教授;黑格尔主义者,黑格尔著作的出版者之一。——110。

J

- 加布勒,格奥尔格·安德烈亚斯(Gabler, Georg Andreas 1786—1853)——德国哲学家,右翼黑格尔主义者,柏林大学法学教授。——427。
- 伽利略,伽利莱(Galilei, Galileo 1564—1642)——意大利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力学原理的创始人,哥白尼学说的拥护者,维护太阳中心说,为此遭到宗教法庭的审判(1633);晚年在流亡中度过。——33。

金塔纳, 曼努埃尔·何塞(Quintana, Manuel José 1772—1857)——西班牙诗人和政治活动家, 18世纪法国启蒙学派的拥护者, 曾参加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1808—1814)和西班牙1820—1823年资产阶级革命, 1808—1810年任中央洪达的秘书。——29—38。

居尔, 弗里德里希·威廉(Güll, Friedrich Wilhelm 1812—1879)——德国诗人, 写有一些儿童诗和儿歌。——62。

居维叶男爵, 若尔日·莱奥波德·克雷蒂安·弗雷德里克·达哥贝尔特(Cuvier, Georges-Léopold-Chrétien-Frédéric-Dagobert, baron de 1769—1832)——法国动物学家和古生物学家; 曾经将比较解剖学上升为科学, 并提出了灾变论。——371。

K

卡德龙·德拉巴卡, 佩德罗(Calderón de la Barca, Pedro 1600—1681)——西班牙诗人和剧作家。——159、164。

卡尔第四·泰奥多尔(Karl IV Theodor 1774—1799)——普法尔茨(1742年起)和巴伐利亚(1777年起)的选帝侯。——54。

卡尔卡尔, 扬·范——见约斯特, 扬。

卡利埃尔, 莫里茨(Carriere, Moriz 1817—1895)——德国哲学家, 著作家和美学家。——59、143。

卡佩尔, 爱德华(Cappell, Edward 1792—1861)——英国海军军官。——243—245。

卡珀, 恩斯特(Kappe, Ernst 1810—1844)——德国教育家, 巴门市立中学教员(1829—1832)。——56。

卡托(小卡托)(马可·波尔齐乌斯·卡托)(Marcus Porcius Cato, der Jüngere 公元前95—46)——罗马护民官, 凯撒的反对者。——399。

康德, 伊曼努尔(Kant, Immanuel 1724—1804)——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 唯心主义者; 也以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闻名。——96、152、252、253、287、301、325、330、345、366。

康培, 约翰·尤利乌斯·威廉(Campe, Johann Julius Wilhelm 1792—1867)——德国书商和出版商, 1823年起是汉堡霍夫曼—康培出版公司老板之一; 30年代出版了青年德意志派作家的一些著作。——295。

康普夫(Kompff, W.)。——290。

科本, 卡尔·弗里德里希(Köppen, Karl Friedrich 1808—1863)——德国教育家、历史学家和政论家, 青年黑格尔分子, “自由人”小组成员, 《哈雷年鉴》和《莱茵报》的撰稿人, 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马克思的朋友。——273、503、507、509、518—522。

科策布, 奥古斯特·弗里德里希·斐迪南·冯(Kotzebue, August Friedrich Ferdinand von 1761—1819)——德国剧作家和政论家; 沙皇政府的密探。——26、27、254。

科德林顿, 爱德华(Codrington, Sir Edward 1770—1851)——英国海军上将, 特拉法尔加战役的参加者, 英国地中海舰队司令官(1826—1828); 在纳瓦里诺会战中任俄、英、法联合舰队指挥官(1827)。——246。

科尔, 阿尔伯特(Kohl, Albert 1802—1882)——德国埃尔伯费尔德的新教牧师(1831—1862), 虔诚主义者。——46、48、51。

科克, 沙尔·保尔·德(Kock, Charles-Paul de 1794—1871)——法国作家, 著有一些轻浮的消遣小说。——58。

科拉·迪·里恩齐(Cola di Rienzi 1313—1354)——意大利政治活动家, 罗马共和国护民官(1347和1354), 曾领导人民群众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204、209、214、215、217、220、222、224—240。

科斯马利, 卡尔(Koßmaly, Carl 1812—1873)——德国作曲家、乐队指挥和音乐评论家; 不来梅一家剧院的负责人(1841)。——292。

科伊特根, 卡尔(Keutgen, Karl 生于1811年)——德国商人, 1840年是不来梅螺旋桨轮船股份公司的创办人, 1841年离开不来梅。——246、247、253、264。

克拉克斯顿, 克里斯托弗(Claxton, Christopher 1790—1868)——英国海军军官, 1836年起任大不列颠西部航运公司经理。——246。

克莱因, 尤利乌斯·莱奥波德(Klein, Julius Leopold 1810—1876)——德国剧作家、戏剧评论家和文学史学, 青年黑格尔分子。——449。

克莱因汉茨, 恩格尔伯特(Kleinhanz, Engelbert 1756—1834)——德国建筑师和建筑业主, 埃尔伯费尔德的圣劳伦蒂乌斯教堂的承建者。——40。

克赖策纳赫, 泰奥多尔(Creizenach, Theodor 1818—1877)——德国自由派诗人和文艺批评家。——96、128。

克劳森, 约翰·克里斯托夫·亨利希(Clausen, Johann Christoph Heinrich 1806—1877)——德国教育家, 1832年起为埃尔伯费尔德文科中学教员; 恩格斯的德

- 语、历史和地理课老师。——57。
- 克鲁格，弗里德里希·威廉(Krug, Friedrich Wilhelm 1799—1857年以后)——德国神学家和作家。——64。
- 克鲁马赫尔，埃米尔·威廉(Krummacher, Emil Wilhelm 1798—1886)——德国传教士，曾先后在科斯维希(1821—1822)、巴埃尔(1822—1825)、朗根贝格(1825—1841)和杜伊斯堡(1841—1876)任牧师；弗·阿·克鲁马赫尔的儿子。——53。
- 克鲁马赫尔，爱琳娜(Krummacher, Eleonore 1763—1844)——弗·阿·克鲁马赫尔的妻子(1794年起)。——249。
- 克鲁马赫尔，弗里德里希·阿道夫(Krummacher, Friedrich Adolf 1767—1845)——德国传教士和作家，不来梅圣安斯加里乌斯教堂的牧师(1824—1843)。——47、185、249、287。
- 克鲁马赫尔，弗里德里希·威廉(Krummacher, Friedrich Wilhelm 1796—1868)——德国传教士，加尔文宗牧师，伍珀河谷虔诚派的首领。——46—53、72、82、249—252、286—291、307、474、520、535。
- 克鲁马赫尔，哥特弗里德·丹尼尔(Krummacher, Gottfried Daniel 1774—1837)——德国传教士，曾先后在巴埃尔(1798—1801)、维尔弗拉特(1801—1816)和埃尔伯费尔德(1798—1837)任牧师；弗·阿·克鲁马赫尔的弟弟。——47。
- 克鲁泽，卡尔·阿道夫·韦尔恩黑尔(Kruse, Carl Adolph Werner 1807—1873)——德国教育家，曾在埃尔伯费尔德中学任法文、历史和地理教员。——56。
- 克洛普施托克，弗里德里希·哥特利布(Klopstock, Friedrich Gottlieb 1724—1803)——德国诗人，德国启蒙运动初期的代表人物之一。——474。
- 克纳普，阿尔伯特(Knapp, Albert 1798—1864)——德国诗人和教士，虔诚主义者，写有一些教会颂歌和圣歌。——179、474。
- 克内伯尔，亨利希(Knebel, Heinrich)——德国教育家，曾任杜伊斯堡文科中学校长(1841—1845)。——55。
- 克斯特尔，卡尔·亨利希·艾曼努埃尔(Köster, Karl Heinrich Emanuel 1807—1881)——德国语文学家，曾先后在巴门市立中学(1828—1837)和杜塞尔多夫女子中学任教；弗莱里格拉特的朋友。——56、59。
- 克斯特林，克里斯蒂安·莱茵霍尔德(Köstlin, Christian Reinhold 1813—1856)——德国法学家和作家，曾以莱茵霍尔德为名发表过诗歌和中、短篇小

说。——296。

库辛,维克多(Cousin, Victor 1792—1867)——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折中主义者。——457。

奎纳,古斯塔夫(Kühne, Gustav 1806—1888)——德国作家,青年德意志的代表人物之一。——96、97、110、113、122、125、126、128—131、136—142、446、449—454。

L

拉德韦尔,弗里德里希(Radewell, Friedrich)——德国作家,1842年起曾为多种报刊撰稿。——454。

拉舍尔(Rachel 原名伊丽莎·拉舍尔·费利克斯 Elisa Rachel Félix 1820—1858)——法国悲剧女演员,她使法国古典主义再现于舞台。——109。

拉辛,让·巴蒂斯特(Racine, Jean-Baptiste 1639—1699)——法国剧作家,法国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109。

莱奥,亨利希(Leo, Heinrich 1799—1878)——德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普鲁士容克的思想家;1828年起在哈雷任大学教授。——145、331、339、427、440、443、455、459、460、473、512、513、516、519、523、528、535、539。

莱瑙,尼古劳斯(Lenau, Nicolaus 原名尼古劳斯·弗兰茨·尼姆布施·埃德勒·冯·施特雷莱瑙 Nicolaus Franz Niembsch Edler von Strehlenau 1802—1850)——奥地利诗人。——96、100、449。

莱瓦尔德,奥古斯特(Lewald, August 1792—1871)——德国作家,接近青年德意志,自由派杂志《欧罗巴》的创办人和编辑(1835—1846)。——60。

莱辛,哥特霍尔德·埃夫拉伊姆(Lessing, Gotthold Ephraim 1729—1781)——德国作家、批评家、剧作家和文学史家,启蒙思想家。——129。

朗格,约翰(Lange, Johann 1775—1844)——德国工程师,费格萨克和不来梅港的造船厂主,德国第一艘轮船的制造者(1816)。——183、247、253。

朗格维舍,威廉(Langewische, Wilhelm 1807—1872)——德国书商,作家。——61。

劳埃德,爱德华(Lloyd, Edward 死于1713年)——英国伦敦一家咖啡店老板,1696年起出版《劳埃德氏新闻》。——193。

劳伯,亨利希(Laube, Heinrich 1806—1884)——德国作家,青年德意志的代表人

- 物之一,后来成为戏剧活动家,维也纳皇家剧院院长(1849—1867)。——129、132、135、137、173、446、447、449—454。
- 劳帕赫,恩斯特·本杰明·萨洛莫(Raupach, Ernst Benjamin Salomo 1784—1852)——普鲁士宫廷剧作家,高校教师,曾模仿席勒创作多种戏剧,19世纪20—30年代的时髦作家。——254。
- 勒特舍尔,亨利希·泰奥多尔(Rötscher, Heinrich Theodor 1803—1871)——德国美学家和戏剧家,黑格尔主义者。——110。
- 勒伊特尔(Ruyter)——玛丽亚号轮船船长。——193。
- 李特,卡尔·路德维希·泰奥多尔(Lieth, Karl Ludwig Theodor 1776—1850)——德国教育家,曾任埃尔伯费尔德高等女子学校校长;写有一些儿童诗。——62。
- 李希特尔,亨利希(Richter, Heinrich 1800—1847)——德国牧师,莱茵传教士协会和不来梅传教士学校的学监,《家用详解圣经》的出版者之一(1834—1840)。——53。
- 李希特尔,约翰·保尔·弗里德里希——见让·保尔。
- 李希特尔,威廉(Richter, Wilhelm)——德国牧师,《家用详解圣经》的出版者之一(1834—1840)。——53。
- 里德尔,卡尔(Riedel, Karl 1804—1878)——德国作家和政论家,青年黑格尔主义者;1841年是《雅典娜神殿》周刊的编辑,1850年流亡美国。——328。
- 里姆,弗里德里希·威廉(Riem, Friedrich Wilhelm 1779—1857)——德国音乐家、作曲家和风琴演奏者,巴门声乐学校的创办人,著有许多室内乐和管风琴作品。——292。
- 里佩,鲁道夫(Riepe, Rudolf)——德国巴门市立中学教员(1835—1858),后为埃尔伯费尔德高等女子学校教员。——56。
- 林格斯艾斯,约翰·奈波穆克(Ringseis, Johann Nepomuk 1785—1880)——德国医生,曾任慕尼黑大学教授(1825—1872);医学中宗教思辨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343、441。
- 卢格,阿尔诺德(Ruge, Arnold 1802—1880)——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哈雷年鉴》的出版者,《莱茵报》的撰稿人,1842—1843年同马克思一起编辑《德法年鉴》;1844年中起反对马克思,1848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50年代是在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273、328、338、445、459、497—508、511、514、518—

523、527。

卢梭,让·雅克(Rousseau, Jean-Jacques 1712—1778)——法国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民主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思想家,自然神论哲学家。——251。

鲁日·德·李尔,克劳德·约瑟夫(Rouget de Lisle, Claude-Joseph 1760—1836)——法国军官,诗人和作曲家,《莱茵军团战歌》的词曲作者(1792),《战歌》后称《马赛曲》,1795年定为国歌。——279、504。

鲁滕堡,阿道夫(Rutenberg, Adolf 1808—1869)——德国政论家,柏林“博士俱乐部”成员,青年黑格尔分子;1842年2—11月为《莱茵报》编辑,此后加入“自由人”小组,1848年为《国民报》编辑;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506、508。

路德,马丁(Luther, Martin 1483—1546)——德国神学家,宗教改革运动的活动家,德国新教路德宗的创始人,德国市民等级的思想家,温和派的主要代表;在1525年农民战争时期,站在诸侯方面反对起义农民和城市贫民。——148。

路特希尔德男爵,安瑟伦·迈耶尔(Rothschild, Anselm Mayer Freiherr von 1773—1855)——德国银行家,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路特希尔德银行行长;曾任普鲁士枢密商务顾问(1813年起)。——153。

路易-菲利浦一世(路易-菲利浦),奥尔良公爵(Louis-Philippe I [Louis-Philippe], duc d'Orléans 1773—1850)——法国国王(1830—1848)。——534。

路易三世(小路易)(Ludwig III, der Jüngere 830—882)——东法兰克国王(876—880)。——96。

路易十四(Louis XIV 1638—1715)——法国国王(1643—1715)。——107—109。

吕凯特,弗里德里希(Rückert, Friedrich 1788—1866)——德国晚期浪漫派诗人,东方诗歌的翻译者。——62。

伦克尔,马丁(Runkel, Martin 生于1807年)——德国政论家,《埃尔伯费尔德日报》的编辑(1835—1845),《西里西亚报》的短期领导人;普鲁士政府的密探。——60、73。

罗伯斯比尔,马克西米利安·弗朗索瓦·玛丽·伊西多尔·德(Robespierre, Maximilien François-Marie-Isidore de 1758—1794)——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雅各宾派的领袖,革命政府的首脑(1793—1794)。——514、524。

- 罗霍, 古斯塔夫·阿道夫·罗胡斯·冯(Rochow, Gustav Adolf Rochus von 1792—1847)——普鲁士政治家, 1834—1842年6月为内务大臣, 同时为书报检查三大臣之一, 1843年为国务会议主席, 1847年为联合会议会议长。——540。
- 罗生克兰茨, 约翰·卡尔·弗里德里希(Rosenkranz, Johann Karl Friedrich 1805—1879)——德国作家、哲学家和文学史家, 保守党人, 黑格尔主义者。——110、430、444。
- 罗西尼, 卓阿基诺(Rossini, Gioacchino 1792—1868)——意大利作曲家。——781。
- 罗耀拉——见依纳爵·罗耀拉。
- 洛恩施坦, 丹尼尔·卡斯珀·冯(Lohenstein, Daniel Casper von 原名丹尼尔·卡斯珀 Daniel Casper 1635—1683)——德国诗人, 属于所谓的第二西里西亚派, 反映德国封建反动势力利益的贵族文学的代表人物。——111。
- 洛伊波尔特, 约翰·米夏埃尔(Leupoldt, Johann Michael 1794—1874)——德国医学家, 精神病学教授, 在医书中坚持宗教观点。——440。

M

- 马丁, 昂利(Martin, Henri 1793—1882)——法国驯兽师。——141。
- 马尔巴赫, 哥特哈德·奥斯瓦尔德(Marbach, Gotthard Oswald 1810—1890)——德国作家和诗人, 曾整理编写德国中世纪叙事诗和出版德国民间故事书; 1848年后为《莱比锡报》的主编, 后为银行行长。——85、87、89、90、93。
- 马尔海内克, 菲利浦·康拉德(Marheineke, Philipp Konrad 1780—1846)——德国新教神学家和宗教史学家, 黑格尔主义者。——425—427。
- 马格拉夫, 海尔曼(Marggraff, Hermann 1809—1864)——德国作家和政论家, 接近青年德意志; 40年代从事政治诗歌的写作。——136。
- 马基雅弗利, 尼古洛(Machiavelli, Niccolò 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历史学家和著作家, 资本主义关系产生时期意大利资产阶级的思想家。——534。
- 马可·奥勒留·安敦尼(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121—180)——罗马皇帝(161—180), 斯多亚派哲学家。——400。
- 马拉, 让·保尔(Marat, Jean-Paul 1743—1793)——法国政论家, 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 雅各宾派的领袖之一。——144、514、525。

- 马莱特, 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 (Mallet, Friedrich Ludwig 1792—1865)——德国新教神学家, 不来梅的牧师, 虔诚主义者, 多种宗教杂志的出版人。——185、288、520。
- 马利亚特, 弗雷德里克 (Marryat, Frederick 1792—1848)——英国海员和作家, 著有多部冒险小说。——58。
- 麦金托什, 查理 (Macintosh, Charles 1766—1843)——英国化学家, 一种防水布料的发明者(1823)。——187。
- 曼茨, 格奥尔格·约瑟夫 (Manz, Georg Joseph 1808—1894)——德国出版商。——144。
- 曼特农侯爵夫人, 弗朗索瓦兹·多比涅 (Maintenon, Françoise d'Aubigné, marquise de 1635—1719)——路易十四的宠妃, 1684年起为他的王后。——108、110、111。
- 梅尔卡丹特, 朱泽培·萨韦里奥·拉斐尔 (Mercadante, Guiseppe Saverio Raffaele 1795 或 1797—1870)——意大利作曲家。——254。
- 梅因, 爱德华 (Meyen, Eduard 1812—1870)——德国政论家, 青年黑格尔分子; “自由人”小组成员,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柏林改革报》编辑(1861—1863);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460、503、519—523。
- 门采尔, 沃尔弗冈 (Menzel, Wolfgang 1789—1873)——德国作家和文学批评家, 民族主义者。——145、271。
- 门德尔, 大卫——见奈安德, 约翰·奥古斯特·威廉。
- 门德尔松-巴托尔迪, 费利克斯 (Mendelssohn-Bartholdy, Felix 1809—1847)——德国作曲家和指挥, 音乐家, 社会活动家。——292。
- 蒙塔努斯——见楚卡尔马利奥, 文岑茨·雅科布·冯。
- 蒙特, 泰奥多尔 (Mundt, Theodor 1808—1861)——德国作家、文学评论家和文学史学家;青年德意志的代表人物, 1835年起同这一团体的关系疏远;后为柏林大学和布雷斯劳大学文学和历史学教授。——58、89、96、97、110、124、129、130、132—139、142、446、449—454。
- 蒙托隆伯爵, 沙尔·特里斯唐 (Montholon, Charles-Tristan, comte de 1783—1853)——法国将军, 拿破仑第一的侍卫长, 随拿破仑第一去圣赫勒拿岛, 1822—1824年与古干一起出版拿破仑口授的《回忆录》; 1840年8月与路易·波拿巴一起在布伦策划暴动以实现政变, 因而被捕并被判处20年监禁, 1848

- 年革命时获释。——284。
- 弥勒, 尤利乌斯(Müller, Julius 1801—1878)——德国神学家, 格丁根大学牧师和教授(1834), 哈雷大学教授(1839);《德国基督教的科学与基督教徒的生活》杂志的出版人之一。——519、523。
- 米希勒, 卡尔·路德维希(Michelet, Karl Ludwig 1801—1893)——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黑格尔主义者, 柏林大学教授。——332。
- 明希, 恩斯特·海尔曼·约瑟夫(Münch, Ernst Hermann Joseph 1798—1841)——瑞士历史学家和政论家, 弗赖堡大学历史学教授(1824—1828), 胡登著作的出版者。——134。
- 明兴——见维尔芬, 威廉明娜。
- 缪格, 泰奥多尔(Mügge, Theodor 1806—1861)——德国作家和政论家, 青年黑格尔分子。——499。
- 缪拉特, 约阿希姆(Murat, Joachim 1767—1815)——法国元帅, 曾参加拿破仑第一的远征, 1808年驻西班牙法军总司令, 那不勒斯国王(1808—1815), 拿破仑第一的妹夫。——284。
- 莫里逊, 詹姆斯(Morison, James 1770—1840)——英国工厂主, 商人, 曾出售所谓“莫里逊氏丸”而大发横财。——433。
- 莫森, 尤利乌斯(Mosen, Julius 1803—1867)——德国作家, 起初属于浪漫派, 后来在法国七月革命的影响下转向青年德意志。——61、449。
- 莫扎特, 沃尔夫冈·阿马多斯(Mozart, Wolfgang Amadeus 1756—1791)——奥地利作曲家。——281、292。
- 穆罕默德-阿里(Mehmed [Mehemed] Ali 1769—1849)——埃及执政者(1805—1849), 曾实行多次有利于埃及大地主和实业家的改革。——279。

N

- 拿破仑第一(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I) [Napoléon Bonaparte] 1769—1821)——法国皇帝(1804—1814和1815)。——109、148、267、270、283—285、302、429、443、481、525。
- 奈, 米歇尔·埃尔兴根公爵, 莫斯科亲王(Ney, Michel duc d'Elchingen, prince de la Moscova 1769—1815)——法国元帅, 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284。

- 奈安德, 约翰·奥古斯特·威廉 (Neander, Johann August Wilhelm 1789—1850)——德国教会史学家, 1812年起为柏林大学神学教授。——323、387。
- 讷塞尔特,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 (Nösselt, Friedrich August 1781—1850)——德国教育家, 有关历史、地理和德国文学方面的教科书的编纂者。——55。
- 内斯特罗伊, 约翰·奈波穆克 (Nestroy, Johann Nepomuk 1801—1862)——奥地利剧作家, 流行短歌剧和幽默剧的创作者。——58。
- 尼茨施, 卡尔·伊曼努尔 (Nitzsch, Karl Immanuel 1787—1868)——德国新教神学家和传教士, 曾在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任教授。——520。
- 尼古拉一世 (Николай I 1796—1855)——俄国皇帝 (1825—1855)。——534。
- 尼禄·克劳狄乌斯·凯撒 (Nero Claudius Caesar 37—68)——罗马皇帝 (54—68)。——434。
- 牛顿, 伊萨克 (Newton, Isaac 1642—1727)——英国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和数学家, 经典力学的创始人。——33、173。

P

- 帕尼埃尔, 卡尔·弗里德里希·威廉 (Paniel, Karl Friedrich Wilhelm 1803—1856)——德国新教神学家, 不来梅的牧师, 理性主义者。——250、252、280—291、307、308。
- 皮克勒-穆斯考 (皮克勒) 公爵, 海尔曼·路德维希·亨利希 (Pückler-Muskau [Pückler], Hermann Ludwig Heinrich Fürst von 1785—1871)——德国自由派游记作家; 园林设计师。——449、450。
- 皮特曼, 海尔曼 (Püttmann, Hermann 1811—1894)——德国激进派诗人和新闻工作者, 40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 《莱茵社会改革年鉴》(1845—1846)、《普罗米修斯》(1846)、《德国公民手册》(1845—1846)等的出版人; 后赴澳大利亚。——60。
- 普菲策尔, 古斯塔夫 (Pfizer, Gustav 1807—1890)——德国诗人和批评家, 属士瓦本浪漫主义诗派。——96。
- 普拉滕, 奥古斯特, 普拉滕-哈勒蒙德 (哈勒明德) 伯爵 (Platen, August, Graf von Platen Hallermund [Hallermünde] 1796—1835)——德国诗人, 自由主义者。——61、103—105、172。
- 普劳图斯 (梯特·马齐乌斯·普劳图斯) (Titus Maccius Plautus 公元前254左右—

184)——古罗马诗人,喜剧作家。——426。

普鲁茨,罗伯特·爱德华(Prutz, Robert Eduard 1816—1872)——德国作家、政论家和文学史家,自由主义者;曾与青年黑格尔派有联系,《德国博物馆》周刊(1851—1867)的出版者。——498、499。

普瓦捷的威廉——见威廉第九,普瓦捷伯爵(普瓦捷的威廉),阿奎丹公爵。

Q

齐格勒-克利普豪森(克利普豪森的齐格勒),亨利希·安塞尔姆·冯(Zigler und Kliphausen [Zigler von Kliphausen], Heinrich Anshelm von 1663—1696)——德国小说家,反映德国封建反动势力利益的贵族文学的代表人物。——111。

乔治·桑(George Sang 真名奥罗尔·杜班 Aurore Dupin 1804—1876)——法国女作家,著有长篇社会小说多种,浪漫主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179、446。

R

让·保尔(Jean Paul 原名约翰·保尔·弗里德里希·李希特尔 Johann Paul Friedrich Richter 1763—1825)——德国讽刺作家。——52、128。

荣克,格奥尔格·哥特洛布(Jung, Georg Gottlob 1814—1886)——德国陪审员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青年黑格尔分子,《莱茵报》创办人和发行负责人之一;1848年为普鲁士制宪议会议员,属于左派,后为民族自由党人。——505、522。

荣克,亚历山大(Jung, Alexander 1799—1884)——德国作家、文学史家和政论家,接近青年德意志。——444—452、455—461。

荣克-施梯林,约翰·亨利希(Jung-Stilling, Johann Heinrich 人称施梯林 Stilling 1740—1817)——德国医生、经济学家和作家,虔诚主义者。——64。

S

塞万提斯·萨维德拉,米格尔·德(Cervantes Saavedra, Miguel de 1547—1616)——西班牙作家。——427、433。

沙多,弗里德里希·威廉(Schadow, Friedrich Wilhelm 1788—1862)——德国画

- 家,1819年是柏林美术学院教授,杜塞尔多夫美术学院院长(1826—1859),学院派的拥护者。——257。
- 沙米索,阿德尔伯特·冯(Chamisso, Adelbert von 1781—1838)——德国浪漫派诗人。——103。
- 莎士比亚,威廉(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英国戏剧家和诗人。——115、120—123、177、178、302。
- 施蒂纳,麦克斯(Stirner, Max 原名约翰·卡斯帕尔·施米特 Johann Caspar Schmidt 1806—1856)——德国哲学家和著作家,青年黑格尔派,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家。——504、509、521。
- 施蒂韦,约翰·卡尔·贝尔特拉姆(Stüve, Johann Karl Bertram 1798—1872)——德国政治家,自由主义者;曾任汉诺威内务大臣(1848—1850)。——169。
- 施莱尔马赫,弗里德里希·丹尼尔·恩斯特(Schleiermacher, Friedrich Daniel Ernst 1768—1834)——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神学家和传教士。——425、455。
- 施勒德-代夫林特,威廉明娜(Schröder-Devrient, Wilhelmine 1804—1860)——德国歌剧女演员,曾参加1849年5月德累斯顿起义。——180。
- 施勒格尔,奥古斯特·威廉·冯(Schlegel, August Wilhelm von 1767—1845)——德国浪漫派诗人和语文学家,莎士比亚及世界古典文学著作的翻译者。——252。
- 施利希特霍斯特(Schlichthorst, J. D.)——德国传教士,1840年是不来梅的牧师。——64。
- 施米特,约翰·卡斯帕尔——见施蒂纳,麦克斯。
- 施塔尔,阿道夫·威廉·泰奥多尔(Stahr, Adolf Wilhelm Theodor 1805—1876)——德国语文学家、作家和政论家,自由主义者,写有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1836)和一些历史小说以及有关文学艺术史问题的学术著作,《哈雷年鉴》、《德国年鉴》和《莱茵报》的撰稿人。——184。
- 施塔尔,弗里德里希·尤利乌斯(Stahl, Friedrich Julius 1802—1861)——普鲁士法哲学家和政治家,1840年为柏林大学法哲学和公法教授,君主专制制度的拥护者。——323、343。
- 施泰格迈尔,斐迪南(Stegmayer, Ferdinand 1803—1863)——奥地利作曲家和指挥家。——292。
- 施泰因豪斯,约翰·弗里德里希(Steinhaus, Johann Friedrich)——德国出版

- 商。——61。
- 施特恩堡——见翁格恩·施特恩堡男爵，彼得·亚历山大。
- 施特劳斯，大卫·弗里德里希 (Strauß, David Friedrich 1808—1874)——德国哲学家和政论家，黑格尔的学生；《耶稣传》(1835)和《基督教教义》(1840)的作者；他对圣经的历史性批判奠定了青年黑格尔主义的理论基础；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49、110、117、185、273、290、308、314、328、338、339、387、391、446、447、455、459、482、520。
- 施梯尔，鲁道夫 (Stier, Rudolf 1800—1862)——德国新教神学家和作家，维希林豪森的牧师(1838—1846)。——52、53、74。
- 施梯林——见荣克-施梯林，约翰·亨利希。
- 施图尔，彼得·费德尔森 (Stuhr, Peter Feddersen 1787—1851)——德国历史学家，柏林大学哲学教授(1826—1851)，写有宗教史方面的著作。——379。
- 施瓦布，古斯塔夫 (Schwab, Gustav 1792—1850)——德国浪漫派诗人，曾整理编写德国民间叙事诗和古希腊罗马神话。——87、289—290。
- 舒巴特，卡尔·恩斯特 (Schubarth, Karl Ernst 1796—1861)——德国保守派政论家，希尔施贝格的中学教员。——149、331。
- 舒马赫，巴尔塔扎尔·格尔哈德 (Schumacher, Balthasar Gerhard 1755—1801)——德国法学家，普鲁士国歌《祝福你，戴着胜利的花冠》的作者。——275。
- 舒曼，罗伯特 (Schumann, Robert 1810—1856)——德国音乐家，《新音乐杂志》的出版者(1834—1844)。——292。
- 斯宾诺莎，巴鲁赫 (贝奈狄克特) (Spinoza, Baruch [Benedictus] 1632—1677)——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370、372。
- 斯蒂凡，马丁 (Stephan, Martin 1777—1846)——德国传教士，虔诚派教徒，德累斯顿波希米亚教区的牧师，1838年与信众一起移居美国。——181。
- 斯克里布，奥古斯坦·欧仁 (Scribe, Augustin-Eugène 1791—1861)——法国戏剧家和歌剧作家。——281。
- 斯米特，约翰 (Smidt, Johann 1773—1857)——德国不来梅市市长(1821—1848和1853—1857)。——196。
- 斯密，亚当 (Smith, Adam 1723—1790)——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428。
- 史密斯，弗兰西斯·佩蒂特 (Smith, Sir Francis Pettit 1808—1874)——英国工程师，轮船用螺旋桨的发明者。——242、246。

- 斯彭讷, 约翰·卡尔·菲利浦 (Spener, Johann Karl Philipp 1749—1827)——德国书商和编辑,《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新闻》(《斯彭讷报》)的所有人。——530、531。
- 斯特芬斯, 亨利克 (Steffens, Henrik 1773—1845)——德国自然科学家、谢林主义哲学家和作家,原系挪威人;著有描写挪威生活的小说。——268、271。
- 苏格拉底 (Sokrates 公元前 470—399)——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奴隶主贵族思想家。——301、366。
- 索福克勒斯 (Sophocles 公元前 497 左右—406)——古希腊剧作家,古典悲剧作者。——116。

T

- 塔西佗(普卜利乌斯·科尔奈利乌斯·塔西佗)(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 约 55—120)——古罗马历史学家,《日耳曼尼亚志》、《历史》、《编年史》的作者。——51。
- 唐尼采蒂,加埃塔诺 (Donizetti, Gaetano 1797—1848)——意大利作曲家。——254、281。
- 特尔,弗里德里希·阿道夫 (Toel, Friedrich Adolf 1805—1864)——德国传教士,虔诚主义者,巴门(1830)和不来梅(1832—1864)的牧师;《不来梅教会信使》的出版者。——185。
- 特雷维腊努斯,格奥尔格·哥特弗里德 (Treviranus, Georg Gottfried 1788—1868)——德国不来梅的牧师,1838—1841年恩格斯住在他家里。——185、288。
- 特里博尼,约阿希姆 (Triboni, Joachim)——313。
- 特里普斯特特,克里普 (Tripsteert, Grischan)——1840年为《不来梅杂谈报》撰稿的一位作者的笔名。——185。
- 特罗姆利茨,奥古斯特·冯 (Tromlitz, August von 原名卡尔·奥古斯特·弗里德里希·冯·维茨莱本 Karl August Friedrich von Witzleben 1773—1839)——德国作家,写有许多长短篇历史小说。——58。
- 托路克,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 (Tholuck, Friedrich August 1799—1877)——德国新教神学家,虔诚主义者;写有教会史方面的著作。——289、308。

W

- 瓦拉夫,斐迪南·弗兰茨(Wallraf, Ferdinand Franz 1748—1804)——德国艺术史学家,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艺术品收藏家。——258。
- 瓦克斯穆特,恩斯特·威廉·哥特利布(Wachsmuth, Ernst Wilhelm Gottlieb 1787—1866)——德国历史学家和语文学家,莱比锡大学历史学教授,《哈雷年鉴》和《德国年鉴》的书报检查官(1839—1842);写有关于古希腊罗马和欧洲史方面的著作。——498—502。
- 瓦勒斯罗德,路德维希·莱茵霍尔德(Walesrode, Ludwig Reinhold 1810—1889)——德国政论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431—436。
- 万哈根·冯·恩赛,卡尔·奥古斯特(Varnhagen von Ense, Karl August 1785—1858)——德国作家和自由派文学批评家。——133、136、450。
- 威廉第九,普瓦捷伯爵(普瓦捷的威廉),阿奎丹公爵(Guillaume IX, comte de Poitiers [Wilhelm von Poitiers], duc d'Aquitaine 1071—1127)——法国抒情诗人。——277。
- 韦伯,威廉·恩斯特·克里斯蒂安(Weber, Wilhelm Ernst Christian 1790—1850)——德国语文学家和政论家,古代作品的翻译家,不来梅研究生院院长(1829—1850)。——182、184、257、289。
- 韦策尔,威廉(Wetzel, Wilhelm 1801—1868)——德国教育家,巴门市立学校校长(1828—1856)。——55。
- 韦格沙伊德尔,尤利乌斯·奥古斯特·路德维希(Wegscheider, Julius August Ludwig 1771—1849)——德国新教神学家,哈雷大学教授,理性主义者。——308。
- 维多利亚(Victoria 1819—1901)——英国女王(1837—1901)。——534。
- 维尔,路德维希(Wihl, Ludwig 1807—1882)——德国政论家,曾参加青年德意志;《德意志电讯》的撰稿人。——128、140。
- 维尔芬,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Wülffing, Friedrich Ludwig 1807—1853)——德国民间诗人。——62。
- 维尔芬,威廉明娜(明兴)(Wülffing, Wilhelmine [Minchen])——弗·路·维尔芬的妻子。——62。
- 维干德,奥托(Wigand, Otto 1795—1870)——德国出版商和书商;在莱比锡开有书店,出版一些激进派作家的著作;1848—1849年曾参加萨克森的革命运动。

- 498、510、511、515、518、521、522、524。
- 维吉尔(普卜利乌斯·维吉尔·马洛)(Publius Vergilius Maro 公元前70—19)——罗马诗人。——182。
- 维克多(Viktor)——罗马军人,303年因宗教信仰问题而被判处绞刑,后被追封为圣徒。——256。
- 温克勒,约翰·克里斯蒂安(Winckler, Johann Christian F.)——德国神学家,虔诚主义者;巴门的牧师(1838);曾去东印度传教。——53。
- 文巴尔克,卢道夫(Wienberg, Ludolf 1802—1872)——德国作家和批评家,青年德意志的代表人物之一。——96、117、120、132、135、185、446、450—453。
- 翁格恩-施特恩堡男爵,彼得·亚历山大(Ungern-Sternberg, Peter Alexander Freiherr von 1806—1868)——德国小说家,颂扬中世纪封建贵族。——108、109、277。
- 沃尔弗男爵,克里斯蒂安(Wolff, Christian Freiherr von 1679—1754)——德国哲学家,曾将莱布尼茨的哲学加以系统化和通俗化,开明的专制主义和早期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的拥护者。——287。
- 乌兰德,路德维希(Uhland Ludwig 1787—1862)——德国晚期浪漫派诗人、政论家、文学研究者和自由派政治家,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会议议员,属于中间派左翼。——59、96、117。

X

- 西尔斯菲尔德(西沃菲尔德),查理(Sealsfield [Seatsfield], Charles 原名卡尔·安东·波斯特尔 Karl Anton Postl 1793—1864)——奥地利现实主义作家和政论家,反封建的反对派的代表人物,共和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458。
- 西姆洛克,卡尔·约瑟夫(Simrock, Karl Joseph 1802—1876)——德国诗人、作家和语言学家,1830年因写了一首有关法国七月革命的诗而被开除公职;1850年起任波恩大学德国语言文学教授。——85、89、93、94。
- 西塞罗(马可·土利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 公元前106—43)——罗马国务活动家、雄辩家、著作家和哲学家。——431。
- 希策尔,伯恩哈德(Hirzel, Bernhard 1807—1847)——瑞士东方学家,1833年在苏黎世梵文学院任编外讲师,普费非孔的传教士(1837—1845)。——520。
- 希弗林,格奥尔格·菲利浦(Schiffelin, Georg Philipp 死于1853年)——德国教育

- 家,克雷费尔德市立中学(1823—1829)和巴门市立中学(1829—1848)的教员。——55。
- 希律·安提帕(Herodes Antipas 公元前21—公元39)——加利利小王(分封王),希律大帝之子,公元前4年左右继承父亲的一部分领土,修复两座城镇。——403。
- 席勒,弗里德里希·冯(Schiller, Friedrich von 1759—1805)——德国诗人、作家、美学家和历史学家。——26、52、79、85、86、98、121—183、191、254、434。
- 谢贝斯特,阿格奈莎(Schebest, Agnese 1813—1869)——德国歌剧女演员。——180。
- 谢林,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冯(Schelling, 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1775—1854)——德国哲学家,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唯心主义的代表人物,1810年后成为神秘主义“启示哲学”的代表;宗教的拥护者。——301、323—336、341—390、395—413、425、454、458。
- 欣里克斯,海尔曼·弗里德里希·威廉(Hinrichs, Hermann Friedrich Wilhelm 1794—1861)——德国哲学家、诗人和美学家,黑格尔主义者;曾先后在布雷斯劳和哈雷大学任教授。——460。
- 许尔斯曼,爱德华(Hülsmann, Eduard 1800—1856)——德国神学家,伦内普的牧师(1838);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极右派。——51、52、64。
- 许尔斯曼,奥古斯特(Hülsmann, August)——德国神学家,埃尔伯费尔德的牧师(1838)。——51。
- 许金,莱文(Schücking, Levin 1814—1883)——德国作家和新闻工作者,曾接近青年德意志,奥格斯堡《总汇报》(1843—1845)和《科隆日报》(1845—1852)的编辑,写过许多小品文;弗莱里格拉特的朋友。——178。
- 雪莱,玛丽·伍尔斯顿克拉夫特(Shelly, Mary Wollstonecraft 1797—1851)——英国女作家,珀·比·雪莱的第二个妻子。——165、179。
- 雪莱,珀西·比希(Shelley, Percy Bysshe 1792—1822)——英国诗人,革命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无神论者。——159、171、179。

Y

- 雅尔克(Jarke, F.)——德国法学家,1841—1842年是柯尼斯堡州高级法院顾问和书报检查官。——95。
- 雅尔克,卡尔·恩斯特(Jarcke, Karl Ernst 1801—1852)——德国政论家和法学

- 家,曾任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法学教授,《政治周刊》的创办人(1831),后在奥地利任公职(1832—1849)。——144。
- 雅赫曼,卡尔·莱茵霍尔德(Jachmann, Karl Reinhold 1810—1882年以后)——德国政论家,1842年任柯尼斯堡大学非公聘讲师;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1873—1879),进步党人。——430。
- 雅科比,弗里德里希·亨利希(Jacobi, Friedrich Heinrich 1743—1819)——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所谓信仰哲学的代表人物。——365。
- 雅科比,约埃尔——见约埃尔-雅科比,弗兰茨·卡尔。
- 雅科比,约翰(Jacoby, Johann 1805—1877)——德国医生、政论家和政治家,民主主义者;预备议会议员,普鲁士制宪议会左翼领导人之一(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极左派;1862年为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未来报》创办人(1867),反对俾斯麦的政策;1872年起成为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党员。——465、467—470。
- 亚当,阿道夫·沙尔(Adam, Adolphe-Charles 1803—1856)——法国作曲家。——281。
- 亚历山大三世,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ros III, Alexander the Great 公元前356—323)——古代著名的统帅,马其顿王(公元前236—323);横跨马其顿到印度的世界帝国的缔造者;曾从师于亚里士多德。——285。
- 杨,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Jahn, Friedrich Ludwig 1778—1852)——德国作家和政论家,德国体操运动的组织者,德国人民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斗争的参加者,民族主义者;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极右派。——270、301。
- 耶尔根斯(尤尔根斯)(Jörgen [Jürgens] 1792—1837)——美国投机者,云游牧师,冒险家。——45、46。
- 伊默曼,卡尔·勒贝雷希特(Immermann, Karl Leberecht 1796—1840)——德国作家、评论家和戏剧活动家。——103、130、200—203、268、295—305。
- 依纳爵·罗耀拉(Ignatius von Loyola 原名伊尼戈·洛佩斯·罗耀拉 Inigo López de Loyola 1491—1556)——西班牙哲学家和神学家,1537年起为牧师,1540年是耶稣会的创建者,1622年被封为圣徒。——146。
- 尤尔根斯——见耶尔根斯。
- 雨果,维克多(Hugo, Victor 1802—1885)——法国作家,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流亡泽西岛;1855年底被英国当局驱逐出境,1870年回到法国,1871

- 年为国民议会议员,1876年为参议员。——109。
- 约埃尔-雅科比,弗兰茨·卡尔(Joel-Jacoby, Franz Karl 1810—1863)——德国作家,改宗信徒。——144—147。
- 约斯特,扬·(Joest, Jan 笔名扬·范·卡尔卡尔 Jan van Kalkar 约 1460—1519)——德籍荷兰画家,卡尔卡尔的尼古拉教堂祭坛画的作者。——257。

Z

- 辛德尔曼,卡尔(Seydelmann, Karl 1793—1843)——德国演员。——254。
- 宰法特(宰弗特),斐迪南(Seiffart [Seyffert], Ferdinand)——普鲁士书报检察官,政府枢密顾问。——469。
- 赞德尔,伊曼努埃尔·弗里德里希(Sander, Immanuel Friedrich 1797—1859)——德国神学家,虔诚主义者,埃尔伯费尔德的牧师。——51—53,64。
- 扎克,卡尔·亨利希(Sack, Karl Heinrich 1789—1875)——德国新教神学家,波恩大学教授。——474,493—502,513—518,520—528。
- 扎斯,弗里德里希(Saß, Friedrich 笔名亚历山大·佐尔特韦德尔 Alexander Soltwedel 1819—1851)——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舵手》编辑(1842—1843),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移居布鲁塞尔。——291。
- 佐尔特韦德尔,亚历山大——见扎斯,弗里德里希。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

A

- 阿尔贝里希——侏儒，德国 13 世纪的英雄史诗《尼贝龙根之歌》中的人物，他守护着尼贝龙根族的宝物，被齐格弗里特所杀。——256。
- 阿尔古斯——古希腊神话中的巨人，长有许多只眼睛，其中一部分总是睁着；被派去看守宙斯心爱的人伊娥。——3。
- 阿芙罗狄蒂——古希腊神话中的爱神和美神，罗马神话中称之为维纳斯，掌管人类爱情、婚姻和生育以至一切动植物的生长繁殖。——62。
- 阿基里斯——古希腊神话中围攻特洛伊的一位最勇敢的希腊英雄，荷马的《伊利亚特》中的主要人物，他同希腊军队的领袖亚加米农的争吵和回到自己的营幕去，构成了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第一章的情节。据传说，阿基里斯出生时被母亲海洋女神西蒂斯握住脚跟倒浸在冥河水中，因此，他的身体除没有浸水的脚跟外，不能被任何武器所伤害。后来，他因脚跟，即他身上那个惟一致命的地方中箭而身亡，后人便用“阿基里斯之踵”比喻可以致命的地方和最弱的一环。——5。
- 阿基里斯——让·巴·拉辛的悲剧《伊菲姬妮娅》中的人物。——109。
- 阿蕾图萨——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山林水泽女神。——287。
- 阿莉阿德尼——古希腊神话中克里特王米诺斯的女儿，她曾用小线团帮助提修斯在迷宫中杀死怪物米诺托之后走出迷宫。后来人们用“阿莉阿德尼线”来比喻帮助解决复杂问题的办法。提修斯把她带走并遗弃在纳克索岛上，后来她成了女祭司和酒神巴克科斯的妻子。——3。
- 阿瑟——卡·谷兹科的小说《赛拉芬》中的人物。——138。
- 阿斯塔罗特——卡·谷兹科的悲剧《扫罗王》中的人物。——124。
- 阿塔莉——让·巴·拉辛的同名悲剧中的女主人公。——109。
- 阿特拉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狄坦神，他用双肩支撑着天空。——268。

- 阿特帕西娅——古希腊神话中的艺伎，佩里克尔的第二个妻子。——400。
- 埃德蒙——卡·谷兹科的小说《赛拉芬》中的人物。——138。
- 埃卡尔特——德国中世纪传说中的人物，是忠实的人和可靠卫士的典型形象。
在关于汤豪塞的传说中，他守在维纳斯的身旁，警告一切想要接近的人说，维纳斯的魔力是很危险的。——265。
- 爱琴——古希腊传说中雅典的国王，提修斯的父亲。——3。
- 安德罗尼库斯——87。

B

- 巴克豪斯——见狄奥尼索斯。
- 巴力——圣经中的天神、太阳神和丰产之神；公元前2000—1000年间在腓尼基、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普遍祭祀巴力；巴力的崇拜者被基督教传统斥责为追逐暴利和沾染恶习的人。——332。
- 保罗——据圣经传说，是基督教使徒之一；在信基督教之前叫扫罗。——249、250、380、381、388、395、409—414、416、417。
- 贝勒岛小姐——大仲马同名剧作中的女主人公。——109。
- 彼得——据圣经传说，是基督教使徒之一，三次不认自己的老师。——387、409、410、413、416、417。
- 波扎侯爵——席勒的悲剧《唐·卡洛斯》中的主要角色之一；一个企图影响暴君的、高尚的、有自由思想的内侍官。——434。
- 柏里亚——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特洛伊国王；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中的人物。——8。
- 布拉泽多——卡·谷兹科的小说《布拉泽多和他的儿子们》中的主人公。——172。
- 布西里士——古希腊神话中的埃及国王。——434。

C

- 策琳达——卡·谷兹科的小说《布拉泽多和他的儿子们》中的人物。——139。
- 吹牛大王——梯·马·普劳图斯的同名喜剧中的主人公。——436。

D

达摩克利斯——古希腊传说中叙拉古暴君狄奥尼修斯(公元前4世纪)的宠臣。

常说帝王多福,于是狄奥尼修斯请他赴宴,让他坐在自己的宝座上,并用一根马鬃将一把利剑悬挂在他的头上,让他知道帝王的忧患。后来“达摩克利斯剑”一词便成了“大祸临头”的同义语。——168。

达辛尼亚——塞万提斯的长篇小说《唐·吉珂德》中的主人公唐·吉珂德幻想中的情人。——62。

大卫——据圣经传说,大卫幼年时撒母耳曾为其敷油,预许他继承扫罗王位。

少年时值以色列王扫罗同非利士人作战,遇勇士歌利亚,军中无人能胜他。

大卫自请出战,杀死歌利亚。后大卫继扫罗为以色列王。——101、117—124、144、474。

黛安娜——古罗马人的女神,公元前5世纪以后相当于希腊的狩猎和兽类的保护女神阿尔蒂米斯。——258。

丹纳士——古希腊神话中的阿尔戈斯国王;埃斯库罗斯在悲剧《求援女》中采用了丹纳士这一形象。——3。

狄奥尼索斯——古希腊神话中司丰收之神,葡萄种植业和酿酒业的保护神。——380。

E

莪菲莉霞——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和卡·谷兹科的剧作《维滕贝格的哈姆雷特》中的人物。——114、115。

恩斯特——德国民间故事书《恩斯特公爵》中的主人公。——88。

F

菲埃拉布拉斯——德国民间故事书中的主人公。——92。

菲力浦——席勒的悲剧《唐·卡洛斯》中的人物。——254、434。

腓力——圣经中的人物。——405。

费德拉——让·拉辛的同名悲剧中的女主人公。——109。

凤凰——埃及传说中的鸟,人们把它设想为鹰的形状,一身火红色和金黄色的

- 羽毛；在现代语中，凤凰象征永恒、再生。——216、393。
- 弗洛伦斯——德国民间故事书《屋大维皇帝》中的人物。——90。
- 福尔土纳特——德国民间故事书中的人物，他有一个神奇的取之不尽的钱袋和一顶隐身帽。——86、92。
- 福图娜——见司头生子福图娜。
- 浮士德——歌德同名悲剧中的主要人物。——5、86、89、114—116。

G

- 盖拉齐米——传说中的巴勒斯坦修道院院长；德国民间故事书中的人物。——87。
- 盖诺费法——德国民间故事书中的女主人公。——86、90。
- 戈德吉塞尔——约·保尔的叙事诗《马恩河畔的阿提拉》中的主要人物的原型。——63。
- 哥特弗里德（布永的）——德国民间故事书《狮子亨利公爵》中的人物。——87。
- 格丽泽尔迪丝——德国民间故事书中的女主人公，一个温良恭顺令人喜欢的妇女。——90。

H

- 哈姆雷特——莎士比亚的同名悲剧和卡·谷兹科的剧作《维滕贝格的哈姆雷特》中的主要人物。——114、115、120、123、133。
- 海尔梅斯——古希腊神话中司畜牧、道路、体操、辩论、商业之神，是宙斯和玛娅的儿子。——192。
- 海格立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最为大家喜爱的英雄，以非凡的力气和勇武的功绩著称，他的12件功绩之一是驯服并抢走地狱之犬塞卜洛士。——3。
- 海伦娜——德国民间故事书中的女主人公。——90。
- 黑骑士——席勒的剧作《奥尔良的姑娘》中的人物。——121。
- 黑泽基埃尔——见以西结。

J

- 基甸——圣经中的人物。——521。

基督——见耶稣基督。

吉斯蒙达——卡·伊默曼的悲剧《吉斯蒙达,或沉默的牺牲品》中的人物。——303。

加略人犹大——据圣经传说,是十二使徒之一,为了30块银币出卖了自己的老师耶稣。犹大这一名字后来就成为叛卖与变节的象征。——89。

K

卡德摩斯——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腓尼基国王阿革诺耳和忒勒法萨的儿子,忒拜城的建造者。——3。

克尔基昂——古希腊神话中的巨人,为提修斯所杀。——3。

克莱奥(克利俄)——九位缪斯之一。最初,她大概是司勇士歌的缪斯。在希腊古典时期她是司历史的缪斯;她的固定标志是一卷莎草纸或羊皮纸。——62。

克莱门斯——德国民间故事书《屋大维皇帝》中的人物。——91。

克劳狄乌斯——德国民间故事书《屋大维皇帝》中的人物。——91。

L

拉伊丝——古希腊的一个妓女。——400。

老人——卡·谷兹科的小说《布拉泽多和他的儿子们》中的人物。——172。

雷纳尔多——德国民间故事书《海蒙的儿子》中虚构的海蒙公爵的一个儿子。——90。

李尔——虚构的不列颠国王,莎士比亚把关于他的传说作为自己的剧作《李尔王》的题材。——123。

理查·萨维奇——卡·谷兹科的悲剧《理查·萨维奇》中的主要人物。——140、180。

卢克丽霞·波尔查——维·雨果的同名剧作中的女主人公。——109。

鲁伊·布拉斯——维·雨果的同名剧作中的主人公。——109。

路加——据基督教传说,是路加福音的作者。——395、527。

罗得——据圣经传说是所多玛城的义人,该城居民罪孽深重,城与民为天降火雨毁灭;上帝从所多玛城火海中只救出了罗得一家人。——174。

罗兰——法国民间史诗《罗兰之歌》、博雅多的叙事诗《恋爱中的罗兰》、阿里欧

斯托的长诗《疯狂的罗兰》和许多其他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亨利六世》中曾提到他。——335。

洛西南特——塞万提斯的小说《唐·吉珂德》中的唐·吉珂德的马（西班牙语中“洛西”有“劣马”的意思）。——151。

M

马可——据基督教传说，是马可福音的作者。——527。

马利亚——据圣经传说，是耶稣基督的母亲。——210、233、234、384、405、406、516、528。

马太——据基督教传说，是十二使徒之一，马太福音的作者。——402、414—416、418。

玛娅——374。

美杜莎——古希腊神话中三个蛇发女妖之一，凡是看见她的人都要变成石头，后为柏修斯所杀。转意为可怕的怪物或人。——498。

靡菲斯特斐勒司——歌德的悲剧《浮士德》和卡·谷兹科的剧作《维滕贝格的哈姆雷特》中的主要人物。——114、115、137、254。

米迦勒——据圣经传说，为天使长之一。——249、517、527。

米甲——卡·谷兹科的悲剧《扫罗王》中的主要人物。——121、139。

米拉——卡·倍克的悲剧《扫罗》中的主要人物。——101。

米诺托——古希腊神话中的牛头人身的怪物，吃人肉，住在克里特王米诺斯的迷宫中，后被提修斯所杀。——3。

米歇尔——通常用来表示粗笨和愚昧无知的德国庸人的代名词。——431。

摩洛赫——古腓尼基和迦太基的宗教中的太阳神、火神和战神，祭祀摩洛赫时要用活人作祭品，因此摩洛赫这一名词成了残忍、吞噬一切的暴力的化身。——101。

摩西——据圣经传说，摩西是先知和立法者，他带领古犹太人摆脱了埃及的奴役，并给他们立下了约法。——64、133、193。

摩押——卡·倍克的悲剧《扫罗》中的人物。——101。

P

帕恩神——古希腊神话中的森林之神和牧神，海尔梅斯之子，长有羊腿、羊蹄、

羊须和羊角。——171。

帕拉斯·雅典娜——见雅典娜。

帕特库尔——卡·谷兹科的同名剧作中的主人公。——454。

庞图斯——德国民间故事书《庞图斯和西多尼亚》中的主人公。——92。

普罗米修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狄坦神，他从天上盗取火种，带给人们；宙斯令赫斯斐塔司把他锁缚在悬崖上，令鹰啄食他的肝脏，以示惩罚。——157。

Q

齐格弗里特——古代德国神话中的英雄，也是中古德国长诗《尼贝龙根之歌》中的主要人物之一；据传说，齐格弗里特杀死了巨龙之后在龙血流成的湖里沐浴，因而刀枪不入。——5、90、255、256、258—260。

齐格琳——中古德国长诗《尼贝龙根之歌》中的人物齐格弗里特的母亲。——255。

齐格蒙德——中古德国长诗《尼贝龙根之歌》中的人物齐格弗里特的父亲。——255、259。

乔治——《杀龙人》中的基督教神话人物。——332。

青蛙公主——德国民间故事书《青蛙公主》的主人公。——59。

丘必特(迪斯必特)——罗马神话中最高的神，雷神，相当于希腊诸神中的宙斯；他为了拐走欧罗巴而变成一条公牛。——508。

S

撒母耳——据圣经传说，是古犹太人的先知和士师，支持扫罗建立以色列王国并确定大卫为其继任者；卡·谷兹科的悲剧《扫罗王》中的主人公。——117—122。

萨图恩——古罗马的农神；据传说，他是远古时期意大利王，教民耕作和种植葡萄，他的名字和黄金时代——平等富庶的太平盛世联系在一起。——30。

赛拉芬——卡·谷兹科的同名小说中的女主人公。——139。

扫罗——据圣经传说，是第一个以色列王。——101、102、113、117、118、119—124、152。

参孙——圣经中古代犹太人的领袖，以身强力大著称，据《士师记》记载，参孙以

留发不剃而具有神力,曾徒手撕裂狮子,以一块驴腿骨击杀一千非利士人。——523。

施洗约翰(约翰奈斯·巴蒂斯特)——传说中的人物,据《新约全书》记载,是耶稣的先驱,在耶稣传教以前,劝人悔改,在约旦河中为人施洗。——409、451。

狮子亨利——萨克森和巴伐利亚的英雄(1139—1180),德国民间故事书《狮子亨利公爵》中的主人公。——87。

司头生子神福图娜——古罗马神话中的福运女神,与古希腊神话中的提克相同;她的形象是手持丰裕之角,站立于命运轮之上。——374。

斯芬克斯——古希腊神话中半截狮身、半截美人的怪物,传说它常向过路人提出难猜的谜语,谁猜不出,谁就被它吃掉,后来谜底被奥狄甫斯道破,遂投崖自杀,今用以隐喻“谜”一样的人物。——258。

T

汤豪塞——德国民间故事中的人物,海涅的同名叙事诗中的主要人物。——265。

唐·吉河德——塞万提斯的同名小说中的主要人物。——5、91、123、427、433。

特里斯坦——斯特拉斯堡的哥特弗里德的骑士诗《特里斯坦和伊佐尔达》、德国民间故事书和卡·伊默曼诗集中的传奇人物。——91、303。

提摩太——圣经中七十使徒之一,使徒保罗的信徒和同伴。——417。

提修斯(底西亚斯)——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传说中的雅典国王,雅典国家的奠基者。——3。

W

瓦尔特——德国民间故事书《格丽泽尔迪丝》中的主人公,是乖戾凶残的化身。——90。

瓦莉——卡·谷兹科的小说《瓦莉,多疑的女人》中的女主人公。——139。

威廉·退尔——13世纪末14世纪初瑞士人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解放战争的民间传说中的英雄;传说他以百发百中的箭术射死了奥地利地方长官。席勒在他的同名剧作中采用了威廉·退尔这个典型。——5。

韦尔纳——卡·谷兹科的同名剧作中的主人公。——454。

维纳斯——罗马神话中的爱神和美神。——53。

乌朗诺斯——古希腊神话中的天神，地神盖娅的丈夫，狄坦神、塞克洛普巨人和百手巨人们的始祖。——383。

屋大维——德国民间故事书《屋大维皇帝》和路·蒂克的同名喜剧中的主人公。——90。

X

希尔兰达——德国民间故事书中的女主人公，这个故事来源于17世纪初法国民间创作。——90。

熙德——12世纪西班牙中世纪史诗《我的熙德之歌》（用西班牙文写成的第一部文学作品——约1140年）、《熙德轶事》和许多抒情诗歌中的主人公，民间传说中这位受人爱戴的英雄成了17世纪法国剧作家高乃依的悲剧《熙德》的题材，海德的同名史诗中的主人公。——109、272。

洗鲁雅——卡·谷兹科的悲剧《扫罗王》中的人物。——121、124。

夏洛克——莎士比亚的喜剧《威尼斯商人》中的人物，残酷的高利贷者，他根据借约要求自己的不如期还债的借户割下一磅肉。——254。

Y

押尼珥——卡·谷兹科的悲剧《扫罗王》和卡·倍克的悲剧《扫罗》中的主人公。——101、121。

亚当——圣经中人类的始祖，据《创世记》记载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用泥土创造的第一个男人。——298。

亚哈随鲁——见永世流浪的犹太人，或亚哈随鲁。

亚诺什克——101。

雅典娜（帕拉斯·雅典娜）——古希腊神话中主要神祇之一，战神和智慧的化身，被认为是雅典的保护神。——62。

雅各——圣经中的人物；据圣经传说，是以撒的儿子，古犹太人的始祖；《雅各书》的作者。——387、409、519。

雅赫维（耶和华）——犹太教中的主神。——118、382。

耶和华——见雅赫维。

耶稣基督（基督）——传说中的基督教创始人。——23、50、53、82、96、258、310、355、376—388、391、395—399、401—418、455、456、492、496、508、515。

- 伊菲姬妮亚——古希腊神话中亚加米农和克利达妮斯特拉的女儿，准备祭献给女神阿尔蒂米斯，但为阿尔蒂米斯所赦免并成为她的女祭司。在古代伊菲姬妮亚的形象有时与阿尔蒂米斯等同。伊菲姬妮亚是古希腊和西欧许多文学著作中的主要人物；让·拉辛的悲剧《伊菲姬妮亚在奥利德》中的女主人公。——109。
- 以利沙——圣经传说中的人物，以色列先知，以利亚的门徒和承继者。——80。
- 以利亚——圣经中的先知。——80、332、409、525。
- 以赛亚——圣经中的先知，据传说是圣经中《以赛亚书》的作者。——378、397、403、407。
- 以西结——圣经中的先知。——474。
- 永世流浪的犹太人，或亚哈随鲁——中世纪时代出现的一个传说中的人物；亚哈随鲁因不敬基督受到惩罚，注定永世流浪；亚哈随鲁这一形象在文学中被广泛采用。——88、89。
- 犹大——圣经中的人物，耶稣的兄弟（小耶稣）。——403。
- 犹滴——据圣经传说，犹滴为了拯救自己的人民，杀死了亚述人的统帅和罗孚尼，使犹太人能把敌人逐出国境。——121。
- 约翰——据基督教传说，是基督教使徒之一，是耶稣基督最喜爱的门徒。按习惯说法是启示录、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二、三书的作者，实际上这些作品是由好多人写成的。——387、403、409、410、413—418、474、491、505、517。
- 约翰奈斯·巴蒂斯特——见施洗约翰。
- 约翰牛——18世纪英国作家约·阿巴思诺特在1712年写的政治讽刺小说《约翰牛传》中塑造的人物——一个急躁、坦率、滑稽的绅士形象，用以影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的英国人。后来此名成为英国或英国人的绰号，广为流传。——255。
- 约拿——圣经中的人物，亚米太的儿子，约拿为躲避耶和华，乘船逃跑，耶和华命海风大作，约拿被抛入海中；耶和华又令大鱼把他吞吃，约拿向耶和华祷告求饶，耶和华吩咐大鱼把他吐到陆地上。——516。
- 约瑟——圣经中的人物。据《创世记》记载，是犹太人的祖先雅各的第十一个儿子，被自己的兄弟出卖给埃及，成为埃及法老的侍卫长波提乏的仆人；以仁慈、贤能和正派著称，后成为法老的宰相。——53。
- 约书亚（嫩的儿子约书亚）——圣经中的英雄，相传他吩咐自己的战士随着吹羊角的声音大声呼喊，从而使耶利哥城墙塌陷。——72。

约逊——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英雄，曾率领亚尔古船英雄们远航，去寻求由巨龙看守的金羊毛。——3。

Z

宙斯——古希腊神话中最高神，克伦纳士神的儿子。——133。

文 献 索 引

弗·恩格斯的著作

- 《〔不来梅通讯〕。不来梅港纪行》，载于1841年8月17—21日《知识界晨报》（斯图加特—蒂宾根）第196—200号（〔Korrespondenz aus Bremen.〕 Eine Fahrt nach Bremerhafen. In: Morgenblatt für gebildete Leser. Stuttgart, Tübingen. Nr. 196, 17. August 1841; Nr. 197, 18. August 1841; Nr. 198, 19. August 1841; Nr. 199, 20. August 1841; Nr. 200, 21. August 1841）。——185。
- 《不来梅通讯》。〔教会论争。和文学的关系。音乐。低地德语〕，载于1841年1月15—19日《知识界晨报》（斯图加特—蒂宾根）第13—16号（〔Korrespondenz aus Bremen.〕 Kirchlicher Streit. Verhältniß zur Literatur. Musik. Plattdeutsch. In: Morgenblatt für gebildete Leser. Stuttgart, Tübingen. Nr. 13, 15. Januar 1841; Nr. 14, 16. Januar 1841; Nr. 15, 18. Januar 1841; Nr. 16, 19. Januar 1841）。——307、308。
- 《〔不来梅通讯〕。剧院。出版节》，载于1840年7月30、31日《知识界晨报》（斯图加特—蒂宾根）第181—182号（〔Korrespondenz aus Bremen.〕 Theater. Buchdruckerfest. Literatur. [Gez.]: F. O. In: Morgenblatt für gebildete Leser. Stuttgart, Tübingen. Nr. 181, 30. Juli 1840; Nr. 182, 31. Juli 1840）。——251。
- 《〔不来梅通讯〕。理性主义和虔诚主义。航运规划。剧院。军事演习》，载于1840年10月17、19日《知识界晨报》（斯图加特—蒂宾根）第249、250号（〔Korrespondenz aus Bremen.〕 Rationalismus und Pietismus. Schiffahrtsprojekt. Theater. Manöver. [Gez.]: F. O. In: Morgenblatt für gebildete Leser. Stuttgart, Tübingen. Nr. 249, 17. Oktober 1840; Nr. 250, 19. Oktober 1840）。——307、308。
- 《卡尔·倍克》，载于1839年12月《德意志电讯》（汉堡）第202、203号（Karl

- Beck. Von Friedrich Oswald. In: Telegraph für Deutschland. Hamburg. Nr. 202, Dezember 1839; Nr. 203, Dezember 1839)。——141。
- 《伍珀河谷来信》，载于 1839 年 3、4 月《德意志电讯》(汉堡)第 49—52、57、59 号 (Briefe aus dem Wupperthal. In: Telegraph für Deutschland. Hamburg. Nr. 49, März 1839; Nr. 50, März 1839; Nr. 51, März 1839; Nr. 52, März 1839; Nr. 57, April 1839; Nr. 59, April 1839)。——73、74、81。
- 《现代文学生活。——剧作家卡尔·谷兹科》，载于 1840 年 3 月 26、27、30、31 日《知识界午夜报》(不伦瑞克)第 51—54 号 (Modernes Literaturleben. Von Friedrich Oswald. I. Karl Gutzkow als Dramatiker. In: Mitternachtzeitung für gebildete Leser. Braunschweig. Nr. 51, 26. März 1840; Nr. 52, 27. März 1840; Nr. 53, 30. März 1840; Nr. 54, 31. März 1840)。——127。
- 《谢林和启示。批判反动派扼杀自由哲学的最新企图》1842 年莱比锡版 (Schelling und die Offenbarung. Kritik des neuesten Reaktionsversuchs gegen die freie Philosophie. Leipzig 1842)。——458。

其他作者的著作^①

A

- 阿恩特,恩·莫·《忆往事》1840 年莱比锡版 (Arndt, E. M.: Erinnerungen aus dem äußeren Leben. Leipzig 1840)。——265—268、274—278、280。
- 《阿基米德号轮船》，载于 1840 年 6 月 18 日《格拉斯哥阿尔古斯报》第 767 号 (The Archimedes steamer. In: The Glasgow Argus. Nr. 767, 18. Juni 1840)。——243、244。
- 艾维希,约·雅·《博爱者,一位初高级公立学校教师的作为》1829 年韦塞尔版第 1—2 卷 (Ewich, J. J.: Human, der Lehrer einer niederen und höheren Volksschule in seinem Wesen und Wirken. Th. 1. 2. Wesel 1829)。——55。
- 艾维希,约·雅·《论教师职业的高尚乐趣》1832 年埃森版 (Ewich, J. J.: Über

① 凡不能确切判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引用的著作的版本,只注出著作第一版的出版日期和地点。放在方括号 [] 内的是已经查清的作者姓名。

die edelsten Freuden des Lehrerberufes. Essen 1832)。——55。

艾维希, 约·雅·《什么是当前教育的困难?》1834年埃尔伯费尔德版(Ewich, J.J.: Was thut unserm erziehenden Unterrichte Noth? Drei zusammenhängende Abhandlungen: über die Bildung einer edlen Innenwelt in dem Schüler, das Ideal eines Lesebuches für Volksschulen, und die Errichtung zweckmäßiger Lehrerconferenzen. Elberfeld 1834)。——55。

艾希霍夫, 卡·/卡·克·贝尔茨《拉丁语语法》1837年埃尔伯费尔德版(Eichhoff, K., K. Ch. Beltz: Lateinische Schulgrammatik mit Rücksicht auf die neuere Gestaltung der deutschen Sprachlehre, für die unteren und mittleren Gymnasialklassen und für Progymnasien bearbeitet. Elberfeld 1837)。——57。

艾泽伦, 恩·《德国的体操艺术》——见杨, 弗·路·/恩·艾泽伦《德国的体操艺术》。

安瑟伦(坎特伯雷的)《对话录》(Anselm von Canterbury: Proslogion)。——516。

B

巴德, 卡·《拿破仑在 1813 年。政治和军事问题综述》(四卷集)1840年阿尔托纳版第 2 卷(Bade, C.: Napoleon im Jahre 1813, politisch-militairisch geschildert. Th. 1—4. Th. 2. Altona 1840)。——268。

白尔尼, 路·《巴黎来信》1832年汉堡版第 1、2 册; 1833年奥芬巴赫版第 3、4 册, [标题]:《摘自地理学与民族学领域的报道》; 1834年巴黎版第 5、6 册(《白尔尼文集》第 9—14 册)(Börne, L.: Briefe aus Paris. Th. 1. 2. Hamburg 1832. Th. 3. 4. [u. d. T.]; Mittheilungen aus dem Gebiete der Länder- und Völkerkunde Offenbach 1833. Th. 5. 6. Paris 1834。——Gesammelte Schriften. Th. 9—14)。——92、128、272、450。

白尔尼, 路·《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 载于《白尔尼文集》1829年汉堡版第 2 册《戏剧丛谈》第 1 部分(Börne, L.: Hamlet, von Shakspeare. In: Gesammelte Schriften. Th. 2: Dramaturgische Blätter. 1. Abth. Hamburg 1829)。——115。

白尔尼, 路·《吞食法国人的人门采尔》1837年巴黎版(Börne, L.: Menzel der Franzosenfresser. Paris 1837)。——97、205、272。

《百年历书(1800—1900年)》, 无出版年代, 明斯特版(Der hundertjährige Kalender vom Jahre 1800—1900. Worin das Wissenswürdigste von der Sonne, den

- Planeten und dem ganzen Weltsysteme enthalten ist; ferner eine Sammlung von Bauern-Regeln. Münster o. J.). —92。
- 鲍威尔, 布·《从信仰的观点评黑格尔关于宗教和艺术的学说》1842 年莱比锡版 (Bauer, B.: Hegel's Lehre von der Religion und Kunst von dem Standpuncte des Glaubens aus beurtheilt. Leipzig 1842)。——518。
- [鲍威尔, 布·]《对无神论者和反基督教者黑格尔的末日审判的号声。最后通牒》1841 年莱比锡版 ([Bauer, B.]: Die Posaune des jüngsten Gerichts über Hegel den Atheisten und Antichristen. Ein Ultimatum. Leipzig 1841)。——339、460、518、521、527、528。
- 鲍威尔, 布·《符类福音作者的福音故事考证》1841 年莱比锡版第 1、2 卷; 第 3 卷《符类福音作者和约翰的福音故事考证》1842 年不伦瑞克版 (Bauer, B.: Kritik der evangelischen Geschichte der Synoptiker. Bd. 1. 2. Leipzig 1841. Bd. 3 [u. d. T.]: Kritik der evangelischen Geschichte der Synoptiker und des Johannes. Braunschweig 1842)。——505、518、535。
- [鲍威尔, 布·]《普鲁士福音教和科学》1840 年莱比锡版 ([Bauer, B.]: Die evangelische Landeskirche Preussens und die Wissenschaft. Leipzig 1840)。——518。
- 鲍威尔, 布·《约翰福音故事考证》1840 年不来梅版 (Bauer, B.: Kritik der evangelischen Geschichte des Johannes. Bremen 1840)。——505。
- 贝尔茨, 卡·克·《拉丁语语法》——见艾希霍夫, 卡·/卡·克·贝尔茨《拉丁语语法》。
- 倍克, 卡·《声明》, 载于 1839 年 11 月 25 日《雅士报》(莱比锡) 第 231 号 (Beck, K.: Erklärung. In: Zeitung für die elegante Welt. Leipzig. Nr. 231, 25. November 1839)。——140、142。
- 倍克, 卡·《匈牙利的文学》, 载于 1837 年 9 月 5、7—9、11、12、14—16 日《雅士报》(莱比锡) 第 173—181 号 (Beck, K.: Literatur in Ungarn. In: Zeitung für die elegante Welt. Leipzig. Nr. 173, 5. September 1837; Nr. 174, 7. September 1837; Nr. 175, 8. September 1837; Nr. 176, 9. September 1837; Nr. 177, 11. September 1837; Nr. 178, 12. September 1837; Nr. 179, 14. September 1837; Nr. 180, 15. September 1837; Nr. 181, 16. September 1837)。——128。
- 毕洛夫-库梅洛夫, [恩·哥·格·冯]《论普鲁士的财政》1841 年柏林第 2 版 (Bülow-Cummerow, [E. G. G. von]: Über Preußens Finanzen. 2. Aufl. Berlin

1841)。——428。

毕洛夫-库梅洛夫, [恩·哥·格·冯]《普鲁士, 它的国家制度、它的管理和它同德意志的关系》1842年柏林版(Bülow-Cummerow, [E. G. G. von]; Preußen, seine Verfassung, seine Verwaltung, sein Verhältniß zu Deutschland. Berlin 1842)。——428, 541。

博伊尔曼, 爱·《德意志和德意志人》(四卷集)1840年阿尔托纳版第2卷(Beurmann, E.; Deutschland und die Deutschen. Bd. 1—4. Bd. 2. Altona 1840)。——291。

博伊尔曼, 爱·《汉撒城市随笔》1836年哈瑙版(Beurmann, E.; Skizzen aus den Hanse-Städten. Hanau 1836)。——291。

[博伊尔曼, 爱·]《不来梅的使徒保罗。关于施塔德的一位神学毕业考试应考生》1841年哈瑙版([Beurmann, E.]; Paulus in Bremen. Von einem Candidaten der Theologie aus Stade. Hanau 1841)。——290。

《不来梅牧师关于真理问题的意见》1840年不来梅版(Bekennniß bremischer Pastoren in Sachen der Wahrheit. Bremen 1840)。——288。

《不来梅一下萨克森语词典试编本》(五卷集)1767—1771年不来梅版(Versuch eines bremisch-niedersächsischen Wörterbuchs, Worin nicht nur die in und um Bremen, sondern auch fast in ganz Niedersachsen gebräuchliche eigenthümliche Mundart nebst den schon veralteten Wörtern und Redensarten in bremischen Gesetzen, Urkunden und Diplomen, gesammelt, zugleich auch nach einer behutsamen Sprachforschung, und aus Vergleichung alter und neuer verwandter Dialekte, erklärt sind; hrsg. von der bremischen deutschen Gesellschaft. Th. 1—5. Bremen 1767—1771)。——293。

《不伦瑞克公爵的家族史》, 载于《伟大英雄不伦瑞克公爵狮子亨利的生平业绩》, 无出版年代, 艾恩贝克版(Genealogie der Herzöge von Braunschweig. In: Leben und Thaten des großen Helden Heinrich des Löwen, Herzog zu Braunschweig. Einbeck o. J.)。——87。

《不幸的论战》, 载于1842年6月8日《柯尼斯堡文学报》第36号(Unselige Polemik. In: Königsberger Literatur-Blatt. Nr. 36, 8. Juni 1842)。——460, 461。

布丰, 乔·路·勒·《风格论。1753年8月25日在法兰西学院的讲话》1841年图卢兹版(Buffon, G. L. L. de: Discours sur le style, prononcé à l'Académie

française, le 25 août 1753. Toulouse 1841)。——127。

D

- 德林,卡·奥·《告别布道、客座布道和就职布道》1815年哈雷版(Döring, K. A.: Abschieds-, Gast- und Antrittspredigt. Halle 1815)。——61。
- 德林,卡·奥·《新约祈祷书》1830年埃尔伯费尔德版(Döring, K. A.: Neutestamentliches Gebetbuch. Nach der vom sel. Abt Steinmetz zum Druck beförderten biblischen Gebetsübung, mit kleinen Veränderungen und einigen Zusätzen neu hrsg. Elberfeld 1830)。——61。
- 德林,卡·奥·《一切为了读者》1828年埃尔伯费尔德第7版(Döring, K. A.: Allerlei für allerlei Leser. 7. Aufl. Elberfeld 1828)。——61。
- 狄茨,弗·《行吟诗人的生平及作品》1882年莱比锡增订第2版(Diez, F.: Leben und Werke der Troubadours. 2. verm. Aufl. Leipzig 1882)。——277。
- 笛卡儿《哲学原理》(Descartes: Hauptgrundsatz der Philosophie)。——330、356。
- 蒂勒,约·尼·《就1840年7月12、19和26日举行的三次星期日讲道给神学和哲学博士、不来梅圣安斯加里乌斯教堂牧师帕尼尔先生的信》[1840年]不来梅版(Tiele, J. N.: Sendschreiben an Herrn Dr. theol. et philos. Paniel, Pastor zu St. Ansgarii in Bremen in Bezug auf dessen drei am 12., 19., 26. Juli 1840 gehaltene Sonntags-Predigten. 3. Aufl. verm. mit einer Anm. und mit einem Nachtr. als Erwiderung auf den offenen Brief des Herrn Pastor Rothe. Bremen [1840])。——251。
- 第斯多惠,阿·《什么是时代对学校教育提出的要求?》,载于1830年《莱茵教育报,兼顾国民教育制度》(埃森)第2卷第1期(Diesterweg, A.: Was fordert die Zeit in Betreff der Schulzucht? In: Rheinische Blätter für Erziehung und Unterricht mit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s Volksschulwesens. Essen. Neue Folge. 1830. Bd. 2. H. 1)。——56。
- 丁盖尔施泰特,弗·《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传》,载于1839年《文学年鉴》(汉堡)第1年卷(Dingelstedt, F.: Ferdinand Freiligrath. Ein Literaturbild. In: Jahrbuch der Literatur. Hamburg. Jg. 1. 1839)。——59。
- 丁勒《综合技术杂志》(1837年)(Dingler: Polytechnisches Journal (1837))。——242。
- 《读者开卷有益的非虔诚主义韵文》1841年不来梅版第1篇(Unpietistische

Reine, erbaulich und gut zu lesen für Jedermann. (Gabe 1. Bremen 1841) —— 288。

F

- [法伊,古·]《普鲁士及其在新省的政治关系和宗教特点下的统治》1842年巴黎版([Faily, G. de]: De la Prusse et de sa domination sous les rapports politiques et religieux spécialement dans les nouvelles provinces. Paris 1842)。——429。
- 费尔巴哈,路·《黑格尔哲学批判》,载于1839年8月30、31日、9月2—7、9日《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莱比锡)第208—216期(Feuerbach, L.: Zur Kritik der Hegel'schen Philosophie. In: Hallische Jahrbücher für deutsche Wissenschaft und Kunst. Leipzig. Nr. 208, 30. August 1839; Nr. 209, 31. August 1839; Nr. 210, 2. September 1839; Nr. 211, 3. September 1839; Nr. 212, 4. September 1839; Nr. 213, 5. September 1839; Nr. 214, 6. September 1839; Nr. 215, 7. September 1839; Nr. 216, 9. September 1839)。——355、391。
- 费尔巴哈,路·《基督教的本质》1841年莱比锡版(Feuerbach, L.: Das Wesen des Christenthums. Leipzig 1841)。——339、368、391、458、518。
- 费[尔巴哈],路·《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载于1842年2月16、17日《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莱比锡)第39、40号(Feuerbach, L.: Zur Beurtheilung der Schrift: "das Wesen des Christenthums", In: Deutsche 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 und Kunst. Leipzig. Nr. 39, 16. Februar 1842; Nr. 40, 17. Februar 1842)。——391。
- 费希特,约·哥·《向德意志民族进言》1808年柏林版(Fichte, J. G.: Reden an die deutsche Nation. Berlin 1808)。——301。
- 弗莱里格拉特,斐·《风景如画并富于浪漫色彩的威斯特伐利亚》(1839年)巴门—莱比锡版第1分册(Freiligrath, F.: Das malerische und romantische Westphalen. Lfg. 1. Barmen, Leipzig (1839))。——178。
- 弗兰克,亨·/路·冯·阿尔文斯莱本《德意志贵族报》,载于1839年8月29日《发言人报,或莱茵—威斯特伐利亚通报》(哈姆)第69号(Franke, H., L. von Alvensleben; Zeitung für den deutschen Adel. In: Der Sprecher oder Rheinisch-Westphälischer Anzeiger. Hamm. Nr. 69, 29. August 1839)。——148—151。
-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柏林宣誓效忠时致骑士等级的演说》,载于《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遗嘱和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柯尼斯堡和柏林宣誓效忠时

- 的登基演说)1840年柏林版(Friedrich Wilhelm IV. : Die Rede an die Ritterschafft, bei der Huldigung zu Berlin. In: Das Testament Friedrich Wilhelm III. und die Thronreden Friedrich Wilhelm IV. bei der Huldigung zu Königsberg und Berlin. Berlin 1840)。——535。
-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柯尼斯堡宣誓效忠时向人民的致词》,载于《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遗嘱和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柯尼斯堡和柏林宣誓效忠时的登基演说》1840年柏林版(Friedrich Wilhelm IV. : Die Anrede an das Volk, bei der Huldigung zu Königsberg. In: Das Testament Friedrich Wilhelm III. und die Thronreden Friedrich Wilhelm IV. bei der Huldigung zu Königsberg und Berlin. Berlin 1840)。——535。
- 富凯,[弗·],拉莫[特]男爵《前言。致读者》,载于1840年1月1日《德意志贵族报》(莱比锡)第1号(Fouqué, [F. de]l[a]M[otte]: Vorwort an unsere Leser. In: Zeitung für den Deutschen Adel. Leipzig. Nr. 1, 1. Januar 1840)。——151、153、276。

G

- 甘斯,爱·《编者前言》,载于格·威·弗·黑格尔《法哲学原理,或自然法和国家学纲要》(爱·甘斯编)1833年柏林版(Gans, E. : Vorrede des Herausgebers. In: G. W. F. Hegel: 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oder Naturrecht und Staatswissenschaft im Grundrisse. Hrsg. von E. Gans. Berlin 1833. (Werke. Vollst. Ausg. durch einen Verein von Freunden des Verewigten... Bd. 8.))。——332。
- 甘斯,爱·《最近五十年历史讲座》,载于《历史袖珍手册》,弗·劳默编,1833—1834年莱比锡版第4、5年卷(Gans, E. : 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letzten fünfzig Jahre. In: Historisches Taschenbuch. Hrsg. von F. Raumer. Jg. 4.5. Leipzig. 1833—1834)。——273。
- [戈尔德曼,卡·爱·]《欧洲的五头政治》1839年莱比锡版([Goldmann, K. E. :] Die europäische Pentarchie. Leipzig 1839)。——105。
- 格律恩,卡·《给卡·谷兹科博士的献词和评布尔沃的同时代人》,载于恩·冯·德尔·海德[卡·格律恩]《旅行札记。波罗的海和莱茵河》1839年卡塞尔—莱比锡版(Grün, K. : Widmung an Dr. K. Gutzkow und Besprechung der Bulwerschen Zeitgenossen. In: E. von der Haide [d. i. K. Grün]: Buch der

- Wanderungen. Ostsee und Rhein. Cassel, Leipzig 1839)。——131。
- 谷兹科,卡·《爱尔菲神在文学中的遭遇。没有隐喻的童话》,载于1838年2月《德意志电讯》(汉堡)第31、32、35、36号(Gutzkow, K.: Literarische Elfen-schicksale. Ein Märchen ohne Anspielungen. In: Telegraph für Deutschland. Hamburg. Nr.31, Februar 1838; Nr.32, Februar 1838; Nr.35, Februar 1838; Nr.36, Februar 1838)。——135。
- 谷兹科,卡·《白尔尼生平》1840年汉堡版(Gutzkow, K.: Börne's Leben. Hamburg 1840)。——450。
- 谷兹科,卡·《草稿集》1839年卡塞尔—莱比锡版(Gutzkow, K.: Skizzenbuch. Cassel, Leipzig 1839)。——114。
- 谷兹科,卡·《过去和现在。1830—1838年》,载于1839年《文学年鉴》(汉堡)第1年卷(Gutzkow, K.: Vergangenheit und Gegenwart. 1830—1838. In: Jahrbuch der Literatur. Hamburg. Jg.1.1839)。——113、131、140。
- [谷兹科,卡·]《卡尔·倍克(浪游诗人)》,载于1838年9月《德意志电讯》(汉堡)第144号([Gutzkow, K.]: Karl Beck; Der fahrende Poet. In: Telegraph für Deutschland. Hamburg. Nr.144, September 1838)。——114、137。
- 谷兹科,卡·《论历史哲学》1836年汉堡版(Gutzkow, K.: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Hamburg 1836)。——107、446。
- 谷兹科,卡·《难以捉摸的士瓦本恶作剧》,载于1838年3月《德意志电讯》(汉堡)第41、42、43、44号(Gutzkow, K.: Pimpernellens Schwabenstreiche. In: Telegraph für Deutschland. Hamburg. Nr.41, März 1838; Nr.42, März 1838; Nr.43, März 1838; Nr.44, März 1838)。——135。
- 谷兹科,卡·《诸神、英雄、唐·吉河德。对文学时代的一致评价》1838年汉堡版(Gutzkow, K.: Götter, Helden, Don-Quixote. Abstimmungen zur Beurtheilung der literarischen Epoche. Hamburg 1838)。——130、295。
- 谷兹科,卡·《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载于1838年10月《德意志电讯》(汉堡)第171号(Gutzkow, K.: Ein geistvoller Schriftsteller... In: Telegraph für Deutschland. Hamburg. Nr.171, Oktober 1838)。——140。
- 《谷兹科的〈理查·萨维奇〉》,载于1840年1月2日《知识界午夜报》(不伦瑞克)第2号(Gutzkow's Richard Savage. In: Mitternachtzeitung für gebildete Leser. Braunschweig. Nr.2, 2. Januar 1840)。——113、180。
- 《关于海蒙的四个儿子阿德尔哈特、里札特、弗里札特和雷诺尔德的优美故事》,

无出版年代,莱茵河畔科隆—纽伦堡版(Schöne Historie von den vier Heymons - kindern Adelhart, Ritsart, Writsart und Reinold, samt ihrem Roß Bayart, was sie für ritterliche Thaten gegen die Heiden zu Zeiten Caroli magni König in Frankreich, und ersten römischen Kayser begangen haben. Dem ist beigefügt das Leben des heiligen Reynoldi, des jüngsten von den vier Gebrüdern, was er für Wunderzeichen und Mirakeln durch Zulassung Gottes gethan hat. Köln/Rhein, Nürnberg o. J.). —86,92。

《关于〈时髦的狂热〉的上演》,载于1840年《欧罗巴》(斯图加特)第1卷(Ueber die Aufführung der "Schwärmerei nach der Mode". In: Europa. Stuttgart. Bd. 1. 1840)。—181。

《关于世界和文学的特点的备忘录与书信集》,威·多罗编,1838—1840年柏林版第1—4卷(Denkschriften und Briefe zur Charakteristik der Welt und Literatur. Hrsg. von W. Dorow. Bd. 1—4. Berlin 1838—1840)。—268。

《关于有忍耐心的海伦娜的美丽、优雅、值得一读的故事》,无出版年代,莱茵河畔科隆—纽伦堡版(Eine schöne, anmuthige und lesenswürdige Historie von der geduldigen Helena, Tochter des Kaiser Antonii, welche in aller Gedult so viele Trangsalen und Widerwärtigkeiten mit höchster Leidsamkeit und Stärke sowohl bey Hofe, als in ihrer 22jährigen Wanderschaft ausgestanden. Allen Weibspersonen zum Beyspiel, deren kuriösen Liebhabern aber zum Schröcken in Druck gegeben. Köln/Rhein, Nürnberg o. J.)。—90。

H

哈勒,卡·路·冯《国家学的复兴》1816—1834年温特图尔版第1—6卷(Haller, C.L. von: Restauration der Staats-Wissenschaft oder Theorie des natürlich-geselligen Zustands; der Chimäre des Künstlich-bürgerlichen entgegengesetzt. Bd. 1—6, Winterthur 1816—1834)。—536。

哈泽,弗·《拉丁语语法》,载于1838年8月《〈文学总汇报〉增刊》(哈雷—莱比锡)第65—70号(Haase, F.: Lateinische Grammatik. In: Ergänzungsblätter zur Allgemeinen Literatur-Zeitung. Halle, Leipzig. Nr. 65, August 1838; Nr. 66, August 1838; Nr. 67, August 1838; Nr. 68, August 1838; Nr. 69, August 1838; Nr. 70, August 1838)。—57。

海涅,亨·《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载于海涅《沙龙》1835年汉堡版第2卷

- (Heine, H.: Zur Geschichte der Religion und Philosophie in Deutschland. In: Heine; Der Salon. Bd. 2. Hamburg 1835)。——149。
- 海涅, 亨·《论告密者。〈沙龙〉第三部分序言》1837年汉堡版(Heine, H.: Ueber den Denunzianten. Eine Vorrede zum dritten Theile des Salons. Hamburg 1837)。——59。
- 海涅, 亨·《评路德维希·白尔尼》1840年汉堡版(Heine, H.: Über Ludwig Börne. Hamburg 1840)。——272, 453, 454。
- 汉契克, 约·卡·勒·《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生日庆典》1831年埃尔伯费尔德版(Hantschke, J. C. L.: Solemnia natalitia Friderici Guilielmi III. m. Aug. MDCCCXXX publ. pieque celebrata Scholarum Elberfeldensium nomine atque auctoritate auspiciatus est. Elberfeld 1831)。——57。
- 汉契克, 约·卡·勒·《论希腊语的元音发音》1827年埃尔伯费尔德版第1册(Hantschke, J. C. L.: De vocalium graecarum pronuntiatione. Programma scholast. separatim ed. Pars 1. Elberfeld 1827)。——57。
- 汉契克, 约·卡·勒·《论学校。马丁·路德博士的观点、希望和建议》1830年埃尔伯费尔德版(Hantschke, J. C. L.: Ueber Schulen. Ansichten, Wünsche und Vorschläge von Dr. Martin Luther. In zeitgemäßer Auswahl zur Beherzigung für Eltern und Schulfreunde auf's Neue an's Licht gestellt. Elberfeld 1830)。——57。
- 汉契克, 约·卡·勒·《论真正的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1818年莱比锡版(Hantschke, J. C. L.: De authentia Cap. 21. Evangel. Joannis, e sola orationis indole judicanda. Leipzig 1818)。——57。
- 汉契克, 约·卡·勒·《隐喻和解释》(两篇布道词)1826年埃尔伯费尔德版(Hantschke, J. C. L.: Gleichnisse und Deutung. Zwei Predigten. Elberfeld 1826)。——57。
- 汉契克, 约·卡·勒·《中学教育的性质和宗旨》1827年埃尔伯费尔德版(Hantschke, J. C. L.: Wesen und Zweck des Gymnasialunterrichtes. Eine Zuschrift an das größere Publikum. Nebst einer Beil. aus Dr. Martin Luthers Schrift an die Rats Herrn aller Städte Deutschlands etc. Elberfeld 1827)。——57。
- 汉契克, 约·卡·勒·《中学希伯来语练习册》(共两册)1823年莱比锡版(Hantschke, J. C. L.: Hebräisches Uebungsbuch für Schulen. In 2 Abth. durch - aus praktisch eingerichtet. Mit einer Vorr. von D. Georg Benedict Winer.

Leipzig 1823)。——57。

汉契克, 约·卡·勒·(教师和诗人海尔曼·克鲁泽)1831年埃尔伯费尔德版(Hantschke, J.C.L.: Hermann Cruse als Schulmann und Dichter, nebst vielen zur Geschichte der Rheinlande gehörenden historisch-literarischen Andeutungen. Ein pädagogisch-literarische Versuch. Elberfeld 1831)。——57。

黑格尔, 乔·威·弗·《法哲学原理, 或自然法和国家学纲要》, 爱·甘斯编, 1840年柏林第2版(《黑格尔全集》第8卷)(Hegel, G.W.F.: 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oder Naturrecht und Staatswissenschaft im Grundrisse. Hrsg. von E. Gans. 2. Aufl. Berlin 1840. (Werke. Vollst. Ausg. durch einen Verein von Freunden des Verewigten... Bd. 8))。——338、345、351、536。

黑格尔, 乔·威·弗·《精神现象学》, 约·舒尔采编, 1832年柏林版(《黑格尔全集》第2卷)(Hegel, G.W.F.: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Hrsg. von J. Schulze. Berlin 1832. (Werke. Vollst. Ausg. durch einen Verein von Freunden des Verewigten... Bd. 2))。——130。

黑格尔, 乔·威·弗·《科学体系》第1册《精神现象学》1807年班贝格—维尔茨堡版(Hegel, G.W.F.: System der Wissenschaft. Th. 1: Die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Bamberg, Würzburg 1807)。——336、341、365。

黑格尔, 乔·威·弗·《历史哲学讲演录》, 爱·甘斯编, 1837年柏林版(《黑格尔全集》第9卷)(Hegel, G.W.F.: 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Hrsg. von E. Gans. Berlin 1837. (Werke. Vollst. Ausg. durch einen Verein von Freunden des Verewigten... Bd. 9))。——171、337。

黑格尔, 乔·威·弗·《逻辑学》1812—1816年纽伦堡版第1—2卷(Hegel, G.W.F.: Wissenschaft der Logik. Bd. 1. 2. Nürnberg 1812—1816)。——337。

黑格尔, 乔·威·弗·《美学讲演录》, 亨·古·霍托编, 1835—1838年柏林版第1—3卷(《黑格尔全集》第10卷第1—3册)(Hegel, G.W.F.: Vorlesungen über die Aesthetik. Hrsg. von H. G. Hotho. Bd. 1—3. Berlin 1835—1838. (Werke. Vollst. Ausg. durch einen Verein von Freunden des Verewigten... Bd. 10, 1—3))。——337。

黑格尔, 乔·威·弗·《哲学全书纲要》1817年海德堡版(Hegel, G.W.F.: Encyk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 Zum Gebrauch seiner Vorlesungen. Heidelberg 1817)。——272、326、330、337。

黑格尔, 乔·威·弗·《哲学史讲演录》, 卡·路·米希勒编, 1833—1836年柏林

版第 1—3 卷(《黑格尔全集》第 13—15 卷)(Hegel, G. W. F.: 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Hrsg. von K. L. Michelet. Bd. 1—3. Berlin 1833—1836. (Werke. Vollst. Ausg. durch einen Verein von Freunden des Verewigten... Bd. 13—15)). — 323, 325, 337, 342, 362, 425。

黑格尔, 乔·威·弗·《自然法和国家学纲要。法哲学原理》1821 年柏林版 (Hegel, G. W. F.: Naturrecht und Staatswissenschaft im Grundrisse. 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Berlin 1821)。 — 336。

黑格尔, 乔·威·弗·《宗教哲学讲演录》, 菲·马尔海内克编, 1832 年柏林版第 1—2 卷(《黑格尔全集》第 11—12 卷)(Hegel, G. W. F.: 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Religion. Nebst einer Schrift über die Beweise vom Daseyn Gottes. Hrsg. von Ph. Marheineke. Bd. 1. 2. Berlin 1832. (Werke. Vollst. Ausg. durch einen Verein von Freunden des Verewigten... Bd. 11. 12)). — 337。

黑格尔, 乔·威·弗·《宗教哲学讲演录》, 菲·马尔海内克编, 1840 年柏林修订第 2 版第 [1]—2 卷(《黑格尔全集》第 [11]—12 卷)(Hegel, G. W. F.: 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Religion. Nebst einer Schrift über die Beweise vom Daseyn Gottes. Hrsg. von Ph. Marheineke. 2. verb. Aufl. Th. [1.] 2. Berlin 1840. (Werke. Vollst. Ausg. durch einen Verein von Freunden des Verewigten... Bd. [11.] 12)). — 337。

《黑格尔全集》, 黑格尔生前友人编, 1832—1840 年柏林版第 1—18 卷(Hegel, G. W. F.: Werke. Vollst. Ausg. durch einen Verein von Freunden des Verewigten... Bd. 1—18. Berlin 1832—1840)。 — 337。

《黑格尔〈自然哲学讲演录〉——〈哲学全书纲要〉第 2 部(卡·路·米希勒编, 1842 年柏林版第 696 页)》, 载于 1842 年 3 月 2 日《文学报》(柏林)第 9 期 (Hegel's Vorlesungen über die Naturphilosophie als der Encyc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 Zweiter Theil. Herausgegeben von Dr. C. L. Michelet. Berlin 1842. 696 S. In: Literarische Zeitung. Berlin. Nr. 9, 2. März 1842)。 — 440。

J

居维叶, 若·《论地球表面的灾变》1840 年巴黎—阿姆斯特丹第 8 版 (Cuvier, G.: Discours sur les révolutions de la surface du globe, et sur les changemens

qu'elles ont produits dans le règne animal. 8. éd. Paris, Amsterdam 1840)。——371。

K

《卡尔·倍克的第一个戏剧尝试》，载于1839年2月《德意志电讯》(汉堡)第20号(Karl Beck's erster dramatischer Versuch... In: Telegraph für Deutschland. Hamburg. Nr. 20, Februar 1839)。——98, 101。

《卡尔·倍克的〈浪游诗人〉》，载于1838年《自由港》(阿尔托纳)第3期(Karl Beck's fahrender Poet. In: Der Freihafen. Altona. 1838. H. 3)。——114。

卡利埃尔, 莫·《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诗集(1838年斯图加特—蒂宾根版。约·格·科塔出版社版, 446页)》，载于1839年1月《科学评论年鉴》(柏林)第8号(Carriere, M.: Gedichte von Ferdinand Freiligrath. Stuttgart und Tübingen 1838. bei J. G. Cotta. 446 S. In: 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liche Kritik. Berlin. Nr. 8, Januar 1839)。——59。

康德, 伊·《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里加版(Kant, I.: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Riga 1781)。——253。

康德, 伊·《论永久和平。哲学概述》1795年柯尼斯堡版(Kant, I.: Zum ewigen Frieden. Ein philosophischer Entwurf. Königsberg 1795)。——152。

[康普夫, W.]《略论〈旧约〉和〈新约〉。评论并驳斥〈革出教门〉一书》1841年不来梅版([Koppff, W.]: Blicke in das Alte und Neue Testament. Eine Beurtheilung und Widerlegung der Schrift: Die Verfluchungen. Bremen 1841)。——290。

科本, 卡·弗·《弗里德里希大帝和他的敌人。纪念文集》1840年莱比锡版(Köppen, C. F.: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seine Widersacher. Eine Jubelschrift. Leipzig 1840)。——298, 518。

科本, [卡·弗·]《关于舒巴特论黑格尔学说与普鲁士国家的对立》，载于1839年4月《德意志电讯》(汉堡)第56、58号(Koepfen, [K. F.]: Über Schubarths Unvereinbarkeit der Hegelschen Lehre mit dem Preußischen Staate. In: Telegraph für Deutschland. Hamburg. Nr. 56, April 1839; Nr. 58, April 1839)。——273。

科斯马利, 卡·《阿姆斯特丹的朋友来信》，载于1839年7月16、19、26日、8月6、9、13、27、30日、9月17、20日《新音乐杂志》(莱比锡)第5、6、8、11—13、17、

- 18、23、24 期 (Košmaly, C.: Vertraute Briefe aus Amsterdam. In: Neue Zeitschrift für Musik. Leipzig. Nr. 5, 16. Juli 1839; Nr. 6, 19. Juli 1839; Nr. 8, 26. Juli 1839; Nr. 11, 6. August 1839; Nr. 12, 9. August 1839; Nr. 13, 13. August 1839; Nr. 17, 27. August 1839; Nr. 18, 30. August 1839; Nr. 23, 17. September 1839; Nr. 24, 20. September 1839)。——292。
- 科斯马利,卡·《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歌手节》,载于 1838 年 9 月 11、14、18、21 日《新音乐杂志》(莱比锡)第 21—24 期(Košmaly, C.: Das Sängerfest in Frankfurt am Main. In: Neue Zeitschrift für Musik. Leipzig. Nr. 21, 11. September 1838; Nr. 22, 14. September 1838; Nr. 23, 18. September 1838; Nr. 24, 21. September 1838)。——292。
- 科斯马利,卡·《盛大的音乐会》,载于 1839 年 6 月 25 日《新音乐杂志》(莱比锡)第 51 期(Košmaly, C.: Le concert monstre. In: Neue Zeitschrift für Musik. Leipzig. Nr. 51, 25. Juni 1839)。——292。
- 科斯马利,卡·《音乐评述。1. 贝利尼》,载于 1838 年 3 月 27、30 日、4 月 3、6、13 日《新音乐杂志》(莱比锡)第 25—28、30 期(Košmaly, C.: Musikalische Charakteristiken. I. Bellini. In: Neue Zeitschrift für Musik. Leipzig. Nr. 25, 27. März 1838; Nr. 26, 30. März 1838; Nr. 27, 3. April 1838; Nr. 28, 6. April 1838; Nr. 30, 13. April 1838)。——292。
- 科斯马利,卡·《音乐评述。2. 斐·里斯》,载于 1839 年 8 月 20 日《新音乐杂志》(莱比锡)第 15 期(Košmaly, C.: Musikalische Charakteristiken. II. Ferd. Ries. In: Neue Zeitschrift für Musik. Leipzig. Nr. 15, 20. August 1839)。——292。
- 科斯马利,卡·《音乐评述。沙·德·贝里奥和保琳娜·加西娅》,载于 1839 年 11 月 12 日《新音乐杂志》(莱比锡)第 39 号(Košmaly, C. Musikalische Charakteristiken. Ch. d. Beriot und Pauline Garcia. In: Neue Zeitschrift für Musik. Leipzig. Nr. 39, 12. November 1839)。——292。
- 克劳森,[约·克·亨·]《平达——抒情诗人》,载于《埃尔伯费尔德中学学生会考大纲》1834 年埃尔伯费尔德版(Clausen, [J. Ch. H.]: Pindaros, der Lyriker. In: Programm womit zu der öffentlichen Prüfung der Zöglinge des Gymnasiums zu Elberfeld welche den 15. und 16. September 1834, Vormittags von 8 und Nachmittags von 2 Uhr an, in dem Gymnasial-Gebäude abgehalten werden soll, sowie zu dem Rede-Act und der Abiturienten-Entlassung am 16. d. M. Nachmit-

tags 2 Uhr. Elberfeld 1834)。——58。

克鲁马赫尔,弗·威·《保罗,一个不符合我们时代精神的人》,1840年7月12日在圣安斯加里乌斯教区的布道稿,1840年不来梅第2版(Krummacher, F. W.: Paulus kein Mann nach dem Sinne unsrer Zeit. Predigt gehalten am 19. Juli 1840 vor der St. Ansgarii-Gemeine. 2. Aufl. Bremen 1840)。——249、250。

克鲁马赫尔,弗·威·《对不来梅的帕尼埃尔博士先生的神学答辩》1840年埃尔伯费尔德版(Krummacher, F. W.: Theologische Replik an Herrn Doctor Paniel in Bremen. Elberfeld 1840)。——251、252、286。

克鲁马赫尔,弗·威·《末日审判》,1840年7月12日在圣安斯加里乌斯教区的布道稿,1840年不来梅第2版(Krummacher, F. W.: Das letzte Gericht. Gastpredigt gehalten am 12. Juli 1840 vor der St. Ansgarii-Gemeine zu Bremen. 2. Aufl. Bremen 1840)。——249。

克鲁马赫尔,弗·威·《1835年2月8日在宣誓就职时致埃尔伯费尔德福音改革教会的颂词》1835年埃尔伯费尔德版(Krummacher, F. W.: Worte der Begrüßung an die evangelisch-reformirte Gemeine zu Elberfeld gesprochen bei seinem Amtes-Antritt daselbst den 8. Februar 1835. Elberfeld 1835)。——48。

克鲁泽,卡·阿·韦·《英语发音的基本规则》1837年埃尔伯费尔德版(Kruse, C. A. W.: Grundregeln der englischen Aussprache, nach Walker's System. Zum Memoriren und Nachschlagen eingerichtet, und mit einigen Leseübungen versehen; zunächst für die Klassen der Realschule zu Elberfeld. Elberfeld 1837)。——56。

克内伯尔,亨·《高级和准高级文科中学法语语法》1834年科布伦茨版(Knebel, H.: Französische Schulgrammatik für Gymnasien und Progymnasien. Nebst einem Uebungsbuche zum Uebersetzen aus dem Deutschen in's Französische von Ernst Höchsten. Koblenz 1834)。——55。

克斯特尔,亨·《略论诗歌的种类》,载于《巴门市高级中学的第九号报告》1837年巴门版(Köster, H.: Kurze Darstellung der Dichtungsarten. In: Neunter Bericht über die höhere Stadtschule in Barmen. Barmen 1837)。——56。

克[斯特林],莱·《德国诗人和他们的读者》,载于1840年《欧罗巴》(斯图加特)第1卷(K[östlin], R.: Die deutschen Dichter und ihr Publikum. In: Europa. Stuttgart. Bd. 1. 1840)。——296。

库辛,维·《论法国和德国的哲学》,附谢林的评判性序言,1834年斯图加特—蒂

- 宾根版 (Cousin, V.: Über französische und deutsche Philosophie. Aus dem Franz. von Hubert Beckers. Nebst einer beurtheilenden Vorr. von Schelling. Stuttgart, Tübingen 1834)。——457。
- [奎纳, 斐·古·]《德国抒情诗。倍克和克赖策纳赫》, 载于 1840 年 2 月 29 日《雅士报》(莱比锡)第 43 号 ([Kühne, F. G.]: Deutsche Lyrik. Beck und Creizenach. In: Zeitung für die elegante Welt. Leipzig. Nr. 43, 29. Februar 1840)。——138。
- 奎纳, 斐·古·《德国抒情诗。卡尔·倍克,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载于 1838 年 11 月 13、15 日《雅士报》(莱比锡)第 223、224 号 (Kühne, F. G.: Deutsche Lyrik. Karl Beck, Ferdinand Freiligrath. In: Zeitung für die elegante Welt. Leipzig. Nr. 223, 13. November 1838; Nr. 224, 15. November 1838)。——96。
- 奎纳, 斐·古·《谷兹科的最新小说》, 载于 1838 年 10 月 1、2 日《雅士报》(莱比锡)第 192、193 号 (Kühne, F. G.: Gutzkow's neueste Romane. In: Zeitung für die elegante Welt, Leipzig. Nr. 192, 1. Oktober 1838; Nr. 193, 2. Oktober 1838)。——131、139。
- 奎纳, 斐·古·《谷兹科论哥雷斯》, 载于 1838 年 5 月 5 日《雅士报》(莱比锡)第 88 号 (Kühne, F. G.: Gutzkow über Görres. In: Zeitung für die elegante Welt. Leipzig. Nr. 88, 5. Mai 1838)。——118、139。
- [奎纳, 斐·古·]《理查·萨维奇, 或大学者相逢》, 载于 1839 年 7 月 13 日《雅士报》(莱比锡)第 135 号 ([Kühne, F. G.]: Richard Savage, oder: große Geister begegnen sich. In: Zeitung für die elegante Welt. Leipzig. Nr. 135, 13. Juli 1839)。——140。
- [奎纳, 斐·古·]《蒙特的《散步与世界漫游》第 2 卷》, 载于 1838 年 5 月 21 日《雅士报》(莱比锡)第 99 号 ([Kühne, F. G.]: Mundt's Spaziergänge und Weltfahrten. Zweiter Band. In: Zeitung für die elegante Welt. Leipzig. Nr. 99, 21. Mai 1838)。——137。
- 奎纳, 斐·古·《女人和男人的性格》1838 年莱比锡版第 1、2 卷 (Kühne, F. G.: Weibliche und männliche Charaktere. Th. 1. 2. Leipzig 1838)。——96、110、128、137。

L

拉德韦尔, 弗·《黑格尔门徒的除夕节。1841 年》——见蒙特, 泰·/弗·拉德韦

- 尔《黑格尔门徒的除夕节。1841年》。
- 莱奥,亨·《高等学校通史教科书》(五卷集)1835—1842年哈雷版(Leo, H.: Lehrbuch der Universalgeschichte zum Gebrauche in höheren Unterrichtsanstalten. Bd. 1—5. Halle 1835—1842)。——519。
- 莱奥,亨·《给约·哥雷斯的公开信》1838年哈雷第2版(Leo, H.: Sendschreiben an J. Görres. 2. Aufl. Halle 1838)。——539。
- 莱奥,亨·《黑格尔门徒。所谓指控永恒真理的文献和论据》1838年哈雷版(Leo, H.: Die Hegelingen. Actenstücke und Belege zu der s. g. Denunciation der ewigen Wahrheit. Halle 1838)。——339, 340, 426, 443, 512。
- 莱[奥],亨·《约·米·洛伊波尔特博士的《健康与疾病的历史》(1842年埃朗根版)》,载于1842年5月4、7日《福音派教会报》(柏林)第36、37号(L[eo], H.: Geschichte der Gesundheit und der Krankheiten von Dr. Joh. Mich. Leopoldt. Erlangen 1842. In: Evangelische Kirchen-Zeitung. Berlin. Nr. 36, 4. Mai 1842; Nr. 37, 7. Mai 1842)。——441, 442。
- 莱辛,哥·埃·《古希腊罗马文化书简》1768—1769年柏林版第1、2卷(Lessing, G. E.: Briefe, antiquarischen Inhalts. Th. 1. 2. Berlin 1768—1769)。——129。
- 劳伯,亨·《德国文学史》(四卷集)1839—1840年斯图加特版(Laube, H.: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Bd. 1—4. Stuttgart 1839—1840)。——447, 449。
- 劳伯,亨·《现代评述》(两卷集)1835年曼海姆版(Laube, H.: Moderne Charakteristiken. Bd. 1. 2. Mannheim 1835)。——447。
- 李希特尔,亨·/威·李希特尔《家用详解圣经或新旧约圣经的通俗易懂的解释》(六卷集)1834—1840年巴门版(Richter, H., W. Richter: Erklärte Haus-Bibel oder allgemein verständliche Auslegung der ganzen heiligen Schrift alten und neuen Testaments, nach vielen englischen, deutschen u. a. Auslegern bearbeitet. Bd. 1—6. Barmen 1834—1840)。——53。
- 里[德],卡·《谢林的宗教史观。慕尼黑来信研究》1841年柏林版(R[iedel], K.: v. Schellings religionsgeschichtliche Ansicht; nach Briefen aus München. Mit einer vergleichenden Zugabe: Peter Feddersen Stuhr über Urgeschichte und Mythologie, und einem Vorberichte über v. Schellings jüngste literarische Feinden. Berlin 1841)。——328, 380。

《理查·萨维奇在莱比锡。通讯》，载于1840年4月20、22—24日《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莱比锡）第95、97—99号（Richard Savàge in Leipzig. Correspondenz. In: Hallische Jahrbücher für deutsche Wissenschaft und Kunst. Leipzig. Nr. 95, 20. April 1840; Nr. 97, 22. April 1840; Nr. 98, 23. April 1840; Nr. 99, 24. April 1840）。——180。

利泽, 约·彼·《剧作家卡尔·倍克》，载于1839年11月25日《戏剧汇闻》（莱比锡）第143号（Lyser, J. P.: Carl Beck als Dramatiker. In: Allgemeine Theater-Chronik. Leipzig. Nr. 143, 25. November 1839）。——101。

林格斯艾斯, 约·奈·《医学体系》1841年雷根斯堡版第1卷（Ringseis, J. N.: System der Medicin. Ein Handbuch der allgemeinen und speciellen Pathologie und Therapie; zugleich ein Versuch zur Reformation und Restauration der medizinischen Theorie und Praxis. Bd. 1. Regensburg 1841）。——441。

卢格, 阿·《对〈哈雷年鉴〉的责难》，载于1838年7月27、28日《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莱比锡）第179、180号（Ruge, A.: Die Denunciation der hallischen Jahrbücher. In: Hallische Jahrbücher für deutsche Wissenschaft und Kunst. Leipzig. Nr. 179, 27. Juli 1838; Nr. 180, 28. Juli 1838）。——339。

卢格, 阿·《弗里德里希·冯·弗洛伦库尔和政治实践的范畴》，载于1840年11月23、24日《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莱比锡）第281、282号（Ruge, A.: Friedrich von Florencourt und die Kategorien der politischen Praxis. In: Hallische Jahrbücher für deutsche Wissenschaft und Kunst. Leipzig. Nr. 281, 23. November 1840; Nr. 282, 24. November 1840）。——271。

卢格, 阿·《基督教的复辟。评亚·荣克博士的〈普鲁士的柯尼斯堡和当地虔诚主义的极端〉（1840年布劳恩斯贝格奥·莫德尔出版社版）》，载于1841年12月27—29日《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莱比锡）第153—155号（Ruge, A.: Die Restauration des Christenthums. Königsberg in Preußen und die Extreme des dortigen Pietismus von Dr. A. Jung. Braunsberg 1840. O. Model. In: Deutsche 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 und Kunst. Leipzig. Nr. 153, 27. Dezember 1841; Nr. 154, 28. Dezember 1841; Nr. 155, 29. Dezember 1841）。——445。

卢格, 阿·《莱奥和反哲学的〈福音派教会报〉》，载于1838年10月2、3日《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莱比锡）第236、237号（Ruge, A.: Leo und die Evangelische Kirchenzeitung gegen die Philosophie. In: Hallische Jahrbücher für deutsche Wissenschaft und Kunst. Leipzig. Nr. 236, 2. Oktober 1838; Nr. 237,

3. Oktober 1838)。——339。
- 《略论祖国题材。XVI、回顾》，载于1842年6月16、17日《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新闻》第137、138号(Aufsätze über inländische Gegenstände. XVI. Ein Rückblick. In: Berlinische Nachrichten von Staats- und gelehrten Sachen. Nr. 137, 16. Juni 1842; Nr. 138, 17. Juni 1842)。——530。
- 《轮船航运的重大改进。阿基米德号轮船的螺旋桨》，载于1840年7月4日《爱丁堡晚邮报》第687期(Important improvement in steam navigation.—The Archimedes screw propeller. In: The Edinburgh Evening Post. And Scottish Literary Gazette. Nr. 678, 4. Juli 1840)。——245。
- 洛恩施坦,丹·卡·冯·《高尚的阿尔米纽斯王和图斯涅尔达王妃殿下》(两卷集)1689—1690年莱比锡版(Lohenstein, D. C. von: Großmüthiger Feldherr Arminius oder Herrmann. Nebst seiner Durchlauchtigen Thußhelda. In einer sinnreichen Staats- Liebes- und Helden- Geschichte Dem Vaterlande zu liebe Dem deutschen Adel aber zu Ehren und rühmlichen Nachfolge. In 2 Theilen. Leipzig 1689—1690)。——111。
- 洛伊波尔特,约·米·《健康与疾病的历史》1842年埃朗根版(Leupoldt, J. M.: Geschichte der Gesundheit und der Krankheiten. Erlangen 1842)。——440。

M

- 马尔海内克,菲·《关于黑格尔哲学对基督教神学的意义的公开演讲集序言》1842年柏林版(Marheineke, Phi.: Einleitung in die öffentlichen Vorlesungen über die Bedeutung der Hegelschen Philosophie in der christlichen Theologie. Berlin 1842)。——426, 427。
- 马格拉夫,海·《德国当代文学和文化。评述》1839年莱比锡版(Marggraff, H.: Deutschland's jüngste Literatur- und Culturepoche. Charakteristiken. Leipzig 1839)。——136。
- 马莱特,弗·路·《帕尼埃尔博士和圣经》,出版情况不明(Mallet, F. L.: Dr. Paniel und die Bibel)。——288。
- 马莱特,[弗·路·]《前言》,载于1840年1月12、19日《不来梅教会信使》第1、2期(Mallet, [F. L.]: Vorwort. In: Bremer Kirchenbote. Nr. 1, 12. Januar 1840; Nr. 2, 19. Januar 1840)。——185。
- 梅因,爱·《亨利希·莱奥,一个具有哈雷精神的虔诚主义者。文学通讯。献给

- 黑格尔的所有信徒》1839年莱比锡版(Meyen, E.: Heinrich Leo, der verhallerte Pietist. Ein Literaturbrief. Allen Schülern Hegel's gewidmet. Leipzig 1839)。——339, 519。
- 梅[因], 爱·《亚历山大·荣克博士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 载于1842年5月29—31日《莱茵报》(科隆)第149—151号(M[eyen], E.: Vorlesungen über die moderne Literatur der Deutschen von Dr. Alexander Jung. In: 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 Köln. Nr. 149, 29. Mai 1842; Nr. 150, 30. Mai 1842; Nr. 151, 31. Mai 1842)。——460。
- [门采尔, 沃·]《〈瓦莉, 多疑的女人〉。卡尔·谷兹科的小说(1835年曼海姆—勒文塔尔版)》, 载于1835年9月11、14日《文学报》(斯图加特—蒂宾根)第93, 94号([Menzel, W.]: Wally, die Zweiflerin. Roman von Karl Gutzkow. Mannheim. Löwenthal, 1835. In: Literatur-Blatt. Stuttgart, Tübingen. Nr. 93, 11. September 1835; Nr. 94, 14. September 1835)。——132。
- 蒙塔努斯[文岑茨·冯·楚卡尔马利奥](克莱沃-马克区、于利希-贝格区和威斯特伐利亚的过去)1837—1839年索林根—古默斯巴赫版第1、2卷(Montanus [d. i. Vincenz von Zuccalmaglio]: Die Vorzeit der Länder Cleve-Mark, Jülich-Berg und Westphalen. Bd. 1. 2. Solingen, Gummersbach 1837—1839)。——63。
- 蒙特, 泰·《德国散文艺术》1837年柏林版(Mundt, Th.: Die Kunst der deutschen Prosa. Aesthetisch, literaturgeschichtlich, gesellschaftlich. Berlin 1837)。——96, 132。
- 蒙特, 泰·《哥雷斯和天主教世界观》, 载于1838年《自由港》(阿尔托纳)第2期(Mundt, Th.: Görres und die Katholische Weltanschauung. In: Der Freihafen. Altona. 1838. H. 2.)。——135。
- 蒙特, 泰·《关于谢林新哲学的几点意见》, 载于1842年4月15、19—22日《舵手》(阿尔托纳)第60—64号(Mundt, Th.: Einige Bemerkungen über die neue Philosophie Schelling's. In: Der Pilot. Altona. Nr. 60, 15. April 1842; Nr. 61, 19. April 1842; Nr. 62, 20. April 1842; Nr. 63, 21. April 1842; Nr. 64, 22. April 1842)。——446, 454。
- 蒙特, 泰·《论文学中的各个流派》, 载于1835年1月《文学博览》(莱比锡)(Mundt, Th.: Ueber Bewegungsparteien in der Literatur. In: Literarischer Zodiacus. Leipzig. Januar 1835)。——449。

- [蒙特, 泰·]《明希的回忆录》, 载于 1838 年《自由港》(阿尔托纳) 第 2 期 ([Mundt, Th.]: Lebenserinnerungen von Münch. In: Der Freihafen. Altona. 1838. H. 2)。——134。
- 蒙特, 泰·/弗·拉德韦尔《黑格尔门徒的除夕节。1841 年》, 载于 1841 年 12 月 30 日《舵手》(阿尔托纳) 第 104 号 (Mundt, Th., F. Radewell: Sylvester-Feier für die Hegelinge. 1841. In: Der Pilot. Altona. Nr. 104, 30. Dezember 1841)。——454。
- 米希勒, 卡·路·《编者前言》, 载于《黑格尔〈自然哲学讲演录〉——〈哲学全书纲要〉第 2 部》, 卡·路·米希勒编, 1842 年柏林版第 2 部(《黑格尔全集》第 7 卷第 1 册)(Michelet, C. L.: Vorrede des Herausgebers. In: Hegel: Vorlesungen über die Naturphilosophie als der Encyc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 Th. 2. Hrsg. von C. L. Michelet. Berlin 1842. (Werke. Vollst. Ausg. durch einen Verein von Freunden des Verewigten... Bd. 7, 1))。——332。
- 明希, 恩·《一位德国学者一生前 37 年的回忆、经历和研究》(三卷集) 1836—1838 年卡尔斯鲁厄版 (Münch, E.: Erinnerungen, Lebensbilder und Studien aus den ersten sieben und dreißig Jahren eines teutschen Gelehrten, mit Rückblicken auf das öffentliche, politische, intellektuelle und sittliche Leben von 1815 bis 1835 in der Schweiz, in Teutschland und den Niederlanden. Bd. 1—3. Carlsruhe 1836—1838)。——134。

N

- 奈安德, 奥·《众使徒扶植和管理基督教会的历史》1832—1833 年汉堡版第 1、2 卷 (Neander, A.: Geschichte der Pflanzung und Leitung der christlichen Kirche durch die Apostel, als selbstständiger Nachtrag zu der allgemeinen Geschichte der christlichen Religion und Kirche. Bd. 1. 2. Hamburg 1832—1833)。——387。

P

- 帕尼埃尔, 卡·弗·威·《公开谴责埃尔伯费尔德的哲学博士、牧师克鲁马赫尔先生为其在不来梅提出革出教门一事进行自我辩解而出版的所谓〈神学答辩〉》1840 年不来梅版 (Paniel, C. F. W.: Unverholene Beurtheilung der von dem Herrn Pastor Dr. philos. Krummacher von Elberfeld, zur Vertheidigung

seiner Bremischen Verfluchungssache herausgegebenen, sogenannten "Theologischen Replik." Bremen 1840)。——252、286、307。

[帕尼埃尔,卡·弗·威·]《教会争论》,载于1841年4月7—9日《知识界晨报》(斯图加特—蒂宾根)第83—85号([Paniel, K. F. W.]; Kirchliche Streitigkeiten. In: Morgenblatt für gebildete Leser. Stuttgart, Tübingen. Nr. 83, 7. April 1841; Nr. 84, 8. April 1841; Nr. 85, 9. April 1841)。——307。

帕尼埃尔,卡·弗·威·《特于1840年7月12、19和26日举行的三次星期日讲道》1840年不来梅第2版(Paniel, K. F. W.: Drei Sonntagspredigten, mit Bezug auf eine besondere Veranlassung, am 12., 19. und 26. Juli 1840 gehalten. 2. Aufl. Bremen 1840)。——250。

皮特曼,海·《奥古斯特·莱瓦尔德的《静物水彩画》(1837年曼海姆版第3—4卷)》,载于1838年7月18日《文学和艺术报》(德累斯顿—莱比锡)第57号(Püttmann, H.: Aquarelle aus dem Leben von August Lewald. 3. und 4. Band. Mannheim 1837. In: Blätter für Literatur und bildende Kunst. Dresden, Leipzig. Nr. 57, 18. Juli 1838)。——60。

皮特曼,海·《乌兰德和吕凯特。古斯塔夫·普菲策尔的简评(斯图加特科塔出版社版,70页)》,载于1838年7月18日《文学和艺术报》(德累斯顿—莱比锡)第57号(Püttmann, H.: Uhland und Rückert. Ein kritischer Versuch von Gustav Pfizer. Stuttgart, Cotta. 70 Seiten. In: Blätter für Literatur und bildende Kunst. Dresden, Leipzig. Nr. 57, 18. Juli 1838)。——60。

《评22位不来梅牧师的宗教信仰》,一位新教徒著,1841年奥尔登堡版(Bemerkungen über die Confession der zwei und zwanzig Bremischen Pastoren. Von einem Protestanten. Oldenburg 1841)。——288、290。

Q

齐[格勒]-克[利普豪森],亨·安·冯·《亚细亚的巴尼萨》1689年莱比锡版(Z[igler]u[nd]K[li]phausen, H. A. v[on]: Die Asiatische Banise, Oder Das blutigdoch muthige Pegu, Dessen hohe Reichs-Sonne bey geendigtem letztern Jahrhundert an dem Xemindo erbärmlichst unter - an dem Balacin aber erfreulichst wieder aufgehet. . . Leipzig 1689)。——111。

《前言》,载于普拉滕《遗诗》1839年斯特拉斯堡版(Vorrede. In: Platen: Gedichte aus dem ungedruckten Nachlasse. Straßburg 1839)。——104。

《全世界公认的黑色艺术家和巫师浮士德与魔鬼的同盟,冒险的终生流浪和可怕的结局》,无出版年代,莱茵河畔科隆—纽伦堡版(Des durch die ganze Welt berufenen Erzscharzkünstlers und Zauberers D. J. Fausts mit dem Teufel aufgerichteten Bündniß, abentheuerlicher Lebenswandel, und mit Schrecken genommenes Ende. Köln/Rhein, Nürnberg o. J.). —88。

R

荣克,亚·《德国现代文学讲义》1842年但泽版(Jung, A.: Vorlesungen über die moderne Literatur der Deutschen. Danzig 1842)。——444—452、455、456。

荣克,亚·《德国新闻学的立场》,载于1841年10月13日《柯尼斯堡文学报》第2号(Jung, A.: Stellung deutscher Journalistik, In: Königsberger Literatur-Blatt. Nr. 2, 13. Oktober 1841)。——458。

荣克,亚·《〈对无神论者和反基督教者黑格尔的末日审判的号声。最后通牒〉(1841年莱比锡奥托·维干德出版社版)》,载于1841年12月22日《柯尼斯堡文学报》第12号(Jung, A.: Die Posaune des jüngsten Gerichts über Hegel den Atheisten und Antichristen. Ein Ultimatum. Leipzig: Otto Wigand. 1841. In: Königsberger Literatur-Blatt. Nr. 12, 22. Dezember 1841)。——459。

荣克,亚·《弗兰茨·李特尔·冯·巴德尔》,载于1842年6月1日《柯尼斯堡文学报》第35号(Jung, A.: Franz Ritter von Baader. In: Königsberger Literatur-Blatt. Nr. 35, 1. Juni 1842)。——460。

荣克,亚·《关于现代文学的书信》1837年汉堡版(Jung, A.: Briefe über die neueste Literatur. Denkmale eines literarischen Verkehrs. Hamburg 1837)。——445。

荣克,亚·《海尔巴特》,载于1841年10月20、27日《柯尼斯堡文学报》第3、4号(Jung, A.: Herbart. In: Königsberger Literatur-Blatt. Nr. 3, 20. Oktober 1841; Nr. 4, 27. Oktober 1841)。——458。

荣克,亚·《莱奥、普鲁士人和歌德的〈亲和力〉》,载于1842年3月30日《柯尼斯堡文学报》第26号(Jung, A.: Leo, Preußen und die Götheschen Wahlverwandschaften. In: Königsberger Literatur-Blatt. Nr. 26, 30. März 1842)。——458。

荣克,亚·《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1841年莱比锡奥托·维干德出版社版)》,载于1841年11月24日、12月1、8、15、22日《柯尼斯堡文学

- 报)第8—12号(Jung, A.: Das Wesen des Christenthums von Ludwig Feuerbach. Leipzig. Otto Wigand. 1841. In: Königsberger Literatur-Blatt. Nr. 8, 24. November 1841; Nr. 9, 1. Dezember 1841; Nr. 10, 8. Dezember 1841; Nr. 11, 15. Dezember 1841; Nr. 12, 22. Dezember 1841)。——458。
- 荣克,亚·《论评价谢林的方向》,载于1841年11月17日《柯尼斯堡文学报》第7号(Jung, A.: Zur Orientirung über Schelling. In: Königsberger Literatur-Blatt. Nr. 7, 17. November 1841)。——456。
- 荣克,亚·《某君二三事》,载于荣克《关于现代文学的书信》1837年汉堡版(Jung, A.: Fragmente über den Ungenannten. In: Jung: Briefe über die neueste Literatur. Hamburg 1837)。——445。
- 荣克,亚·《普鲁士的柯尼斯堡和当地虔诚主义的极端》1840年布劳恩斯贝格版(Jung, A.: Königsberg in Preußen und die Extreme des dortigen Pietismus. Braunsberg 1840)。——445。
- 荣克,亚·《〈谢林在柏林的第一次讲演。1841年11月15日〉(1841年斯图加特—蒂宾根约·格·科塔出版社版)》,载于1841年12月29日《柯尼斯堡文学报》第13号(Jung, A.: Schelling's Erste Vorlesung in Berlin. 15. November 1841. Stuttgart und Tübingen. In der J. G. Cotta'schen Buchhandlung 1841. In: Königsberger Literatur-Blatt. Nr. 13, 29. Dezember 1841)。——457。
- [荣克,亚·]《欣里克斯与号手》,载于1842年4月20日《柯尼斯堡文学报》第29号([Jung, A.]: Hinrichs und der Posaunist. In: Königsberger Literatur-Blatt. Nr. 29, 20. April 1842)。——460。

S

- 施梯尔,鲁·《当作坚信礼课程基础的路德教义问答》1833年柏林精简第2版(Stier, R.: Luthers Katechismus als Grundlage des Konfirmanden-Unterrichts im Zusammenhang erklärt. 2. verkürzte und verb. Aufl. Berlin 1833)。——52。
- 施梯尔,鲁·《基督教徒的训诫布道词》1837年哈雷版(Stier, R.: Epistel-predigten für das christliche Volk. Ein vollständiger Jahrgang, besonders zum Vorlesen in Landkirchen eingerichtet. Halle 1837)。——52。
- 施梯尔,鲁·《教会圣歌集》1838年莱比锡版(Stier, R.: Die Gesangbuchsnoth. Eine Kritik unsrer modernen Gesangbücher, mit besondrer Rücksicht auf die preußische Provinz Sachsen. Leipzig 1838)。——52, 74。

- 施梯尔,鲁·《路德的德译本圣经可以保持不改动吗?》1836年哈雷版(Stier, R.: Darf Luthers deutsche Bibel unberichtigt bleiben? Eine Erwiderung auf Heinr. Schott's Aeußerungen in seine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Bibelübersetzung Dr. Martin Luthers. Halle 1836)。——52。
- 施梯尔,鲁·《路德教义坚信礼课程教师辅导手册》1838年柏林版(Stier, R.: Hilfsbüchlein des Lehrers zu meinem Katechismus für den Konfirmanden-Unterricht. Nebst Probe eines verbesserten lutherischen Katechismus. Berlin 1838)。——52。
- 施梯尔,鲁·《圣经的讲授纲要》1830年哈雷版(Stier, R.: Kurzer Grundriß einer biblischen Keryktik, oder einer Anweisung, durch das Wort Gottes sich zur Predigtkunst zu bilden. Mit besonderer Beziehung auf Mission und Kanzel. Den Einverständnen zur weitem Entwicklung vorgelegt. Halle 1830)。——52。
- 施梯尔,鲁·《新编希伯来语教科书》1833年莱比锡版第1、2册(Stier, R.: Neu geordnetes Lehrgebäude der hebräischen Sprache. Nach den Grundgesetzen der Sprachentwicklung als durchgängige Hinweisung auf eine allgemeine Sprachlehre dargestellt. Th. 1. 2. Leipzig 1833)。——52。
- 施梯尔,鲁·《在各地所作的二十篇圣经布道词》1832年肯普滕版(Stier, R.: Zwanzig biblische Predigten, gehalten an verschiedenen Orten. Kempten 1832)。——52。
- 施梯尔,鲁·《针对不可捉摸的未来向我的所有教民进一言。布道词》1838年哈雷版(Stier, R.: Ein nöthiges Wort an meine bisherige Gemeinde wegen der ungewissen Zukunft. Predigt. Halle 1838)。——52。
- [施利希特霍斯特, J. D.]《弗·威·克鲁马赫尔牧师和帕尼埃尔博士、牧师。他们最近在不来梅所作并刊行的布道词》,路·弥勒编,1840年不来梅版([Schlichthorst, J. D.]: Pastor F. W. Krummacher und Pastor Dr. Paniel. Nach den kürzlich in Bremen von ihnen gehaltenen und im Druck erschienenen Predigten. Hrsg. von L. Müller. Bremen 1840)。——252。
- 施特劳斯,大·弗·《基督教教义的历史发展及其同现代科学的斗争》1840—1841年蒂宾根—斯图加特版第1、2卷(Strauß, D. F.: Die christliche Glaubenslehre in ihrer geschichtlichen Entwicklung und im Kampfe mit der modernen Wissenschaft. Bd. 1. 2. Tübingen, Stuttgart 1840—1841)。——339、447。

- 施特劳斯, 大·弗·《耶稣传》(校勘本) 1835—1836 年蒂宾根版第 1、2 卷 (Strauß, D.F.: Das Leben Jesu, kritisch bearbeitet. Bd. 1. 2. Tübingen 1835—1836)。——338、367。
- 施瓦布, 古·《席勒和基督教》, 载于卡·乌尔曼/古·施瓦布《天才崇拜。兼论席勒及其同基督教的关系。神学和美学述评》1840 年汉堡版 (Schwab, G.: Schiller und das Christenthum. In: C. Ullmann, G. Schwab: Der Cultus des Genius, mit besonderer Beziehung auf Schiller und sein Verhältniß zum Christenthum. Theologischästhetische Erörterungen. Hamburg 1840)。——290。
- 舒巴特, 卡·恩·《论黑格尔国家学说与普鲁士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的最高原则的对立》1839 年布雷斯劳版 (Schubarth, K.E.: Ueber die Unvereinbarkeit der Hegel'schen Staatslehre mit dem obersten Lebens- und Entwicklungsprinzip des Preußischen Staats. Breslau 1839)。——149。
- 斯特芬斯, 亨·《我的经历(回忆录)》1840 年布雷斯劳版第 1、2 卷 (Steffens, H.: Was ich erlebte. Aus der Erinnerung niedergeschrieben. Bd. 1. 2. Breslau 1840)。——268。

T

- 托路克, 奥·《福音故事的可信性。兼评施特劳斯的《耶稣传》, 以给神学家和非神学家读者》1837 年汉堡版 (Tholuck, A.: Die Glaubwürdigkeit der evangelischen Geschichte, zugleich eine Kritik des Lebens Jesu von Strauß, für theologische und nicht theologische Leser dargestellt. Hamburg 1837)。——289。

W

- 瓦勒斯罗德, 路·《时文评注。在柯尼斯堡举行的四次公开讲演》1842 年柯尼斯堡版 (Walesrode, L.: Glossen und Randzeichnungen zu Texten aus unsrer Zeit. Vier öffentliche Vorlesungen gehalten zu Königsberg. Königsberg 1842)。——431—435。
- 威廉第九《我将写一首歌唱虚无的歌》, 载于弗·狄茨《行吟诗人的生平及作品》1882 年莱比锡增订第 2 版 (Wilhelm IX, Graf von Poitiers: Diess Lied soll um ein Nichts sich drehn... In: F. Diez: Leben und Werke der Troubadours. Ein Beitrag zur nähern Kenntniss des Mittelalters. 2. verm. Aufl. Leipzig 1882)。——277。

- 韦伯,威·恩·《德国人的古典诗》1839年不来梅版(Weber, W. E.: Klassische Dichtungen der Deutschen. Zum Schul- und Privatgebrauch erl. Bremen 1839)。——182。
- 韦伯,威·恩·《歌德的〈浮士德〉》1836年哈雷版(Weber, W. E.: Goethe's Faust. Uebersichtliche Beleuchtung beyder Theile zu Erleichterung des Verständnisses. Halle 1836)。——182。
- [韦伯,威·恩·]《革出教门》,不来梅市民之友的一个匿名作者为思维着的基督徒而作,1840年不来梅版([Weber, W. E.]: Die Verfluchungen. Im Interesse denkender Christen von einem Anonymus des Bremischen Bürgerfreundes. Bremen 1840)。——251、290、308。
- 韦伯,威·恩·《革出教门》1840年不来梅(加注)第2版(Weber, W. E.: Die Verfluchungen. Als ein Beitrag zur neuesten Kanzelpolemik. 2. mit Zugaben verm. Aufl. Bremen 1840)。——290、308。
- 维尔,路·《声明》,载于1839年5月28日《雅士报》(莱比锡)第102号(Wihl, L.: Erklärung. In: Zeitung für die elegante Welt. Leipzig. Nr. 102, 28. Mai 1839)。——140。
- 维尔,路·《我们有现代风格吗?》,载于1840年1月《德意志电讯》(汉堡)第3号(Wihl, L.: Haben wir einen modernen Styl? In: Telegraph für Deutschland. Hamburg. Nr. 3, Januar 1840)。——128。
- 《伟大英雄不伦瑞克公爵狮子亨利的生平业绩》,无出版年代,艾恩贝克版(Leben und Thaten des großen Helden Heinrich des Löwen, Herzog zu Braunschweig. Einbeck o. J.)。——87。
- 魏[尔],[卡·]《卡尔·谷兹科的五幕悲剧〈理查·萨维奇,或一个母亲的儿子〉的首场演出》,载于1839年11月3日《德意志信使》(斯图加特)第44期(W[eil],[K.]: Erste Vorstellung von "Richard Savage, oder der Sohn einer Mutter", Trauerspiel in 5 Aufzügen, von Karl Gutzkow. In: Deutscher Courier. Stuttgart. Nr. 44, 3. November 1839)。——113、125、180。
- 温克勒,约·克·弗·《竖琴之音》1838年巴门版。引自《时代的标志》,载于1838年12月《德意志电讯》(汉堡)第208号(Winckler, J. C. F.: Harfenklänge, bestehend in einer metrischen Uebersetzung und Erläuterung von Ein und fünfzig ausgewählten Psalmen, und in einer Auswahl von evangelischen Gedichten und Liedern, nebst einem Anh, in welchem nachträglich noch einige

- Psalme geliefert werden. Barmen 1838. Nach: Zeichen der Zeit. In: Telegraph für Deutschland. Hamburg. Nr. 208, Dezember 1838)。——52。
- 文巴尔克, 卢·《当代剧作家》(共两册), 第 1 册《剧作家路德维希·乌兰德》1839 年阿尔托纳版(Wienberg, L.: Die Dramatiker der Jetztzeit. H. 1. 2. H. 1: Ludwig Uhland, als Dramatiker. Altona 1839)。——96, 117, 120, 128。
- 文巴尔克, 卢·《美学运动。献给青年德意志》1834 年汉堡版(Wienberg, L.: Aesthetische Feldzüge. Dem jungen Deutschland gewidmet. Hamburg 1834)。——96, 480。
- 文巴尔克, 卢·《应当扶植还是废除低地德语? 回答是否定前者, 肯定后者》1834 年汉堡版(Wienberg, L.: Soll die plattdeutsche Sprache gepflegt oder ausgerottet werden? Gegen Ersteres und für Letzteres beantwortet. Hamburg 1834)。——185。

X

- 西塞罗《论共和国》(Cicero: De republica)。——431。
- 希弗林, 菲·《法语学习指南》1832—1833 年埃尔伯费尔德版第 1—3 册(Schifflin, Ph.: Anleitung zur Erlernung der französischen Sprache. Cursus 1—3. Elberfeld 1832—1833)。——50。
- 希弗林, 菲·《法语学习指南》1837 年埃尔伯费尔德修订第 2 版第 1 册(Schifflin, Ph.: Anleitung zur Erlernung der französischen Sprache. Cursus 1. 2. verb. Aufl. Elberfeld 1837)。——55。
- 希弗林, 菲·《法语学习指南》1839 年埃尔伯费尔德第 3 版第 1 册(Schifflin, Ph.: Anleitung zur Erlernung der französischen Sprache. Cursus 1. 3. Aufl. Elberfeld 1839)。——55。
- 《席尔达人的令人惊奇、异想天开、耸人听闻和不见经传的轶事》1838 年莱比锡版(哥·奥·马尔巴赫编《民间故事书》第 4 个故事)(Der Schildbürger wunderseltene, abenteuerliche, unerhörte und bisher unbeschriebene Geschichten und Thaten. Leipzig 1838. —Volksbücher. Hrsg. von G. O. Marbach. 4)。——87, 89。
- 《席勒纪念碑》, 载于 1839 年 5 月 10 日《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王国特权报》第 107 号附刊(Das Schiller-Denkmal. In: Königlich privilegirte Berlinische Zeitung von Staats- und gelehrten Sachen. Nr. 107, 10. Mai 1839. Beil.)。——79。

- 《席勒纪念碑揭幕。1839年5月8日》，载于1839年5月8日《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王国特权报》第106号(Die Enthüllung des Schiller-Denkmal am 8ten Mai 1839. In: Königlich privilegierte Berlinische Zeitung von Staats- und gelehrten Sachen. Nr. 106, 8. Mai 1839)。——79。
- 《现代小说。布拉泽多。明希豪森。威廉的诗作和构思》，载于1840年《莱茵艺术和诗歌年鉴》(科隆)第1年卷(Moderne Romane. Blasedow. Münchhausen. William's Dichten und Trachten. In: Rheinisches Jahrbuch für Kunst und Poesie. Köln. Jg. 1. 1840)。——123, 127。
- [谢林, 弗·威·约·]《论我的哲学体系》，载于1801年《思辨物理学杂志》(耶拿—莱比锡)第2卷第2期([Schelling, F. W. J.]: Darstellung meines Systems der Philosophie. In: Zeitschrift für spekulative Physik. Jena, Leipzig. Bd. 2. 1801. H. 2)。——326。
- 谢林, [弗·威·约·]《序言》，载于维·库辛《论法国和德国的哲学》1834年斯图加特—蒂宾根版(Schelling, [F. W. J.]: Vorrede. In: V. Cousin: Über französische und deutsche Philosophie. Aus dem Franz. von Hubert Beckers. Stuttgart, Tübingen 1834)。——457。
- 谢林, [弗·威·约·]《1841年11月15日在柏林的第一次讲演》1841年斯图加特—蒂宾根版(Schelling, [F. W. J.]: Erste Vorlesung in Berlin. 15. November 1841. Stuttgart, Tübingen 1841)。——324, 341, 457。
- 欣里克斯, [海·弗·威·]《〈对无神论者和反基督教者黑格尔的末日审判的号声。最后通牒〉(1841年莱比锡版)》，载于1842年3月《科学评论年鉴》(柏林)第52—55号(Hinrichs, [H. F. W.]: Die Posaune des jüngsten Gerichts über Hegel den Atheisten und Antichristen. Ein Ultimatum. Leipzig 1841. In: 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liche Kritik. Berlin. Nr. 52, März 1842; Nr. 53, März 1842; Nr. 54, März 1842; Nr. 55, März 1842)。——460。
- 《新发明的和改善的幸福轮》1792年纽伦堡版(Das neu erfundene und verbesserte Glücks-Rad, welches gleich einem Orakel auf 99 verschiedene Fragen die richtige Antwort ertheilet von Lukundus Curiosus. Nürnberg 1792)。——92。
- 许尔斯曼, 爱·《传道士圣经, 或实践派神学家的诠释手册》1835年斯图加特版第1卷(Hülsmann, Ed.: Prediger-Bibel, oder exegetisches Handbuch für praktische Theologen. Bd. 1. Stuttgart 1835)。——51。

Y

- 雅科比, 约·《柏林印象和状况》1836年阿尔滕堡版第1、2卷(Jacoby, J.: Bilder und Zustände aus Berlin. Bdch. 1. 2. Altenburg 1833)。——145。
- 雅科比, 约·《柏林之声。致莱茵省和威斯特伐利亚的居民》1838年柏林版(Jacoby, J.: Stimme aus Berlin. An die Rheinländer und Westphalen. Berlin 1838)。——144。
- 雅科比, 约·《斗争与胜利》1840年雷根斯堡版(Jacoby, J.: Kampf und Sieg. Regensburg 1840)。——144、146。
- 雅科比, 约·《就指控我侮辱国王陛下和蛮横、无礼地指责国家法律一事所作的进一步自我辩护》1842年苏黎世—温特图尔版(Jacoby, J.: Meine weitere Verteidigung wider die gegen mich erhobene Beschuldigung der Majestätsbeleidigung und des frechen, unehrerbietigen Tadels der Landesgesetze. Zürich und Winterthur, 1842)。——469、470。
- [雅科比, 约·]《一位东普鲁士居民的四个答题》1841年曼海姆版([Jacoby, J.]: Vier Fragen beantwortet von einem Ostpreußen. Mannheim 1841)。——465、468—470。
- 杨, 弗·路·《德意志民族性的标志》1833年希尔德堡豪森版(Jahn, F. L.: Merke zum deutschen Volksthum. Hildburghausen 1833)。——270、301。
- 杨, 弗·路·/恩·艾泽伦《德国的体操艺术》1816年柏林版(Jahn, F. L., E. Eiselen: Die Deutsche Turnkunst zur Einrichtung der Turnplätze. Berlin 1816)。——301。
- 《1840年1月1日创刊的《德意志贵族报》征订启事》, 载于1839年8月28日《发言人报, 或莱茵—威斯特伐利亚通报》第69号(Ankündigung und Einladung zur Subscription auf die mit dem 1. Januar 1840 erscheinende Zeitung für den Deutschen Adel). In: Sprecher oder Rheinisch-Westphälische Anzeiger. Nr. 69)。——148。
- 《一位老修行者的占梦书》, 无出版年代, 科隆—亚琛版(E. L. M. eines alten Einsiedlers Traumbuch, zum Nutzen derenjenigen entworfen, welche in dem Lotto glücklich zu werden gedenken... Aus einem uralten Manuscript eines genuesischen Astrologen. Köln, Aachen o. J.)。——92。
- 伊默曼, 卡·《回忆录》(共三册)1840年汉堡版第1册(《伊默曼文集》第12卷)

- (Immermann, K.: Memorabilien. Th. 1—3. Th. 1. Hamburg 1840. (Schriften. Bd. 12)). —304。
- 伊默曼, 卡·《闵豪森。短篇故事集锦》(共四册)1838—1839 年杜塞尔多夫版 (Immermann, K.: Münchhausen. Eine Geschichte in Arabesken. Th. 1—4. Düsseldorf 1838—1839)。—297、303。
- 伊默曼, 卡·《模仿者。家庭回忆录》(共三部九册)1836 年杜塞尔多夫版 (Immermann, K.: Die Epigonen. Familienmemoiren in Neun Büchern. Th. 1—3. Düsseldorf 1836)。—202、297、303。
- 伊默曼, [卡·]《致卡·谷兹科》, 载于 1838 年 10 月《德意志电讯》(汉堡)第 169 号 (Immermann, [K.]: An K. Gutzkow. In: Telegraph für Deutschland. Hamburg. Nr. 169, Oktober 1838)。—103。

Z

- 赞德尔, 伊·弗·《对为爱·许尔斯曼牧师的〈传道士圣经〉进行神学鉴定提出指控所作的说明》1836 年巴门版 (Sander, I. F.: Beleuchtung der wider das theologische Gutachten über die Prediger-Bibel des Pastor Ed. Hülsmann erhobenen Anklagen. Barmen 1836)。—51。
- 赞德尔, 伊·弗·《为爱·许尔斯曼牧师的〈传道士圣经〉进行神学鉴定》1836 年巴门版 (Sander, I. F.: Theologisches Gutachten über die Prediger-Bibel des Pastor Ed. Hülsmann ausgestellt. Barmen 1836)。—51。
- 《追思弥撒》, 载于《罗马城的弥撒》1841 年柏林版 (Missae pro Defunctis. In: Missale Romanum, ex decreto sacrosancti Concilii Tridentini restitutum, S. Pii Pontif. Maximi jussu editum, Clementis VIII. et Urbani VIII. auctoritate recognitum, in quo missae novissimae sanctorum accurate sunt dispositae. Ed. ster. Berolini 1841)。—148—152。
- 佐尔特韦德尔, 亚·[弗·扎斯]《汉撒同盟书简》, 载于《自由港》(阿尔托纳) 1839 年第 2 年卷第 3、4 期, 1840 年第 3 年卷第 1 期 (Soltwedel, A. [d. i. F. Saß]: Hanseatische Briefe. In: Der Freihafen. Altona. Jg. 2. 1839. H. 3. 4. Jg. 3. 1840. H. 1)。—291。

法律、法令、文件

D

《第八次市议会讨论补记。1840年7月10日》，载于《1840年市议会讨论记录》(Nachtrag zu VIII. Bürger-Convents-Verhandlungen. 10. Juli 1840. In: Bürger-Convents-Verhandlungen vom Jahre 1840)。——196。

F

《反对克鲁马赫尔或维尔特，以及对当前宗教的民意测验》(Anti-Krummacher oder Werth und Würdigung religiöser Volksmeinungen der Gegenwart. Hamburg, Leipzig 1840)。——288、290。

G

《关于未来处理整个国债事务的规定。1820年1月17日》，载于《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20年柏林版第2号(Verordnung wegen der künftigen Behandlung des gesammten Staatsschulden-Wesens, Vom 17ten Januar 1820. In: Gesetz-Sammlung für die Königlichen Preußischen Staaten. Berlin. Nr. 2, 1820)。——541。

J

《就实行书报检查一事给王国各总督府的通令。1841年12月24日》，载于1841年12月27日《普鲁士王国内务管理部务通报》(柏林)，内务部办公厅编，第2年卷第15期(Cirkular-Verfügung an sämtliche Königl. Oberpräsidien, die Handhabung der Censur betreffend, vom 24. Dezember 1841. In: Ministerial-Blatt für die gesammte innere Verwaltung in den Königlich Preußischen Staaten. Hrsg. im Bureau des Ministeriums des Innern. Berlin. Jg. 2. Nr. 15, 27. Dezember 1841)。——471、530。

P

《普鲁士国家通用邦法》1838年柏林版下册第18—20章(Allgemeines Landrecht

für die Preussischen Staaten. Theil II, Tit. 18—20. Berlin 1838)。——434、462、465、471、472。

Y

《1819年10月18日书报检查令》，载于《普鲁士国家通用邦法》1838年柏林版下册第18—20章(Censur-Edict v. 18. Octbr. 1819. In: Allgemeines Landrecht für die Preussischen Staaten. In Verbindung mit den ergänzenden Verordnungen hrsg. von A. J. Mannkopff. Bd. 7, enthaltend Theil II. Tit. 18—20. Berlin 1838)。——465、467。

报刊中的文章和通讯

(作者不详)

K

《柯尼斯堡文学报》

—1841年10月6日第1号(Für die Wissenschaft...)。——458。

—1841年10月27日第4号(Wir müssen es im höchsten Grad mißbilligen...)。——456、458。

L

《莱比锡总汇报》

—1840年9月19日第263号(Während die Handwerksgelesen... [Korrespondenz aus]: Bremen, 13. Sept.)。——262。

—1840年10月27日第301号(Unser Zunftwesen leidet... [Korrespondenz aus]: Bremen, 20. Oct.)。——262。

O

《欧罗巴》

—1839年第1期(Von Carl Beck soll nächstens...). —98。

文学著作

A

昂盖利,路·《手工业者节日》。——182。

B

保尔,约·《诗集》。——63、81。

—《马恩河畔的阿提拉》。——63。

—《诗人》。——63。

—《赞歌》。——63。

—《哲学家》。——63。

贝[克尔],尼·《德国的莱茵河》。——279。

倍克,卡·《短篇集》。——98。

倍克,卡·《静静的歌》。——98、99、138、141。

—《爱情之歌(他的日记)》。——99。

—《爱情之歌(她的日记)》。——99、101。

—《安睡吧!》。——100。

—《茨冈王》。——99、100。

—《泪》。——99、100。

—《梦境》。——100。

—《蔷薇》。——100。

—《世界精神》。——100。

—《他们说,这是爱情!》。——99。

—《匈牙利哨所》。——99、100。

倍克,卡·《浪游诗人》(诗集)。——98、99、114。

倍克,卡·《扫罗》(五幕悲剧)。——101、141、142。

倍克,卡·《夜。披甲戴盔的歌》。——95、100、123、141。

- 《第二十二夜》。——97。
—《第十八夜。混乱》。——97。
—《年轻的巴勒斯坦》。——95。
—《苏丹》。——95、100。
—《新圣经》。——95。
彼特拉克，弗·《抒情曲》。——313。
勃鲁姆，卡·《时髦的狂热》。——180、181。
布瓦洛-德普雷奥，尼·《讽刺诗集》。——129。

C

- 《朝圣者与羔羊》。——82。
《从此开始一个美妙的故事》。——92。

D

- 大仲马《贝勒岛小姐》。——109。
但丁《神曲·地狱》。——74。
《刀枪不入的齐格弗里特的美妙故事》。——87、90、93。
德林，卡·奥·《口诀歌和讽刺短诗》。——61。
德林，卡·奥·《使徒行传、布道和短篇教育诗》。——61。
德[罗斯特]-许[尔斯霍夫]，安·伊·冯《诗集》。——178、179。
蒂尔施，伯·《普鲁士国歌》。——173。
蒂克，路·《屋大维皇帝》。——91。
杜勒，爱·《反基督者》。——111。
杜勒，爱·《皇帝和教皇》。——111。
杜勒，爱·《洛约拉》。——111。
杜勒，爱·《王冠和锁链》(历史小说)。——111。

E

- 《恩斯特公爵》。——88。

F

- 《非埃拉布拉斯》。——92。
 弗莱里格拉特, 斐·《多特蒙德的秘密法庭》。——11。
 弗莱里格拉特, 斐·《流亡中的诗人》。——60。
 弗莱里格拉特, 斐·《诗集》。——59、96。
 —《两首墓前诗》。——59。
 —《木匠帮工》。——59。
 —《欧根亲王, 高尚的骑士》。——60。
 —《手锤》。——59。
 —《亡命者》。——59。
 —《森林中》。——59。
 弗莱里格拉特, 斐·《亚历山大里亚诗体》。——111。
 《福尔土纳特和他的儿子们》。——86、92。

G

- 《盖诺费法》。——86、90。
 《高贵美丽的梅卢齐娜的故事》。——86、91。
 高乃依, 皮·《熙德》。——109。
 哥雷斯, 约·《阿塔纳西乌斯》。——85。
 哥雷斯, 约·《德国民间故事书》。——85、87、91、93。
 哥特弗里德(斯特拉斯堡的)《特里斯坦和伊佐尔达》。——91。
 歌德《浮士德》。——88、116、486。
 歌德《神和舞女》。——267。
 《格丽泽尔迪丝》。——90
 《格丽泽尔迪丝和封疆伯爵瓦尔特的故事》。——90、92—93。
 格林, 威·《德国英雄传奇》。——256。
 格林, 雅·/格林, 威·《儿童和家庭童话集》。——172。
 格律恩, 阿·《背叛》(《新诗集》第二首)。——155。
 谷兹科, 卡·《布拉泽多和他的儿子们》(诙谐小说)。——123、131、138、139、
 150、172。

- [谷兹科,卡·]《理查·萨维奇,或一个母亲的儿子》(五幕悲剧)。——113、116、125、180。
谷兹科,卡·《马里诺·法利埃里》(戏剧习作)。——114。
谷兹科,卡·《帕特库尔》(五幕政治悲剧)。——454。
谷兹科,卡·《赛拉芬》(小说)。——138。
谷兹科,卡·《扫罗王》(五幕悲剧)。——101、113、125、139、142。
谷兹科,卡·《瓦莉,多疑的女人》(小说)。——92、115、123、131。
谷兹科,卡·《韦尔纳,或内心和世界》(五幕剧)。——125、454。

H

- 哈尔姆,弗·《格丽泽尔迪丝》(五幕诗剧)。——125。
[海尔维格,格·]《一个生者的诗。附给逝者的赠言》。——315。
《海蒙的四个儿子的故事》。——86、92。
海涅,亨·《旅途景色》。——59。
海涅,亨·《士瓦本的镜子》。——96、140。
海伊,威·《儿童寓言五十则》。——62。
海伊,威·《儿童寓言另五十则》。——62。
海伊,威·《青年读物〈耶稣传〉中的故事》。——62。
《汉诺之歌》。——255。
荷马《伊利亚特》。——8、88、187、434。

J

- 金塔纳,曼·霍·《咏印刷术的发明》。——29—38。
居尔,弗·《绘画和诗歌中的儿童家园》。——62。

K

- 卡德龙·德拉巴卡,佩·《喜剧》。——159。
—《坚毅的亲王》。——165。
—《讲信誉的医生》。——165。
—《曼蒂布勒桥》。——165。

- 《人生如梦》。——165。
 —《四五月的清晨》。——166。
 —《天国的女儿》。——165。
 《卡伦贝格神父的故事》。——89。
 克赖策纳赫, 泰·《士瓦本的阿波罗》(独幕喜剧)。——128。
 克鲁格, 弗·威·《年轻的瓦廉的斗争和胜利, 或真善美王国的生活景象》。——64。
 克鲁格, 弗·威·《处女诗作和散文遗作》。——64。
 克鲁马赫尔, 弗·威·《诗集》。——49。
 克纳普, 阿·《教堂和家用福音诗歌荟萃》。——474。
 奎纳, 斐·古·《疯人院里的隔离》。——110、138、139、449。
 奎纳, 斐·古·《修道院的故事》。——140。

L

- 拉辛, 让·巴·《阿塔莉》。——109。
 拉辛, 让·巴·《费德拉》。——109。
 拉辛, 让·巴·《伊菲姬妮娅》。——109。
 莱瑙, 尼·《三个茨冈人》。——100。
 李特, 卡·路·泰·《青少年诗歌》。——62。
 里姆, 弗·威·《救世主》(清唱剧)。——292。
 《列那狐》[低地德语讽刺作品]。——293。
 卢格, 阿·《小说家。以主人公日记中数十个教训组成的故事》。——518。
 鲁日·德·李尔, 克·约·《马赛曲》。——279、504。
 《路易之歌》。——96。
 伦克尔, 马·《题格拉贝的肖像》。——73。
 吕凯特, 弗·《诗集》。——62。

M

- 《美丽的玛格洛娜和佩带银钥匙的骑士彼得的故事》。——91。
 《美丽的梅卢齐娜》。——91。
 蒙特, 泰·《爱好的喜剧》。——133。

- 蒙特,泰·《二重唱》(小说)。——110。
蒙特,泰·《散步与世界漫游》。——133、137。
蒙特,泰·《圣母。与一个女圣徒的谈话》。——132—134、136、446、454。
蒙特,泰·《现代生活的漩涡。一名盐场书记员的书信及时代冒险》。——132、446。
《民间故事书》。——85、93。
缪格,泰·《杜山》(小说)。——499。
莫森,尤·《亚哈随鲁》(史诗)。——61。

N

- 《尼贝龙根之歌》。——255、256、259、260。

O

- 《欧伦施皮格尔》。——86、89、90。

P

- 皮特曼,海·《蓝色童话》(少儿读物)。——60。
普拉滕,奥·《波兰颂歌》。——104。
普拉滕,奥·《普拉滕文集》。——104。
—《查理十世颂》。——104。
—《浪漫的奥狄浦斯》(五幕喜剧)。——61。
—《颂歌》。——104。
普拉滕,奥·《遗诗》。——104。
普劳图斯《撒谎者》。——426。
普鲁茨,罗·爱·《爱情生活》(诗歌)。——499。

Q

- 《七个士瓦本人的故事》。——89。
《虔诚的普法尔茨伯爵夫人盖诺费法的故事》。——86、90。

S

- 《萨克森、巴伐利亚和不伦瑞克公爵——狮子亨利公爵的故事》。——87、88。
《萨洛蒙和莫罗尔夫》。——86、89。
塞万提斯《唐·吉珂德》。——5、91、123、427、433。
沙米索,阿·冯·《十四行诗和三韵句诗》。——103。
施梯尔,鲁·《基督教诗歌集》。——52。
施梯尔,鲁·《诗选(70首)》。——53。
施梯尔,鲁·《希腊之神》。——52。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丹麦王子》。——115、120、123。
莎士比亚《李尔王》。——123。
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178。
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254。
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178。
《狮子的忠诚》。——88。
《狮子亨利公爵旅行奇遇记》。——87。
舒[马]赫,[巴·格·]《祝福你,戴着胜利的花冠》。——275。
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116。

W

- 《亡友之歌》。——81、82。
维尔芬,弗·路·《古琴、刀剑或带刺和不带刺的蜜蜂》。——62。
维尔芬,弗·路·《青春》(诗集)。——62。
维尔芬,弗·路·《威廉明娜。——一个最好的名字》。——63。
维尔芬,弗·路·《在这个混沌忧郁的时代》。——62。
维吉尔《稼穡诗》。——182。
《屋大维皇帝的故事》。——86、90、91。

X

- 《希尔兰达》。——89、90。

- 《熙德颂诗》。——272。
《席尔达人》。——86、89。
席勒《奥尔良的姑娘》。——121。
席勒《华伦斯坦》。——342。
席勒《潜水者》。——191。
席勒《唐·卡洛斯》。——254、434。
席勒《希腊之神》。——52。
雪莱《麦布女王》。——171。

Y

- 伊默曼,卡·《吉斯蒙达,或沉默的牺牲品》(五幕悲剧)。——303。
伊默曼,卡·《默林》(神话)。——303。
伊默曼,卡·《特里斯坦和伊佐尔达》(抒情诗)。——303。
叶曼特,威·《永世流浪的犹太人》(说教性悲剧)。——61、89。
雨果,维·《贝勒岛小姐》。——109。
雨果,维·《卢克丽霞·博贾》。——109。
雨果,维·《鲁伊·布拉斯》。——109。
- 圣经。——45—47、49、50、72、84、89、95、118、252、287、289、380、399、402、405、
408、412、414、416、486、492、494、505、536。
《旧约全书》。——117、290、377、382、403、409。
—《传道书》。——106。
—《但以理书》。——429。
—《列王纪(上)》。——335、409。
—《列王纪(下)》。——80、409。
—《摩西一经(创世记)》。——149、174、485、488。
—《摩西二经(出埃及记)》。——193、442、485—486。
—《摩西三经(利未记)》。——485、488。
—《摩西四经(民数记)》。——485、488、494。
—《摩西五经(申命记)》。——484—488。
—《撒母耳记(上)》。——117、118。

- 《诗篇》。——190。
- 《以赛亚书》。——378、397、403、407。
- 《以斯帖记》。——490。
- 《约拿书》。——516。
- 《约书亚记》。——72。
- 《新约全书》。——148、290、382、385。
- 《彼得前书》。——416。
- 《彼得后书》。——417。
- 《腓立比书》。——380、405。
- 《哥林多前书》。——400、414、415。
- 《加拉太书》。——249。
- 《路加福音》。——395。
- 《马太福音》。——377、400、402、410、414 —418、431、477、490、515、516。
- 《启示录》。——410、418、514。
- 《使徒行传》。——412、413。
- 《提摩太前书》。——417。
- 《帖撒罗尼迦后书》。——416。
- 《以弗所书》。——416。
- 《约翰福音》。——50、403、414。
- 《犹大书》。——403。

报 刊 索 引

A

《埃尔伯费尔德日报》(Elberfelder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790年创刊,1834—1904年用这个名称出版,此后改名为《埃尔伯费尔德日报。联合总汇报和地方报。(随送附刊)》(Elberfelder Zeitung. Vereinigte Allgemeine Zeitung und Provinzial-Zeitung(nebst Intelligenzblatt)),继续出版至1926年;1839—1843年主编是马·伦克尔,1844—1862年为伯·腊韦;19世纪30—40年代报纸具有福音教会正统派和保守派的观点。——40、73。

《《埃尔伯费尔德日报》附刊》(Elberfelder Intelligenzblatt)——见《埃尔伯费尔德日报》。

《埃尔伯费尔德日报。联合总汇报和地方报。(随送附刊)》(Elberfelder Zeitung. Vereinigte Allgemeine Zeitung und Provinzial-Zeitung(nebst Intelligenzblatt))——见《埃尔伯费尔德日报》。

《爱国者。德意志杂志》(Der Patriot. Zeitschrift für Deutschland)——德国的一家杂志,1838年7—12月在不来梅出版,每周出版两次;由弗·莱·福格特编辑出版。——184。

《爱丁堡晚邮报和苏格兰文学报》(The Edinburgh Evening Post. And Scottish Literary Gazette)——英国的一家周报,1828—1840年出版。——244、245。

B

《巴门日报》(Barmer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834年创刊,1838—1841年由海·皮特曼编辑,弗·施塔茨出版;报纸从1834年起出版附页《伍珀河谷读者园地。《巴门日报》附页》(Wupperthaler Lesekreis. Eine Zugabe zur Barmer Zeitung),每周出版两次;1931年停刊。——60。

- 《巴门周刊》(Barmer Wochenblatt)——德国的一家杂志,巴门虔诚派的刊物,1829年起在巴门出版,每周两次,1832—1846年由约·弗·施泰因豪斯编辑出版。——61。
- 《北极光。文学、艺术和生活杂谈》(Das Nordlicht. Feuilleton für Literatur, Kunst und Leben)——德国的一家杂志,1839年10月—1840年5月在莱比锡出版,每周出版两次;由鲁·梅特勒编辑出版,撰稿人有卡·倍克和爱·梅因等。——142。
- 《贝格区和马克区每日通报》(Täglicher Anzeiger für Berg und Mark)——德国的一家日报,1835—1930年用这个名称在埃尔伯费尔德出版,1835年以前名为《到达埃尔伯费尔德的外地人通报》(Verzeichniß der in Elberfeld angekommenen Fremden)。——61。
- 《柏林教会总汇报》(Berliner Allgemeine Kirchenzeitung)——德国的一家杂志,1839—1853年由莱茵瓦尔德在柏林出版,每周出版两次。——332、339。
- 《柏林年鉴》(Berliner Jahrbücher)——见《科学评论年鉴》。
- 《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王国特权报》(Königlich privilegirte Berlinische Zeitung von Staats- und gelehrten Sachen)——德国的一家日报,18世纪初在柏林创刊,1751年起因报纸所有人是克·弗·福斯而被称为《福斯报》(Vossische Zeitung),1785—1911年报名为《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王国特权报》,1911—1934年正式用《福斯报》这个名称;19世纪40年代初代表柏林资产阶级温和自由派的观点。——79。
- 《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新闻》(Berlinische Nachrichten von Staats- und gelehrten Sachen)——德国的一家日报,1740年由约·卡·斯彭讷创办,从1748年起被通称为《斯彭讷报》(Spenersche Zeitung),1872年起正式以这个名称出版;19世纪40年代初为政府的半官方报纸。——530。
- 《柏林政治周刊》(Berliner politisches Wochenblatt)——德国的一家周报,历史法学派机关报,1831—1841年在柏林出版,代表君主派的观点,对普鲁士的政治发展有影响,曾得到皇太子、后来的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支持。——144、151、275。
- 《不来梅报》(Bremer Zeitung)——德国温和和自由派的报纸,1813—1848年由约·格·海泽出版,1838年5月—1839年6月每周出两期附刊《不来梅杂谈》(Bremisches Conversationsblatt);1839年6月10日因发表编辑斐·唐南特的文章被查禁,1839年底,在唐南特退出编辑部,出版者海泽表示接受汉诺威

政府的条件后,有关方面才在1840年3月21日撤销禁令,允许报纸继续出版。——184。

《不来梅市信使报。星期日报》(Der Bremer Stadtbote. Eine Sonntagsschrift)——德国的一家周报,1839年1月—3月底由阿·迈耶尔每逢星期日编辑出版。——67、70。

《不来梅教会信使杂志》(Bremer Kirchenbote. Eine Zeitschrift)——德国的一家周报,不来梅虔诚派的机关报;1832—1847年由格·哥·特雷维腊努斯、弗·路·马莱特和弗·阿·特尔编辑出版。——185。

《不来梅杂谈》(Bremisches Conversationsblatt)——见《不来梅报》。

《不来梅杂谈报》(Bremisches Unterhaltungsblatt)——德国的一家报纸,1822—1859年出版,每周出两次,1822—1829年报名为《不来梅各界读者杂谈报》(Bremisches Unterhaltungsblatt für Leser aller Stände)。——184。

D

《德国贵族报》(Zeitung für den Deutschen Adel)——德国的一家报纸,1840—1844年先后在莱比锡、北豪森和阿尔滕堡出版,每周出版两次;1842年以前出版者是路·阿尔文斯基;主编是弗·富凯。——148—152、276。

《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Hallische Jahrbücher für deutsche Wissenschaft und Kunst)——青年黑格尔派的刊物,1838年1月—1841年6月以日报形式在莱比锡出版,由阿·卢格和泰·埃希特迈尔负责编辑,简称《哈雷年鉴》或《德国年鉴》;因在普鲁士受到禁止刊行的威胁,编辑部从哈雷迁到萨克森的德累斯顿,并更名为《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Deutsche 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 und Kunst),从1841年7月起由阿·卢格负责编辑,继续出版;起初为文学哲学杂志,从1839年底起逐步成为政治评论性刊物,在1838—1841年还出版《哈雷年鉴附刊》(Intelligenzblatt zu den Hallischen Jahrbüchern),主要刊登新书广告;1843年1月3日被萨克森政府查封,并经联邦议会决定在全国查禁。——110、143、180、271、274、332、338、445、446、458、498、500、504、510、518。

《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Deutsche 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 und Kunst)——见《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

《德国缪斯年鉴》(Deutscher Musenalmanach)——德国的一家文学月刊,主要刊登当时的抒情诗歌;1830—1832年由A.温特、1832—1838年由阿·冯·沙

米索和古·施瓦布,1839年起由沙米索和弗·冯·高迪在莱比锡出版;撰稿人有:J.冯·艾兴多夫、弗·吕凯特、尼·莱诺、阿·格律恩、斐·弗莱里格拉特、路·乌兰德等人。——499。

《德意志电讯》(Telegraph für Deutschland)——德国的一家文学杂志,创办人是卡·谷兹科;1837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1838—1848年在汉堡出版,每周出版四次;30年代末40年代初报纸反映了青年德意志的观点;1839—1840年恩格斯曾为该杂志撰稿。——53、74、98、103、113—116、128、135、140、454。

《舵手。国内外文学和民族志学汇评》(Der Pilot. Allgemeine Revue der einheimischen und ausländischen Literatur- und Volkerzustände)——德国的一家杂志,1840—1842年在阿尔托纳出版;起初每周出版一次,接着每周出版两次,最后每周出版四次;1841年起主编是泰·蒙特。——454。

F

《发言人报,或莱茵—威斯特伐利亚通报》(Der Sprecher oder Rheinisch-Westphälischer Anzeiger)——德国的一家报纸,1798年在哈姆创刊,每周出版两次,1841—1850年改在威塞尔出版;1842—1844年11月卡·格律恩曾参加报纸的编辑工作。——148。

《福斯报》(Vossische Zeitung)——见《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王国特权报》。

《福音派教会报》(Evangelische Kirchen-Zeitung)——德国的一家报纸,教会正统派的刊物;1827—1924年在柏林出版,每周出版两次,1869年以前主编是恩·威·亨斯滕贝格;19世纪30—40年代,报纸对神学理性主义、思辨神学和青年黑格尔派持反对态度。——52、332、440—443。

G

《格拉斯哥阿尔古斯报》(The Glasgow Argus)——苏格兰的一家报纸,1840年创刊,每周出版两次。——243、244。

H

《哈雷年鉴附刊》(Intelligenzblatt zu den Hallischen Jahrbüchern)——见《德国科

学和艺术哈雷年鉴)。

J

- 《基督教神学和一般科学问题文献通报》(Literarischer Anzeiger für christliche Theologie und Wissenschaft überhaupt)——德国的一家杂志,1830—1849年在哈雷出版,每年出版80期;主编是弗·奥·托路克。——335。
- 《基督教信使。教会星期日报》(Der Christen Bote. Ein kirchlich-religiöses Sonntagsblatt)——德国一家教会周报,1831—1846年在斯图加特出版。——520。

K

- 《柯尼斯堡文学报》(Königsberger Literatur-Blatt)——德国的一家报纸,1841—1845年在柯尼斯堡出版,每周出版两次;主编是亚·荣克。——444、445、455—461。
- 《科隆日报》(Kölnisch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7世纪创刊,1802—1945年用这个名称出版;19世纪40年代初代表温和自由派的观点,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反对派持批判态度,维护莱茵地区资产阶级的利益;在科隆教会争论中代表天主教会的利益;《莱茵报》被查封后,报纸成为莱茵地区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主要机关报;1831年起报纸出版者是杜蒙,1842年报纸的政治编辑是海尔梅斯。——268。
- 《科学评论年鉴》(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liche Kritik)——德国的刊物,1827—1833年在斯图加特和蒂宾根、1834—1846年在柏林出版,又称《柏林年鉴》,每月出版20次,出版者是黑格尔派的“柏林科学评论小组”,主编是莱·冯·亨宁。——59、337、460。

L

- 《来自瑞士的德国信使》(Der deutsche Bote aus der Schweiz)——瑞士的一家民主派报纸,1842年1—10月每周出版两次;由德国人卡·福禄培尔和尤·福禄培尔兄弟在苏黎世出版。——534。
- 《莱比锡总汇报》(Leipziger Allgemein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837年创刊,代表自由派的观点,特别是到1842年初,报纸成了自由主义反对派的喉

- 舌,1842年11月起,在古·尤利乌斯领导的编辑部影响下,日益尖锐地抨击普鲁士,因而于1843年1月被禁止在普鲁士境内出版;报纸曾公开发表马克思对它被查禁的态度,并详细报道了为反对《莱茵报》被查封而采取的各种措施;1843年6月底,布罗克豪斯出版社通过改组编辑部、调整出版方针和更换报名,而获得报纸在普鲁士境内重新出版的许可;报纸用《德意志总汇报》(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这个名称一直出版到1879年;报纸在1848年夏天以前坚持保守方针,以后采取自由主义方针。——262、413、469。
- 《莱茵教育报。兼顾国民教育制度》(Rheinische Blätter für Erziehung und Unterricht mit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s Volksschulwesens)——德国的一家报纸,1827年由弗·阿·威·第斯多惠在施韦尔姆创办出版,1866—1885年在埃森出版。——56。
- 《莱茵艺术和诗歌年鉴》(Rheinisches Jahrbuch für Kunst und Poesie)——见《莱茵音乐堂》。
- 《莱茵音乐堂》(Rheinisches Odeon)——德国的一家文学年鉴,由斐·弗莱里格拉特创办;1836年在科布伦茨,1838、1839年在杜塞尔多夫出版,1840—1841年改名为《莱茵艺术和诗歌年鉴》(Rheinisches Jahrbuch für Kunst und Poesie),简称《莱茵年鉴》(Rheinisches Jahrbuch)在科隆出版;编辑是斐·弗莱里格拉特、克·马策腊特和卡·西姆罗克。——73、123—127、295。
-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德国的一家日报,青年黑格尔派的喉舌;1842年1月1日—1843年3月31日在莱茵省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支持下在科隆出版;创办人是伯·腊韦,编辑是伯·腊韦和阿·鲁滕堡,发行负责人是路·舒尔茨和格·荣克;1842年4月起马克思为报纸撰稿,同年10月马克思成为报纸编辑;在马克思担任编辑期间报纸日益具有明显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并成为德国最重要的反对派报纸之一;1843年4月1日被普鲁士政府查封。——460、471、522。

N

- 《农村日报》(Dorf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838—1847年在埃尔伯费尔德出版。——60。

O

《欧罗巴。知识界纪事报》(Europa. Chronik der gebildeten Welt)——德国的一家周报,按季度成卷出版,1835—1885年先后在斯图加特、卡尔斯鲁厄和莱比锡出版;创办人和编辑(1835—1846年)是奥·莱瓦尔德。——60、181、296。

P

《普鲁士国家刑法报》(Criminalistische Zeitung für die Preußischen Staaten)——普鲁士温和和自由派的周报,1841年7月—1842年6月由J. W. 邦塞里和约·多·胡·泰梅在柏林出版。——522、533。

《普鲁士国家总汇报》(Allgemeine Preußische Staats-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普鲁士政府的官方报纸,1819年1月2日—1843年6月30日在柏林出版;1843年7月1日—1848年4月30日用《普鲁士总汇报》(Allgemeine Preußische Zeitung)的名称出版,1848年5月1日—1850年12月31日改名为《普鲁士国家通报》(Preußischer Staats-Anzeiger);1851年1月—1871年5月改名为《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Königlich Preußischer Staats-Anzeiger);1871年5月4日起成为德意志帝国政府的官方报纸,并更名为《德意志帝国通报和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Deutscher Reichs-Anzeiger und Königlich Preußischer Staats-Anzeiger),1917年停刊。——60、468。

《普鲁士王国国家、军事和和平日报》(Königlich-Preußische Staats-Kriegs-und Friedens-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7世纪在柯尼斯堡创刊;1752—1850年用这个名称出版,人称《柯尼斯堡日报》(Königsberger Zeitung);1850年改名为《柯尼斯堡哈通报》(Königsberger Hartungsche Zeitung);1842—1843年2月报纸深受约·雅科比的影响,成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反对派的喉舌;曾转载马克思在《莱茵报》发表的几篇文章,并详细报道了《莱茵报》被查封的经过。——471。

S

《思辨物理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spekulative Physik)——德国的一家自然哲学杂志,1800—1801年由弗·威·谢林在耶拿和莱比锡编辑出版。——326。

I

《铁路。促进心灵和友谊交流杂志》(Die Eisenbahn. Zeitschrift zur Beförderung geistiger und geselliger Tendenzen)——德国的一家杂志,1838—1844年在莱比锡不定期出版,几易副标题,编辑部成员先后有:弗·维斯特、尤·科维茨、卡·特罗普斯和罗·宾德。——142。

W

《外地人报》(Fremdenblatt)。——德国埃尔伯费尔德出版的一家刊物。——60。

《晚报》(Abend-Zeitung)——德国的一家消遣文艺报,1805—1806、1817—1857年在德累斯顿出版;1817—1843年由卡·哥·泰·温克勒化名泰奥多尔·赫尔(1826年以前同弗·金德一起)编辑出版;1836—1843年还每周出版两期附刊《文学和艺术报》(Blätter für Literatur und bildende Kunst)。——60。

《文学报》(Literatur-Blatt)——见《知识界晨报》。

《文学报》(Literarisch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文学周报,1834—1849年在柏林出版;主编是卡·毕希纳(1834—1837年)、爱·梅因(1838年)、卡·亨·布兰德斯(1839—1849年);1842年起,报纸日益强烈地反对青年黑格尔派。——440。

《文学博览。娱乐和消遣丛刊》(Literarischer Zodiacus. Schrift in bunter Reihe zur Anregung und Unterhaltung)——德国的一家月刊,1835年1月—1836年1月在莱比锡出版;主编是泰·蒙特。——449。

《文学和艺术报》(Blätter für Literatur und bildende Kunst)——见《晚报》。

《文学年鉴》(Jahrbuch der Literatur)——德国的一家文学年鉴,1839年由霍夫曼—康培出版公司在汉堡出版,卡·谷兹科主持编辑部工作。——59、113、131、140。

《文学总汇报》(Allgemeine Literatur-Zeitung)——德国的一家文学报,1785年创刊,1803年以前在哈雷和耶拿出版,1804—1841年在耶拿和莱比锡出版,每周出版数次;1785—1843年还出版《〈文学总汇报〉增刊》(Ergänzungsblätter zur Allgemeinen Literatur-Zeitung);1842年起改名为《新耶拿文学总汇报》(Neue jenaische Allgemeine Literatur-Zeitung),主要刊登有关语文学著作的评

论文章。——57。

《〈文学总汇报〉增刊》(Ergänzungsblätter zur Allgemeinen Literatur-Zeitung)——见《文学总汇报》。

《伍珀河谷读者园地。〈巴门日报〉附页》(Wupperthaler Lesekreis. Eine Zugabe zur Barmer Zeitung)——见《巴门日报》。

X

《戏剧汇闻。德意志剧团及其成员共同感兴趣的刊物》(Allgemeine Theater-Chronik. Organ für das Gesamtinteresse der deutschen Bühnen und ihrer Mitglieder)——德国的一家杂志,1832—1875年在莱比锡出版,每周出版3—4次;1837年以前由路·冯·阿尔文斯莱本主编。——101。

《新音乐杂志》(Neue Zeitschrift für Musik)——德国的一家音乐周报,1834—1905年用这个名称在莱比锡出版;主编是罗·舒曼。——292。

Y

《雅典娜神殿。德意志知识界杂志》(Athenäum. Zeitschrift für das gebildete Deutschland)——见《雅典娜神殿。科学、艺术和生活杂志。德意志知识界月刊》。

《雅典娜神殿。科学、艺术和生活杂志。德意志知识界月刊》(Athenäum für Wissenschaft, Kunst und Leben. Eine Monatsschrift für das gebildete Deutschland)——德国青年黑格尔派的杂志,1838—1839年在纽伦堡出版,共出版了18期;1841年1月改为周刊,更名为《雅典娜神殿。德意志知识界杂志》(Athenäum. Zeitschrift für das gebildete Deutschland),由卡·里德尔在柏林出版,主编是爱·梅因,1841年底被普鲁士政府查禁。——332。

《雅士报》(Zeitung für die elegante Welt)——德国的一家文学报,1801—1859年在莱比锡出版,每周五次;1833—1834年和1843—1846年由亨·劳伯编辑出版;1835—1842年由斐·古·奎纳编辑出版;19世纪30年代曾一度是青年德意志的机关报。——96—101,128,131,155,137—142。

《远洋运输和贸易报》(The Shipping and Mercantile Gazette)——英国的一家报纸,1838年3月—1884年6月在伦敦出版,后易名出版,1916年停刊。——189。

Z

- 《哲学和思辨神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und spekulative Theologie)——德国的一家实证哲学杂志,1837—1846年由伊·海·费希特在波恩出版。——335。
- 《知识阶层午夜报》(Mitternachtzeitung für gebildete Stände)——见《知识界晨报》。
- 《知识界晨报》(Morgenblatt für gebildete Leser)——德国的一家日报,1807年由约·弗·科塔创刊,在斯图加特和蒂宾根出版,最初的名称为《知识阶层晨报》(Morgenblatt für gebildete Stände);报纸在1817—1849年出版附刊《文学报》(Literatur-Blatt),1830年起附刊主编是沃·门采尔;1837—1865年用现在这个名称出版;1827年起报纸主编是海·豪夫;报纸在1826—1840年还出版夜刊《知识界午夜报》(Mitternachtzeitung für gebildete Leser),其间1826—1838年是用《知识阶层午夜报》(Mitternachtzeitung für gebildete Stände)的名称出版;1835年起主编是爱·布林克迈尔。——60、113、307。
- 《知识界午夜报》(Mitternachtzeitung für gebildete Leser)——见《知识界晨报》。
- 《自由港。文学、社交和科学各界什景》(Der Freihafen. Galerie von Unterhaltungsbildern aus den Kreisen der Literatur, Gesellschaft und Wissenschaft)——德国的一家季刊,1838—1844年由泰·蒙特在阿尔托纳出版。——134、135、291。
- 《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798年由约·弗·科塔创办,由科塔出版社先后在蒂宾根、乌尔姆和斯图加特出版,1810—1882年在奥格斯堡出版;基本上持保守派的观点,但温和自由派的观点也常见于报端;特别是三月革命以前,报纸是大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主要喉舌;50—60年代支持在奥地利霸权下统一德国的计划。——242。